

大任 与斯

{ 下 }



网龙 著

大任与斯 / 网龙 著，-沈阳

《铁血网》于 2016 年 2 月 26 日开始发表，至 2018 年 3 月 29 日止。

原网址：<http://www.junshishu.com/Book25905/>

印刷：广州科印印刷有限公司

印张：25

开本：781 X 1086 1/16

字数：55.5 千字

有限使用 注意保管

目 录

参 / 38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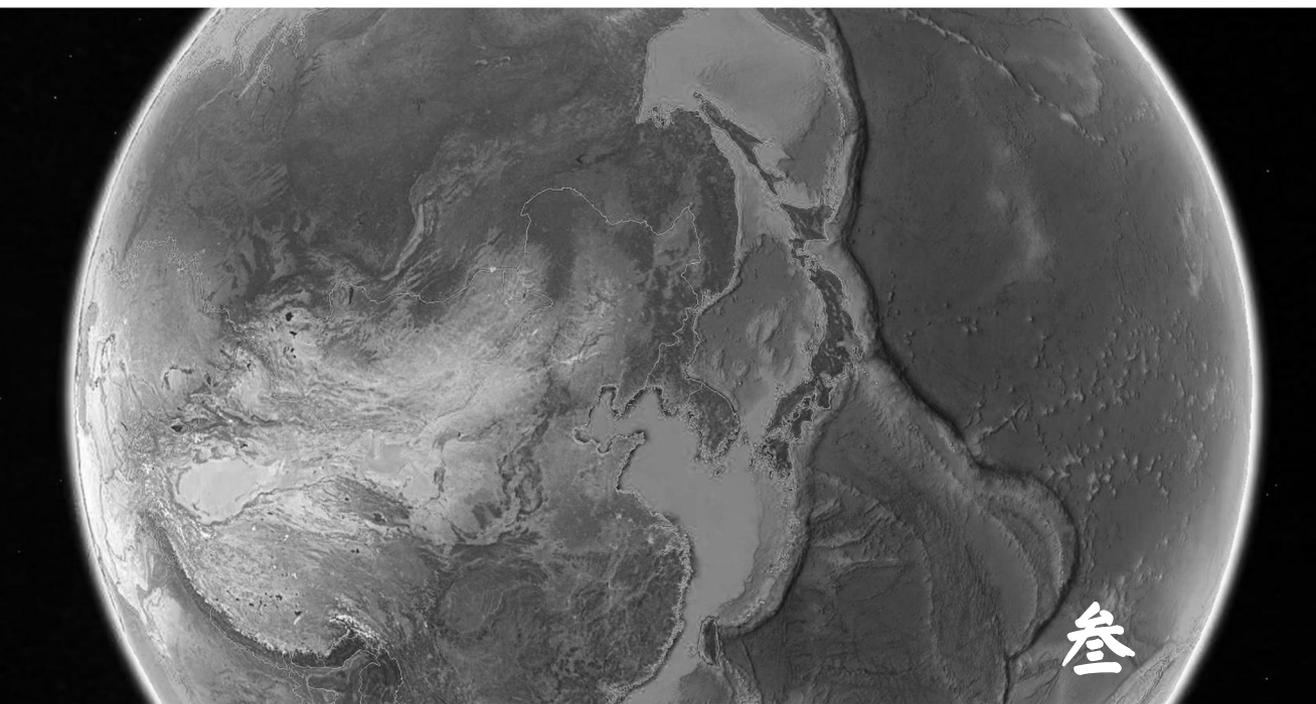
肆 / 579

伍 / 787

LOVEBOOK 电子书



LOVEBOK 出书



丹东。“江滨”宾馆

2011年12月31日，北京时间21时01分。

殷仕野一边看着电脑，一边揪着自己那根本揪不起来的头发：

“我靠……我靠，真他妈的，啊？唉……”

他不能原谅自己。

他自认为是一个老情报工作者，因此一丝一毫的疏忽都是不允许的。这倒不是因为这条信息有多么大的价值，而是说自己的敏感度出了问题。师傅说过，别说把能够总结出的重要信息漏掉了，就是每天观察分析的过程都是不能停的。无论是泡茶馆钻人堆，也无论是杯盏交错灯红酒绿，无论是读报纸看电视，也无论是微博、QQ、Google……情报，是积累出来的；积累，是每时每刻都要进行的。

他真是有些后悔，也自责。16日那天，他在网上浏览时曾有所感觉。但却自己给自己找了二条理由而没有进行下去：一是太累；二是手头没有那个软件。

刚才他运行了一下那个被开发者自称为“贪吃抹香鲸”软件。还真他妈的行，通过软件的海量汇集、追踪和梳理，不到两个小时结论就出来了：抛除转发、“马甲”，其信息首发地是俄罗斯，核心内容就是**大尊**元首生命即将终结！而且这个精巧的软件居然还列出了此信息的可信度为73.49%。

他在网上通过“揍是不夫”向上边做了检讨，上边虽说是安慰了几句，但不满意的成分是很明显的。同时指出：既然没有达成预警，那么除了认真总结经验教训之外，就要马上对可能的下一步做出分析判断，过几天碰情况。

他没有怠慢，马上联系“杨老板”，在网上以只有他们俩才懂的语言方式开始交流。

讨论的中心：一是评价一下**上将军**的接班之路；二是他们下一步工作的方向，尽量具体一些。

他们首先梳理了一下近日的消息：

2011年12月17日**大尊**元首逝世，19日公布的；

12月25日，宣布**上将军**为“革命武力的最高领导者”——开抓核心，掌控军队；

12月27日报纸上说全党已经都在“**永尊**元首”“**天帅**同志”的“唯一领导下灵活运转”——一是正式对**上将军**冠以了“**永尊**元首”和“**天帅**同志”等称号，二是说明**永尊**元首及其班子已经开始统一处理国家的全盘工作；

今天，也就是12月31日公布**永尊**元首为人民军最高司令官——掌控军队的名义正式化。

“**杨老板**”认为，这虽然说明在那块土地上已经迈入**永尊**元首的时代，但他目前正式的工作职务和头衔，仅是党的中央国防委员会副委员长、最高司令官、大将军衔，按其现行国家体制，这显然不是正式意义上的最高领导人职衔，仍属于权宜和过渡阶段。

殷仕野表示同意。他认为如何让**永尊**元首摘掉“权宜和过渡”的帽子，达到正式和全盘地接班，按北部现行的党和国家领导体制，可能有两个方向选择：

一是先就任国防委员会委员长。这样的方式有国家行政职务居高，而党内职务处于相对弱化地位的意味；二是先就任党的总书记兼党中央国防委员会委员长。这样就有抬升党内职务和党的作用，使党居于领导国家政治生活的中心的意图。

至于军衔，一是无所谓二是可随时随地调整。

“**杨老板**”认为上述两条道可能“混搭”。他回忆整理了一下当年**大尊**元首是如何实现全盘接班的：

国防委员会方向：**大尊**元首在守孝三年后，撤销中央人民委员会，立国防委员会为国家最高军事领率机关和负责全面管理国防的机关，并在法律上明确国防委员会委员长实际上就是国家最高领导人。

党中央方向：现在**大尊**元首逝世了，总书记空缺，常委递减为三人。所以从党内来说，要不就是立即召开党的非常全会，让**上将军**继任总书记；要不就是也在守孝三年后，召开中央全会由**上将军**成为总书记。

两人讨论结果是：均有可能。

至于**永尊**元首目前和下一步需要完成的工作，**殷仕野**认为有如下几项：

- 1、领銜完成国丧；
- 2、丧仪过后，择期召开党的中央全会，完成对党的最高领导机构的改组，接任党的总书记和党中央国防委员会委员长的职务，完成党内改组和交接班的过程；
- 3、召开最高人民会议，完成接任国防委员会委员长和人民军最高司令官的国家任命，名正言顺地就任国家元首和武装力量最高统帅。

二人均坚定认为，第二轮的交接班虽然表面上有些不合时代潮流，但绝非是在逆浩荡世界潮流而动；恰恰相反，它既符合其国内现状，也是最容易让国际社会表面上鄙夷但实际上接受的局面。当然在外交上还是需要一系列工作的，一方面获得来自历史上的传统友好国家尤其是毗邻大国的坚定支持，一方面利用好谁都不希望他们产生内乱的外部期望。

其中关键还在于其内部，只要铸出铁板一块，在一定的历史阶段内，外部又能奈我何？

这不能不感谢**大尊**元首逝世前紧锣密鼓的安排，也不能不佩服几代领袖多年来对军队的牢牢掌控，那“军国一体，以军为先”的先军政治，不仅极大地提高了军人的社会地位，也方便地多批次地淘汰和提拔了大批军官。因此，由于利益上的捆绑，在交接班中能否获得军队统帅部、将领和各级指战员支持，已然不是大问题。至于今后，**永尊**元首为了进一步培养真正自己的嫡系，将要进行的一番人事调整和调整的“血腥味”有多浓，以及他要真心发展经济时，军队是否因感到利益受损而采取什么行动，都还有待于观察。

永尊元首手中有核弹和战略火箭部队等等。领袖们对**中国**多年来虽然有些冷眼旁观的意思，但观察与思考还是结合很紧的。**中国**发展“两弹一星”的意义，他们定是反复咀嚼了的。他们会认为：**中国**之所以能够从数次濒临外部打击的险境中走出，除国土辽阔等诸多因素外，拥核就是关键一着儿。所以，既然**中国**那么大的战略纵深还要勒紧裤腰带搞核弹，那纵深小的他们就是当掉裤子发展核武，又何乐而不为？

“**杨老板**”一时兴起，开始“大放厥词”：物质层面上的东西很重要，但更重要的是精神层面上的法宝，即：深埋于其民族心底中的一致性意愿。这是由南

北民族精英们多年来有意打造出的，是思想上的一致。目前的接班形式，正是这种意愿的体现。因为一个民族要生存要发展是共性的，而采用什么方式保证其生存与发展，则各有特性；因此，这是特性中体现出的共性。

殷仕野虽然对此进行了猛烈抨击，但也和“**杨老板**”达成如下一致：

战略上讲，**永尊**元首的接班应该是板上钉钉，无甚障碍；而之后的道路，就应该是继承衣钵，有所发展，二者缺一不可。

我们要做的，其实也简单：无非是要调动一切可以调动的积极力量，协助他把一切不稳定的因素“扼杀于摇篮之中”。

“**杨老板**”接着问了个问题：

按照一般规律，这**大尊**元首应该为**永尊**元首安排几个“顾命大臣”的，不知目前有哪几位？

殷仕野认为目前外界疯传的所谓“扶灵七老”有些问题。首先，其中有几位年事已高、步履艰难，象征性意义居多；剩下的那几位又太明显，不是锋芒毕露，就是“前科累累”。

“**杨老板**”也说，**永尊**接班与**大尊**接班有明显不同，**大尊**接班的时候已经经营十多年了，不说顺理成章，也是按部就班；这**永尊**接班虽说是安排了，但毕竟经营期太短而且事发突然，年龄又小，没有顾命大臣总是不行。

殷仕野说：“志高不在年少，自古英雄出少年吗！另一方面，以**大尊**元首的政治智慧，不至于非得把顾命的大臣都放在台面上，说不定还有潜伏的呢！总之，需要观察一两年才行。”

讨论至此，两人似乎有舒了一口气的感觉。

其实这种战略层面上的讨论，他们以前已经无数次地进行过，且基本结论雷同。但他们并没有因此而忽略，因为他们两人很清楚：他们所从事的工作，需要对工作方向、相应的措施等与大战略进行不间断的互相印证，否则不错则已，错则大错。

至于他们如何继续具体地寻找和创造一切战机，成为上述积极力量中的一部分，用**殷仕野**一句自认为也不算太恰当的话说，就是：

“杨老板”继续“北上”哈尔滨；
殷仕野接着“东联”至丹东。

平壤西郊，坦津塑料制品联合制作所。

2011年12月22日。平壤时间11时47分。

在一个不大的二层简易办公楼上，董事长兼中方经理钱文革正在办公室内生闷气。

办公室其实就是个简易工棚，布置的也很简单，除了办公桌椅和一些产品样品外，就是历代领袖们的照片。与本地企业那些办公室最大的区别在于，他在墙上还挂了几张中国领导人与领袖们的合影。最醒目的，则是一张钱文革与大尊元首和上将军在一起的合影。

钱文革不到五十的年龄，身高一百七十厘米左右，略胖，短发，一双眼睛被朋友们戏称为“如丝小眼”。他生于天津，大学读的是化学专业，先靠家里的关系在无线电厂和塑料厂当过工程师，后来这些年就干了好多行当，包括体育器材服装经销、医药代表等正经生意，也包括倒腾香烟洋酒、走私汽车配件、盗版光碟等等，还开了两片厂子：一个在广东，小五金加工，门鼻锁扣垫片折页等，东西小数量大，很是赚钱，最近又在厂子边上投资干了个不锈钢加工厂，专做西餐餐具，要不是赶上欧洲被经济危机弄得钱紧，生意还是相当不错的；另一片在东北，是个小炼钢厂，投入很多，可叫一些他称之为“不开化的黑心官员”吃拿卡要的，赔了个稀里哗啦，勉强维持。

他虽为老板，但经常泡在车间，愿意亲手做东西，所以只要在厂区，他总是身着一身污迹斑斑的工作服。

他烟瘾很重，明明抽得起“黄鹤楼”，可却偏偏爱好“黄梅”牌香烟。现在，屋内又是一片严重的“烟霾”，几乎影响了视线。

今天早晨他刚从丹东回来。因为刚刚公布领袖逝世，边境口岸一度封闭，他左右联系频频亮出底牌，好不容易才入关。

他刚一进办公室，这边市政府的头头，就是什么“人民委员会委员长”的特派代表就来了，与他“激烈地讨论”了一番。对方提出了一些他认为是有些莫名其妙的建议，比如停工停产至少一个月，以便与全国的追悼仪式相适应，等等。他表示，追悼领袖逝世而举行仪式是天经地义的，他不仅要参加大场合的，而且在自己的厂子里也一定办得隆重庄严；至于市里举办活动需要协力，也无任何问题；但是他认为，更主要的悼念应该表现在加班加点扩大生产上，以实际行动来祭奠人民那万世不灭的太阳。那位特派代表走时显然十分不满，但并没有拒绝钱老板往他口袋里塞了一叠“新娘”。

钱老板知道，由于这里对本国货币的信赖一落千丈，官员们当然是喜好外币的，他们称美元为“新郎”，人民币为“新娘”，本国的货币则为“伴娘”。钱老板这次从中国回来时忘了去兑换些“新郎”，只好以“新娘”为礼。

钱文革虽然鄙夷这种现象，但因在国内已经习惯了也就恨之不深了。

而且，他对大尊元首是很有感情的，感情也是很复杂的。

当年，他是在几个朋友——包括大连的殷仕野和营口搞进出口贸易的、倒腾稀土的几个老板等鼓动下来朝鲜创业的。几经波折屡陷绝境，就在他锐气尽丧、准备拔寨收兵之时，那只有二三个频道的电视台忽然播出了有关大尊元首参观日用品展览的消息。

从电视画面上看，领袖参观的日用品林林总总，主要是来自日本和南方的产品，他甚至认出也有二手货夹杂其中！但最后时段镜头一闪，也出现了他的产品！这些产品他一眼就能看出，因为其外观和颜色都很特别，很醒目，比如他亲自设计的那几款男女水靴，不仅防水防割防滑而且防寒，样式还挺时髦。

电视画面中，大尊元首亲手拿起他的产品，指指点点地说了些什么。解说词是这样描述的：敬爱的领袖对产自于我们国土上的优秀用品表示满意，说它的色彩有独一无二的鲜明民族特色，形状和功能都符合我们民族的幸福生活和愉快劳动的习惯，而且有一物多用的特点，既是家庭料理的工具，也是运输工具，在我们一往既往地奔向强盛伟国的光辉路程上，要不遗余力地大力发展这些能够方便人民群众生活的漂亮产品……于是风云突变，一切都顺风顺水起来，工厂迅速开

工并发展了起来。

在这个过程中大连的**殷仕野**老总帮了很大忙：**大尊**元首参观日用品展览时，原来并没有安排他的产品。**殷**总通过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的朋友，与这边的“对外经济合作促进委员会”的关系一顿运作，居然说通了护卫总局的高官，把他的产品拉到了那次展览会中；尔后还抓住**大尊**元首高兴之机，继续疏通关系，破天荒地 from 军方某单位拉来了专用用电线路，使厂子顺利开工。

后来，**殷仕野**老总还帮助他分析市场，提出了如何在这里建立销售渠道和网络的建议。

殷总说，在这里也不一切都是计划经济的。

例如八十年代初，**大尊**元首就审时度势地下令，让各工厂和企业，与城市街道的工作小组、农村的副业班等建立合作，利用剩余资材，甚至边角料、副产品、残次品以及废品等，生产消费品。这些商品不在国家计划之内，但可进入商店和市场销售。因为命令下达日是8月3日，因此也叫“8.3命令”。到了九十年代，这种方式解决了不少工厂的资金以至工人们的吃饭问题，各个工厂纷纷正式成立“8.3车间”“8.3作业班”等，发展迅速。后来，这种“8.3”又分化出另一种形式：你只要向厂子交纳一定数量的“8.3资金”，你就可以单独作业，进行“随心所欲”的生产，成为事实上的“个体经营者”。可别小看这股力量，因为这种独立作业的“8.3”经营者挣得多效率高，更有人气。比如，平安南道本来就有个三百万吨的国营水泥厂，可当地建设工地上用的屋瓦、平板瓦等，却全是“8.3”们生产的！因而居然形成一种“8.3文化”。近年来，更是正式召开了一些“8.3日用消费品展销会”等，大张旗鼓、热闹非凡呢！

所以，你的产品除了和大的国营商社建立供销关系以外，可以委托当地的“能人”打入“8.3”产品销售渠道，建立另一条无形的销售网络，准赢！

不到半年，这种奇怪的网络居然基本建成了！

在他高兴地回国组织部分原材料时，**殷仕野**等一帮朋友请他喝“庆功酒”，又对他提出了若干“得寸进尺”的建议，比如：“不惜提高投资额度，也要力争控股”了；还有什么“要求一定年限的垄断生产权”了；“要提出限制进口其他国家塑料制品”了；甚至还有人建议一不做二不休，应该“开辟医疗器械的产品线，然后直接做药得了”等等。令**钱文革**始料不及的是，这些似乎带有浓重酒意

的建议，大部分竟然一步一步地实现了！

到今天，钱文革算是闯出了一片天地。他先后在清津、罗津、满浦等地设立了十几个销售网点，同三十多个贸易会社建立了合作关系，其产品在北部的市场占有率已近 80%，并开始向南方和俄罗斯出口，总体年收入早已突破亿元人民币。去年开始，他又扩建了厂房，上了许多新的注塑机等设备。要不是有所限制，他的销售网络还会建的更多，更深入社会底层，比如偏远农村。

他甚至开始关注一些“新兴产业”，如被当地人认为是孕育出一批“钱主”的“新型物流业”行当。

所谓“钱主”或“金主”，就是新出现的富人阶层；

所谓“新型物流业”，就是铁道局、水产事业所等部门，把使用柴油的内燃机火车、小型船只等运输工具，出租给“钱主”赚取外汇的活动。

他测算过，假如运输六十吨冷冻海鲜，就要 6 辆十吨级货运汽车，一路上还要贿赂几十个检查所，成本较高；而只要向铁道省和地方铁道局支付部分美元或人民币，就能轻松地租赁到内燃机车和有篷车车皮；同样方式也可获得水产事业所的渔船。利用它们运输不仅可以实现“点对点”的运输，省去沿途的检查使成本直接下降，而且铁道省还会比“命令列车”、就是计划内的指令列车更优先地安排这种租赁列车。

诸如此类，业务范围不断扩大。

更重要的是，他本人已经成了可以时不时出入领袖家庭的、非常罕见的“外国友人”之一。这是因为他生产的一些塑料玩具，被领袖家的一群孩子所喜欢。为此，他不失时机地分批从国内带来了最新的、科技含量很高的玩具，还有一些高档的儿童山地自行车、小型四轮沙滩摩托车等等。从这之后，他就成了最受那群王子与公主们欢迎的“钱叔叔”。这种与领袖家人建立的友谊，使他不仅进一步熟悉了领袖，更成为当地风光一时、令“他们民族”本地人都艳羡的企业家。要不然，刚才与“人民委员会委员长”特派代表的那一番谈话就不是“讨论”了，而肯定是被训斥，很可能他的企业也就此拉倒了！

现在，大尊元首突然逝世，他确实十分悲伤。这不仅有感情上的因素，也包括对自己及厂子前途的忧虑。

这个国家能继续平稳吗？

时间长了，他对这个国家、特别是民情，还是比较了解的。

他和其他本地人都已清楚，接班人就是**上将军**了。但是这位**永尊**元首究竟行不行，包括能不能顺利接上班，接上班能不能控制和稳定得住，稳定住了又会施行什么样的经济政策，稳定与不稳定的变化规律是什么等等，他和本地人观点还不尽相同。

这几天，**钱文革**一直在注意观察。从整个社会的表层上看，似乎一切都顺理成章：一片山呼海啸式的悲伤，一片指天画地、众口一词地忠诚表态，一步紧似一步、步步高升的党内外职位安排，也应该不差什么了吧？可**钱文革**心中总是不托底。他从厂子里那些工人的表现中，看出了一些差异：

他认为，那些老一些的工人，其眼泪是真正从心底流出的。

在招收工人时，他特意瞄准一批以往就在本地塑料厂或其他工厂工作过的老工人。

这不仅是因为他们有技术有经验，更重要的是他认为这些老工人有那种老产业工人的基本精神，有前苏联大工业模式下培训出的综合素质，有在长期和强制的教育与训练下养成的纪律性与忠诚性等等。关键是，这些人既经历过战后那一段兴旺与发达，也经历过窘迫，有养家糊口的压力，因此他们更懂得珍惜。

而在年青一代流出的眼泪中，有一部分怎么看怎么都有些不自然。他们虽所受的教育都很充分，纪律性也算不错，但在今天全民族都呈现出巨大反应的时刻，他们的悲伤说是装出来的吧，也不是；说是发自内心的，又有些勉强；从众心理的影响？机械式的反应？迫于环境压力？茫然不知所措？纯粹表演？借机舒缓自己其他的所悲与所伤？

思索的紧张使他更猛地吸了几口烟，结果咳嗽起来。

稳住呼吸后，他又仔细回想了一下昨天在丹东和那位**殷**总喝酒时唠的一些内容。

他很钦佩，也很信服那位**殷**总。这不仅是因为**殷**总在他开厂子事情上帮了忙，觉得他很热情够朋友，不计报酬、说到做到，而且他看事说事也总有些与众不同的地方。虽然无法具体地描述出究竟是什么地方不同，但总是有一种让人

自然而然地由信服到信任的感觉。

在谈到这个国家的前途时，殷总说了些很是充满希望和鼓励的话。

殷总认为不管怎么说厂子还是要办下去的，这是基本前提。搞好企业，提高生产，改善一下老百姓生活，是领袖们不可能变的方针，是大势所趋，是老百姓欢迎的；至于经常变动那也正常，做买卖有赔有赚天经地义，而且全世界哪都一样，稳定都是暂时的、变化是永远的吗！至于美国鬼子想来硬的，他也得考虑到这里与中东不一样，不仅是光脚的不怕穿鞋的，而且组织力和动员力方面也是与伊朗克们不在一个水平线上，这一点钱总应该深有体会。同时毕竟那爷俩可真有原子弹在手，谁想动手都得好好思量一下。再者说，这离中国和俄罗斯这么近，这两个大国谁能愿意让别人在家门口打架斗殴……总之，问题不大。

对钱文革描述的目前与领袖家庭的关系，殷总大大赞赏了一番。

钱文革还想说些“人在屋檐下，不得不低头”之类的话，却被殷总笑着打断了：

你钱总在人家的一亩三分地儿上，赚着人家口袋里的钱，不入乡随俗能行吗？而且，你这俗入得可比本地高层人士还深入，那是大俗啊！大俗就是大雅吗！他还建议说应该想尽一切办法继续保持和加深这层关系，并进一步打气：“关系就是生产力吗！”

殷总还特意问：“你上领袖家里和那些孩子们接触时，见到人家伟大领袖了吧？这可是十十分分难得、万万分分荣幸的呢！”

“见过呀！其实，到人家家里反倒不像在外面那么紧张，说话唠嗑挺随便的。”

“照相没有？”

“当然。还是和大尊元首和上将军，啊不，是永尊元首一起照得呢！我抓住了时机！”

“漂亮！人家领袖们亲自接待你，太牛 X 了！”

“那到没有。领袖们能和我打个招呼就不错了，都是一个五十多岁的女人出面，说说话。”

殷总：“是他们的国母吗？”

钱文革：“应该不是吧？这也不敢打听啊……但关系好像很近，她有时教那些孩子弹钢琴，那些孩子也都听她的。我就按咱们国内的习惯，主动降辈，叫她

阿姨。”

殷总：“不叫大娘叫阿姨，也算挺‘洋份儿’。我听着像个高级家教似的。那你没听到他们之间怎么称呼吗？”

钱文革：“我听领袖们好像都叫她什么‘涩儿季（서기）’，可能是书记，我朝文还不行，好像是……‘根’什么，或者是‘金’，金书记。”

殷总：“噢，书记……也可能是秘书。总之，关系很近就行，有用。你可别忘了，给孩子送礼物时，不能漏掉这位高级家教啊！”

钱文革：“那是当然，绝对没少送。”

殷总：“其实，我还有个关系，是个女的，年青，而且‘美丽又大方’，姓云，云彩的云。零八、零九年的时候，在辽大留学来着，听说和领袖一家走得也很近。”

钱文革：“殷总认识的肯定漂亮啊！我是有几次见过另外一个女的，个子挺高，身材相当好，眼睛大大的，挺白净，但不知道姓什么。跟在书记身边，好像挺有文化，跟家里也很近乎儿。”

殷总：“对对，你别说，真挺像她呢！”

钱文革：“但好像是个军官呢……我看她有时穿着军装。”

殷总：“军官？多大官儿啊？就是，什么军衔啊？”

钱文革：“看不太懂，那些星星一会儿多，一会儿少的！”

殷总：“噢……应该是她。你想，零八年的时候就能来中国留学，能是一般人吗？”

钱文革：“那是。”

殷总：“要真是她就好了，我可以介绍你与她再建立一下联系，说不定将来更有用。”

钱文革：“那敢情好！她可比那个什么秘书年青漂亮多了，将来肯定能接班当上书记。可是，我怎么……”

殷总：“你这样：她在辽大的时候喜欢打网球，我们就是打球时认识的。我这正好有一副德国原产的球拍……”

钱文革：“殷总真是有情人，这么多年了……”

殷总：“嗨，年青时谁不浪漫？哈。”

钱文革：“带礼物没有问题，可我到时怎么接茬儿，说些什么呢？”

殷总：“钱总也是过来人，这还不明白吗？创造机会唠上几句，问问贵姓，一旦看她能说中国话就赶紧夸她中国话说得好，争取套出人家是否在中国留过学。确认了，下次见面时就说大连的殷先生让我带给你的，别说‘您’，就完活儿。”

钱文革：“明白了，妥妥儿地。”

钱文革没有再问什么，一是他觉得这是人家的“半隐私问题”，二来人家殷总也是为了他好吗！

他渐渐地不再生气了。

他觉得殷总说的有道理。

他决定在厂子内好好组织一下追悼会，至于生产可以做些调整。

他准备近日就去阿姨家，先表示悲痛和慰问，再借机确认一下那个漂亮女人是不是殷总的朋友。

至于确认了，什么时候给人家送网球拍，那还是要等全国的哀悼期结束以后才行。

朝鲜，罗先市南郊。

2012年4月16日，平壤时间9时0分。

一处面对罗津湾的山坡。站在这里向东望去，可看到整个罗先市区和罗津湾，但只有转过山坡，才能看到那座位于半岛最北部的不冻港——罗津港。靠近山脚的罗津湾中，有一个形状如琵琶的小岛，有一条堤坝似的小路可直通岛上。岸边，一座气派的建筑物突兀矗立，黄金般的主色调张扬着自己的身份：香港鹰皇集团投资经营的赌场。

山坡上松林茂密。寒冬虽然未退，山中却悄然破土而出了一丝热量，与海水带来的潮气相伴，升腾出了一片薄薄的雾，缭绕于白白的积雪与翠绿的松叶之间，

如纱缥缈，朦胧葱郁。

一座赭红色、顶部如同宫宇庙堂般的建筑物半隐半现，在它的周围，还有几座蓝灰色的二层别墅楼。

这就是著名的“琵琶阁”，它既是指这座赭红色主楼，也是指这些别墅。

名，来自于罗津湾中的那座“琵琶岛”；著名，则体现在一块铜牌上镌刻的文字：

“伟大领袖曾于 1974 年、1981 年在此居住”。所以，这里有时会向外界开放，一般限于国外来宾，大部分时间是对外封闭的。

距离“琵琶阁”不远处，一幢别墅的二楼。

室内的主要设施都是高级木料制成，样式陈旧但精致结实，尤其是那桌椅，都是正了八经儿的纯红木。

桌旁，有人操作着一台平板电脑。这台平板电脑的型号为“三池渊”，是“我们民族”完全自主的品牌，操作系统是自己的 Linux 操作系统——红星 OS，硬盘达到了 8 个 G。在这里可以登录网络，就是那个叫红旗网的“超大局域网”。网络上内容不多，基本都是政府宣传方面的主页。但从去年年初开始已经有企业、特别是一些外资和合资的企业陆续在网上建立了主页。在网内，BBS、邮件什么的速度还是很快的。

操作者在诸多企业网页中浏览着。

操作者很休闲地穿着一身中国产的 EXR 品牌运动服装，色彩很生动也很鲜艳。

衣架上挂着一套簇新的军服，衣架边的地板上摆着一双长筒毛皮靴。这应该是一身军常服，是精梳毛纱织制成的绿色哗叽，质地很结实，即使挂满数十枚勋章也不会有褶皱。铜扣；后身有两条弧形缝线，袖口那八型弧线的等级饰带是金色的；衣架顶端挂着的军帽上有铜丝镀金的帽饰带，马裤式军裤两侧有二道红色饰带；肩章是绿边绿底的内务军的大斜纹花饰，那两颗铜制国徽肩章扣的图案也是金色的，肩章中间则是一颗熠熠闪烁的银色铜星。

可以看出，操作者是少将军衔。

房间一侧是卫生间，门口是一张小化妆台，台上摆着一些化妆品。从品牌上看，这些化妆品有中国产的，也有几样欧洲及日本的产品，但主要的还是朝鲜自

己生产的“银河”牌品，包括雪花膏、香水、花露水等。“银河”牌的化妆品厂家，是永尊元首视察过的厂家。永尊元首曾对厂家指示，要“努力研发和生产天然的、低刺激的功能性化妆品”，“使‘银河’牌化妆品也蜚声国际市场”，“配备一整套保证化妆品质量并圆满管理所需的分析及检测设备、按照新世纪要求改善包装容器和商标图案”等等。

可见，操作者是个女人。

操作者是云依鹤。

前天中午，“四姨妈”打电话让她来这里一趟。她很奇怪，为何不去顺川别墅？但从语气上判断，她又觉得没有什么重要和急迫的事。她放下手中的工作，立即从办公室驱车出发，于昨天晚上赶到。可一直等到今天上午，“四姨妈”还没有到，只是又来了几次电话说让她继续等。

这幢别墅也叫一号别墅，她从中国回来后曾住过一个多月。

一个月后，她搬到了首都郊区以北的顺川，住在子母山别墅区一幢三层别墅。在那里，除了警卫和服务人员外，她见到了“四姨妈”和一群孩子。

两个月后，她第一次见到了上将军。

四个月后，她开始了这样的生活：只要不在首都的办公室或外地工作，她都会驱车来到那幢子母山别墅区的三层别墅中，陪伴那位已经进入半隐居状态的“四姨妈”。

一个月前，她第一次见到了永尊元首夫人。

去年10月24日，当云依鹤坐入“四姨妈”的座驾，从机场那些记者和其他人的视线中离开后，她眼中的泪水泉涌而出，喃喃地喊了一声“姨妈”后，就呜咽着说不出话来了。

坐在车中的“四姨妈”没有安慰她，好长时间也没有说话，只是隔着纱窗望着窗外。

当车驶出机场后，“四姨妈”对前排说了一句：

“分开，去罗先。”

除了司机外，前排座位上还坐着一名上校军官。听到“四姨妈”的指示，上校立即通过车载电台，做了一番布置。

奔驰 SL550 在一个转弯后，与整个迎宾车队相脱离，驶向了不同方向。不一会儿，看到两台白色的桑塔纳轿车从后面赶了上来，一辆超越了奔驰 SL550 在前引路，一辆时隐时现地在后方跟随。

过了近半个小时，云依鹤的抽泣渐渐停住。“四姨妈”按下按钮升起了与前坐之间的隔离窗，侧过头来，缓缓地劝道：

“鹤儿，不哭了，啊……”

云依鹤抬起头，两只大眼睛旋即又被泪水充盈。虽然被泪水所模糊，她仍竭力在目光中流露出冤屈与企盼，却不能完全掩盖住警觉和紧张。

“四姨妈”把头又侧了回去，继续望着窗外。云依鹤一时难以揣测她的内心活动，只好继续哽咽。云依鹤一边哽咽，一边看着“四姨妈”那熟悉而又陌生的侧影。

年青时“四夫人”长得很漂亮。她个子虽然不高，一百六十厘米左右，但比例匀称，凹凸有致。她皮肤很白、几乎接近“惨白”；脸型很小，眉毛粗平，鼻梁长而直，鼻沟清晰，嘴唇丰满。应该属于“上镜”的脸形，只可惜她很少“出镜”。不少见过她的人都说，她长得有点儿像日本女星宫泽理惠。

八十年代末，当她走进大尊元首的生活圈子后，最深刻地感觉就是没有了自己的生活，没有了自我的悲与欢，没有了凭自己的喜好而感知的世界，大尊元首成为世界上的唯一；从一般的技术书记，到管理领袖的金库；从远远的敬仰到同床而眠……所经历的事情太快、太多，使她犹如一个初登舞台的琴手，战战兢兢地坐在钢琴前，打开琴谱却发现她必须演奏的，是一部需要四手联弹的奏鸣曲。

她曾有过一个自己的孩子，只在人世间存活了一个月。就在她几乎万念俱灰、失去继续生活的勇气时，举荐她的恩人、“伟大的母亲”来到了她面前。

这位恩人原是平壤万寿台艺术剧院的舞蹈演员，去世后获得了“忠臣中的忠臣”等称号。恩人对她展开了耐心细致的思想工作，终于使她逐步走出了阴影。

2003年“伟大的母亲”查出已患乳腺癌晚期。恩人在秘密赴巴黎治疗前再次召唤她，就自己的亲生孩子、那兄妹两人的将来对她进行了嘱托。

此时接受嘱托的她，已不再惶恐和忐忑，虽然感觉更加疲惫不堪。

她忠于这个嘱托，既是为了报恩，也是为了自己的生存。

她一直在全力以赴地工作着，但一直是默默地、以“技术书记”的名义。首次出山去美国和中国时，也只是使用了国防委员会课长的名义。

直至2010年9月，**上将军**在党的会议上被正式确定为接班人后，她才悄悄地出现在权力核心圈。在那张公之于世的合影中，在那些或大腹便便或粗壮威武的领导者们包围下，瘦小的她似乎与周围的气氛有些格格不入；但仔细观察，你会从不和谐中感受到这个孱弱女人所拥有的力量；这种力量，正是来自那种格格不入。

后来，为了进一步夯实接班大局，在**大尊**元首的授意下，她出现在建党六十五周年阅兵式排练的现场，担任了这个国家史上最大规模阅兵式的排练总指挥。这样的安排，是为了一旦**大尊**元首身体情况不允许出席阅兵式时，她将以排练总指挥的身份，与**上将军**的“至爱亲朋”们一起出现在观礼台上，以展现齐心拱卫**上将军**的场面。好在2010年10月10日那天**大尊**元首精神饱满，把整个活动过程坚持了下来——在侧后的她，和那几个医生一样，手心攥出了冰冷的汗。

岁月无情，责任重大。在这双重压力下，还不到五十岁的她，头上虽然看不到一丝白发，但那缕缕青丝却遮盖不住精心染过的痕迹；来自法国和日本的化妆品，虽然掩住了发灰的颜色，但松弛与皱褶却显露出皮肤的无奈。

她知道**云依鹤**在一直盯着她。

于是，她缓缓地转过头来，与**云依鹤**四目相对。

此时，透过“**四姨妈**”眼神中的关切和疼爱，还能清晰地感觉到沉稳老练和观察入微。这使**云依鹤**压力很大。她觉得，还是按预定方案打亲情牌：

“姨妈，我**哲松**哥哥，不在了……您知道吗？”

“唉，知道了。可怜的孩子。”

“他死得好惨。”

“是啊，怎么那么不小心，他做那个工作都十几年了呀！”

“真是好让人心寒哪！”

“**四姨妈**”心中明白：**云依鹤**用“心寒”这个词是在向她作试探，试探她是

否同意云依鹤开始诉说隐情。但是，毕竟事发突然，她只能以沉默向云依鹤做了暂停的示意。

一年前，当“四姨妈”得知李哲松死于事故时，虽然有些悲伤却没有更多疑问。当她得知云依鹤越境而出、生死不明时，则立即揣测出其中必有大事。她没有向任何人打听什么，只是立即绝口不再提及以前经常提及的云依鹤。

今天，云依鹤突然“从天而降”，而且是从中国代表团中闪身而出，不仅使她暗暗吃惊，更使她感觉到事情的复杂性。经多识广的她，临变不惊，顺势与云依鹤相互配合，采取了先将“惊天动地”消弭化解于无形，再及其他的措施。

她知道，此事绝非短时间内能够说清，也不能在车上说。同时，她也敏锐地感觉到今天的事情绝非一般，一定事关国内的稳定和国际关系，甚至事关领袖职位的交接。

沉默了一会儿后，她用手轻轻抚拍了一下云依鹤，并轻声说：

“你睡一会儿吧。”

当云依鹤醒来时，已经到了罗先的“琵琶阁”。

在“琵琶阁”住下后，云依鹤开始了被监控的生活。其实只能算是软禁，或者叫监视性居住也可。“四姨妈”只是隔几天来一次。前几次都有意回避云依鹤的倾诉，只是问寒嘘暖，生活琐事……云依鹤也明白，“四姨妈”需要先从别的渠道了解一些东西，才能听她的；然后还要继续核实。

关键的一天，终于出现在11月24日，也是她回国整一个月后。

那天晚上，“四姨妈”语气平缓，用词精确，单刀直入：

“你叛变了吗？”

“不，因为我回来了。姨妈，您不相信我吗？”

“是中国人帮助你回来的？”

“当然哪！”

“你为什么携带重要材料，逃出国境？”

“是被真正的叛变者，逼出去的。”

“你回来，要干什么？”

“向领袖证明我的清白，为领袖清除真正的叛徒。”

“你所说的叛徒，是郑永和将军吗？”

“不是。”

“四姨妈”暂停了连续的问号，与云依鹤对视良久。

这种对视比问话的压力不知要大多少倍。云依鹤心中无鬼，因此坦荡；却害怕被认作为鬼的担心，因此而纠结。

“四姨妈”的眼睛没有离开云依鹤，语气、用词同前：

“你能清楚地说明这一切吗？”

“当然能。”

“我有一个小时的时间。”

接下来的一个小时，以云依鹤的倾诉为主。倾诉的内容和场景，已经在云依鹤头脑中预演过无数次。但是，没有出现她设想的各种被打断、被当场质疑、被要求重复某一段等等现象，她一直按着计划不停地说，直到最后一段内容，即：如何发现和清除导弹部队中的敌人。

可以看出，“四姨妈”是相当认真地听完了云依鹤的长篇叙述。临走前，“四姨妈”只问了一句：

“你没有指出谁是叛徒。为什么？”

“因为我还需要经过工作，才能确认。”

过了五天，“四姨妈”又来了。这次她带来了几个作战部的老人，组成了一支不算小的队伍，而且架设的记录观测等电子设备也很齐全。

替她指挥这支队伍的，就是文载世中将。

当云依鹤看到文载世，心中先是一凉：因为在上次的长篇叙述中，有对文载世不利的内容。“四姨妈”这次却偏偏带了他来，一看见他那张瘦瘦的脸和阴冷的眼睛，云依鹤就想起咸兴市人民医院那间简陋的病房，想起浑身是血的哲松哥哥。

这次是“四姨妈”问什么，云依鹤答什么。

问到一半，云依鹤心中已经由凉转热：“四姨妈”问的，都是她说的内容，没有其他；而且，有关文载世的那部分已被“四姨妈”略掉。

云依鹤隐约感觉出，“四姨妈”带文载世来，其“偏偏”中的意味，很是值得琢磨！

这次询问结束后，云依鹤仍处于被监控的生活状态，但据负责警卫的军官讲，她可以顺着那条堤坝似的小路，到琵琶岛上散步了。

“四夫人”第一次听云依鹤诉说，就判定云依鹤说的是实话。

她后来采取的措施正如云依鹤分析，“偏偏”中有着诸多的考虑。

组织队伍去“审”云依鹤之前，她已经与大尊元首就此密谈了两次。

大尊元首对这起发生在作战部系统内的事件，倒是表现出了一定的关注，因为它可能影响到交接班的安排，甚至还嗔怪了几句寇天烈。

他告诉“四夫人”，军队和党的方面他已经不太担心，关键的人已经就位。掌握全部海外情报工作的侦察总局已经按计划开始相关准备工作。寇天烈的作用虽然还没有全部用尽，但机构已经开始变化，就让他开始退居二线。

但是，大尊元首说，他还没有找到接替寇天烈的理想人选。所以，寇天烈还在国防委员会里有职位，而且仍然在侦察总局里“埋”了个关键岗位作战指挥部，需要时仍由他控制。保留作战指挥部可是个非常重要的安排，它的领导人不同于其他，不仅其忠诚度必须是最高的，而且也必须是能够长期稳定工作于此的人。这种苛刻的要求，既出于其工作性质的特殊性，更出于它的致命性——南方傀儡们的教训就是没有解开一个看来无解的方程式：

你不能不尽力发挥它的作用，你不能不全力限制它的权限；能载亦能覆。

大尊元首自认为他找到了方程式的解：让其绝对忠诚。

大尊元首还考虑：将来这些对外的情报机构还需要进一步整合，参照一些国际上的成熟做法，在职责上要更进一步明晰，在控制上要更集中，以便交给上将军一个既分工协作、又相互制约，交叉覆盖、威力更大的平台。

显然，无论是拆还是合，都更加凸显了这个岗位领导人的重要性；

显然，“生命诚可贵，忠诚价更高！”

可是，到目前为止，大尊元首还没有找到一个像寇天烈那样的，能与其肝胆相照的人。所以，只好先这么安排着。

添乱的是，云依鹤事件，不仅事发于谍报领率机关之内，而且又牵涉到领袖们手中的另一王牌：战略导弹部队。

“四夫人”对大尊元首的忧虑，有深深地体会。

她看着他那日益衰老的身躯，看着他那日渐踉跄的步态，心中百感交集。

此时此刻，相对于其他大事而言，云依鹤事件还算较小的事，因此“四夫人”是可以，也必须为他分忧的，虽然她不忍心过多地打扰他，过多地占用他那已经少得可怜的休息时间。

她转弯抹角但迅速地了解了一些情况，并揣摩和思考着：

作战部划归了侦察总局，但寇大将仍然深居待命。他多年来秉承领袖们的意愿，苦心经营但一手遮天，对将来的考虑过多地集中在他的女婿身上，所以除了他自己外，尚未在系统内安排其他可靠人选，临秋末晚了也不能设想再让寇天烈考虑或安排。有个文载世，出身也不错但似乎还不成熟；目前野战部队的将领刚刚换完就位，也无合适于特工部门、特别是谍报领率机关的人才。

炮兵指导局：郑永和虽然不够沉稳，但经过沉浮考验，忠诚应该没有问题；虽然对下控制不力跑了个据说能控制导弹发射的什么处长，但隐隐约在寇大将的阴影下有些微妙；只要继续加强控制，他和这支部队问题都不大；

云依鹤：忠诚没有问题；她的出走显然有阴错阳差的因素；大尊元首这几天曾两次回忆起云依鹤祖母为他挡了一刀的事情，似乎意味着旧情难忘也似乎在强调万景台、白头山等后代们的可靠；她掌握着导弹部队内部的不稳定情况，无论真假也无论是否严重，这都是不容忽视的情况。

尤其是：她能从中国以那样的形式回来，显然是毫不避讳中国人的帮助，或者说中国人毫不避讳他们的插手。那么，她与中国有多深的关系、是否带着中国人的任务呢？中国人不惜风险，或者说甘愿冒如此之风险，是什么企图呢？针对中国人的企图，我们应该如何趋利避害、棋高一着呢？我们如果相信她，又怎样来使用她呢？

想到此，“四夫人”不禁回忆起不久前大尊元首的一次谈话。那是在一次晚饭后的室内散步时，他一边摇摆不定的走，一边似乎自言自语：

“我们民族的周边，邻居多。古往今来，矛盾也多……利益，无非是利益交织啊！”

当时她想上前扶一下他，却被他坚决而轻柔地拒绝了。

她只好劝说：“走就走，不想这么多。”

他苦笑了一下：“就算腿走不了了，但头脑也是停不住的。”

接着，他又继续边摇摆边沉吟：“利益这个东西，很奇怪。有时候，需要寸土必争，分毫不让；有时候，又需要让出分毫，不争寸土。唉……中国古代有个大英雄叫**岳飞**，你知道吧？”

“听说过。母亲在他的身体上用刀刻上了许多文字，要他记住，要忠于自己的民族。”

“是，是啊。‘**岳母刺字**’吗！精忠报国吗！嗯，也有说尽忠报国的啊……这些中国人哪，总是把自己的历史弄得糊里糊涂，也不知哪个准确。我们可不能这样。只要写出历史，比如‘大同江文明’，啊，就要斩钉截铁，就要铿锵有力，绝不含糊……哎，**岳飞岳飞**，英雄，大英雄啊。很会作战的，战术的精明。”

他有些累，停了下来，伸了伸有些僵直的腰。但嘴却没有停：

“这个人，才是真正的将军，才是钢铁灵将呢！他发明了许多战法，还有兵器。更主要的，他会灵活地运用战术。战术……不是一成不变的。所以他说‘运用之妙，存乎一心’。好，说得好啊……他学**孙子**，学得好。**孙子**说：‘兵无常势，水无常形，能因敌变化而取胜者，谓之神’……”

他终于走不动了，嘴角也泛出了白色的沫迹。他没有再拒绝“**四夫人**”的搀扶，回到给他特制的那把又像躺椅、又像床、还像个办公座椅的东西上，准备打个盹儿。

他的头，无力地仰靠在丝绒面、鹅绒里的靠垫上，闭上了眼睛。“**四夫人**”给他擦了擦脸，这种身体疲软但头脑仍不停旋转的情况，近来越来越多了。她既不忍心让他继续疲劳下去，也不忍心打断他的思维，甚至隐隐地希望他能多说一些，毕竟……“生命诚可贵，时间价更高”。

他稍稍停顿了一下，继续说着：

“对利益这个东西，要争，也要灵活地争，要……运用之妙，存乎一心。有时候，给他们一点，算什么？只要，只要能拿回更大的，更多的，就行。在我们身边，有的人对自己的利益，看得太重了，这个不行……咳咳！”

“**四夫人**”给他到了点水，润了润喉咙。她知道，**大尊元**首指的是谁。

那个人严格说和她一样，不是这个家族的纯粹血统，是联姻而成。他出身低微，当年在大学时学业出众，拉一手绝佳的小提琴，风流倜傥；可以说是历经磨

难，并在“公主拼死下嫁”的情况下，才步入“豪门”。前几年，大尊让那他从政坛上消失了一阶段；最近，又重新启用了他，是为了摆出拥护阵容的整齐划一。至于今后，“四夫人”虽然没有听大尊元首详谈，但她隐约觉得这里面有些巨变是迟早要爆发的。

仰面闭目的他，忽然又睁开了眼睛：

“和中国的关系，是另一种表现形式。历史与现在，包括将来，千丝万缕……利益交织。要割开，这是一定的，否则，不好办……当然，‘剪不断，理还乱’，麻烦哟。尼赫鲁说得对，没有永久的友谊，只有永久的利益。油料，粮食，电……哎，你不要忘了……”

他稍稍欠起了一下头：“督促一下科学技术省，长期存贮粮食的技术，一定要突破！”

“四夫人”轻声应道：“放心吧。”

头部又缓缓放下：

“合作中有斗争，斗争中，也要有合作吗……毛泽东，很聪明的人。在东北亚，我们和中国人，俄罗斯、美国人，日本，在角力。”

慢慢地，他的眼睛又闭上了，话也成喃喃的状态。“四夫人”不再打断他。她知道，再过一会儿，他就会小睡一段时间的。但不会超过二小时，他一定会醒来继续工作直到凌晨。

这是他多年来的习惯。

喃喃而出的最后几句话是：

“利益交织，所以是互相的……运用的妙不妙，看结果……不能，一时……”

“四夫人”边回忆琢磨大尊元首的这段话，边对云依鹤的事情逐渐理出了头绪。她定出了一个思路，并借大尊元首一个心情、身体状况都不错的机会，把原则向他说了说。大尊元首很高兴，说她学孙子兵法也不错。当然，大尊元首还是补充了几个注意事项。

去年十二月初的一天上午，大尊元首在凯旋青年公园游乐场看完花样滑冰表演后，就地召集了一次非正式的家庭聚会。“四夫人”、上将军和夫人、大尊元首的妹妹等一大家子人聚集在了一起，“四夫人”指挥着一些第四代，弹琴、舞蹈

了一番，那位擅长小提琴演奏的老“高富帅”还亲自与小家伙们合奏了两个外国名曲……虽然只进行了一个多小时左右，但气氛融融。

休息到下午后，兴致很好的**大尊**元首意犹未尽，当晚还召集了四、五位党政军各方面的重要与亲近的人物，与领袖家人一起观看了他选定的美国《虎胆龙威》系列电影的第3和第4集。

第3集播放完的休息期间，“**四夫人**”似有意而无意地提起了**云依鹤**祖母的事。

大尊元首则就此再次发表了感激言论。

他先是从**寇天烈**与他的关系说起，着重说了他视**寇天烈**父亲**寇仲洽**为革命先辈的道理和作用，讲述了自己的生命是如何由这些前辈呵护而延续至今的事例，包括**云依鹤**祖母挡了那一刀的事例。然后当着大家，特意告诉**上将军**应该如何关注各方面的血统传承，希望他能一如既往地照顾好诸如**云依鹤**这样的后代，这既是我们民族的优秀传统，也是世代团结一致，把从**白头山**燃起的火种继续旺盛地燃烧下去的需要。

上将军表示非常明白**大尊**的苦心，并当即安排自己的夫人要多向金秘书了解和熟悉一下这批重点人物的情况，要亲自地、逐步地在**大尊**和金秘书的指导下，进一步做好与这些人物的沟通工作。

大尊元首本想和大家一起继续看《虎胆龙威》的第4集，但在家人劝说下，由“**四夫人**”搀扶着离场休息了。

不到一个月后，曾被数次挥走的黑色噩运，还是笼罩住了**大尊**元首。面对**大尊**元首的猝然离世，虽有准备，但毕竟感到突然的“**四夫人**”几乎耗尽了控制眼泪停止与流出的力气，撕心裂肺地悲痛中，她仅有一丝暖暖地欣慰：

凡需要她做的、尤其是有关领袖交接班的事，已基本完成。

大尊元首逝世后，她觉得自己还有一个别人无法察觉的变化：似乎她的心肠比过去柔软多了，也更加多愁善感了。以前，她对花啊草啊什么的根本不屑一顾，对阿猫阿狗更是除了能回忆起有关烹饪的味道外，没有任何感觉。可现在，她不仅在住处养了几盆花，还养了一只波斯猫……**大尊**元首在世时，和她一起收养了许多年龄还不够上**万景台**军事学院的革命后代，教教这些孩子弹弹琴，做做游戏，

心中很是轻松。

现在，她更加投入到这些活动中，竭力减少对窗外的之闻之问，让自己浸入童真童趣的惬意中，企图平缓一生的跌宕起伏。

但她没有忘记**云依鹤**。这不仅因为是她接手处理的**云依鹤**事件，还有些后续工作需要做。

她知道，**大尊**元首生前对谍报部门的安排尚未就绪，这也是她心中的隐痛。现在，**云依鹤**的出现，使她感到有了一个机会，可能会多少减轻一下她的隐痛；

她感到**云依鹤**的温婉体贴，能给她不少安慰。因为在围绕**永尊**元首的人中，她虽然也位居“顾命群体”中，但她能感觉出群体中不是所有的眼光都是那么温馨与和睦，她需要一种核心圈子之外的力量。

于是，她开始与**永尊**元首单独商量**云依鹤**的安排。

一开始，**永尊**元首的考虑是要**云依鹤**回作战部，也就是侦察总局明确职衔后，马上回炮兵指导局展开清肃敌特工作就行了；但“**四夫人**”却觉得既然在侦察总局明确了职衔，就在作战指挥部落地工作更好，可以在更大范围内展开清肃敌特的工作，炮兵指导局不过是诸多工作方向之一。

永尊元首心中明白，“**四夫人**”的建议实际上是想让**云依鹤**发挥更大的作用，带有在谍报机构内重新安排各方力量的考虑。

他们逐渐达成共识：**云依鹤**这样的人在“党政军谍”各界并无什么真正根底，虽然忠诚无疑却有曾潜逃出境的“案底”，即便于牢牢操控也便于随时“处理”。她的个人能力也很不错，有朝气不蛮干，更明白自己的命运系于何处。面对谍报机构内部的错综复杂，让这样一个大家都摸不清底细的人出面，先期掌握一些情况并尽快达成有效控制，符合**永尊**元首执政伊始的现实需要。

云依鹤是西边邻居送回来的，这不仅是制约她的“致命穴位”，更是一个可资利用的微妙之处。谍报活动的目的，无非就是要在各国利益交错中周旋，争取己方的最大利益。**大尊**元首常说“运用之妙，存乎一心”，往往是不按常理出牌一方能赢得更多，出奇才能制胜。至于西边邻居对**半岛**的整体战略考虑，可以认定他们的出发点虽然是“人不为己，天诛地灭”，但其中毕竟包含有利于我们的部分。战略上的胜利是由战术上的成果积聚而成，当然包括谍报方面的战术成果。

如果审时度势地利用好云依鹤的“致命穴位”，不仅可在谍报争斗中化被动为主动，甚至可以将其作为一个可随时启用的、与西边强邻之间的隐蔽通道。毕竟，西边强邻既与我们有着恩恩怨怨，也是一个与我们接壤的强大国家；而且，在强邻的民族特性中，有一种可怕的、溶化其他民族的能力……这是其他邻国所不具备的，是最令人担忧的。

永尊元首也知道，已经退居幕后的这位“金书记”，较之大尊元首安排的其他在台面上辅助他的人，其建议的“力度”是不大的，采纳与否均好处理；而且，她的考虑绝非“无私”，甚至“私”的成分较之他人更重。但是，她的“私”恰恰与他的“私”是紧紧绑定的，既是作为相互制衡力量的动因，也事关她的余生能否平稳甚至长短。这是关键中的关键。

永尊元首同意了“四夫人”的建议。

于是，“四夫人”按部就班地做了如下几件事：

与云依鹤深入地谈了一次话，使云依鹤热泪盈眶。

安排永尊元首夫妇与云依鹤分别见了面，那夫妇俩都对云依鹤大加赞赏了一番。

告之总干部局，永尊元首已决定安排云依鹤回侦察总局的作战指挥部辅助文载世工作；

送云依鹤走时，告诉她顺川就是她的家，云依鹤再次热泪盈眶。

朝鲜，“琵琶阁”一号别墅。

窗外终于传来车轮碾压积雪的声音。

云依鹤立即跑出屋门。“四夫人”从车里缓缓而出，她穿着一身略显肥大的羽绒服，头上用羊驼绒围巾包得严严实实。

云依鹤上前轻轻扶住她。

三十岁的云依鹤声音仍甜甜地：“姨妈，今天天气真冷，您可要当心呢！”

“四夫人”看云依鹤只穿着一身运动装，就嗔怪道：

“哎呀，还让我注意呢，你看你这个傻姑娘，怎么就穿这么少？”

“我没有事啊，我锻炼过呢！”

“就知道逞能！”

说话间，已经进到了别墅一楼客厅内。

坐毕，“四夫人”喝了几口云依鹤递上的红茶，舒了口气。

“哎呀，不行喽，现在坐车时间一长，骨头要散架。”

“您的身体多好啊，姨妈。而且我听说，坐车摇摇晃晃的，也是一种锻炼，像按摩呢！”

“哼，就你会说。”

“姨妈，您去过那间海棠馆吗？那里的按摩可好了，我去过几次。又舒服又美容，还能治病呢！”

“哎哟哟，我可享受不了那些东西。还不如鹤儿给我捶打捶打好呢！”

“那能一样吗？人家那里的侍应生都受过专业训练，还有专门的药，真好呢！”

“就你会说，替人家吹呗？”

“本来吗！可是，姨妈要是有事就叫我去顺顺呗，为什么跑这么远哪？”

“四夫人”放下手中的茶杯：

“有客人来，我不想在顺顺见他。人多嘴杂的，孩子们也闹。”

“噢？什么客人哪？姨妈这么关照？”

云依鹤一边起身给“四夫人”续水，一边问。

客人是前天打来的预约电话，是在这里开工厂的中国人钱文革。

警卫秘书对他已经很熟悉了，但仍按规定问他有何事？

他说，一来问候阿姨，二来给阿姨和孩子们带了点礼品。

警卫秘书例行公事，问：都有什么礼品？

他说有食品、衣物、玩具等等。

“四夫人”一边招手向警卫秘书示意，可以让客人进来了，一边看着云依鹤的眼睛，一边介绍说：

“一个中国人姓钱，在这边开了个工厂，做一些塑料制品。经常给孩子们带些挺好的玩具，人很可靠。”

“哦，好呀！”

云依鹤心中不禁有一丝微风掠过。

说话间，钱文革瞪着那双“如丝小眼”、满脸谦恭微笑地走了进来。他先是向“四夫人”鞠了一躬，度数不是很大但很有力，尊敬之中也带着熟门熟路的味道：

“您好！阿姨。”

一抬头，注意到了手持茶壶站在一旁的云依鹤。他的脑中迅速一转：正好，她也在。如果是殷总说的女人就好了……

他自然地顺势一点头：

“您好！”

云依鹤替“四姨妈”回礼，说的华语：

“您好！钱厂长。您的请坐。”

接着就是例行地寒暄、问候。

钱厂长一看，这两人的情绪似乎不再需要太深切地慰问了，也就不再往悲壮方面努力。

云依鹤自然而然地做着翻译。“四夫人”跟着大尊元首多年，也能听懂一些汉语，但说不熟练。

况且，通过翻译交流，有时是场合、身份的需要。

“四姨妈”问了一些厂子的情况，钱厂长顺势而上：

“最近我们工厂根据敬爱的永尊元首的号召，要为人民群众创造更多更丰富的体育和文化产品，特意加班加点做了一些样品，请阿姨看看，多提重要指示。还有一些其他国家的产品，看看哪些可供借鉴。”

他请警卫人员把他带的东西抬了上来，整整四个80L的旅行箱，里面还套了一层塑料编织袋。打开后，他逐一介绍着。

“四姨妈”一边表示感谢，一边很高兴地听着，问着，并和云依鹤交流着。

这次带来的东西，以体育类的器材和服装居多，光篮球足球就好几种。而一些家庭园艺用品和宠物猫狗的用品，更使“四夫人”兴奋。

云依鹤看着“四姨妈”高兴，自己也被感染了，禁不住冒出一句：

“姑妈家那几个孩子也喜欢篮球呢，他们……”

“四姨妈”很自然地、轻轻地，但又很坚决地打断了她：

“人家家里不缺呢，而且，那几个小毛头就知道打电子游戏。”

云依鹤一时语塞，有些后悔。

基本介绍完以后，三人复又落座。

“四夫人”：“钱厂长，这些产品真的不错。敬爱的天帅同志很关心人民群众的体育健康活动，像游泳馆、骑马场，他都去亲自视察指导过呢。”

云依鹤：“是啊，天帅同志对篮球的，可是很精通的呢，他可喜欢NBA的了，还有你们中国的CBA，他也是经常地看呢！”

钱厂长心中暗忖：精通篮球？那身材尺寸也……但他嘴上仍然顺势而为：“是的是的。这些产品我们厂子也准备试着生产，一时来不及很快制造出来的，我们准备先以贸易形式，互通有无。”

“四夫人”：“做贸易，互通有无？好啊。”

她转向云依鹤：“鹤儿，你看你，又年青又漂亮，可总是穿这么几件衣服，还老爱穿制服。你跟钱厂长说说，你喜欢什么样式的，请他也……贸易一下，互通有无吗！”

云依鹤心中得意嘴上谦虚：“哎呀，姨妈！瞧您说的。我天天在办公室，不用很多衣服嘛！”

钱厂长自然在商言商：“是啊，你们民族的女同志个个都漂亮，我可是真愿意互通有无一些服装啊，化妆品什么的，那就更能为这里的社会主义增添更多的光彩了！如果我们厂子的经营范围，能包括这些内容，那就真的方便多了！”

云依鹤：“钱厂长，您的是说，您的只办了工厂的，贸易的，不太方便，是吧？”

钱厂长知道机会就在眼前了！他赶紧说：“是的。无论做什么，我们都要严格按照有关规定执行，要遵纪守法，要真正为两国人民的友谊而努力。”

“四姨妈”：“让我们民族的妇女穿得漂亮，增添人民群众生活的色彩，是领

袖们一直关心的事情。贸易往来吗，钱厂长，你可以申请吗！”

云依鹤：“是的呀，你们中国的，在批准企业的经营范围的方面，就是很灵活的吗！”

“是的是的，我回去后马上申请办理。”

钱厂长觉得应该落实一下殷仕野老总的事了：

“您，对中国很了解呀，而且，汉话说得这么好……”

“四夫人”：“她呀，在你们中国留过学，好几年呢！”

钱厂长：“是啊？您在哪儿留的学？”

云依鹤：“辽大。沈阳的，辽宁大学。”

钱厂长：“怪不得。您，喜欢什么样的服装？”

云依鹤：“哎呀，什么的都行的。也没有多少的机会穿的。我喜欢这个的牌子。”云依鹤指了指身上的EXR品牌的运动服。

“四夫人”：“傻孩子，你就知道天天运动，啊？”

钱厂长：“这位姑娘喜欢运动，很好啊！运动服装穿上朝气蓬勃，活力四射，就像，就像那一跃万里的千里马……”

云依鹤扑哧一笑。

钱厂长知道自己说得不太恰当，不免有些尴尬。但他迅速调整过来：

“喜欢运动，好，好。那，这位姑娘，您喜欢什么运动项目呢？”

云依鹤：“我的，喜欢打网球。在中国留学的时候……”

诸事已毕。

钱厂长恰到好处地结束了这次访问。

返回的路上，他的脑子开始运转：

殷总带来的网球拍太少，拿不出手；得抓紧时间再从国内弄它二三副过来；这边也没有什么网球场啊？如果建一个呢？室内的先不考虑，室外的一片场地，包括地基、水泥浇注、塑胶铺面、网、四周的围栏等等，加上材料大部分要从国内运过来，还不得他妈的三十多万人民币……

值吗？

他决定，下次见了面观察一下，再说。

劳动党“3号大楼”。

2012年7月16日，上午10时11分。

初夏季节，阳光充足。远处的大同江水缓缓流淌，岸边垂柳丝丝。这里虽是一个大型城市，却也略显静谧。

“3号大楼”上那面劳动党党旗，仍在微风中摇曳。

楼内，寇天烈大将的办公室仍同几个月来一样空着。

文载世的办公室也在这一层，面积与寇天烈的差不多，但办公家具可是比寇天烈的多了许多，光铁皮文件柜就有七八个，墙上除了领袖们的照片外，还有数个液晶显示屏和一幅大比例尺的半岛地图。

文载世坐在办公桌边。他没有开风扇，军装也穿得十分严整。他在看一份材料，已经一个多小时了，他一动没动。

这是“特别机务助理”云依鹤少将写的一份综合建议，关于机构分工方面的。说是建议，倒挺谦虚，其实就是一份整体改革方案的原则框架，因为在每一个机构改革的具体建议前面，都有一段对总体形势的分析，或者是理论探讨式的文字。

文载世看着看着，情绪也在变化中。

一开始，他有些冷笑：不知天高地厚！一个乳臭未干的小毛丫头，仗着自己和领袖家族挺近乎，就妄谈大事。不知道自己原来是要“被消失”的人吗？

看到中间，他有些惊异：所论观点，却也着实挺有新意，所列的内容，都具有很强的针对性；看出是掌握了大量一手资料，在此基础上经过深思熟虑，应该很符合新任领袖的心思。

看完后，有些寒意悄然袭上心头：此人可是相当了得！

自接到云依鹤任作战指挥部特别机务助理的通知后，他的心态就一直很复杂。

当年因为酒后说得太多，他授意别人处理掉了唯一的听众。后来得知，那背景很硬的海洲基地司令官，与这个女人的关系也不一般。当时，他有些后悔和紧

张，埋怨自己动手前没有经过详细调查。但经过他“亡羊补牢”地采取了一系列技术性工作，加之那个女人忽然冲关出境，事情本身也就从他脑海中逐渐淡没。

出乎意料的是，这个女人忽然从一个被追杀的叛逃军官，成为了作战部指挥本部的助理。不仅冠上了什么“特别”和“机务”这样怪异的前缀，还明确了她的职务与他一样，是介于副部长和处长之间的准副部级。虽然总干部局派来的军官说明了她是直接配合他工作的，但是从部里那些军官窃窃私语和闪烁的眼神中，他似乎嗅到了一股自己“地位未定”的味道。

领袖们难道不知道她是一个叛逃者吗？不可能。而且这个女人在与他个别接触时，似乎并不避讳这件事，还隐隐约约地说了些边防上有漏洞，应该加以改正之类的内容。

紧接着，没有经过作战指挥部，也没有经过侦察总局的申报，云依鹤晋升少将的命令即已下达，和那些已经申报了近一年才获批准的人一起举行了军衔晋升仪式。此时，文载世心中那股因感到被人玩弄于股掌之中而燃起的无名之火更加猛烈，虽然千克制百压抑，仍然没有管住自己的嘴，他在军衔晋升仪式上代表作战指挥部长官讲话时，除了面子上的套话，他狠狠地放了一声泻火的炮：

首先，稍有揶揄地解释：“特别”就是非常重要的意思，是区别于普通的意思；接着，就是直接攻击了：“机务”吗，就像南方傀儡的“机务司令部”一样，是全权处理机要事务的意思。

然后，他开始表面上冷冷、实际上心中万分忐忑地观察着云依鹤的一举一动：

她倒是手脚展开的很快。她似乎很明白目前侦察总局的情况，没有顾及其他，而是十分内行地一竿子插到情报汇集中心，命令将所有分组为“极重要”级别的情报要全部经过她这个“机务助理”手后，再报文载世；同时开始大量调阅以往的行动记载、派遣记录、情报关系底档等等材料，利用一切可能的机会视察了各个部门和外地的分支机构。没过多久，部机关和分支机构中的负有关键责任的军官，都被她个别约谈了一遍。而且，那些被“促膝谈心”的军官，尤其是那些男军官们，离开谈话地点后脸上都带着一种莫名的陶醉，那一个个本来又瘦又黑的脸，居然都能泛上来一点红润，甚至有的还一边走一边傻笑着视其他而不见。

这个女人工作上既认真高效，也很有一些新潮做派。比如，她上任不到半年，就提出建议在侦察总局内部对所有人员建立了包括指纹、掌纹、眼虹膜、体液、

牙齿、笔迹、声音、坐立行的录像和普通健康体检等等在内的电子档案。恰巧这些电子档案刚刚建立，就在破获一起内部小型盗窃案件中直接发挥了作用，抓住了一个实际上是半开玩笑半认真地拿了同事一个低密级U盘的少尉。

此事不知为何传到了**永尊**元首的耳朵里，据说在**天帅**同志的大笑和赞扬声中，不仅那倒霉的少尉丢了脑袋，而且还把建立这种档案的范围扩大到了侦察总局全体军官的直系亲属，继而在护卫总局、治安司令部等要害部门全面推开，炮兵指导局和海空军等也都形成了计划……而这项工作的始作俑者，听说最近又在准备建立什么心理档案，一时全局上下都对**她**形成了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但基本上是敬畏不已的感觉。

文载世虽然愤怒地想狠狠地咬她一口，却感觉到无从下嘴：因为**她**是在履行她的“特别”与“机务”的职责。而且据下边的人反映，无论开始什么工作之前，**她**都会先说：“是**文**将军让我……”“**文**将军告诉我……”“根据**文**将军的指示……”

文载世开始感到自己桌上电话的铃声开始稀少，下级报送文件、请示工作的频率也在降低；而那女人除了周末外，吃在作战指挥部，睡在作战指挥部。他命令心腹跟踪，结果发现那女人只要是周末，都是驱车去**子母山**别墅区。而且，都要住一晚上，甚至两晚上才返回。

这使他更加“羡慕嫉妒恨”，也更加无奈。

现在，**她**又形成了这样一份有分量的材料。不用说，**她**一定是先交给了比他重要的人。

说良心话，**她**在文中提出的许多东西，他是赞同的。特别是一些有别于以前**寇**老将军的策略，更是早就应该采用的。例如，**她**提出，根据最高统帅的“先军政治”思想，为整合“党政军商科民学”等七方面的情咨，对外谍报工作应统一整合至最高统帅直接掌控的国防委员会内，将侦察总局更名为国防委员会下属的谍报委员会或谍报部，作为主协调和办事机构；在谍报委员会或谍报部下面，再整合和成立业务局，内外兼顾，协调掌控；而对分属不同部门的特种兵部队，应该另行成立兵种或军种司令部，全部集中掌控等等。

同时，**她**还在大战略方面提出了一些大胆的想法，如对南工作应突出“半岛民族大一统”为主线，在扩大向全世界宣传“大同江文明”的同时，特别强化对

南方的宣传，寻找放大南方的对北同情力量，努力在国际社会上形成半岛是以北部为主的认识；要在抢救“朝总联”作用的同时，加强对中国、俄罗斯方面的工作，要特别利用好散布于这些地区的本民族人的力量等等；她还敢于触碰更加敏感的对内保卫工作，认为可以形成一种对内保卫工作与对外谍报工作既适当分开又相互合作、相互制约的形态，提出了对内部保卫的结构与力量配置、培养与评价体系、采用现代科技的重点等等想法。

更为诡异的是，她在报告中提出了一个所谓“以忠诚力为核心”的提法，居然要打破从前苏联老大哥那里继承过来的条块分割式的工作体系和机制，要借鉴西边邻居公安警察的“警长”式工作机制，以任务和案件为导向，自由组合“工作班组”，甚至不惜打破“科层制”等等。

同时，她没有提及这一切所谓“改进”应该在侦察总局的框架下进行，对进行这番“改革”的主体故意进行了一种省略式的模糊。

除了材料显示出云依鹤的胆略外，**文载世**已经掌握了她竟敢渗入高层内部权力漩涡的证据：一个表面上靠拢她、实际上是他死党的人汇报说，她正在组织力量，对**大尊**元首安排的为**永尊**元首保驾护航的力量，展开秘密调查。调查目标中，居然有**永尊**元首“顾命长辈”的亲信下属，其中有两个已经是位居副部级的红人！

文载世感到了前所未有的压力。

因为自从**寇**老将军不怎么来上班后，**文载世**知道自己能不能在新侦察总局内进一步提升，在很大程度上将决定于有否新的靠山。自从作战部所属的几个大的贸易公司和实体，开始逐步被**永尊**元首那个“顾命长辈”派人渗透后，新的赚取外汇的机构也逐渐显现出威力，比如“平建投资开发集团”“龙岳山指导总局”等。而且，这些新的机构甚至正在借用原作战部的一些海外关系。这真是全面出击的态势！所以，他基本认定那个“顾命长辈”就是个新的、正在迅速崛起的能靠之山。

他曾考虑，是不是要更加主动一些，把作战部原来的有关资源向那位“顾命长辈”展开的更多一些，以便日后。可是，当他刚刚有所动作，就遭到了这个女人的断然反对。她的理由是充分的，就是赚钱与对南侦查工作，只能相辅相成相互配合，而不能相互取代；同时，必须严格按照职能划分展开工作。她反复说：谍报无小事，事事必通天。

他一时还真拿她没有办法。他越来越认识到：这个女人有背景，有能力，有野心，敢冒险。他该如何面对这个女人呢？只有两条路：一是屈从于她，甘当配属；二是干掉她。没有第三条路可走。

他知道，这个女人与领袖家族有着非同一般的关系，若要除她，必须一举成功并且要嫁祸于人……总之，这是个她不死我不活的较量。而且，他必须先她而动手：别看她表面上谦恭平和，但在攫取权力的努力上绝不会手软。**文载世**也知道，她到过海洲基地司令官咽气时的医院，但他们临别之际有过什么交流却不得而知。目前，也不掌握她重返作战部之后对这件事有什么针对性的行动。

这正是特工们的最怕：明知道对方关心什么，却不知道对方在干什么。

文载世正全力思索中，忽然门外响起一声清脆悦耳的“报告！”

她来了！

云依鹤的办公室就在下一层楼内，是**文载世**亲自为她挑选和布置的，也很宽敞。

室内除通常用的办公家具外，她自己选了几种花卉，伺候虽不精心，但也算生机盎然。墙上也是领袖们的照片、显示屏等，地图则有二幅，一幅是**日本**昭文社出版的**东北亚**区划图，一幅是**中国**出版印刷的**东北亚**地形图。她心里也清楚，这间办公室肯定有**文载世**安排的各种“机关”，应该是“声像温味”俱全的。可她并不在乎这些，这都是理所当然的一套了！

虽然她是“重返”作战部，但她对这个机关并不是很熟悉。当年**寇**老将军把她选进部里不久，先是到**中国**留学，回国后就到“政治军事大学”学习，接着又是“潜入潜出”实战训练等，然后就被直接派去了炮兵指导局，没有在“3号大楼”待多长时间。

她明白“四夫人”对她的期望，更感激**天帅**同志对她的信任——当然，这是初步的信任，真正的考核也恰恰深埋于此。

对于身居高官，她并不十分感兴趣。但她知道，目前权力对她来说就是一把双刃剑：用的好，可以帮助她顺利地证明自己、消灭叛徒；用不好，就可能被敌人，也可能被自己人拿来消灭自己。

所以，她以极大的热情展开了工作。

今天她来找**文载世**，是提交在炮兵指导局内展开肃控工作方案的。

她回来后，还没有见过**郑永和**。

提交的方案中没有写明的是，她要先约见一下**郑永和**。

她在设计与**郑永和**的见面时，不知为何在心底竟然涌出了一丝渴望的感觉。

她不禁骂了自己几句，努力平息掉了脸上那不合时宜的红晕。

丹东。“江滨”宾馆东侧，江边。

2012年7月29日，北京时间21时25分。

殷仕野与**钱文革**刚刚喝完酒。

送走**钱**老板后，**殷仕野**自己来江边散散步。

夏天的江边，熙熙攘攘，人们呼吸着自然的雾，感受着人为的霾，与自己亲手制造出的种种自然界本不存在的东西一起，把温度远远地超过了大自然给定的数值。各类刺眼的灯光闪烁着，竭力地穿过漫天飞舞的水滴与颗粒，映照于江面之上，可无论这些灯光怎么努力，也只能使人除了能看清近距离的江水在流动外，远一点的就什么也看不清了。

江对岸似乎与这边不在一个季节，还处在冬季或春天。好像有一种凛冽的低温，笼罩在江对岸的上空，把所有的灰尘都牢牢地冻结在了地面，空气中纤尘不染，显现出纯纯的黑色，不带一丝的矇矓。虽然没有灿烂的灯光，但在极远处星空的映衬下，那些起伏的山体却清晰可见。

殷仕野觉得自己每次望着这不同的江山社稷，都有着不同的感慨：彼岸的变化之慢与此岸的变化之快，一条窄窄江水居然就能为界，截然而然。

当然，江水是不能阻拦人类所有欲望的，尤其是窥知他人秘密的欲望。在这座边境小城里，不少商店、饭店、宾馆、贸易公司，甚至医院等等的老板，都来自江对面的**半岛**双方，其中不乏**殷仕野**的同行。这里虽然比不上有着七千多家“不

明”机构的维也纳，但同样因为有着特殊的地理、历史和人文环境，也吸引着不少“不愿意公开身份的高智商者”，在这座小城的秀丽风景中，闪烁出若隐若现、深邃莫测的锐利目光。

他的思绪又回到了刚才**钱**老板向他说的一些情况。

钱老板说，他已经把网球拍送给了江那边的那位女士，并说明了是大连的**殷**老板送的，向她致意。他说那漂亮女士似乎不太惊喜，反应平淡，说了几句**殷**老板球技如何后，就忙着和那位阿姨商量要教孩子们练习网球什么的了。但不管怎么说，他还是借着**殷**老板的光，认识并进一步接近了这位女士，十分感谢。

殷仕野表面上表示了很大度地遗憾：毕竟时过境迁吗，男女之间这是常见的事。只要桥通了就好办，今后就靠你**钱**老板自己努力了。

他心中却在窃笑：**云依鹤**要是表现出惊喜，还能是她吗？而且，她不说教孩子练球，今后有何理由再在网球上做文章？

殷仕野告诉**钱**老板：不管怎样，他还会继续帮助**钱**老板加深与这位女士的关系的。她既然要教孩子网球，你就可以借机继续提供服装，还有教学器材、教案以及消耗量很大的球啊，拍线啊，球拍的手柄柄皮等等；只要常流水不断线，你和她的关系一定会“继续深化的”。**殷仕野**还特意帮助**钱**老板分析了一下，现在**天帅**同志上了台，这个女人的作用无非有两种可能，一是减弱，二是进一步“发扬光大”更加重要。但你**钱**老板不能等也无法下赌注，只能继续“润滑”，做好准备。

钱老板大为感激，口中一边说“有些夺爱，夺爱了！不好意思”，一边说“一定想方设法，为你们重燃旧情创造条件。”

殷仕野的那句双关语“桥通了”，一半是说给自己的。他故伎重演，通过“商业渠道”为自己和**云依鹤**建立了一个“桥”。现在，他正在考虑如何利用这个“桥”和具体使用什么方式传递信息。同时，他也正在考虑向她传递什么内容。

他想了想，觉得当务之急是要告诉她**全泰远**的情况。

前天，“**杨老板**”在网上见面时说，已经确认了**全泰远**的消息。“**杨老板**”为了说清这个事，可是费了很大的劲：他既要把一大堆晦涩难懂的专业术语翻译成暗语，又要让**殷仕野**听明白，还要符合网络语言的特点……**殷仕野**也是费了半天

的劲，才理解了“杨老板”的意思。把“杨老板”的意思简化起来，就是：

综合公安部门、物业保安、边防部队、铁路客运等方面的信息，从全泰远留在鲛鱼圈废弃别墅顶层、面包车内、列车车厢、有关火车站、绥芬河、边境线松土带等等的监控录像、手足痕迹、目击者叙述等等，加之国际“情报交换网”、相关“情报贩子”的信息，确认全泰远已“逃过一劫”，并潜入俄罗斯，目前滞留在俄罗斯远东地区。同时，他发给“北韩民主化促进协议会”的E-mail被美国人截获，其内容摘要转至日本后，被台湾安插在日本外务省的内线再次截获而给了台湾“国安局”；“国安局”一位“情报四通”看似无意、实则故意地又把再次精简后的信息“赠”给了一位在俄罗斯私人情报机构中兼职、中俄韩三方合资企业的俄罗斯老板……最终，到了“杨老板”手中；目前，还不知道“协议会”给没给全泰远回信。

“杨老板”判断，“协议会”和全泰远一定会搞一些“剧烈动作”的。他提出要“北出俄罗斯，会会那位先生”，争取在他们“剧烈动作前”一方面夯实证据，一方面创造条件让全泰远“剧烈消失。”

殷仕野一边嘲笑“杨老板”不仅语言组织能力太差，打字速度也出奇的慢，让人感觉如同碰上超级雾霾“打开钱包却看不清毛主席”，又像赶着牛车驮水去救火……一边反对“杨老板”“北出”，但同意“让全泰远剧烈消失”的计划。

他认为，夯实全泰远“搞剧烈动作”的证据，可以在北部进一步突出云依鹤的作用；让全泰远“消失”则直接有利于更加彻底的保证北部战略火箭部队的稳定。

但是，他更认为“杨老板”“北出”之棋太险：

首先，这种活儿没有“亲自”干的，通常都是通过“代理”来完成，此乃“国际惯例”；

第二，境外作业，不确定因素太多；

其三，必须要做到既能刺激全泰远让他行动剧烈，又能控制得住他，否则后果不堪设想。

“杨老板”争辩：自己干，最放心！即使境外作业条件不好，不能确实保证让其消失，但最起码一番动作后也会刺激他，让他有所动作或让其动作更猛烈一些，对再予以制约也会形成更好的条件。

“揍是不夫”基本上同意“杨老板”的想法。一方面“不入虎穴，焉得虎子”，至于具体由谁来“入虎穴”另说；一方面这种刺激的结果无非有三：一是全泰远动作剧烈而无实质结果，二是让他“消失”，三是动作剧烈而有实际结果。其中前二者都对我方有利，至于第三者应该能够控制。

争论异常激烈。

殷仕野冷静地考虑了一番，最终还从心里同意了“杨老板”的想法。只不过从考虑一般规则和战友的安全角度出发，他还没有最终表达出同意的考虑。

两个 NGO，搞了这么长时间的配合，殷仕野与“杨老板”不仅感情上逐渐深厚起来，他也渐渐了解了搭档的综合水平，钦佩油然。按说，殷仕野还是很“自大”的，一般不愿意称赞别人。他总好半真半假地吹嘘自己是“高徒拜了明师”，因此精于分析判断、“文武双全”。按规矩他并没有详细打听“杨老板”的底细，但也知道这位是原在首都工作的、经多识广的同行。

他从心底感谢命运给他安排了这样一位好搭档。也正因为如此，他才对这位搭档所提方案的正确性心知肚明，却不愿意战友去冒险。

话又说回来，只要不是混日子，干这行的人何时不在险中？

殷仕野想起师傅有一次动怒，训斥手下时冒出一句话：

“真把自己当公务员了？！”

这句话令许多人议论了很久。殷仕野也不止一次地向那些“成天浑浑噩噩”的人解释过这句话的含义。

江面上的雾越来越浓了。

殷仕野回到了宾馆房间。

他坐下来，开始设想如何与云依鹤建立联系，如何“明着告诉对方暗的内容”。他不由地想起云依鹤上次传递信息时，使用的那句“勿醉酒误国”的暗语，让他着实费了不少脑细胞，真可套用朱可夫元帅那篇回忆录的书名了：好一番“回忆与思考”。

殷仕野不由得会心地笑了笑：丫头片子，你不是聪明吗？那好吧，且看俺是怎么让你也耗费耗费脑细胞的。

他并不着急完成这次通信。干这行的谁都知道这种通信机会是十分宝贵的，

一旦施行，就应该传递最关键的内容，他也需要等待传递最重要信息的机会。

他心中确实渴望这次通信，除了工作上的需要外，只要通联上了，哪怕只有一个字，其中包含的内容也是方方面面的。

他心中开始不断地飞出各种创意来。

思索是紧张的，却也带着一丝惬意。

一直到凌晨二点多，**殷仕野**一边看电视，一边在心中基本上拟完了他要传达给**云依鹤**的内容，并进行了初步的“包装”。接着，他按着通信安全检测的标准程序，主要是以第三方的视角，对“包装”进行了逐项评分，累计得分：97.35。

他松了一口气。按惯例，也是原则：得分不超过95，就必须重新设计、另行包装。

他关上电视，准备睡上一觉。可还没有等他闭上眼，就来了电话：是“**杨老板**”。

“**杨老板**”说有个事应该提醒他一下。

殷仕野没好气儿地问：“不会上网啊？！”

“嘿嘿……这不是多喝了几口药酒吗，手指头有点儿、有点儿不太灵光哩！”远在千里之外的他又打了两个嗝儿。

别看**殷仕野**生气，但他相信他的搭档绝对不是喝多了在瞎闹。

他一定有什么事。

殷仕野一边嘟囔着让“**杨老板**”别用电话了：“不知道现在没有人给我们报销电话费了吗？”一边打开电脑联上网，开始用 Skype 对话。

“**杨老板**”给他讲了个“事儿”：

前天，“**杨老板**”在街上瞎转时，偶然瞥见街头巷尾每隔三五十米就贴着一张“寻物启事”，是某“通用无损检测有限公司”和警方共同发出的。“寻物启事”对所丢物品作了仔细地描述：

银白色的铝合金箱子(37×21×25厘米)内有一黑色圆柱体铁质物品，重约十公斤。

“**杨老板**”仔细一看那上面的实物图片，发现“黑色圆柱体铁质物品”的外

表有用黄色油漆喷涂的放射性物质标志，上面还写着“系列 γ 射线探伤仪”“RADIOACTIVE”（放射性）和“国家电力公司电力建设研究所某某探伤设备联营厂”等字样。

启事中，还有承诺给归还者或提供线索找到该箱的知情者“予以人民币10000元奖励”云云。当时“杨老板”没有当回事。可到了今天、就是昨天晚上，当他和几个过去当兵的战友在一块喝酒时，他有些“异样的感觉”出现：

一个姓黄^①的战友刚入伍时与“杨老板”同在一个步兵团营连排班。一年后空军到他们部队选飞行员，“千里挑一”地选上了这位老黄；而不到三个月又“万里挑一”地把他选到了海军潜艇部队，不仅随柴油艇潜过台湾军港捕过俘，而且还升级到核潜艇与老美的军舰玩过“捉猫猫”……一直干到枪炮长才转业到地方公安。“杨老板”认为他如此“战功赫赫”却不喝酒与英雄身份实在不匹配，于是就劝酒说“不过稀溜溜一液体尔，又没有放射性怕个屁球……”老黄为躲酒就东拉西扯说自己负责各地警察协查工作，太忙太累不胜酒力，而且最近真还就在查放射源丢失的案子。

“杨老板”想起“寻物启事”，就随嘴一问：“真是在核潜艇上干过，啊？对辐射这么敏感！不就无损检测公司丢了个黑铁疙瘩吗？何劳你这协查大员……”

“可不那么简单。应该是团伙作案，全国好几个地方都丢了，协查通报是五起，从上海到哈尔滨，三四个城市呢！”

大伙儿问：“抓着几个了？”

老黄：“有两起应该是保管不善，从车上掉下来的。目前查出来的真正偷的只有三起，人摠住五六个人了，正在审。初步看还应该有三四个……”

有人问：“偷那玩意儿干啥？嫌自己死的太慢还是咋地？”

有人答：“卖钱呗，只要能赚钱，啥玩意儿不能卖？哈……”

“杨老板”讲完这个“事儿”后，没有做什么进一步的分析，只是认为应该告之殷，也好心中有个数；万一谁用咱们每年丢失的那些东西做出“脏弹”之类的东西，就不好办了。

殷仕野觉得“杨老板”虽然不算小题大做吧，可也有些过于敏感；照他的警觉法儿，全国人民都会不得安宁的。

他建议“杨老板”先问一下他的公安朋友，这几起案子有没有境外的味道？

“杨老板”说已经问了，目前还没有嗅到。

殷仕野基本放下心来，含糊着说了句：明天上网告诉“揍是不夫”吧，不是着急的事。

“杨老板”也没有再说什么。

俄罗斯，萨哈林岛。南萨哈林斯克市。

2012年8月29日，海参崴时间10时09分。

全泰远在特战部队学习东北亚兵要地志时，对这里有一定的了解。

萨哈林是俄罗斯唯一一个不与本土相连的州，位于俄罗斯庞大国土的最东端。其州府南萨哈林斯克是个不大的城市。与其他国家先盖房子铺路、然后才在城市中“见缝插针”地“绿化”不同，它是在大自然早就造化出的树林中小心翼翼、顺其自然而修造成的城市，起伏的地势和浓密的植被，遮挡住了大部分做作的、生硬的人工痕迹。

漫步在市中心那座仍然矗立的列宁雕像旁，空气清新树影婆娑，令人心旷神怡。

从绥芬河过境后，一路千辛万苦。

他先到了乌苏里斯克，就是中国人称为“双城子”的地方；

接着，循着那位为沙皇开疆拓土的探险家足迹，到了以他的名字命名的哈巴罗夫斯克。

休整一个多月后，他买了一辆估计是走私进来，但牌照齐全而且很便宜的美式吉普“牧马人”，颠簸北上，进入阿穆尔河畔共青城。

这时的“颠簸”，不仅是指道路的崎岖，还包括那时不时就来一阵的地震。

继续沿着阿穆尔河，循着那条几乎是在沼泽地中“硬挤出”来的道路，进入了马林斯克耶。他看着这一望无际、令人恐惧的沼泽，不禁想起了在特战部队上军事地理课时所讲的内容：

西伯利亚，Сибирь，这个名称可能来自古突厥语，意思就是“宁静的土地”。在中国人的古地图上，西伯利亚被称为“罗（斯）荒野”。中国人可能认为“西伯利亚”的名称来自于蒙古语“西波尔（xabar）”，意为“泥土、泥泞的地方”。古时，西伯利亚就是一片泥泞的地方，所以蒙古先民为它取了这么个名字。

果然“西波尔”，果然泥泞的可以！

他遇见了几个做生意的本族人，是南方的。也算他乡遇故知吧，那几位与他这“多年前脱北，目前也做点海产品生意糊口”的人一起喝了顿酒。席间，他们对他居然能从共青城开车来到这里表示了万分惊奇和敬佩。据他们说，在俄罗斯远东除了火车，他们只能乘飞机旅行。能开车走这么远，即使是这个季节那也可是全凭“命好”的事。

他把车停在鞑靼海峡岸边。

当年斯大林同志为了连通俄罗斯大陆与萨哈林的交通，企图开掘隧道而形成的几个十几米高的残土堆，仍然寂寞无言地矗立着。当时的施工能力有限进展缓慢，在斯大林的生命结束之后，隧道工程也就半途而废了。

他隔着黑黑的大海，遥望着萨哈林岛

那个岛子，就是他心中选好了的“一定时期内的隐蔽居住地”。他知道这里距萨哈林不过八公里。仅从距离上看，凭他的体力泅渡过去是没有问题的。可是，此地虽然已经到了七月份，那仍然刺骨的水温却令他心惊肉跳。他只好又折返南下到了苏维埃港，卖掉了那辆“牧马人”，乘轮渡登上了萨哈林岛。

他庆幸，岛上有许多本民族的人。

这个岛原来是中国人的，因蛮荒凄凉而被称之为“苦夷”，后来叫俄国人占了改称为“库页”或继承满族语音称为萨哈林，意思好像是什么“天神在河口之处建造的岛屿”。俄国人占了这里后，从欧洲那边发配来了大批囚犯，致使当时岛上除了早期原住民以外，只有两种人：一是囚犯，二是士兵和狱警。1904年

日俄战争俄国战败，就把岛子割了一半给了日本：以北纬 50 度为界南北分治，北部归俄罗斯，南方归日本，日本人把占据的南半部叫“南桦太”。为了把“南桦太”建设成“王道乐土”，日本人从“我们民族”的半岛上抓来了许多劳工。二战结束日本投降，大多数日本裔俘虏被俄国人递解出境回了东瀛老家，而那些“我们民族”的苦役则没人管了，他们既不能留下也不能回家。

后来估计是俄国人觉得他们自己人口太少——尤其是男人少，不然在城市街道上怎么会有那么多单身母亲推着婴儿车——不利于发展，于是决定让这些“我们民族”的人留在了萨哈林岛。近几年，半岛南方又来了许多人在这里做生意，所以在岛上除了俄语外，第二大语种就应该是“我们民族”的语言了！

全泰远一方面凭借民族和语言的优势，一方面如同第二次海湾战争中的美军先遣队一样，背着成麻袋的美金现钞一路过关斩将，终于把自己安稳地落在了岛上。他从当地一个孤独的“我们民族”的老太太那里租了一个小木屋，一面住下，一面利用临街的窗户开了一个小杂货店。

他观察了一下，在岛上除了居民外就是军人。看着那一个个一看就不是本地民族的壮硕军人，他一边回想着自己也曾经度过的军营生活，一边开始琢磨起来。思考一阵后，他到把集装箱货柜当作仓库的中国商人那里，批发来一些花花绿绿的明信片、风景人物画片和干花卉、小绒毛玩具等，专门提供给那些思乡若渴的军人。凭着在俄罗斯军校学的俄语，他陪着军人们一起回忆故乡的亲人，用他提供的这些小玩意儿，寄出一封封满含情意的书信。夜深人静时，对个别从营房出来闲逛的单个军人，他还热情地招呼他们，让他们倚着窗台望着苦寒的月亮，一边抽着香料十足的中国烟，一边适时一小杯一小杯地提供小窗台里面藏着的中国烈性酒。

他发现，这里的交通不便但电话和计算机网络却很普及。于是他在二手市场以想象不到的低价买了一台中国产的组装台式电脑和 MODEM，申请了电话，开始上网。令他惊奇的是：看着外面的电线杆残破老化的不像样子，但网络速度却很快。而且这台二手电脑虽然旧了些——按中国人的习惯，不管用途是什么，哪怕只是用来打个字也把“配置”组装的相当高——用起来还是很“爽”的。

一个多月了，他逐渐稳定了下来。

有了些闲暇时间，他甚至开始注意和研究起这个岛子的战略意义来，兴趣是

由岛子上的众多军人引起来的。他买了地图，上网 Google Earth 等，以他的军事教育背景和切身体会，琢磨着。

至于在中国搞的那场暗杀，他已经逐渐淡忘。

但是，他清楚地知道，就凭他**全泰远**，若不继续搞出点真正惊天动地的事来，仍然不会有人重视他；而没有人重视他，他想这样混吃等死也是根本不可能的。无论是北部政权、南方“协议会”，甚至中国人，找到他那是早晚的事，只要他停止移动，这个时间甚至不会超过几个月。

同时，他心中的怒火一刻也没有熄灭，因为他心中的真正报复对象，还是死死瞄向领袖两人的。

他执拗地认为：

要想安身立命，只有继续惊天动地；

要想继续惊天动地，只有替领袖们按一按核导弹的发射钮！

他不在乎“协议会”企图置他于死地的行为。这是可以理解的，因为当时他还没有详细地说出他能够控制核按键的条件，对方肯定是不相信的。所以，在中国制造了暗杀后，他们就急于灭口。

前些日子他给“协议会”发了个语言极为晦涩、充满暗示的邮件。拐弯抹角地一是告诉他们本人没有死也没有被抓获；二是告诉他们执行计划中的第二步的条件愈加成熟，需要和他们认真讨论具体方案。而**任千勇**对他的行为，他只字未提。

昨天，他收到了“**北韩民主化促进协议会**”的回信。内容极为简单和坚决：

“我公司非常关注本单生意的第二步，将在一个月内见面详谈。”

他觉得对方应该已经通过邮件中包含的 IP 地址等信息，大致锁定了他的位置。

他等着就行了。

同时，他也开始琢磨：只能靠他们了吗？一定还有其他的力量可以借用吧？但是一时还想不出来，那就先靠他们吧。

平壤，海棠馆。

2012年9月16日，周日，平壤时间21时04分。

从外部建筑风格上看，海棠馆和中国中等城市里那些外表不伦不类的娱乐场所差不多，内部的装饰也透露着一种勉强的豪华，坐落在静静的大同江畔。

当然，从窗户透射出的灯光来看，它的内部可不平静。

那些部长的公子、将军的女儿们在入夜后，往往是带着莫名的兴奋与新奇的目光，在游泳池、美发厅、台球厅和咖啡厅等标准的“资本主义”环境中，尝试着、学习着，观看着一些前苏联和俄罗斯的电影，当然更多的是中国的电视剧，如《红楼梦》《西游记》，还有《叶问》《锦衣卫》等电影。

一些特殊时段，也放映一些欧美的电影，当然能观看这类电影的人，相对数量就要少得多了。

一些曾经来过的人，总是要对第一次前来的伙伴们吹嘘着各个娱乐项目的“神奇”，介绍和传授着包括游戏技巧、佳肴的品种直至如何办理手续、如何存衣等等注意事项。当然，最多的时候，大家还是在不断重复讲述着永尊元首和他的漂亮夫人来视察时的一切，包括新闻中没有公布的讲话内容、穿着、巡视的路线、亲手操作过的项目和品尝过的食品等等细节。

云依鹤坐在二楼的铁板烧店内。

她特意略施粉黛，并换上了一身那位中国钱老板开始“互通有无”的贸易后，专门给她带来的服装。服装的牌子挺奇怪，叫“兄弟”。不过样式和色彩倒是挺适合云依鹤的：以纯白为主的底色，带有黑灰色装饰纹路的套裙，圆口无领，胸前二排扣，腰部是缝出来的宽卡腰，显得很优雅；在这个综合娱乐餐饮场所故意调暗的灯光中，特别是在木本色为主的家具和高大墙围的衬托下，又很是醒目。

她有些可惜，天气太热。不然，那条火红的狐狸皮围脖她是一定要戴上的。她一进来，袅袅婷婷的身姿和独有的气质，马上就吸引住了那些男女的注意。

几位眼睛做完双眼皮手术后水肿还没有消失的姑娘，更是集中了全部注意力，

努力分辨着这位佳人到底是天生丽质还是人工美女。

最近一个时期，由于新领袖夫人的靓丽着装与时髦打扮，掀动了平壤女性们压抑多年的美的欲望，各级长官对判断什么是“资本主义腐朽糜烂化妆”的标准，也有了些许改变。随着那几家高档的娱乐场所内接连出现含有美容内容的理发室，在城市的一些小巷中也冒出了不少不公开经营的美容场所，以满足进不了高档场所的一般百姓们的需求。一时间双眼皮、文眉、文唇线等整容手术不说风起云涌也是暗流滚滚。与一公斤大米六千朝元相比，这些美的工程价格似乎还算公道：双眼皮手术二万朝元，文眉二万五千朝元，文唇线是一万八千朝元左右。

这股浪潮，在以流水线方式制造电视剧和帅哥美女著称的南方也引起了不小反响，据说有位饱读古书的中年雅士曾吟古诗来形容北部的这种现象：

“楚王好细腰，民间也饿死”。

她没有在意那些艳羨或嫉妒的目光，径直走向二楼，选了一个靠窗户的位置。她在等郑永和。

她是昨天晚上给郑永和打的手机。她知道只有休息日，军队的高官们回到家中才会使用手机的。

在平壤，手机已经不算很时髦的东西了。自2008年开始，与“我们民族”有着鲜血凝成般友谊的埃及，来了个叫奥拉斯科姆（Orascom）的公司，与这里的递信省合作，成立了唯一的移动运营商“高丽连接（Ximeolink）”。反反复复折腾了四年，现在已经有了一百多万用户。

云依鹤知道，国内实际使用手机的数字远不止这些。在她冲出国门前，她就知道在与中国接壤的边境地区，有许多人利用从中国走私进来的手机并借助中国“飘”过来的信号，搞起了“国际长途电话”生意，收入颇丰；她也利用过。现在，她又在作战部看到过许多材料，证实了这一点。

她没有费什么力气，就搞到了郑永和的手机号：1912-00-5575。

电话响了几下后，他接听了。声音还是那样具有很强的冲击力，语调也仍然底气十足：

“对不起，您是哪一位？”

一听到这久违的、略微沙哑的声音时，已经做好充分准备的她，心中还是颤抖了一下。

她停了一秒钟：

“您好，我是云依鹤。我能和郑将军通个话吗？”

郑永和心中没有十分惊讶。一年前就知道她回来了，但不知道她的处境。他也曾设法打听，但一直到三个多月前，他才突然听说云依鹤已经到侦察总局任职的消息。而一个多星期前，当他接到那份在炮兵指导局内“展开肃清敌对分子突击行动”的绝密文件时，他就预感到她要来了，所谓“突击行动”应该就是她的主导。

他心中暗暗认为，她一定会在“展开行动”前与他联系的。

所以自那时起，他就一直在等她。

“我就是。您，有什么事吗？”

“将军同志，一切都好吧？”

“好，很好。”

“我想请将军同志到海棠馆坐一坐。好久不见，将军同志一定要赏光噢？”

这句话的语气十分微妙：敬重与调皮、严肃与温存混杂在一起，甚至还有些嗲声嗲气的味道。虽然不是可视电话，但郑永和眼前似乎也浮现出了那张熟悉的脸庞，那双大大的、包含语言信号的眼睛，放射着令人无法抗拒的光线。

他原本有意屏住的气息也自然地顺畅了一些，他甚至还下意识地侧目看了一下身后，以确定寇院长是不是幽灵般地处于某个位置上一——自他在炮兵指导局重整旗鼓、特别是岳父大人进入半休息状态后，夫人的目光就更加闪闪烁烁起来，平时的夫妻私房话中，旁敲侧击也与日俱增——他不得不防。

“好吧。什么时间？”

她终于看到了那熟悉的身影，虽然他也没有穿军装，而是穿着那种标准的浅褐色“领袖夹克”，她还是一眼就认出了他。

他的步态还是那样矫健，长长的双臂有力地摆动着，仍然潇洒和放荡。虽然

傲气更多，却也通过短发中白色成分的增加而添了一份沉稳。

他径直走到桌前，凿岩机一般的目光由远而近，盯着她看。

自双方相互发现到他走到桌前停下，她一直在犹豫：是否应该站起来迎接。

她最终决定仍然坐着。

姿势却是煞费苦心地调整了一番：双手像空姐那样相互交叉握着放于身前，上身笔直，两腿膝盖以上稍向一侧偏移，膝盖以下的两条小腿则并拢侧向另一方；头部稍稍向下向一边倾斜，睫毛微微上下颤动着，目光饱含欣喜和企盼。

还是她首先打破了凝重的气氛，朱唇微启，喃喃而语：

“坐吧。您站着，不累吗？”

他有些僵硬的肌肉松弛下来一些，轻轻出了一口气，坐了下来，目光依然炯炯。

云依鹤低下头，长长的睫毛随着眼睛半抬不抬的；双手慢慢地移到桌面上，把桌上那几样菜和餐具重新摆了摆。

他看着那双玉笋般的手，体内的温度开始升高。一时不知从何说起，只好配合着把餐具重新摆放了几下。

云依鹤心中略微放松了，她从对方的下意识动作中判断出他没有恶意，是在等待她的出牌。于是，她主动开始：

“将军同志，还恨我吗？”

“当年……有什么事，我们不能商量？”

“是可以商量呀，可是，当时不行吗。”

“为什么？”

“当时，我要是不走的话，就不会再见到您了。”

“是谁不让你再见到我？”

“您岳父啊！”

郑永和没有料到云依鹤会这么直截了当，一时语塞。

其实，郑永和当年追击云依鹤失败后不久，就已经弄明白了这件事的缘由。当年她到炮兵指导局，只是例行工作。而她掌握“平行方案”后的行动，也完全正常，不能说是针对他郑永和的。东窗事发后，岳父为了保他而把责任安在全泰远身上，就必然要先除掉作为知情者的云依鹤，才能顺顺当地借南派之机让全

泰远消失，以绝后患。

他不能不佩服岳父考虑的全面彻底，也不能不佩服他干净利落的手段。如果岳父照顾他的儿女情长，他必然难逃厄运。国内党内军内，各种斗争此起彼伏，腥风血雨见多不怪，多少身居高位的将帅都可以瞬间变成牺牲品，遑论一小小校官。

云依鹤的声音已经带出了哭腔：

“人家拿到了那个东西是要上交给本部的，其实也是交给您岳父。而且，那也不是针对您的呀！我更是为了您好吗！”

郑永和不好接茬，只能继续整理餐具。

“他老人家也真是的，非要逼着人家走绝路……”

她说“他老人家”？什么意思？郑永和有些诧异，这个称呼似乎没有更进一步的仇恨包含在里面。

他故作严肃：

“寇部长是为了保卫领袖，保卫我们战略核导弹部队的安全。”

“人家知道。可是，我不也是为了这个吗？”

郑永和再次语塞。

云依鹤也适时停了下来，掏出手帕擦了擦眼角，理了理鬓发。

她让服务员送上来炭火，在不锈钢笊子上夹上了几片生牛肉。又把郑永和的调料碗拿到自己的一侧，仔细地调制了起来。

郑永和看看云依鹤那微红的双眼，再看看她毕恭毕敬、温柔体贴地动作，又看看她那在炭火烘映下红润的双颊，不禁回想起三年前在玄漂池营地她为他用嘴吹充气坐垫时，那鼓起的双颊……他心中的温度再次升高，也渐渐浮出了柔情。他伸手示意她不要替他调制了，他要自己来。她瞟了他一眼，也伸出一只手挡回了他，继续认真地调制着。

轻轻的、似有似无的肌肤之触，顿时让郑永和松弛了许多。

云依鹤为他倒上了满满一杯中国产法国葡萄酒，自己也倒上了半杯。

他们同时举起杯，无语地互敬了一下，同时喝光了第一杯酒。云依鹤又斟上后，他们不再说话，认真地吃了起来。期间云依鹤不停地为郑永和烤肉、夹菜……

当郑永和主动举起第二杯酒时，他看到了云依鹤已经露出了他所熟悉的笑靥，

虽然眼中的红丝还没有散尽，表情中还有着浓浓地哀怨，但毕竟是有了笑意。

这时，餐厅中正放着那首非常流行的中国歌曲《月亮代表我的心》。郑永和恍惚间感到眼前的这位云依鹤，不知什么地方和那位台湾歌星的面孔有些相像，可能是那双大眼睛吧？

词中的缠绵，曲中的悱恻，使他陶醉：

你问我爱你有多深
 我爱你有几份
 我的情也真
 我的爱也真
 月亮代表我的心

你问我爱你有多深
 我爱你有几份
 我的情不移
 我的爱不变
 月亮代表我的心

也忘了喝了几杯，郑永和向后靠了靠身子：

“真没有想到，你还敢……你还能来见我。”

“有什么不敢吗，您还能吃了我吗？”

郑永和自知用词不当，挥了挥手。

“将军同志，不要生气了吗，我是来告诉您重要情况的。”

“就是整肃的事情？我跟你讲，全泰远也是有一些冤枉的。”

“可能有冤枉的，但主要的不是。全将军没有那么简单。”

“噢？！”

“他虽然不在您身边了，可是，您身边还是有危险的。”

“我也知道，他可能有些不听指挥。”

“他追随您，是真心的。但是，为了抬高他自己的重要性，他越权做了许多事。”

“这个，我是能控制的。”

“我相信。可是，你能保证别人利用这一点的时候，你也能控制吗？”

“别人还能利用他做什么？别人，谁？”

“不想让我们民族过好日子的人。”

“他现在一切都没有了，自己也差一点儿丧命，流亡海外……”

“他难道不熟悉‘平行方案’吗？”

郑永和又一次语塞。他感觉到这个女人的语气中温婉的部分少了，渐渐地越来越冷酷起来，越来越职业化了。他还注意到：“您”也变成了“你”。

这令他很不舒服。他知道，她说的是对的。但他不能容忍一个女人以一种近乎教训的语气对他说话，何况这个女人还曾对他俯首帖耳。他有些愠怒起来，拽了张餐巾纸，用力擦了擦嘴。

云依鹤感知到了他的心态。但是，刚才这些话她必须说出来。云依鹤心底有对他不起的愧疚，企盼着他能和她一起联手进行这次整肃行动，更希望他们能一起进行更多的合作，为了自己，也为了领袖。

但她知道对方的脾气秉性，这需要她来调整一下气氛。

她看了看对方嘴边还有些没有擦尽的油迹，就从自己贴身衣兜中掏出一方手帕，递了过去，声音也放的柔和下来，半嗔半怨连关心带挑逗地：

“看您呀，还跟娃娃一样，还不如小猫咪吃东西干净呢！”

“什么话，我哪儿能……”

“本来吗，四姨妈家的那些小家伙，吃东西都比你干净！”

果然效果不错。

郑永和明知她心里的真实目的。特别是似乎无意间提到的“四姨妈”，显然是在进一步告诉他，虽然她曾逃出过国门，虽然是中国送她回来的……但是，事出有因，领袖信任，因此她是安全的，可信任的，有价值的，也是拥有威力的。

他先是放下心来。

再一听这轻柔婉转的声音，又看到那一只玉手托着那白得刺眼的手帕……而

且，那手帕上的一股香味，隐隐的居然能冲破滋滋作响的烤肉和近十种调料及雄雄炭火的味道，直冲自己的鼻孔且深达肺腑。他恍惚中认定：香味如此特别，定是带有她的体香。

他几乎是下意识的伸手接过了手帕，但却没有去擦嘴，而是在半空中举着它，并用他那凿岩机般的眼神从它上方穿越过去，直接盯在了她的脸上。

云依鹤从他的眼神中感知了许许多多。她知道此时应该怎么继续：

她先是羞涩地垂了垂自己的眼帘，但又旋即睁大了起来，同样直视对方的双目；同时，用自己那还没有完全缩回的手，又轻轻地推了一下他的手：

“怎么了？嫌它不干净，还是不好看？”

理智地思考、感情的溶化和本能的欲望，同时作用于郑永和，使他彻底松弛了。

他努力地控制着自己，把目光收回到距自己更远的手帕上，展开了它仔细地看。

这是一方纯净如雪的纯丝手帕，只在一个角上绣了一只同样为白色的金达莱。因为都是白色，使那花儿犹如在漫天的白雪中盛开。他尽了最大的努力，甚至咬了牙，才在几乎痉挛状态中把手帕叠了起来，放入自己夹克之内衬衣胸部的口袋中。

他会意地微笑了。

她也会意地笑了。

接下来，就是真正的一场饕餮大餐。

他们尽情吃着喝着，一边争着抢着地叙说以往的共同经历和趣事，一边在语言中小心翼翼地回避着下一步的可能。不一会儿两瓶葡萄酒进去了，他是真有些醉了，而她则是完全掌控中的微醺。

他礼貌地告别，心中寄希望于不久的将来。他没有叫车来接他，也没有叫出租车。

他坐过几次那种中国生产的红色车体、喷有黄黑方块条纹的“中华”牌出租车，感觉虽然挺舒服，但那每四公里一点五万朝元的价格使他有些恍惚，而且最近又允许私人经营出租车了，一些不太自觉的车主总是“看人下菜碟”，多收不少车费，这更使他从心底抵触。无论怎么看，他对那车头正中变形的“中”字商

标，总有一种排斥感。

他决心步行回家，一来借步行醒醒酒，散散酒气，以减轻回家后例行审问的力度；二来也是借漫步街头的机会好好品味今天这次相遇。

她也是礼貌地送别。

目送他走出好远直到身影模糊，她还站在那里。

夏末的微风，带起了她衣服上的一些边边角角，也吹乱了她的一丝头发。

“琵琶阁”一号别墅。

2012年10月7日，周日，平壤时间11时19分。

钱老板特地前来汇报“互通有无”开展后的硕果：又是一大堆服装、体育用品和儿童玩具等等，并故意“委婉”地说了一下这些东西本身加上运费的价钱。他并不是真想向那两个女人要钱，而是想通过这样做减轻一些故意讨好的味道，使双方都更自然一些。他知道，那几代领袖时不时还是要刮一下“廉政风暴”的，而且一旦刮起来，可是无论价码多少都要死人的。

云依鹤当然明白，马上与“四夫人”嘀咕了几句，回身取了一些美金给了钱老板。钱老板假意推托一番，最后按他反复声明的、按批发价再打八折的价格收下了钱，还煞有介事地留下几张预先写好的票据。

钱老板这种做法令“四夫人”和云依鹤都很满意。这种“买卖”表面上虽然生硬和有些尴尬，却令她们放心，钱老板的“乖巧懂事”增加了她们的信任。

“一手钱一手货”的过程结束后，两个女人开始认真“点验”起来。

云依鹤看到了施莱辛格 Slazenger 铁筒装的网球，特别是带有“Volk1”标志的四支网球拍。她非常熟悉这个牌子，尤其是那个德文字母“0”上面奇怪地带着两个“..”，令人印象深刻。

她高兴地喊着：

“啊呀！姨妈你快看，这网球拍多漂亮，还有网球……”

“是啊，是啊，红啊白的。鹤儿，你不就是喜欢打网球吗！”

钱厂长不失时机：

“这网球拍是德国本土制造的，有原产地证明的哟。您一定明白，这是名牌，沃克。碳纤维的，又轻又结实。”

云依鹤有种感觉在心中一闪而过。她记得很清楚，殷仕野就是愿意用这个牌子的球拍，而且不止一次地向她推荐过。

她接上话茬儿：

“是的，是有很大气派的牌子。不过，也不是一定要很轻的，太轻了，力量就会小小的了。”

“哦，这个我就不懂了，我以为越轻越好呢！”

“这个型号的，我还没有见过的呢！您的，上德国的去了？”

“啊，没有没有。我一个朋友，啊，就是上次我说的那位大连的殷总帮我进的货，他有朋友在德国，对这方面也挺明白的。他怕我说不明白，所以，还特意准备了一大堆说明书。”

“这个的，网上的能查到的。”

云依鹤似乎“不屑一顾”地说完，马上转向了“四夫人”：

“姨妈，你看这件毛料大衣，您穿最合适了！”

钱老板也赶紧顺了上来：

“是吧？这款式和颜色，您穿上一定好看。”

“哎呀，这太瘦了吧？颜色是不是鲜艳了一些？”

“没有没有！”

“正合适。”

……

在对服装认真和热烈地讨论中，云依鹤两次用余光扫视了那些“大连殷总亲自准备的说明书”。扫视，她是刻意避开姨妈的，但却没有刻意避开钱老板。一旁的钱老板不明就里，自以为抓住了“玄妙之处”，心中开始准备再回国见到殷仕野时，一定把靠他“高度敏锐”而“捕捉”到的细节告诉他，并借机调侃一番。

这正是云依鹤需要的：先告诉他，信收到了。

送走钱老板后，“四夫人”累了，回到房间休息。云依鹤独自一人开始整理那些衣物。

她拿起那几支网球拍仔细抚摸着，不由得微笑起来，耳旁似乎又响起他们一起在球场上的欢声笑语。她知道，重点是那“一大堆说明书”。她拆开文件袋，发现准备材料的人除提供了打印的纸质材料外，还特意刻了一张光碟。不用说，这张光碟过境时肯定已经被读过，也很可能被复制了一张。但她相信那位殷总是不会在这种简单的事上出纰漏的。

当天，她没有在“琵琶阁”这里做进一步的处理，而是在送别姨妈后，带着给她的衣物、网球装备等驱车回到首都，到了自己的办公室才开始“深入”的工作。

已经是晚上十一点多了。3号大楼内也已经安静了许多。

她早已经把办公室内那些监控“机关”做了全部彻底的排查，并按中国那位“殷总”的说法做了“将计就计”的安排。

还是在中国的时候，有一次殷仕野对球友小张和小王讲笑话：说有一位姑娘为了考察男友对她的忠诚度，特意让几位闺蜜安排了一次她不在场的宴请并猛灌其男友，准备用手机录下男友的“酒后真言”。不料这位男友有所察觉，“将计就计”地一边耍酒疯、一边发表了一通令人肉麻不已的议论。

云依鹤为达到类似效果，特意从治安司令部一个战友那里搞来了一套设备。这套设备是德国人设计并经法国人改造完善的，应该说既保持了德国人特有的严谨与细腻，也夹杂了许多法国人的幽默与浪漫。它由一个小得不能再小的计算机主机控制，只要你按要求预先录下一个整个工作日的全部“声像实境”，并做一些具体地设定，它就会根据你的指令——比方说一声咳嗽、一个手势——或自己适时启动，根据不同时间、环境的变化，自动地模拟再造你的“工作情景”，并通过你已经掌握的有线和无线渠道，为监控者提供源源不断的声像“数据”。

云依鹤打开电脑，放入那张光碟。除了著名运动员动作分解、比赛实况剪辑等几个视频文件外，就四个word文档，名称是“网球正手动作详解”“如何发出好球”“网前技巧”和“技术问答”。

她知道，殷仕野一定把要说的内容放在了这里边；至于在声音和图像以及视频文件中藏匿信息，有些“大众化”容易被人所注意，按殷仕野的秉性，可能性

不大。

仔细浏览了一遍，正如云依鹤所说，前三篇文档都是网上一些文章的摘录，简体汉字的，连图片都没有。

在“技术问答”中，有“CTA”，即“中国网球协会”的通信方式，包括地址、会员服务热线电话、E-mail、会员网站地址等等。云依鹤知道殷仕野和那个小张都是“CTA”的个人会员，因为他曾向她炫耀过他的一张什么破卡，上面印着“IMCTA”字样，说他是“中国网球协会个人会员”之类的。

这个内容可能是告诉她如何回信的，他可能是要以“固定教练”身份与她联系……但是，她首先得知道在这次通联中他说了什么呀？！他不可能只是告诉她联系方式的，这不符合规矩也浪费资源。

特殊的、只有他们两人才懂的隐含内容在哪里呢？

她开始一般性地分析光碟。

一切正常，什么值得注意的地方也没有。

还需要什么更特殊的工具吗？

她自己又否定了这个想法。因为他不会搞什么特殊的东西，因为那是检查的重点。他一定会采用一些司空见惯的东西来传递特殊内容的，这才符合他的特点。

她不禁会意地微笑了一下：不就是要考考人家吗，有什么了不起的，哼！

她重新打起精神，把文档又仔细看了一遍。

三遍了，内容中没有什么；

再来一遍，格式上也很普通，标题是小二号黑体字，正文是四号仿宋体……

满篇下来，也只有一个地方稍微有些特殊：

就是在讲解动作的文字中，凡是有“动作细节”和“前后动作衔接”的文字时，都特意把“细节”和“衔接”这四个字，用加粗的黑体字做了处理。

这也好理解，因为是讲解运动项目的文字，肯定要突出“细节”；而网球运动又特别强调各个动作的“衔接”……所以，这也应该没有什么呀？可云依鹤没有放过它，她觉得对方是在用这四个汉字提醒着她什么。

是什么呢？

她再次通篇看了下来：如果说还有什么地方值得注意的话，那只有标题了：文章的标题为了醒目，字与字之间的间隔好像稍大了一些，但又不是一个汉字的

间隔；这是不是“细节”和“衔接”所指的另一层意思呢？

她忽然想起，在那座以大尊元首名字命名的政治军事大学学习时，教员讲过的一节课与目前她的困境有些关系。

她起身走到书架旁，开始查找她的上课笔记，她上学时的笔记整理的非常好。通常情况下，这些上课笔记是不允许学员带出学校的。当年为了能带走笔记，她在毕业时特意打电话让作战部去车接的她，在大家认为她故意彰显自己特殊身份的鄙夷眼光下，她顺利带出了她心爱的笔记。

找到了。

笔记上清楚地记着：

“从 911 恐怖攻击事件谈信息隐藏技术之应用”。

这是中国台湾“国防部”的一篇论文。那篇论文刊载于台湾“通资参谋次长室”办的“国防通资半年刊”中。论文说，信息隐藏技术与加解密技术的区别是：加密技术是把明文（plain-text）以密钥重新编码成为无意义的密文（cipher-text）；而信息隐藏技术是把秘密讯息隐藏在某种掩护资料中，伪装成平凡的数据，因此在传输或使用的过程中，使用信息隐藏技术可以有效地躲避人们的注意，否则，总是形成、发送或存贮一些别人看不懂的东西，势必更容易引起怀疑。

在“相关信息隐藏技术介绍”的内容中，她是这样记录的：

关于文字方面的信息隐藏技巧十分广泛，例如利用：

- 文字格式（字型、字体、空白、间隔、距离等）
- 文法
- 语意

以文字格式为例，现今的电子文件可以轻易地利用各种文字处理软件排版编辑，因此可以在文件当中轻易调整字距（Word-Space）或行距（Line-Space），甚至文字之间的水平或垂直细微差异都能用来进行藏密……

停！

应该就在这里了！

云依鹤放下笔记，回到办公桌前。

她把鼠标放在了“网球正手动作详解”这一行标题的“网”与“球”两个字中间，按鼠标左键选中了这个间隔。

也没有什么呀？只不过出现了一个小窄条状的黑灰色“■”而已，就像选中了用空格键打出的空格一样。

他真讨厌！云依鹤有些生气，觉得是殷仕野在故意刁难她：她似乎都看见了殷仕野那四方形眼中透出的坏笑！可她旋即就不生气了。因为她知道这可不是在开玩笑，这是在拿她的生命在做赌注呢！他能不小心吗？！

她随手把那个选中的“■”拷了出来，在文档的一个空白处，把它粘贴了上去。可把鼠标一挪开，它就没有了。那个位置和文档的底色一样，白的刺眼……颜色不对？！

颜色！

云依鹤脑中“唰”的一声，把自己弄得浑身都颤抖了一下。

她马上再次选中拷过来的那个“■”，并把它的字体颜色设置为红色……果然，一个红色的汉字“选”出现了！

原来如此！如此简单！简单有效！

她一边嗔笑着，一边把“网球正手动作详解”标题中的七个间隔的“■”都拷了出来，放在一起统一改字体颜色为红，于是殷仕野的信息就展现在了她的面前：

“选手已到荒蛮岛。”

同样，在另二份文档标题“如何发出好球”和“技术问答”的八个间隔中提出了如下文字：

“将在场外发出好球。”

讨厌的殷总！这么简单又这么绕圈子！这要是把这个 word 文档转存成文本文档，所有藏在间隔中的文字也就出来了，但那样一来也很难读的懂是什么意思了！

云依鹤脸上刚刚露出得意和欣慰的笑容，马上又变得凝重和紧张起来，因为她读懂了殷仕野的意思：

“选手”肯定是全泰远；“荒蛮岛”则是一次殷仕野与她唠俄罗斯风光时使

用的词语，是指俄罗斯的萨哈林岛。当时她不理解什么是“荒蛮”和萨哈林岛为什么“荒蛮”，殷仕野为此解释了半天。“场外发出好球”则是要在境外通过远程启动“平行程序”，打出导弹这一“好球”！

需要马上采取措施了！

网上网下

2012年9月11日，北京时间20时31分。

“杨老板”先来了个短信，让殷仕野开机上网。

“杨老板”通过QQ告诉殷仕野：

他准备去俄罗斯旅游，目的地是萨哈林州。他传过来一大堆萨哈林的风景图片，并说自己非常非常盼望这次旅游！

殷仕野明白，“杨老板”已经锁定全泰远的具体位置就在萨哈林州的首府，他这是要冲着全泰远而去。

真的需要我们的人亲自在境外动手吗？

这个问题其实可一分为三：一是需不需要动手；二是在哪动手；三是谁动手。

其一已经没有什么疑问了，除掉全泰远是符合各方利益的；

其二也不用太纠结了，“除敌于国门之外”是最理想的——这“国门”即是我们，也是江对岸的；只是要麻烦一下“前大哥”了，因为“前大哥”做一些这种让“黑人”、包括有正式身份的人消失的事，他们还是很熟练的；

其三还是要再考虑一下。

殷仕野先在屏幕上逐字打出：“敌已明，友未定，引友杀敌，不自出力，以《损》推演”，然后开始长篇大论的敲打《三十六计》中有关内容。

“杨老板”立即不满，敲打出“不就是‘借刀杀人’吗？浪费时间！卖弄啥呀？”等等。

其实，“杨老板”知道殷仕野的目的，但他认为如何忽悠“齐、吴、越、晋”等各方，需要认真考虑。

殷仕野请求面谈：最近，北部丰溪里的坑道周边动作频频，北部的“小男孩”的某个弟弟有第三次哭闹的可能，世界各国的视线将集中于此；从某种角度说，这是我们可以喘息一下的机会；我俩可分别北上南下，到长春休息一下；届时再议。

“杨老板”同意。

俄罗斯，萨哈林岛。南萨哈林斯克市。

2013年2月15日，海参崴时间12时17分。

全泰远从市中心的超市购买了一堆商品，用一个简陋的小木制爬犁拖回来，正在往他的小货架上摆放着。最近他的生意不错，有了许多固定的客户，因此他既需要逐步丰富品种，也需要加大一些数量。正当他犹豫着是把那些中国产的烈性酒放在哪一层合适时，电话响了。

他不由得一惊：除了开通时电话局打过二次试听外，他从来没有告诉任何人他的电话号码。

这个电话还是第一次响起。

他擦了擦手，借机镇定了一下。

他接起了电话，用俄语：

“алло？哈罗？”

“您是全先生吗？”

听声音对方是一个中年男性，也说的是俄语。虽然他没有开通来电显示功能，

但是从声音的清晰度、音量和没有一丝滞后感来看，应该在本市打来，可能是个公用电话亭。

“是我。”

“您的朋友告诉我，您有一单生意。”

对方的发音使**全泰远**立即判断出这是个本民族的人在说俄语。他了解本民族语言发音时的特殊性，比如发英语的“R”和“L”等就很难区别；至于俄国佬的嘟噜音、那个讨厌的“p”音就更难发准。过去听说南方有些人如同为美容而不惜动刀子一样，为了更好地与美帝分子用英语交流，竟然会到医院把舌头的系带割下来一到一点五厘米，企盼着舌头能变得更加灵活……虽然北部学俄语的人多，水平也不错，但发“p”音时与南方的人一样都有很明显的特征。刚才，对方说俄语的“朋友д р у г”这个词时，特征就非常明显。

“生意有很多。您是说哪一宗呢？”

“我们非常关心这一单生意的第二步。不是已经跟您说过，一个月内面谈吗？”

对方是在用“协议会”给**全泰远**电子邮件中的用语。

他明白了。

“好啊，那我们在什么地方见面呢？”

“后天上午，海参崴时间9时整，我们在博物馆见面。”

“好的。”

“如果我不能准时到，您就欣赏一下建筑的风格吧！”

没等**全泰远**接话，对方就“叭”的一声放下了电话。

这算什么事？！

还“不能准时到”？！这他妈的像话吗，还什么欣赏“建筑风格”？连具体接头方式都没有约定，怎么接？！

全泰远虽然生气，但也没有办法，只能按对方讲得去做。

在南萨哈林斯克，就一座博物馆。

全泰远来的时候，已经下了一夜的小雪。博物馆被一层厚厚的白雪覆盖，如果不是雪还在下，光线不是很充足，它看起来一定会很耀眼很刺目。

他到了才知道，博物馆九点半才开门。他只好围着这个三层楼的博物馆转了起来。

全泰远想起电话中“建筑风格”的话，不禁又苦笑了一下。他不懂什么建筑风格，但是一眼看去，他也能知道这不是一座俄罗斯风格的建筑，而有点儿我们民族、日本或者中国古建筑的意思，上半部像宫殿，下半部像碉堡。全泰远在墙外找到了一个博物馆的介绍，果然是日本人在三十年代修建的。

开馆的时间过了几分钟了，全泰远正要上前询问，就看见博物馆的警卫出来开了门。同时，开来了一辆中巴车。一个导游模样的青年姑娘先下了车，招呼着车上的人。

应该是个旅游团。车上下来十来个人，从他们外表、着装和语言看，是日本的游客，男男女女，有老有少。全泰远很自然地加入到群体中进了馆，警卫也没有向他要票。

进去后，全泰远没有发现什么可能是与他接头的人，只好先随着旅游团在馆内参观。

一个长着亚裔面孔的解说员介绍着馆内的展品，一会儿是俄语，一会儿用日语。

走到介绍1904年日俄战争的有关部分时，那些日本游客开始齐刷刷地双手合十，对着一块石碑一个劲儿鞠躬。全泰远也过去看了看，原来是块当年在萨哈林岛上划分日本和俄国界线的石碑，这块曾经摆放在北纬50度线上的石头，一面刻着俄文，而那些日本游客正在顶礼膜拜的另一面，上面刻着的则是日本汉字，上面是“大日本帝国”，下面是“境界”，中间则刻了一朵菊花图案。石碑的一边，还摆放着可能是当年俄军使用的两支步枪。

全泰远看着那些毕恭毕敬的日本人，不禁有些感慨：还他妈的拜，再拜你们也回不到当年的风光中去了！

他心中的语言还没有说完，挨着他的日本游客中，一个中年男性大概是连续低头抬头的有点儿晕，忽然身子一歪，向一侧倒去。全泰远见状立即出手扶了他一下，这才使他没有踉跄摔倒。中年日本人恢复平稳后，抬头向全泰远致以感谢的目光，并来了一个九十度的鞠躬。

全泰远摆了摆手，表示不用客气。忽然，他听见日本人在鞠完躬向上抬起身

子时，低声地，但十分清晰地用我们民族的语言说了一句：

“生意的第二步应该在日本。”

接着，日本人一边离去，一边稍微提高了一些声音嘟囔了一串日语，大概是什么感谢之类的。

全泰远有些愤怒：

一是这“协议会”真他妈的麻烦，搞这套不伦不类的接头，让人直起鸡皮疙瘩！

二是还要漂洋过海的去日本？！

他马上又平静了下来。仔细一想，无论接头方式还是实施“第二步”的地点，“协议会”的选择都是对的，他应该理解。

全泰远没有马上离开这座博物馆。他继续跟着旅游团一起到全部参观完毕，也没有再去看一眼刚才与他联系的日本游客。

他随着他们一起出来，一起走到那台中巴车前，这才自然地拐了个弯，走向市中心。转了几个弯后，才回到住处。

一路上，他非常小心地观察着。

一切都正常，一切都平静。

只有那漫天飞舞的小雪，还在无声地洒向地面，越积越厚。

十多分钟后，博物馆内二楼的一个角落里，慢慢地闪出一个身影。

这是一个身材壮实，但并不高大、背着一个中等大小摄影包的人，五十多岁，面孔带有典型的蒙古人种特征，黑发，细眼，颧骨高高的。

他仔细看了看和听了听，确定博物馆内已经没有游客后，才下了楼。他来到博物馆后门附近的一条小道，上了一辆黑色的轿车。

这辆黑色的韩国产起亚牌轿车一直开到市区的北部共产主义大街 39 号楼楼下。这是萨哈林州政府所在地。那个人下了车，进入楼内，来到四楼 405 室。

室外的铭牌上写着：

萨哈林州投资和外联部

副部长，外联厅厅长

汗 • 德米里 • 阿纳维奇

阿纳维奇看了看表，回身轻轻地锁上了房门。他在办公桌后坐了下来，打开摄影包，从里面掏出了一架配有 18-200mmEF 镜头的佳能 7D 数码相机，一部直径三十厘米左右的“大耳朵”——就是那种老式的远程声音截听放大器——只不过他自己在这老式器材上做了一番改造，加上了一部数字录音设备。

阿纳维奇翻看了一下刚才拍的照片，又仔细听了听录音。在一张纸上做了简单的记录后，他抄起了电话：

“尤里，您好啊！”

“噢，阿纳维奇，您好！”

“我刚刚搞到一些上好的鱼子酱，还有中国的北京二锅头。您晚上没有其他约会吧？”

“哈，就是有其他约会我也会推辞的。谁不知道您阿纳维奇有一只高贵的舌头，它是从来只沾高级佳肴的啊！”

阿纳维奇放下电话后，操作着照相机和数字录音设备，把今天拍的照片和录音数据全部做了删除，然后又把刚才的记录纸用打火机点燃。

莫斯科。

2012 年 12 月 17 日，莫斯科时间 10 时 34 分。

点比扬卡，伏尔卡索夫斯基胡同，那幢不起眼儿的 5 层楼房。

电话铃声响起，柯斯雅可夫拿起电话，声音依旧低沉：

“哈罗！”

“老伙计吗？我是您的尤里。”

“亲爱的老伙计哟，可是有很长时间没有听见您的声音了！”

“不见到肥硕的兔子，猎手是不会放飞猎鹰的。”

“噢？这么说，您手里是有肥肥的兔子肉喽？”

“当然了，而且是用真正的桦木烤的呢，用中国人的话说，就是色泽、味道都属上乘呢！”

柯斯雅可夫在心里骂了一句：这个老狐狸，又来骗美钞来了！

“北极狐”前一阶段可是断了一只前爪：

两个月前，第二十次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在符拉迪沃斯托克南面的俄罗斯岛上召开时，柯斯雅可夫曾以购买狐狸皮毛的名义给了尤里一笔美金，希望他能好好搞点有用的情报。

尤里先是看中了中国人中的某个高官，想下手；但不知怎么又看中了石油储藏方面的资料，就开始对与会的亚洲另一国领导人下手。尤里找了一个伊尔库斯克州立大学的女大学生，据说比查普曼小姐还楚楚动人。在安排了一次与那位领导人的“艳遇”后，尤里拿着一堆彩色照片找人家谈话。不料那风流的老家伙大笑着掏出一大把美金，一面感谢尤里把照片拍得如此细腻动人，一面问能否帮助他把这些照片登在美国《花花公子》杂志上，这样，他的人民一定会因为崇拜他们领导人的性能力仍然能如此强盛而提高选票数字……原来尤里没有搞清楚人家国家的风俗习惯就下了手。这一下“北极狐”可是赔了夫人又折兵：这个蠢事被联邦安全局滨海边疆区分局抓住，不仅开除了那位女大学生的学籍，还要狠狠地罚尤里的一笔巨款。要不是柯斯雅可夫找到分局局长瓦雷里说了情，尤里可就赔大发了！

老狐狸脸皮就是厚，这不，又来推销什么东西了！

柯斯雅可夫有些不耐烦：“老伙计，你总是说你的东西好，可是……”

尤里：“就是勇猛的西伯利亚虎，也有让猎物从嘴边逃走的时候。这次的兔子肉，可是来自半岛，是南北双方一起熏烤出来的哟！”

柯斯雅可夫不置可否地：“嗯……”

尤里：“您知道，半岛南方有个‘北韩民主化促进协议会’吧？这可是个凶悍的角色。连南带北，包括日本猴子都对它恨之入骨呢！”

柯斯雅可夫还是：“嗯……”

尤里只好继续：“他们最近可是抓到一张好牌，是北部战略火箭军的高手。

听说就是能控制发射程序的人。”

柯斯雅可夫：“您的消息来源？”

尤里：“尊贵的美国朋友。”

柯斯雅可夫：“不会是那位黑的耀眼的丰腴女郎吧？”

尤里有些挂不住了：“老伙计，我可是冒着电话被窃听的风险，在正式谈判。”

柯斯雅可夫大笑：“就是这些？这也能谈判？！”

尤里真生气了：“当然。我马上给您文字的东西，您一看就知道能不能谈判了！”

“咣叽”一声，**尤里**撂了电话。

柯斯雅可夫的手指在那张橡木办公桌上有节奏地敲打着，脸上是得意的微笑。其实，从**尤里**所说的内容上看，他还是很在意的。

他也听**瓦雷里**说过，上次**尤里**在符拉迪沃斯托克失手，不仅是没有了解清楚风俗习惯，还因为**中国人**也插手了。因为**中国人**正在和那个国家的领导人谈石油生意，非常不愿意此时有什么事发生而影响那位领导人的地位稳固，所以当**尤里**从**中国**商贩那里购置高清晰针孔照相镜头时，消息就到了**中国**大使馆。讨厌的**中国人**又收买了俄罗斯岛上宾馆的安保人员，把老**尤里**安装照相机的过程也拍成了“细腻动人”的录像，提供给了那位领导人的随身警卫，这样不仅使这老家伙因为有人观战而在床上更加神威大展，也使他坦然面对要挟。

不到十分钟，手下就来告诉他，**尤里**的邮件到了。

柯斯雅可夫问了一下邮件情况。手下说邮件名称是“风景画册”，附件是一个同名的、普通加密压缩的 ZIP 文档，解开后可打印满满两页的 A4 纸，全是似乎有些规律，但又莫名其妙的数字组合。

柯斯雅可夫笑了笑，起身从书架上取出了一本 1987 年版的精装《战争与和平》，递给了助手。老**尤里**还是喜欢用那种老掉牙的密码方式：数字是指某本书的行与列的组合，可定向具体地单词、句子或字母；而书则是他们两人私下约定的，隔几个月通过电话商量换一本。本应该他自己亲自翻译，但他一听说有那么多内容，自己老眼昏花地不愿意弄了，就干脆让助手做了。

以后再和**尤里**约定一本别的书就是，不过就是两人需要费心地认真读几遍而已。

差不多用了一个小时，助手才翻译完这封邮件。

柯斯雅可夫戴上花镜，认真看了起来。

主要内容是说，半岛北部地下军官群体中那位能够控制导弹发射程序的人（尤里给他起了个代号：“操盘手”），目前潜伏在俄罗斯萨哈林岛。他已经与“北韩民主化促进协议会”取得联系的情报，使日本人和台湾都很紧张。日本内阁情报调查局通过其在俄罗斯远东的石油企业，找到了尤里请求协助调查。尤里则通过萨哈林政府中的朋友监控到了“操盘手”与外界联系的情况，分析出他可能要到日本去展开进一步的行动。尤里特别指出：到目前为止，“操盘手”要去日本的情报，只有他和柯斯雅可夫知道。如何利用食材继续烹调，需要商量。

柯斯雅可夫摘下花镜，思考起来。

显然，尤里这老狐狸目前正在敷衍日本人，肯定还没有向他们通报有关情况。但是，“操盘手”是否真的去、又何时去日本，尚是猜想。这需要核实。

他拿起电话，找到尤里：

“老伙计，兔子肉的味道还真算不错哟？”

“哼……能谈判了吧？”

“还差一点儿佐料，就会更好吃喽！”

“我知道，老伙计。不就是哪个航班的问题吗？我已经安排了。”

“您真聪明，我的尤里。那么，我就等您的消息喽？”

“我拿一瓶三十年的法国红葡萄酒跟您打赌，他三天之内一定会有动静。”

“好吧。如果您是对的，我送您真正中国湖北产的茶叶。”

柯斯雅可夫放下电话后，不禁笑了笑。

他知道中国许多地方产茶叶，名气也各有千秋；但不知为何这几年俄罗斯人只认中国湖北的茶叶，好像是因为当年向俄罗斯贩运茶叶的中国人，都是号称“有九个脑袋的鸟”的湖北人吧？

在此之前，我还需要做些什么呢？

他认为，这位“操盘手”再疯狂，也不会对伟大的俄罗斯动什么心眼的；他对美国也不会以卵击石吧？谁不知道山姆大叔对导弹的防护能力，据说已经超出科幻恐怖电影编剧导演们所能想象出的极致。最大的可能，他要在东北亚选择倒

霉蛋。

他能行吗？

假如“操盘手”去了日本，他什么时候才能真正具备“操盘”的能力呢？仅靠“北韩民主化促进协议会”就行吗？一般来说，北部的人在日本有什么行动，以往都是靠“朝总联”的。虽然操盘手是个叛逃者，说不定“朝总联”正在抓他呢……但谍海中的暗流总是出人意料地流动，这可是谁也无法保证的事儿。

那么，“朝总联”目前情况又如何呢？

一连串的问题，柯斯雅可夫自己把自己问得有点儿累了。他叹了口气：这要是在以前，他自己会连续工作它几十个小时，把这些问题搞清楚，可现在年龄不饶人，连续盯着电脑屏幕已经吃不消了！他叫来了手下一位女士。

“卡佳，你了解一下：最近‘在日朝鲜人总联合会’，有些什么情况？”

这位化妆化的让人根本看不出本来面目的女士立即回答：

“很糟糕。”

“什么原因？”

“经营不善。”

“这些猪罗！这不是要影响伟大领袖同志在日本的工作吗？”

卡佳没有吱声。她有些糊涂：老板这是什么意思？

柯斯雅可夫接着自顾自地嘟囔着：

“‘朝总联’不行了，领袖同志就得考虑别的办法了……怎么办呢？政府间搞好关系？对绑架的事，缓一下子，送回去几具‘木乃伊’？”

卡佳听着有点儿不舒服，她扬了扬画得极重极细的眉毛，就想走：

“老板，我？”

柯斯雅可夫挥了挥手，让她走了。

他其实挺讨厌这个女手下，要不是她能说一口流利的汉语，早就让她滚蛋了。尤其是她动不动就自以为风情万种地耸动她那剩下不多的几根眉毛时，柯斯雅可夫认为最难看：

她难道不怕眉骨上那些蚯蚓似的东西掉下来？！

中国，吉林省，长春市。

2012年12月18日，北京时间14时42分。

在**殷仕野**建议下，他和“**杨老板**”住进了军队的一家招待所。

这家招待所离那座日本人当年修建的皇宫、后来成为地质学院而被人们称为“地质宫”的地方不远，原来叫德惠路招待所，后改称“八一宾馆”，现在又改回来叫“八一”招待所。

招待所的主楼是个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原是伪满洲国总理**张景惠**的官邸。建于当时的西万寿大街现今的西民主大街，1936年动工，次年竣工，占地近两万平方米。这座官邸的一层有大型会议厅、前厅、接待、餐饮等服务用房，二层则是**张景惠**办公及家属生活区。

七十多年过后，它旧貌依然。

殷仕野特意要了主楼、即那位伪总理官邸内的一个双人房。

刚刚安顿完毕，**殷仕野**就感觉出那位搭档周围“气场波动异常”，风雨欲来般地要展开激烈辩论了。为了缓和一下气氛，他赶紧伸手示意先不要开战：

“不要着急吵吵。”

“什么叫吵吵？！来这疙瘩不是要讨论工作吗？”

“那对那对……不过，咱们好不容易来一趟长春，这又是个可以发思古之幽情的地方，不先参观一下，显得特别没文化……”

他不顾“**杨老板**”的反对，生拉硬拽地把他拖到了院里。

院里松树挺多，前几天下过的雪没有化，墨绿与纯白相间，也算怡人。

一边散步，**殷仕野**一边当起了导游，告诉“**杨老板**”这是一个当兵时的朋友介绍的地方，以前**殷仕野**曾经住过几次。

朋友的父亲原来是驻长春某部队的首长。据他说，解放后我们军队接收了这个院，于六十年代中旬盖了几栋将军楼，成为当时驻吉林省的军队领导住宅区。朋友自小在大院里长大自称“大院小子”。大院与当时军队在长春另几片住宅区

如白菊路、处长宿舍等遥相呼应，史称“黄墙大院”。当年这些大院小子时而哨聚忽又奔突，无恶不作，渐成气候，着实有些名气云云。

“杨老板”被这城市中少见的幽静渐渐感染，“气场”也慢慢平息了下来。

他问：“这个张景惠……”

“啊，张景惠这老小子当年是个跟着老爹卖豆腐的混混，后来东北地区群雄并起，他也拉了一竿子武装当了个什么保险队队长，民团之类的吧。有一次张作霖跟别的土匪打了败仗跑到他这，他不仅收留了张作霖，还拜了把子，甚至把自己的人马枪支和职位都给了张作霖，两人成了铁哥儿们。”

“这算是投机？”

“可当时张作霖跟他一样也才是个保险队长啊，只能算是慧眼识珠加臭味相投吧！后来张景惠入了军校呢。当时中国不是有三大军校吗，天津讲武堂、昆明讲武堂和奉天讲武堂。奉天讲武堂也叫东北陆军讲武堂，张景惠就是在这里学习。毕业后，逐步高升，一直做到奉军副总司令。当年大帅被日本鬼子炸的时候，他刚好也在那节倒霉的车厢里。”

“但他没死？”

“是啊，他比大帅命大，只是重伤。”

“还不如死了，不然就不会成大汉奸了。”

“唉，那看怎么说了。这老小子后来帮助少帅在大帅府老虎厅杀了杨宇霆等人，在少帅易帜问题上，也算立了一功。九一八后，据说他根据张学良和蒋介石的密令而当了汉奸。”

“什么密令？”

“大概是什么‘暂时与日本人虚与委蛇，以后自有办法’。”

“我靠，汉奸总是有自己一套说法的。”

“这老小子汉奸职务可不少，什么伪满国务总理大臣、协和会长，还当过建国大学总长呢！这个大宅子并不是他的主宅，当时他还有一处东宅，在伪新京二马路，好像在现在的长春大街，自强街上吧。”

“这么好的地方，咋还不住？”

“可能是他有十来个太太，不好安排吧？哈哈！另外也有一种说法，当‘总理官邸’竣工后，老小子不知为什么总是感觉‘虽然官邸建筑精美，环境典雅幽

静，但心里不踏实，似乎总有什么事要发生’，所以……”

“心中有鬼，鬼才叫门。他后来怎么着了？”

“五九年在抚顺战犯管理处病死了，没等到特赦。”

“也算善终的一种形式？”

“当然了，总比被枪毙好一些。”

“既然是一代枭雄，非刀即枪地结束生命才是正果吗！总不能像现在那些所谓的‘军官’们，出了事不是弄条绳儿上吊就是跳楼，娘儿们唧唧地。”

“哈，现在枪支管理严。”

“嗨！那么大的首长了，到靶场去，一声令下：这几天文件看多了，头晕，打靶休息休息……那还不是长短随便挑、子弹可劲造啊？”

“也对。只可惜，现在不少军人，是不愿意舞枪弄棒喽，靶场已经不是他们愿意光顾的地方喽！”

“如此这般，何来血性？希特勒还知道服了药再让人给他一枪呢！”

两个人一边围着建筑物转着圈，一边继续唠着。

建筑物通体红褐色，包括它的外墙体和屋顶的琉璃瓦。在建筑的东南转角处，高耸着一个单檐四角攒尖顶塔楼，两侧以琉璃椽山花与其相呼应。

“杨老板”看了一会儿这个面积一千八百多平方米的建筑物外观，觉得有些别扭：

“你说，这建筑属于什么风格呢？我看着怎么有些中国的元素，又有点儿俄罗斯风格；这窗户小鼻子小眼，倒是像日本人的手法。”

“有人说，这是一种风格独特的‘满洲式建筑’。”

“胡说八道！”

“一种说法而已，而已。你别看它怪异，可是真材实料！据我朋友说，这屋顶上的每一片瓦，都是用紫铜丝连接起来的；你再看看这个。”

殷仕野走到墙根底下，用手敲打着一根从屋顶垂落至地面的漏水管道。

“这个管子和固定它的支架卡子，也都是纯铜的！”

“倒是与沈阳的大帅府有的一拼。俺去看过那大青楼，线条笔直，修的那才叫一个一丝不苟！”

“可不能比啊，这是个汉奸府邸，人家大帅可是没有当汉奸哟！”

“可也是。不管怎么说，毕竟东北不是在张大帅手里丢的。”

“大帅不易啊！”

“不都是说少帅不易吗？大帅……怎么说？”

“虽说当年大帅‘统一’了东北，可这个地方各种势力错综复杂。国内，蒋先生及各路军阀和大帅打的是一塌糊涂；国际，日俄虎视眈眈，你争我抢……大帅又要统辖一方维护自己的宝座，又不能失了民族气节，容易吗？”

“九一八前，大帅在各方势力中也算游刃的可以。”

“是啊！在各方力量盘根错节、各有算盘、明争暗斗之时，尤其要利用矛盾，借东打西，以南制北。越是复杂，越能以我为主，才是一代枭雄！”

“杨老板”停下脚步，盯着殷仕野看了好久。

他那一米八的身高，加上方头大耳和灰暗的面色，这么死盯着一个人看，对方肯定会感受到很大压力的。

当然，殷仕野是不会感到什么压力的，他是理解战友的。他知道“杨老板”从他刚才的那一番话中，已经听出了一些“意思”，也听出了殷仕野这是要开始讨论工作了！

“杨老板”笑了笑：“怎么着？要和俺开干了？”

殷仕野也笑了：“我看你转悠得差不多了。你觉得呢？”

“杨老板”：“中了！回屋，开整！”

回到房间，殷仕野为了“示好”，主动冲上了自己带来的上好普洱茶。刚要开口，“杨老板”摆了摆手：

“其实，你我的观点，你我心知肚明。这样，把‘揍是不夫’找上来一块整吧！省得你我口干舌燥整了半天，还得跟他费口舌。”

“首长英明！”

殷仕野立即打开笔记本电脑，联上网。

“揍是不夫”上来后，只是老生常谈地规定了网谈的秩序，接着就不吱声了。殷仕野和“杨老板”立即混战起来，期间双方不仅引经据典文雅地不得了，也隐晦粗口不断出现……焦点仍然集中在是否应该让“杨老板”去俄罗斯“旅游”。

一个多小时后，“揍是不夫”终于吐口，不仅如同以往“满嘴黑话”，还特地

给**全泰远**起了个不伦不类的“代名”——“景点”。

他讲得不多，主要就是：

综悉：“景点”的可能动作，事关东北亚以至全世界，各方都在关心；目前看，“景点”在俄罗斯是否能够有所动作尚不能肯定；而且，按北部的习惯，如果动作，通常要选一个能让世界预知的、相对瞩目的时机，这个时机短时间内没有；“景点”目前的生存和作业条件都不十分理想，有可能还要换地方。

破坏“景点”的先决条件：一是要让尽可能多的人知道他的恶行，对他要干的事应尽量使其轰动；二是除掉他的行动也要轰动；所以除掉的时机必须认真选择，最好是“千钧一发”之际。

因此，俄罗斯之旅暂时不启动。

另外，“借刀杀人”乃千古之计，当然值得思索，但没有提出具体方案措施前，仍属空谈。

说完这些，“揍是不夫”就一跃而起，从屏幕上消失了。

殷仕野和“**杨老板**”沉默了好长时间。

“**杨老板**”率先打破寂静：“唉，这他妈的 NGO 真是不好当，讨论个事也说不透。”

殷仕野明白，“**杨老板**”并不是因为自己的意见被否定而在发牢骚，这一点作为一个老情报工作者来讲是不存在的。他只是对目前这种工作形态还是有些不习惯而已。

殷仕野刚要开口，“**杨老板**”却抢先一步：

“别 啰唆了，拿出具体方案吧！”

于是，一个不眠之夜开始了。

莫斯科。

2012年12月20日，莫斯科时间14时51分。

阿莱克斯安全服务公司，总经理柯斯雅可夫办公室。

男助手刚刚通知，远东的尤里来了邮件，告知全泰远已于今日上午登机，目的地是日本的札幌。柯斯雅可夫一听，骂了一句：“老狐狸！这样的消息还发邮件，电话多快！”

助手：“他说电话如果不录音，就没有有效记载了，邮件不同。他还说，他的手机将二十四小时不关机，等您的电话。”柯斯雅可夫明白，这老狐狸是在等他的下一步，就是等待这个被“有效记载的消息”的“直接经济效益”如何体现。

这老家伙是怎么回事？！难道是越老越看中钱财了吗？这不是把老“契卡”的爱国精神全抛到脑后去了吗？干这种事需要经费不假，但也不至于这样吗！

生完了气，他沉静下来。不管怎么说，确实是需要把情报“变现”的。这需要好好想一想，套句中国人现在为了附庸时髦而常说的，要好好地来进行一番“顶层设计”。

柯斯雅可夫放开巨型办公椅下面的“逍遥方式”开关，把自己与椅子一起向后放倒，摇晃了起来。他对这把产自中国的办公椅还算满意——除了那该死的噪音外。

要谁来“变现”呢？一般来说，谁最害怕北部的导弹与核武，谁就是最佳购买者也即“变现”的对象。但是，又有谁不害怕呢？不仅仅是俄美中日，就连半岛南北以至整个世界应该都害怕。而且，“变现”最好是通过“民间渠道”进行。

这是个很微妙的东西，既要从大战略上考虑，也要仔细研究具体地技术细节。

他站起身，走到房间一角摆放着的金色地球仪旁边，用手转动着缩小了若干倍的地球。他从半岛向下转到了日本，再向下是台湾。

台湾……台湾？台湾！

柯斯雅可夫灵光一现，他决定从台湾入手，实现包括“变现”在内的一系列

事。

他又按下电铃，叫来了那位三十多岁的男助手。

“彼得格勒的那位……”

“阿廖沙。”

“对，阿廖沙。阿廖沙最近有什么联系吗？”

“有时候来个 E-mail，都是一些技术上的东西，没有什么重要的事情。”

“噢？技术上的？挑些主要的说说。”

“最近，他们可能和台湾有些技术交流，说是在黑客技术上很有收获。”

他妈的，无巧不成书！柯斯雅可夫很得意自己的头脑和幸运。

他点头示意，让助手继续。

他知道这位毕业于莫斯科大学电子信息工程系的助手在计算机领域不仅理论功底深厚，“黑”的实践经验也很丰富。柯斯雅可夫老同事的儿子、俄罗斯联邦安全局的安德烈也看中了小伙子，想招收他进入联邦安全局。可是这小伙子一看联邦安全局开出的工资单就面露鄙夷之色，结果就被柯斯雅可夫高薪招了进来。为这事，矮胖的安德烈还很是悻悻了一番。

“他们说，他们找到了一种利用计算机软件手段，摧毁计算机硬件的办法。我试了一下，效果可以。”

“摧毁硬件？摧毁到什么地方？”

柯斯雅可夫虽然对计算机不太精通，但好像以前也听说过台湾一个学生搞出过一种什么“CIH”或叫“切尔诺贝利”的病毒，可以做到毁坏硬件。

“较早一些的版本可以使计算机瘫痪，不对硬件进行修复即无法启动。”

“C……IH？”

“是的。是在那个基础上，更进了一步。”

“噢？说来听听。”

“您知道，计算机里面有个小东西叫 BIOS，就是基本输入输出系统。它介于软件和硬件之间，实际上是一种把软件代码固化在芯片里的东西。您要想通过软件指挥计算机的硬件产生什么动作，就必须经过它，因此它在计算机内处于一个十分重要的位置。世界上 99% 的计算机里的这种东西，都是由台湾生产的。”

“现在这种东西，不都是在中国大陆生产吗？”

“生产厂家是在大陆，但核心技术还在台湾人手里。由于台湾人掌控核心技术，因此最近他们又研究出来一种方法，可以对计算机的硬件做到更可怕的破坏。”

“可怕？比瘫痪还可怕吗？”

“是的。比如……简单来说，由于这个小东西管理着计算机内电流的流通与电压的高低等等，如果通过软件方式把管理功能重新定向与调整，那就可以把计算机内部的电子器件击穿、烧毁，甚至让其中的某种零件来个小爆炸。”

“阿廖沙已经有实用的东西了吗？”

“从他们提供的程序来看，还不够成熟。显然台湾人不会把实用的东西轻易给他们。要真的想实用还需要完善，比如在适用机型的范围上。”

“你能让它实用吗？”

“一定范围内……可以。”

“也就是说，针对某一种具体型号的电脑是可以的？”

“是的。”

“需要一间实验室吗？”

“这个，在我的公寓内就可以。但是，工作量……”

“这么说吧：假如我要对某人的电脑下手，我先弄几台和它一模一样的，让您完善这个、这个工具。然后，当工具完善后，再对某人的电脑下手，就可以了吧？”

“从理论上说，是的。”

“真正下手，需要多长时间？”

“理论上，几分钟就可以。”

“好。理论上，您如果能完成这个东西，您会获得一笔奖金。但是，效果要如同您讲的那样。”

柯斯雅可夫挥了挥手，示意助手可以出去了。

他又想了一会儿，拿起电话再次找到远东的尤里：

“老伙计，邮件收到了，感谢您的努力。”

“您太客气了，这是对我们双方都有利的事吗！”

“不仅是我们双方，对俄罗斯祖国也是有利的。”

“当然。不过，您已经有具体地方式了吗？”

“正在设计中。我想问一下：您在韩国时，知道日本驻韩大使馆‘星期四集会’这件事吧？”

“是的。这些日本猴子总是愿意开会。这在汉城，噢不，现在应该叫首尔了——真有意思，一个首都的名字还要改来改去的，生怕人家说自己是晚辈——这在首尔的外交圈里是很有名的。大概是每个周四的下午一点钟左右，所有驻在那里的日本记者都会来参加他们大使召集的见面会。”

“只能是他们日本人参加吧？什么内容呢？”

“必须是猴子。一般来说，他们的大使先通报一下本周半岛的局势和主要问题，并对南方的政治动向进行一番说明；然后那些记者们再把他们各自整理的采访内容向大使进行汇报。你别说，这集会所交流的情报，在针对性、广度和深度上是颇受业界好评的。”

“这么好的集会，您当时一定搞到了它的内容吧？”

“应该这么说，所有在汉城，啊不，在首尔活动的情报人员都想搞到它的内容。但是，这些该死的日本猴子防范措施可是异常缜密，一般人无从下手。”

“哈，聪明无比的尤里，一定不会把猴子的措施放在眼里喽？”

“承蒙夸奖，我还真是搞到了一些录音资料。不过，老伙计，这是多少年前的事了。怎么，您现在还需要会议的内容吗？”

“那倒不是，我只是听说自从您搞到了录音之后，人家就开始不断变更会议场所了！”

“他变更也没有用，如果我还在那里，照样会下手。”

“更重要的是，集会的人员范围扩大了。”

“不可能的，老伙计。他们很谨慎的，别说这种在海外进行情报分析与汇集的场合，就连他们自己情报机关招收职员，其核心部位也是从来不对外的。真不知道他们懂不懂，近亲繁殖要生出白痴来的……”

“我是说，这个会议的前期会议，就是这些日本记者在去开这个会之前，现在还要分别召集一些不同范围的会议，作为准备。这些另外范围的会议，他们是要邀请别的国家的人参加的。”

“噢，是这样。我还真不知道……我只知道日本人派驻半岛南方商社的人，也相当活跃，他们经常出入各种商业集会和证券市场，收集分析并报送他们的大使和国内总部。同‘星期四集会’级别相当的，还有一个‘韩国日本人会’，是每月的第二个星期三，在市政厅旁边的新闻中心，八楼……”

“是啊，花样真多。尤里，您考虑一下：能去参加这种外围会议的人里面，有没有现在您可以联系上的人？”

“那是肯定有的。怎么？这种外围会议还值得您关注吗？”

“不是不是。我是想去散布点东西。”

“谣言？”

“事实，暂时无从知晓的事实。”

“是这样。那也不用费这么大的周折吧？”尤里这句话刚一出口，就有些后悔。这显然说得太幼稚了！柯斯雅可夫这样做，当然会有他的特殊需要的。

柯斯雅可夫大度地笑了笑：

“老伙计，什么时候能提供一份名单哪？我先声明，只要免费的就可以。”

“狡猾的老东西！这样吧，明天下午三点之前，我给您邮件。我得去查查我的通信录……”

“另外，我还有点事问您一下。”

“您真阔气，在长途电话里……”

“很简短的问题，请教一下。我听说，在你们那偏僻寒冷的地方，有个叫什么‘俄罗斯以外’的政党？”

“这么古怪的名字，我也是头一次听说。”

“还听说有个在西伯利亚画画的画匠，叫什么罗斯托夫的，是这个政党的创始者之一。他最近在那个什么VK网，就是ВКонтакте（接触）网站上很活跃呢！”

“活跃？不会是在网上卖画吧？”

“当然不是。那个网站可是持不同政见者比较多的地方。”

“……您什么意思？我可是不问政治多年了！”

“您别误会，难道我还真关心什么狗屁政治吗？可是，您要这样想：在我们俄罗斯国内，现在最敏感的政治是什么？”

“包括……动乱、防止分裂，防止 819 事件重演吧？”

“当然。所以，这方面的信息也就最值钱喽？”

“这个什么**罗斯托夫**，他有什么具体行动吗？”

“不用行动，想法也不行。我看他的语言中流露出这么一种倾向：西伯利亚有丰富的资源，可西伯利亚人却在受穷；因为从资源中所获得的收入，都被莫斯科拿走了。就算莫斯科给那边投了点资，也都是用来维持当地交通运输网络的运转了。”

“就是说，这是为了更方便的运走资源？”

“是啊！所以，画匠认为西伯利亚人应该能更多地支配资金和分配资源。”

“这……也没有什么啊？”

“我的同志，您怎么能这么不敏感！万一他要组织什么‘争取西伯利亚更加自主’或者什么‘自立运动’，那还了得？！”

“按您的说法，他如果有这种行动，我们要立即制止？”

“制止的事，是**安德烈**那些胖小子们要干的事。我们，只要掌握信息。”

“信息就是金钱！我明白了，我会和他们‘交朋友’的。”

“OK！”

“请说俄语，老伙计！”

中国，台湾，台北市阳明山仰德大道 110 号。

2012 年 12 月 28 日，台北时间 13 时 44 分。

“国家安全局”主楼四楼，靠东侧的一个办公室内。

蔡局长得胜坐在办公桌后，愁眉不展。他惯常的午间小憩没有完成好，心情郁闷中。他面前的办公桌上放着一份 10 月 24 日出版的《一周刊》杂志，头版头条大字标题赫然醒目：

“独享出国补助费，自肥近十万美元”。

这是针对他的报道。虽然已经通过公共关系室发表了该篇报道“耸动不实”“诬指本局蔡局长，相关内容与事实不符”“保留法律追诉权”等，但最近政界风雨不断，令他这个2009年登上局长宝座的退役中将很是难堪。按说，他蔡氏一门也算“兄弟均杰出显赫”：二弟**蔡得善**也在本局任职，三弟**蔡万生**任职于澎湖海洋生物研究中心主任，老四**蔡万助**是政治作战学校的教授，老五**蔡万隔**任金管会证期局政风主管。一家人本应顺风顺水，可偏偏《一周刊》自去年开始就追着他死缠乱打，以至波及众兄弟……

有人敲门。**蔡**局长打起精神，把那份讨厌的《一周刊》收进了抽屉。

进来的是四处处长，他是负责情咨分析研究的。

他送来一份情咨，是本局在**半岛**南方的海外特派员的“情咨概要”，主要内容是驻在**半岛**南方的一些日本记者相互交流的东西。

蔡局长没有心思认真看，就让处长口头介绍一下主要情况。处长说，据这些日本记者相互讨论，他们认为**半岛**北部的飞弹核武有失控的危险，因为有位脱北的前飞弹部队军官已经潜入日本，有能远程遥控发射的本领云云。**蔡**局长问处长有何看法，这位有些口吃的处长说了句“例行参，考，不……不必深虑”，就走了。

蔡局长心中郁闷更升一级：他一直怀疑这个处长吃里爬外，因为这处长有个小姨子就在《一周刊》任记者，和处长不清不白的——但苦于没有抓住什么证据。

同时，今天来的情咨也十分不好处理。近几年和大陆之间的关系挺微妙，**蔡**局长感觉总统府那边在处理一些国际事务时，总有些傍着大陆说事儿的味道。像这种事关大陆与**半岛**关系的情咨，就很难揣摩总统府那边的态度，说轻说重前景难料。

从事情本身来说，**蔡**局长知道这是应该立即向总统府上呈的重要情咨。但他又有些犹豫：前几日，军情局的那位去年新上任的局长**汤家坤**中将跟他提起过，**半岛**的事情总统先生很看重，曾经让军情局下力气侦搜情咨，大事小情，都要迅捷呈报等等。而且，这位**汤**局长对**半岛**北部领袖更换后，能否真正控制住飞弹部队不无担忧，跟**蔡**局长叨叨了半天，说万一出现什么差错我们情治系统没有提前预知，那可是要承担责任的。

蔡局长想了半天，决定在后天召开情报协调会时，向各方通报这条消息。同时，为了避开那位结巴处长，他准备让局下属的“国际关系研究中心”深入精研一番，争取提出一些可能对台湾产生的影响的分析报告，以便协调会议时使用。

他把“国际关系研究中心”邓吾真主任找了过来。

这位邓主任原先是个大学的教授，架着一副高度的近视眼镜，文质彬彬的。他一听蔡局长说起这个事，居然紧张地眼镜都歪了一下，一边用手去扶，一边说：

“这可是了得，了得！”

蔡局长十分不满：什么叫了得？！这个搞学问搞得有点儿酸腐的老兄总是这样，说一些让人摸不着头脑的话。

“您既然觉得了得，就做二件事：一是与美国那边把情咨核实甄别一下，二是针对此事整理出一个简要报告，特别是对我国有什么可能的影响和应该采取的措施。”

“属下明白。影响肯定是大的；措施吗，却暂时没有合适的措施……”

“噢？您是这样认为？”

“属下认为，半岛北部的事，还是要责成大陆方面办理，是为妥当。”

“责成？大陆？”蔡局长有些好笑。

“哎呀，属下措辞不当，不当。可应该怎么说呢？协商配合吧？”

“好了，您拿出报告来再说吧。”

布置完这些工作后，蔡局长又从抽屉里拽出了那份《一周刊》。

他深出了一口气，心想这马上就要新年元旦的了，还得琢磨这些破事，真他妈的晦气！待我厘清思路，定要好好惩治一下这家“不顾新闻道德”的刊物。

日本兵库县，首府神户。

2013年2月1日，东京时间上午11时45分。

神户市中心，明泰图像冲印社。

武姜永泰从一大堆半新不旧的机器设备中钻了出来，坐在桌前喝杯茶，喘口气。他已经认真工作了一上午，着实有些累了。

他今天心情与往常一样，平淡中略含惆怅。

这两年整个日本经济形势企图从低谷中走出，弄得有点儿忽上忽下，虽然新首相有新的经济政策，赢得了不少国民的同情分，但却得罪了不少周边国家，所以大部分的经济领域是处于一般化状态，他这样的小生意更是一小般，凑合着度日而已。现在的年轻人处理数码照片、视频都是自己做，热衷于网上交流、电子化显示等等，仅剩一些上了年纪的人有一搭没一搭地来冲印些旅游照片，生意“淡出个鸟来”。虽说有几个老顽固仍在用胶片机，但数量太少算不上收入目标群。

他是有一些普通人掌握不了的技术，时不时也帮助一些特殊人士处理处理“高难”的活计。但真要靠这些“高精尖”的活儿挣钱，还是要把数量提高上去才行，而这就必须增添新设备。比如，他对日本的 Canon 系列设备就十分青睐，但手头拮据，兴叹而已。

昨天，他和一位也是台湾情治系统“资深特工”、后来也曾一起为半岛南方机务司令部干过事的老伙计**赵前川**吃饭，谈天骂地的酒喝的倒是很痛快，尤其是两人唠起自己“一心精忠报国却被国之所弃”等，酒自醉人人更醉。

赵前川不知走了什么人的路子，与情治系统半脱钩后，居然在台湾中油股份有限公司谋了个差事，任其“永续经营推动委员会”常驻日本的高级顾问，负责搜集各国同类企业“经营发展之率先经验”，为这个世界五百强之一的台湾企业能够“永续经营”而领着不低的薪水。**武姜永泰**知道他和“总统”官邸警卫室有些半私半公的关系，尤其当“国安局”取“天下太平，康健舒泰”之意，给“总统”官邸警卫室命名“大安警卫室”后，这老**赵**可是没有少走动，可能由此而谋上了好差事，“假私济公”地却也令人艳羡。

虽然这**赵前川**也是活一天算一天，但自认为比**武姜永泰**活得滋润一些，因此非要给**武姜永泰**介绍个老伴儿，口口声声要充实生活、不能亏了“精忠报国之士”。

武姜永泰原来有夫人，叫**孟海娟**也是同事，现在还在台湾“国安局”供职。自他因“定远专案”成了流亡海外、无人问津的尴尬角色后，夫人就与他“通讯离婚”了。刚才**赵前川**来了电话，说他好不容易说服了要给**姜永泰**介绍的那个女

人，让她去姜永泰家中会面，所以下午务必回家等候。姜永泰虽然觉得有些仓促，但心中也像被小猫啾啾地挠了一把，欲罢不能。

他看了看表，觉得还是早点回家收拾一下为好。于是关了店，开着他那辆上个月才买的二手 Toyota 轿车，回到了城乡交界平野町的住处。

不到下午二点，赵前川带着女人来了。

第一眼看下来，姜永泰很是满意：这女人岁数大概不到五十，眼睛虽然不大而且还是单眼皮，但皮肤白白净净的，中等偏瘦的身材，穿着得体，低眉顺眼的，微笑起来还有两个浅酒窝……他一时心有些颤，哮喘来了，赶紧掏出他那永不离身的激素喷瓶。

赵前川例行公事地打哈哈：“哎哟，老姜你住的这地方真不错，有山有水还有个庙，人少幽静。好好。那条河叫什么来着？”

没等姜永泰回答，那女人却主动解答了：

“这个河叫天王川，那座庙叫祥福寺。”

她说的是日语，声音很柔和。但姜永泰还是听出来有些半岛人的口音。

赵前川起身，朝姜永泰挤了挤眼：

“你看你看，这比我还了解情况！好了，我这还有点儿事，你们谈你们谈。”

姜永泰送走了介绍人，回来坐到沙发上，正想进一步观察一下那位女人，却忽然发现那女人已经不再低眉浅笑了，姿势也变成了正襟危坐，一脸严肃。

姜永泰暗吃一惊：

“您……”

“姜先生，邓吾真邓教授，让我给您捎了点东西。”

邓吾真他倒是认识，自己在国安局时就与那位淡江大学的国际关系系教授常来常往。但今天这谈老伴儿的事，与他没有任何关系呀？这他妈开的是什么玩笑！好在姜永泰吃这口谍报饭毕竟也不是一天两天了：“面对奥妙，以静制动”。此时，无反应就是最好的反应，让对方继续吧！

他向后靠了靠，点燃一支香烟，把自己那本来就细小的眼睛再通过微笑而缩小，成了一条缝。

那女人见到姜永泰的样子，也笑了笑。姜永泰心中哼了一声：你别说，这娘儿们笑得还他妈挺甜！

“姜先生，知道您很奇怪。但我也不知道其他事情，邓教授就让我带了一句话：他说要请您帮个忙。”

姜永泰点点头，示意对方继续。同时，他已经肯定她不是日本人而是半岛人，而且是南方的，从穿着上看还可能是在俄罗斯的侨民。

“邓先生，他现在？”

“他现在是国家安全局‘国际关系研究中心’主任。”

那女人说完这句话，就从随身手包里拿出一个小纸盒递过来：

“这是邓教授给您的东西，还有我的电话号码。”

“就是说，我看完了再联系您？”

那女人再次“莞尔一笑”，还算不太勉强。

然后她就起身告辞了。

姜永泰礼貌地送到门口，看着她的背影，心中不知怎么有些恶心。

国安局找我？干什么？要恢复关系？不管干什么，没有钱就别扯淡！他打开小纸盒一看，一个做工一般、带有木制底座的金属锡或者铅的小摆件：斑点海豹。

先期检视了一番，没有什么特殊之处。

赵前川的电话“恰到好处”的来了：

“姜兄，印象如何？哈……”

“你呀，真是的。搞什么搞，有事直说吗！”

“肯定有事呢。不过，这得按规矩来呀？”

“什么他妈规矩……噢，又来那套‘双线通联，各执一半’哪？真是……”

“莫生气、莫生气。肯定有好处，而且必须是见面分一半，我也是无利不起早。你先看完再说，明天我再找你。”

“看个屁！这狗一样的东西什么也没有！”

“一会儿给你短信。”

短信来了：“微点-遗传微粒”，也即“微点DNA”。

对“微点DNA”姜永泰是熟悉的。这是个很“古老”的技术，是美国人从四十年代开始搞起的东西，用于隐藏传递情报信息，也称“微缩点”。现在，新的技术可保证喷涂的微点DNA保存二十年之久，而且不惧酸碱。每个粒子内可存有许多文字符号内容，以适当技术放大，即可读出内容。

姜永泰苦笑了一下，心中说：这是哪个顽冥不化的东西，非要麻烦我？上次中共方面的东西就费了他一番脑筋，这又来了！好在他放大设备还是有的，加上他自己的改造与操作，不一会儿就把“狗一样的”斑点海豹身上的微缩点放大了。其内容没有加密，直截了当。虽然数量不是很多，也能看出是外国人写的汉语，甚至有的地方还有些文言文的味道，但内容很清楚：

“拜谒‘微系捷运’（台湾）公司‘地心魑魅’，获其‘无远弗届’系统。”

台湾的微系捷运公司他很熟悉，是世界四大韧体（即固件，BIOS）公司之一。当年“台海危机”时，台湾军方认为大陆电脑都用该公司的韧体，一旦“有事”可利用其做些文章，就给了他们很大一笔经费；当公司主体挪到大陆江苏后，受军情局委托，姜永泰专门去要挟过公司那位姓闵的老总，让他不要忘了如何发的家，要“心中有数”。

“地心魑魅”他只是听说过一些，是前些年全球黑客公认的高手，与另一个叫什么“夸克亡灵”的黑客并称世界华人“黑界双雄”。那个公司与这位“黑客”有什么关系他不知道，他也不知道“无远弗届”系统是个什么东西，只是听起来像个远程网络软件之类。

国安局绕这么大圈子要干什么？

第二天赵前川来了。一阵埋怨咒骂和解释道歉的交织混乱之后，姜永泰问他究竟。

“他们想要一个人消失，需要这个黑客的技术。”

“运转一下电脑软体就能让人消失？！笑话！”

“现在的时代，用电脑杀的人还少吗？”

“愿闻其详。”

“可惜，不知其详。您应该不问为什么的，因为您是真正的内行。”

“那臭娘儿们不只是传信的吧？”

“不能这么骂人家吗！说不定下一步人家还是你的上线指挥者呢。况且，你怎么知道你们不能成为‘风云伉俪’、那位女士不能是新一代‘抗战夫人’呢？那样的话，我这月老还是……”

“闭嘴！”

姜永泰认为那女人不会是直接指挥者，她应该是个“桥墩”，就是既传事由

之信，也传行动指令的中间人。他接着问：

“什么报酬？”

“这就对了吗，这么职业的人，总不问关键的。”

“快点！”

“春节将至，喜气盈门。听着：第一，事成之后上峰拟重新检视‘定远专案’中的你我，既要论功行赏，也要补发行动补偿金，特别说明：可是一笔重金，啊？！第二，我们将以外围专家身份纳回国安局范围。上峰说了，直接回军情部门，不好处理……然后循资历定级并递次升格，按月领饷，直到发退役退休金。第三，家眷在台者，欢迎回台团聚……当然，回否自愿。”

“我们自己干？”

“不一定。东洋鬼子那边，您，有无可资利用者？”

“当然有，无论公私。”

“上峰启用您，可谓少有的英明啊！”

“仅此而已？”

“还要如何？”

“前期费用如何筹措？”

“应允之后，局里先拨部分公孳，多退少补，实报实销。”

“部分？多少？”

“五万美金现钞。”

“嗯……”

“你七我三，如何？”

东仓里。

2013年2月11日，平壤时间上午09时31分。

东仓里导弹发射基地。

此时，在曾经接待过许多国外记者的“西海火箭发射场”指挥中心，除了一名固定哨和每隔一二小时来一趟的游动哨以外，已经寂静无声。

与此相反，距离那座五十米高的发射塔西南大约三公里的地方，在几个依山而挖的隧道前，一座新建成的二层涂有雪地迷彩色的小楼四周，却是生机一片。

这是发射基地的“真正”指挥所。

入冬前，永尊元首来视察时亲自批给了大量从中国进口的俄国无烟煤，因此负责后勤保障的金少校就带着几个士兵拼命烧，生怕今年冬天烧不完而被训斥。春节刚过，总部副总参谋长、炮兵指导局局长郑永和上将又住进了这里，金少校就干脆命令 24 小时不间断地烧，把整个小楼内搞得跟盛夏一般热气腾腾。

郑永和昨天和基地的指挥官们一起研究工作，睡得很晚，今天早晨刚刚起床。

虽然房间很热，可这里的自来水却是基地自己打井泵上来的，刺骨冰冷。他让副官打来一些热水，混合着擦了擦脸。他照了照镜子，发现自己少有的在眼睛周围出现了黑晕。

真是他妈的太累了！

基地的军官都是新换上来的，业务不熟悉。

去年 10 月，根据云依鹤提出的在炮兵指导局内展开肃控工作的方案，她亲自带领一队以女军官为主的队伍到这里展开了清理工作，共进行了一个月的时间。期间，郑永和只来过一次，不到两小时。他知道应该适当回避，而且感觉由这个女人来展开清理工作应该是可以放心的。果然，她不仅雷厉风行，而且恩威并举，虽未杀一人，但效果显著。

郑永和的嫡系告诉他，这女人刚来基地时，军官们心中还有些看热闹的心态，可没出三天就全体如履薄冰、噤若寒蝉；她在区分军官群体时不论与郑永和的亲疏，确实是秉公执法：

第一周，三个完全靠裙带关系上来的、不学无术混日子的校官即被撤销职务，分别以士兵衔下放至伙房、猪圈和警卫大队站岗去了；其中一名是郑永和的远房侄子；

第二周，一名忠心耿耿但业务极差的将官在全体军官会议上被质询、训斥，

当场宣布回总部待命另任职衔；六名校官和二名尉官被降职降衔；同时提升相应数量的校尉军官，其中有一名中校是由导弹维护技术拔尖、专门负责弹头安装调试的老士官直接提升；

第三周的第一天，宣布**郑永和**的嫡系、一名大校暂行接替调离的那名将官职务，相应职衔有待总部正式批准；同时，**云依鹤**亲自带领全体女官兵分头下到士兵宿舍清洗整理，从首都调来大批副食品，全基地会餐一次；

第三周的最后一天，全体军人集会，宣读**永尊**元首训词后宣布整肃第一阶段结束，接着传达**郑永和**指示（内容由**云依鹤**代拟，提前给**郑永和**打了电话），当晚篝火晚会，**云依鹤**亲自下场领舞，掌声如潮欢声雷动。

第四周开始，静静观察。

第五周的第一天，**云依鹤**带队悄然撤离。

在轰轰烈烈的表象之下，**云依鹤**几乎二十四小时不休息，真正的注意力是在排查**全泰远**的势力；同时，她既不允许以整肃为由对二号发射架扩建工程等正常工作有任何耽搁，也不允许审查时漏掉一人。她回到首都后，特意面见**郑永和**，告诉他对一名叫**赵载亨**的中校、真正**全泰远**的死党并未做任何处理，而是将其列入了表彰，但未提升的范畴。**郑永和**问她为何？她说要通过隐蔽监控这个人，争取获得**全泰远**的蛛丝马迹。

为此，**郑永和**还是满意的。虽然人员变动使业务处理起来有些费劲，但毕竟安全程度已经大为提高，同时，那枚定时炸弹也已经在控，放心多了。

昨天**云依鹤**说有事想他见一面，估计下午能到。他知道，凡是他们之间的约见，**云依鹤**一定是自己亲自驾车前来的。果然，下午4时25分，**云依鹤**开着那辆日本产帕拉丁越野车来到了基地。

她在首都使用的是一辆克鲁兹轿车，那是侦察总局唯一一辆进口的美系车，但也是在中国生产的。**云依鹤**到侦察总局任职后，**文载世**透过窗户指着大院里停着的一排各式汽车对她说：按规定，部里指定两辆车专供你使用，你自己挑，建议一台轿车，一台越野车。**云依鹤**本来对此事无所谓，但不经意的一瞥中，却看到了这辆克鲁兹车上那个熟悉的金十字标志：这与**中国殷总**的雪弗兰科帕奇是一样的。她不禁心头微微一颤，下意识地就要了这辆车，同时又指定了一辆日本产

的帕拉丁越野车。

她进入这座热气融融的办公室后，与**郑永和**没有任何寒暄。**郑永和**知道她刚从**威镜北道吉州郡**那边回来，就开始询问情况。

因为人民军的将官目前没有相应的作训服，因此**云依鹤**和**郑永和**一样，都穿着一身校官的冬季作训服。只见她一身衣裤均为收口式的草绿色涤卡棉衣裤，外面罩着一件羽绒短大衣，足蹬一双长筒栽绒皮靴。虽说略显臃肿，但却不能完全隐没她的身材。

她一边脱下短大衣，一边说丰溪里一切已经准备完毕，应该是这两天就要试验了。那里现有5条坑道，其中有2条分别用于了2006年和2009年的那两次核试验，剩下3条也都用水泥、沙土填埋了，但**云依鹤**估计最靠东南侧的4号坑道应该是这次试验要用的。

郑永和也去过丰溪里，对那里的地形也算熟悉，就问**云依鹤**为什么判断这次试验是4号坑道？**云依鹤**说4号的填埋能看出是最新的，而且这条坑道内的电缆也已经全部抽出来了，说明里面的有关试验装备、测试仪器已经安好。

郑永和一边点头表示信服她的判断，一边想象着**云依鹤**那包裹在作训服里的凹凸曲线，眼中的温度不禁有些升高，嗓音也更哑了一些：

“你的眼睛不仅准确，也很漂亮。”

云依鹤斜睨了他一下，顶着他那凿岩机般的眼神：

“就知道顺嘴胡说……人家也是猜吗。”

郑永和为了控制一下自己，特意起身踱到窗前向外望去。

冬天日落的早，这不过才是下午五点多，山中就已是暮霭低垂，给积雪和枯叶染上了一层浓浓的灰褐色。若不是那高高的发射架突兀矗立，那些山峦起伏连绵、树枝稀落交杂，还真有点儿像在中国看一个什么画展时，那种纸色七青八黄、内容模糊不清的山水画。

他不禁又想起一首古诗，就随口吟了出来：

楼鸦去尽远山青，看暝色，入林垆。灯山小于萤，人不见苔扉半扃。
鞍鞞凉月，满衣白露，系马睡厅。今夜候明星，又何处长亭短亭？

云依鹤看着他的背影，听着他那低沉沙哑的声音，虽然没有太听懂却也十分惬意。她问：

“这是谁写的诗啊？我可是听不太懂呢？”

“是首词，词牌叫……‘太常引’。”

“什么牌子不牌子、长不长短不短的，人家听不懂吗！是谁写的？是不是故意让人听不懂啊？”

其实郑永和也忘了这首词究竟是谁写的，大概是个姓李的；词的意境是秋不是冬而且题目也忘了……郑永和觉得再这么勉强风雅下去就要尴尬了，于是走了回来：

“你这么聪明，猜猜呗？”

云依鹤笑得差点儿把刚喝进去的一口水喷出来，她一边低头伸出那圆润的玉手擦着嘴，一边斜睨着他：

“这哪是猜的呀？你这人真是的……”

郑永和继续往前凑了凑，压低声音：

“那个姓赵的中校，不就是你猜出来的吗？”

云依鹤立即正色：

“那可不是。”

云依鹤回忆起与基地那位赵载亨中校谈话时的情景。当时云依鹤根据每个人的情况，都像进行心理测试一样，精心设计了一套问话方案。当云依鹤按方案对赵中校就一个问题再次以不同角度问起时，她敏锐地发现中校出现了虽然微小但却明显的肢体语言反应：按标准的军人姿势扶于双腿的两只手，同时做出了两次抓痒似的动作。她不失时机，一分钟后再次故伎重演，那赵中校也不争气，又一次出现了相同的动作，而且他那很强壮的身子也紧张地绷了起来，一双小眯缝眼中的眼仁转动速度也显然快了一些。云依鹤没有任何犹豫，立即按审讯的标准程序，重新设计谈话内容后二次约谈他，结果“症状”更加明显。

云依鹤有了初步认定后，先在公众表扬了他的忠心和工作，并私下许诺将来可能委以更重的职责等。随之开始全面细致的调查，分析档案、调查同事、跟踪侦听并举，并亲自秘密搜查了他在基地的办公室，对其在首都的家也安排了秘密

搜查和全天候监控……终于确认了这位**赵载亨**与**全泰远**的关系，遂列入正式的特级危险名单。

“这几天，他的工作可是十分卖力的呢！”**郑永和**露出一丝嘲笑。

“我想，如果**全泰远**要和他联系，很可能要通过**全泰远**在非洲的外甥。”

“什么人？”

“原来是大使馆的商务参赞，现在是信使，每个月最少来往国内外一次。”

“你安排了吗？”

“放心，他就是多带一枚绣花针出入境，我们也能知道。”

郑永和不禁又往前凑了凑：

“你真是太聪明了！”

云依鹤心中其实也有些颤动，但她觉得时机和地点都不允许，所以就借起身倒水之机，避开了越来越近的**郑永和**。

她喝了口水后，问**郑永和**：

“将军同志，您和文将军，就是我们那里的**文载世**将军很熟悉吧？”

这是她这次来的真正事由。**郑永和**明白这是**云依鹤**的正事，于是也认真起来，但他一看到她那水波荡漾的大眼睛，就不想一下子就把气氛推向公事公办，所以还是以开玩笑的语气：

“怎么，他欺负你了吗？我去找他算账！”

云依鹤也笑了笑，可心里却是真正涌出一些感激的滋味。室内的温度，本来就使她的脸有些发胀，这一下又添上了一丝红晕，宛如枝头上熟透的果子在随风颤动。

郑永和见此更加如沐春风。

她不想破坏他的这种快感，但也不能续柴添火。

她知道，**郑永和**已经成为**永尊**元首接班后非常倚重的军队将领。虽然对他的行踪没有任何公开报道，但一年多来，每当天帅同志召开重大会议时，实际上他都在座。这些会议不仅包括对外公开的那次所谓“领袖今天凌晨紧急召见导弹部队将领，令其严正以待，做好随时攻击美军基地的技术准备”等，而且包括党的“第四次支部书记大会”“人民军第四次连长、连政治指导员大会”等为“加强我国革命的天下之大本一心团结、坚固地巩固社会主义阶级阵地、有力地推动强

盛国家建设”等“具有重大意义的历史性会议”。

她也知道，**天帅**同志即将向全世界宣布他们的国家将施行“经济建设和核武力建设并举的新的战略路线”。那么作为核武器最主要运载工具的战略火箭部队，该有多么重要的地位可想而知。

去年，新任总政治局局长视察这里时，那位已风舞政坛的次帅同志曾拍着**郑永和**的肩膀，一边回忆着自己的父亲和**郑永和**老丈人父亲之间的战斗友谊，一边慨叹着一旦需要“向美帝国主义进行总清算”时，**郑永和**这一代青年军人的责任该有多么重大。

消息传到侦察总局时，耳听着军官们的窃窃私议，**云依鹤**心中既充满着振奋和甜蜜，但随之也出现了一丝惆怅与酸楚。

她清楚**郑永和**对她是既有真实情感，也有单纯的肉欲；她对他也是既有一丝真情，也在力图回避他邪恶的一面。虽然她与生俱来就拥有着高贵与矜持，也甘愿传统的桎梏，更瞧不起感情随便和一心攀龙附凤、不知廉耻的人。但她毕竟是一个处于青春之末的女人，又历经腥风血雨，心底不能不渴望着温情与抚慰；而跟随领袖实现民族强盛的追求，也不能仅靠纯粹地脚踏实地……

她静了静心，没有正面回答**郑永和**的玩笑，继续着：

“在我来之前，**文**将军特意让我给您带个好呢！”

郑永和也知道自己应该控制一下。

风雨虽过，但气象仍然复杂。

过于赤裸裸地行为，还是不适用于面前的这个女人，她也仍然不是他纯粹发泄欲望的对象。

同时，他心里清楚，侦察总局那边**文载世**正在全力争取接替老丈人，而且视身边这个女人为最大障碍。从传统心理讲，**郑永和**虽然不愿意这个女人在仕途上不断进步，但相比较起来，她总比**文载世**更令他关心。

有次老丈人在家中吃饭时，似乎有意又无意地提起过这个事。大概是考虑家里夫人和女儿的因素，老丈人唠起这事来，还是比较隐晦的。他老人家喝了几口女婿带回来的俄罗斯伏特加酒，一边仔细品着味道，一边随口说道：

“**载世**同志是很辛苦的，没有他们几个人顶着，我也休息不好啊！”

“就是，让他们年青一代多做些事吧！”

“爸爸，你早就应该休息休息了！”

夫人女儿附和着。

郑永和本想说几句劝慰的话，可又觉得没有什么必要：逐渐淡出，是老爷子自己主动安排的，是聪明的，是按惯例而主动行之，好事不需要劝慰。当然，他也知道老爷子在心底还是有些不顺的，只不过表面上看不出来。因为无论是否主动休息，他老人家都不太容易在公众面前频频出现，就是以前老爷子势力如日中天的时候，他也不经常公开露面。郑永和曾对老人家的“没落”感到有些不安，恐将影响自己的将来。

一次，他和几位在首都权贵圈子里很活跃的人一起喝酒，曾借酒劲表示了担忧。当时一位公子哥拍着他肩膀说不要担心，以他们老爷子为代表的“白头山窝棚里走出来的游击队员们”，过去是、现在是、将来也一定是领袖们的“近卫军”。对其他暴发户，就算一时“挤上了龙床”，也不真是龙族一脉，不必担心。当时在场的有国家安全保卫部部长的公子、某副总理的公子等，而且话也听着有理，但郑永和还是有些忐忑。

老爷子接着说道：“我当然要休息喽！那几个将军同志要是能团结一致，事情肯定是能处理好的，我就会更省心了！”

郑永和知道他说的“那几个将军同志”是指谁：除了文载世和云依鹤，其余将官根本不会让他寇天烈关注。

郑永和先转移话题，描述了一下新任总政治局局长同志视察他们基地的情况，特意说明次帅同志还提起过老爷子。老爷子的反应却是淡淡的，不置可否地笑了笑。郑永和想这老爷子还是比较正统和老眼光，对没有带过一天兵、却直接任了次帅的人有些瞧不上。

郑永和只好转回了话题，小心翼翼地说：“大尊元首对作战部不是很关心吗？”

寇天烈稍稍去掉了刚才的淡然：“是的，但必须有人执行好领袖的指示，做好具体地事。这个事方方面面，要有会当司令官的人，才行。”

这就是说，目前的司令官没有当好。郑永和知道老爷子经常说只要有一个好的参谋长，就能弥补司令官的懒惰和不足，这是不是说目前正在做“参谋长”工

作的副手，也就是**云依鹤**很不错呢？看来，老爷子对**文载世**的态度，以前是因为**永尊**元首对其不满而不满，目前，则是通过自己退居二线后的观察而更加不满。

这是好事！

“他问我干什么？尽操那些多余的心。他要是全身心地、努力地把工作做好，我家老爷子不就更省心了吗！”

“怎么了？老人家不舒心？这是我们的责任……”

“你不要胡乱给自己加责任，什么‘你们’，与你没有关系。老爷子知道你干得好。”

云依鹤心中明白了，今天的主要事情也就结束了。但她还需要顺势回报一下：

“听说，你们指导局要改名称了呢，是不是要改成‘战略军司令部’或者‘战略火箭部队司令部’呀？”

“啊，说了好几年了，有可能吧。”

郑永和此时不禁再次沉浸至遐想中：当年**全泰远**还在的时候，曾不止一次地与他私下议论过，按前苏联的体制，他们这支部队就应该是什么什么，而相应地，他们自己的职衔则应该是什么什么……

她看着他那专注沉思的样子，心中也是高兴不已：一方面为**郑永和**的职责与地位的可能提升而骄傲；另一方面也是为自己已经达到了目的而欣慰：她今天来，就是要从特殊的侧面，验证一下自己一年多来的努力效果如何。她是要一心取得比**文载世**更高地指挥权，但原则是：夺权而不必篡位。

云依鹤起身，给了**郑永和**一个更加孀然的微笑：

“我今天得回去，刚才路上他们就来了电话。可能是明天的大事……”

“噢，对了！刚才总部也来了个电话，让我明天到总部待命呢。”

“那，一起走呗？”

“好啊！坐我的车，让司机开你那辆。”

“不要吧？让司机开你的车，你和我……怎么，不相信我的技术？”

“不不，好好！！”

在一路颠簸中，开始，**郑永和**还目不转睛地欣赏着眼前的美景，嘴中随便唠

着些什么。过了近百公里的距离后，他的眼皮开始沉重起来。

云依鹤见状，就抓住时机问他：

“这些人真是的，也不让人好好休息，这么着急让你回总部。”

“唉，事情重要吗！”

云依鹤有意等了等，当她感觉到郑永和又一次低头瞌睡时，就“喃喃低语地”问道：

“丰溪里那边的事，还要你亲自关心哪？”

郑永和的头半抬不抬的：

“没有，他们搞去吧……我回去，是我的事。”

“又要发射了，多累人哪。”

“嗯……可不是，要连续干几发，累。”

“天这么冷。”

“过了……春天吧。要不，道路不好……”

“别想了，睡一会儿吧”

云依鹤顺势停止了谈话。

又行驶了几十公里，他就已经带着幸福的憧憬转入梦乡了。

云依鹤笑了笑，在继续谨慎驾车的同时，开始思考着下一步：

从郑永和半睡半醒状态中透露的情况来看，天帅同志肯定要再次发射导弹了，时间应该在五六月份，数量也不少。

云依鹤知道，自己不应该在正规渠道之外获取这种消息。但她又很坦然，因为她必须比正规渠道尽可能早的得到准确消息，这样才能更好地完成伟大的天帅同志赋予她的任务。况且，中国人已经给了她“选手”将要“发球”的警报，她更要千方百计加快自己的节奏。

她决心进行如下几项工作：

对全泰远那几个死党，特别是东仓里基地的赵载亨，继续加强监控。为了不打草惊蛇，避免引起其他的、特别是尚未发现的死党的警觉，目前还不能对他们采取极端措施。只要掌握住他们的一举一动，云依鹤就认为自己能够在关键时刻将他们“雷霆击溃”；

请求上级启动在俄罗斯的力量或请求俄国人协助，对全泰远进行“海外清除”，

以绝后患。

进一步寻找渠道，把具体地发射日期核准。

令云依鹤犹豫的是，请求上级就要惊动**文载世**。她不仅是不愿意让他插手这件事，而且心中隐隐地还有些更大的不信任。

中国人，特别是那位**殷总**，除了透漏消息以外，能否再进一步地帮帮忙呢？这对他们来说，不也是十分重要的吗？

如果要他们帮助，就只能用她自己的渠道，私下进行。

这可是要犯大忌的呀！

还有许多要考虑的事交织在一起，云依鹤头脑不禁也有些混沌起来。

颠簸的好像更厉害了！

这帕拉丁越野车为了显示其真正的越野功能，减震本来就做得非常“硬”。要不是前几天下的雪填平了一些坑凹之处，这崎岖不平的路况，就真的会让车“弹跳着”前进了。

云依鹤透过那两道车灯的白光，竭力地搜寻着道路。

茫茫旷野，天地皆是灰白的一片。

丹东。“江滨”宾馆

2013年2月12日，北京时间11时01分。

正在房间里浏览网页的**殷仕野**似乎感觉到了点什么，好像是地震？

其实，他对地震是相当不敏感的。当年在石家庄高级陆军学校学习时，他就因此被校长不点名的点名过：

某日凌晨地震。全校教职员工和学员、包括**殷仕野**同宿舍的学员班长都迅猛

地撤到了操场等空旷地带，而**殷仕野**却直至大家回到宿舍时仍在床上呼噜不止。第二天，校长集合全校大发雷霆：当场宣布将一名因惊惶失措从四楼跳下而致小腿骨折的正营级学员开除，而对“某个过于镇静的”正连级学员则进行了讽刺式斥骂。解散后，**殷仕野**所在学员中队的政委一边擦着头上的虚汗一边对**殷仕野**说：“你他妈的，算你有福！”在中队政委看来，幸亏在校长那只因淮海战役而失去“伙伴”的独眼里，“惊惶失措”和“过于镇静”还是有区别的。

所以当他有了一丝感觉却不太肯定时，就抓起电话打给住在另一个房间的“杨老板”：

“哎，怎么我好像有点儿感觉……”

“什么好像，就是震了！”

“是吗？我再上网查查。”

“查什么查？！肯定是那边的核爆，应该是第三次了！”

不到十分钟，**殷仕野**也确定了这一点：

“据日本地震网消息，今日东京时间 11 时 57 分，半岛北部发生 4.9 级地震，震中位于北纬 41.3 度、东经 129 度，震源深度 0 公里”。

殷仕野一算：北京时间就是 10 时 57 分，再一看经纬度，与上两次核试验的地点相同，与他所在的位置直线距离不过一百多公里。

他又给“杨老板”打电话：

“确实。那就别发呆了，过来唠十块钱儿的吧？”

“出去。喘口气。”

“好。”

两人来到了江边。

今天是大年初三，时不时还有爆竹声音传来。他们是年前从长春到丹东的，因为“揍是不夫”说最近没有什么紧急的事，“景点”也不会这么快搞出什么动作，关键时刻应该在江对面再次发射导弹的前后；所以让他们到丹东“现地勘察”，掌握动态，也顺便休息一下。

“杨老板”继续不满：什么“现地勘察”？！隔着条江呢，何为“现地”？

殷仕野自我安慰：他目前与**云依鹤**建立的通信联系，是以钱老板的人工通讯

为主，所以距离毕竟还近一些吗，方便快捷。

“杨老板”冲着江面长吁了一口气：

“春节还没过完，这就又放个大炮仗！这他妈的会不会飘过来什么辐射物啊？”

殷仕野也是一阵紧张，他不禁回想起人类历史上那次真正核弹袭击的情形：四吨重的“小男孩”在九千四百米高空被抛下，离地面六百米时才“放声大哭”……八万人在他的哭声中被当场灼焦撕碎；其后五年，辐射仍让六万多人相继在痛苦中死去。

殷仕野恨恨地说：“离我们这么近，这不是‘身寄虎吻’吗？！”

“杨老板”：“虎？俺看至多是个猫，病猫。”

殷仕野：“病猫才更危险，它带的狂犬病菌要是进入发作期呢？！”

“杨老板”一时无语。过了一会儿，他才吐出一句：

“半岛核问题不解决……”

殷仕野接上：

“终成大患！！”

两人隔江望去，瑟瑟寒风中，一片朦胧未知。

殷仕野：“好在是地下核试验，问题应该……”

“杨老板”：“日本地震网不是说震源深度是 0 公里吗？那不是地表了吗？”

殷仕野：“描述非天然地震的时候，比如说塌陷了，爆破了，包括地下核试验等等发生于地表浅层的东西，地震台一般都会说震源深度是 0 公里。我估计，按他们修建地铁的那股深钻的劲头，实际深度应该在八百至一千米左右。”

“杨老板”：“但愿如此。要是浅了，地面上一定会有辐射的。这‘熊孩子’！”
他不由得往地上啐了一口后，接着说：

“按规律，今年上半年这上将军要不弄点紧张局势，他就不舒服。”

“照你这么说，下半年就会缓和了？”

“咋地？你不信咱就赌一瓶北京二锅头。上一代不就是这么折腾吗，他还能整出啥新东西来？俺看这两年还不行，还得按既定方针办。再过两年吗，可能有

自己的招数拿出来。”

“嗯。就是说，一边清理整顿自己家里、打扫卫生清除垃圾，一边明火执仗地放炮仗震乎左邻右舍，特别是老美；既要转移国内视线，也要让全世界知道他已经掌控了一切。唉，内外兼修啊，也挺不容易的。”

“对付这不听话的熊孩子，美国鬼子的‘大棒加胡萝卜’政策，可能还真管用！”

“你是说，我们也可以？”

“这……俺可没有说。哈！”“杨老板”打了个哈哈，岔开了话题：

“对面这么一爆，揍什么……‘揍是不夫’的判断可就是错误的了。”

“也不全错。据我目前观察和分析，上边还没有力量和条件深入到对方的核弹领域，所以这方面本来就被动。化被动为主动的机会……”

“只在俺们手中了？”

“为进一步提高对自己工作重要性的认识，我希望是这样的；但从全局出发，我可是真不希望如此！”

“虚伪！”

“怎么就虚了？！难道你愿意给自己加重担子？”

“重担可以加，俺从来不惧挑战；但，俺……俺也不愿意友邻部队进展缓慢。”

“这不结了！我师傅说过，咱们这行看起来是单兵作战，其实是最需要一盘棋精神的。谁要是心中不怀揣大局，谁就难成大事。绝不能‘只知低头拉车，不知抬头看路’。否则：就只能不断地做出那些耗费惊人、毫无实际意义、只能自娱自乐的无用功，而且也会种下祸根，久而久之或者到了关键时刻，危险和牺牲也必然全来了！”

“嘿嘿，对。咱们这行，俺咋觉着有点儿像《大宅门》里说的那样呢？什么‘修合无人见，存心有天知’？”

“是啊，‘人在做，天知道’！从更大的范围来说，比如对广大民众而言，我们是在打一场‘无人知晓’的战斗。‘觉悟’二字，对我们而言就包含着更多内容喽！”

他们沿着江边继续走着。

“杨老板”忽然指着江边我方一侧一些高大的沿江防水墙笑道：

“修这么高，发水了还不冲对面啊？”

“可不，那年发大水，江水漫了上来，咱这边修的是‘铜墙铁壁’，那边冲的是‘一马平川’、稀里哗啦！好在那边也没有什么值得可惜的东西。”

“唉，这也没办法。再鲜血凝成的东西，也得让步于利益呀！”

“莫谈国事，啊？哈哈，莫谈国事哟……”

“杨老板”问道：

“哎，不是说你那个钱老板又过去了吗？这回，你那朵金达莱应该有消息了吧？”

按规矩，“杨老板”只知道殷仕野有通信渠道，但具体情况是不知道的，如殷仕野与钱老板见面的时间地点、通信具体内容和加密手段等等。但殷仕野启动了交通线的事，还是两人共享的内容，否则工作也没有办法进行。

去年10月他给云依鹤写了那封“隐藏于字符间距”的信后，她虽然没有任何回信，但殷仕野知道她一定是收到了。春节前，钱老板找到他，说按惯例又该去“上炮”了，问殷仕野有什么要带的。殷仕野笑着说没有，但心中却在揣摩：我没有带过去的了，但她一定会有带过来的。

“一定会有。”

“心灵遥感？”

“不，这是基于判断。”

“那好，你再接着判断：什么时候来？”

“这不用判断。正月十五之前，钱老板一定回来补偿家人，他是中国人，总不能三十初一的都不回家。那时就一定有。”

“那好吧。这两天我要先去一趟沈阳，正月十三回来。”

“好吧。”

2013年2月22日，周五，正月十三。北京时间10时11分。

果然如殷仕野所料，钱文革回到了丹东。一回来，钱老板就打电话给殷仕野：

“殷总吗？我老钱呀！”

“啊哟，钱老板！你好啊！怎么，在江那边来的电话？”

殷仕野朝一边的“杨老板”挤了挤眼，按下了免提键。

“没有没有，那得多少钱哪！我回来了，您在哪呢？”

“我在凤城，和几个朋友喝着呢！”

“那……我想和你在丹东见个面，什么时候方便？”

“明天吧，我正好要过去。”

第二天，殷仕野和钱老板就在江滨宾馆一楼的咖啡厅里见了面。

殷仕野：“怎么样？生意不错？”

钱文革：“托您的福，还是相当不错的。哎，我说，你那位漂亮球友让我帮办个事，可我不懂呀？”

殷仕野：“懂不懂是次要的，关键是她现在有用没有？”

钱文革：“哎呀，现在人家可是不得了，是将军了！”

殷仕野：“噢？那还真得帮助她呢！什么事？”

钱文革：“她说，想请一个网球教练过去。”

殷仕野：“请中国的？那也不行啊，这得到美国去请。咱们国家的那几个女网球运动员，都在美国一个叫……”

钱文革：“啊呀，人家说了，主要是教娃娃们。应该不那么复杂吧？”

殷仕野：“噢，那倒是可以……不过，她能给多少钱哪？”

钱文革：“那还用说吗？”

殷仕野：“好吧，这事我帮你弄。但是，我只能帮你选个人，如何出去、价钱多少等等，可就是你的事了！”

钱文革：“一言为定！”

殷仕野回来跟“杨老板”一说，“杨老板”立即大笑：

“哈哈！俺的娘咧，人家这是想你了哟！”

“杨老板”的笑声由胸膛内喷薄而出，冲击力犹如一堆大尺寸音箱发出，高音刺耳，低音回荡，让人心脏随之而震。

一看殷仕野脸上有些挂不住了，“杨老板”立即改口：

“她这是要面谈、面谈……面谈？这他妈的可不好办！”

“是啊。这可得好好研究一下。”

“对对，马上、立即、赶快、麻儿溜地……”

“你怎么回事？！”

“哎哎，别生气别生气。这得跟‘揍是不夫’一起商量吧？”

“嗯。一会儿让他上网。你说，如果见面，是在这边好哪，还是过江？”

“废话！她要是能过来，还不会说安排娃娃们来旅游学习啊？还请什么教练过去？‘请教练’是虚的，‘过去’是关键。她的意思一定是让你过去。”

“虚的，恐怕也得当真的办吧？”

“还是废话，当然得给她找一个教练了！这对你来说，还很难吗？”

“那倒不。我认识一个沈阳体院的研究生，小伙子很有耐心教孩子没有问题，那金达莱也认识。听说这小伙现在人生正不得志，在一个什么野鸡班里教人打球呢！我还经常介绍一些愿意打球的大款，让他陪打，一方面能挣点陪练费，一方面也算建立些人脉。他应该是最佳人选。”

“不知你身份吧？”

“当然。这话问的，好像我……”

“好好，小心没大错。虚中带实的可以了，俺同意。剩下的，就是关键喽？就是你如何过去了，你可得实中带虚的过去，啊？”

“你烦不烦？过去还不好办，关键是让不让我过去。”

“俺俩 NGO，这方面已经不存在让不让的问题了，关键是需要不需要过去，怎么过去，和过去了干什么，这得俺哥儿俩定。”

两人打开电脑，找到了“揍是不夫”。

经过一番商讨，“揍是不夫”也认为那边不会轻易约见殷仕野的，一定是有事让她感到棘手了，况且听起来她还有些情况不明；同时，送她回去后，这是首次见面，又是对方主动，机会难得。所以，殷仕野可以过去，但仅限新义州，而且“只能面见，不能面谈”。

殷仕野和“杨老板”有些不解：什么叫“只能面见，不能面谈”呢？“揍是不夫”好像很忙的样子，未作任何解释，只是说了句你们自己安排就飞走了。

下线后，两人面面相觑。

殷仕野：“他的意思，是不让说话……”

“杨老板”：“我靠！你会哑语还是咋地？”

殷仕野：“就算我会，她会吗？！就算我们都会，那比划起来……让全世界看热闹哪？！”

一时又无语。

他们心中明白，“揍是不夫”的考虑是正确的，虽然**云依鹤**约的是在她们那边见面，但肯定不会是大张旗鼓地公开见，因为这很微妙，所以要“非同一般”。究竟怎么做到“非同一般”，就得自己考虑了。

沉默了一阵子，“**杨老板**”先瞅了瞅**殷仕野**目前的脸色，然后才故意“小心翼翼”地说：

“哎，俺说，她主动提出见面，可是有点儿考验的意思在里面呢，啊？”

殷仕野也有同感。

他了解的**云依鹤**，可是个轻易不服输的角色。从各方面情况看，她目前正春风得意，或者说正在全力推进工作中，干得应该是热火朝天。此时，她这样要求见面，当然知道**殷仕野**们会猜出她是有问题一时解决不了而要求协助的，如果仅仅如此，那就不太像她的性格。她应该是一箭三雕：一来与我们进行情报交流；二来试探一下我们是否真心帮助她和帮助的力度有多大，也就是看看我们到底有什么本事；三来如果我们有办法，她也就省事了！而如果我们的情报不值钱或措施不得力，以后的事情也就免谈了！

“**杨老板**”不禁摇头晃脑地唱起京剧《沙家浜》中刁德一的唱段：

“这一个-女-人，哪，啊，不-寻哪-常！”

殷仕野“扑哧”一声笑了出来：

“好了，既然人家挑战了，我们还能熊包了不成？”

“异常正确！那，俺们就研究一下：怎么过去？什么地方谈？怎么谈？谈什么……中不？”

“怎么过去，这个好办。我查一下，还有‘一日游’没有？”

殷仕野从网上找到了有关边境“一日游”的介绍，两人研究起来。

其中一个资料上是这样介绍的：

过境一日游

价格：人民币 680 元/人；

日程安排：

07：30 集合办理出境手续；

08：00 乘对方提供的旅游巴士过鸭绿江大桥；

08：30 至新义州中心广场，向**元尊**元首铜像献花，然后参观其革命事迹馆；

10：30 赴义州古郡参观关西八景之一，即统军亭及边境八角瞭望亭、南大门、**元尊**元首之父的革命事迹地；

12：00 品尝风味餐；

13：00 人民币购物；

14：00 返新义州后，参观平安北道美术创作社；

15：30 幼儿园观看精彩的儿童文艺演出；

17：00 市政府附近拍照，游览；

17：30 登车经鸭绿江大桥回国至丹东火车站。

殷仕野：“简单，不用护照，边境通行证就行；而且这个行程也行。”

“杨老板”：“刚放了大炮仗，恐怕要停几天才能恢复。”

殷仕野：“问题不大；就是停，也就个把月。不用管这个，我们来设计一下，整出个方案好告诉她。”

“好吧。会谈的场合，俺看只有吃饭这会功夫了，啊？可惜不能点蜡烛……”

“你有完没？！”

“在下错了，错了……”

“杨老板”停下来喝了口水，接着说：

“只能在吃饭的时候，而且见了面又不能说话……这只能使用工具了。不过，江那边可是真严哪，就算你有好使的家巴什，也不是那么好带过去的。俺听说那年南北什么离散家属见面的时候，南方的人想带个小录音机都没有带过去。”

“是的。北部在过境通道上安了许多从咱们这进口的 X 射线安检仪，听说比机场用的那种还厉害。”

“那倒好对付，人家基地组织不早就研究出对付 X 射线检测和金属探测的法子了吗？”

“你是说那种在皮包夹层里做鬼的办法？”

“是啊，特殊材质的夹层，提前做出一堆女士内衣和化妆品的 X 射线反射影像，让你看个够，可里面装的是连枪身带子弹都是超强度塑料做的高压气枪，子弹头里是缓释生物毒剂。”

“那只能对付咱们国内的那种机场安检，人家北部是技术手段和人工手段一起上，什么夹层都白扯。”

“可也是。俺瞅过日本警察杂志刊登的案例，说是南方一位老兄潜入北部，搞了整个一硬盘的数据想带出来。他们特意把微型硬盘做得无比结实而且带自毁装置，还装上了一套超小型的血液检测设备：要想解锁，必须刺破解锁者的手指。”

“哈！加上 DNA 检测岂不更好！纯粹是美剧看多了！变态了不是。”

“可不是咋的，结果人家北部只看了一眼觉得这东西外形挺奇怪，二话不说就地摠住他，一顿胖揍告诉他老实就送他去采石场为伟大领袖砸石头，老小子立马自己扎了手指头。”

“嗯。这个吗，还得是咱中国人最聪明。”

“什么意思？又是那套‘传统行当还是要用传统手段’的理论？”

“然也。孙子曰：‘阴在阳之内，不在阳之对；太阴，太阳’吗！”

“最隐秘的东西，就在最公开的东西里面，最隐秘的，也就是最公开的……这俺知道。俺关心的是：你用什么工具解决‘只见面不说话’的问题？”

“山人已有妙计。”

日本。札幌。

2013年2月25日，东京时间11时01分。

正是这里最热闹的“雪祭”时节，一下子湧来了数以万计的游客，似乎使本地的气温都升高了若干。这使它那以宁静含蓄而著称的美，在沸沸扬扬之中略有

逊色。

市区内的丘珠机场，也被称为“札幌飞行场”内，一架由东京飞来的小型客机正在降落。

这是个位于市区内的小型机场，实际上隶属于日本防卫省，是个军民合用机场，只有少量日本国内地区航线的商业经营。因此相对位于千岁市与苫小牧市境内、冬季也可以起降大型宽体客机的千岁机场而言，这里算是闹中取静的地方。

从小型客机上下来一些人，大部分是本国的游客，他们不像千岁机场那些常见的外国游客般叽叽喳喳，匆匆而无声，没有打破这座机场的寂静。人群中，却有一位显得十分醒目：

此人一身名牌雪地伪装色的狩猎服，眼眶上架着一幅美式军用墨镜，头顶毛线帽上还闲着一幅炫彩色的滑雪镜，浑身上下挂着绑着系着一堆摄影器材，包括三部数码相机、二部摄像机、一副三角架一副独脚架，一个超大背囊和大大小小三个腰包……要不是颜色不对，令人恍然感觉就是一位正在伊拉克作战的美国海军陆战队员，着实生龙活虎。

他身材矮壮，头型呈正三角，络腮胡子刮得很干净，显得灰中透紫。

这位正是二年前在半岛北部射杀了二名军人的弓弩手、美国国家地理频道兼职摄影记者、北美狩猎者联谊会成员、世界弓弩协会亚太分会常务理事、狂热的谍战爱好者儿玉龙太。

三天前，外务省国际情报统括官组织的人又找到了他。不过不是那位“第三担当”松井田夫了，而是一个叫滨丘陵的人。他向儿玉龙太自我介绍说，是经松井田夫推荐和特别交代后，才来此给儿玉龙太“添麻烦来了”。

儿玉知道，外务省内的各个职位都是由省内的干部们交流履任，因此他们的工作衔接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果然，这位滨丘陵要给儿玉龙太“添的麻烦”，让儿玉从心底感到兴奋：

“儿玉先生，听松井先生说，您非常愿意接受各种挑战，也曾经做过许多普通人不可能做好的事情。”

“心怀八纮一宇，自然竭诚效劳。”

“儿玉先生的爱国精神，确实令人敬佩。您最近，还在关注半岛南北方面的事吧？”

“从未间断。”

“北部有一位叛逆的飞弹部队军官，最近来到了日本，而且居心不良。”

“刚刚起爆了核子武器，又跑了个飞弹部队的军官……不过，一介叛逆，能有何作为？”

“据俄国人说，他能控制飞弹的发射。”

儿玉龙太觉得有些不可思议：一位显然处于被追杀状态的前飞弹部队军官，远隔千山万水，两手空空，能控制导弹发射到什么地步？他还能让导弹指哪打哪吗？！这与儿玉的常识相悖。

“这位军官先生，能力也太大了吧？”

滨丘陵知道儿玉的怀疑，笑了笑：

“现代科技的发展，正在让许多不可能成为可能。过去，肯定是无法遥控一架需要几十上百人合力操作才能抛出石弹的抛石器；现在，在东京按一下键盘，就让一部纽约的电梯升上去或者降下来，还是什么非常奇怪的事情吗？”

“理论上讲，通过网络……可是，北部的网络与外部世界是不连通的呀？”

“有线的不通，无线的呢？地上的不通，天上的呢？这个地球上，还有什么地方是信息流不能到达的？恐怕不是能不能，而是想不想的问题喽！”

“即便如此，射出一两发像中国大陆射向台湾那样的空弹，又能吓唬谁？”

“即便是空弹，我们日本列岛也经受不住啊！”

儿玉不想再在这方面显得幼稚，也不想纠缠他不需要关心的问题。

“嗯……您想要我做些什么？”

“找到那个军官，确认他要干的事；在他即将行动前，阻止他。”

“对不起，这种事，似乎应该是由警察厅，或者是由你们这样的政府机构出手吧？”

“实不相瞒，这世界上的事有时相互制约，很微妙，使我们不便出手。”

“缘由不明，如何尽力？”

“好吧，儿玉先生肯定知道国家对特别事项保密的要求，但是对您我就不忌讳什么了。这个叛逆军官是在半岛南方某个组织协力下，来日本图谋不良的。目前，我国与中国的关系正处在一种该死的紧张状态，这是一场政治智慧的较量；在这场较量中，当然不是只有日中两国的利益冲突，而这个组织又恰恰是我们一

股可借用的力量。因此……”

“利益攸关，投鼠忌器……可以理解。但是，既然已经知道他要干什么，那就直接把他做掉或抓起来不就行了吗？为什么非要到他即将行动时才阻止他呢？”

“儿玉先生，在谍报世界中，这种事情从理论上讲只要不行动就不能确认，越接近行动开始的那一瞬间，也就是所谓‘高潮’时，才能越确认其真伪。这与男女之间的那点事，有异曲同工之妙。儿玉先生这体格……不会不懂其中的奥妙吧？”

说到这，滨丘陵脸上露出了并不淫秽的笑容，且一闪即过。

“这是一；支持他的组织，是我们既要利用又要防范的力量，我们需要通过观察他们的行动，特别是剧烈的行动来更彻底的了解他们，而行动最剧烈的阶段，只能是按下电钮前的那一秒钟，这是二；他们的行动，目前应该有若干国家的谍报部门在关注；这些谍报部门的行动定然会随着那位叛逆军官行动力度的提升而提升，这对我们掌握国际上谍报组织活动的相关情况，是不是更为有利呢？这是三……”

“可这明摆着有风险哪？！”

“中国人喜欢说这么一句话，叫：不入虎穴……”

“焉得虎子？不过……我到底是支持他完成动作，还是制止他完成动作？”

儿玉龙太还是有些糊涂。

“为制止而完成。你负责全力支持他，到最后一刻。”

“制止呢？”

“自有别人完成。啰唆点叙述，就是：你想方设法支持他完成动作，促其成为事实；而只有他要干的事儿，成为既成事实，或者说能够证明这就是事实时，就会有人制止他……”

儿玉龙太已经不再耐烦听这些一环扣一环、千丝万缕、盘根错节的道理了，他只要有行动，就行！于是他做出一番恍然的样子：

“我明白了！”

“那我不啰唆了。”

“有什么支持？”

“情报和身份。这是此人的一些资料和目前所在位置等，你会很容易地找到他；这是您新的身份背景资料，是‘朝鲜民主统一救国战线’海外事务部的。当然，一些必需的资金方面的问题，我们也是可以协力的。”

从精神到物质随时都处于准备行动状态的**儿玉龙太**，没有耽误一分钟。

滨丘陵走后，他用了十分钟浏览了**滨丘陵**带来的资料。

接着，他打了一个电话，要求对方马上与他见面。

约一个小时后，一个职业妇女打扮的青年女子与他见了面。

女子长得很漂亮，丹凤眼，皮肤白嫩，嘴的右角下方，有一颗不十分明显的美人痣，说起话来，一跳一跳的，很有些撩人的意思。

但**儿玉龙太**可不关注这些，神色有些凝重地快速说了些什么。

那女子却嫣然一笑，似乎有所预料的样子，慢声细语地回答着，这使**儿玉龙太**也放松了不少。

临别时，女人给他写了一张纸条，上面是一个电话号码。

当天晚上，**儿玉龙太**与**全泰远**通上了电话。

但是，**儿玉龙太**并没有以什么“朝鲜民主统一救国战线”的名义与**全泰远**联系。他向**全泰远**介绍自己时，说的是自己真正的身份，即：

“北韩民主化促进协议会日本本土协力员”。

他约**全泰远**今天在札幌葛兰多饭店见面。

刚才在飞机上，**儿玉龙太**则把三天来的思考做了总结，定下了最终决心。

他的决心实质上就是他将导演一场由他亲自出演主角的戏。戏中的他，已经被他自己设定为一个身份错综复杂的n重间谍，将周旋于各种势力之间，玩弄四方于自己的股掌之中……要“形式重于内容”，也就是说他更关注的是他终于又有机会进行一场惊险刺激的游戏了，这将是一场猫科动物捕猎式的游戏，既：“捉到猎物，尽情玩弄猎物，再杀死猎物”。

全泰远去年12月21日就已经到了札幌。

他在南萨哈林斯克选择了俄罗斯航空的客机，直飞日本大阪关西国际机场。

乘客名录上，他叫**山田永俊**，日籍韩裔，出行目的是回国旅游。

在关西机场降落后，他再次见识了“协议会”那种“不伦不类”的接头闹剧：

他刚出海关，就见到一群学生模样的女孩子在为这里的“雪祭”搞宣传。她们身着日本传统民族服饰，向游客们散发着宣传单、优惠券或者旅馆介绍等。她们的宣传很“文静”，既不吵也不闹，几乎是默默地散发着那些宣传单。

这使**全泰远**想起他去俄罗斯读军校路过欧洲时，遇见的一次也是学生们的全城募捐活动，好像是为了一个得了绝症的同学。那些学生的募捐形式很文雅和“职业”：他们只是默默地站在城市的一些主要人行道口，胸前抱着写清事由的募捐盒，在绝不影响交通的情况下向过路者投以企盼的目光。他们对每一个捐赠者鞠躬致意，并在捐赠者胸前别上一朵小花：当戴花者在其他地方又遇到募捐者时，他们只会受到鞠躬和致意，不再被募捐。

全泰远此时注意到，一位举着宣传单的女学生有些与众不同：她不像其他姑娘那样只是低着头，有些略带羞涩甚至是有些矜持，而是用直勾勾的目光，扫视着从关口出来的每一位旅客。而且，当**全泰远**出现在她的目光中时，她就没有再去看别人。

全泰远既注意到了她的目光，也注意到了她长得比其他学生似乎成熟一些，也很漂亮：丹凤眼，皮肤白嫩，嘴角右下方，一颗美人痣平添了不少妩媚。

全泰远觉得她与我们民族的姑娘长得很像，而且又非常执着地盯着他，于是就从诸多份宣传单中接过了她的那一叠。他明显地感觉到，他拿到宣传单时的动作，并不是简单地“接”，因为当他手接触到宣传单时，那位漂亮的女学生却没有顺势撒手，而是稍稍用力地拽了一下。他有一些预感，于是尽可能地挤出了一丝可亲的微笑，把这些宣传单揣进了衣服口袋。

他没有再去注意那位漂亮的女学生，出了机场后，他叫了一辆出租车。

全泰远对日本并不熟悉。之所以选择札幌，也只是在网上概略浏览了一下日本的旅游指南，觉得札幌是北海道的行政中枢，信息与交通肯定方便，人口相对少，旅游城市也便于“消融”，同时这也是自萨哈林起飞的俄罗斯航班的直达地，并没有什么其他的特殊考虑。具体位置他选在了札幌市面积最大的南区，在靠近发寒铁工团地的地方，找了一家“麻雀虽小，五脏俱全”的小旅馆住了下来。

小旅馆名称是“每周2000”，5层楼，1层是白色，以上几层都是黄不黄、赭不赭的颜色。他看了看房间，虽然小，但很干净，设备、特别是互联网的设备也很全。而且，价格也不错：他要了个有两张床、一张小沙发、一个小写字台的标准间，不到五十美金一天。

这几个月，他先彻底地休息了一下，当起了一个与那些紧张兮兮、成天跟着导游“窜景点”的游客完全不同的“休闲旅游者”，把大通公园、北海道开拓村、羊之丘展望台、巨蛋球场以至拉面横街等有名无名的景点，统统转了个遍。同时，他还保持着军队的习惯，在北海道清冽的晨风中长跑，积攒体力。

这一段在日本的生活还是挺惬意的。

他觉得日本人的服务态度比南方的我们民族还要更好些：他随便在便利店买个一百日元的食品，那日本服务生也会仔细地给他包好，放到一个纸袋中，不忘放一张湿巾，以最方便他拿的角度递给他，临了还得鞠一躬。但是，他对上公共厕所也需要换拖鞋感到十分不便……还有，这里的行动电话也不好办，一机一号，实名登记。他知道，“协议会”会主动找他的。在机场“特意”由漂亮女学生送给他的宣传材料中，有着用铅笔写的地址和一张电子保管箱的条形码。他按着地址到了大通公园地铁站，从保管箱内取到的，是一部手机。

他每隔几天都要给手机充充电。

这部手机沉寂了两个多月后，今天终于响了。

他有些不满。从电话中得知今天找他的，只是个什么“协力员”。从“职称”上看，他觉得“协议会”对他的态度有些不确定。

二年多以前，他在首尔见的可都是“协议会”的高层长官。现在，他就要做更大的事了，怎么才派一个“协力员”与他联系？

见面是在葛兰多饭店三楼的咖啡厅内。

两个粗壮的汉子既互相用阴冷逼人的目光审视对方、暗中较劲，又都竭力用小口品尝着来自中国云南、意味深长的“猫屎”咖啡并尽可能“细腻”地交谈。双方的交流还算顺畅，因为他们是用双方各有长短的英语、俄语、日语和汉字笔谈等混合着进行交流。

儿玉龙太直截了当地告诉**全泰远**，“协议会”将全力支持他的行动。

全泰远提出：一是需要一次性支付报酬，标准是保证他下半生能过上日本社会中等富裕生活水平的美元现钞；二是事成之前落实美国身份，事成之后协助赴美隐居，永不公开身份；三是需要掌握半岛情咨，找准时机；四是需要准备一台美国“血统”、中国大陆生产的 IBM 笔记本电脑，一台知名厂家生产的台式电脑。

儿玉龙太原则上全部应允。

但他认为**全泰远**提出的报酬给付方式不妥，钱数也不好估算。不如由**全泰远**提出具体数字，存入一个**全泰远**能查到的临时账户，然后按“协议达成”“行动开始”和“赴美启程”这三个阶段分期支付。

全泰远坚决要求协议达成后一次付清，否则“撒要那拉”；**儿玉龙太**“据理力争”。

经四十多分钟拉锯，最终敲定为一百九十五万美元；一周内存入一个他们两人同时到场提供各自密码后才能支取的账户内；待情报落实、开始行动前一次性支付。

除此还达成一些其他协议，包括：

情报落实后行动开始前，**全泰远**应该得到真实的美国护照；到达美国后，不能有任何可查询出问题的记载，包括出入境记录、信用卡使用信息和什么社会保障号码和驾照等等；

儿玉龙太一周内落实有关设备器材；

全泰远从今天开始，不再与外界有任何形式的联系，包括电话、信件和面谈；

.....

最后，两个人站起来握了握手，面呈微笑、各怀鬼胎地告别，**儿玉龙太**居然还主动拥抱了一下对方。

儿玉龙太送走似乎踌躇满志的**全泰远**后，立即到宾馆大厅的公用电话处给**滨丘隆**打了一个电话。

滨丘隆表示满意。一方面保证全力以赴提供情报信息，一方面提了点具体意见：为表示信任，明天即给**儿玉龙太**一百五十万日元现金，具体给**全泰远**多少由**儿玉龙太**自己定；至于议定的酬金数额没有问题，马上转给**儿玉**，但其账户要在**滨丘隆**指定的银行设立；而且按银行的规定，在开始行动前一次性支付时，只能

先提供一张银行卡云云。

儿玉龙太心中骂了起来：这帮骗子加混蛋！

不说别的，谁不知道日本的银行卡办理后需要间隔 24 小时才能提取现金，并且每天是有提取限额的？这个情绪他没有表现出来，因为他知道只能应允。他也知道，他答应全泰远的那些条件，其实大部分也只是些弱智者才能相信的东西……全泰远提出那些要求时，又何尝不像个精神病患者？

但儿玉却十分愿意在这种充满不确定、勾心斗角和血腥杀戮的迷雾中穿行，而且自认为游刃有余。自儿玉能看懂小说和电影后，间谍在他头脑中就是这样一种形象：

阴暗处，一个黑礼帽黑墨镜身披黑斗篷的男人，手握匕首……

在儿玉的头脑中，间谍世界的游戏都是以生命为赌注的，因此具有最高的刺激性和挑战性，就像一种高致瘾性毒品，吸引着他欲罢不能。

所以，儿玉龙太真正的决心，不是为制止而支持，而是为最终成功而支持！

朝鲜，新义州

2013 年 3 月 29 日，上午 08 时 11 分。

新义州市政府前的广场，元尊元首塑像前。

那座铜塑像保养的很好，灿若金身；领袖同志微笑着，向已经与他阴阳两隔的世界挥着手，向曾经的子民们和其他人示意：“慈父”的事业还在，而且还会继续发展。

二十多名中国游客正围着一位消瘦憨厚、身着虽然鲜艳但似乎有日子没洗的民族服饰的中年妇女那里买花，准备敬献给领袖。因为花是塑料的，而且价格也与中国的同类商品相差甚殊，引得一位浑身上下裹挟着最少五百多克以上重量的黄金、穿着质地上乘但样式令人疑的毛料套裙、腿套毛袜脚踏名牌旅游鞋的女

人企图讲价：

“这啥玩意儿啊？不就塑料片子吗，咋整这贵呢……”

她身边一位上身貂皮夹克、下身粗布登山裤、同样脚蹬名牌旅游鞋的男人，一边抬起左手抚摸了一下吹得锃亮的背头，一边大声呵斥着这位可能是他老婆的女人：

“说啥呢？缺钱啊还是咋的，还不赶紧地！”

女人不服地翻了他一眼，一边嘟囔一边买下了一束花。一转身，这女人又冲着满大街或悬挂或矗立的标语牌大呼小叫：

“啧啧，看人家的广告多亮堂、多整装，哪像咱们的，不是露大腿就是耷拉着半拉奶子的妖精……”

买完花后，这群中国旅客聚集到了领袖的脚下肃立。这时，一位身着深蓝色长裙、显然极为认真地打过厚厚粉底妆的女讲解员出现了，开始娓娓地、深情无限地背诵着祭奠文稿。

终于背诵完了，肃立者们开始鞠躬。

当人们最后一次鞠躬并抬起头时，一个人抬起的时间比别人明显的慢了一拍。因为他确实是带着敬仰之情而垂下他那颗还算是比较骄傲的头的。

他有着一张鬓角仔细修剪过的长方脸，一双近似方形的眼睛，他是第二次步入这三千里江山了。

紧随着他行走并站在他身边的，是一位“女秘书”样的年轻女人，齐耳短发、长相既甜美又有些活泼调皮。她显然是第一次来到这里，眼中流露出不加掩饰的新奇和兴奋。

她是孙婕。

殷仕野第一次来三千里江山，还是在他随师傅第三次来丹东之后的事。师傅说，我们已经来这个边境城市这么多次了，也该过去一趟了。不然时间长了人家了解情况了，再过去就会让人家费心的。

殷仕野不明白什么是“费心”？

师傅笑了：人家熟悉你了，还不得安排人手车辆什么的，陪着我们哪？人家经费那么紧张，不忍心哪！

殷仕野这才恍然，不由联想起师傅讲过的一个故事：

师傅的一位朋友，是研究某国的专家。他的工作方式，居然就是几十年如一日地听那个国家的电台广播。他不仅深刻了解其政经文化与军事民俗，甚至连某城市某小巷内某个特色小饭馆搬了家他都知道，致使所写专题，直达天庭。专家退休后，高层首长问他有何要求，他说神游某国一辈子了，只想去实地看看。首长当即应允并要派人陪同，专家不愿意花费国家那么多钱，自认身体也无问题，遂只身上路。到了那个国家刚下飞机，立即有人毕恭毕敬地迎了上来，自我介绍说是某情报机关的某某，久仰专家大名，愿意陪同专家“故地重游”，并申明自己实属晚辈，有事尽管随意指使等等。专家也不客气，一路上不仅颐指气使、指东划西，吃喝住行分文不掏把那晚辈忙出一头汗水，而且还经常抱怨，说年轻人不熟悉情况老是领错路、介绍名胜也没有历史厚重感云云。

那次的三千里江山游览，**殷仕野**与师傅等人是从新义州坐火车到的平壤，然后又坐汽车去了开城、三八线和满浦等地。由于在新义州只是路过，因此不是十分熟悉。

这次他虽然只能选择丹东过境一日游，倒也可好好看看这座边境城市。

敬献完花圈，接着是参观展厅宽大昏暗、地毯虽厚但却冷飕飕的事迹馆。然后就上了本地提供的样式很老的一辆日本产大客车，向义州郡驶去。

一路从车窗向外看，**殷仕野**感觉与多年前相比好像没有什么变化：整个市区干净中透着沉闷，道路还算宽阔但残破失修的地方比比皆是；经过农村时，四处仍是光秃秃的丘陵，植被稀稀拉拉，偶尔可见到一些妇女在田间劳作。高耸入云的永生塔，把那些农居映衬得更加低矮。

可能是为了转移游客对这些情景的注意，那位本地导游拿起一只中国产的喇叭开始调侃起来。他还真是“百事通”：

他从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的区别，说到特殊形势下实施“先军政治”的必要性；从这里人民“就学、住房、医疗”免费的优越性，说到中国的春晚、赵本山的小品。

他看那位训斥过老婆、穿貂皮夹克男人在车上打盹儿，就特意上前把他摇醒，

还说：

“哟，这是昨晚在丹东泡小姐辛苦了吧？”

惹来车上一阵尴尬的嬉笑。

笑声中，夹克男擦了擦刚才昏睡时流出的口水，顶着老婆越来越接近蓝色的白眼，借着导游的话也想轻松一下：“怎的？俺兹道这边还有更漂亮的小姐‘卖花’呢！”

旁边另一满脸酒刺的男士，涎笑着帮腔：“俺也兹道，‘红花’就是二十以内的黄花小闺女，‘蓝花’是二十左右的大姑娘，‘黄花’是结了婚的，‘紫花’呢……”

夹克男：“咋地？紫不溜秋地，揍是最高级地呗？”

酒刺男：“拉倒吧，银家‘紫花’是那啥……寡妇待业地，兹道不？”

夹克男：“那你兹道最高级的是啥？”夹克男不待对方回答自己抢先炫耀：“揍是高干家的，高干子女！银都大学生，拉琴跳舞唱歌啥地，都贼会整。”

酒刺男：“瞎掰刺，高干子女还能自己卖……卖花啊？！”

夹克男：“懂啥呀？！高干，他老是高干哪？他不腐化、不被干倒啊？”

酒刺男：“那倒是，有上坡就有下坡吗！”

夹克男：“兹要倒了台，他家子女干啥去啊？男的倒腾买卖，女的，女的只能卖花呗！”

酒刺男：“哎呀妈呀，那可老高级了！嘻嘻哈……”

对这两人的一唱一和，那位本地导游装作没有听见，讪讪地走向别的座位。当他走到**殷仕野**旁边时，**殷仕野**问他在哪学的汉语。

他停了下来，先仔细地摸了摸**殷仕野**衣服的质地，并咕咕哝哝地说出了准确的面料名称和品牌厂家，多少露出点艳羡的表情。然后才回答说 he 毕业于**朝鲜水利大学**，原在市水利局工作，党员，俄语很好，但他自学汉语颇有成就，就被调到旅游局工作。他还非常认真地补充说：他属真正的“国家干部”。

孙婕问他是否有女朋友？

他说他是“新裤子”，并露出一副颇为自得的样子。

看到**小孙**迷惑，**殷仕野**就代为解释：据说当年**元尊**元首曾经说过“裤子是男人穿的”。于是这里的绝大部分妇女就坚决只穿裙子了，而男人无论春夏秋冬都穿长裤，因此男人被叫作“裤子”；进而，未婚男性被尊称为“新裤子”；离过婚

的是“旧裤子”；再次离婚则贬为“破裤子”；离过三次以上的就是“烂裤子”喽！“新裤子”，尤其是党员、上过大学、是国家干部的“新裤子”是多数姑娘的追求目标，这位导游由此而骄傲。

义州郡比新义州市略小，但更清静。客车停在一个广场上，广场中间是一座中国式的城门，门匾上有五个硕大的繁体汉字：“东海第一关”。

城门当年的雄伟之气已全然退尽，只剩一片灰砖土瓦，历尽风雨依然倔强而立，如同一个满脸镌刻着历史年轮的老人，顾影自怜地在诉说着沧桑岁月。

离开“东海第一关”又到了距离不太远的“统将台”。依然是硕大的繁体汉字牌匾，依然是一座位于小山坡上的中式楼台。但这里却是树木茂密，站在这里透过叶子已经落尽的林木，可以遥望江对岸的中国土地，山中那逶迤的长城，也依稀可见。

穿西服的导游似乎觉得这些游客在他的国家感觉到了太多的异国因素，就赶紧指着山下江边一个村落，不无激动地说起当年遭遇特大洪水时，是敬爱的**导引者**、伟大的将军同志亲自派直升机救出了村里的灾民，体现了多么无比的关怀！

游客中一个高中生模样的男孩幽幽地冒出一句：

“是用中国的直五吧？”

导游也不示弱，立即更正：

“是俄罗斯的米-8。”

说完他马上适时转移话题，回身指着“统将台”：“当年为了抗击外族入侵，我们民族自己的英雄们曾经在这里起兵誓师，痛击来犯之敌！”边说边举起自己的手臂，做了一个激昂奋进的姿势。

大家顺他指的方向转头望去，却是广袤的中国东北大地。

游客中一位年纪大一些的男士：

“导游同志，听说这沿江的什么地方，有伟大的将军同志过江地点纪念碑？在哪儿啊，这次我们能看到吗？”

“是的，我们叫革命遗迹地。但挺远的，可惜这次不能去瞻仰了，希望……”

游客中那位刚才讲价买塑料花的女士，东张西望中随嘴一问：

“过江？从哪疙瘩往哪疙瘩过呀？”

另一些人，包括**孙婕**则互相挤了挤眼，开始顺着话头借机而起，七嘴八舌：

“从我们那边往这边过呗！”

“啊，知道了。将军同志是当年东北抗联的！”

“过江来打仗……那上级们，就是杨靖宇他们批准了呗？”

“抗联是三一年九一八后起来的……”

“对呀！伟大领袖是三六年从那什么毓文中学毕业的……”

“那一仗叫普天堡战役，知道不？”

西服导游赶紧插上：

“对对！普天堡战役是在结束亡国的历史、实现祖国光复中，起决定性作用的转折点之一。当时，我主力部队瞬间攻破了日帝设在国境地带森严的警备，进攻敌人的军事要冲，就是那个普天堡……”

但游客们打断了他，继续配合着：

“血战普天堡！普天堡普天堡，准确地说，是两江道普天郡、普天堡卫田里，揍是个村子。”

“对，村里有个小所叫警察。”

“一共俩日本警察。我主力部队，有九十多人的优势兵力呢！”

“此次战役大获全胜，全歼了那两个警察，是不？”

“说啥哪？那俩警察没有都死，就打死了一个！啊，不对。还打死了一个村里开饭馆的日本人呢！”

“不学历史吧？就是不行。当时还打死一个重要人物呢！”

“谁啊？”

“两个警察，是不？一个没死？对不？可那没死的警察有个姑娘，三四岁那个，不是被流弹打死了吗？！”

……

西服导游有些发蒙。

说实话，他真不知道这些，他只能背诵书本上的正文。

但他毕竟是导游，他还是有办法控制局面的：

“哎呀！到午饭时间了。走走，下山吃饭……”

参与刚才这一番讨论的孙婕边走边吐了一口气，朝殷仕野投去得意的一笑。殷仕野微笑着蹙了下眉头，靠近小孙悄声说了句：

“英雄不问出处，国家不论大小。”

小孙不屑地翻了他一眼。

离“统将台”不远，就有一个类似中国中等城市郊区公路边上常见的那种饭店，二层小楼，门前有一小片停车场，一楼大厅内能摆十多个八人桌，不论是否节日都挂着些彩色纸旗，倒也干净。

西服导游慷慨地把这些游客分成了三桌，说不用太挤了，我们民族是非常好客的民族。

午餐相当不错：有土豆烧牛肉、炒鸡蛋、烧鱼等等，一共六样菜各上两份，还有那标志性的以泡菜为主的各种小菜，加起来有二十多个盘子，每桌还有两瓶本地啤酒。小孙立即给殷仕野和自己倒上了两小杯，不等殷仕野举杯，她自己就赶紧尝着抿了一口。

殷仕野问她怎么样？她说有点儿怪怪的味道。

那位西服导游各桌转着，不断宣传“我们这里的任何东西没有任何污染，全部是绿色食品，你们就放心地吃吧！”

有人问：“老百姓过大年啥地，也能吃上这样的饭菜吧？”

另一人接着：“哎，听说你们这疙瘩收税，也收人民币……”

导游笑而转向其他。

吃到一半时，殷仕野用脚在桌下轻轻碰了一下小孙，示意她：

开始吧。

小孙掏出自己的智能手机，一边吃着，一边向她的“老板”介绍着刚才拍的一些照片。

院里开来一辆蒙着一层尘土、沾着一圈雪与泥混合物的旅行车。车上下来二男二女，说笑着进了饭店，在中国旅游团的对面，找了一张桌子坐了下来。

这边的中国游客们一开始还挺注意地观察着这四个人，但一会儿也就不再注意了：这几个人很普通，也在一边点菜喝水，一边互相看着小数码相机中的内容，显然是他们国内的游客。

中国游客中的几位男士，开始故意夸张地互相敬酒，以寻找点乐趣。

殷仕野在随着大家的目光观察那边的四个人时，与云依鹤四目相对。

此时，双方灼热的目光，犹如两列在一条轨道上相向狂奔的高速机车，在即将发生惊天一撞时，却奇迹般悄然而止；虽然各自发动机内的燃料仍在迅猛爆燃，但车身却纹丝不动地对峙着。

二秒钟后，那条两人之间的路轨，才如同幻化而来时一样，悄然幻化而去。

她很好认，虽然衣着同样普通，但高挑儿的身材和不凡的气质，使她自然地有别于其他。

双方的眼神中，内容颇多。最直接的内容应该是：

一年多了，你气色不错吗！

殷总胆子不小，亲自来了呢！

殷仕野头脑中闪过一部前苏联的电影，名字是《春天的十七个瞬间》，是个“连续电影”，可能是电视连续剧的前身吧？影片中描写过一位潜伏在德国盖世太保内部的苏联侦察员，二战前与前来探视的妻子见面时的场景：他们只能“相认”而不能“相识”，他们必须隔桌相望，寄千言万语于一束深情的目光之中。殷仕野记得那位饰演侦察员的，是前苏联的功勋演员吉洪诺夫。他在那场戏中，准确地把握住了环境与人物，用其功力深厚的眼神，精确地刻画出了一个从事特殊职业的人，那丰富的、激烈地，却只能埋藏于心底的情感……这曾让殷仕野神魂颠倒，连看了几遍还是不住地大呼：真他妈的棒，过瘾！！

这与现实中的他与她，是不是有点儿“何其相似乃尔”呢？

殷仕野知道自己不对了，他迅速收回思绪。

小孙当然注意到了殷仕野那虽然时间很短却极为深邃的一撇，她稍稍撇了下嘴。回过头来的殷仕野也当然读出了小孙的意思：

不就是那啥：什么人眼里出那什么吗！哼。

殷仕野用眼神轻轻地呵斥了小孙，告诉她立即开始工作。小孙也不示弱，用眼神回复：人家早准备好了，这不是在等着你的那位她吗？！这时，小孙手机中一个闪烁的蓝色符号已经表明，不远处另一部装有同类软件的设备，已经与她的

手机互相实现了“唯一式”蓝牙信号咬合和软件的推送，正在等待第一条加密后的日文信息。

一个月前，当**殷仕野**向“**杨老板**”介绍自己的“山人妙计”，即与**云依鹤**见面时的交联方式：使用最普通的带蓝牙功能的手机，以笔谈方式进行，并准备了一些基本的内容。因为只有这种“过境一日游”，对方才不限制携带手机。

告诉了“**揍是不夫**”后，他在技术上不担心什么。但提出：时间很短，如何保证笔谈能“说透”？

殷仕野明白，“**揍是不夫**”是在担心对话的双方在能够熟练书写的语言上，难以匹配：

殷仕野不会写对方的母语，对方对**殷仕野**的母语说还行，但写肯定也慢；如果使用第三方语言，虽然对方日语肯定行，可**殷仕野**写英、日都一般。

此时，**殷仕野**不由又想起当年曾问师傅：既然干了这行，掌握一门什么外语最好呢？师傅却说把汉语学好比什么都重要，如果精力允许，学透几种地方方言也可。**殷仕野**对此大惑不解，嘟囔说这样有些“老土”，三番五次让师傅对学习外语的种类提出建议。师傅被逼无奈才终于开口：那，就学学俄语吧！

殷仕野更觉奇怪，非要师傅说出个为什么。

师傅笑笑：从二十年代初我们有了这个行当开始，人家就是师傅吗！你将来真的深入这行了，想问许多深刻的为什么，或者想改革点什么的时候，肯定要“深挖根源”的；那时，熟悉师傅的语言，进而熟悉他们的文化体系，应该大有裨益；如果真刀真枪地干起来，能喊一声对方语言的“缴枪不杀”岂不更好？

殷仕野知道师傅当时的笑容中，还隐含着另一层内容：师傅说过，他是学了人家一辈子，也跟他们斗了一辈子；他多次告诫过**殷仕野**等，“人家，是真正的对手。”

于是，多年来**殷仕野**的外语水平一是没有什么提高，二是语种也少了许多优势，几乎影响到了他的“进步”。

“**杨老板**”高呼：“真不愧是从一线干起来的老手，对细节的关注真乃炉火

纯青！”

殷仕野对精通英语和同样熟悉俄语的“杨老板”的讽刺没有太在意，这毕竟是自己的一块短板。

不待他琢磨，“揍是不夫”就建议：

既然对方书写日语的水平还行，那就给殷仕野配一个日语的高手，一块过去。同时，用的软件需要特制。软件由“揍是不夫”提供，到时让那位日语高手预先装入手机，见面时，连同简化的日文输入软件等一起发给对方，自解压自安装，既可通联。

“杨老板”立即有了反应：“这是要给俺们这 NGO 增加人手了！”

殷仕野也觉得应该是这样的安排。从“揍是不夫”说的情况来判断，可能是那位孙婕。

这是出于什么样的考虑呢？

殷仕野认为，NGO 这种方式，实际上是不能用人太多的，因为那样的话就会牵涉太多，甚至要触碰体制上的改革，就会变成很复杂的事情了，这也不是“揍是不夫”权限范围内能够处理的事情。

“杨老板”知道殷仕野已经分析出要来配合他们的人是谁了，但他不能问。干这行的人，都知道一个真理，虽然它是用一句不是笑话的笑话来表达的：“别人的事，不知道的，就一定要千方百计地知道；自己的事，不该知道的绝对不能知道……”这才是为你自己好。

“杨老板”只能关心他已经知道的事：

“通联方式和工具的事，需要尽快告诉对面的金达莱。”

“那当然。我马上安排。”

“不过……”

“还有什么快说。”

“这旁边弄一大电灯泡子，咋唠哇？”

“滚！”

他当晚就找到钱老板喝酒。席间非常“郑重”地委托钱老板，请他一定要设法打听一下过江开矿的中国企业情况，因为他的朋友也看中了江对面那丰富的矿

藏，但又听说凡是中国过去开矿的企业都处于半死不活状态……“顺便”问了一下那位女士网球教学开展的情况。

钱老板说那位女士是不是已经展开正式的网球教学不知道，只知道罗津琵琶阁别墅群那里正在大兴土木，一家叫鹰皇集团的香港公司正在建设一座综合体育休闲设施，就在它们开设的赌场旁边。包括室内游池、健身房、水疗中心、羽毛球、桌球、保龄球等等，其中室内网球场好像最先建成了，虽然还没有正式投入使用，可听那位女士说，她们已经带着一帮革命后代去过好几次了。

殷仕野马上说，他认识一个台湾的体育用品经销商，很有能量的，建议钱老板疏通一下关系，把体育休闲中心的器材、包括消耗品什么的这一块拿下，保赚。

钱老板感觉人家鹰皇集团不可能把这一块吐出来，有些犹豫。殷仕野怂恿他可从“阿姨”和那位女士这边入手试试，不试怎么知道有无可能？张口三分利吗！

钱老板笑着说，那还得殷总为那位女士再提供点新鲜东西，他才好去开口。

殷仕野顺口就来：那还不好办！我这里有智能手机上用的网球教学软件，就是那种什么 APP，你下次去时带过去，就说太连殷总说的，现在最时髦的网球爱好者都在用手机上的安卓训练软件，场上场下都能用。

钱老板问用什么牌子的手机好？

殷仕野说他有个朋友在深圳，原来专门做山寨手机，结果因为做工精细既赚了钱也赚出名声，现在正式开始给大牌厂家代工生产了。前几天他送来一打智能手机，华光牌子的，配置虽属低档，可也是安卓 4.2 的系统，而且特抗用。殷仕野说他自己用不了那么多手机，送人吧档次也低一些。干脆安装上那几个 APP，钱老板都拿去吧。

钱老板大为感动，一再感谢。表示关于了解开矿的事，他定当全力以赴。

殷仕野摆手致意，不必客气，朋友都是要互相帮忙的。

他还特意告诉钱老板，网球教练的事也差不多了。一开始，那小伙子怕江那边生活太苦受不了，殷仕野就反复动员：年纪轻轻怕什么苦，怕苦能挣钱吗？！后来有所松动。殷仕野已经帮助他预定了 3 月 29 日的“过境一日游”，实地看一看，别光听别人说。

钱老板大喜，认为这两件事加起来，足够让他顺利开口的了！

殷仕野嘱咐钱老板一定要把这两件事说清楚，以后凡事也就好办了！

过了一周，钱老板给殷仕野回了话：

东西和话都完整地带到了，那两个女人都很高兴。关于体育用品事，年青女人说她和那些孩子的东西不用说，肯定是麻烦钱老板全权负责；关于教练，年青女人说3月末气候一般，不过已经定了日程就别改了，希望小伙子能玩得愉快；至于新的体育休闲设施内的用品，金阿姨说她会问一问，很有希望的样子。

但是开矿事，她们好像不愿意帮忙有意回避……十分遗憾。

殷仕野连说没事没事，那很正常。

第一条信息来了！

经自动解密后显现出了日文内容。小孙立即翻译给殷仕野：

“不能让荒蛮岛上的选手参加比赛。”

第一句回复是已经存在小孙手机中的：

“他已在日本进行赛前训练。”

云依鹤的回复也很快：

“必须阻止，可是距离我太远。”

殷仕野口述，小孙飞快地输入：

“会设法协助，必要时可请外援。更重要的是他的双打搭档。”

“防守区域大，所以要配合好。”

“希望淘汰他的人应该不少。”

“无论多少，必须靠自己。”

殷仕野稍稍顿了顿，似乎有些踌躇。

但他还是让小孙写了如下内容：

“比赛日期和规格？”

原本“对答如流”式的通讯忽然中断，对方没有马上回复。

在殷仕野和小孙的耳朵里，周围的嘈杂声音好像在逐渐消失，恍惚中有一块从静谧中慢慢浮出的秒表，滴答滴答地，声音越来越大，几乎达到有些震人的感觉。

小孙目前还来不及仔细分析暗语的意思，但从殷仕野略微迟疑才发出这句话和对方长时间没有回复上看，这句话很关键。

她有些紧张地抬头看了一下殷仕野。

殷仕野心中更是如发条上紧了一般。但他表面上照常的吃着，喝着，不时与旅游团成员们评论着饭菜的名称质量味道，唠着些不痛不痒的话。

他看见了小孙的目光。为缓解她的紧张，殷仕野特意摆出一副“老板与女秘书”之间常见的那种暧昧姿态，低头低语了一句：

“边吃边等就是。”

小孙只好配合这个姿态，斜睨着瞟了他一眼，但心中仍然忐忑。

殷仕野的问号，表面上是在问全泰远可能动手的时间，实际上是在问她导弹可能发射的时间和发射的规模。双方都清楚，全泰远动手之时，必然是郑永和发射之日。

殷仕野之所以稍微犹豫后才发出问号，是因为在丹东与“杨老板”商量到这个问题时，也没有确定究竟问不问、怎么问。当时两个人商量了一溜十三着儿，最后的结果是“杨老板”说了一句“心有灵犀自然一点通，你临场发挥就是”，然后就不管了。

对待这个通常是既不能问也不应该回答的问题，殷仕野犹豫后还是问了。

他认为，这是双方配合行动的必需。就像军队研究作战方案时按时间节点来确定协同计划一样，双方不确认时间，如何紧密配合？从云依鹤前几句答复的顺畅程度和主动提出需要配合的情况来判断，她应该能回答，除非她不知道。

云依鹤心中也在犹豫之中，甚至还嗔骂了一下殷仕野：真讨厌，尽问这些人不好处理的问题。

她放下了手中一直在摆弄的那部华光手机，扬起一只手呼唤着服务员。透过扬起的那只手臂，她用余光看了下对方：恰好，殷仕野正与一位紧挨着他的女士在低头说话，姿态显然故意透着一股“暧昧”。

她心中“扑哧”一笑：又来了不是！真能臭美，还经常换人呢！怎么不把上次在棋盘山打靶吃饭时露面的那位“夫人”带来呢？这位算什么，是“临时政府”

吗？

她曾告诉过**殷仕野**，在她们这边，把跟有妇之夫交往的女人叫“临时政府”，交往了一段时间的女人是“人民政府”，而长期同居的，就是“革命政府”了！她清楚地记得，当时**殷仕野**笑得眼泪差点儿喷出，声音朗朗。

那朗朗的声音穿过时空，仿佛又来到她的耳边。

她应该信任那个男人，也相信从战略角度出发，这次行动是符合两个国家与民族利益的。当然，我们发射导弹对他们来说，是不利的；但是，如果发射的导弹没有按预定的目标而去，就更不符合他们的利益。中国人不是常说“两害相权取其轻”吗？

她回忆起当年与他在沈阳关门山水库散步时的一段对话：她看到枝叶中有几个小虫子，就说这么美丽的叶子，让它们吃了真可惜，应该喷洒药剂，全部杀死它们。可他却说化学药剂喷多了不好，应该借用大自然自己的方式来控制，比如说用这些虫子的天敌来对付它们；她争辩说那样慢，而且杀不完全。他说“有虫不要紧，只要不成灾”，说不定这小虫们也是维持大自然生态平衡的一方力量；杀光了，大自然失去平衡，说不定就会发生什么目前还无法预计的灾难，人类就会随之而倒霉的。

当时，她对这段话似懂非懂；

现在，她有了新的理解，虽然还不是十分清晰。

她对过来的服务员说再要点开水，然后又拿起了那部华光手机。

小孙几乎是一哆嗦：

回信来了：

“5月底前的赛季不变，20日开始每局发球改为增加一倍以上。”

殷仕野心中巨石落地，让**小孙**回复了一句：

“预祝比赛期间春光明媚。”

本来这是一句结束的话，但对方忽然又回了一条，而且是英文：

“Warning : Mov DATA to space .”

收到这句话后，**殷仕野**微笑地点了点头。他又让**小孙**等了约十秒钟，才示意她可以结束了。

小孙立即在手机上按下了一组组合键。

此时，两部华光手机开始做同一套动作：对刚才通讯用的软件和通信数据都做了彻底的物理删除。

对他和她来说，刚才用电子手段传递和显示的内容是已经不存在了，但在各自大脑皮层中，有关内容却是永远不可磨灭的。

中国游客们大部分人没有注意到，这边的四位本地人没有吃饭，而是喝完水就起身走了。这些游客更没有注意到的是：那四人中有位身材高挑的女士，起身向外走时，曾向他们这边瞟了一眼。

对她的这一瞟，殷仕野当然是全程注意到了，小孙则是注意到了后半程。

那辆旅行车发动机有点儿噼噼啪啪的动静，但没有影响它迅速启动，绝雪水与泥尘而去，在雪已经化尽的水泥路面上，留下了一点浅浅的车辙印迹。

那些中国游客终于吃完了午餐，纷纷走出饭店来到院子中间。西服导游告诉大家，下一步将返回新义州参观州立美术创作室和一个本部幼儿园。

有游客问：“本部幼儿园是哪儿的幼儿园啊？什么叫本部？”

西服导游：“本部就是你们中国街道、居民委员会的意思。”

游客：“听着怪吓人的，我还以为是直属党中央的幼儿园呢！”

大家一边嘻嘻哈哈一边登车时，殷仕野下意识地慢了一拍，似乎想在院子里找到点什么。

其实，院子里早已经空了。

上路后，殷仕野没有说话，两眼一直望着远处的山山水水。

小孙没有再去打扰他，只是在心里慨叹：

这男女之间，居然有这么多种形式……人世间，太复杂！

日本。札幌。

2013年4月10日，东京时间09时21分。

从中央区南六条附近的地铁东丰线丰水薄野站7号出口出来，再步行约四分钟，就可以看到一家大门上方挂着“Toyoko-Inn.com”招牌的旅馆。这是一家商务酒店集团的连锁旅馆：东横-INN 商务酒店薄野南分店。

两个五十多岁的男游客，正在前台办理入住，要求两个单人房间。

一位胸前挂着“副支配人 佳田优子”胸牌、留着短发的圆脸小姐正在屋内值班，一听见这两个人是持中华人民共和国护照来的，马上走出来亲自接待。身为副经理的佳田优子小姐知道，这两年中国大陆来的游客不仅人多，而且钱多，是最好的客源之一。

她上前鞠了躬，用中国人勉强能听懂的汉语热情地说：本来冬季折扣到3月31日就截止了，但今天正好是本店每月10日的“红利日”，折上打折，所以单人房仍然执行原价6,180日元折为3,980日元的标准，二位真是有福之人等等。

她麻利地拿出计算器，口中念念有词地：“折合人民币……”

其中一男游客打断了她：“我们用美金。”

另一男游客：“你这儿的房间，多大面积啊？”

佳田优子：“二十多个平方呢，设施齐全……”

“二十多？不到二十吧……”

“我们的床宽92厘米呢，早餐免费的。”

两个游客互相看了一眼，笑了笑没有再说什么，就交了钱。

手续办完，佳田优子亲自引领着二位到了三楼。

武姜永泰住进了315房间，赵前川在319。

他们知道，儿玉龙太也应该住在这个旅馆内。

一个星期前，他们通过电子邮件，确认了那位“微系捷运”（台湾）公司的

“地心魑魅”先生到达日本的航班。

为表示敬重，特意由**武姜永泰**开着那辆二手本田汽车，二人一起来到了那座由人工填海硬造出来的神户空港。他们虽然没有手持鲜花，但确实是毕恭毕敬地来迎接这位台湾的超级黑客。因为不认识，**赵前川**特意找了块牌子，上写汉字“恭迎微系捷运公司代表”。

下机的人潮散尽了，也没有人来此牌前相见。

二人正疑惑间，忽见一位身着笔挺深灰西装、足蹬一双鲜红色旅游鞋、双肩背着蓝白相间牛津布旅游包的先生，从侧后向着他们靠了过来，期间居然还用单腿蹦跳了二步，如同一个精力过剩的顽童。这位先生在他们俩身边停下后，歪着头，手指牌子：

“这，找我的吧？”

二人都恨不得往死里掐一下自己的大腿，以便使自己头脑中的“超级黑客”形象与面前这位满脸皱纹、一头乱糟糟花白头发、怎么低估也得六十岁上下的老先生对上号……

武姜永泰：“是一位姓沈的……”

“对了耶，是那个‘美眉’！”

在明泰图像冲印社里，他们开始与那位老顽童进行“深入的交谈”。结果发现对话显然有些吃力，因为这位早已经年过半百的“地心魑魅”满嘴网络用语，中英相杂、古今结合，而且技术名词一个接一个。

老顽童：“我那可爱的程式叫‘千斤儿’，将会植入到电脑的韧体中，就是BIOS，Basic Input Output System之中。到时只要联上种植过‘千斤儿’的电脑，给它发一个特殊的指令，它就会动作的。”

听者一脸茫然。

老顽童并不意外：“你们难道没有听说过CIH病毒吗？”

赵前川硬着头皮讷讷地：“好像，那个工程师后来加入国军了，陈……**英豪**吧？”

老顽童得意地一笑：“不好意思，**英豪**乃吾关门弟子，嘻嘻。”

两位听众只好又面面相觑了一番。

赵前川还算能听明白部分技术问题，因为他最近正在忙乎什么“利用巨量数

据萃取技术获取指导企业经营资讯”的事。但这位老先生讲解的那些深奥的计算机技术、特别是一些甚为“底层”的技术，实在是太艰涩了！他干脆直接开始索要“宝物”：

“真是个好东西，我们非常急迫地需要。您带来了吗？”

“承蒙看重，不足挂齿。小小的、DIY的东西。”

老先生一边说，一边从自己贴身衬衣口袋里掏出一个纸包，打开后是一张2.5吋的光盘。

赵前川：“现在大部分机器上已经不用光驱了，您这是？”

“地心魑魅”：“有U口就行。这个东东……”

赵前川：“这个东西，使用的时候，如果有什么问题如何向您请教？”

“地心魑魅”：“简单。确实需要，就给我电话。”

武姜永泰刚想提醒他这种事电话上说甚为不便时，就见这位老先生又从他那牛津布旅游包里掏出一个东西放在了桌子上，脸上露出的是更为得意的笑容。

赵前川和**武姜永泰**一看，是个手机上常用的耳机，还连着一个香烟盒大小的东西。“地心魑魅”解释说，这是他自制的一对手机加密通话器中的一只，只需要任何一部普通的、有3.5mm耳机插孔的手机，需要加密通话时插上它就行。

看着两个人有些怀疑的眼神，“地心魑魅”进一步地说明：

“这也是偶DIY的东东，别看小噢，运算能力不比小型机差，语音通信时，加密了也没有一点滞后感呢……”

“地心魑魅”开始科普教育一般，详细地解释“东东”的原理。那两个台湾特工集中全部注意力，也只是听明白了个大概：简言之，“东东”可以把通话内容中人的声音单独识别出来，再将这些声音的频率调到人耳可听的范围、既二十至二万赫兹之外，转成数字编码后加密，存贮为自定义的文件格式，再混到一段正常的MID音乐文件中，对方收到了则还原成正常的声音……总之，如有人中途截听到这段通话，他听到的将是一段芭蕾舞的音乐；如果他录下来，慢慢解密也不是绝对不能解开和还原，但从目前世界上的计算机软硬件水平看，就是用巨型机加什么“云计算”，也得连续工作八千小时以上。

“地心魑魅”最后补充说明，他是学数学出身的，而且是在原来的西德跟叛逃的俄罗斯教授读的数学博士，你们可以放心。“另外，这个小‘东东’是一次

性用品，世界上仅此一对；用完请务必物理毁灭。就是您不毁掉‘东东’，嘿嘿，它自己也会把关键的‘东东’毁掉的。”

武姜永泰认为这些都无关紧要，不想听他“东东这东东那”地继续啰唆，就掏出准备好的一沓美金和机票：

“谢谢了。这是今天晚上回台北的机票。”

“地心魑魅”认真地核对了一下机票信息后，很坚决地把美金退了回来：

“酬金吗，正己老弟已付，谢谢。”

武姜永泰和赵前川仍然是毕恭毕敬地送走了这位“地心魑魅”。为了不让老顽童上下楼梯时再蹦蹦跳跳得引人注目，两人不约而同地一起坚决地用手“扶”着他，直至过了安检。

回来后，赵前川问：

“正己何人？”

武姜永泰：

“嗨，就是那位邓吾真主任吗，正己可能是他的字，要不就是他的号。”

“有意思：老派乎，可满嘴全是最新的名词；新潮乎，居然还称呼人家的字号！”

“科技奇才，鲜有不怪。”

“谨此光碟，能行吗？”

“老人家不是说了吗，预先植入，远程遥控，冒出点火花，绝对可行。”

“冒火花，有何用？”

“仅仅火花，确无大用。但是，火花即引信哪！”

“就是说，尚需另做威力更巨的本体？”

“是啊，有何难哉？”

武姜永泰说完，往“足有92厘米宽”的床上一倒，出了一口气：

“岁月如剑，需要休息一下。”

“哎哎，姜老兄，这本体你可得抓紧时间做啊！切勿总是休息。”

“我不说了吗，这好办。”

“什么好办？那可是要真家伙呢！”

“怎么？教官讲授的初级课程，你都忘了？”

“你说……药啊？我当然晓得，任一超市都可备齐原料。可是，仅仅用药，行吗？”

武姜永泰翻了个身，打个哈欠：

“只是用药，威力不行。我要搞个威力大的，如同共军兄弟们善用的那种火箭推进弹，弹头是定向能破甲方式，连机器带人，一起……轰！”

“RPG？破甲弹……金属射流……你要做锥体装药？”

“你还行，脑筋并未老化。”

“我倒是愿听教诲：何处搞到紫铜药罩？”

武姜永泰有些不耐烦了，一欠身坐了起来：

“孤陋寡闻！你不妨登录大陆的淘宝网，优质紫铜片随便买。厚0.1厘米，长宽20厘米的，两片足矣。区区一百块人民币，我早就下单了，今天就能邮寄到我朋友那。”

“原来如此。”

“你总是问啊问！不是说天天钻研巨量数据萃取吗？怎么也会老年痴呆？你也做些事，也好对得起你那十分之三。”

“老东西！行。愿听吩咐。”

“一会儿，你约那个日本鬼子呗？”

“他是不是给北部的军官先生准备电脑啊？”

“总算聪明一次。”

“哎，还有一事不明：你怎么定了三天后的机票？你能保证三天内人家一定动作吗？”

“三天内他绝对不会动作。所以，我们只管三天内把本体放进去就行，其他不管。”

“什么？！那谁来遥控？”

“天机不可泄露。”

“你不说，我走……”

“别激动。确实不好说呢……这么说吧：也算一次国共合作吧？”

“噢？这，这……”

“哎呀，这什么这这的。别忘了，此事与大陆难道不是息息相关吗？况且，血还是浓于水吗！”

“确实干系重大。嗯，玄妙得很。如果事成，那吾等也算功不可没呀！可惜，不能载入史册、光宗耀祖，也不能名登凌烟阁，阴泽后人……”

“共匪叫‘无名英雄’！你看人家，言简意赅。”

劳动党“3号大楼”。

2013年5月11日，早壤时间10时34分。

文载世中将办公室。

他正在约见一位大校军官。这位身着一身显然过于肥大军装的大校，战战兢兢、尽量笔挺地站立着。他就是作战部当年在云依鹤“出逃”后、派往炮兵指导局并安排全泰远执行“秘密进入南方傀儡地区”任务的卜在根。今天来部里之前，他特意认真地洗了澡、刮了胡子，所以虽然还是那么瘦，但精神头却还可以。

全泰远叛逃后，卜在根于2011年6月被莫名其妙地送进了平安北道东林郡66号劳动教养所开采石料。

连他自己也不相信，他居然能活下来。

五个月前，当文载世派人接他走出石料场时，四周弥漫着的，是一种既司空见惯麻木不仁、又同病相怜凄凄惨惨的氛围，使他感到他是在一步一步走向刑场。直到在文载世的办公室解开蒙眼布，听到文载世用手帕捂着鼻子告诉他，他已经重新回到作战部工作时，他才如梦惊醒、差点儿瘫倒。

文载世告诉他，第一，什么也别问什么也别问；第二，把老婆孩子接回来；第三，安顿完家，立即来部里上班，仍然去炮兵指导局工作。具体事项，慢慢告诉他。

今天，是他恢复工作三个半月后，第三次被文载世叫来汇报工作。上一次汇

报结束后，文中将告诉他，战略火箭部队是领袖手中的王牌，因此要全力关注炮兵指导局内的动态，誓死保证天帅同志的命令顺利完成，特别是在执行有关发射任务的前后。

卜在根不知道，也不敢想他的命运为何这样起伏，但他清楚是谁给了他第二次生命，因此工作是近乎疯狂的、对文载世的忠诚是绝无二心的。

文载世：“最近部队情况怎么样？”

卜在根：“部队正在全力准备发射工作，到目前为止，尚未发现可疑动向。”

文载世：“云将军的整肃工作，还是很有效果的。”

卜在根：“是。据我观察，她应该掌握一些更为机密的资料，但她没有通过我继续落实这些资料的核实工作。”

文载世：“你只要做好自己的工作就行，需要你配合时自然会告诉你。而且，谁的工作都不可大意，任何疏漏都是不可饶恕的对天帅同志的犯罪！”

卜在根：“是！另外……”

卜在根似乎犹豫了一下。文载世给了他一个鼓励的眼神。

卜在根坚决起来：“在基地内部，云将军似乎还有些事情没有进行得很彻底。”

这是一段模棱两可、含义十分模糊的话。文载世没有继续鼓励他，而是转向了其他：

“两个月前，我们就已经进入了更高级别的战时状态；4月8日，天帅同志又命令撤出了开城工业园区全部的我们的工人。但我们都知道以战无不胜的伟大天帅的胆略，他绝不会就这么轻饶了美帝和南方的傀儡，他一定还会有英明的决策。你们，准备好了吗？”

卜在根：“是的。目前东仓里基地的工作，就是为了全力保证新的发射的成功。”

文载世：“其他发射基地呢？”

卜在根：“都在准备。任务很明确地下达到了上校以上军官，必须保证五月底之前要有五六个发射单位，其中二三个发射单位要在5月20日之前形成一有命令立即发射的状态。”

文载世：“嗯，很好。”

卜在根：“我一定以生命护卫天帅同志、护卫作战部、侦、侦察总局的任务！”

文载世：“好。怎么样，家里都安排妥帖了吧？”

卜在根：“谢谢将军同志，一切都好！”

文载世：“上次我让他们给你家送去的那台冰箱，虽然是旧的，可是真正的法国牌子哟！先用着，以后有机会再换更好的。”

卜在根那瘦弱的身躯抖动着，两眼中充满了欲滴未落的泪水。

卜在根走后，文载世坐在了办公桌后，手里攥着一根红蓝铅笔，在一张纸胡乱涂写着。涂写的内容，都是些数字杂乱地堆叠在一起：5-18，5-6……

就在卜在根来之前，云依鹤也来到他这里，说是要汇报近期的工作。他笑着说，不用太具体太详细，他相信她。况且，到六月末作战指挥部里按惯例要总结部署工作，再详细谈不迟。

云依鹤笑着说，那行，到时一并认真汇报就是。

但她还是或按捺不住或有意地闲扯了几句。主要是说她主导的在炮兵指导局内展开的肃控工作进展很顺利，特别是得到了郑永和将军的全力配合等等。还形容了一番她在东仓里工作时，和战士们跳舞歌唱的趣事。

看着她那得意的笑容，文载世心中恨的痒痒的。

这个女人真是越来越不可小觑：她不仅有子母山别墅区的关系，现在又得到了寇老将军女婿的青睐！说来也怪，她是与那位女婿在咸镜北道玄潭池营地狩猎时叛逃出境的，按理说这两人都应该吃不了兜着走，可现在居然都风云一时了！这真有些让人看不懂了！

看不懂就说明十分危险，必须立即采取措施了，否则她就会对他开刀的。

要给她点颜色看看。不，要连同她的后台一起给颜色。子母山别墅区……还不行，那边水太深，况且也无渠道接近。那寇老将军的女婿呢？

他起身在办公室内转了两圈，终于下了决心。他看了一下日历，今天是周六，那个女人应该又去子母山别墅区了。

他回到办公桌前，拿起电话：

“是我，你过来一下。”

接近晚八时，一个身着野战服、长方脸、浑身杀气的中校军官来到了他的办公室。

文载世：“香港的朋友，还在你的手里吗？”

长方脸中校：“是的。”

文载世招呼中校靠近一些，然后用笔在一张白纸上写出了一个人的名字和一个航班号。在人名上他打了个没有右上角的“X”、像个中文“入”字的符号，然后说：

“在他上飞机前做，路上生效。同时，他身上的东西应该被你的朋友搞到，然后有限范围地传播出去。”

长方脸中校：“明白。但是朋友那里，需要钱。”

文载世笑了笑：“你少付一部分定金，然后告诉你的朋友：他的行李里面，全是美钞。”

长方脸中校也笑了：“B版？好的。东西呢？”

文载世另找出一张黄褐色的纸，写了些什么，叠成一个小方块给了中校。中校看也没看就装进了自己的上衣口袋。

上校走后，**文载世**用打火机点燃了刚才他写字的那张白纸。

那只镀金拉丝的气体打火机很精致，据说是最受欧洲贵族和影视明星们喜爱的法国卡地亚 Cartier SA 品牌，机芯是纯铜制造，手感很沉。可惜，已经没有多少气了。

文载世想，应该找个中国商人弄几罐气体过来。

香港，新界，大屿山以北。赤蜡角国际机场

2013年5月13日，北京时间16时56分。

从北京首都机场飞来的香港航空HX331航班徐徐降落。乘客中一位西服笔挺、个子不高的人站起来要取行李，忽然觉得肚子有些咕咕响，不由得嘟囔了几句。

他停下手来，注意体会着自己的肚子：还好，没有进一步的反应。

他是朝鲜驻非洲埃塞俄比亚大使馆的信使**金安信**。

他的行程是这样安排的：先乘朝鲜航空的航班到中国北京，然后转乘香港航空的航班到香港；第二天乘国泰航空的班机到迪拜，最后乘阿联酋的班机飞到亚斯地阿贝巴的博来机场。

其实，从北京就有直飞亚斯地阿贝巴的航班，但自他担任信使以来都是这样安排的。这是外务省规定的路线，据说能省一些经费，同时也可在香港和迪拜处理一些业务。

时间一长，**金安信**觉得这样的安排最好不过：因为他可以公私兼顾——根据1961年签订的《维也纳外交关系公约》，外交邮袋不得予以开拆或扣留，外交代表私人行李也免受查验。而且，在重量上也方便很多。虽然近年来国际上有专家提出这不安全应该修改条约，但首先反对的是美国人，因为他们担心一旦外交专用行李袋的免检特权被取消，美国将成为首当其冲的受害者，因此他们极力反对。

当然，不能保证所有国家都能严格执行这一条约，但“违反国际法和惯例”的事只能暗中进行。而恰恰因为只能“暗中进行”，所以除了特别危险的东西外，是查出来也不能说的，这岂不更加方便！至于如何对付自己人，例如“不留痕迹的”夹带东西等，在当过特种部队军官的舅舅暗示下，他抽空去过几次中国的广东东莞等地后，早已不是问题。

只有一次让他出过一身冷汗：他在随身公文包夹层中装了不到零点一公斤、纯度不是很高、用十几层塑料纸包得严严实实外面还喷了巨量中国产劣质香水的烟土样品……居然还是让某国机场的一条拉普拉多缉毒犬兴奋地跟着他跑了十多米。多亏他用身体挡住摄像头的方向，主动递上外交护照，并打开公文箱让那怪异的香水味逼迫警员退了一步，再巧妙地把两包“美金三五烟”塞了过去，这才使那位警员强拉着挣扎呜咽的缉毒犬离开。

这次从埃塞俄比亚回国途经澳门时，又有人给了他点东西，表面看是一小瓶法国香水，瓶子是鲜红色的，外形像蘑菇。受人之托，忠人之事，只要有“路费”赚就行。到了平壤通过打电话约了“接货”，来人虽然穿便服，但也能看出是军人。他挺愿意给军人军官带东西的，一方面他们相对比较安全；另一方面也是因为他们给的“路费”比较高。就那瓶法国香水，人家给了他五百美金呢！

昨天在平壤一个老“客户”找到了他，说是托他带点“东西”到中国的珠海。

过去这个“客户”从来不出面，都是每次派一个不同的士兵来。这次不同，他亲自来了，是个没有穿军服，但显然是军人的长方脸中年人，东西用一个很不错的拉杆箱装着。

金安信不用看就知道是“美钞”。

临走前一天晚上，长方脸请他到雅流馆喝了不少“大同江”啤酒。长方脸很能喝，**金安信**连上了三次洗手间“清理内存”，才勉强坚持了下来。长方脸告诉他，到香港后要出机场，打车到诺富特东荟城酒店，不超过三公里很近，在大堂里休息一下，就会有人来找他。

金安信虽然被酒精弄得有些迷迷糊糊，但仍未忘了最主要的事情：

“那，‘路费’……”

“放心。你下次回来一并结算。”

金安信知道这是规矩，以前也都是这个程序，应该没有问题。

那长方脸临走时还送给他两部手机，说是可在全世界使用的手机，让他拿着“玩玩”。而且还特别说明，手机的费用怎么使也够一年的，这次旅行开始后就可以一部放在家里，另一部他自己带着，一路开机与他的家人尽情闲聊。

金安信回家后打开盒子，一看是两部在国内很少见到的7英寸大屏幕智能手机，背面嵌金镶钻的弄得挺豪华。而且，非常少见的是这两部手机的信号不知为何非常强，与国内的其他手机完全不一样。

他的一儿一女看得直欢呼，一个劲儿夸赞爸爸真行！得意之余他心想这次挺合算，说不定回来后的“路费”也会相当丰厚。

金安信对香港机场很熟悉，他带着那唯一的随身行李，就是那个很不错的拉杆箱，轻车熟路地走出了机场。他习惯性地稍稍绕了绕，一直走到富豪机场酒店那里，才叫了一辆出租车，把拉杆箱放在后备箱里，坐在副驾驶的位置上，告诉司机去诺富特东荟城酒店。

出租车由畅达路向南驶去，然后转上东岸路，再开上观景路后折上了赤蜡角南路。驶过那座五百多米长的白沙嘴跨海桥的一半时，就已经看到了诺富特东荟城酒店的招牌和灯光。

路上车辆不是很多，**金安信**悠闲地看着车窗外的景色，琢磨着一会儿交接完

“货”，干脆就在诺富特东荟城酒店开个房间休息一下，明天早晨去赶国泰航空的CX745航班很方便。刚在心中作完安排，他的那部嵌金镶钻的新手机忽然响了起来。

他赶紧打开一看，是个彩信。当他打开彩信时，只见屏幕上突然显现出一片刺目的、由各色极强的光线组成的图案，而且以极快的速度闪烁变化，还伴随着一阵刺耳奇怪的声音。

他忽然感到心中一阵剧烈的恶心，他想是不是刚才飞机降落时肚子有些咕咕响的继续？在飞机上也没有吃什么东西呀？！

还没等他想清楚，那股被怪异光线激起的恶心已经控制不住，使他张口吐了起来。

在他的胃中，有一股灼热的液体汹涌而上，冲破他竭力关闭的口唇，直接喷到了前面的挡风玻璃上。这股液体似乎带有强烈的腐蚀性，一落在挡风玻璃和前驾驶台上马上嗞嗞作响，迅速腾起一片白色的气雾。

更令人惊异的是：**金安信**和那个目瞪口呆的司机刚一接触那白色的气体，立即头脑麻木、浑身瘫软，同时昏迷了过去！

失控的出租车撞上了道路外侧的栏杆，侧翻后在路面上滑行着过了桥，擦起了一片火花，与周围各种光线交相辉映……直到它又撞上了相向而行的一辆“泥头车”后，一头顶在了那座位于赤蜡角南路、东涌海滨路和顺心东路相交处的街心花盘上，才停了下来。

不到五分钟，随着一阵阵凄厉的警报声，数辆警车赶到。

警察们从车里拖出来两个昏迷不醒的人，但没有大量出血，好像没受什么外伤。

第二天，香港各电视台和报纸纷纷出现了这样的报道：

“警署反复申明有关详情正在调研，目前尚无准确消息……”

“**北韩**外交官横遭车祸 随身携带大批美钞”；

“的士藏巨量美金真假难辨 司乘均昏迷有口无言”

“**北韩**圣大高丽人参（香港）株式会社已派员驻守医院，禁任何人探访车祸外交官，与采访记者冲突几近动手……”

丹东。“江滨”宾馆

2013年5月14日，北京时间09时07分。

在**殷仕野**的房间内，**殷仕野**、**孙婕**和“**杨老板**”围着个小茶几坐着，茶几上摆着一台笔记本电脑。

上次和**殷仕野**一起去新义州之前，**孙婕**正式加入了这个NGO小组。

她开着她的那辆银灰色的别克英朗XT车赶到丹东，车后备箱里装满了她的生活用品。

“**杨老板**”帮她拎行李时开玩笑说：

“哎呀，我的靓女同志，你这是带着嫁妆来了还是咋地？”

她是个自来熟，对第一次见面的“**杨老板**”就直接回击：

“是啊，**杨哥**。你是不是还要送给我点什么呀？”

“哎哎，这丫头没大没小的，什么哥啊妹的，俺是你**杨叔**。”

“看您年青潇洒的一塌糊涂，以后人家陪着您出去，必须叫哥吗！省得别的美眉怠慢您哟！”

“**杨老板**”跟不上她的速度，只好转而攻击**殷仕野**：

“我说，你这是怎么带的兵？这也太厉害了吗！”

“你也别太得瑟，谁不知道现在时兴‘大叔控’？”

三人笑着，很快就进入了融洽的工作氛围。

孙婕接受任务后，兴奋异常。

她很感激**上边**能给她这样一次机会。临来前，**苏婉芝**告诉她，你能加入他们这个NGO，不仅任务艰巨、责任重大，而且两位业内顶尖高手也将向她展示出一流的能力；更重要的是，她能加入这种新工作形式的探索之中，可算是得天独厚、千载难逢。

苏婉芝还打趣说：好生羡慕！可惜自己人老珠黄，不能享此殊荣了！

今天，他们是继续着两天来的内容，向**孙婕**介绍工作情况，其实也是他们两人在梳理自己的工作。在介绍有关目标国家自然与社会情况时，他们对一张以往多次看过的照片，重新产生了兴趣。

这是一张**半岛**北部阅兵时的照片：照片中，一些人民军士兵坐在敞篷卡车上，如同其他方阵中的士兵一样，斜昂着脸向检阅台方向投以坚定的目光。与众不同的是，他们没有携带任何武器，只是在胸前挂着一个背囊似的东西，上面清晰地印着世人皆知、黑黄相间、风扇状的辐射警告标志。

照片旁有网友注评：“此背囊如果装方便面，可装 10 包。鉴定完毕。”

孙婕来了兴致：“我可喜欢看阅兵了！威武，雄壮，撼人心魄！”

“**杨老板**”故意打击她：“内行看门道，外行看热闹呗。”

孙婕不服：“呀，不就当过兵吗……那你说，你看阅兵看些什么？”

“**杨老板**”：“仅就浅层次上说……”

孙婕：“哎哟，还浅层次上，快说吧，别太夸张！”

“**杨老板**”：“首先，分列式的部队是否成建制的来受阅？第二，展示的武器装备是否已经成军……”

孙婕：“你这说法太绝对了吧……**殷总**，你也是这种观点？”

殷仕野一副若有所思的表情，没太注意他们的争论，而是指着照片，不无讽刺地说：“这标志也印得太夸张了，哈！这是故意给我们那位副国级到访者看的，也算是核威慑的另一种表现形式吧？”

“**杨老板**”也若有所思起来：“这个方阵，应该怎样命名呢？‘脏弹决死队方阵’？”

殷仕野：“我看行，因为他们现在毕竟搞不出这么小的、可人力携带的超小型核弹。”

“**杨老板**”：“那是。这脏弹可是比核弹好搞得多。你没有忘吧？去年七八月份，俺可是在网上和你讨论过这个事儿哟！关键是这玩意儿的原材料太容易搞到，来源实在太广泛。像医院里用的同位素、放射性药物，核电厂的燃料棒，大学实验室、企业里的 X 射线检查和测量设备等等，包括他们的废弃物，都可以做脏弹。这还只是核辐射方面的，如果加上其他的有毒物质……俺的娘，忒可怕咧！”

殷仕野：“恐怖袭击首选。”

“杨老板”：“那可不。这辐射脏弹也可能不会对人‘斩立决’，但能形成可怕的辐射区，是人就不能接近，这样造成的大众恐惧和惊慌那还了得！可以想象的是：辐射区内百业萧条，恐怖分子以此为要挟，提出政治要求，譬如什么限期内从某区域撤走军警人员，或者全部释放在押的战友和同志，等等。”

“施放手段也可多种多样，例如破坏含有放射性材料的容器或建筑设施、引爆运输途中的放射性材料的载具、置放于自来水厂或水源地以及在特大城市闹区直接引爆脏弹。”

“善后也需要天文数字的费用，还未必管用。”

两人越说越觉得紧张，特意让孙婕把相对准确的概念也在百度等查了一下：

“脏弹是利用放射性物质与常规炸药相结合的放射性武器，称为放射性散布装置(radiological dispersal device, RDD)。只要常规炸药和放射性物质放置在一起，引爆以后，就成为一枚脏弹。”

“杨老板”：“这 RDD，危险！不得不防！”

殷仕野：“幸亏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听说用导弹运载脏弹的例子。”

“杨老板”：“因为它太简单，根本用不着试验！”

说到这，两人不禁进入相对无言的状态。

没等两人重启谈话，孙婕忽然说：

“‘揍是不夫’来了一条短信。”

殷仕野问什么内容？孙婕一字一顿地念道：

“港澳媒体好生热闹。”

“杨老板”和殷仕野两人一听，也赶紧拿起各自笔记本，与孙婕一起分别找到几个香港报纸的电子版开始浏览。除了昨天就已经看到了的北部外交官出车祸的报道外，今天大面积出现的是这样的报道：

“昨深夜或今凌晨，看车车祸外交官的两名壮汉齐齐晕倒，病榻之上外交官衣服被剥光却无进一步伤害痕迹……”

“外交官一丝不挂疑被昏迷中劫掠，过程令人疑惑惊惧……”

“神秘病毒已致四人晕死，港人惊恐防毒面具脱销！”

三人正看，“揍是不夫”一条短信又至：

“病人身上的材料证明了你们所知道的发球数量与时间。”

三人似乎恍然，但却没有大悟。

只好网上约见“揍是不夫”以求详细。虽然这一下遭到了“揍是不夫”一番讽刺挖苦，但毕竟经过努力梳理和分析，把各方消息按顺序和逻辑关系加联想等等串起来，终究还是形成了如下框架：

一，车祸诡异，致使司、乘双双昏迷住院；

二，从携带方式和数量上看，美金应是假钞；

三，有人明知美金在警署却仍潜入病房，还在其苏醒之前进行了彻底搜身，可排除害命与图财之企图；

四，搜身后即在小范围内，主要是各类谍报机关之间出现了有关导弹发射的新消息；

五，携带消息和消息本身的内容似乎携带者并不知道，因此很可能是有人企图“借机泄露”；

六，由于处理事故之警察“工作不主动不细致”，致使“被动泄出”未成，始作俑者只好派人搜身后“主动泄出”。

殷仕野认为：泄露此消息的人，其目的显然不是为了阻挠或者破坏这次发射，这从泄密的形式和内容上就可以判断出来，有可能是一种宣传和造势的形式。

“杨老板”坚决反对这是在“宣传和造势”，他认为这如果是种广告，那成本也太高，有些故弄玄虚。

孙婕同意**“杨老板”**的意见，而且说她似乎感觉这里面隐隐约有“泄私愤的味道”。

最后大家一致认为：这是某个集团内部不同利益者之间的一种博弈，是其中一方企图靠泄露此等机密事项而打击另一方。但实现什么样的打击，目前不得而知。

据此分析，他们又在网上约见了“揍是不夫”。

“揍是不夫”建议必要时，可与金达莱取得联系，互通有无。

殷仕野点起一支烟。

他的烟瘾不算很重，自己的统计是每两天一包而已。现在是进一步加强了控制，已经进展到了三到四天抽一包的程度。今天这个时候，本来不在他计划的吸烟时间段内，但他感觉头脑中有些思路交叉缠绕，为了集中一下精神而加了一支

烟。

“杨老板”也向他要了一支。

孙婕见状立即表示强烈不满，坚决让他们出去“解决毒瘾”。她也想趁他们两人出去时，清理一下殷仕野的房间：她早已经对房间内的混乱忍无可忍了。

两个吸毒者只好下楼去江边吞云吐雾。临出门时，殷仕野示意“杨老板”注意：孙婕已经开始麻利地收拾房间了。殷仕野对“杨老板”展现了得意的一笑：看咱带的兵，就是懂事！

两人沿江边漫无目的走着，吸着烟，似乎希望尼古丁能给他们带来些灵感。一支烟结束了，两人什么也没有说，复又回到房间。

“杨老板”由衷地夸赞了一番孙婕，坚定地认为孙婕将来必定会把小家庭建设的窗明几净、温馨和睦。说着说着，他忽然走了题：

“对这次事件，俺们不要再费劲琢磨了！它对俺们这 NGO，不过能起两个作用：一是再次验证了你那朵花儿的情报，是准确的；二是为俺们观察对方内部派别的间架结构又开了一扇窗户而已，记住它就中。其余的价值，应该是你们关注了！”

他说“你们”时，对着的是孙婕。

孙婕回敬了表示反对的眼神：“应该是他们，杨哥。”

殷仕野：“基本上同意。那，你认为我们应该关注什么呢？”

“杨老板”：“还是刚才俺们讨论的事情：脏弹。”

殷仕野：“你是怕……用导弹发射脏弹？”

“杨老板”：“发射者不会主动安这个玩意儿的，但我担心，别人来个……来个什么呢？”他一时想不起来用什么词，急得直挠头。

殷仕野一时没有跟上他的思路，只好等着。

“杨老板”还是没有想到恰当的词，只好从头理顺自己的思路：“这一，他们有脏弹。是吧？”

孙婕：“杨哥真 啰唆，他们当然应该有，就是没有，现弄几发来也不是难事。”

“杨老板”：“俺妹子就是聪明！所以，万一别人来个‘狸猫换太子’，可就不好办了！”

殷仕野和孙婕互相看了一眼，心中同时有些紧张。

孙婕：“要不，咱们还是提醒一下金达莱吧？”

殷仕野点点头：“应该。”

“杨老板”忽然声音提高了一倍：“但这远远不够！从各方利益来看，只有俺们是最坚决地不想让他们打歪导弹、打出脏弹的。所以，我必须去日本，亲手制止他！”

这些话虽然因为他着急而说的不连贯，但意思殷仕野和孙婕是都听明白了。气氛有些紧张起来。

殷仕野知道这是“杨老板”自上次申请北上俄罗斯“旅游”想法的继续。于是他首先表示反对：“北部的人，也是不想打歪打出脏弹的。”

“杨老板”：“北部的人，恐怕不全是吧？！”

殷仕野语塞。

“杨老板”：“而且，他们在日本的力量，现在也在减弱。为保万无一失，或者说最大限度地保证安全，俺必须去亲手‘删除’他。”

孙婕虽然参加工作时间也不短了，但确实是第一次在工作讨论中听到“删除他”这种隐含血腥的词，不由得心头一颤。她抬头看了看殷仕野，发现他对这个词似乎没有什么特殊的反应，仍保持着紧锁眉头的思考。

她轻轻地说：“不能通过正常渠道，通知日本政府采取措施吗？”

“杨老板”：“怎么可能？！现在日本鬼子不正和我们较劲吗？”

殷仕野也摇了摇头：“所有线索和理由，都拿不到台面上；而且，这里面各方利益错综复杂，不可能台面上讨论。同时，我们也没有确定发球手究竟在哪里。”

孙婕更有些焦急了：“今天都 14 号了，这可随时随地……呀？！”

“杨老板”：“俺有渠道，可以确定发球手的具体位置，这个不是问题。”

孙婕刚想问他有什么渠道，却被殷仕野以眼色制止。她知道，即使是同事，也不能所有信息都共享。

孙婕从心底不愿意听到什么“删除”之类的词。但她也明白，她从事的行当是真正处于“血淋淋的阶级斗争漩涡”中的，是“你死我活的”。

可是，真的没有更好的办法吗？

她怯生生的来了一句：“金达莱她们，不会去‘删除’吗？”

说完即有些后悔，这显然实在是“太嫩”“太幼稚”了，她看到殷仕野和“杨

老板”都露出了一丝浅笑，其中的含义十分丰富：有原谅她的意思，也有一分无奈。

殷仕野表示了最后的“犹豫不决”，说：“还是问一下‘揍是不夫’吧！”

“杨老板”大笑：“你不要忘了俺们是 NGO。你难道忘了，上次他是怎么说的吗？”

殷仕野当然记得。“揍是不夫”当时并没有明确反对去“旅游”，只是认为如果有别的办法更好，况且当时事态也不是很紧张，所以才让他们到长春“休息”和进一步思考的。

事到如今，“两害相权取其轻”也好，必须保证万无一失也罢，只能如此了。

殷仕野强调：“去，也只能是以制止为目的。”

“杨老板”：“当然。只要能制止，就不择手段。”

三个人都明白，接下来就要讨论的是具体方案了。

殷仕野：“接下来，就不能在这讨论了。江边吧？”

“杨老板”：“靠我们这边的江岔子附近，才行。”

孙婕还在震荡中思考，没有回答，可也没有起身。

殷仕野和“杨老板”有些奇怪，刚要招呼她起身，她忽然喃喃地冒出一句：

“杨哥既然有渠道，‘渠道’能不能做具体地事呢？”

殷仕野和“杨老板”同时一怔，又互相看了一眼：

“这丫头可是相当了得！”

劳动党“3号大楼”。

2013年5月14日，平壤时间10时34分。

文载世中将办公室。

文载世让那个长方脸、浑身杀气的中校军官主要以笔谈的方式做了汇报。

他觉得任务完成的还是不错的。文载世抬起头露出一丝满意的表情：“你的工作是有成效的。那两个从英国来的‘家具’，你试用了吗？”

“已经试用三次，没有任何问题。只是，接入点，还没有正式挂在您希望的线路上。”

“那就可以。什么时候、接在什么地方，等我的通知即可。我想，还有一项工作，也需要你来尽快完成。”

中校军官立正、挺胸，但面无表情。

“去年，你从中国带回来的东西，保管的还好吧？”

“是。”

“好吧，我们到院子里走一走。”

这是文载世最近才开始的工作方式：一有什么非常重要的事情，就到院子一边散步一边解决。

他并没实际发现什么，就是从心里认为必须这样。

早在几年前，他根据寇老将军的命令组建了一个绝密小组，专门研究如何制作脏弹的问题。一方面，这是我们民族自己制造低成本高威慑武器的需要，一方面也是防范此类武器的需要。他听说，大尊元首对此项工作非常满意，而且特意在阅兵式中加上了一个方队的“轻核步兵”，让全世界一顿胡猜乱测。

其实，当时脏弹武器并没有形成真正的战力。而且在寇老将军半隐退之后，文载世面对研究小组提交的什么脏弹原料应以医院、研究单位、大学、农业种子、食品辐照、酿酒厂等为主要目标等那些泛泛的结论，他甚为不满。他把有关研究材料留了下来后，旋即解散了这个小组。但是，他自己亲自上手后很长一段时间，也没有什么大的突破。

有一次手下汇报云依鹤的有关情况，说她与香港鹰皇集团正在联系有关建筑材料方面的事情，是用于罗津琵琶阁的一座综合体育休闲设施的。文载世知道这是那位“四夫人”的事，就没有太在意：这位“四夫人”虽然“潜力”巨大没人敢惹，但已经没有什么主动攻击的行为；况且，她让云依鹤鼓捣点建筑材料，也无非是想拉拢拉拢中国商人，挣点小钱，让她能更好地以抚养烈士后代为内容来消磨时日。

他随口问了一下：“建筑材料？都是些什么呀？”

下级回答：“主要是高强度水泥。”

文载世曾经去过一家埃及投资的祥原水泥厂，很现代化的，不到三百个工人年产能有三百万吨，但仍然满足不了需要。中国现在一年少说能生产二十多亿吨水泥……那得多少家水泥厂啊？！每天从各厂家往外拉的水泥，得有多少，称量起来多费劲啊……

当时他忽然想起：水泥厂是使用放射源的大户！因为大型水泥厂一定要用它们作为核子秤的放射源来称量产量，还要用于测量烧结炉内的积料厚度等等。有用钴 60 的，也有用铯 137 的。

他开始翻查资料。得出的结果使他心中窃喜，仅举三例：

其一。九十年代后期，国际原子能机构统计说全世界共有 120 座钴源。但中国一申报，就说自己有 110 座，国际原子能机构几乎不敢相信。后经努力“核算”，特别是把一些“小”的剔除后，中国官方账面上还有八十多座；

其二。中国江南有座古城，曾获联合国人居奖、全国文明城市等等，却“拥有”各种放射源 619 枚。以其中最普通的、用作肿瘤放疗的一枚为例：这枚花费 32 万人民币购买的钴 60 放射源，已经使用了十三年，不过拇指大小，已进入半衰期，活度为 1000 居里——此活度意味着：如离此裸源 1 米，20 分钟内人将死去；

其三。仅中国的山东省，就有年产百万吨水泥以上的企业十几家，比如山水集团五千万吨，沂州集团一千万吨，还有顺兴、鲁南、齐银、山铝、申丰、安厦……

也就是说，在水泥生产大国的中国，这种东西应该遍地皆是！而且中国人还有个习惯：这种东西丢了往往不吱声！

所以，当他布置长方脸中校去中国搞这种东西时，主要瞄准的就是水泥厂。果然，长方脸中校在不到半年的时间里，就完成了他的任务：搞到了 16 枚钴 60 放射源，都是一元人民币硬币大小，厚约一厘米，活度 1500—3500 居里，密封在 16 个半米见方的铅罐中，外面是普通的木箱，分别存放在威镜北道和平安北道的四座山洞里。

除了文载世和中校，谁也不知道这些沉甸甸的大木头箱子里是什么。

今天，他特意到院子里向中校问起此事，是因为他将启动两个“工程”，而这两个分别被他自己命名为“天地”和“梦魇”的“工程”，他都自认为是“一箭数雕”的计划。

院子里种的那些树木和花草，都已经生出嫩芽，一片生机盎然的样子。

绿色，就是希望。

而在**文载世**心中与希望同时发芽的，则是野心。

两个人在院子里转悠了一个多小时。

东仓里。

2013年5月14日，18时37分。

东仓里导弹发射基地。

在真正的发射基地指挥所内，**郑永和**正在对发射前的工作做最后的部署。

在他的建议下，此次发射将同时启用东仓里和舞水端里两个基地，同时准备，同时运转，最后发射时，再由领袖决定由哪个基地发射。

领袖对他这种“自找麻烦式”的建议非常满意，认定这是**郑永和**准备充分、心中有底的表现。

而**郑永和**自己也确实是认为一切都在掌控中。

上个月，在西湖别墅，**天帅**同志再次单独接见了她。

一切都和2011年6月18日那次一样，也是在黎明前，也是在1号阁别墅观景厅……唯一不同的是，只有一位领袖了。

在听完他的准备工作汇报后，**天帅**亲口告诉他，再过几个月就要召开第四次人民军连级军官大会了！这次的发射，与将要召开的连级军官大会，意义是一样的。

郑永和知道，自1973年以来，这种连级军官大会不定期地已经举行了三次。

郑永和觉得元尊元首创建武装力量的时候，可能深受中国“三湾改编”的启发，即在创建自己军队的初期，就“把支部建在了连上”。所以，元尊元首认为连队是现代军队中最基本的战斗单位，对军队掌控的稳固程度就体现于对连队的控制。于是，元尊、大尊到永尊元首都非常重视连级单位的建设，成为我们人民军队建军思想的重要内容之一。

郑永和也知道，连级军官大会也是再次宣誓效忠于永尊元首的仪式之一。

令郑永和感动万分的是，天帅同志亲自拿出一叠材料让他看，告诉他：马来西亚一家大学授予了天帅一个经济学的荣誉博士学位。当郑永和用真正发自内心的敬佩眼神注视着天帅同志时，天帅同志却示意他不用那么激动，并请他坐下后，缓缓地说：

“这没有什么，上将同志。”

郑永和不禁有些迷糊：既然没有什么，为什么特意给我看呢？

天帅同志收起了那些证书，盯着郑永和：

“国家，需要军队；军队，需要权威和荣誉。这需要不断地夺得战斗的胜利；我们民族，要想不再受制于美国的核敲诈，就必须能够以核打击和全面战争予以回击。革命，要有两只过硬的臂膀：要有文化，要有粮食，更要有战无不胜的武力！”

郑永和多少听明白了一些，可他听到的却是三只臂膀……他想站起来，但又未敢。他只能笔挺地坐着，继续听。

“现在，前线的气氛不好，如果有机会与敌军对阵，我军必须以钢铁般的拳头击败傀儡，让其尝到苦头。你，就是我们的拳头之一。”

此时无论如何，应该站起来了！他全力压低嗓音，使自己有些沙哑的声音尽量像所有高级干部、将领们发言时那样，浑厚、有力起来：

“请您放心，我们一定用正义的枪杆子无情地碾碎敌人，我们要让敌人再也看不到天空！”

天帅同志看了看郑永和，似乎对他能够背诵自己的语录感到欣慰。他再次示意郑永和可以坐下。但他又马上把郑永和叫了起来，让他与自己一起走到地球仪边上，说：

“这次，你选几枚中程导弹，往这里打……”

郑永和随着天帅同志的手指看了过去：不是以往的目标区域。郑永和第一感觉是这个目标区域好打，因为如果从东仓里发射的话，它不用穿越我们自己和别国的领土领海，一条直线而已。虽然他有些莫名其妙，但郑永和是不能问为什么的，他只能继续挺起胸膛：

“保证完成任务！”

天帅同志笑了笑说：“具体位置，你们研究一下。”

他又示意郑永和坐下。自己则继续踱着那种有意四处摇晃的步伐好一会儿，才接着说：

“等这次连级军官大会时，我要给一些优秀的连级指挥官授予金质奖章、一级国旗勋章等等，因为勋章是维系军队凝聚力和认同感的有效手段。到时候，在你的战略军中，更要推选出一批连一级军官，作为授勋者。”

郑永和非常清晰地听见了“战略军”这一称谓！

要升格了！！

勋章，郑永和已经够多了，世人皆知他们军队有一个庞大的荣誉体系，领袖们从来不会吝惜于颁发奖章的。这对他来说，早已是次要的了，关键的关键是“战略军”三个字！

那次单独接见时天帅同志后来说了什么，当时他都有些听不清、现在也记不得了！虽然他并没有忘记要根据情况适时地起立、发出誓言等。

他得出的最重要结论就是：此次发射务必成功；只要成功，他的部队就将改称为战略军！而炮兵指导局，就将是战略军司令部！他的军衔和职务就会如同风筝一样，乘风而上！他甚至开始再次设想：如果按着前苏联的模式，他的职位可能就会成为兵种主帅，对应我们人民军的，很可能是次帅衔级……

现在，万事俱备中，郑永和对运输还是稍有担心：

东仓里发射基地地处深山，道路条件很差，使得车辆在盘山公路上行进十分危险、缓慢。而且，运输燃料和弹头的车辆都很长，这使环境进一步“恶劣”。

可是，“恶劣”的东仓里这边却一切按计划进行，分秒不差地完成了一切准备；条件比这里好得多的、“优秀”的舞水端里基地，弹头运送时间却比预计的

时间晚了四十多分钟……幸运的是：两个基地的所有准备工作，终于在他所设定的最后期限之前全部准备妥当。

这个今天 18 时之前的期限，是**郑永和**接到预先号令后，自己规定的。根据以往的经验，在他接到预先号令后，通常是半夜，或者黎明时分，**天帅**的具体发射命令就会到达。现在来看，5 月 20 日是最可能的发射时间了。

他终于舒了一大口气。

只等最高统帅的命令了。

云依鹤与他一起忙碌着。

只不过，他在东仓里，她在**平壤**。

她打来电话，听到他舒出那口气时，她就知道应该万事俱备了。

她知道他该有多紧张和忙碌，于是就没有问更多，只是劝他：

“别太累了，多喝水；要不躺一会儿吧？”

这嚶嚶的声音，使**郑永和**不由得看了一眼手中的电话，似乎是想从这里面看到些什么。

此时此刻，能从电话筒中传出如此温柔的声音，真是令人感慨万千！他知道，目前从他所在的基地指挥所向外，有三条电话线路几乎是每公里就有一名正规军士兵或工农赤卫队员在看守：一条直通**天帅**；一条直通舞水端里发射基地；一条直通这个女人。

此时，**云依鹤**的助手正向她递来一份报告，标题是：

“舞水端里发射基地发射准备工作阶段性情况简报”

她一边继续在电话里唠着，一边飞快地浏览了这份报告。她马上注意到这样一段话：“虽然运送弹头的车辆比预计时间晚到了四十分钟，但整体准备工作已经完成。”

她用红蓝铅笔在这一行字上重重地画上了两道，并示意助手：马上问清原因。

这边对着话筒她也话锋一转，进入公事：

“我看，基地的运输必须是全天候的，否则不好办。且不说一旦战争爆发公路被摧毁，发射基地自然也就报废，就说刚才舞水端里的弹头运输耽搁了四十多分钟，就让人胆战心惊。”

他承认这一点：“是的。虽然舞水端里基地的整体设施和使用面积不如这边，

但那里的道路可是比这强多了，一定要查出这次动作这么慢的原因。”

他其实并不满意她的态度发生变化，而且，提出这个问题也等于是间接地指责了他的工作。他心中暗暗骂了一句：你懂什么呀！我正是考虑到了这种情况，才报请最高统帅：两个基地同时准备。

但他不想为此而破坏这种通话所带来的“战地浪漫”，就企图岔开话题：

“这都好办。哎，听说海棠馆又开了一间法国餐厅？”

“是呀，人家已经去过了吗，吃不惯的。”

云依鹤嘴上顺应着敷衍，但心中仍在忐忑。就在前一个多月进行点火试验时——就是把火箭水平或直立着放置在其试验场内，并使发动机喷火启动但并不让其飞走的试验——所有的运输过程都是正常的。这次气候条件也没有什么巨大的变化，为什么会产生耽搁呢？

助手回来了，向她摇了摇头。

她马上温柔但坚决地中断了与郑永和的通话，打给了文载世：

“文将军吗？我想申请 MD-500 一架次，去舞水端里，请您批准。”

“有什么情况？”

“工作流程中出了些纰漏，时间对不上，需要核实。”

“批准。”

云依鹤立即让人开车把她送往首都西郊，在那里有一个小型直升机起降场。

不到二十分钟，她就已经到了起降场，面前一架美制休斯 MD-500 轻型直升机已经开始旋转它的旋翼。

这种 MD-500 直升机有不同配置，既可军用也可民用，在南方军队中也有大量装备，因此对北部来说不仅需要它的性能，更需要它的隐蔽性。为了获得它，敬爱的**导引者**专门组织有关部门设计和启动了一个叫“旋转”的计划，绕过重重壁垒，通过德国的厂商于八十年代中期“旋”进来 80 架。**寇**大师入主作战部后，特意申请了 2 架由作战部直接掌握。

云依鹤已经数次乘坐过 MD-500，跟几位驾驶员都已经很熟悉。

她跨入机内，熟练地戴上机内通话器，命令：舞水端里，起飞。

动力十足的 MD-500 立即轻盈地腾空而起，消失在暮霭中。

起飞前，她通过电话告之**郑永和**：她正在前往舞水端里，准备连夜顺着有关道路再巡查一遍，争取搞清延误的原因。查完后，她再直接返回首都。

对此，**郑永和**心中已有预感。刚才那段“战地浪漫”忽然中断时，他就知道这个女人肯定要干些什么了！他有些不以为然但嘴上没有说。他真正不放心的，是他知道舞水端里那些路段情况十分复杂，夜间更不易通行。他提醒**云依鹤**要小心。

云依鹤微笑着让他放心，说她也不是新手了。

郑永和放下电话后，立即用专线电话接通舞水端里基地，让他们准备好一辆大马力的越野车和 5 名士兵，准备陪同**云依鹤**勘察。

“江滨”宾馆

2013 年 5 月 13 日，北京时间 09 时 07 分。

在**殷仕野**的房内，**殷仕野**正在接“**杨老板**”从北京机场打来的电话。

殷仕野问：“怎么样，机票？”

“**杨老板**”：“顺利，有的是！唉，早知如此，爷仨儿一块儿来，出去旅游一趟多好。哈……”

正在小茶几旁边摆弄电脑的**孙婕**，一边查着北京机场的航班信息，一边声音有些发紧地问：

“是不是全日空的航班？啥时飞？先到东京羽田吧？”

她是第一次参与境外作战。但与她曾无数次设想或幻想过的情景都不一样：首先，这是在一种 NGO 的状态下进行得境外作战，是一次事关“删除”某人的行动；

其次，境内的后方支援只能是两台挂载在民用网络上的笔记本电脑；可能会获得其他“正规军”的支持，但要经过这两台“民用机器”的转接；

第三，在境外第一线直接部署作战行动的，是“**杨哥**”；实施作战行动的，却是一个“渠道”……

所以，对**孙婕**而言，这既是第一次、又是特殊形态下的行动，使她处于了超

常兴奋的状态中，几乎对每一个相关的消息都十分关注。

虽然**殷仕野**不断地安慰她，甚至开玩笑说准备向上级申请武警部队支援，好让**孙婕**丈夫也参与此次行动，以便公私兼顾。

但她看得出，**殷仕野**内心也是紧张的。

因为这是一次只能成功、不能失败的境外作战。

“**杨老板**”赴日本启动海外“渠道”的安排，最后决定于昨天晚上；促使决定的事件，发生在昨天下午沈阳的国际旅行社网球场内。

前一天早，“**揍是不夫**”在网上建议：让**殷仕野**以一位“有很高成就的学者身份”，去沈阳见一位来自美国私营智库的中国问题专家**米切尔·博格**先生，“有货要接”。

据“**揍是不夫**”拐弯抹角的讲，此人这次“匆匆”而来的过程很有意思：这个私营智库是美国数千家民营咨询公司中的一家，名气一般；最近，他们通过我们驻美国某大型电信企业的老总搭桥，非要来中国紧急约见一下“相应的”“能影响政府决策的民营咨询机构的人”，当面谈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

令**殷仕野**等人稍有诧异的是，“**揍是不夫**”此次的相关建议比较多，而且较细致。除了如何准备洽谈方案外，还特意说了些“会见外宾，要注意外在形象，要与专家身份相适应”等等，甚至直接建议有关“外形”可由**孙婕**负责“审核监督”等等。

看到传来的照片后，**殷仕野**马上说：他认识这位**博格**先生。八十年代初，**殷仕野**在石家庄高级陆军学院被选中参与接待美国军校同行进行联合图上作业时，见过他。当时**博格**先生是个上尉。**殷仕野**清楚地记得**博格**先生说：他来军校前曾去辽宁考察过塔山阻击战旧址，并且对装备劣势的防守方能在地势平坦的地方成功阻击海陆空一体的进攻方，持绝对的怀疑。

“**杨老板**”说，他记得这位**博格**先生在九十年代后，就应该是美国陆军负责亚太事务的情报官员了。

为完成这次“专家会见”，三个人研究了一上午。

令人哭笑不得的是，当**孙婕**以“辽宁社科院欧美及大洋洲研究所”办公室职

员身份和对方第一次通电话联系具体事项时，对方就提出了一系列匪夷所思的“希望”和“不希望”：

希望安排在休闲场所，以非正式会面方式会见；美方是一人，因此希望中方也不要超过二人；因**博格**先生能操流利华语，因此不希望带翻译；不希望“中方安排复杂的宴会”及在“就餐时会谈”；不希望**在博格先生下榻的国际旅行社房间内会见**，但希望见面地点以不乘车即可方便到达为限。

孙婕一时不好回答，只好说“等我告诉**殷**研究员，再定。”

“**杨老板**”十分恼怒：“这美国鬼子是不有病？！这架子端的也忒足了些！”

孙婕也有同感：“就是。明明是他求见我们，还提这么多乱七八糟的希望。”

殷仕野企图息事宁人：“这人是典型的知识分子类型的军人，当年和他交流就很困难，神经兮兮还穷讲究，擤个鼻涕，纸还要揣在自己衣兜里……”

孙婕：“呀！恶心。”

殷仕野：“也算文明，咱们就依了他吧！国际旅行社不就在**北陵公园**西边吗？其实应该是人家**皇陵**的地界。它里面就有个网球场，我以前去过，几乎没有人，很安静。不行就来个网球外交？”

于是，三个人设计了一个“网球场内双方偶遇，友谊比赛，场边休息，适时会谈”的场景。对方这回倒是挺痛快地答应了，只说他需要临时找一个女性球友，届时谈话时请中方注意有所区别即可。最后还“希望”了一声：“期盼尽快见面。”

孙婕刚一放下电话，“**杨老板**”就指着她：

“**孙小姐**，你可要准备一下呀？”

孙婕立即大呼小叫起来：“呀！人家没带网球服呢……请个假呗，二位领导？”

殷仕野：“差不多就行。”

“**杨老板**”：“专业一些好、专业一些好。啊，这也是展示俺们**孙小姐**骄人身材的机会吗！俺们可不能在这方面输给美国鬼子！”

孙婕闻听更加精神抖擞，抓起随身小包就冲了出去。

于是，昨天下午在国际旅行社网球场内就出现了一次有意安排的“日程冲突”：一对中国业余球手和一对美国业余球手同时进入了场地，经谦和的礼让与协商，上演了一场“国际业余选手间的友谊双打练习比赛”。

博格先生一见殷仕野，就有些“似曾相识”的表情闪露了几秒，但可能外国人对中国人的面孔记忆能力太差，所以他也没有去做什么深入的回忆。殷仕野也没有做什么“故交重逢”或“旧事重提”的啰唆事，以期尽快进入正题。

这位博格先生和那位一看就是留学生的金发女伴的网球技术一般，一上场就输了个稀里哗啦。可他汉语却说得很好，所传递的内容也很实在：

他说，他们“通过某种渠道得知”：

去年六月份，驻阿富汗美军有两部 AN/PSC-3 电台丢失。

首先，这种轻型便携式电台加上卫星天线就可以与卫星通信，并可很方便地接入国际互联网。这种电台八十年代中期投入使用后受到好评，因此美国人除为它准备了军用卫星的专用频道外，还特意为它租用了许多民用卫星的频道以扩大覆盖面。因此，理论上任何人都可以使用它，尤其是在地球上的任一角落作为网络节点使用。

其次，美军在追踪丢失的电台过程中，发现它们先是流向了英国，后转向了俄罗斯。经查，原来是英国某“皇家”高级家具制造商多年来一直在从俄罗斯进口远东的特殊木材，有几辆专用车皮来回周转，“窃贼”是利用这一通道把赃物从英国送到了俄罗斯。更为奇怪的是，赃物并没有在俄罗斯的欧洲地区卸载，而是乘坐“专列”顺着西伯利亚大铁路一直“旅行”到了远东，先到了哈巴罗夫斯克，后转至阿穆尔州西北部贝阿铁路上的接轨站——腾达。到达这里后，相关“技术跟踪”的信号就结束了。

本来，美国人对丢失区区两部电台并不在意，但后来感觉其行踪实在怪异，就重金聘用了加拿大的记者前往实地调查。加拿大记者千辛万苦地到了那“兔子不拉屎”的地方后，却发现为英国公司采伐木料的是半岛北部的人，在其伐木营地他们不仅看到了面黄肌瘦的工人，也看到了红润丰腴的领袖画像……而那里十分恶劣的工作环境，不仅令亲眼目睹的加拿大记者，就连只是听说的美国人也有些目瞪口呆的感觉。

对此，殷仕野向仍在表示有所震惊的博格先生插话：自六十年代末签订木材采伐协定以后，半岛北部就陆续向俄国派遣了数万名伐木工，伐木之后俄方拿70%左右，剩下给半岛北部，因而成为其赚取外汇的重要窗口。那些采伐营地，如果是在阿穆尔州，就应该属于一个叫“廷达雷斯”的伐木公司。伐木吗，生活

与劳作条件免不了恶劣一些。

博格立即解释说，他们从来就没有真正对别人的人权环境感兴趣，而是对两部电台“被旅行”到了这里就失踪了感到诧异。他接着说：再其次，经调查了解与分析，极有可能是两部电台已经通过某种渠道到了半岛北部。

另外，**博格**先生还说：据总部位于奥地利维也纳的国际原子能机构 IAEA 下属的、驻地在摩纳哥的研究机构“国际海洋放射性实验室”透露，亚洲某国的十余枚放射性源最近“流向”了朝鲜东部海面，有已经登陆北部的迹象。

博格解释说，对上述二点问题他们目前还不肯定有什么必然的联系，但在“上帝”的指引下，他们觉得有必要向中国的“能影响政府决策的民营咨询机构的人”通报此情况。

然后，二位美国球手匆匆结束了比赛，收拾行囊而去。

临别前，那位中国古典文学专业的金发女郎，瞪着蓝得发紫的眼睛，盯着小孙那身艳黄色的网球服，不无妒意地打听了一下：

“尔等美服，何处购得？”

回来后，**殷仕野**三人立即与“揍是不夫”作了沟通。

“揍是不夫”大骂美国鬼子：他们所述问题之间的内在联系他们不可能不知道，他们也知道我们应该很清楚那些东西意味着什么。所以从外交上来讲，这是有意把难题给了我们。无非是形成一种“看你怎么办”的压力。

孙婕说：这是不是传说中的珍珠港方式的重演？就是**罗斯福**明明已经知道日本人要偷袭珍珠港，却故意等着挨打，以便激起民众愤怒而促使美国正式加入二战？

“**杨老板**”认为不会那么严重，美国人也不会真怕半岛北部那几发土得掉渣的小导弹。**殷仕野**同意“**杨老板**”的看法，美国人无非是想借助我们的力量来解决他们一时还腾不出手或不愿意插手解决的问题，而已。

但是，大家同时增添了巨大的压力：不管美国人如何考虑，我们必须解决这一问题！

“揍是不夫”倒是转弯转的很快，由刚才大骂美国鬼子转成了称赞：美国人倒很聪明，一个破电台，他们就明白北部有人正在架设通联渠道，而且应该已经

通了！

孙婕有些糊涂：“什么通联渠道？”

殷仕野：“北部号称他的电脑网络是不与外面相连的，所以他们的导弹控制系统更是绝对封闭的。但是……”

“杨老板”：“有了这部电台，随便在哪儿疙瘩一架，不就不封闭了吗？”

孙婕恍然大悟：“这样，发球手就可以在境外……发球了？”

但她旋即又表示怀疑：

“其实，也不用这么复杂吧？荷兰那种借用托管于国际云端服务‘间接自由’的‘泡泡’网，或者美国人搞的什么利用手机来架设通讯网络的‘动乱无线’，不都是可以‘突破网络封锁’的吗？”

殷仕野：“你说的是 pao-pao.net 和 Commotion Wireless 吧？那都是在网络比较发达的地区用的，北部的网络状况不适用的。”

孙婕：“是这样……这技术越来越复杂；它们的应用，也越来越很复杂，不学习，我们就跟不上了呢！”

“杨老板”表示同意：“而且，在相当长的一个历史阶段内，我们的装备技术水平，是肯定落后于对手的。”

殷仕野：“正确。所以我们要更多地依靠智慧和谋略。”

网上谈话正在进行时，“揍是不夫”忽然告诉**殷仕野**，马上到丹东火车站见一个“熟人”，某时某分某列车，说是有重要情况和物资需要交接。

殷仕野不敢怠慢立即起身前往。

在车站出口，因为有些着急，他忽略了一般情况下在火车站接人时的规矩，例如中远距离、侧面侧身、余光观察……直接就站在涌出的人流中寻找着。

结果，一个修长的身影忽然映进眼帘：一身天蓝色质地考究的西服套裙，一条淡粉色纱巾，一个低调但绝对露着奢华锋芒的手包：举止优雅的老搭档**苏婉芝**向他走来。

怪不得“揍是不夫”说是“熟人”！

老搭档用那“800米仍能杀死马”的目光紧紧锁住**殷仕野**，慢步走进他，微笑着轻声埋怨：

“怎么，连规矩都忘了？”

“啊，这不是有些突然吗。”

“嚯，那也不用这么直眉楞眼地盯着人家呀？”

“你这……打扮的像个贵妇似的，扎眼呗！”

“和你这**殷大老板**见面，穿寒酸了不是更扎眼吗？”

“对对，搭配的好，活儿才能干好！”

“还是那张嘴，就知道贫！”

殷仕野想找个肯德基或麦当劳进去唠唠，可一看**苏婉芝**的打扮又有些犹豫，附近又没有什么咖啡馆或高档酒店。**苏婉芝**明白他的意思，就说：

“不要劳神费力地找地方了，时间紧，就在你车上谈吧！”

上了**殷仕野**那辆红色科帕奇，**苏婉芝**就说：

“哎哟，这味道弄的……怎么，北部那位女士还给你这老板寄香水哪？”

“你看你看，可是你说时间紧的啊？什么意思……”

“好好。时间确实紧。我来，是需要马上沟通一些事。”

“请讲。”

“‘军统’这次和我们有个合作。”

“倒不是新鲜事，老辈儿就有吗。心照不宣，各取所需呗！不过，针对谁？”

“还能有谁？发球手吗！”

“噢？什么方式？”

“他们负责播种，我们负责让种子发芽，让发球手发不出球来。”

“这么复杂……”

殷仕野明白了：因为我们的剑不够长，所以只能向前迈一步了！那么，光向前迈一步显然还不够，所以，今天……

“那，您给我们带来了什么好东东啊？”

“哎哟哟，几天不见，舌头还捋不直了：什么东东，还西西呢！”

“好好……算我装嫩、装嫩，还不行吗？”

他仔细看了看老搭档，眼角的纹路似乎没有增加多少。人家就是会保养！

苏婉芝看出了**殷仕野**的目光，不由得优雅地整了整鬓发：

“看什么看？都跟人家说半天了，还能是假的吗？”

“东西呢？”

“给。”

一张光碟而已。

“军统的人负责在发球手机里做手脚，与‘布谷’程序配合，就可以让他的机器死掉，甚至还有其他的动作。”

“是这样。什么，‘布谷’？怎么叫这么个名？”

“浪漫呗！你一定要记住：需要我们找到并联上他的机器。”

“明白了。”

“还有，告诉你现在的搭档：他可以出去，但不能直接实施，具体方案要认真设计。”

殷仕野心中的感觉是：刚放下一块石头，又放上一块铁板。

所以，他更加希望只要保证不使对方“按下电钮”，动作越小越好。

“怎么样？咱们找个地方吃口饭？”

“不了，下趟车我就返回沈阳。我们这次见面……”

“谁也不告诉。不过，今天您亲自来，这下一步的意思……”

“明白就行了，还用说那么多。我走了？”

“匆匆地你我又别离，我欲留你又怎能……”

“别酸了！还不知道你！”

说罢，苏婉芝下车而去。

高高的个子，一抹天蓝色的背影，款款地消失在人群中。

“杨老板”：“是到羽田机场的。我已经过了安检，还有一个多小时呢。怎么，想你杨叔了不是，哎，不许‘飞流直下眼眶子’啊？”

孙婕：“才不想你呢！臭美，自我感觉也太好了吧？你？！”

话虽如此，但她和殷仕野一样，心中的压力是沉重如山。

殷仕野虽然在小孙面前要摆出一幅镇定自若的样子，但不知为何，总是打消不掉那心中一阵一阵悄然袭来的悸动。

就在“杨老板”走后，他总是有些后悔的感觉，总觉得似乎遗漏了什么，但又无法确认。他只能点上一支烟，靠烟雾遮挡住自己的不安。

孙婕“口是心非”地与“杨老板”开着玩笑，一直到“杨老板”所乘飞机开始滑行，她才依依地关上了电话。

放下电话后，她转脸望向殷仕野，希望他能说点什么。她刚刚加入这个 NGO 小组，就碰上了这样一次拐弯抹角的境外行动，确实忐忑。

可殷仕野一时不知说什么，只好又点燃一支烟。

平时，孙婕对烟是恨得要死的；可现在，她却一时失去了痛恨的情绪，呆呆地望着：

青灰色的烟雾缭绕着，旋转着、升腾着，散去。

这架波音 737 的宽大机身内，乘客不是很满。

“杨老板”一贯认为美国人设计什么东西都大气的很，特别是汽车；可这飞机就设计的过于“小巧”，特别是座席。所以，每次坐飞机他都特意定通道位，以便时不时侧着伸伸他那长腿。

当飞机平稳飞行、空姐们开始穿梭服务时，“杨老板”拿出一张多国文字对照的名片，向邻座一位上了年纪的阿拉伯人用英文介绍说：他是中国一家民营石油开采设备公司驻南非的业务员，到驻日杰分公司临时办点事儿，能和您一起旅行很荣幸云云。

令“杨老板”有所诧异的是：这位穿着普通、面目和善、英语流利的阿拉伯人，居然就是一家不小的油田大股东。他说他这次到日杰来，是休闲旅游，顺便想到北海道一带“买几块地”。而且，他对中国印象特别好，能和您一起旅行也很高兴云云。

一路顺利，轻松惬意。

到东京后，在等候转机的一个多小时时间里，“杨老板”在一家日式快餐厅与一个很熟悉，但从未谋面的老朋友、即“渠道”，实际代号为“影子”的人见了面。

这是一位“杨老板”的老领导退休前才向他交接的“海外关系”。老领导只告诉“杨老板”了如下情况：

一，“影子”与我们是“爷一辈孙一辈”的关系，不是不告诉你具体情况，而是我也不知道；

二、他可在全球范围内承担“死士”级任务；是否启用，以代号直接请示北京；

三、交代任务时，禁止任何动员说服、商讨报酬以及感谢敬佩类；

四、一般每年约保持一至两次的通讯联系，均由对方找你，主要是确定对方或对方接班人的联系方式；

五、如果“杨老板”正常退休，则“如法炮制”向自己的接班人交代；

当时“杨老板”问：如果俺未退休，但生命却非正常结束了，怎么办？

老领导笑了笑：那你就放心地去吧……

“影子”，男，五十岁上下，身高一百七十五厘米左右，半秃顶，剩下不多的头发整齐地梳向后方；皮肤呈一种长年不见阳光的色泽，但能看出肌肉很发达，柔韧度也很好，应该是常年保持室内运动的结果。与他人整体不太相配的是，他长着一双非常漂亮、几乎可以说是秀美的眼睛，而且颜色是蓝色中透着一股隐隐的黑。

他文质彬彬，儒雅稳重，直接散发出的是一股学者的“味道”。从他戴着的那副精致绝伦的金丝无框眼镜，浑身上下显然是配套定制的西装和其他全部饰品所呈现的那种锋芒内敛、低调奢华的劲头来看，隐约又像一位商界大贾或者世袭了什么爵位、却并不浪荡的公子哥儿。

自始至终，他都保持着一种淡淡的微笑。

他使用汉语不十分熟练，带着一种受教师影响而来的地方口音，接近四川或湖北人的感觉。“杨老板”原来有些担心，这么短的时间能否把需要说明的东西让对方理解并记住。可事实证明，“影子”要不就是个奇才要不就是经过严格训练——他对“杨老板”表述不够准确和前后稍有不一致的地方都进行了精确地纠正。

双方没有任何多余的内容交流，在不到四十分钟的时间里，除了有几次被偶然打断外，他们一直唠着“干货”，交接物品。

一小时后，“杨老板”登上了另一架飞机，继续他的日本“石油业务旅行”；二小时后，“影子”也登上了另一架飞机，开始他的日本“石油业务旅行”。经过几小时的飞行，“影子”到达了札幌，找到那家靠近发寒铁工团地的“每周2000”旅馆，住了下来。

朝鲜，咸镜北道，花台郡舞水端里导弹发射基地。

2013年5月17日，平壤时间19时37分。

MD-500在发射基地指挥部前的小块平地上落下时，天还没有完全暗下来。

她准备先巡查一下弹头的运输路线。自她开始在炮兵指导局内部开始整肃活动以来，她跑了不少的导弹部队，对各个部队的情况已经比较了解。加之参加了几次演习，她对各支战略导弹部队的战斗实施过程，也有了很详尽地了解。

比如，舞水端里基地的发射准备过程就比较复杂。这与它发射场的特殊构造有关：舞水端里的发射场是从一座山的根部开始，向下挖螺旋隧道并铺上铁轨，挖到一定深度后扩展成地下存贮平台，平时弹体就停放在平台内；由地下平台开始，向上挖另一条铺铁轨的隧道，也是螺旋状向上；在山的半山腰处切出一个发射用平台，与这条山体内部的螺旋状隧道相连；山体外部，还有一条运送燃料的急造军路由山根盘旋而上，也通到半山腰的发射平台，只不过平时都有意种满了植被。

发射时，弹头由洞库运到山脚下，装载到平板轨道车上，顺着螺旋隧道向下运送到存贮平台，在那里将弹体与弹头结合好，进行必要检测等等；然后，再顺山体内部的螺旋轨道而上，直至发射平台，装到发射架上竖起来；这时，由山体外部的急造军路运送上来的燃料也到了半山腰的发射平台，在那里进行加注作业；经过相应的检测后，这枚导弹才真正完成战斗准备，可以发射了！

这套复杂的构造，是由当年秘密前来的苏联顾问确定的方案。据说那个体重

将近一百五十公斤的顾问头脑极为灵活，他分析完舞水端里的地形后，提出了这样的方案并称这将是世界上再不会有第二个的伟大设计。

而东仓里的发射塔是修筑在山地之间的开阔地上的，因此它的战斗准备过程就相对简单一些，组装弹体和弹头是在开阔地上修建的大棚内进行；加注燃料也是在开阔地上竖起的发射塔上进行。

虽然过程略有区别，但都是遵循弹体、弹头和燃料平时分别存放，一般间隔要在三至五公里左右，发射之前临时组合，这与那种一体化的短射程的战术导弹或战役战术火箭发射过程是不同的。

所以，云依鹤知道这里的环节很多，时间有限不可能都检查到。她只能抓住主要的环节进行再检查：她研究了一下舞水端里基地的弹头仓库、燃料库和发射场地的位置关系，发现它们基本上处于一个等腰三角形的三个角上，因此她下决心重新巡视一下这三点间的道路与运输情况，即：先从处于等腰三角形东南方直角端的发射塔开始，巡视至西北角的弹头库，由弹头库再至东北边的燃料库，再回到发射塔。

她命令那辆大马力越野车在前，她自己驾驶着那辆帕拉丁越野车随后，向洞库开进。

出发时，已是平壤时间 20 点 10 分。

这里的道路果然不行。一方面，它处于深山老林之中，修筑难度极大，不可能有很高的标准；二是为了加强伪装，除发射塔附近的道路修成了水泥路面外，其余全部采用夯实的泥土路；这种土路有两大麻烦：一是容易积水泥泞不堪，二是两侧茂密植被的根系由道路两侧向中间生长，有的已经从路面中间顽强地拱了出来，弄得路面高低不平。

刚走到不到五公里，开路的大马力越野车就一头扎进了路边的排水沟里。中士司机没有经验，只想借着车的马力大硬往上开，结果几个轮子在泥土里越“挖”越深。

经过一个多小时的忙乎，借助云依鹤车上的绞盘，才把那台车弄了出来。

可是没等再走一小时，那台车又进了沟。

直到凌晨一点多才来到弹头库。

这是个依山而挖的坑道，很隐蔽。

云依鹤仔细检查了库内的情况，与那位紧张地一个劲儿哆嗦的中校警卫营长一起，核实了出入库登记和出库时的监控录像等，并与他谈了谈。

她最关心的，是除了必需的人员外，没有人其他人接近过这枚弹头。

一切正常。

她嘱咐了中校营长几句，就继续向东北方向前进，准备去看一下燃料库。

凌晨二点，月朗星明。

虽然已经是五月中旬了，但山中的气温也是有些凉。云依鹤打开了车内的热风，又拽了拽将官呢子大衣的衣领。

走之前她看了一下地图：由弹头库到燃料库的这段道路，先是与通向发射基地的路重合，大约一公里后才分岔，各奔南北。因为这段路不是重点，尤其是这一公里左右刚才实际上已经走过，因此她很放松。

道路十分狭窄，她不得不瞪大双眼，紧盯着那跳动的灯光。

突然，她发现前方道路上的车辙印，显然过多！

这个地方就是分岔口，在三座山峰之间。道路从弹头库到这儿后，分成二股：一股向东北的燃料库，一股回到发射基地，也就是发射塔。云依鹤命令停车，自己也跳了下来，仔细观察着。

这儿的车辙有些乱，附近还有许多人的脚印，杂乱无章，显然是在这发生过什么比较大的动作。

云依鹤脑中飞快地旋转着：

如果正常，应该是这样：

她知道，每次弹头运输时在弹头运输车的前后一公里左右都分别有乘坐警卫的车辆，还有一前一后两辆大型吊车。一旦路上遇到其他车辆和物体影响弹头运输时，前面的吊车就会将影响通行的车辆或物体吊到路旁，由警卫用篷布等全部苫盖起来，如果有人则将他们全部蒙眼伏地一并苫盖看管，禁止观察弹头运输车等；待弹头运输车通过后，后面的吊车再视情况将其吊回道路中间，揭掉苫布，放其他人员通过……虽然这样的情况几乎从来没有遇见过，但这套准备却是标准程序之一。

如果不正常……则什么可能都有。

她想立即通过那台大马力越野车上的电台与坐镇东仓里的郑永和取得联系，

却发现匆忙行动中没有派机要员相随！她不禁在心中暗暗骂了几句**郑永和**：按我们人民军的条令，这种级别和用途的电台是必须配备只懂发报的报务员和只懂密码的译电员两个人的，怎么会这么大意！

直接用暗语吧，又怕说不清楚。

她也知道，这些年来各个导弹发射基地之间为了掩护真正的发射行动，不时不时地搞一些不规律地、间断性的无线电静默，而且还特意多配备了数倍的电台，只要不是“静默”，就常年保持着与正式行动、包括发射期间一样的电台通讯密度与强度，有意产生着大量“垃圾信息”。因此，她的这部电台如果发生通讯也不会特别引起什么注意。

但是，她心中仍然忐忑不安。

正焦急中，忽然电台中传来了通播信号，是明文播报的一串数字。

这串数字她是明白的：

领袖已经下达了准备发射的预先号令，各基地已经进入倒计时状态！

她不再犹豫，用帕拉丁越野车上的 GPS 导航仪做了概略标定后，立即通过电台呼叫出了**郑永和**：

“在这边的道路交叉口发生过什么？北纬 $40^{\circ} 51.348'$ ，东经 $129^{\circ} 39.552'$ ，请查询。”

三分钟后：

“曾发生过轮胎故障，经抢修恢复运输。一切正常。”

云依鹤松了一口气。

东仓里。

2013年5月18日，~~平壤~~时间4时37分。

就在云依鹤乘坐的那架 MD-500 在西郊乘降场降落的同时，一辆长箱嘎斯吉

普停到了东仓里“西海火箭发射场”指挥中心附近。一个身着像医院医护人员穿的那种白色工作服的人，指挥着两名身材壮硕的士兵抬了个箱子下来，与指挥中心的固定哨兵点了点头，打开那道门锁，进入了指挥中心楼内。

对外的指挥中心也是个二层楼，二楼上有个面积约有四十多平方米的阳台，三面是1.5米高的围墙，一面有一扇通向楼内的门。抬箱子的士兵从此门进到阳台后，迅速拆开箱子忙碌起来。不到三十分钟，一个直径约二米的锅形卫星天线紧贴着阳台地面张开了。

穿白色工作服的人，一边指挥着两个士兵搬动着天线，一边掏出来一台中国产的D520寻星仪对着天空比划着，随着“滴滴”声音的越来越强和密度越来越高，他很快就确定了合适的角度。根据这个角度，他只用几块砖头把锅形天线垫了垫，没有使用任何脚架。这样，在围墙的遮挡下，从楼下是看不到它的。即使从空中看到了，也不过是原有的十几个卫星天线中，多了一个而已。

天线定位完成后，穿白色工作服的人接上电缆，混入那些密如蛛网的线缆中引入室内。在一个落满灰尘的操作台下面的空间里，架设了一部与普通野战电台外形差不多的电台。

从电台的铭牌上看，型号应该是美军的AN/PSC-3电台。

一条具备高屏蔽性能的RJ45线缆，从这部电台连接到了室内的一台网络交换机上。穿白色工作服的人启动了机器，当他看清那表示网络已经联通的指示灯开始闪烁出诡异的绿光后，舒了一口气。他又找了一些挡板什么的，仔细地把这部电台遮挡地严严实实。

虽然有一个对外一个对内的两个指挥中心，各自担负着不同的任务，由于都需要实际指挥发射的相关工作，所以那密如蛛网的网络线路却有相互联通的地方！

于是，文载世的“天地”计划已经完成。

三个小时前，在舞水端里发射基地“运送弹头的车辆比预计时间晚到了四十分钟”的时间段里，东仓里的弹头运输车辆也发生了一点“小耽搁”。

这次“小耽搁”，是由那位长方脸、浑身杀气的中校军官亲自指挥下形成的。

当然，为了掩护这边的“小耽搁”，舞水端里的“四十分钟”延迟，也是在他的遥控指挥下形成的。

也是在一个岔路口，他迎面拦下了弹头运输的车队。他和弹头运输队的指挥官握了握手，低声交谈了几句。

他带来的，是整整一个班的身着丛林迷彩服的护卫总局的士兵和五位身着重型防辐射服的士官。同时，还带来了一辆重型卡车。重型卡车上，装的是一个从平安北道某山洞里运来的木箱，木箱里是一个半米见方的铅罐。

只有不到十分钟，在道路交叉口发生的“小耽搁”结束了。

长方脸中校他们离开弹头运输队时，重型卡车上已经没有了木箱。

当道路交叉口的一切都恢复平静、弹头运输的车队远去时，在距离这里五百多米的灌木丛中，一个铅罐在埋入地下的过程中，由于匆忙，不甘寂寞地露出了人的手掌大小的一部分。

这部分铅，在凌晨微弱的光线中，发出了丝毫不引人注目的一点黑灰色。显然，**文载世**的“梦魇”计划进行得也很顺利。

在上述过程的大部分时间里，**郑永和**同以往一样，是开着一盏小灯进入梦乡的。

他和他的部下任何异常都没有察觉到。

日本。札幌。

2013年5月19日，东京时间23时21分。

发寒铁工团地那家小旅馆饭店的一间客房内。**儿玉龙太**斜倚在床上，表面上姿态悠闲地抽着烟，心中却兴奋不已。

他觉得目前的事情发展得越来越有味道了！

前几天的一个上午，他在那家“每周2000”旅馆对面的一家餐馆内吃饭，桌上是一台已经“黑进”“每周2000”旅馆内部监控网络的手提电脑。

当他监视那位半岛北部的人时，偶然发现当北部的人出房间吃饭时，有两个人潜入了他的房间！虽然看不清究竟做了些什么，但能看出或者说感觉出那两人是把好手：时机选择、手套脚套、万能钥匙、一个人放哨在走廊拐角处，一个人进了房间，而且行动非常敏捷……很可能是对房间内的什么东西做了手脚，因为可以看清进屋的人是带了一个不小的包、类似工具箱的东西进去的。

他真有些后悔：为什么不早一些安装针孔摄像机？

而且，他对刚刚住进小旅馆的另一个中等身材、着装考究的人也产生了兴趣：这个人虽然没有与其他人有过什么非正常接触，但他能感觉出这人肯定十分注意半岛北部的人，因为他看到他曾经短距离地跟踪过半岛北部的人！

他立即设法从小旅馆的前台处得到了住宿登记：

全泰远起了个**山田永俊**的**日本**名字；

有三个人来自**中国**：两个年龄较大的人是旅游的；而中等个子的人是搞石油的。

中等个子的人叫**糜铭哲**，应该有钱的很。谁不知道这些年来在全世界晃悠的**中国**石油客商，都是一副财大气粗的样子。看他那一身行头和气派，怎么能住这种廉价的小旅馆呢？！

热闹，太热闹了！

儿玉龙太越想越兴奋，随即退掉了葛兰多饭店的房间。

临走前，他换了“形象”。

所谓“换形象”，是他从小说电影中模仿、学习欧美大牌间谍的化妆术后，经自己加工创造而形成的“身份转置作业”的别称。根据他的定义，“身份”有自然与社会两种属性；因此，“换形象”时，就是要仔细地对自己进行一番“自然属性与社会属性相适应的”化妆。

儿玉龙太喜欢化妆，对化妆术也颇有研究。前几年他曾专程去过美国弗吉尼亚州的阿什本，找到那位曾在CIA干过二十五年专业化装、后“下海”自己开了个整容店的**鲍勃·巴斯伦**先生，请**巴斯伦**为自己设计了三套“自然属性”的形象和各自全套的“设备”。

至于相对于那三套“自然属性”的“社会属性”，基本上就是争取从面貌、

身材、服装到口音措辞、举止步态、习惯性动作等等方面，可以使他既“焕然一新”，又“协调自然”，当然也包括人生档案、职业与身份证明等系列“装备”。

根据此组“形象转置”，他现在的名字是三木太郎。

三木太郎也住进了发寒铁工团地那家有五层楼、每层有 24 个房间的“每周 2000”旅馆。他特意把房间选在了中等个子的中国人——他把这个中国人叫作“时装男”——住的三楼楼上，一个位于四楼的正对着“时装男”的房间。在“寸土寸金”的日本，“每周 2000”旅馆和其他常见的商务旅馆一样，房间都是“火柴盒”式的，面积大小、结构摆设，一模一样。

昨天晚上，他完成了对**全泰远**和“时装男”的视频监控设备的安装。那是两个非一般意义上的微型摄像头，它的正式名称是很长的：非接触式安装无线超广角超清晰可见光与热成像及声波成像多用微型摄像头。

儿玉龙太特别欣赏它：虽然是俄国货，但绝不像前苏联特工常用的那样粗笨，甚至改进的令人有些匪夷所思：它们可用初速低于手枪的设备远距离发射，在八十米的距离内，“钉”在玻璃窗上、门上甚至任何透明或半透明甚至不透明材质的表面上！而且，除可见光部分是直接显示于接收设备——可以是任一安卓系统智能手机——的显示屏上以外，如果用被动式热成像或主动式声波成像传回的信号，也能自动模拟优化，同样以可见光形式显示于显示屏上，便于“非专业人士”使用。

因为**全泰远**房间的窗户朝向挺别扭，**儿玉**就把它安在了**全泰远**房间朝向走廊方向的卫生间的窗户上，定成主动式声波成像方式；而对“时装男”，**儿玉**则使用了他最擅长的方式：在街对面一个隐蔽位置，直接用弓弩射到了临街的窗户一角。经测试，**儿玉**现在已经可以在自己的房间内，用两部廉价的智能手机，清晰地看出那两个人的走、卧、坐、立以及洗漱、吃饭、读写和操作电脑的动作。

现在，他躺在床上一边抽着烟一边琢磨：下面房间里的“时装男”，坐在小小的写字台前，在想什么呢？而在房间里来回踱步的**全泰远**，脑子里又在想什么呢？

他推论：北部的人，是准备远程操控北部导弹的；可那两个上了年纪的老兄是要干什么呢？按**滨丘陵**的说法，他知道一定还有别人与北部人过不去，不会只

有他自己来“协助”。所以，这两个中国人应该是来制止北部那个人行动的。可是，今天上午，这两个中国人已经退了房间，直接到机场走了。儿玉到机场盯了一下，发现这两个持中国大陆护照的人登上了直飞神户的航班。

他们是继续旅游去了吗？

“时装男”又是干什么的呢？

中国人显然不会喜欢让北部的人成功；所以，来了三个人……可是，他们好像并不认识，又没有听到口音，从穿着举止上也不好判断是哪个地区的……“时装男”能干什么呢？他那体格，直接干掉北部的那个结实的家伙，只要出手隐蔽突然，也不是不可能；或者说采取什么其他措施，暴力阻止控制发射的过程？但是这些年来，只听说中国人在铲除威胁巨大的叛徒时，才会在国外采取极端行动。

且不管这么多了，先做他应该做的，当然是要按他喜欢的方式做。

昨天，他已经和北部的那个人一起去了银行，先给那人办了一张 VISA 卡，然后两人一起将那一百九十五万美金转入了卡中。

这是儿玉擅自做的主，没有告诉滨丘隆。

唯恐天下不乱的儿玉龙太，决心对任何不让全泰远成功的人和行动，进行制止！如果那三个中国人是为了阻止全泰远而来的，那么，现在要对付的，就是“时装男”了！

到目前为止，除了视频监控设备以外，他还做好了如下准备：

首先，通过房间内的网络接口，找到旅馆的主机，然后黑进了其系统，以网络监听方式“盯住”了全泰远房间内网络的来往数据，同时设置好比对软件。滨丘隆告诉了他要比对的 IP 地址数据和关键字串，如果出现了这些东西，就立即启动预先设置好的自动电子钳，剪断全泰远房间的网络线。滨丘隆还特意告诉儿玉，“线路被剪”的现场，包括儿玉手中的遥控开关等，是要原封不动保留的，以便事后能通过某种方式，比如让媒体广为宣传；同时，调出全泰远房间外走廊两头的摄像头信号，用一台笔记本电脑开始全天自动监控，将自动监控软件设置为只要有半个人体大小的移动物体进入镜头则立即报警的状态；

其次，仔细勘察了房间与走廊的位置，确定好了最佳的弓弩狙击位置。他带来的，是他最近才从美国邮购来的一支重量仅有 7.3 磅、射速却高达 410fps（约一百二十五米/秒）的 Barnett 巴力鬼怪 410 弓弩。他拉上了弦，挂上了可穿透和

撕裂棕熊皮的专用猎熊弩箭，随时待用；

更关键的是，在一部美国派拉蒙影业公司出品的电影《The Italian Job》（意大利任务，又译偷天换日）的启发下，他花了一晚上设想出来了一套“击杀利器”：他通过电话订购了一个二手的、足有一吨多重的老式保险箱；再按着他从一位瑞典化学家那里学来的配方，乘着出租车连转了几个化学品商店、超市等，分别购买了七八种“原料”和两个大玻璃瓶子，在浴缸里自行调配出了各五公斤的二元腐蚀剂。这种腐蚀剂可先用其中的“一元”预先浸蚀，一旦加注另外“一元”后，即可在三至五秒时间内，把除了陶瓷玻璃以外的一米厚的任何建筑材料化成齏粉泥汤、销蚀殆尽。经试验，这东西对钢筋水泥尤其有效。

最后，他通过俄国的摄像头并利用宾馆的房间介绍、防火注意逃生路线图等，在心中比较完整地形成了**全泰远**、“时装男”房间内的情况，包括摆放和操作计算机的位置等。

他心里明白，就**滨丘隆**交给他的任务而言，除了跟踪关键字符的出现和遥控电子钳以外，所有其他的一系列繁杂的举动都是多余和疯狂的……但他头脑中那强烈的自我塑造意识、在虚幻中追逐谍海枭雄形象的动力，使他按着自己意愿行事的决心欲罢不能……

至于**滨丘隆**，让他做梦去吧！

八格牙鹿。

此时，**全泰远**也在床上辗转未眠。

昨天，他又与那位在机场给他电子保管箱条形码的漂亮姑娘见了一面。他是接到她的电话后去的，电话中只说了地点和时间，没有说是什么事。

见面时间很短，漂亮姑娘只是告诉他“重要的”时间是20日全天，给了他一张写着几组IP地址及密码的纸条，但纸条上其他的一些文字他还没有搞懂是什么意思。

当时，他确实很想与她多待一会儿，他很中意这位姑娘的长相。自2011年2月以来，他就没有接触过任何女人，身体中的欲望时不时就要涌动起伏一番。这期间，应该说不仅有许多加速他欲望涌动的声色环境刺激着他，更有许多花钱就可以平安进出的风月场所就近在咫尺，但他终究还是克制住了自己。因为每当

有欲望冲动时，就会有一幅影像展现在他的眼前：

他的家人和他的妻子，个个血肉模糊地在哭泣……

于是欲望和涌动就转向了仇恨，使他全身心地进入了复仇的准备之中。

现在，时间快到了！

根据可能发射的时间和那漂亮姑娘给他的相关数据等，他用那台台式机上网不到一小时，“上天入地”地连接上了目标网络。他小心翼翼地试了几次，不敢长时间地滞留，他需要间隔性地联通控制网。为此，他自己设定为每隔一小时联通一次，而再过一小时后，他将把联通的频率缩短为 10 分钟一次。

他知道这是很危险的事情。因为这和一般黑客那种漫网寻找、找着谁算谁的所谓网络攻击是不同的，他必须定点定时攻击一个有无数高手防御着的网络。好在那些高手可能对来自网外的攻击警惕性低一些，对一个与外网物理隔绝的网络来说，内部防范自然应该是重点。

更令他放心的是，他在第二次连接上网络时，他忽然感觉出：网络的那一端是有人在配合他的。从这一感觉出现后，他才读懂了漂亮姑娘给他的那张纸上其他几组数字的意思：那边配合着他的人，一定会把更精确的时间告诉他的，当然是一些暗语字码。

他看了看手表，已经是 2013 年 5 月 20 日 0 时 1 分了！

此时，二位台湾特工正在神户一个营业至清晨的小酒馆中滋润地喝着小酒。他们很轻松，因为他们的活已经做完了。

他们回忆了一下“作业过程”，觉得应该绝无纰漏：

从防止闯入痕迹残留的检查与复原，到摄像头画面的伪造；从网络门禁系统的程序改码恢复，到手套脚套口罩、异味去除以至室内摆设的记录与比照恢复等等，这都是标准程序，应该是天衣无缝；而且，按着军情局的一贯做法，针对那间旅馆的 IC 卡电子门锁，他们也没有单纯的“以电制电”，搞什么密码破译等电子手段，而是坚持用传统手法打开了最终锁住门的机械锁具；在向台式电脑和笔记本电脑中安装“地心魑魅”给他们的“千斤儿”时，也严格按照老先生的嘱咐，运行了“扫尾”程式；在安装高黏度的高爆炸药和高效燃烧剂时，拧开机器螺丝的螺丝刀和撬片等，也都是“制式装备”：内芯无磁外包硬塑材质……

应该说，即“无比巧妙”也“无踪无迹”。

但**武姜永泰**对**赵前川**结束时，特意从外面进屋喷了些可迅速降温以防遗留身体红外成像踪迹的气雾剂表示嘲笑，认为过于谨慎，属“长它志灭己威”之举而且容易暴露。**赵前川**不服，说自己那套气雾制冷剂可是德国进口的，无色无味微粒极微，就算你能捕捉到大陆天空中的PM2.5，你也捕捉不到它……

说到这，两人不禁哈哈一笑，一起举杯庆祝了他们都还“宝刀未老”。

此时，“影子”是很紧张的。

他是从旅馆内网络上搜索和定位了**全泰远**那两台联网机器的，并以网路旁听的方式，监测到了**全泰远**访问外网的动作。

刚才他与“**杨老板**”进行了短暂地通信。“**杨老板**”通过微信告诉他了一组IP地址和几个字符串，当这些IP和字符串出现在**全泰远**发出的信息流中，就是他真正动作、即做那些“Mov DATA to space.”动作的标志；同时还告诉了“有关时间”已经确认，就是从现在起的24小时之内；“统一战线”的朋友也一定完成了相关的程序植入。

应该说万事俱备了！

所有的事情，“**杨老板**”交代的很清楚。可以看出来，那些未曾谋面的朋友们是做足了功课的。

确实，在国内时，“**杨老板**”他们三个经过仔细分析和研究，并请教过数个电脑高手，认定**全泰远**在连上内部控制网以后，是需要一些操作才能完成上传数据准备的，二是上传数据本身也需要一定的时间。因此，为了留下证据，必须让**全泰远**先动，他动我才动！也就是说，要按计划联上发球手的机器，在瞬间之前的瞬间，发出指令即可。

所以，“影子”在“**杨老板**”给他的那台带有“可控单向信息闸”硬件设备的笔记本电脑上，已经形成如下部署：

除了通过旅馆内的网络锁定**全泰远**的那台用来连接和发出控制指令的台式机，以网路旁听方式监听其动作外，还建立了另一通道，把这边监听到的所有数据适时发送到某一台联网的电脑上——就是**孙婕**的那台笔记本电脑，以做存档备份；将那段程序“布谷”运转至内存中，随时准备向**全泰远**机器发送指令。

但是，“影子”仍然很紧张。因为经过试操作，当他每次隐蔽连接至**全泰远**的电脑、掌握了**全泰远**的动作后，如果要发送“布谷”产生的命令时，必须根据对方电脑的适时状态，临时输入一些参数、敲入几行代码才行。这就是说，他必须每间隔一段时间，就要短时间地联上对方：有情况了，马上动作；没有情况，为了避免对方察觉还要立即中断连接；然后，再适时联上……最要命的是，因为要抓住对方动作的实据，所以不能提前动作；而他即不知道对方动作的准确时间，也不知道对方一旦动作开始，多长时间内即可完成指令参数的传送。所以，“影子”只能等待那关键时刻的到来。

这种等待，使他紧张。

但真正使“影子”紧张的是他的一股直觉，好像有一双他没有直接发现的眼睛，在暗处盯着他。

东仓里。

2013年5月20日，平壤时间13时17分。

东仓里导弹发射基地。

发射基地的指挥所内，**郑永和**焦急地等待着最高统帅的命令。

他的指挥所内的电台声音交织成一片：如同以往一样，所有电台都在工作着，有用无用的信息充斥着天空。根据以往的经验，真正的发射命令应该就混杂在这些司空见惯的信号中下达。

可是直到现在，还没有下达。

那位负责后勤保障的金少校看**郑永和**没有来吃饭，就亲自端着一个盘子给他送来了他愿意吃的俄罗斯套餐。这是全基地唯一的一份，是专供**郑**副总长的。

金少校却不欣赏这种俄罗斯套餐，尤其是那黄油有股臭烘烘的味道。

坐在一把转椅上的**郑永和**，看都没看金少校，兀自闭目养神。

郑永和心中不断地在揣摩：再晚下达命令，就要摸黑发射了；不管怎么说，夜间行动总是不方便的。

忽然，一名负责警卫的中校进来报告：

“上将同志，东南偏南，直升机一架，向我飞来，要求降落。请指示！”

郑永和有些疑惑：这是什么人来了？

他问：“距离？”

“5 分钟后临空。”

“同意降落。警卫部队注意，做好一切准备。”

“是！”

郑永和起身来到室外时，一架 MD-500 轻型直升机已经开始徐徐降落。

从直升机中婀娜而出的，是**云依鹤**。

郑永和很奇怪，他一边上前迎接，一边问道：

“你怎么来了？你不是在首都……”

云依鹤微笑着：

“怎么？将军同志不欢迎让我来吗？”

她边说边示意**郑永和**进屋再说。

进到**郑永和**的指挥室内并屏退了左右，**云依鹤**才从公文包里拿出一个不锈钢的文件夹，递给了**郑永和**：

“是最高统帅让我来的，这是他亲手写给您的命令。”

这可真是前所未有的事！

郑永和立即绷紧了身体，双手接过文件夹，微微颤抖着。

信中除了一部分痛骂美帝国主义和傀儡集团不断进行挑衅和要用实际行动坚决以烈火烧死他们等等狠话外，是命令他在四个小时内，自行安排发射基地；选定日本海方向，发射 4 枚，而向另一个特殊的方向发射 2 枚导弹的指示。

一家伙干 6 发？哈，过瘾！

郑永和不禁喜出望外，这可是凸显我战略军重要性的机会呀！**郑永和**心里清楚，虽然他的部队中有许多常年积累下的导弹，已经过了保质期，就是不打也得

销毁……但一次打这么多，还是第一次！没有具体地指示，给他以这么大的主动权，也是第一次！不通过电台下达命令，更是第一次……

云依鹤先轻声问了句：“那个人……控制了吧？”她的大眼睛充满了关切和谨慎。

郑永和点点头，肯定地回答了她的询问。他在十个小时之前，就已经把那位赵载亨中校以“临时重要任务”为由，调往一个不直接与此次发射控制相关，但仍很“重要”的岗位，并派心腹暗中监视了起来。到目前为止，那位赵中校一切正常。

郑永和：“需要逮捕他吗？”

云依鹤：“他有动作吗？”

郑永和：“没有。一切正常。”

两个人四目相对，会心一笑中达成默契：他不动，就先留着他。

云依鹤：“那么，就请您三十分钟内，用电台向天帅同志报告具体决心吧！”

郑永和：“是！”

其实郑永和用不了五分钟就能确定具体事项。他略一思索，旋即口述了他这一级的预先号令。

按着我们民族导弹部队的条令，此时此刻的预先号令实际就是行动的命令，因为最后时刻的命令，再无声音和文字：只是郑永和

在倒计时结束后，按下发射键而已。

一位参谋将记录给了他，他立即签字：“直报，最高统帅。”

每次签发导弹发射命令的钢笔，他都要收存起来，再换一支新的备用。他没有告诉过任何人，他这是在模仿万恶的美帝将军麦克阿瑟：在密苏里号战列舰的巨大炮口下，麦克阿瑟为签署具有历史意义的受降书，就准备了五支派克金笔。

今天这支笔，他要送给面前这个女人——虽然这是一支中国产的杂牌钢笔，但却装饰的非常金光灿烂。

他在双手接过不锈钢文件夹的瞬间，已经想了很多：

为什么这种命令是由她送来？

她是亲自从天帅那里接过文件夹的吗？

天帅同志是亲自向她交代那些事项的吗？

.....

他决心在执行完这次发射任务后，再去想这些事。

于是，他轻轻地扣上了钢笔，走到云依鹤跟前。他举起那支钢笔，犹如鹰隼的双眼直接与她的双目相接：

“你，留个纪念吧？”

她想控制自己，却未能成功：两朵饱含复杂情感的红云，飞上了白皙的双颊。

她喃喃地说：

“好吧.....”

指挥所内已经陷入一片更加紧张的气氛中。

就像赛马场的闸门猛然开启，各项指令如同一个个骑士驾驭着骏马，向四面八方迅猛而去；各个操作台上的士兵与军官们，如同琴师一样十指翻飞噼啪作响，让那一串串字符肩负着不同的使命，顺着一条条电缆与光缆组成的峡谷与河道，象山间的洪水，一浪追一浪地汹涌而出。

一个与其他操作台一模一样的单人操作台，动作似乎与其他人有些不一样：

在这块屏幕上，除了输入了应该负责输入的那些指令外，还另外打开了一个页面，输入了一些似乎是与这些命令不相关的东西。

这个页面，只打开了五秒钟。

日本。札幌。

2013年5月20日。

来自中国陕西省渭南市蒲城县国家授时中心的信号表明，此时是位于东 8 时区的北京时间 14: 51 分，位于东 9 时区的东京时间是 15 时 51 分，同样位于东 9 时区的平壤时间，也是 15 时 51 分。

此时，**全泰远**在那台台式机屏幕上看到了信号，是一组字母与数字：

(gnt+9) 16:00 HGBK-2

(gnt+9) 17:00 HGBK-1

(gnt+9) 18:00 PGBK-2

(gnt+9) 22:00 HGBK-1

APBD in

APBD N-D/2/b

对照漂亮姑娘给他的纸条，结合自己的目的与导弹发射专业的知识，他立即明白了上述内容：

“(gnt+9) 16:00”等，这个好理解，就是东京及平壤时间；

“HGBK”和“PGBK”应该分别代表咸镜北道 Hamgyong-bukto 和平安北道 Pyongan-bukto，这是由南方傀儡集团的命名方式而来的，也就是分别代表舞水端里和东仓里发射基地；其后的数字应该是发射导弹的数量；

“PGBK in”显然是说可以连接控制的是东仓里基地，也就是说将在那里发射的导弹弹头，原本安装的不会爆炸的“战斗部”，已经改装成真正的“战斗部”；

“PGBK N-D/2/b”表明，在东仓里基地发射的是 2 枚“劳动 No dong” 2-B 型的导弹。

全泰远要做的就是输入参数，从而改变“PGBK in”这 2 枚导弹的运行轨迹。

在参数中，目标已经预先设定好了 6 个，需要他从中选定 2 个。

全泰远很快就确定了 2 个目标地址的概略参数：

一，中国葫芦岛某地，北纬 $40^{\circ} 43' 16.68''$ ，东经 $120^{\circ} 55' 52.03''$ ，海拔 20 米；

二、日本佐世堡某地，北纬 $33^{\circ} 10' 18.19''$ ，东经 $129^{\circ} 42' 43.19''$ ，海拔 16 米。

至于东仓里的参数他早已熟记在心：主发射架位于北纬 $39^{\circ} 39' 35.84''$ ，东经 $124^{\circ} 42' 18.64''$ ，海拔 61 米；从这里到上述两个目标的距离约为 342.35 千米和 849.99 千米。

他不由得在头脑中重温起他要的工作：

先需要手动输入诸如“Mov DATA to space.”之类的命令，把郑永和们确定的坐标数值“挪走”，然后再换上他选定的坐标值；再然后，输入“end”；再再然后，敲下 Enter 键，完活儿……

他知道，劳动 2-B 型导弹是劳动导弹改进型的第二代第二次定型导弹，射程应该在一千五百至一千八百五十公里左右，是为覆盖日本和部分太平洋上的美军基地而设计的，精度一般。而且，按其本来的设计，战斗部可带八百公斤左右的装药；但在大尊元首刚掌军权时代，根据他的“必须加大一次性震撼消灭死敌”的指示，其战斗部改为了一千二百公斤的装药量，结果不仅造价从八十万美元一家伙升到一百四十五万美元一枚，而且试射表明误差极大。这种型号的弹，目前保有量应该在七百五十枚左右，战斗状况大部分应该在“堪用”和“报废”之间。所以，永尊元首选用它，是综合各方面原因的。

全泰远倒是认为使用这种弹是再好不过的事情，他一直担心：如果这次试射又是打什么战役战术火箭，那就没有意义了！准不准也无关系，本来他也不幻想着命中什么点状目标，只要弹头偏离预定轨道、南辕北辙就行，何况弹头还是真家伙！虽然他还不知道这“真家伙”究竟是什么东西，但他也估计到弹头不会被换成核装药，因为那种“偷天换日”太困难，最大可能也就是换成了常规高爆炸药，比如什么 RDX 黑索金之类的。

这更好！

正思索着，屏幕上忽然又出现了一串红色的字符，并闪烁了几秒：

Soon !

时间到了！

全泰远立即开始按着国内预演“平行方案”时，已经练习过无数次的过程，

开始操作：

首先，连接上内部网络；

接着，开始运行“平行方案”中的一小段程序，从而接管控制系统中有关关键参数输入的部分。此时，远在东仓里的操作员虽然也在输入，只不过他输入的部分内容即将被**全泰远**置换。

然后，**全泰远**开始输入他心中的关键参数。

他毕竟不是专业数据输入员，输入的速度不快，但却异常坚决和准确。

他感到自己每次敲击键盘的声音，都是那样悦耳，都让他心中充满了无限的快感！

“影子”抓住了**全泰远**的操作！

他本来有些苍白的脸色此时漫出一股红色，眼中露出的却是更为坚定的目光：盯住，适时干掉它！

他看着那台笔记本电脑上的指示灯在闪烁，他知道一组组的加密数据正在通过网络向远在祖国的一台电脑传送着，这些数据证明了**全泰远**正在做的一切。关键的关键，是要在关键的时刻让“布谷”发出那串信息流，让**全泰远**的电脑在关键字节发出前死掉。

这么多“关键”，是让“影子”紧张的关键。

从显示的数据可以明显看出，**全泰远**就要发出篡改的数据了！此时的联通或者说在此之前**全泰远**的一切操作，“影子”是必须保证其有效的，这是为了留下必要的痕迹证据。

二小时前，他和“杨老板”通过 Wickr 再次进行了简单的通信，传来部分见面时没有给全的材料。Wickr，是“影子”建议在这次行动中用的。“影子”认为，Wickr 的联系不通过任何服务器，采用的是直联的方式，不留痕迹四重加密，也没有任何广告，相对安全。虽然“杨老板”认为非自己掌握源代码的东西怎么也是不安全的，但考虑到只使用一次加之“影子”的习惯，就同意了。

将“杨老板”从 Wickr 上传来和见面时分别给的材料进行“重合”后，“影子”认真对照分析了**殷仕野**发出的那几组字符串，他已经基本排列出了它们的重

要顺序，就像他已经可以听明白**全泰远**的口令了：假如**全泰远**的口令是“各就位，预备……放！”的话，他的任务就是在“各就位，预备”后的省略号出现到第三个“.”时，按下 Enter 键！

他现在眼睛眨都不眨了，右手中指也已经移到 Enter 键的上方，微微有些颤抖……

儿玉龙太也迅速捕捉到了那两个人不同寻常的举动：他们都扑在了电脑上，已经有十分钟一动不动了。

忽然，他侦测到**全泰远**向外发送的信息流中出现了关键字串！而且，**儿玉**也隐隐感觉到了，“**时装男**”也察觉到了**全泰远**的动作！这个感觉是没有证据的，是**儿玉**的想象，但他坚决相信自己的想象！

就在四小时前，**滨丘陵**给他来了电话：根据美国人的卫星图像判断，半岛北部的导弹发射基地有异动，有证据表明发射在即，你应该进入全时戒备。

果然要开始了！

儿玉开始付诸他的决心：

首先，在“**时装男**”阻止**全泰远**动作之前，干掉他；

第二，待**全泰远**动作全部结束后，再启动电子钳！如果有机会，就射杀**全泰远**。

然后，留下所有可以留下的“证据”，人间蒸发！

时空

以下事件，在时空中既平行而又交错地发生着：

事件的时间，是在一个轴向上，按部就班地一秒秒逝去；

事件的空间，却是在同一个时间节点上发生在不同位置……在半岛北部平安北道的东仓里、在平壤劳动党“3号大楼”**文载世**中将办公室、在中国辽宁省丹东市的“江滨”宾馆、在日本国札幌发寒铁工团地那家“每周2000”旅馆、在网络空间中的不同IP之间。

○**郑永和**最后询问了一下各战位的准备情况，与**云依鹤**交流了一下目光后，那倒计时的炫目灯光终于开始闪烁，刺耳的警报声也同时响起。

○**文载世**端坐在办公桌后面，一动不动；刚才，他非常少见地接到了**寇老**将军的电话，一般地询问、交谈了一下情况，打了几句哈哈就挂掉了。

△**全泰远**开始输入一组数据阵列，其实就是2个目标的经纬度……

★“影子”看到了**全泰远**刚才发出的信息流中，出现了“The list below……”的字符，他知道这就是马上要传送目标坐标了。

▼**儿玉**也同时看到了这组字符。

◆**孙婕**尖着嗓子叫了一声：“呀！！动了！！！”**殷仕野**没有任何动作也没有任何表情，仍然坐在那里一口接一口地吸着烟，只不过两只夹着香烟的手指有些不规则地颤动……

○**云依鹤**没有坐着，她站着，凝视着处于全神贯注状态中的**郑永和**，她不禁想起了在玄潭池营地狩猎时，举枪瞄准狐狸的他。从他身上仿佛又出现了由征服的欲望而放射出的光线，在四处漫射……

△**全泰远**逐字输入，他打算全部输完后，核对一下，再按下Enter键正式发出……

★“影子”心中准备默念秒数，计划10秒后，按下Enter键……

▼**儿玉**已经沿着那旧保险箱底座的四周，均匀地倒完了二元腐蚀剂中的第一元。现在，他正在把第二元全部倒下去……

△**全泰远**输入完毕，开始核对……

◆**殷仕野**的笔记本电脑上，显示的是他那虚拟空间中“坐落于群山之中的三层别墅”，“揍是不夫”刚才和他在这一“喝茶”来着，现在却不知去向；但**殷仕野**心中知道，“揍是不夫”肯定没有走远，而且还不知有多少重量级人物也在等

着……

★“影子”开始读秒……

◎**文载世**并不知道准确的发射时间,但是浑身杀气的中校军官刚才来电话说了一句:“货物都已送到,列车即将发车……”**文载世**脸上现出一丝狞笑:他的“天地”和“梦魇”“工程”,已经随着最高统帅的命令而正式启动了!他的这双箭,将射下的绝不仅仅是两只肥硕的大雕。他拿起办公桌上的那只 Cartier SA 电子按键打火机,连续地打着、关闭,再打着,再关闭……

▼混合后的二元腐蚀剂开始剧烈反应,发出浓烟和刺刺啦啦地声音,腐蚀的速度比**儿玉**设想地要快……**儿玉**赶紧返回桌前,眼睛盯着屏幕,一手抓起电子钳的遥控器。

★“影子”倒数至第 5 秒时,突然清楚地听到了头上发出了怪异的响声,他抬头一看:就在他的头顶正上方的天花板上出现了一个四方形的暗影并在急剧加深,一片片灰渣粉尘向下坠落。

△**全泰远**认真地核对了一遍,再次快速浏览了一遍,脸上露出一丝微笑,右手食指移向了 Enter 键的正上方,位置稍稍高于平时敲击键时的高度。

◆**孙婕**实在耐不住了,用眼色请示**殷仕野**:是否打开 QQ 或 SKYPE,与“**杨老板**”的朋友联系一下?不等**殷仕野**回答,她自己就否定了自己,这是绝对不可以的。

★“影子”头顶上方的四方形暗影已经变成黑色,掉落的灰渣已如飞雪一般。他已经判断出灰渣中一定还掺杂着某种强腐蚀物质,因为飘落到他脸上的一些灰渣已经使他感到了刺痛!随着那令人心悸的声音越来越响,那块天花板显然即将轰然而下了!“影子”的心里下意识地形成了向侧方移动一下的意念,但他的身躯却巍然未动,他那只悬在 Enter 键上方的中指也如同被磁石吸住了一样,任凭手背上被掉下的灰渣烧出一个个燎泡,任凭令人触目惊心的鲜血开始溢出!这时,他的左手也伸了过来,遮在笔记本电脑上方的半空中,因为他担心腐蚀性物体会烧毁他那支已经上了膛的钢枪。他还有 2 秒的倒计时……一双秀美的眼睛眨也不眨。

▼**儿玉**的脸已经埋没在了升腾的烟雾中,但仍能看到他那歇斯底里的笑容:

他眼看着重达一吨的保险箱在二元腐蚀剂烧蚀出的方型空槽中,已经开始迅速下坠。

○伴随着刺耳的报警声,在一排排信号灯光的间歇闪映下,郑永和和云依鹤的脸上都反射出了坚定、兴奋、骄傲甚至有些神圣的光芒。他们没有再对视,但却都在心底感受着对方的脉搏。他们都不是第一次经历和目睹战略武器的发射,但却是第一次相互这么近距离的一起按着伟大天帅的指令,让我们民族的保护神拔地而起,飞向茫茫空间!他们都相信,当这些保护神挟雷霆电地掠过天空,轰然溅入南面的大海之中时,全世界都会为之震撼……

◆殷仕野的烟头烧到了手指,但他浑然不觉。他从来就不喜欢这种看不见听不着、却能明显感受到某种事物的感觉;孙婕的头脑也几近空白……

○Cartier SA 打火机忽然打不着了!再打一下,还是没有着。文载世心中一颤,拿近打火机看了看,不知所以然。他烦闷了,把这支精致的打火机“啪”的一声仍在了办公桌上。

▼儿玉在烟尘中死死地盯着监视器中“时装男”的影像,他担心中国人会在危险中冲出房间……令他惊异的是,那个人纹丝未动!他心中的敬佩之情不禁油然而生……

★“影子”的读秒还差1秒时,曾估计是关键命令的那串“Mov DATA to space.”的字样突然在屏幕上出现,其后就将是“end”和Enter键了!“影子”心中不禁有些庆幸:一是他的倒计时读秒计算的很准,二是祖国朋友分析的也挺准……随着清脆的“叭”的一声,他那已经布满了血泡的中指,坚决地落在了Enter键上……就在这同时,他看清了是一块方形天花板正在向他的头顶坠落……他还在想,一块天花板,还不至于把他怎么样吧……

▼在儿玉的一个智能手机屏幕中,一片烟雾如同炸弹爆炸般腾起,不知是什么东西瞬间粘在了摄像头前面窗户的玻璃上,他再也看不清那“时装男”房间内情况了……令他诧异的是几乎就在同时,另一个显示声波监测摄像头画面的智能手机屏幕、就是监视全泰远的那个屏幕,也突然发出一股强光,接着失去了任何信号……他坚持了5秒后,启动了电子钳。

◆孙婕惊呼起来:她与日本联网的信号,中断了……

★.....

○.....

◎.....

◆.....

▼.....

十分钟后，一辆警车和一辆消防车呼啸着来到了札幌发寒铁工团地“每周2000”旅馆楼前。

还没有到交通高峰时段，街道上并没有什么特别的混乱。

有几个行人稍稍驻足，诧异地观望了一下。他们并没有发现什么类似“断其喉”或“尽其肉”的惊人事件，于是他们也就“乃去”。

莫斯科。

2013年5月23日，莫斯科时间11时32分。

阿莱克斯安全服务公司，总经理柯斯雅可夫办公室。

柯斯雅可夫刚刚看完几张报纸，皱起了他那几乎能遮住全部眼睛的眉毛。

他按下电铃，把那位三十多岁的助手叫了过来：

“这些愚笨的记者，简直就是一个混蛋师傅教出来的，从来找不到事实的关键。这样，请您马上到网络上转一圈，把昨天以来的关于半岛北部发射导弹的消息整理一下，一个小时后给我。”

助手迟疑了一下：“目前，还主要都是半岛南方的一些消息，他们记者的报道.....”

柯斯雅可夫鄙夷地撇了撇嘴：“他们？他们进化到二十一世纪了吗？您主要

看一下那些私营分析机构的东西，别的先不予理睬；另外，看看那几个情报交易市场有什么好东西。”

“好的。”

不到一个小时，助手拿来一些整理打印好的材料。

柯斯雅可夫示意助手在旁边等一下，他自己戴上花镜，慢慢地读了起来。

不到十分钟，他连续挑出几张纸，递给了助手，但没有说话。助手明白，这是老板的习惯：他要就这几张纸上的信息与他进行讨论了。果然，**柯斯雅可夫**又看了十多分钟后，开口了：

“日本猴子有这么厉害？”

“是的。他们的天文爱好者的设备是世界一流的，而且全部都与一些权威的专业机构有联系，甚至有合作。”

“这两个不明物体的溅落地点，离他们本土很远吗，也能观测到？”

“不是他们自己观测到的，而是他们分析了几个国家级专业机构的观测数据后，得出的结论。”

“那些数据量，是很惊人的吧？”

“他们利用一种叫‘云计算’的技术，招募了相当数量、分布于世界各地的计算机，把这些计算机闲置的计算能力用网络联结起来，帮助他们运算。据说，效能非常好。”

“也很便宜吧？”

助手笑了笑：“当然。这里边大部分是个人自愿提供的计算机。”

柯斯雅可夫走到墙上那张挂着的世界地图前，一边查找经纬度，一边继续问：

“美国鬼子的 XBR 呢？他们不是在一个什么基地部署这个东西了吗？”

助手赶紧拼命回想。他知道，他的老板是从来不记忆这些具体东西的。老板经常说记住那么多干什么？不是有电脑和网络吗？他要求手下必须能够熟练掌握电脑网络，以便随时查询各种资料；同时，他自己对任何新的、重要的兵器却都知道，只不过他只是记忆大概的名称、用途和部署情况。

“XBR……X 波段雷达，是的。但那是今年 2 月份才决定在航空自卫队经岬分屯基地部署，可能还没有完全进入值班状态。”

“XBR，能跟踪观测多远哪？”

“一般情况下，两千公里左右。”

“挺远的吗。那东西得十多亿美金一个吧？”

“差不多，还需要一百多人操作，海基的很大，陆基的占地面积也得近两千平方米。”

“真他妈的有钱……”

看到老板似乎眼花的不能迅速找到位置，助手在片刻犹豫后，还是上前帮了一下：

“北纬 25° 07' 32"，东经 125° 47' 40"，大概是在这里。”

柯斯雅可夫：“宫古海峡？他们的中程导弹能打这么远了……”

助手：“是啊，这应该有一千五百多公里了。”

柯斯雅可夫：“上帝还是很眷顾他们的。这么说，他们要打日本猴子的本土，是一点问题没有喽！而且，美国人在太平洋上的那点东西，也不在话下了！”

助手：“中国的一些军事爱好者认为，半岛北部‘劳动’导弹的改进型，应该能打一千八百到两千公里。”

柯斯雅可夫：“我的上帝……”

柯斯雅可夫对着地图，上下左右地看了看：“最高统帅同志选的地点，倒是很聪明。太平洋两边的舰船要进出第一岛链，这里都是重要通道，他能把导弹打到这儿了，那就既能封住美国人进来，也能不让中国人出去。而且，住在这儿的邻居们，不是对各自门前的几块石头争得一塌糊涂吗？您看，在海峡附近，什么钓鱼岛、黄尾岛，还有赤尾岛……啊哈，有意思。”

助手：“在您看来，东北亚的一些争端，有可能进一步扩大？”

柯斯雅可夫：“我不是上帝……我只是想说，如果您从一个特别的角度去观察那里的争吵，就会感觉到一股不够成熟和不够老练的味道。别看争吵的各方表面上都很坚决，实际上都不知道自己应该怎么做才是正确的。”

助手没有太听明白，也就没有吱声。

柯斯雅可夫继续着自己的思路：“有时候，两个早已成年的邻居，却像未成年人似的破口大骂、虚张声势，高兴的就是另外一个邻居了。”

助手：“您是说美国人高兴了？”

柯斯雅可夫：“美国人不值一提，他们的思维都是直线式的，心里笑的时候，脸上绝对不会是哭的表情；行动时，也至多拐两个弯。所以虽然他们心底是高兴的，不过却要小心翼翼地一边挑逗着、一边抚慰着，生怕没有掌握好平衡，有损于自己。”

助手：“那您说的是？”

柯斯雅可夫：“当然是最高统帅同志。这位世界上最年青的独裁者，他真的很聪明：他心里哭的时候，脸上一般都在笑，反之也一样。您看……”

他伸出粗壮的食指，从地球仪上的半岛北部东仓里开始，画了一条笔直的线，停在刚才用经纬度坐标确定的位置，就是宫古海峡那宽达三百多公里的水道中间：

“多么简洁明快的线条，除了自己的国土，没有穿越任何国家的领空领海，也没有对任何邻居形成什么掠近飞行；这只小小的钢铁夜莺，高傲、孤独地飞行着，而且只知道执着地笔直向前……可是，该死的它，不知让多少人靠吃安眠药才能入睡！”

助手：“它也不算孤独，是两只一起飞过去的。”

柯斯雅可夫：“哈，挺浪漫吗，一对情侣的掠洋旅行。”

助手有些不解：“目前这对夜莺的行踪，世界主要媒体都没有报道；大家都在说的，是那几只从舞水端里向东仅仅飞了一百多公里的小鸟。”

柯斯雅可夫：“在我们的世界上，没有不受控制的舆论。一个贵妇，曾经因为贫穷而抛弃了一位男友；忽然有一天，她在窗户里瞥见前男友虽然穿着破旧的西装，但却开着一辆古董级的罗尔斯-罗伊斯豪华轿车……您想，她会叫她身边那几位朋友去看吗？她只能视而不见，背地里派人去打听而已……”

助手费了半天劲，也没有完全弄明白老板说的是什么意思。幸亏老板的思路已经转向其他：

“那几只飞了一百多公里的小鸟，究竟是几只？什么品种？”

“4只；普遍认为是KN-02系列，也有人说可能是300毫米口径的火箭炮弹。”

“嗯？只听说中国人把火箭弹搞的射程那么远……怎么，半岛北部的科学技术也突飞猛进了？”

“很有可能。”

“嗯。”

柯斯雅可夫离开了地图，回到办公桌后坐下。过了一会儿，他有些自言自语地：

“这也说明，那几个人民军秘密军官团的成员，让那些鸟儿‘自由飞翔’的理想，还是被粉碎了！哈……”

助手想问，但张开的嘴又合拢了回去。因为他知道他的这位老板很讲究“职业素养”，他经常向他的员工们讲解“伟大的克格勃”在保密工作上那些独特的措施。

柯斯雅可夫继续他的自言自语：“嗯，那么，究竟是谁阻止了他们呢？不管是谁，他们做的，也是我们俄罗斯希望看到的。”

停了一会儿，他抬头问：“最近，您又对阿廖沙搞的东西，试验了多少机型？”

助手：“中国大陆生产的，基本上都可以。日本本土生产的，也有5种可行。其他国家和地区的还没有试验。”

柯斯雅可夫又回到自言自语状态：“嗯，应该是用了这个东西。好……”

柯斯雅可夫把那座椅向后调整成逍遥状态，仰身向后，开始闭目养神。

助手不知该退该留，一时僵住了。

幸亏老板没有让他尴尬时间过长：

“嗯，先不管它了。这样，从现在开始，你要多注意半岛北部的政治动态，主要是最高统帅同志处理周边几个邻居关系的动向。这次他让那钢铁夜莺飞向了日本方向，应该是扇了日本猴子一记警告的耳光，接着，就应该给点蜜饯或者水果了吧……嗯，会不会在海底留下什么东西呢？这先不用管了……这是要以东制西，抑或以西打东，啊，哈哈，老一套了。另外，也要注意一下他们的政界和军界的人员更替情况。我想，他们会有一个频繁的变动周期的；过后，那位年青独裁者的动向，就会更值钱了！”

助手虽然还是没有太听明白，但毕竟松了一口气，刚想转身走，老板忽然又叫住了他：

“另外，准备一下中国方面的资料。我想年底或者明年年初，我得去一趟了！”

助手问：

“主要是哪方面的？”

“新疆。政治，经济，民族。”

日本东京都。千代田区。

2013年5月24日，东京时间08时47分。

在千代田区霞之关二丁目二番一号，有一处由北楼、中央楼、南楼及新楼排成的口字型建筑群，中央楼是个6层的楼房。

这里，就是日本外务省的办公大楼。

国际情报组织统括官办公室。按中国人的标准，这办公室小的可怜，十二分逼仄。

办公桌后，国际情报组织统括官**松田重一**正襟危坐，满面怒容；

办公桌前，国际情报官第三担当**滨丘陵**垂手而立，诚惶诚恐。

松田重一正在大发雷霆：“搞成这个样子，怎么对得起前辈！”

滨丘陵再次九十度鞠躬，脑中浮现出父亲那张表情严肃的照片，悔恨交加地：“对不起了！属下无能，辜负了……”

松田重一：“那个飞弹部队的军官，现在在哪里？”

滨丘陵：“已经逃出境，可能……可能已经进入中国，或者俄罗斯了！”

松田重一：“八格牙鹿！为什么不报告？！”

滨丘陵：“此次案件，本是属下独立操作，没有想到……”

松田重一：“那么，您的那个超级间谍儿玉呢？”

滨丘陵：“也遁出国境了……”

松田重一：“全面失控、全面失控啊……”

松田重一站起身，以滨丘陵为圆心，在逼仄的办公室内转了两圈，磕磕绊绊，数次碰到了圆心……又回到办公桌后坐下。

他看着始终没有抬头的滨丘陵，好不容易才缓出一口气来。

此次札幌的事，是通过警察厅的渠道，由北海道警察总部等部门处理的。根据松田重一的建议，外务省以“深涉对外极密情报事项”为由，要求北海道警察总部对现场暗中做了一番手脚，并准备了一套说辞。但据警察厅在现场指挥的那位警视正佐佐木先生说，媒体显然不相信那些胡诌八扯，要求警方必须拿出相关证据，落实责任后严惩不贷；但幸运的是，处理那具尸体时，警方做了巨大努力，没有引起媒体方面的更多波澜。

讨厌的是，中国的石油公司直接找到了警察：说什么考虑到目前的双方外交上的特殊情况，他们没有惊动媒体，但警方必须对他们员工的意外身亡给个说法。

松田心中明白中国人之所以会低调处理此事的缘由，也相信中国人最终会同警察厅方面的最后“结论”。但是，中国人今后借助此事会搞什么其他名堂，他可是心中无底。而且，这件事在各国情报界一定会被纳为失败案例而常年宣讲，成为“业内人士”茶余饭后一边挠着脚趾头缝一边抠鼻屎一边大肆奚落挖苦的对象……唯一可以庆幸的是：那二百多万美金的事没有外泄，不然就会更丢人了！

他真想把这位自以为是的滨丘陵踢出外务省，让他远离对外情报的行当。

可他又不能这样做：

第一，滨丘陵之父是自己步入情报界的恩师，于心不忍；

其二，自己是滨丘陵的顶头上司，打狗就是打主人；

其三，此事还有无限后续，还得让他干；

四是，二百多万美金对他们的业务经费来说尚算小额，找个什么理由是可以冲抵部分的，再加上前些年积存下来的“正常损耗额度”还有许多，也就能逐渐平账了；

最后更重要：三年前，松田选中了一个事关自己职业生涯最终成就的“地缘战略课题”，初拟题目是“日本在‘东北亚—白令海峡—北冰洋—欧洲’战略通道中的地位与对策”。在选择参研人员时，考虑到滨丘陵的各方面条件、主要是

年龄优势而将其作为主力成员。甚至他还带着**滨丘隆**到中国大陆、台湾、半岛、俄罗斯远东地区等进行了累计近一年时间的现地考察，形成的资料和自己的一些初步研究成果都在**滨丘隆**手中……

松田重一思来想去，下了决心：“事态严重，后患无穷。你务必汲取教训！”

滨丘隆终于抬起了头：“属下明白！明白。”

松田重一觉得不能太轻易让年轻人过关，省得日后不好操控，就开始对下属展开了一番说教。他先说了一下此事可能对整个日本东亚谍报工作的影响，虽然有些口干舌燥，但意犹未尽，示意下属给他倒了杯水后，又从经费节约角度讲起了“传统”：

他是以号称“天才的特工王者”、陆军大将**明石元二郎**为例的。他说，当年为了使处于弱势的日本取得日俄战争的胜利，**明石元二郎**曾深入俄国展开谍报活动，资助**列宁**、煽动革命，把俄国腹地闹得天翻地覆，被赞誉为一入可抵十个师团。那时，日本一个县知事一级的官员月薪不到一百円，**明石**竟然说服上级拿出了一百万円用于他的情报活动。当大功告成返回日本时，**明石**却是穿着一身破旧西服来到参谋总部的，他从磨的泛白的皮包中掏出整洁的财务报表，一円一分地向上级核销经费。谁都知道，那一百万円在拨付时，参谋总长曾公开说过“绝不过问这笔款项一分钱的用途”……

说到这，**松田重**一脸上不禁显露出无限崇敬、万分感慨，甚至有些歔歔不已的表情，两眼呈穿越历史时空状，口中喃喃地复述着某位历史学家对**明石**的评价：

“没有乃木希典大将，旅顺也能拿下来；没有东乡平八郎大将，日本海大海战也能赢；但要是没了**明石元二郎**大佐，日本决不能赢得日俄战争。”

一直笔挺站立的**滨丘隆**浑身酸痛不已，虽然未敢懈怠，但心里却老大不服：

八格牙鹿！若不是老子一番努力，那导弹说不定就落在你小子在东京都的家里了，就算不能爆炸也能把你家里砸个稀巴烂，包括老子上次送你的赝品青花瓷瓶……你还能在这装腔作势！现在是什么年代了，不过区区一点美钞而已吗……谁不知道那**明石**将军是个不修边幅、成天抱个猫乱逛，向**山县有朋**元帅汇报时，居然“怕耽误事不去厕所”而直接“溺便于裤”甚至还弄湿了元帅的军靴……

他表面上还是毕恭毕敬的，强忍着数次即将喷涌而出的哈欠。

接着，**松田重一**又如此这般地布置了一番，既有当前任务，当然也有长远目标。

俄罗斯，萨哈林岛。南萨哈林斯克市。

2013年6月5日，海参崴时间19时01分。

那个临街窗户改装成售货窗口的小木屋前。

两个路过的太平洋舰队士兵欣喜地发现：已经好久没有人的小木屋，今天终于又闪烁出灯光了！而且，好像那久违了的**中国烈性白酒**诱人的味道，也随着初夏的微风飘了过来。他们一边哼唱着“在那姑娘的窗前，还闪亮着灯光……”一边瞻前顾后地靠了过来。

其中一个士兵敲了敲窗户。

窗户开了，还是他们已经熟悉的、会说流利俄语的亚洲人面孔。

另一个士兵：

“亲爱的老板，您可真是不容易见到啊！”

说俄语的亚洲人：

“士兵同志，您也好久没有光临小店呀？”

士兵们亟不可待：

“亲爱的，您知道我们需要什么……”

亚洲人：

“那是当然。征服海洋的勇士们，你们看，我给你们准备了什么？”

两位勇士揣起了两瓶“英雄的饮料”，匆匆而去。

亚洲人自然地环顾了一下四周，关上了窗户。

全泰远回到电脑前，重新开始被那两个嗜酒水兵打断的内容。他的输入，混

杂着英语、俄语、日语和汉字，因为和他联系着的，是那位在札幌相识的、现在自称是“R先生”的“北韩民主化促进协议会日本本土协力员”。

他认为“R先生”现在也在俄罗斯，或者是中国西北角上那几个斯坦之类的国家。这是从对方IP地址上判断的，但是不是IP伪装或者说具体地址在哪，**全泰远**还拿不准。

现在他已经不关心这些了。

全泰远的人生，如同一个巨大的轮盘，经过一番飞速的旋转，指针又滑到了2011年6月16日之夜，他跳入海中向模糊的岸边游去时的刻度；尔后，又滑向了2013年5月20日的日本札幌。

当他在札幌发出指令后，感觉到他的机器内发出了某种不明异响，他立即做了一个鲤鱼打挺儿的动作跳离了桌子，几乎同时他的机器全部爆裂……他没有任何犹豫就冲出了房间，这时，他又感觉到小旅馆楼内发生了不明震动，但绝不是他的房间内开始的。

他直接赶往机场，路上他听到了警车临近的声音。

他顺利地返回了俄罗斯。

现在，他的生命没有结束，因此人生轮盘还要继续旋转。虽然他不知道今后的旋转将经过什么和在何处停顿，但他清楚，当一切就要从头来过时，他目前应该关心什么。

已经转过去的一切，他不再关心，就连刚才“R先生”告诉他此次“平行方案”的实施已经失败后，他连原因和具体情况都没有问。

现在最重要的是今后怎么办。而他关心的下一步，其内容仍然简单：

一是继续生存，二是继续复仇。

自从前天在网上与“R先生”联系上后，**全泰远**的下一步已经初现端倪，因为似乎“R先生”对他的目前处境和下一步的希望，很是明了。“R先生”说下一步他将和**全泰远**进行真正的合作，并且是有巨额报酬的合作。

辽宁，沈阳，东北郊区。

2013年7月4日，北京时间10时0分。雨。

在沈阳市郊区的东北方向有一片山，山体并不险峻，却走势雄奇：它宛似一条掠地飞行的巨龙，龙尾盘于东北，龙首昂向西南，龙口大张。整条巨龙身姿盘旋回转，因而得名“回龙岗”。

九十年代中期，这里曾出土一块石碑，镌刻四个苍劲大字：“祥开福地”。据考证，这应该是清代“武显将军沈阳八门提督”的碑。按大清朝的爵位制度，“武显将军”是正二品武官。虽然“武显将军”是授予“散官”、即有官无职之人的等级或“荣誉”称号，也可见地位之显赫。如此地位之人，能选中此地，可见风水极佳。

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初，这里就被省、市政府确定为埋葬革命烈士和十七级以上病亡干部的革命公墓，既有依山而建、气势恢宏的建筑，也有松柏成荫、清幽雅致的环境，气氛肃穆、祥和、宁静。

祭奠大厅内正在举行告别仪式。与其他告别仪式稍有不同的是，大厅中没有陈放遗体，而是直接摆放着骨灰盒。从电子显示屏和花圈上的文字内容等，可以知道这位因意外事故而殉职海外的人，是一名中国石油化工进出口集团海外事业部的职员，男性，名字是**糜铭哲**。他那张照片有些时代过于久远，好像是逝者学生时代的照片，是黑白的，有些模糊，依稀看得出很纯真的样子。

显然，这是在国内补办的追悼仪式。

殡仪馆服务人员代读了一篇言简意赅、标准格式的悼词后，一位领导模样的人又上前补充了几句，无非是说逝者长期在海外，公司内许多人并不熟悉他，但**糜铭哲**同志确实兢兢业业，恪尽职守，为祖国的事业、为民族的长远发展，做出了应有的贡献云云。

仪式很简短。

祭奠大厅外面还等着另几批送行者。

祭奠大厅外面的一排松树下，淅淅沥沥的雨丝中，肃立着一男一女。

他们不能进去，不能近距离地最后送那位没有见过面，甚至连遗容都看不到的战友一程，他们只能远远地听着哀乐低旋，远远地用自己的心感受着。

“杨老板”虽然拼命申请直至暴跳如雷，但仍被**“揍是不夫”**压制着没能来。理由简单而明确：你们俩见过面，不懂规矩吗？！

虽然打着伞，但**殷仕野**和**孙婕**的眼睛还是被雨水浸透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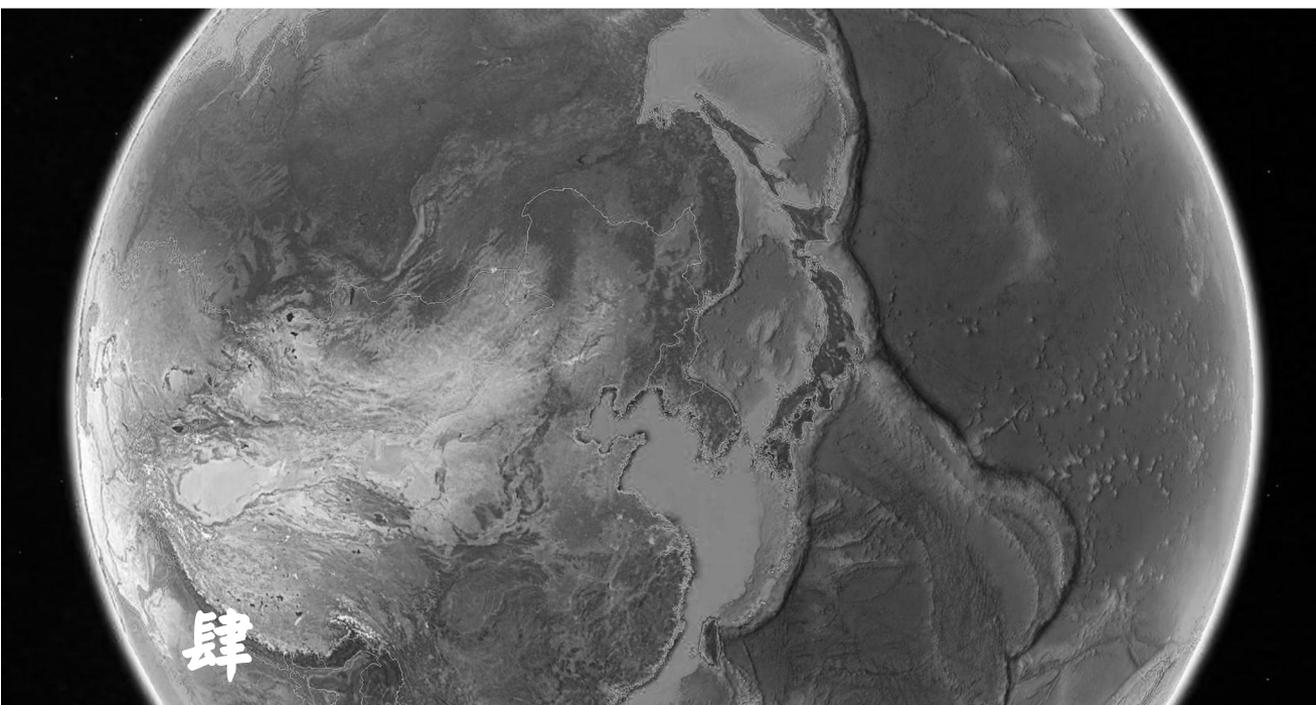
雨丝如帘，山势如龙。

因雨季提前了十多天，风雨中天色灰暗。在如此景色衬托下，云雾中的巨龙似乎放慢了卷动的速度，在那接天连地的模糊水幕之中缓缓而行，苍远而沉重。

殷仕野喃喃地说道：

“潜行于山川之间，却能够呼风唤雨；搅动着天地变幻，却不显峥嵘鳞爪。人们可能永远不知道他的存在；但在历史的深处，我们一定能够触摸到他。”

(第三章结束)



沈阳，避风塘休闲茶馆

201X年6月30日，北京时间9时10分。阴，时有小雨。

沈阳，文化路立交桥东北角。

二楼一个不大的八人座包间，一张长方形桌子。

空气有些潮闷。如果打开空调，那种人造的冷气就会令人不舒服；但是不开空调，湿腻腻的感觉也不好，令人矛盾。

桌子的北面坐着二人，南面坐着三人。

北侧是一男一女。男士是身材壮硕、秃顶的俄罗斯“阿莱克斯安全服务公司”总经理**瓦伦廷·柯斯雅可夫**，现在的身份是某俄罗斯旅游团的游客。他因为不适应这边的气候，正一手持手帕不停地擦东抹西，一手不间断地加工着自己特意点的茶点：全麦面包夹西瓜；女士是个二十多岁、即将开始发福、化妆化的让人根本看不出本来面目女士，名字是**卡佳**，中文翻译。她的中文水平很高，一口北京腔。

南面是“辽宁省中国俄罗斯友好合作协会”“副秘书长”**殷仕野**、“秘书”**孙婕**和一个三十多岁的男士。其实**殷仕野**的俄语应该能应付这种场面，但这次他决定不说一个俄文单词，也不能先于翻译露出理解对方话语的表现。于是，他们临时从哈尔滨“借来”一位俄语翻译。他姓张，俄语也很棒，就是带着些中国东北腔，这让**卡佳**听起来有些费劲。

看起来这是一次“会谈”，可又像是“闲唠”。一番较长时间的客套寒暄、互赞美景佳肴后，**殷仕野**实在憋不住了，主动问：

“**柯斯雅可夫**先生这次来中国，除了旅游，还有什么需要我们帮助的？”

柯斯雅可夫这是第二次“真正”来中国，以往其他几次都是路过，或者去了一趟大使馆就匆匆而别而已。

第一次“真正”来中国，是去年七八月间，到中国“正式”地旅了趟游。

在过去的“公务”“公出”环境下，他倒是经常去国外；从事现在的“业务”后，“每一个能支配的戈比都是自己辛苦挣来的”，所以对外国的情况要尽可能利用境外的朋友和互联网；至于旅游则主要是在国内，用他的话讲“我穷其一生都不能把俄罗斯的美景看个遍，还去国外看什么？”

但这次却是他主动张罗安排的。因为他得知中国的一家旅行社借助“中俄旅游年”之机，提供的旅游线路很多样，他尤其看中包括中国新疆的旅游线路。而且他自己还在旅游的前期阶段，加上了一个安排：顺便走了趟蒙古。

他特意约了远东的尤里一块去的。

虽然是“纯旅游”，但收获却不少。

这次蒙古之行使柯斯雅可夫挺开眼界。在他原来的印象中，蒙古除了草原就是戈壁，城市里也只有几幢低矮的房子而已。可这次他刚一进入乌兰巴托，就立即被那些各处拔地而起的摩天大楼、道路上挤满的各色车辆，还有那些遍布全城的迪斯科舞厅、夜总会、啤酒屋等惊呆了。

尤里近年来倒是断断续续来过几次蒙古，他引领柯斯雅可夫来到一家富丽堂皇的KTV，一边喝着法国红酒，一边用眼色和语言介绍着：自九十年代的经济自由化后，不再挥舞马鞭的市场派人士迅速掌握了国家权力，在全境全面实行了国有资产私有化，这里的游牧民族已经走入了资本市场。那些来来往往、珠光宝气、打扮时髦另类的人，说明这里和其他“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一样，金钱已经如海水涨潮般浮起了娱乐之舟，歌手、影视明星们则如蝼蚁般攀附舟上，在富豪阶层的疯狂带领下，一边被消费着，一边壮大着自己的队伍。

KTV中的人、曲、光、味……都使柯斯雅可夫不舒服，他不由得撇了撇嘴。

尤里笑着问：“怎么？不会享受生活了？”

柯斯雅可夫：“这里的铁骑曾经横扫欧亚……当年的营帐里，可有这股靡靡之音？”

尤里：“您这样说，有些勉强。物质生活总是要发展的吗，一切都会变的。”

柯斯雅可夫：“物质生活再发展，弱肉强食的规则也不会变。社会上呈现过度的、全面的糜烂之风，往往就是民族衰退的开始，上帝总是喜欢这样安排。”

尤里：“那倒也是。可能这是经济快速和畸形发展带来的后果吧！前一阶段

美国的《大西洋月刊》就说过：这里‘拥有价值一万亿美元未开采的矿藏资源’，由于经济的快速增长和采矿业的暴利，这里‘会成为下一个迪拜——它将复制迪拜的经济模式’，等等。”

柯斯雅可夫：“所以啊，在迪拜那种地方还能再出现铁骨铮铮的阿拉伯勇士吗？另外，我想问一下，这里那些暴富的老板，难道没有向境外伸出试探之手？”

尤里：“您果然英明！这里就有一家石油公司居然说通了那位年青的元首，以一千万美元收购了半岛北部的‘战胜化学联合企业’20%的股份，准备在半岛北部进行内陆油田和煤气田的勘探呢！听说，这个公司还在那座著名的羊角岛酒店设立了办公室，其装饰之现代与豪华，不亚于欧美的大牌石油公司……”

这一切，都使**柯斯雅可夫**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并希望接下来的中国之行同样精彩。

游览了中国新疆的几个地方后，**尤里**不禁有些感慨：印象中，中国人就是那种黄色的、让人怎么也记不住的汉民族的脸；没想到一下子会看到这么多凹眼眶、高鼻子、蓝眼睛等“似曾相识”的面孔，可见中国的民族构成也相当复杂。

对此，**柯斯雅可夫**颇不以为然：有什么复杂的？不过五十多个民族而已。“我们伟大的苏联”要不是被脑瓜顶长着奇怪胎记的家伙搞散伙了，有二百多个民族呢！

尤里大笑：也不能完全怨他。当年**乌里扬诺夫**同志为了显示俄式共产主义的优越性，在议定苏联宪法时，明文规定各加盟共和国是独立国家，是可以“自由脱离联盟”的！只不过苏共组织这一上通下达的“铁腕”，把这条法律扼成了摆设。

柯斯雅可夫继续鄙夷表情：正因为如此，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才是他放上去的：他宣布苏共烟消云散了，各民族的“兄弟姐妹们”才能纷纷拂去宪法上那近七十年的落灰，让那句话瞬间成为解体的法理依据。

对此，两个老克格勃不免又唏嘘了好久。

两人在新疆的旅游进行到一半时，旅游团忽然提前结束了旅程。

虽然中方导游真诚无比地说，这是由于天气造成的，关键是因为某些地点被泥石流滑坡等弄得交通中断了！导游反复说明：有关费用一定会据实结算等。但

这种变故还是令两人非常不满，认为这是“很不文明”的表现。

当天半夜柯斯雅可夫上网一顿浏览后，告诉尤里：中国人撒谎！

他经分析后认定，中断行程的真正原因，是中方担心所谓的“暴恐事件”！

两人不禁有些哑然而笑。

虽然他们不好点破此事，但身着意大利 Rubinacci 牌西服的尤里还是有些忍不住，在北京首都机场临上飞机回国前，他凑近中方导游，竖起食指摇了摇，梗着脖子说：“作为被你们称为‘战斗民族’的男人，怎么会怕几个拿着破刀片的小流氓，实在遗憾……”柯斯雅可夫笑着拉了他一把，认为中方那个西服笔挺的导游也不太可能知道真正原因，而且这也是为我们好，何苦把人家弄得一脸茫然。

后来发生的事情，果然印证了柯斯雅可夫的判断。

这个过程被柯斯雅可夫当作旅游花絮讲给公司年轻人时，还加上了他的一些分析：

正如中国人所说，那些挥刀乱砍的“虔诚教徒”，是肯定不知道安拉说的是“行善者进天堂、作恶者下火狱”的。但是，为什么几张粗制滥造的 CD 就能蛊惑了这些人，这才是值得深思的地方。贫穷可能会造就勤劳，但处理不好也会引起落后、无知和懒惰，这是不能排除的原因。如果你能遇到这些所谓的“教徒”，或者有这种“潜质”的“教徒”时，你不会从他们眼睛中看到虔诚，只能看到茫然和空洞。

有人问：那些编制 CD 的人，是不是很理解教义呢？

柯斯雅可夫答：绝不是理解，最多是在熟悉的基础上进行篡改，而且他们永远在幕后。

这才是真正险恶的地方。

这段演讲引起了那位化妆化的让人根本看不出本来面目的卡佳的注意，她自认为也是亲历者，于是“不甘示弱”地、当然更想讨好老板地把这段演讲整理了一下，并附上一些旅游时的照片，把它们贴在了自己去年才注册的 Facebook 的“墙”上。

为此，她博得了老板一个满意眼神的嘉许，很得意。

殷仕野前些日子注意到了这篇文稿。

他隐约有些感觉，这次会面应该与这篇稿子有关联，但一时还没有想清楚。

所以，他才不耐烦其他，想直点主题看看俄国人有什么见解。但柯斯雅可夫对殷仕野的提问，似有准备地笑了笑，好像并不愿意直接进入主题：

“秘书长先生，今年年初时，我有幸来贵国旅游过一次，留下了美好的印象。这次，来到东北亚的中心沈阳，更是颇有感触。”

殷仕野和孙婕出于礼貌，也不好再催促。

于是柯斯雅可夫就开始大谈他对东北和沈阳的美好的印象，以及战略地位的认识。

“我在哈尔滨看到一篇文章，说一百多年前那里就发售过到欧洲各大城市的火车票，真不愧为中国最先对外开放的大城市啊，那里很多建筑，让人一看就会产生思念之情，令人陶醉不已。听说1945年时，这里的GDP就占整个中国GDP的85%了不得。这里有广袤的世界三大平原之一，我们共同的老祖宗马克思都说过这里是东北亚最富庶的地区呀！”

殷仕野心中骂了一句：马克思说这里富庶，是因为要揭露你们老祖宗的贪婪！马克思是针对沙皇攫取黑龙江流域百万土地时，说的那句名言：“俄国获得了从鞑靼海峡到贝加尔湖的最富庶的地区”。

“我听说，你们十几亿人吃的粮食，这里就供应了三分之一？这里有一亿多人口吧，工业人口大概占多少？”

孙婕简略地回答：“百分之五十左右。”

“大学生的比例呢？”

孙婕：“辽宁地区大概每四千五百人一个大学生。”

“噢，我听说你们的鱼米之乡江苏浙江一带，要六千至六千五百人才有一个大学生呢！”

殷仕野补充了一句：“科研院所及大专院校，东北的密度确实很高。”

柯斯雅可夫不无感慨起来：“富饶的土地，雄厚的基础，聪慧的人才，极为重要的战略地位……虽然这个地区长期与你们的中原地带相互游离，可中原的那些王朝的变更，都是从这里开始地哟？当年的女真人，是由这里入主中原的，日本人也是从这里开始全面侵华的，国共两党也是从这里开始争夺全国的，而中国红军中装备最好、人员最多、战力最强的方面军，也出自这里……”

“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东北野战军，也叫第四野战军。”

“啊，对对，野战军。而且，贵国建国后的第一次对外战争，也是在与此地相邻的地方发生……我的上帝，美丽的东北亚！六国之中心，让人心醉的地方。这两天晚上，我仰卧于床，望着东北上空那闪烁的星辰，一直想问问聪明的它们：如果当年邓小平先生手中的红色钢笔，是在南方和东北的两个ШЭ НЬ 画个圈圈，一起开始搞改革开放，那将会演变成一段什么历史呢？”

翻译小张立即解释：俄语中的沈阳和深圳分别是ШЭ НЬ КИ Н 和ШЭ НЬ Ч Ж Э Н Ъ，前四个字母是一样的。

柯斯雅可夫表面上对翻译的解释、实际上是对自己的语言技巧表示了赞许。

但他忽然话锋一转：“可惜啊可惜。现在，听说你们东北经济增速却在放缓？甚至说是进入了一个什么，什么‘区域性塌陷’？”

殷仕野只能微微点了一下头。

“其实，我以为你们东北受我们前苏联的影响很大，不仅是机制体制上旧的痕迹很明显，思想上也是如此：政府总以为自己无所不能，所以就无所不管，这也就必然会培养出许多强势的决策者官员。当然，如果仅仅是强势，倒也不失之为一件好事，可惜，在这种环境下成长起来的官员，却往往容易霸道的很……甚至，又顽固又愚昧又贪婪喽？”

他看到殷仕野未置可否，就又发挥了下去：

“经济落后的程度……听说东北三个省的经济总量，还不如南方的一个省？那人口也就要外流、就要减少吧？和我们那可怜的西伯利亚一样，用你们的话说，人们是在用脚来选择自己生活的。我想，其中原因很多，但东北亚地区紧张的国际局势，也是外因之一吧？这种紧张，堵死了你们东北外向型经济的发展吗！只有化解紧张，才能加强国际合作，才能变冲突前沿为贸易前沿，才能变死角为通道吗！你们的湖北发展得那么好，不就是因为它号称什么‘九省通衢’，与周边相互带动的吗……只是，目前东北地区的周边，形势不是很妙呢！当你们利用过剩的产能、吸引世界的资金而向西发展的时候，包括沿水中向西南发展的时候，不要忘了东北哟，如果东北被人牵制了，其他方向也不会发展顺利的呢！”

他只能停住他的分析了，因为他注意到殷仕野浑身不自在似的在椅子上扭动了了好几次，知道对方对自己刚从网上了解的东西不感兴趣，其忍耐也是有限的，

只好意犹未尽地转了话题：

“除了这些以外，我个人还特别对‘我们新疆好地方’，印象最深。”

“我们新疆好地方”这几个字，他是用汉语说的，发音还算可以。说完后，他用手帕擦了擦沾满面包屑和西瓜汁水的嘴，很准确地哼唱了一句中国那首歌儿的曲调，双手十指还哗哗卜卜在桌上做了一番弹奏钢琴的动作。哼唱毕，他双手手掌向上一翻一耸肩一歪头，颇为得意地看了对面中国人一眼。

自开始见面，几个中国人就感觉到俄国佬有些反客为主、居高临下的味道，不太舒服；但碍于“国际礼节”，仍然点头微笑了一番。

柯斯雅可夫话锋一转：

“遗憾的是，贵国的旅行社很不专业，粗暴地中断了这次美好的旅行。”

中国人没有立即接茬，而是以一个疑问的表情等待他的继续。

“贵国的旅行社很虚伪地解释说，是气候原因不得不中断旅行。”

孙婕忍不住问了一句：

“是不是没有退给您相应的费用？”

刚说完，她就有些后悔。果然，**柯斯雅可夫**不失时机地露出了讥讽：

“我知道，你们中国人现在十分重视金钱。我知道，人们两手空空的感觉是什么；也理解一夜之间有了许多金钱后，对金钱的那种重视。可我并不是太在意这个的。”

柯斯雅可夫居然再次不无夸张地摊开双手，耸了耸肩膀。

殷仕野心中大怒，不如直接说我们是“暴发户”得了！要不是以前自己的师傅说过他们许多好话，要不是挺钦佩他们在谍报方面的成就，要不是考虑今天还有其他主题，**殷仕野**早就起身反制对方了！

他克制住了自己：“如果真是气候的原因，那就是上帝的安排吧？”

柯斯雅可夫抬眼很注意地看了一眼**殷仕野**。他摆了摆手，也把自己的态度“端正”了一些：

“您问的对，这恰恰不是上帝的安排。据我所知，是担心恐怖袭击对我们形成伤害。”

殷仕野：“是啊，安全高于一切吗！”

柯斯雅可夫：“这些该死的恐怖分子，该死的恐怖主义！”

殷仕野立即接茬：“恐怖主义该死！包括那位卡莫夫上校，更该死！”

柯斯雅可夫赶紧：“卡莫夫原来是塔吉克斯坦的军官，受过美国的训练。”

殷仕野：“俄罗斯的 Spetsnaz 特种部队，也训练过他吧？”

柯斯雅可夫：“是的，但……他是该死的叛徒！”

殷仕野不无讽刺地：“这该死的恐怖主义、包括最该死的 Hurosan 在内的鼻祖，可是生于伟大的俄罗斯呀！我读过俄国著名作家陀思妥耶夫斯基写的长篇小说《群魔》，书中有个丧尽天良的阴谋家、骗子、‘魔鬼彼得’，其原型不就是那位彼得堡大学医学院的旁听生吗？”

柯斯雅可夫的窘迫有些加剧：“您是说那位……Nechaev？”

殷仕野对他特意不用俄语而用英文译名来表述，表示理解：

“是啊，Sergei Gennadevich Nechaev，中文应该翻译为谢尔盖·格那季耶奇·涅恰耶夫吧？他写的那本小册子《革命者教义问答》，可是全世界公认的‘恐怖主义圣经’呢！”

柯斯雅可夫只能点点头：“是的。”

殷仕野：“我还记得涅恰耶夫那四个著名的观点：一，革命者是注定要殉身的人；二，革命者对自己是残酷的，对别人也应该如此；三，社会上所有的人都是有罪的；四，革命家应该通过密谋夺取国家政权……”

柯斯雅可夫知道自己不能再纠缠这些，干脆进入主题：

“我认为，恐怖主义最可恨的地方，或者说最可怕的地方，除了人们所普遍注意到的狂热性、地域性、民族性和所谓宗教化等等特点，还有真正的‘多样化’。”

殷仕野等一时没有听明白，这使翻译小张也有些紧张。

孙婕：“请您再详细说一说？”

柯斯雅可夫：“其实也很简单。现在，该死的恐怖主义组织在全世界应该不少于几千个了吧？如果对其分类，其根源也是五花八门，有民族矛盾、有种族歧视、有宗教争端、有政治信仰、有贫富悬殊……而你们半岛北部的那个邻居为了政权的稳固、为了引起国际上的注意、为了增加谈判的砝码，不是今天打导弹就是明天爆核弹，不是也被人家称为国家恐怖主义吗？”

殷仕野没有接茬，决心继续等待对方“渐入佳境”。

柯斯雅可夫：“按你们中国人的定义，发动恐怖袭击或以恐怖袭击相威胁，

都是恐怖主义吧？这样一来，伟大的元首同志也就是恐怖分子喽！”

殷仕野：“中国对恐怖主义的认定，是全世界的共识。”

柯斯雅可夫：“当然。我是说，既然以元首意志为主的这种国家行为也是恐怖主义的一种，那么相对应的，个人的行为也将成为恐怖主义的组成部分。”

孙婕：“既然称为主义，还是应该认定组织行为才是吧？”

柯斯雅可夫：“如果个人恩怨与国家意志相结合了呢？或者说，个人和组织之间，相互地，或者单向地进行利用呢？前一阶段，你们的邻居发生的那件事，虽然……在多方努力下，它没有成功，但毕竟说明了许多问题。”

柯斯雅可夫一边说一边继续在桌上的食品中搜寻着，终于，他又找到了一块可以夹住西瓜的面包，立即操作起来。

殷仕野心中只能升起一丝钦佩：不愧老克格勃！东拉西扯地总能绕回关键的地方。他顺应了对方一句：

“这就是您所说的多样化的可怕之处吧？”

“正是如此，聪明的朋友。个人既能利用国家的行为，也会与其他组织结合的。比如，亚齐运动、奥姆真理教、东突厥斯坦运动等等。”

殷仕野认为**柯斯雅可夫**说的问题，我们其实也已经考虑过；如果他只是提醒提醒，那就没有什么意思了！**柯斯雅可夫**虽然嘴中咀嚼不断，但他似乎看出了**殷仕野**的心理，马上补充道：

“我的一些朋友，偶然地掌握了一些情况，他们认为，可能，中国的同志们会感兴趣的。”

殷仕野：“恐怖主义是全人类的敌人，非常敬佩您的朋友们的正义感。如果您的朋友愿意提供这些情况，我们一定会转交给相应的部门。”

柯斯雅可夫：“我们可以互通有无，配合行动。如同不久前，在日本发生的那次针对半岛的事情，我们之间还是有一定程度上的……”

殷仕野微笑着打断了他的话：“我会一并转达的。您能具体说一下，您的‘无’吗？”

柯斯雅可夫：“希望您能帮我一个忙：世界上有三大情报资料宝库，其中的‘满铁资料’，每天都在我的梦中萦绕。”

殷仕野点了点头，但又摇了摇头：“可是，资料库很庞大，您？”

柯斯雅可夫赶紧擦了擦嘴：“亲爱的，别误会。我只是对其中的一部分感兴趣。据说，这些资料里有三万多册的俄文资料，有一些对蒙古、西伯利亚等地的经济和文学方面的研究资料。我也知道，这部分俄文的资料，应该在你们辽宁。这也是帮助我更好地了解你们东北的好工具之一吗！我听说，东北的张学良将军原来有个日本顾问，1927年就说过一段话，是什么‘当中国人习惯于每天扛着锄头下地干农活的时候，满洲人已经习惯每天去工厂上班，然后领取工资了……’1914年，狡猾的日本猴子从我们手中夺走满洲后，居然还拍了一个电影叫《啊，满洲》……”

殷仕野立即纠正：“是两个外来强盗之间的争夺，争夺的是中国的土地。另外，当年苏联红军进入东北后，拿走的东西也不少，怎么忘了这么重要的资料呢？”

孙婕配合着：“当年的红军同志只认识硬件。他们好像对工厂里的机床设备、铁轨道钉什么的都认识，书籍这类软件可能不太熟悉吧？”

柯斯雅可夫有些尴尬：“对不起，由于看历史资料太多……而且，以前你们的大清政府，领土概念不是十分特别……噢噢，是我一时口误……我确实想看到这些珍贵的历史文物。”

殷仕野心中心暗暗地骂了一句：“老滑头，你就直接说想看到‘满洲’的军事、历史、地理的研究资料得了呗！”但他嘴上还是表现了最大限度地真诚：“好吧，我一定尽力。”

柯斯雅可夫：“我的上帝，您真是我最亲密的朋友！”

殷仕野：“谢谢您的认可。”

孙婕：“那么，您朋友的资料，我们将怎样获得呢？”

柯斯雅可夫：“漂亮的秘书姑娘，我们能否交换一下E-mail呢？”

孙婕：“当然。可是，您要的资料都是纸质的，如果全部扫描，时间上……”

柯斯雅可夫：“不，可爱的姑娘，不需要Scan。只要您告诉我找到了这些资料并允许我看，我会马上从莫斯科飞到您身边的。”

会谈结束。

回到蒲河别墅后，孙婕问：

“我听说‘满铁资料’是日本人搞的，这都多少年前的东西了，还有用吗？”

“杨老板”有些恨恨地笑了笑：

“你可别小看了这些日本鬼子。就现在，就你们沈阳这疙瘩，要是真想搞点什么大的市政工程，想了解了解地下管网，还真的就得从这些资料里面找东西。不说别的，这些资料里，光针对你们沈阳水井的调查报告就有三百多页呢，数量、位置、尺寸、质地，包括水的矿物质含量等等，那叫一个全！”

孙婕一听来了劲，非让“杨叔”给她上一课。“杨老板”考虑内容太多吃不消，就往殷仕野身上推：

“问殷叔，他最了解、最了解。”

“就不！就让杨叔讲！”

“你看你看，好好，讲讲。哎，不给沏点茶啥地啊？”

“好的，没问题。”

“酹点啊！”

殷仕野知道这也正是带徒弟的内容之一，于是就配合着“杨老板”开始边介绍边分析，并特意在箱底翻出来一些非保密的学习笔记，努力寻找着关键记录。

在他们两个的描述下，孙婕头脑中对“满铁资料”资料的印象也渐渐充实起来。

“杨老板”总体介绍说，日本是在1906年6月成立的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即“满铁”。它连同其下属的情报机构“满铁调查部”，到1945年共续存了四十年。期间，它曾“采用当时最好的分析框架和社会科学方法进行组织调查及撰写”，形成了一批海量情报资料，被中外史学界统称为“满铁调查”或“满铁资料”，与美国CIA和前苏联KGB的资料库一起，被公认为二十世纪初世界三大情报资料宝库。

殷仕野边戳点着他的学习笔记边说：“在上世纪初的科学技术水平条件下，‘满铁’的情报人员在近半个世纪中所做的情报调查，应该说是详尽细致的、科学准确的。比如，1935年‘满铁’调查部对我河北遵化县的县情进行抽样调查时，就曾‘解剖’过许多自然村的情况，其具体和细致不仅有农作物的产量情况，甚至、居然、竟然、居竟然把农民当时使用的各种农具的价格和使用年限，也作了分类统计！”

他让小孙看他笔记中的一段，比如：一个叫卢各寨的村子，当年种植了 862 亩高粱，每亩当时可收入 4.65 元；种了棉花 26 亩，每亩可收入 9.40 元，全村棉花可收入 244.40 元；而一架犁杖价格是 2 元，可使用二年，用途是播种和中耕；还有盛草的篓子、播种的“点葫芦”、风选的簸箕……仅“锨”一项，就列出了铁锨、扬锨和木锨三种，价格都是 0.3 元，使用年限分别是三、五、二年，分别用于土粪操作、风选脱谷等等。

不能不说，这些调查之细，有些是令人难以想象的。

“杨老板”说，“满铁”为了网罗“头等人才”，可说煞费苦心，绞尽脑汁。据称，他们挑选人才的条件有三：第一，好出名者不用；第二，固执者不用；第三，必须是“早晨八点钟的男子”。所以，有人对当时“满铁”职员群体的评价是：几乎就没有见过“面色苍白的知识分子”形象。

殷仕野继续感慨道，“满铁资料”的编纂是艰辛的，因为这对日本的意义是重大的。好像有个什么著名学者说过：日本帝国主义“在侵略中国的时候，他们已经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掠夺资源，他们要当作自己国家的版图经营和建设”。

“杨老板”：所以，这几年美国有关专家研究中国农村问题时，他们并没有使用中国近期的资料，而是使用了被称为“不失之为用现代经济学和人类学方法来研究中国农村的、一组数量最大而内容又极为丰富”的“满铁资料”。不无讽刺的是，美国人的中国农村研究成果则是我国专家必须要读的著作，致使我国学术界形成了“中国农村在中国，中国农村调查在日本；中国农村在中国，中国农村研究在美国”之说。

“杨老板”探头看了一下殷仕野的笔记本，在得到殷仕野表示可以的示意后，指划着其中的几页让小孙看：

“美女同志，你就从这几个标题上先体会一下吧！”

小孙倒是不客气，一把夺过笔记本。一看，原来是殷仕野记录的几篇“满铁资料”的文章目录，包括什么：

《中国国民党的思想根据》

《满蒙要览》

《满洲资源产业视察便览》

《苏联研究资料第二十八号_苏联政治经济实态调查_中间报告_秘》

《亚细亚露西亚の国土之产业_上卷_国土篇_露国农务省移民局_编_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庶务部调查课_译》

《蒙古社会制度史_外务省调查部_》

《露领远东地志_上下卷_ロシア参谋本部_リヤブシンスキ_勘察加调查队_编_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庶务部调查课_译》

.....

殷仕野觉得不能一下子灌输太多，应该给孙婕以消化和思考的时间，就问：

“你看看，是不是有点儿无所不包的感觉？这也说明了‘情报就是积累’。不过，今天先介绍这么多吧？以后结合工作再慢慢来。”

“杨老板”：“怎么样美女，先来段精辟的‘听’后感？”

孙婕：“是得消化一下。总之……狂热！”

“杨老板”：“不仅仅是狂热吧？”

殷仕野：“是啊，如果狂热与严谨与科学结合了，就是可怕了！”

孙婕：“那个俄国佬，要这个东西是为了什么呢？他也要给他的国家，提供什么建议吗？他不也是个 NGO 吗？”

“杨老板”认为他首先是要积攒资料，一个老情报蠢虫都是视资料、尤其是视著名资料如命的，搜集资料是一个情报工作者每时每刻都需要做的事；再一方面，他很可能正在对东北亚的一些问题进行深入的研究，需要资料参考。同时，他似乎也在通过这种方式，在向我们做一个提示。

孙婕不满意“杨老板”的回答，认为方向正确，但不够明确而且显然有故弄玄虚的味道。

殷仕野笑了笑，关于重视情报资料他完全赞同。但重点是，他在向我们提示什么？从他也提到“日本发生的那次针对半岛的事情”这一点来看，继续合作的可能还是很大的，也很有必要。

孙婕说他不是要给我们一些暴恐分子的信息吗？是指这个吗？“杨老板”说不太像，有些对不上茬。而且，这个俄国人看似炫耀、实则有心地关于东北亚之战略重要性的分析，也不是完全没有潜台词的。

他建议先分头工作：

殷仕野和孙婕去解决“满铁资料”的外国人查阅问题，最好先扫描几页目录，

E-mail 给他，进一步吊起胃口，争取让他先把有关消息传过来；

“杨老板”去见几个关系，了解一下情况。

三人按计划分头行动了。

朝鲜，锦绣山太阳宫

201X年7月27日，平壤时间0时0分，夜空如缎，繁星闪烁。

沿着平壤市内的金星大街，可直通东北郊。和它基本并行的，还有一条专线有轨电车。在金星大街的终端，除了以元尊元首名字命名的综合大学外，就是元尊元首曾长期居住和办公、接待外宾的“主席府”，原来也叫锦绣山议事堂。现在，元尊和大尊的不朽真身，都已经安放在这里，因此已经改名为锦绣山太阳宫或锦绣山永生堂。

在那片种植了近三百万棵、二百五十余种树木的人工森林环绕下，建筑巍峨，环境肃穆。室内灯光如同白昼，但却并不炫目。

三楼，有一个封闭的厅。厅内有四道通向内部的门。这是通向内宫的冷风门。徐徐的冷风维持着室内的恒温，同时也吹净了外来者身上的杂尘。

进入内宫后，可以看到地面和墙壁上都镶嵌着暗红色的大理石。

每个角落和立柱下都站着手持电镀AK47突击步枪的仪仗兵，《万世阳光》的乐曲低转回旋。与其他楼层不同，在这个近五百平方米的内宫里，四周没有任何灯光，只有在内宫中央灵台上，鲜花簇拥的水晶棺中才漫射出柔和但十分清晰的灯光。

元尊和大尊元首静静的一起仰卧在这里。

此时，门外传来由一片金属摩擦而发出的微弱铿锵声。这是军服上那层层叠叠的勋章、奖章以及纪念章的主章互相碰撞而发出的声音。

一群职务都在军以上、军衔非帅即将的军官，正在缓步走入。

他们身着浅黄褐色纯毛哔叽军服，上身为西服式小翻领，内着白色衬衣和黑色领带，腰系金黄色礼服腰带；四枚单排铜扣，两个下挖袋，衣领、袖头都绣着金黄色的等级装饰；军裤两侧各装饰二道宽的红色饰带，脚穿黑色袜子和黑色皮鞋；头戴的大檐帽与军服同色同料，纯黑色的皮制帽檐和正红色帽墙，配有金黄色金属丝制帽饰等。

在军官们簇拥下，按着严格的距离规定走在最前面的，是他们的身着深蓝色便装的最高司令官同志。

他们是再次前来参谒的。

此时，厅内的灯光虽然很柔和，但在那些军服以及军服上各种金银饰物的辉映下，却搅进来一股浓浓地肃杀之气；人群脚步虽然放的很轻，但仍然透出一股碾山填海的气势。

今天，是“从战胜的礼花飞向天空的史意深远的那天起已过了XX年”的“战胜纪念日”，是“自诩为世界‘最强’的美帝国主义向我们民族屈膝投降的历史性日子”；若干年前的今天，“停战谈判我方代表作为胜利者，威风凛凛地进入停战协定签字仪式场。同一个时间，美方代表身穿不挺的野战服进入签字仪式场，他们都感到羞惭，个个都低下头……”

参谒的人群“至今也不能忘怀满怀胜利者的喜悦，仰望百战百胜的钢铁统帅高喊万岁的那天的感激心情”。他们反复背诵着：“我们民族之所以在第一次民族解放战争中取得光辉胜利，完全是因为有了**永尊**元首卓越的英明领导”，他们举着握成拳头的右手，坚信：“如果美帝国主义在这块疆土上再次点燃侵略战争的火焰，我们民族将完全消灭侵略者，一定会争取祖国统一的历史性事业胜利”。

仪式结束后，出乎军官们意料的是没有像以往那样迅速散场。

永尊元首领着军官们缓步走向纪念宫主建筑物边上的一座半圆形建筑物。

这里是原来主席府的宴会厅。

进到厅内，从厅内的布置上军官们判断出，可能这是要举行晋升军衔仪式。但更出乎他们意料的是，这次是**永尊**元首亲自宣读命令！

从这份最高司令官第0071号命令中，军官们得知，他们的军队序列中又出现了一名战略军大将、一名航空军上将、一名陆军上将、一名内务军上将、一名

战略军中将和五名海军少将，另追授一名内务军中将。

其中：

战略军大将是新任战略军司令官**郑永和**；

内务军上将是新任侦察总局第一副局长兼作战指挥部部长**文载世**；

战略军中将将是新任战略军政治部主任**云依鹤**（兼侦察总局作战指挥部第一副部长）；

追授内务军中将的是原劳动党作战部海洲基地司令官**李哲松**……

如同以往，半圆形建筑物内发出了一阵长长的海啸般“万岁”声。

沈阳，中街，长安寺。

201X年8月8日，周五，晴，有时多云。

北京时间17时45分。

中街商业城北侧，紧邻商业城的一条小路上。“**杨老板**”正大步如飞，匆匆地由东向西而行。**孙婕**手里拎着刚从商业城里买的东西，虽然只是两个小包小裹，还是有些跟不上他，在后面一个劲儿小跑：

“杨叔慢点吗，人家……”

“俺是怕老人家到别处溜达去了，万一碰不上就不好办了！”

“这都看见门了，不用急吗！”

他们要去的地方是一座寺庙，叫长安寺。

前天，“**杨老板**”那24小时开机但除了骚扰电话几乎没有别的电话打进来的所谓野外军用版手机忽然响起，并且十分罕见地是“**揍是不夫**”打来的！

“**杨老板**”：“哎哟！您是不是时间很紧哪？”

“揍是不夫”：“是，我在一拆迁工地边上的公用电话亭里，这几个师傅照顾我，给我十分钟，说完他们就要拆亭子了。有个特殊点儿的事，只能跟你单独说一部分。”

“杨老板”：“好。”

“揍是不夫”：“你记一个地址。有时间去一下，代表天津的浩骞先生看望看望住在那儿的钟老太太。其他事，晚上到你们那‘别墅’再说。”

“杨老板”：“按习惯，这得两人一起吧？”

“揍是不夫”：“可以……让小孙见见奶奶。好，再见。”

当天晚上，三个人在网上“别墅”与“揍是不夫”见了面。“揍是不夫”又大概说了说：

钟老太太的亲人英年早逝；恐其伤心，都在瞒着她。但大家心里又过不去，必须去人看望以尽心意。“揍是不夫”特意嘱咐：去时不能空手，东西不能大但分量要重一些。

殷仕野立即恍然，感慨之余又有些遗憾地嘟囔了一句：

“这要是有个法律来保障，就好了……”

孙婕没有听明白：“什么事啊？要什么法律？”

殷仕野似乎仍然在自言自语：“比如说，《对外情报法》……”

孙婕更糊涂了，她还想继续问，却被“杨老板”拦住：“别着急，慢慢的，你就会知道了！”

殷仕野当然也想去，但他知道“揍是不夫”是在按规矩办事：如，地址只告诉了“杨老板”等，所以他不能去。

于是，他表情凝重地说了句：

“你们代我致意吧！”

孙婕有些半明白不明白，但她看那两位的表情也不好深问，决心只要默默做好随从的事即可。

刚才他们按图索骥找对了门却无人，只好到了社区。一位像是毕业不久的大

学生社区干部接待了他们。一听他们要找的人，这位泼辣干练的姑娘立即表示：

“啊，钟奶奶啊。那老太太可不是一般人！说话可有文化呢！就是孤身一人，看着挺那啥，寂寞的。”

“我们外地过来，时间有限。她有手机吗？”

“嗨！她连座机都是我动员了好几次才安的，我们是担心有啥事，不放心。别急，你们能找到她。现在几点……啊，她肯定在庙里看书呢，就是长安寺。”

那姑娘一边送他们出来，一边继续热情地介绍着：

“钟奶奶会弹钢琴，喜欢画油画儿，这个时候她都要去庙里看书的，春夏秋冬，风雨不误。”

“杨老板”一边稍微放慢些脚步，一边给孙婕介绍长安寺：

“俺以前知道这，但没有进去过。听说是和‘先有潭柘寺，后有北京城’一样，这疙瘩是‘先有长安寺，再有沈阳城’呢。”

孙婕：“真的呀，我出生在这，也还不知道呢！”

“传说都是美丽的：当年唐太宗东征到了这疙瘩，举目一望一片荒原，就这儿树木还算茂盛，就在这儿盖了个庙。后来，周围才慢慢地盖起了沈阳城。所以，‘都叹如今城中庙，哪知当年庙中城’啊！”

“哇噻！挺有文化啊！”

“哈哈，然也。待俺也来个‘僧敲月下门’。”

“不如‘僧推月下门’吧？”

“好一个‘反复推敲’……”

说话间，两人已推开山门，进了院内。

果然一个闹中取静的好去处！但见飞椽雕梁，殿宇庄严。仔细一看，还是能看出精致和大气是新的材质堆砌而成，显然这是后来翻建的，好在并不影响它的古朴味道。灰色的高大庙墙之外，就是沈阳最繁华的商业区。在这里，灯红酒绿和物欲横流的俗，顿时就会折服于秀美幽静和古色古香的雅。

山门通向大殿的过道两侧，松绿如染。松下空有三二石桌五六石椅，没有几个游人，只是烟香缈缈，缭绕其间。

他们看到最靠里侧的石桌旁，端坐着一位身着淡青色七分袖连衣裙的老者，

估计能有七十来岁，满头银丝，气闲神定，专心读书，与周边环境浑然一体。

“杨老板”努力控制住气息，尽量平稳地走到老太太面前，拿捏着嗓子，毕恭毕敬：

“您好！打扰了，您贵姓？”

老太太缓缓放下手中书，又慢慢摘下那幅精巧的花镜，动作优雅沉稳。

“您好！我姓钟。你们……”

“噢，钟老！天津的浩骞先生，让我们来看望您。”

钟老太太依然明亮的眼睛露出一丝释然地欣喜，起身致意：

“哎呀呀，原来是浩骞那儿来的，快请坐，请坐。”

“杨老板”看清那老太太的面目后，尤其是看清她那双依然秀美、蓝蓝的、隐隐透着一丝黑色的眼睛时，心中突然一紧！加之老人礼貌地起身动作，让他慌乱起来：嘴里胡乱支吾着，想伸手扶又担心自己手劲过大。

还是孙婕反应快，居然一气呵成地连做了三个动作：先白了“杨老板”一眼，再迅速放下手中包裹，旋即轻快地地上前扶住了老太太：“哎呀，钟奶奶您别起来，别起来……”

“杨老板”多少从尴尬中解脱了一点，落座后：“钟老，我姓杨；她姓孙，小孙。”

孙婕觉得老太太既慈祥又亲切，想缓和一下“杨老板”过于拘谨的表现，就亲切地说：“奶奶，我还真想当您的孙女呢！”

钟老太太脸上那岁月之斧凿出的沟壑，此时也山花烂漫：“哎哟，那可太好了！”

气氛立即进入愉悦之境。

孙婕一边打开那些包裹，一边介绍：“奶奶，给您带了点咖啡，是原装的德国Tchibo咖啡，还有点儿别的营养品……”

钟老太太微笑着点点头，没有什么客气的表示。

她拿起咖啡，戴上花镜，仔细看了看那低调而醒目的标识：在蓝色背景上绘着金黄色的咖啡豆。她摘下镜子后：“这浩骞，难为他还记得。”

“杨老板”：“您身体还好吧？”

钟老太太：“还好，就是腿脚不太灵便了。”

孙婕：“奶奶还得坚持散散步，不能老是坐着啊！”

钟老太太：“前几年还能打打网球，这几年不行喽。看看书，运动运动脑子吧，还行。”

“杨老板”：“看您的气色还是相当好的吗！”

钟老太太：“外强中干而已。”

“杨老板”：“今年高寿？”

钟老太太粲然一笑：“唉，虚度八十有七，就快鲐背之年了！”

“杨老板”和孙婕虽然都不知道那个发“台”字音的字怎么写，但仅从那“八十有七”的数字来看，就已经使两人顿生愧疚：不知俺到了这岁数，将是何等样子？

孙婕一句随口之问，让“杨老板”有些紧张：“奶奶，家里的孩子们，常来看您吧？”

钟老太太：“不。他们都忙。”

“杨老板”本想岔开这个话头，可还没有来得及，孙婕倒是嘴快：“哎呀，那可是有些不孝吧？”

此话一出，孙婕才懊悔起来，不由得抬头看了一眼“杨老板”。未等“杨老板”有所纠正，钟老太太已经开口：

“自古忠孝两全难。大忠，就是大孝。”

说完这句话，老太太微微仰起了头，目光投向远方，似乎要穿过缭绕的香烟，直透苍穹。

“杨老板”想适时化解，于是掏出一张银行卡：“钟老，这是浩骞先生让我带来的，里边存了……”

钟老太太收回的目光忽然变得锐利起来，迅即打断了“杨老板”的话。她口气虽然还是很轻柔，但已经明显有了鄙夷的味道：

“哟嗬，现在很时兴这一套吗！你告诉浩骞，我有退休金，不需要多余的。”

眼看“杨老板”那持卡的双手伸缩两难，孙婕马上再次化解尴尬：她刚才已经看了一眼钟老太太放在石桌上的那本书，居然是一本厚厚的、很古老的那种布面封皮的、有些泛黄泛黑的、自然是饱经沧桑的书。书名是俄文的，孙婕一时没有看懂：

“呀，奶奶！您在看外文的书啊？”

钟老太太脸色缓了下来一些：“是啊，自己翻译着看，可能就会有自己的理解吧？别人翻译的，是人家的理解吗，不一样的。”

“杨老板”借势收回了那该死的卡片。

他也看了一眼那本书，是本俄文的《Анна • Каренина》，他喃喃地用俄文读出了书名和作者姓名：

“……Лев • Николаевич • Толстой……”

钟老太太：“您的俄语不错吗，有些Ленинград，噢，现在是圣彼得堡了！有些那里的感觉。清脆，有欧洲味道。去俄罗斯学的吗？”

“杨老板”那黑暗的脸不知为何有些赭红硬挤了出来：“没有没有，就在国内。”

钟老太太笑了笑：“那就很不容易喽，可能在您的外教中，有来自彼得堡的人。”

“杨老板”不知如何回答，一时静场。

三个人有一会儿都没有说话。

长安寺内的其他游人不知何时已散尽。

暮日斜映，苍松染金。

平壤，柳京饭店。

201X年8月10日，周日，平壤时间22时05分。

柳京饭店犹如一座巨大的金字塔，昂然而立。

这座混凝土结构的巨无霸高105层，近三百三十米，斜面角度约为七十五度，周边有几部探照灯，扶持着它直刺漆黑如墨的天空。

可能是由于最近雨水较多江河水流充沛，水力发电开工较足，供应的电力也

随之增多，市内大部分地区由每天供电一至二小时，延长到了五至六小时。这样，这座摩天建筑及其周围也亮堂了不少。特别是在它高处的那几个旋转餐厅里，还特别地闪烁出了少见的“光怪陆离”的灯光，似乎是在自诩它也是“来自星星的我”。

这座曾被称为“世界上最大的烂尾楼”、被 CNN 评为“全球最丑十大建筑”之首，同时又被南方一些傀儡专家预言“即使建成，也会垮塌”的建筑物，已于上个星期开始试营业。

它位于平壤的中部。在大同江那个优美的 S 型腰身的中间位置，距大同江西岸不到四公里；另一条清澈的普通江在这里环绕出一个岛状的地块，它则雄立于中。

八十年代初，元尊和大尊元首看着我们民族自己的人均 GNP 已经超过了二千美金，不禁对当时亚洲刮起的“摩天大楼热”动了心。他们又听说南方傀儡们居然在新加坡投资了个什么“Stamford 饭店”，遂决心一争高低，于 1987 年动用七点五亿美元，开始建造这座如果建成则是当时“世界上最高的饭店、第七高的大楼、最大的金字塔式的建筑物，世界上位于纽约和芝加哥以外的首个高于一百层的建筑，亚洲层数最高的建筑”。

后因资金不足，骨架虽然起来了但其他一切皆停了……这尾巴居然一烂二十年。

2008 年，埃及兄弟来了：面对这个酷似金字塔式的建筑，电信巨头 Orascom 公司的老总心中升腾起十分的亲切感，掷出数十亿美金，准备把它建成一个有三千多间客房、十来个旋转餐厅，包含赌场、夜总会等“全套典型资本主义设施”的“超级饭店”；

已经全面“资本主义化”的西边邻居也伸出了“贪婪的手”：一群来自孔夫子家乡的齐鲁大汉承担了这座建筑玻璃幕墙的施工；经五年奋战，终于让这尊历经风霜雨雪、裸露着水泥的身躯披上了华丽的外衣；为此，施工队伍被大尊元首赞为“在世界性的经济波动下也能正常进行生产的符合主体的队伍、充满国际主义的队伍、越看越漂亮而有用的队伍”，随后其工程款十分罕见地当那就结清了 90%。

这些年来，尤其是停工以后，柳京饭店的施工地域基本上处于封闭状态。但

时间总是世界上最好的销蚀剂和松绑咒，慢慢地就有一些平壤市民“偶尔”在它的身边实现了来来往往。本来，市民们对那个山东公司设立的标志有些侧目，现在也已经习惯了。

那标志是一只“张牙眦目、鬃毛飞舞”的狮子。

在已经开放的旋转餐厅中，有一个位于第 100 层，装饰最为豪华，灯火最通明。

一位身着黄褐色夹克的男人和一位身着西服套裙的女士，正在这里品尝餐后水果。

这两位是首批享受这种社会进步成果、并进而享受“资产阶级腐朽糜烂生活方式”的人群中的一分子，他们是第二次来这里了。

7 月 27 日命令宣布前后，**郑永和**已经成为经常陪同领袖视察各地、包括那几次指导导弹发射活动的要员之一。要不是目前对战略军的活动还需要深度保密，他陪同的次数很可能让关注此事的外国媒体惊呼不已。

他知道自己能够初步实现理想的基本原因：一是领袖们对战略导弹部队的重视；二是老丈人的深谋远虑。

在**永尊**元首接班后的关键阶段，**寇**老将军神威大展，虽然没有改变蛰伏的状态，却干净利落地协助**永尊**元首剔除了那位会拉小提琴的贵戚，也让权倾朝野的总政治部主任等“自然地回归”到了辅佐队伍中。

郑永和对其手段之老辣和迅雷不及掩耳的雷霆行动，佩服的恨不得六体投地。

老丈人审时度势，告诫他：既“神圣”也“火热”的三年守孝期限已过，新的领袖即将牢牢握住“历史的操纵杆”，权力的集中过程将加速，此时万不可头脑发热，幻想什么挤进权力中心之类的事；做好自己分担的工作，忠诚于领袖即可。

随着**永尊**元首对局面的全面掌控越来越实，**郑永和**的地位也就越来越高，直到正式成为军种当家人，不仅要主管美国防务部导弹防御局十分关注的、可能随时进行的所谓 ICBM（洲际弹道导弹）“KN08”事宜，还包括落实**天帅**同志“小型、多样、智能、精密”的指示等，而且对海军战略武器的建设，他也是要做诸如“北

极星 KN-11 应该先进行弹射试验、再进行喷射试验”等“重要发言的”。一时朝中军中炙手可热，继而家中床上也变化万千。那位寇大小姐，看到夫婿军衔已与父亲平级，不免高兴、惆怅、担心一起翻腾于心，甚或有些紧张，于是也变化的不仅“风光于外”，且“温柔于内”了：餐桌上的牢骚话少了，院长的架子塌落殆尽，枕头上的风情也正向万种的地步努力；当然，监控的行动明面上少了，暗地里自然就更多了。

同时，郑永和心中另一位占有重要位置的女人，也在扶摇上升中。

令他心中不太是滋味的是：那女人虽然名义上已经是他的直接下属，但在整体工作时间的分配上，只有不到五分之一是在他的战略军军部。

更不是滋味的是：这女人后来居然成了他老丈人家的常客！

云依鹤也知道自己扶摇之上的原因。但她认为这里面有表面上和深层次上的不同。

表面上的有：

首先，她在清理内部奸臣、保证领袖王牌部队的安全上，立下了一定的功劳；特别是对 2013 年 5 月那次“六连发”行动，她觉得天帅同志应该是知道，当时是有一个由“十二分的危险化解为不危险”的过程，也知道了她在其中的作用。虽然，天帅同志到目前为止还没有正面谈到这个问题，但他在“第 0071 号命令”中对自己破格的提升，则说明了一切；

第二，在清除那位会拉小提琴的贵戚时，她获取的有关其亲信下属、两位副部长级红人的情报起了“致其死命”的作用；但这一功劳也是隐性的，是靠“四姨妈”的隐约吹风让领袖得知的；而且，目前来看这是福，但以后是不是祸还难以判断；

第三，“四姨妈”的威力。

隐性的较多，而且有些东西她自己一时还看不清：

首先，她隐约觉得永尊元首在“四姨妈”的劝导影响下，对文载世已经有些不放心；但由于自己的怪异经历，也不能放心于她。在一时没有更好的处理办法情况下，只能“同升共举”，以求相互制约、相互平衡。特别是对她的晋升，显然有悖常规：既任了战略军政治部的主任，却又保留了侦察总局作战指挥部的职

务；而在职责上更是奇怪地兼管了全部特种部队的“忠诚度检视与提升”任务，引来了军内将领们一片猜忌的目光。

这种猜忌，随着领袖在一次军内高级将领会议上的讲话而更加升级：

在会上，领袖不厌其烦地重复介绍了2014年年初俄国人在克里米亚的行动。他认为，俄军能够“兵不血刃”的收回“故基地”，说明了信息化时代仍然可以“瞒天过海”、仍然需要特种部队。你看，俄军先说要在北极大规模演习，弄了些空车皮在乌拉尔一阵忙乎，把美帝们的眼睛都看酸了的时候，无任何标记的特种兵“小绿人”们就乘虚而入，一边发动群众与美女摆PS合影，一边控制了要害；当大部队蜂拥而入，乌克兰国防部下达“开火”命令时，现代“佐尔格”又伪造相反的命令同时下达，把乌军指挥官“晕”得不知所措……领袖还特别强调：俄军是人手一部手机的，可行动的前中后都无一丝有用信号被美帝们侦获，这进一步说明了“忠诚的无比重要性”。

所以，有老将军认为，庞大的特种部队是领袖“无比信任”的杀手锏之一。但其隶属关系本来就复杂，现在又出现这样一种“不伦不类”的交叉领导现象，很是“担忧”。

尤其是**文载世**，那眼中的阴冷之光，已接近绝对零度。

第二，自**天帅**接班开始，我们民族与西边邻国之间的关系就进入了十分微妙的状态中。

对此，**云依鹤**是十二分关注的。她感觉到，在**永尊**元首基本掌控局面后，他周围的那些谋士们对这个外交问题的争论也就日益增多。到了人家的领袖一反惯例先出访了南方后，这些争论就更大程度地转入了地下，在一些不公开的小范围内，甚至已经吵到了一塌糊涂的地步。

前些日子，南方的几个记者借什么商谈重启离散家属会面之机，接触了很多平壤、妙香山及周边地区的民众，偷偷地来了个民意调查，对“你认为哪个国家更亲近”的问题，他们居然得出了“世界人口第一大国第一、世界领土第一大国第二、同民族另一半第三……日本在美国之后垫底”的结论并发表在报纸上。

这令**文载世**十分紧张，特意把**云依鹤**叫到办公室商量，准备狠狠地查一下究竟什么人做出了这等回答！他认为这是绝对会引起领袖震怒的事情，因为西边的邻居多次被斥为“修正主义”“背叛者”等等。但**云依鹤**感觉最高层对这个消息

好像并没有什么震怒的实际表示，就故意拖延了一下，结果过了几天，也就不了了之。

面对这种复杂的局面，云依鹤自然很担心自己。她担心她自己的“微妙经历”，会与目前这种“微妙关系”产生什么交集，功过交叉、吉凶难卜。有时，她甚至会产生一种隐隐约约的感觉：她可能是永尊元首手中的棋子之一，在与西边邻国的角力中，将会被用于什么特殊的场合……但她实在分析不出来究竟怎么用。

那位会拉小提琴的贵戚被无情镇压后，云依鹤的紧张程度进一步加剧。她在子母山别墅区与姨妈单独在一起时，曾隐晦地提起此事，并辅之以忧虑之极的表情。但姨妈对此总是避而不谈，或装没有听懂，或托词其他。云依鹤几番倾诉甚至掉下眼泪，姨妈才在断断续续的“闲话”中，对她做了一些侧面的安慰。

由于姨妈的话是断续的、夹杂在其他事项中的，因此云依鹤听起来有些费劲，只能抽取核心、明白大概。

姨妈的断续语言中的核心可能包括：对西边邻居的合作呀贸易呀等等，应该是大尊元首在世时就定下来的，永尊元首也是亲自掌控这些事情的，是领袖们的既定方针英明决策，不是哪个具体执行者的个人功劳，再有文艺才华也不行。我们民族的任何高级干部和将领，都要毫无保留地执行领袖的指示，不能有任何偏差，绝不能自作主张，否则就会干扰我们民族的复兴大业；任何人哪怕只要有一丝贪天之功为已有的念头，也是“逆天之罪”；任何人利用领袖给予的权力搞资本主义腐化堕落那一套，绝对是死罪。

然后，姨妈还说了几句“成绩不错，好好工作，别想太多”之类的话，让她在“意犹未尽”中，只能暂且罢了。

所以，她虽然也处于得意的春风中，却总有些秋风的寒意夹杂其中。

但是，她为了领袖、为了我们民族而与敌人决死战斗的决心，是从来没有动摇的。这次与郑永和见面，是她主动邀请的，语言仍然温柔，态度也仍然有些暧昧，心中也仍然有些颤动，但根本目的是为了进一步清除敌人，是为了捍卫领袖那无法估量的高价值人生。

不知是电压不稳还是有意调整，旋转餐厅的灯光有些摇曳不定，墙上挂着的液晶电视画面也似乎晃动不已，使那位最近才出现的、据称风格既活泼又柔和的

“花美男”播音员的头像俏皮地抖动着。

两人愉快地交谈着，轻松惬意却各有所图。

郑永和的双眼，仍然如鹰隼般的锐利。他并不掩饰自己目光中的肉欲，他竭力搜寻着对方身上能使自己兴奋到青筋毕露的异性特点。他知道在这种所谓高雅的社交场合，是需要温文尔雅、彬彬有礼的。但他不相信那些“文明人”，只要用或华丽或笔挺的服装包裹住自己，就能浇灭那如火的欲望！

他在人民大学习堂的专供军队高级军官阅读的地方，偶然看到过一本南方出版的书，其中有“人类的性取向也是决定人类社会进步方向的因素之一；而性欲望则也是推动社会发展的原动力之一”等论断。并有一些具体地实例讲解和图示等。作为身份已经很高的中年军官，有妻有子，但看到这些他从未看到过的文字，仍然使他心跳加速、血脉偾张。

柳京饭店安装有西边邻居生产的名牌空调机，可能服务人员还不太熟悉操作，或者是有意为之，总是开的“马力十足”。所以，云依鹤特意穿上了一身质地上乘、做工精致的浅驼绒色套装，很薄很轻也很合体，这与她身着军服时相比，确实别有一番风韵：不仅更凹凸有致，也更得体大方。她化了点淡妆，化妆品是日杰进口的，看来很适合我们民族女人的皮肤，滋润修饰得不仅未显出年龄的增长，反而更表现的青春靓丽。

郑永和心中认为她还是有些变化的——他愿意用风韵更加成熟来形容，不愿意使用老了或类似的字眼。

云依鹤知道他的内心活动，她很高兴，但随之也想起一件令她很不舒服的事：上个月，中国来了一个很大的医药贸易方面的代表团。

文载世让她注意一下。

云依鹤开始没有太当回事，后来偶然发现郑永和不知为何想方设法地与这个代表团进行了接触。而他要接触的人，是代表团里一位很漂亮的女士。

按说，郑永和没有任何理由与这种贸易代表团进行接触。但在一次代表团观看平壤少年宫文艺演出时，他却不知怎么混了进去，悄悄地坐在其他位置上……进一步令云依鹤警觉的是：他派了一名干将与那位女士进行了较长时间的接触。

这员干将就是崔忠世。

看清，后来抬起他那双女人似的双眼皮，看了看**云依鹤**，居然脸红着讷讷地补充了一句：

“反正很漂亮，有点儿像您……”

此时想起这事，虽然令她不舒服，但她并没有忘记她这次来聚餐的主旨：她想借这次机会，谈一些她的担心，让大将同志提高警惕，继续深挖潜藏的死敌，这一方面是自己的职责所在；另一方面也是避免在这方面造成对自己的更多不利；同时，也包括“只有彻底地清除敌人，才能更有效地证明自己”的意图。

到目前为止，战略军的发射活动全部安全成功。可是**中国人**告诉她，针对战略军的威胁仍在，甚至更严重。他们还把2013年5月那次发射时，**全泰远**在**日本**展开行动的证据送到了她手中。

这次证据的传递，仍然是通过钱老板的渠道进行的，因为她与**殷仕野**没有建立第二条渠道。而且，那位**殷总**不知是故弄玄虚还是小心谨慎，几乎每次传递信息时都要变换加密方式，完全靠她的“心有灵犀一点通”才行，弄得每次解密都要**云依鹤**好一番“回忆与思考”。

2013年5月那次发射后一个月左右，钱总捎来了一大堆网球用品。

云依鹤费了一番功夫，总算在其中一个网球和一个网球拍的外柄皮中，找到了两个米粒大小的芯片。在其各自存贮空间中，都存贮有数据文件；当然都是乱码，像是运行轨迹的记录、参数或中间值等；将芯片中的两个特殊数据文件组合，就变成了可运行程序；运行后，要求输入密码……

解算出密码后，全部资料开始显现，即**全泰远**远程启动“平行控制程序”的部分关键操作记录，包括收发数据和屏幕拷贝等。

初步分析这些资料，她看出来**全泰远**是通过无线网络接入了我们的内部控制网，而且在运行“平行方案”时，我方的控制系统内显然有人做了配合！

上述证据送来后一个月左右，**中国人**又告诉她：**全泰远**还活着。

她立即行动起来，在内部展开了更进一步的清查。

她通过彻底的、极其隐秘地摸排查找，终于查获了东仓里“西海火箭发射场”指挥中心二楼阳台上的锅形卫星天线和那部 AN/PSC-3 电台。她为了进一步深入工作，既没有拆除这些设备也没有对此进行声张，甚至没有上报给**文载世**——她认为这在反间谍工作中是被允许的，只是以“普通和正当的理由”调换了警卫。但对究竟是何人在内部配合了**全泰远**，尚无头绪；她的直觉告诉她东仓里基地的**赵载亨**疑点最大，但没有发现他有任何异动的证据。

更为重要的是：她感觉到她在调查**赵载亨**时，隐约有一股干扰的力量在破坏她的调查。比如，数次跟踪都被意外中断，一次试图在**赵载亨**使用过的计算机上隐蔽取证时，也被突如其来的电话打断；还有，**文载世**明面上让她“注意”来自中国的医药贸易代表团，实际上**文载世**对这个代表团盯得更紧，甚至对其中几个人进行了“单独工作”……直到昨天，在又一次夜不能寐的思考中，她终于意识到这种干扰的最终发力点很可能来自**文载世**。

得出这个结论时，她心中不禁一阵悸动！

她的第六感告诉她，**文载世**不仅对她的威胁正在加大，而且也可能是领袖和我们民族的敌人。虽然还没有掌握明确的事实。

目前，整个火箭导弹部队似乎都沉浸在扩充为军种后的兴奋中，尤其是那些平地升了好几级的军官们，更是在全军官兵拿起寒光闪闪的枪刺大力开展旨在消灭扫荡以疯狂的侵略战争演习给无比宝贵的祖国带来战争乌云的美帝及其走狗的战斗训练中，热情迸发、干劲儿十足：他们知道，除了一些跟随过**元尊**元首的老将之外，一般来说他们军队总参谋长级别的职位才是大将军衔，军种司令官通常都是上将军衔，如新任航空与防空军司令官就是上将，而其政委才是中将……在**永尊**元首几次亲自指导发射后，根据领袖“必须高举‘训练第一主义’的口号，反对形式主义和固定格式化，不断改进内容和形式，要把进行高强度训练化为生活、习惯……”的指示，整个部队进入了癫狂状态，面前这位大将同志更是张牙舞爪一发不可收拾：

今天整个进餐过程中，也大部分是这位刚从**元山**虎岛半岛打完了三发 KN-01 舰对舰导弹的司令官在口如悬河！

在这种表面上的热火朝天中，**云依鹤**有了些目标不清、孤独无助的感觉。

就是现在，她也没有想好，怎样才能让这位亢奋的大将保持警惕。

她又起一粒个头儿很大的葡萄，慢慢放入嘴中，一边仔细感觉着酸甜，一边想着如何开口。

不知为什么，点菜时她特意要的巧克力派蛋糕，现在才端上来。

她喜欢那种甜腻腻的巧克力味道。可她一眼就看出，这蛋糕是宾馆自制的东西：不成型、疏松发碎，颜色黄的吓人。她品尝过这种东西，没有什么巧克力味却黄油味十足！

她不满地噘起了嘴。

郑永和鹰隼般的眼睛立即被那湿润的丰唇吸了过来，再加上那双如笋的玉手……他只能放慢了他的慷慨和激昂，以便在心里品味眼前的美景。

他也看出来，面前这位女人心里正在琢磨着什么，他不妨等一下。

他终于彻底停了下来。

她感觉到了他的等待，会意地笑了笑，轻启朱唇：

“你要听我说了吗？”

“是啊，半天也没有听见你说一个字啊？”

“你总是说，人家没法开口吗！”

一个似怨似嗔的眼神抛过去，让郑永和立即彻底哑火。

云依鹤放下刀叉，稍微挺了一下身子：

“将军同志，我们内部的破坏分子，还没有彻底清除干净。”

郑永和一听这个话题就有些丧气的感觉，觉得气氛变得太快，有些不高兴。但他毕竟不能视危险而不见。

“琵琶阁”一号别墅。

201X年10月7日，周二，平壤时间19时59分。

“四夫人”像往常一样只带了司机和秘书，前天早上就到了这里。但她没有叫云依鹤和其他人，因为大前天她得到护卫总局一位中将同志的通知，请她来此。她知道，这应该是永尊元首要见她。

她估计的一点都不错，昨天半夜她和永尊元首见了面，谈了四个多小时。今天中午，永尊元首没有与她打招呼，悄然而去。

吃完晚饭后，她独自来到院里。

一个星期前，这里就以检修房屋设施为由，谢绝了国外的游客。国内高级别的干部们在每年休养时，凭“休养券”是可以来包括这里在内的一些风景区休息度假的，但自今年年初开始，这里不知为何也不对内开放了，已经冷清了大半年。这次来负责警卫工作的保卫部人员人数也很少，大部分都是暗哨与便衣，这与以往大尊元首的警卫风格不尽相同。现在，便衣和警卫都已经撤走，因此别墅区更加宁静。

远远眺望着海中的琵琶岛，她心中与海水一样，欲平未静。

隐隐的，能看到山坡对面远处有一些依稀的灯光，虽然初冬的雾霭较重，它们仍使那边天幕的下半部分明亮了许多。

她知道，那边就是正在不断繁忙起来的罗津港。

不问政事，颐养天年，是她既定的决心。

乖巧的云依鹤，还特意用一句中国的古语来形容她的目前境况，叫什么“含饴弄孙”，还解释说就是嘴里含着糖逗小孙子玩，是形容一个人生活美满惬意、自得其乐的意思。她高兴之余，也有些蹉跎之感：五十多岁的人，居然就被人称为“老”了，唉！

虽然从内心来讲，她真是不愿意再过问那些“家以外”的事了。但恩人，即

那位“伟大的母亲”对她的嘱托还在她心中萦绕，大尊元首的音容笑貌也常常复现眼前。这使她时不时还要关注一下外边、实际上也是“里边”的事，因为在这个国家里，国事，就是家事，尤其就是她们家的事。作为同乘一舟的人，不仅她的悠闲与自在，与这只船沉浮相关，甚至生命的持续也紧系于此，因此她有辅佐永尊元首的宿命。这种辅佐，既有阶段性的不同，也有形式上的区别，这是大尊元首的刻意安排。和她的这种辅佐有些相似的，是那位身体状况已经明显下降，但也是“虎老雄威在”的寇天烈大将。她与这位大将几乎没有过接触，但在辅佐事项上，却能心照不宣，保持着默契的配合。

她了解目前外面事情的渠道，也不仅仅就是乖巧的云依鹤。她有自己的渠道，永尊元首对此似乎也清楚，因为，他的谈话没有一丝向她介绍有关情况的内容，没有讲“是什么”，都是直截了当地谈事情的“为什么”和“怎么办”。

她感到，永尊元首较之刚刚接班之时，要成熟了很多。这种成熟，是在表面上朝气蓬勃和干劲儿十足的下面，暗藏着深深的忧虑与矛盾。他的后一种心态，只是在与她两个人单独相处时，才会袒露一些。而且，权力掌握的越牢固、处理起人事方面的事情越熟练、对外展示的“我行我素”越明显，他的忧虑与矛盾就越严重。

她理解，这是因为目前表面上所做出的，或者说是有意展现出的东西，并不能解决他内心真正的理想。他的理想，是要在继承历代领袖衣钵的基础上，绽放出比前辈们更绚烂的风采。比如，他要真正实现他对外宣称的那样，让“国民经济恢复到上世纪六十年代到七十年代的水准”、让全体我们民族的人都能“吃米饭、喝肉汤、穿绸缎、住瓦房”的宏伟愿景；而且，是要让包括南北在内的所有我们民族的人一起，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她知道年青的领袖并不是人们所想象的那么简单，会自我满足于目前的和表面上的一切。接掌权力之初的眩晕，很快就过去了。他的内心，正在酝酿着究竟如何实现上述理想的方案。这种酝酿，就是他忧虑与矛盾的根源。

实现理想的第一个步骤，只能是权力的稳固。她和他都认为，这已经做得很好了，应该说迈出了坚实的步伐：

首先，前辈们铺垫的完美无瑕。那杆“我们民族”的希望之旗，顺利地交到了他的手中，在自古就有倔强尚武、不甘屈服和反抗任何压迫等传统的我们民族

中，不仅稀释了对具有“朝鲜特色”交接班形式的怀疑，更被强烈地形成了这是“天经地义的唯一正确道路”的共识，让所有“肯定会爆发反抗与造反而垮台”的希望一次次落空；

其次，国际社会，特别是西边的邻居和我们民族南方的另一半的“有识之士”也都知道，让**永尊**元首稳居台上，是保持这一地区稳定的可能性最高、成本最低、各方都能接受的途径；至于西边邻居不愿意见到我们的桀骜不驯而采取的一些冷措施，对双方来讲，都是权宜之计而已。

四夫人特别注意到，前些日子我们国庆日的时候，西边邻居还是发了贺电的。而且，贺电中仍有“友谊是老一辈缔造培育、是两国共同财富”等“传统词汇”。这说明，冷是冷，但未到不能忍受或不可化解的程度，如果在**永尊**元首过生日或者什么其他与**永尊**元首关系更直接的事情上，他们再有所表示的话，这个“冷”就会更加意味深长；同时，从**大尊**元首开始就惯用的“频繁公开视察、忽然短期不见、复现时必有大动作”等引人注目的方式，仍然屡试不爽，这说明外界对他的重视。

被全世界的目光所重视，才是我们民族的希望所在。

再次，除了个别经不住权力诱惑者之外，国内全体既得利益者更加珍惜“忠诚就是利益”的现实，他们愿意付出更大的努力，与领袖们一起捍卫自己的利益；

还有，来自外部和内部的封锁、经济的低迷，虽然造成了一系列的困难，但整个社会仍保持了最低限度的正常运转。生活水准的长期低标准，降低了隐藏于民众心底的期望，适应了贫穷和不时爆发的饥饿；对外的长期封闭，既有效地使民众回避了外界的“羞辱”，也避免了那种“汹涌澎湃的民主浪潮”；能看到外界社会发展现状的人，都是由于忠诚而得到了利益的人……而且，无论如何，经济形势也有了逐步好转的苗头。

更令她揪心的是军队的问题。还好，她注意到：虽然一天军装也没有穿过，但**永尊**元首凭着“天资聪慧”也好、“一脉相承”也罢，毕竟能够像一个老练的统帅一样，把精力和目光放到了部队的基层，连续的连营政治指导员大会、大批量地提拔优秀基层军官、毫不手软地撤换数量巨大的中上层军官，既树立了权威，也形成了亲信团队，军队中的既得利益军官群体已经基本换血完毕，他们应该是听话的、应该是“在卓绝的先军统帅们领导下一直坚决拥护了唯一的思想、唯一

的领导、唯一的正统”。

但是，她和**永尊**元首都知道，仅仅这样是不够的：目前的稳定，不等于永远的稳定。

至于我们是不是已经成为宇宙强国，在欧洲留过学的领袖心中还是有数的。

最近，连西边邻居下腹部弹丸小港的一群还没断奶的“熊孩子”，也被一些大佬和别有用心的人引诱着，“利用事实、指东打西”地演了一出莫名其妙、令人捧腹的“颜色闹剧”……虽不可能成什么大事，但“居然竟然”之中，也不能掉以轻心。

所以，我们民族目前的态势，还不足以支撑长治久安。

还有一系列的对内对外事情要做，要加大改善经济的力度，要继续铲除威胁政权的萌芽，要处理好与邻国和世界大国的关系；要继续在**北部**和**南方**同时强化“一个民族，一个领袖”的意识；要有大炮原子弹，还要有布匹粮食。

她目前只对继续铲除内部威胁这一点感兴趣。其他的，她有些不懂也没有精力过多的关心。同时，她也知道应该如何“摆好”自己的位置；暗中辅佐，关键在于“暗中”：不仅做事要“暗中”进行，有了成果更要置于“暗中”之中……这不，与领袖的见面也是“暗中”的吗！

四夫人也知道，当这位年青的领袖内心有了想法、有了烦闷、有了担心时，却几乎没有可以倾诉的对象。这一方面是环境不行，周围一片唯唯诺诺；一方面是对象难寻，包括最核心的顾问团队、包括那位如花似玉的夫人都不是理想的对象。

可是，他也还没有修炼到能把一切都深埋于心的境界。

所以，她这个“不是亲人胜似亲人”、只有辅佐之责而无更大野心、能量触角自成体系且全部潜伏于地下、身家性命与他紧紧绑在一起的“隐者”，就成了最理想的倾听者。当然，领袖谈话时全然不会有吐苦水、撒娇抱怨等哼哼唧唧的现象，他毕竟已经是领袖，内在外在还是要尽量统一的。

他和**大尊**元首一样，喜欢听音乐。对**四夫人**通过**中国**钱老板弄来的那套据说是什么“胆机”的电子管音响系统，**永尊**元首大加赞赏，并说了一大堆**四夫人**听不懂的专业术语以示非常喜欢。但他与**大尊**不同，他既喜欢听西方古典音乐，也喜欢听现代音乐，对民族音乐似乎兴趣不大。

他总是对音乐有感而发。

一次，他一边听贝多芬的《命运》一边自言自语地说了一大串，四夫人没有太听清，大概是说他的命运就是接班，可总有人对我们的接班形式说三道四。为什么没有人说新加坡呢？布什一家、克林顿两口子等不也是爷俩夫妻地轮着玩吗？还有普京和梅德韦杰夫，这哥儿俩今天你总统我总理后天我总统你总理地闹腾，就没有人说他们？至于西方国家议会中的家族化现象更是非常普及，就连南方的那位女大统领，她爹不也是前任大统领吗……

怎么我们的接班形式就不行了呢？

还是中国人说得对，那些欧美人不管对什么都有双重标准！

今天这次谈话的前半部分，是青年领袖对前苏联崩溃的再分析。她感觉到，青年领袖与他的父亲确实有些一脉相承，但也有独到之处。

他谈到了前苏联诸多崩溃原因，诸如对外扩张过度、党的控制松动、意识形态和思想方面的混乱，还有经济发展停滞落后、腐败加剧、军队倒戈等等。

结合目前经济工作的难度，他不无怨气地开始谈前苏联解体对我们民族经济发展的影响。看来他确实掌握不少资料，他说建国后有近三十年时间我们的工农业的发展，确实是实现了“千里马”式的速度！

但是，我们高度机械化的农业体系，是依赖苏联老大哥和那些兄弟的石油的。由于我们没有石油，苏东剧变后大部分农业机械就闲置了下来；而我们自己原来的化工厂只生产氮肥，几乎全部依赖进口的钾、磷肥瞬间不见了踪影，于是农业危机、粮食问题也就出现了！不然，西边的邻居也不会总用那种俯视的眼光，悻悻地输送着石油，到现在居然连续几个月不给了！

领袖说到这里，苦笑了一下：不过，这种农业化学化的中断，也有好处：最起码我们的土地里，化学药剂还是少了些，对维持长久的土地质量还是有好处的吗！

我们是被迫开始的“苦难的行军”。这些困难的局面，是有包括自然灾害、能源紧缺、非货币化的国民经济等其他的原因，但是，苏联解体了，苏共垮台了，由前苏联建立的“经济互助委员会”也就不复存在了，更是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

其实，我们民族的地下也不是一滴石油都没有，与西边邻居相邻的海湾里、

那咸镜北道明川郡、稳城郡和平安南道安州郡、介川郡的地下，怎么也能有几处藏着原油吧？不然，那位南方最有名的商会名誉会长，1989年来访问时怎么会说我们首都是“位于油堆之上”呢？说不定还真像他们说的那样，我们民族的石油储藏量应该位列世界第八呢！至于我们有没有力量开采，和谁合作开采、什么时机开采，这还需要认真规划一下。

另外，我们的稀土资源，更是目前的战略武器和外交武器啊……

他在说这些的时候，大部分时间是目不转睛但又没有确定目标，旁若无人。她也确实插不上话，只是默默的听，悄悄地倒上些茶水。

茶叶当然是“恩泽茶”，就是**元尊、大尊**元首亲自在黄海南道康翎郡试种成功，并大力推广的康翎茶。这茶有红有绿，据说不仅能预防动脉硬化、高血压和脑血栓，增强心脏功能，而且利尿、解毒、抗癌、抗老，具有特殊疗效等等。

其实她平时只喝中国的龙井，近几年被人宣传的又开始喝普洱茶。但不知为何，**永尊**元首来了，她却愿意拿出我们民族自己的康翎茶。

但他不喜欢茶，要咖啡。她这没有，他只好勉强端起那只中国产的瓷茶杯。

乘他喝茶水时，她想岔开一些话头。她拿出一些两江道白岩郡和三池渊出产的蓝莓，示意让领袖吃一点。

她很喜欢这种水果，虽然有些过季了。这种产于高山地带的水果，是六月开花八九月就结果的。她觉得它要比葡萄好吃，用砂糖拌着吃更好。这些年闲来无事时，她经常用它做成果酱、果汁等，与那些“红四代、红五代们”一起品尝。她知道，平常百姓家还经常用它酿制果酒或直接泡酒，味道据说也很不错。上个月，她听说西边邻国来了不少商人，大量收购这种果子，价格从去年每公斤三十五至四十元人民币，涨到了六十元人民币左右。这一下，机关企业和女盟都下达了任务，动员大家上山采摘。有的地方还给妇女们下了任务，每天需要采摘十公斤，有十天的任务，也就是说需要向蓝莓收购站上交一百公斤蓝莓。而且，超额完成部分可以拿到市场销售或拿回家里。

她觉得这个规定挺好，既完成了国家赚外汇的任务，也多少改善了群众生活。

可领袖好像不太愿意吃这种酸甜的东西，看了看，没有动手。

她又拿出一盘西式点心，特意介绍说这是从平壤柳京饭店定的，厨师是从意大利雇来的，应该会比较纯正的欧洲风味，你会喜欢的……

但他的思路也跟着跳跃，几乎没有停顿地就借着柳京饭店而转向了埃及。

他提到**穆巴拉克**时，还略带苦涩地说好像应该叫**穆巴拉克叔叔**吧？

其实，他挺崇拜**老穆**的：**老穆**毕竟制服了暗杀**萨达特**总统的恐怖势力，稳定了国家政局吧？**老穆**毕竟是抗击英法、收回苏伊士运河的民族英雄吧？**老穆**毕竟和以色列实现了历史性的和解吧？不是**老穆**的坚定决心和政治手腕，埃及能成为风云激荡中的老大，拥有那么高的国际地位吗？

他说，**大尊**认为**老穆**败就败在自以为能控制住军队，结果却叫军队背后打了致命一枪。他认为，除了这条显而易见的原因外，**老穆**长期以来只知道放任家族成员疯狂敛财，高高在上深居简出，人民、特别是年青的人民除了照片画像已经不再认识他，而他关于人民的所有信息，也仅仅来自家族亲人或所谓“党政军亲信”，这使他的心中虚幻多于现实，距离真相太远，最终“以天下为己任”变成“天下以己为敌人”。无论将来历史会怎么评价他，他的惨败已经给他刻下了政治生命的墓志铭。

所以，他认为除了要向前辈们一样，经常、大量地以视察为手段深入人民之中外，还要建立多手段、多渠道的信息来源，以便剔除“眼见也不一定为实”的虚假信息，真正做到心中有数。说到这，他还举了几个他在视察时遇到的“摆样子工作”甚至欺上瞒下的例子，如：

一次，他指导前线军团步兵分队无后坐力炮射击大赛时，第一副总参谋长兼作战局长的中将就报告说有个近卫步兵师的一门炮“准确地击毁了二千五百米之外的碉堡”，当时他觉得这很不错，就夸了一句“到底是近卫部队”。后来他一查资料，这种炮在使用增程弹的情况下，最远射程不过二千米，因此他判断那个“战绩”不是作假就是偶然，于是他找了一个“酒后对领袖不敬”的理由，把那个中将作战局长一撸到底。

说到这，领袖鄙夷地嘲笑了一番那些愚笨的官员，可鄙夷的笑容又慢慢转成了苦笑。

他对号称“无孔不入”的、庞大的“安全指导员”体系，似乎也不太赞同，因为他说这种控制体系在控制上是有效的，但在获得有用信息方面则收效一般，因为大部分信息通过层层叠叠的系统到他这儿，也都走形变味、过期腐败了。

他的思路不断地跳跃着。

四夫人觉得这位年青领袖的思维好像有些混乱，但她没有过多在意。

她理解他的压力，知道释放压力的谈话是不必逻辑严密、深思熟虑的。

而且，她也清楚永尊元首内心真正殚精竭虑、寝食不安的，还是如何处理与那几个大国之间的关系。她能感觉出来，他在竭力表现出一门心思练内功的姿态的同时，并没有忘记被大国四面包围的根本局面。对如何打破目前的外交僵局，他不仅在冥思苦想，还时不时地向外界寻求智慧、加大一些不公开的接触。

这种寻求国境之外智慧的举动，她最近也算是参与了一下。

那是去年的一个夏日，永尊元首一位身边的女书记非常少见地单独来拜访了她。对这个女书记，四夫人有些印象：是那些身着白衬衣黑西服、容貌端庄、眼神犀利、身材略微丰满、经常陪同领袖出席各种公共场合、外界称她们为“保镖”的姑娘们中的一个。因为这个姑娘的声音有些特殊、似乎有些南方口音，而且眼珠有些泛黄，是姑娘们的领班，所以四夫人记得她。

黄眼珠女书记说，永尊元首记得大尊有一个以色列的朋友，叫斯托尔伯格，关系挺紧密，言谈很有特点，大尊很欣赏斯托尔伯格对国际关系、地缘政治上的见解，也听取了她的很多建议。但永尊元首忘了以色列人的背景和联系方式，希望四夫人帮助回忆一下。

四夫人曾经负责接待过这个人，所以知道一些。

斯托尔伯格是以色列谍报机构摩萨德元老级的高级间谍。五十年代在美国结识了那位日本名字叫高木正雄、现任南方傀儡政府女总统的父亲。当时，那位“高木正雄”和斯托尔伯格都在美国俄克拉何马陆军炮兵学校学习。他们相处时间很短，但友谊颇深。

六十年代初，当“高木正雄”发动政变掌权后，斯托尔伯格前来给他“支招儿”：政变夺权，政权来之容易去之也快，必须建立强力部门以资稳固。于是，由“高木正雄”直接掌控、令人闻风丧胆的中央情报部宣告成立，即后来的安企部、现在的国家情报院。中央情报部在几番清洗、镇压等活动中果然成效显著，令“高木正雄”大喜。1972年，它的时任部长还秘密访问北部面见了元尊元首，促成南北发表了第一个《联合声明》，写下半岛统一史上的重重一笔。斯托尔伯格再接再厉，又建议充分发挥特工部门触角四伸、手段特殊等特点，协助沟通与

西方大企业、大资本家的关系，引来了最初的资金、成套设备等，在创造“汉江奇迹”过程中，立下了“鲜为人知”的汗马功劳。因此，**斯托尔伯格**不仅与“**高木正雄**”友谊更加深厚，而且也受到了摩萨德的表彰，被授予“海外工作杰出奖”——金塔勋章。

后来，这个情报部门权势日益加重，直至被称为“影子政权”。这种恶性膨胀最终使“**高木正雄**”被自己的情报头子一枪打死在女歌手怀中，**斯托尔伯格**也只好退出了半岛南方这块曾经给他带来无限荣耀的热土。

再后来，**大尊**元首想方设法与已经处于退隐状态的**斯托尔伯格**取得了联系，通过日本的“朝总联”将其秘密引入了半岛北部，成为在西湖别墅1号阁与其经常长谈不眠的朋友。

现在，新的领袖又想起了他。

可是，对国外的关系，**四夫人**没有什么更多的渠道。她找到**云依鹤**，让她设法找一下**斯托尔伯格**。不到一周，**云依鹤**就告诉她：因咯血不止，**斯托尔伯格**其实是早于**大尊**元首就辞世了。

四夫人长吁短叹连说“可惜。”

乖巧的**云依鹤**揣摩出了“姨妈”的心思，立即汇报：

斯托尔伯格有个独生子：**小斯托尔伯格**。

“姨妈”认为：老子英雄儿子不一定就是好汉。

云依鹤说：这位**小斯托尔伯格**最近出现在了南方的青瓦台，与那位女总统恢复了“父一辈子一辈”的关系，出了许多据说是“非常重要”的主意！如，据内线通报，他向那位女总统说，美国某民间智库认为，如果北部改革步伐太快，一旦成功，统一的主导权将由北部主导，这种趋势已经在“第二人生”等网络虚拟社会的模拟试验中有所体现，建议她要注意等。

云依鹤看到“**四夫人**”是在很注意地听，就继续介绍：

小斯托尔伯格四十多岁，高大英俊，碧蓝的眼睛金黄的头发，四肢修长，不仅外表十分迷人，而且也博学文雅。他子承父业，进了摩萨德担任国际政治经济情报分析师，由于向国家提出了应该与中国加强联系的建议而颇受政界领袖的赏识。有些奇妙的是，**小斯托尔伯格**后来因与其顶头上司意见不合，居然“炒”了摩萨德的“鱿鱼”，成为一位自谋职业的国际情报个体分析者。自脱离摩萨德后，

他就不再公开发表文章，也不与各国的政府机构发生联系，只联系所谓“民间智库”，而且凭自己的独到见解而游走于世界各国的统治者个人之间，在世界各国各地的领袖一级的圈子里，名气很大。

“姨妈”笑了：“我们这么骄傲的鹤儿，可是很少这么称赞人的喽？”

云依鹤有些羞涩：“不是吗，姨妈，人家就是这么判断的吗！”

四夫人这才认为，这个人也是可以介绍给永尊元首的。

经提前安排，她让云依鹤当面向永尊元首作了精短的五分钟介绍。

虽然云依鹤有些激动不已，但终究训练有素，介绍得非常圆满。

介绍完毕，云依鹤随即退出。

永尊元首没有表现出特别的表情，也没有当即表态可否。

但第二天，他就让那位黄眼珠女书记直接找到云依鹤，命令是：“应该细致认真地地为以色列人办好秘密入境等必要手续”。

于是，小斯托尔伯格成为秘密通过第三国经常来往于南北的人，隐隐然透出一股显赫。

但是，他到目前为止还没有成为南北双方对话的媒介，只是为两个客户分别服务而已。

永尊元首的思维已经跳跃到了小斯托尔伯格身上。从他的喃喃絮叨中，四夫人感觉到那个人对领袖的劝导，似乎有些力度。

永尊元首是这样描述的：

小斯托尔伯格先是夸奖了一番我们民族，说是“小国不小”。

以色列人认为，各大国在东亚角力的过程中，都在寻找支点。目前最显眼的支点国家有两个，分处东亚的南北两端，一个是越南，一个就是我们民族的两个部分。这两个支点的地缘战略价值是很突出的，不然美国人也绝不会在这两个地方打了两场“得不偿失”的战争。

你们那位西边的邻居更不用说，他们也绝不会轻易放弃在半岛用几十万条生命换来的成果和多年的经营努力。你们和这个大国的关系很微妙。

关于“微妙”，小斯托尔伯格还谈了如下一些内容：

国际事务中，所谓“关系正常化”，既包括从“敌对状态”中解脱，也包括

从“友好情谊”中解脱，是一个向“正常的利益协作”转化的过程。在所谓“正常化”状态下，协作就需要购买，这是天经地义的，但需要讨价还价的技巧；

要树立“我们民族”的大旗，在国际关系上的第一要求就是体现平等。所以，不能仅仅去做一个“支点”，而也要做“执棋之手”，公平地参与国家与民族间的博弈。在这种情况下，哪个大国能切实地表现出，你们与他们是“棋逢敌手”，你们就会从内心倾向于与他们合作，也愿意与他们一争高下；

东亚的另一个“支点”目前好像混得不错，原因可能是甘心给某远方大国当制衡近邻大国的棋子，用来增强对近邻大国博弈的筹码。但毕竟国土相接、经济紧扣，七十年代末，曾想争一下地区小霸之位却引来战火，结果好几年喘不过气来。其实，无论历史、现在或将来，都无法只靠虽强却远的势力来解决家门口的

问题。

从永尊元首的叙述中，似乎以色列人很注重地缘政治上的因素。因为他反复向永尊元首强调：别听有人说现代条件下地缘因素已经大大降低，这是荒唐的，不用太多的理论予以驳斥，你只需让他看看乌克兰、克里米亚那如火如荼的状况，就知道什么是地缘政治了！

永尊元首喝了几口水，忽然间露出一丝顽童般的笑容，说小斯托尔伯格是个游戏高手，而且和永尊元首一样，都愿意玩战略游戏，两人都是 Koei 光荣株式会社《三国》系列战略游戏的狂热拥趸。

说到这里，永尊元首的表情又出现了点羡慕嫉妒恨的成分。

因为据小斯托尔伯格说，他目前在玩的，是他自己亲自设计并花费巨资、自十年前起即开始完善至今仍在不断丰富的“现实版”国际策略游戏，它结合了目前最先进的一系列科学成果，什么网络信息适时导入机制、大数据辅助分析系统以及什么辅助决策“驾驶舱”等等，据说是通古博今、图文并茂。

永尊元首知道，是有一些美军用于训练的电子模拟系统，经改造后成为畅销游戏。比如说美国有个民营官扶的智库，叫什么“太平洋理事会”的，就联合一家电脑游戏制作商开发了一款 FPS、既“第一人称射击游戏”，其基本想定就是在 2025 年左右，中美两国因为争夺稀土资源而爆发的一场全面战争。

游戏中的“战争范围”既涉及两国国土，也遍布全球各地，盟友与敌人一日

三换，热闹非凡……名称是“红蓝行动”，已经升级 I 和 II 两版了。该游戏制作团队十分“豪华”，“剧本”由政治军事情报分析专家，配之以著名电影和游戏导演等组成核心小组编写，这个小组还包括一些曾在热点地区任过职的退休情报官员、指挥过二战后著名战役战斗的退役军官等；而技术团队则五花八门，无所不包，既有新式无人机的设计师，也有游遍全球的地理摄影师；既有美国核潜艇上的军械师与中国 95 式坦克车长，也有爵士鼓大师和超印象派画家……其目的其实很简单，一箭双雕：一是挣钱；二是为在未来可能与中国的战争中，为美国寻找策略。还有一些本着同样目的游戏也是一代接一代的出，例如以“争夺完油资源就该争夺水资源”“国际通道的拥堵控制与疏通争夺”等可能焦点为题材的博弈类游戏。

但是，永尊元首也知道这种东西可是非常烧钱的工程，因此他有些不太相信这是仅凭小斯托尔伯格一己之力建成。

于是他问：如此巨大工程，究竟耗资几何用人多少？

那小斯托尔伯格却微微一笑：

这个东东可以自己养活自己，边使用边完善边挣钱良性循环。举例：他用这个东东曾帮助过巴西的某个跨国银行老板，在分析了该银行“巨量”数据的基础上，建立模型与场景一顿运转，再与该银行老板一起在“辅助决策驾驶舱”里用三十个小时虚拟经营了今后的三十年。在尔后的现实中，那银行家凭此虚拟经验进行经营，三年内利润额居然狂增七倍！自然，他以亿美元为单位，计算了小斯托尔伯格的报酬。

另外，CIA 明里不说，暗地里却通过 IBM 以捐助名义包揽了工程所需的全部大型硬件设备，条件是每隔二年提供一次成型的软件系统、数学模型等。

那小斯托尔伯格还用双方都很熟悉的《三国》游戏中的语言，讲了一番国际博弈的奥妙：

三国时，江东才子鲁子敬先生曾给吴主孙权支招儿：三国虽然鼎立，但强弱却动态变化。变化之中怎样确定盟友与敌人？简单来说就是：“魏强则联蜀抗魏，蜀强就联魏击蜀”，如此才保证他们的政权多活了好几年。

永尊元首又有了些鄙夷地表情，说有一次那犹太人多喝了几杯法国红酒，亢奋中失了矜持口无遮拦，不无羡慕地称赞领袖周边的女部属都十分美丽动人，不

仅那几位白衬衣黑西服一脸严肃的护卫给他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而那位为他办理入境、安排接待等事宜的女将军更是端庄大方气质高雅，既漂亮又机敏。

虽然这位小斯托尔伯格毫不掩饰自己的艳羡之意，但很快又转入正题。

只不过，他在说正题的时候也是有些戏说的味道。他自己也承认，他的言论借鉴了中国章回小说的形式，是在颠三倒四地说唱“东亚演义”。

领袖说，经过自己费劲梳理，才明白了客人是在说“扩大了三国”或“春秋战国”。抛去无用浪费的部分，领袖勉强听出些端倪。

比如：

正在拼命强壮自己、磨砺尖牙利爪的熊和龙，由于分别拥有世界上最强大的自然资源和人力资源而令人恐惧。幸亏两个资源由两家分别掌握而且相互觊觎猜忌暗中较劲，不然当今老大的日子就更难过了。这两个庞然大物在二战后都出现过令人歔歔不已的停滞动乱，也出现过让人目眩的高速发展。而且在高速发展后，他们也都留下了斑斑隐患，搞不好需百年消弭。他们各自的战略目标及实施，都是环环相扣错综复杂的，比如：熊要争夺欧洲，又不能舍弃最东端而失去瞰制山姆大叔的前哨阵地；龙欲称霸东亚，可担心中亚和东南亚被人渗透而一剑由臀进腹……对内对外，两头巨兽不能不殚精竭虑，生怕一着不慎满盘皆输……

与你们隔海相望的，是一只历史上辉煌与惨败共存的招潮蟹，有一只大得吓人的经济大钳和目前仍属可怜的武力小钳，腹内空无资源，只好世代做扩张之梦。近来部分政客为一己之利，成功地诱使甲午宿敌搅进了形式远高于内容的小岛之争，利用自尊心和蝇头小利取到些民众好感，无奈广大青年一代只想过好日子，不想真的为靖国进神社被祭奠，所掀之浪哗然而起也只能悄然而息。此蟹虽然总是不忘自诩打赢过第一次黄种人与白种人的战争，想当黄兄弟的霸主，可时过境迁，虽然孤悬海外但毕竟属于亚洲，真正出路不如甘当配角，另推盟主，和黄兄弟们绑在一起闯世界更好……

至于你们民族南方的另一半，已进入高度发达的商业社会，类似一只身披柔丽皮毛、体肥肉嫩却没有多少攻击能力的宠物犬，把用自己那张小嘴咬人的决定权都给了别人。若要让他多少有点儿真正独立的话语权，还真得需要你们民族北部的强悍使其野性重启……

还有一头夹在龙脊熊腹之间，也曾驰骋欧亚但如今只能靠卖精血资源过活的

游牧郊狼。他曾委身于熊，至今仍在羡慕熊的力量；最近又被龙的奢华吸引，于是高规格接待龙首，企盼能多一份外援，也能像龙一样快速发展起来。但是，世界各大强国不会袖手旁观，这里下一步会很热闹……

诸如此类，等等。

“四夫人”不禁问，犹太人有无一些具体建议？

永尊元首略微迟疑了一下，说：也有，不多，而且很原则。

比如他说可以展开一下多方向的外交试探，先走走欧洲、美国和俄罗斯等；但是，最好不要出席“多边场合”，因为一方面“多边”就意味着关系复杂，多边关系“甜头就会苦尾”，不好处理；另一方面“多边”也显示不出我们的重要。您先不着急动，因为您有手下吗！不是有外相吗？他待着干什么？让他出去走吗，哪有做外交工作总待在国内的。他甚至建议应该给外相规定出国工作的时间比例，比如，不能少于全部工作时间的30%才行。

至于西边邻居，他认为这毕竟是核心一环，可以先看看反应再说，可以实施“有限刺激”的方式。无论如何，还是要和他们坐到谈判桌上，商量商量经济援助问题，以保证稳定、有限改革为由，多吸引些金钱为好；这不是“侍大主义”，最难听的也就是“实用主义”。尤其是目前俄罗斯因油价叫美国人搞的一跌再跌，自己也钱紧的情况下，西边邻居近三十多年攒下的底子还是很厚实的；

军事优先和恢复经济并举，虽然困难但也无其他出路，继续下去是可以的。

“四夫人”听出来，领袖和“谋士”的接触刚刚开始，双方还在试探中。

“四夫人”听着听着，忽然有些怜悯袭上心头：

眼前这个人，是个男人；可他毕竟筋骨还没有长结实，这么沉的担子，也真是难为他了！你看他，就算为了从外表上能像祖父那样给人一种粗壮、伟岸的感觉，也不能故意保养的太胖了呀！她认为这种胖，不仅与他那双超小的脚不相配，让人看起来有些头重脚轻，甚至是滑稽的感觉，而且胖而不壮，身体自身内部的负担一定就会加重的。

她不禁有些埋怨：有着四十多个研究所、五六万人的国家科学院都在干什么？不是有专门为领袖健康服务的机构吗？一天天都在出些什么主意啊？！

她本想向领袖再说说云依鹤的一些担心和建议，但看着领袖那满脸的倦色，就没有忍心开口。

她想，她可以，也应该为他分担一些事情。

沈北新区。

20XX年10月12日，北京时间20时14分。

瀋河北岸，那幢别墅内。

按着习惯看完电视新闻后，殷仕野开始清扫院子、客厅、修理门窗电线灯具等，“杨老板”负责收拾楼梯、走廊、地下室等，苏婉芝、孙婕则在厨房内忙碌着。

卧室是各负其责的。

分工，是女士们定的。

因为无论男士们说的如何天花乱坠，她们也坚决不相信男人能把厨房收拾的干净利落：

“杨老板”曾奋勇无比地刷了一次碗，正当他自认为绝对无可挑剔而大肆吹嘘时，却被苏婉芝指出洗洁精“不应当水使”而且也没有冲洗干净纯属让大家蓄积中毒；

殷仕野不慎把排油烟机上收集废油的小塑料杯弄碎了，被孙婕硬逼着驾车转了十余家厨卫商店也没有配上原装的，只好熬夜用502胶水一片一片粘了起来！即便如此，孙婕只要看到那个东西还是要数落。

苏婉芝是作为上边的联络员临时过来的，时间为三个月。据她说，她在这三个月内，要全程参与NGO小组的活动。

大家明白，这是要对NGO形式的工作，形成一个全面的评估报告。

收拾停当后，大家来到地下室，开始研究工作。

已经正式就任 NGO 小组长的**殷仕野**主持会议。

“昨天上午，金达莱又传递过来一些消息，我自己昨天晚上先浏览了一下，今天我们需要讨论讨论。”

四个人没有任何人在做纸质和电子的记录，他们全靠脑细胞。

殷仕野介绍了一下金达莱所传信息的内容。

殷仕野认为，此次金达莱传递的内容比较多，看来是有困难了。因为她提到她的直接上级就是可能破坏其国内稳定的人物，很有些无可奈何的意味。

孙婕：“从金达莱提供的信息看，她是在两个单位任职。她的‘直接上级’，是指哪一个单位的呢？”

殷仕野：“应该是侦察总局的，也就是作战指挥部，人物可能姓文。”

“**杨老板**”：“日本方面认为，这个文，应该是七十年代把南方现任总统她妈打死了的文光世的后人，啊，也算‘红二代’呀！”

孙婕：“她可以侦察举报文吗！”

苏婉芝：“那可是红二代呀，而且已经到了那个位置上了，不是很容易的。金达莱目前的位置、资历也毕竟太浅。如果好办，她就不会‘无可奈何’了。”

孙婕：“可是，那个位置上的危险人物，可能的危险性太大！”

殷仕野：“是的。金达莱已经明确表示，那个人物的危险性，既针对她们国内，也直接影响我们的战略企图。”

“**杨老板**”：“这不太好判断，有些要挟我们的味道。”

孙婕：“也不算要挟吧，毕竟有些目的还是重合的。”

她说完，还特意看了**殷仕野**一眼。

“**杨老板**”：“看来，金达莱有让我们帮助制约或者除掉这个人的意思？这很难，危险也大。”

苏婉芝：“是啊，万一金达莱‘醉翁之意不在酒’、有别的企图呢？”

大家都沉默了几分钟。

殷仕野进一步解释：“前两天，我看了些材料，是说姓文的人物与日本右翼中的极端派别有联系，而且透过这些极端派别，正在寻求与欧洲、日本和东南亚一些国家中的 Hurosan 分子取得联系。”

殷仕野：“那肯定了，谁不知道你杨总日本朋友多？不论黑白？”

苏婉芝：“那就快说说，有什么办法？”

“杨老板”：“还没有想好。”

孙婕：“讨厌！杨哥又拿把！小妹亲自给您续点茶水……说说呗？要不，给您再沏壶好茶？”

“杨老板”真的有些不好意思了：“唉不，不用。真的还没有想好呢！”

殷仕野：“这样，这个问题先暂停。留在下一轮讨论。现在，我出另一个题目：全泰远。”

孙婕：“又是一个要除掉的目标！”

殷仕野：“对。”

孙婕：“都得我们来做，这也太……太照顾金达莱了！”

“杨老板”：“小美女又差矣！你刚才不是还说，目的上有重合的可能性吗！我们与地虽然各为其主，但行动后的客观效果，可以争取让它一致吗。”

殷仕野：“这正是国际间谍报斗争的特殊规律之一。而且，既然有人要除他，就一定有人要保他的。”

殷仕野：“进行下一个讨论题目之前，我们先休息一下喝口水，上上网吧？”

众人一口答应。

殷仕野和“杨老板”各自占据一台电脑，孙婕和苏婉芝合用一台笔记本，开始看似“漫无目的”实际“各有所好”地在网上浏览起来，“杨老板”还打开了电视，调到了凤凰台。

孙婕：“我说，人家领袖可是有二十多天没有露面了，各路豪杰又开始瞎猜了啊？！”

苏婉芝：“嗨，无非裸体舞蹈，吸引眼球。这种玩失踪的把戏，也不是第一次了：跳完裸体舞就失踪，等大家眼球盯的都酸了，他再突然蹦出来，或者再制造点特殊事件。”

孙婕：“也是啊，这次就是突然抛出元尊元首提倡过的联邦制等，想让南方那女统领陷入被动。不过，他胳膊腿也真是有点儿小毛病，虚实结合，老一套。”

两个女人的讨论忽然悄悄地转向，开始争论了起来：

孙婕：“第一夫人拿的是什么包啊，肯定是欧洲品牌，挺好看的！”

苏婉芝：“她还是应该像我们‘国母’学习，拿自己国家生产的包多好。”

孙婕：“他们也得有啊。”

苏婉芝：“举国之力，还做不出一个包？不行，就换上标志呗，跟平板电脑和手机似的。不都换了吗？”

“杨老板”嘻嘻哈哈地插嘴进来：“哎哎，二位女士，用你们女人的眼光瞅瞅，这第一夫人算不算漂亮？啊？”

二位女士：“那还用说！”

“杨老板”：“俺要听具体地评头论足。”

苏婉芝：“他们民族典型的美人，虽然脸型略平，但不失娇柔。”

孙婕：“肤色，身高，体型，都可以。按现代标准，稍胖了些，可也算丰腴。”

苏婉芝：“也可能怀孕了。如果是这样，能保持这般体态，可是相当了得。”

“杨老板”：“哦哟，这不成了完人了？哈。”

苏婉芝：“瞧你说的，领袖吗，还不得配完美美人？”

孙婕瞅着屏幕，似乎有些自言自语：“漂亮是漂亮，可惜，这日子过得不一定自在。”

殷仕野：“什么？第一夫人日子还不自在？”

孙婕：“显然，有压力啊！”

另三个人面面相觑了一下，一起问：

“何以见得？”

孙婕打起精神：“怎么？你们不相信我的直觉？”

“杨老板”：“小美女，干咱们这行是要有直觉。可是，你也得说清直觉的来源哪？”

孙婕：“哼，不服是不？你们过来，让我这直觉大师给你们上一课。”

三个人围了过来，一起看向孙婕的那台笔记本电脑。

孙婕：“你们注意：这是领袖夫人陪同领袖一同出现在公共场合的几张照片。不要看别的，只看她。不要仔细想，就凭一晃而过的直接印象。二位男士，你们先说，有什么感觉？”

殷仕野：“风姿绰约，靓丽动人。”

“杨老板”：“亭亭玉立，仪态万方。”

苏婉芝：“男士们评价相当高，就差母仪天下了！”

殷仕野：“这么说，也可以。”

“杨老板”：“就俩儿字，漂亮！”

孙婕：“我也就俩儿字：紧张！”

另外三人：“噢？！何以见得？”

孙婕：“注意她的手。”她一边说，一边指了指那几张第一夫人照片中手的部分，但没有特意放大局部、形成特写。她这是让大家注意整体感觉。

孙婕：“看出来了吗？有些别扭吧？啊，你们看，这，这个……不够自然吧？”

大家一看，果然：这几张照片中，第一夫人手的姿势、特别是几个手指的曲与伸，确实有些别扭，不像通常情况下那般自然和优雅。经照相机一定格，显现成为与周边环境、整个身体的姿势和气氛显然不协调的姿态。

苏婉芝：“是不太得劲，不舒服……别扭，还有点儿支棱八翘的。”

“杨老板”：“不自然……”

殷仕野：“应该说是，‘自然而然’地或下意识地做出了不自然的动作。”

孙婕：“同志们说得都不错，应予表扬。我的感觉是：越观察仔细就会越令人担心：如果继续紧张下去，这些小的动作就可能达到类似‘痉挛’的程度！”

“杨老板”：“训练无素所致。他们外务省有没有什么礼宾司之类的机构？”

孙婕：“这绝不是只靠训练就能解决的问题！”

苏婉芝：“也可能，多经历一些类似场合就能好一些。”

“杨老板”：“当然啦，熟练成自然吗。”

孙婕：“什么呀，我看就是‘伴君如伴虎’！”

苏婉芝：“或者说，担心自己的位置……前一阶段，不是一会儿说她不见了，一会儿又说她被清除了，是够令人心烦的。”

“杨老板”：“那都扯哩格楞，老公地位越来越稳固，她哪有那么多危险！”

苏婉芝：“我当然知道是扯。不过，人家为什么扯她不扯别人？还是她在客观上存在可能，人家才扯吗！”

殷仕野打哈哈：“不管怎么说，我们小孙的直觉还是相当不错地，照片确实反映出了问题。”

苏婉芝：“这就是我们女人的专长，尤其是有心女人的专长！”

“杨老板”：“专长是专长，不过……”

两个女人：“不过什么？！”

“杨老板”：“就是专长呗，也不能是大师级别吧？啊？嘻哈……”

孙婕：“反正比你强！”

苏婉芝：“就是！一点不虚心。”

“杨老板”有些挂不住了：“俺也会直觉，兹到不？”

两个女人：“那你说呀？！”

“杨老板”：“这个……啊，你们看，你们光注意看第一夫人了，难道领袖这灿烂的笑容，就正常吗？”

孙婕：“人家是领袖吗，为什么笑不得？我看挺发自内心的。虽然，多了一点……”

“杨老板”：“唉，问题就是在这‘多了一点’上。”

“杨老板”挑出几张永尊元首在不同场合露出开心大笑表情照片，开始指指点点：“你看你看，在工厂、在田野、在工地、在靶场，这无处不笑……咋的，宇宙强国已经建成了？”

苏婉芝：“但是从表情上看，还真是发自内心的，真的很开心的样子。”

殷仕野：“开心是开心，但是，似乎多了一些。”

“杨老板”：“正是正是。你看，这是几张在训练场、演习地域，在发射基地……俺当过兵，可真没见过首长来实兵演练地域视察时，咯咯咯笑个没完的！”

孙婕：“那也是不够成熟老练而已。”

殷仕野：“哎，你小孙从几个手指头的动作上，就能看出‘伴君如伴虎’，人家杨哥就不能从笑容中看出点别的呀？”

苏婉芝忽然改用播音员播社论的音调：“显然，过多、过频的笑容，出现在了过多的场合，这很可能会起到适得其反的效果，使人疑惑：他是不是表演技巧还不够成熟呢？或者，他是为笑而笑，那就是强笑；或者，他是不明就里，也就是傻笑。”

“杨老板”和殷仕野同时高呼：“好！！”

孙婕翻了一眼：“哼，还不是借了人家‘直觉大师’的光！告诉你，不只是

手指头的问题，我还有一个重要发现呢！”

“杨老板”：“哇！说您瘦、您就要倒……”

苏婉芝：“那就一块儿说来听听！”

孙婕：“你们没注意吧，这位新领袖在和外宾、包括我们国家的代表正式会谈时，有些不敢直视对方的眼睛。”

殷仕野：“不会吧？应该是不愿意，或者不习惯，或者……”

“杨老板”：“你别说，俺看昨天的电视报道时，也有些这个感觉。唉，城府还不深哪！”

苏婉芝：“他毕竟才三十多岁！”

孙婕十二分得意地：“哼！”

殷仕野看了看表：

“好了，关于直觉的讨论先告一段落吧！休息休息。”

他转向“杨老板”：

“出去抽袋烟？顺便把垃圾倒了。”

孙婕大怒：

“你们！！垃圾到现在还没倒？！臭死了！！”

殷仕野和“杨老板”没敢答腔，迅捷闪去。

二十多分钟后，大家又回到地下室。

大家又议了一下全泰远的事。

此事由“杨老板”主持讨论。

综合四人意见后，“杨老板”做了总结：

札幌事件后全泰远又去了俄罗斯，目前应该仍在远东地区。同时，还有一个人从日本随他而到了俄罗斯，联系频繁但不在一地，可能是在日本配合全泰远行动的人，身份不明。

殷仕野表示严重怀疑这个与全泰远一起到俄罗斯的人，应该就是日本的 NGO 儿玉龙太，“杨老板”和孙婕同意，但苏婉芝认为证据不足。

苏婉芝认为，下一步若要清除全泰远，就一定要确认这个人到底是不是儿玉

龙太，不搞清楚这个基本情况，下一步的任何工作都无从着手。她建议，应该透由以下渠道尽快确认：一是国内在俄罗斯办企业的朋友；二是俄罗斯情报贩子柯斯雅可夫；三是金达莱。

大家同意。并决定，既然这个方向的情况还有待于继续调研，则暂时略过。

于是，今天晚上的讨论，就转向另一个题目：

如何消除文载世的威胁。

孙婕：“杨哥，你刚才说还没有想好，现在怎么样了？”

“杨老板”：“这小美女真是急性子！待俺再……”

孙婕：“你可别一而再、再而再了！真能端架子！”

“杨老板”：“好！注意听好喽：俺，已经想好，就是……不要我们动手！”

孙婕大叫：“这是什么意思？！你……”

苏婉芝劝孙婕：“不要急嘛，你杨哥肯定已经‘肚子里有根棍儿’了，你得听他慢慢讲。”

“杨老板”：“还是资深美女沉得住气。”

接着，“杨老板”摆出一幅要透露惊天竦闻的样子：

“俺，曾经救过一个人的命。”

他说完故意停顿了一下，本想博得众人的惊叹之类，可结果是谁也没有吱声一片寂静。

他只好继续下去：

“俺先问一下二位美女：《曹嘻嘻的罗曼蒂克》《天涯明月剑》《命中注定就是我爱你》等衰腐烂酸电视剧，你们一定看过吧？”

孙婕立即表示反对：“什么叫衰腐烂酸？这几部电视剧收视率相当高呢！”

苏婉芝也表示不满：“你不愿意看，就说人家衰腐烂酸！这都是相当流行的呢！”

“杨老板”：“流行就是好的？那流行性感冒也是流行地……好好，先不说它们酸不酸。俺认为，你们愿意看，相当一部分诱因是剧中俊男靓女多吧？”

孙婕：“爱美之心，人皆有之。”

“杨老板”：“好好，有之有之。但是，其中一位佟姓宝岛籍的俊俏奶油小生，

曾经遭遇车祸，差点儿毁容和丧命！你们‘造’吗？”

这一下**孙婕**倒有些关心起来：“呀，是那个**佟霖水**吧？他什么时候车祸了？没听说呀，他现在不还是在拍片吗？”

“**杨老板**”：“哈，终于担心人家了！在河北涿州影视基地，这位奶油小生拍什么云来雾去的大侠时，出了事！”

“**杨老板**”示意**孙婕**给他续了点茶水，这才接着叙述：

“话说那一日，**佟霖水**在北京夜店里潇洒了大半宿儿。估计是因为近一时期被关注度有些下降，想在那儿制造点绯闻啥地，好让小报记者们炒一炒。哪知忙乎半天也没有整出芝麻点事来。无奈中，第二天一早为赶场子就亲自驾车往涿州片场赶，开得那叫一个快！结果手把不行在高速公路上来了个空翻加转体，当场扣在了道边的深沟里。”

二位女士勉强“哇”了一声，以示鼓励。

“这人虽说没有受什么伤，可身体卡在变形的驾驶室里出不来了；而且，油箱破了汽油遍地，车的发动机还没熄火，噼噼啪啪地，爆炸与燃烧即将开始！”

虽然“**杨老板**”连说带比划地，可三个听众仍然只是看着他等下文而已，没有预期的“惊天”效果。“**杨老板**”有些气馁，讲的也就概略起来：

“该着他命大，恰好遇见了俺。‘万’钧一发之际，俺一把那老小子拽了出来，拖出不到二十米，那车就轰的一声‘灰飞烟灭’了！”

还是有些冷场。

殷仕野显然是为了加快他叙述的速度，弱弱地问了一句：

“你怎么在那儿？”

苏婉芝轻轻附言：“就是，说关键的。”

“**杨老板**”失望地停止了比划，坐下来开始平铺直叙了。这回他干脆来了个跨越式叙述：

“因为：别看这小子奶油唧唧的，他爹可是条响当当的硬汉！俺是为了他爹的事去找他的。”

孙婕理了理短发：“可算讲到正题了！”

说来还真是有些话长。

当时“杨老板”是为调查一个“三重谍”之事而去。

五十年代中后期，在台湾兴起了若干黑帮势力，其中“藤连帮”发展的最迅速，尤其是到了八十年代初，佟霖水的父亲佟复礼执掌帮务而达鼎盛。不仅在台湾本岛设立了“忠、孝、仁、爱……”等二十多个企业化堂口，而且势力遍布香港、美国、日本和东南亚一带，入帮人种涉及“黄白棕黑绿”，甚至设立了专门的女性堂口“花堂”和武装部队“藤连突击队”，号称“海内第一帮”。它们与其他帮派、如“五洲帮”的冲突，更是由街头群殴争夺地盘上升至金融与政治层面，以至双方联手暗箱操作股市、却因分赃不均而引起股市战，竟然造成全台金融风暴。

为此，台湾当局特派一名高级警官调查金融黑幕。就在调查取得重要进展即将破案之时，该警官却莫名其妙地被调离，而且连遭亲人失业甚至暴亡等噩运。警官明白这是藤连帮所为，愤而单枪匹马准备与佟复礼拼个你死我活。不料还未动手，就在闹市买香烟时被人超远距离一枪毙命。事发后舆论哗然，许多人从枪的威力和专业的操作水准推测，此事应有军方背景，但查无实据，不了了之。

事实原来是：

佟复礼自幼读四书五经、崇拜民族英雄，青年时期毕业于淡江文理学院，闯荡江湖自有一套人生哲学，曾有“专家学者乃当权者释臭之孔”“宁被共党统治，也不让‘台独’上台”等警世名言。此番金融风暴后萌生壮志：要与官方合作，“漂白本帮，为国尽忠”，以便“倚仗官方和国际友帮支持，纵横全球”！接着，他透由本岛某著名影视导演与官方搭上了线。而官方的各情治单位也看中了这股势力，于是，“国军”参谋总部军事情报局奉“国家安全局”局长之命，选调枪手、精心设局，干净利落地“中止”了刑事警察的调查。尔后，台湾情治单位不仅吸收佟复礼加入组织、取得化名和 173063 之代号等，还到军情局接受了数次训练。

由此，官帮合作相得益彰，“国安局”甚至向他下达了：“控制整个黑社会，美国作跳板、香港作基地，大力加强同大陆高干子弟、重要部门的来往，全力渗透发展，像控制台湾那样控制大陆，最终颠覆共匪政权、‘反共复国’”的“政治目标”。

1984年，台湾蒋二公子的传记出版并畅销海内外。作者原系二太子跟班，

是其亲手培养的政工人员，后任某报记者长驻美国，活动能力甚巨，传言与 CIA 不清不白甚至与大陆情报部门也有猫儿腻丝连。由于所著之书对蒋氏一门多有不敬，当局极为恼怒，视作者为“叛逆”必欲除之而后快。再三衡量，选中佟复礼，酬许二十五万美金远赴美国“锄奸”。

帮主不负“重”望，在秀丽如画的旧金山海岸，以军情局传统手法潇洒自如连叩三响，分别命中脑门、心脏及命根之处，斯人当即“死的不能再死了”。佟帮主凯旋回台后，军情局特派高官在豪华餐厅接风洗尘，当场递上五万美元，并许诺改日定当兑现重酬。正值酒酣耳热之际，军情局高官的随从忽然上前附耳通报快讯：美国 FBI 已破获此案，不仅点了帮主名讳，还公布了“玉照”……高官虽然震惊不已，但毕竟久经沙场，省略“掷杯为号”呼出刀斧手的程序，亲自闪电出手当场扭住帮主，直接押赴密牢。

尔后，台当局为掩盖真相，将一切推给佟帮主还慷慨地送了他个无期，并全力搜捕帮内其他重要成员，藤连帮一时几遭灭顶之灾。但佟帮主岂是好欺负的主儿？他一方面坐镇狱中调度各方全力运作，接二连三地减刑直至保外就医；另一方面他刚一保外就悄然遁出境外人间蒸发，最终落脚于东南亚某地。他在当地广施善举、扶困济贫被百姓奉为佛陀，自得其乐。而且他“闲中偷忙”遥控各地，不仅使藤连帮起死回生再度崛起，而且居然把新的总堂口设在了日本东京，成为可与山口组并列的超级大帮。

更能显现出佟帮主江湖老辣的是：待他基本缓过气以后，随即向全球媒体抛出一枚重磅炸弹——几盘原声录音带，内容是当初军情局向他交代赴美“锄奸”任务的场景……并公开接受采访，大肆慨叹说正如青帮元老杜老板月笙所言，所有黑道在政府那里都是“需要时拿出就用、不需要时就摆在最黑暗角落的‘夜壶’”云云。

佟帮主在南方温润气候滋养下再展雄威，反复续弦终得一子。那小佟长大成人后不务正业潜回宝岛混入演艺圈，起初了无名气，后来眼看大陆每年批量生产数万集电视剧，且良莠不齐、滥竽充数者十之八九，遂跨海登陆试试运气。企料一张半男不女的粉嫩小脸，恰好符合正在蔓延的萎靡之风，渐渐扶摇升腾至拥有千把粉丝的地步。这虽然把老佟气个半死，但无论如何也算能自己糊口，便也罢了。

鉴于**佟复礼**既坚决反共也坚决反对“台独”，既是黑帮老大又是军情局特工，势力遍布东西南北亚甚至欧美，其历史中有多段与 CIA、KGB 甚至大陆的有关插曲，错综复杂颇具代表性和史料价值。于是，当得知“**杨老板**”赴某地出差将路过涿州时，一位资料研究部门的铁哥们儿们上门相托，请他无论如何要顺路访一下奶油小生，了解尽可能多的其铁血老爹之事，不想天作地合救了这厮一条小命。

一直暗中派人保护宝贝独子的**佟帮主**得知此事，视免遭绝后为人间大恩，感激自然十分涕零，特意委派手下在京城最奢华的“人间天上”安排豪宴款待时任煤老板的恩人，不仅让奶油仔当场叩头认了干爹，还捧出七位数巨款和一手提箱杂碎珠宝的“小意思”。“**杨老板**”稍许扭捏随即照单笑纳，后来“**杨老板**”经批准用此款项中的部分买了那辆 08 款运动版路虎览胜。“**杨老板**”当时是觚觥交错大醉方休，而且事后还真的与帮们倒腾了几次煤生意，与此帮渐成莫逆之交。

人生苦短，**佟帮主**最终吟着“平生最识江湖味，听得秋声忆故乡”离开人世。咽气前，特意拉着继任总堂主“鬼见愁”**隋文智**之手，在托付犬子日后之事前，特意先说了大陆“**杨老板**”是义气可用关系能用之人，一定继续友谊，等等。**隋文智**为此特意来大陆面见“**杨老板**”，一番拍胸捶肚，誓言有事无事必当两肋插刀，就算让其手刃倭人大统领，也会在所不辞！

“**杨老板**”不听其言只观其行，试着让他们打了几次介于违法与不违法之间的擦边球，却发现他们果然球技精湛、姿态优美，事事完美无瑕，端的了得！

这一阵叙述，可真是把“**杨老板**”累了个够呛！

他抬手看了一下手表：“乖乖，下一点了！不管你们有什么问题，今天俺是不行了，拜拜了您了！当然，就凭俺和那奶油的关系……**孙**啊，要个签名照啥地不？包在俺……”

“去！”

劳动党“3号大楼”。

20XX年10月14日，平壤时间21时11分。

文载世上将办公室。

文载世近来体重增加了不少，面色也有些红润起来，更有些踌躇满志的样子。他刚刚叫来云依鹤，说是研究一下有关“极重要”的问题。

所谓“极重要”，除了是指文件密级区分的一个级别外，在3号大楼内还是一个习惯用语，通常是指与领袖有关的事项或者直接就是要落实领袖指示的事。因此，云依鹤不敢怠慢，放下手头一摞材料，马上赶了过来。

云依鹤刚一落座，就瞥见文将军办公室墙上那幅大比例尺的半岛地图边上，又新增添了两幅地图，一幅是西边邻居的大比例尺全国行政区划地图，一幅是其东北重镇沈阳的行政区划图。

她心中一动。

果然，文载世手指着那两幅地图，开口就是：

“云将军，敬爱的天帅同志指示：他需要这里的情况。我们要以百万倍的努力，主要准备西边邻居近年来的相关情况，尤其是对我们的政策方针的考量，以供领袖参考。这是我们的长项，况且您对那边又很熟悉，留过学啊，等等。”

文载世说最后那几个字的时候，显然意味深长。

云依鹤明白他的意思，没有在意：

“是的，上将同志。有关对象国家的情况我还算熟悉一些。您看，我具体做些什么为好？”

其实她最近正在准备这方面的东西，因为她知道以色列人曾经给领袖传递了不少有关西边邻国的信息，所以她准备起来是颇费功夫的：既要有真凭实据、分析合理、观点清晰、建议中肯，又要分析以色列人可能掌握的情咨范围、口径、观点；既要坚持自己的看法，也要揣摩领袖的心态，该直言则直言，该迂回还要迂回。

“我想，您做二件事吧：一，您要坐镇情报汇集中心，让那里立即进入决战决胜状态，有关情况由您随时随地直接与我沟通；二，由您直接、尽快地向在那边的情报关系部署任务。不仅一线员工要行动，所有二、三线的也都要行动起来，包括周边国家和地区，除战略潜伏员工外，全部启动；战略潜伏员工如有紧急情况，也要破例传递。要让他们不仅拿回基础参考的情咨，而且要他们全力以赴保证对方内部高层和动态信息的获取与传递；三，必要时，可考虑增加一些过境员工，进一步保障工作的全面与深入。”

“这个状态，就是二线以上员工加入行动的态势，要持续多长时间呢？”

“根据我的命令。”

“明白。”

云依鹤回到自己的办公室，没有采取任何行动，而是沉下心来，细细地思量起来。

她已经把**文载世**去日本的概略行程摸清，但具体启程时间不明。

从**文载世**向她布置这个任务的情况来看，他启程在即。否则，如此重要的事情他肯定全面控制而不会向她布置的。显然是出行计划已定，不好更改。

但她还是有些犹豫，是否立即告之西边的**殷总**。

从前一次**殷总**传来的信息看，已经有明确的意向：需要知道**文载世**的行踪。当然很隐晦，即使解开密钥形成明文，不知前因后果想揣摩出其中意思也是不可能的。

殷总的答复虽然是应她的要求而做出的回应，但她仍然有些犹豫。

犹豫，从根本上说，是来源于非本民族之间的合作。

她无意识地拿起一支红蓝铅笔，在手中转动着。

有一次，她和**郑永和**在战略军司令部议事，**郑永和**半认真半开玩笑地问她：

“听说有时候为了获取重要情报，需要安排漂亮姑娘与对方康乐一番？你安排过吗？哈。”

他是故意当着几个核心下属的面，并清了清嗓子后问她的。她知道，他无非是想在下属面前炫耀一下他与自己的不一般关系，于是她也半认真半开玩笑地回

答：

“当然了！你们男人不都是喜欢这样吗？而且，效果真的很好呢！”

“那，你自己亲自做过这样的工作吗？”

问完，郑永和还特意向自己的下属们挤眉弄眼了一番。

云依鹤毫不避让：

“如果对方是您，大将同志，我一定会自己亲自做的！人家盼还盼不到呢……”

说完她稍稍夸张地、故作娇羞地低眉浅笑了一番。

郑永和的自尊得到了满足，在他的带领下哄笑声拔地而起。

近一时期以来，随着将星增多，郑永和也愈发大胆。

那一日，云依鹤正在战略军司令部搞调研，忽然，当年在玄潭池营地事件突发时负责留守、现在已经是大校军衔、由丰满白净发展到略显臃肿的玄丽娜急匆匆地过来告诉她，大将同志的夫人“查岗”来了！

玄丽娜当年没有跟云依鹤出境，郑永和知道她不是云依鹤的人，但不知为何心中却总是有些瞧她不起的感觉。事发后，为了安抚部属和证明自己，他只能立即将玄丽娜破格提升为大尉，使她的晋升之路展现出了一抹霞光。当她顺风顺水一路升至中校时，父亲又贴靠上了那位会拉小提琴的权贵，调回国内做起了官商买卖而风光乍现，她的工作职位也与郑永和越来越接近……她认为没有了云依鹤，自己在炮兵指导局不是一号也是二号美女，心中不免有些荡漾，好几次借单独进入郑永和办公室之机，特意巧施粉黛、略散云鬓，调动起迷离眼神，企盼将军同志能多注意一些自己。

郑永和久经沙场当然会意，但他嫌她太胖而且谈吐不雅，遂以勉强开几句儿童不宜的玩笑等方式，陪着过了几招。不料玄丽娜未平陇即望蜀，“工作”更加努力。郑永和哭笑不得中忽生恶作剧创意，故意设了一个局，形成“男正义凛然而女恶虎扑食”的场景，让“偶然而来”的寇院长微距摄影般聚了一焦，一顿雌骂雌讽几乎使中套雌虎咬舌自尽。

屋漏偏逢连阴雨，从天而归的云依鹤，竟然没被投入劳改队反而迈着妖娆舞步步步高升！眼见成为战略军司令官的郑大将军对自己连眼皮都懒的眨了，玄丽

娜只能经常把自家大腿掐出数周不退的紫斑。

不料更惨的还在后面：会拉小提琴的权贵令人瞠目结舌地掉了脑袋，麾下包括玄丽娜的父亲等人仰马翻、一片痉挛。那日她父亲回到家中，拥着玄丽娜和她母亲抱头痛哭，咬牙切齿地透露，一直在监控他们商社、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抄走其秘密账本的人，就是云依鹤派来的！话音未落，几个军人就冲了进来，带走了她的父母——这些军人的着装，与抓捕那位权贵的军人一样，肩章和大檐帽都镶嵌着令人恐怖的绿色线条——内务军。

瘫倒在地上的玄丽娜知道，不出两天，她的父母就会成为遍野横尸中的两具。

“天有不测风云”也可另解：欲死欲活中，云依鹤中将忽然亲自登门拜访。在玄丽娜惊恐和疑问的眼神注视下，云依鹤稳稳落座慢慢道来。原来中将同志奉大将同志之命已经疏通各方，不仅使玄丽娜父母免于一死，而且到劳改营也是短暂停留，不日即可回家，虽然不会再有以前的辉煌，但继续住在首都过日子还是有希望的。

不待玄丽娜提出问号，云依鹤已经道出原委：大将同志看在你父亲曾经给战略军置办过紧俏物资、比如那套高档佳能数码相机的份上，不忍心损失人才而出手相救。

云依鹤特别暗示：那套照相器材还用在了更高级别的人手中呢！你没有看见那几个幸运的几乎晕死过去的女飞行员吗？

然后，中将同志保证：你的一切也如同以往，不必再担心了！

玄丽娜虽然因瞬间天地轮回而晕晕乎乎，但没有忘记最主要的事：立即表态“今后生为依鹤姐姐的人、死为郑将军的鬼”等等，旋即成为云依鹤在战略军司令部里最亲近、最可靠的人。

当然，玄丽娜并没有忘记父亲那晚的提醒，只是更深地将其埋入了心底。

至于预警大将夫人来“查岗”之类的事，已是作为云依鹤“铁姐们”的正常职责。

闻讯后，郑将军一时有些慌乱，云将军却泰然自若，而玄大校则表面紧张兮兮实际暗中盼着上演精彩醋坛大戏。

人未到，浓烈的法国香水味已骤然而来。

郑永和和玄丽娜分别站立着，云依鹤却坦然地坐着；

郑永和不想在属下面前、特别是在云依鹤面前过于畏缩，便硬挤出一句：

“怎么，到这儿来了？”

郑夫人：“什么怎么？这是哪里呀？不是你的办公室吗？”

云依鹤缓缓起身：“大嫂，您来了？”

玄丽娜绷紧身体：“寇院长，您好！”

郑夫人嘴一撇：“哟，人不少啊？谈什么呢，这么热闹？”

玄丽娜似解围实煽风：“没有什么事啊，随便聊呢！我刚进来。”

郑永和皱了下眉：“工作的事情，你也问……”

郑夫人挑起一侧仔细描画出的细眉毛：“工作？可以随便聊吗？！”

郑夫人一边说，一边斜着眼角扫描了一下云依鹤。

你看她：那仍然既挺拔又婀娜的身姿，那不加修饰也靓丽的面孔，加上那一身笔挺的将军制服，确实是美人坯子英姿飒爽……再看我：生完孩子后那一身蓬勃发展的赘肉、怎么涂化妆品也遮不住的皱纹。

云依鹤也借机很认真地观察了一下这位郑夫人——以前见过几次，但没有这次这样近、还可以端详——结论是：其实她挺好看的。

她虽然胖一些，但被高高的个子弱化了“肥”的感觉；眼睛小一些，但略呈细长波浪状，配以精心修饰的眉毛，综合起来也是很妩媚的，特别是她那白的有些惊人的皮肤，使所有瑕疵都在一片恰到好处的炫目乳白中被基本掩盖。良好的家族背景、优越的生活条件和工作上的一帆风顺，使她的声音眼神、举手投足间，都溢发着一种高高在上的味道。如果细细品味，当然也有一股忧心忡忡夹杂其中。

云依鹤想着想着，忽然做出了一个让屋内所有人都有所惊诧的动作：

她款款地上前了两步，让自己和郑夫人的两只玉手轻轻地握在了一起。

两个人的手本来都很湿润腻滑，此时却因为不同的心境而大相径庭：一方力量十足而且正常如故，另一方则因为紧张而略显干燥。云依鹤把另一只手既直接又亲昵地扶于郑夫人臂膀之上，在既谦恭温柔、落落大方，又隐含一丝嘲讽的微笑中，两股既有十分亲和力、又略带压力的目光，直接穿入郑夫人的眼底。

郑永和一时有些眩晕的感觉；

玄丽娜瞳孔迅速放大至最大！

郑夫人一时难以接受女中将的目光，本想避开，但女人保卫自己的天性使她顶住了压力。她也略微睁大了一些自己的双眸，等待着对方的下一步。

有些出乎所有人的意料，云依鹤冒出了一句：

“大嫂，你的眼影画得真好，特别像香港的一位演员。”

另外三人一时都有些发怔。云依鹤却自顾自地继续着：

“一看就知道是东洋资生堂的。用起来就像在脸上薄薄地贴了一层丝绸呢，这才能配得上您的优雅呀！看，您的脸形，瞳孔的颜色，皮肤，真搭配。画得也不重不轻，真的很好呢！”

郑夫人紧绷的身体一时有些松弛，心中也在旋转着：当然不能闹太僵，不然也显得我太没有底气了！

她想起那天和母亲说悄悄话，在议论丈夫的生活小节时，提起过云依鹤。

当时她对母亲说：郑永和好像在平壤那两座著名的“圆筒楼”附近出现过！

母亲一时没听明白。她就解释说：市中心有两栋最富时尚感的圆柱状高楼，是专门为参演《卖花姑娘》《红楼梦》等歌剧和电影的演员们建造的。因为这些演员“为国争光”了，领袖们就特地把这两座高级楼房奖励给那些获得“功勋艺术家”称号的演员住，还给配了小汽车呢！那些女演员，长得可漂亮了，现在在台上演出，浑身上下亮光闪闪，裙子越来越短、肩膀越露越多、胸口更是越来越低……而且特别会临场做戏吸引男人，也特别喜欢结交高级官员。

郑永和到那里去干什么？！

妈妈说，担心那些干什么？永和就是去，也一定是和一大群人一块儿去的，军部不是总是请那些人去慰问演出什么的吗？

她又说：听说有个女中将叫云依鹤，单身，长得漂亮，还是作战部的人呢！老在他身边晃，讨厌！

妈妈说，她也听说过那个人。不就是那个有案底的人吗，不敢做什么出格的事；而且作战部在你爸爸领导下从来纪律都是很严的，一个女人都升到中將了，还敢怎么样？

郑夫人心里稍微放下一些心来。她想起父亲自住院休养以来，来来往往的人还是不少的，而且有许多以前没有见过的生疏面孔，军衔都很高，见到她和母亲

都是毕恭毕敬的。这说明老父亲的威力仍然不减。包括**郑永和**都没有敢怎么过于狂傲，她**云依鹤**又能如何？

今天是例行“查岗”行动，而且是偶然路过顺便而为。只是猛一看见两个女人在丈夫办公室里，心里很不舒服，再加上又遇见了那位女中將，一时妒火升腾而已。

现在，女中將主动靠拢自己，说起女人之间的家常话，让人感觉起来却也算亲切自然。

于是，她的语气也降了一些温度：

“哦，他们买的。是国外生产的资生堂；这种粉状的，也不知道是不是适合我……”

“适合呀，太适合了！法国那种油质的，不好呢，太腻了！颜色也太艳，配您这肤色，就会太生硬了！”

那位**玄丽娜**缩小了一些瞳孔，也自然地加入了这种谈话：

“真是的呢，**寇**院长您用这个太合适了，颜色特别好……”

本来要爆燃的雷霆气氛，渐渐化成和风细雨。

只是**郑永和**尴尬地不知如何是好，想插嘴又插不上，只能在一边一会儿抽烟、一会儿喝水。

大概过了三十多分钟，**郑永和**终于找到机会，力请三位女士在军官食堂的小餐厅吃了一顿饭。席间虽然多有克制警觉小心翼翼，但总体气氛还算融融。

经此一役，**云依鹤**抓住机会，变被动为主动，带着那位受宠若惊的**玄丽娜**去了几次**寇**老将军的家，恭敬谦和的态度、几件精巧的小礼品和一番恰如其分的言语，居然把个**寇**老将军夫人哄得心花怒放，一到休息日就催着**寇**大小姐打电话约两位乖乖女来做客，甚至一听说**云依鹤**去了**顺!!!**别墅，就会生出几分酸意，一连数小时心情不愉快。

这倒使**寇**大小姐有些无奈。她到医院见到父亲，有意无意地谈起目前局面。

寇老将军微微一笑，告诉女儿：一来家里常来客人陪陪你母亲是个好事，省得她闷出病来；二来那**云依鹤**身兼两处职位，终归是对你丈夫的安全和事业发展有作用；三来她与**顺!!!**别墅的那位“**四夫人**”关系异常密切，处理好了和她的关

系，岂不也是“互相帮助”的力量？至于女婿能否经受得住考验的问题，寇老将军更是略张老嘴无声一笑：那中将同志有闯关出境的死穴，随时可被致命，她能怎么样？最后，他还慈祥 and 疼爱有加地说了句：

“那女中将虽然漂亮，我女儿难道就不美丽？”

父亲的话，使女儿彻底放下心来，三位女士从此也成了各怀心思、心照不宣、经常结伴出游逛街的“莫逆之交”。

云依鹤当然不会放过机会，常来常往之中，找准机会在寇老将军家中放置了一个“常驻之耳”：电子侦听及遥控继电器开关，以备不时之需。

这是一个原产东德的器件，经她改造后，现已精巧无比：

它是一个标准的墙壁电源插座的面板，只有不到一毫米厚，可贴在现有的插座外面，表面严丝合缝没有任何变化，色泽和磨损等也进行过处理；一旦插入任何电器的电源插头，就会给它供电，根据室内声音的性质强弱，启动或停止里面的微型电子录音设备，有效录音长度可达 144 小时，无任何噪音也不主动发射任何信号。届时可取下来或用另一个与它一模一样的替换下来，读出其中的数码录音数据。同时，它还有一个作用：可放入一个缩小版的 SIM 卡，然后用普通手机信号遥控它，做一番接通某种电路的勾当，至于接通后干什么，由使用者确定。

本来，云依鹤是准备在那种平壤市居民家家都有的有线广播线路上做手脚的。这种有线广播不仅是可以与防空警报等一起播发紧急信息，也曾用来普及宣传主体思想等；近一年来用的不太多，但家家户户仍然时时维护，保证其完好无损。云依鹤略微观察后，觉得寇老将军家的人不太重视有线广播线路，很可能不好使，加上维护工作都由护卫司令部的专业人员进行容易暴露，因此才决定使用上述“插座面板”。

安装很顺利：寇大小姐购进了一台英国产的 Marik 高级组合音响，特地约了两位铁姐们来欣赏蓝光光碟的效果。于是，云依鹤在忙前忙后地调试设备时，完成了布设；过了一些日子，她有意地制造了点音响的“故障”，以“魔术师般”的动作，完成了更换。

当时她还看了一眼客厅旁边的一间屋子，她知道那是一间书房类的房间，里面有一部可以直联国际互联网的电脑。她听郑永和跟她吹嘘过：无论在办公室还

是家里，他都能上网看亚洲小姐或世界小姐比赛……郑永和的家，云依鹤还没有机会去，但她已经确认他老岳父家中这个房间里的电脑的状况。

是不是借机再安装一套叫作“明亮”的侦测软件呢？

前些日子，她与战略军东仓里基地崔忠世见了一面。她已经确认他是全泰远发展的同伙，但自全泰远在日本搞了那次行动后，已经是大校军衔的崔忠世一丝反常的行为也没有。因此，她决定找个借口，与他直接面谈一次，以期有所突破。

借口，是让他改造两个侦测软件“Regin”和“Stuxnet”。

这两个软件是她通过日本“朝总联”的人搞到的，据说是“世界最强间谍软件”之一。它们具备窃取密码、截屏、窃听电话和恢复被删除的文件等常见的功能，任何反病毒、反黑客软件都检查不出来，行动“正常”而又诡秘，其开发者至今也仍是个迷。

云依鹤让崔忠世按照她的要求，一方面分析一下这两个软件的特点，一方面做一些改进，以便能为她所用。工作了一个星期左右，崔忠世告诉她，他认为这应该是英国通信总部，即GCHQ雇佣的俄罗斯或者以色列的黑客所编制，技巧确实不错，但估计很快就会被识破公开，失去作用。如果改造，还不如参考其思路，重新编写一套，这样的话源代码在自己手里，更为可靠安全。

云依鹤并没有从这个过程中获得任何有用的信息，只是与崔忠世更加熟悉了一些而已，但毕竟增加了今后对他展开工作的一些条件。于是，她就同意了崔忠世的建议，在鼓励一番的同时，还让郑永和批给了崔忠世一定的“特许工作时间”，并允许他经常往来于首都“恩情高新技术开发区”，交流一些最新科技信息等。同时，她建议让赵载亨配合崔忠世工作，表面上是为了“对这种极密的武器级软件必须二人以上同时工作，以相互制约，也是为了加快工作进度”；其实，是想让这两个同为全泰远死党，但尚不清楚他们是否互相知情的人在一起工作，加大其暴露的机会。

大概在四个月以后，崔忠世交给了她一套软件，并挺不好意思地说：他们已经给这套软件起了个名字，叫“明亮”。

她犹豫了几秒钟，还是放弃了这个想法。她知道这种内部监控，最好不要“多

头并进”，**文载世**对她的监控，也仅限办公室，其他的地点和时间内，都没有再设置什么手段，这是基本常识。所以，对**寇**老将军家，目前有“常驻之耳”基本够用。

云依鹤安装“耳朵”，除了专业使然外，还有一层意思：
不知为何，她很想知道**寇**家私下里对她的评论。

云依鹤手中的红蓝铅笔继续转动着，思绪又跳到了**郑永和**与她开“与人康乐”玩笑之时。

那天她应对了**郑永和**的玩笑后，回到宿舍就想起了**李哲松**哥哥与她也曾说起过此事。那是她刚进入作战部时间不长时，**李哲松**以大哥哥的口吻提醒她，要注意这种事；虽然说只要是为领袖做事，连生命都可以献出，但真的遇到这种事，还要设法回避或者以其他方式……**云依鹤**记得当时**哲松**哥哥还愤愤地表示：就算真的需要，让我们民族自己的姑娘委曲求全做这种事也有些太残酷，如果对方是本民族的人还好接受一些，如果是那些红毛绿眼的人……

想到这时，**云依鹤**不免唏嘘了起来。

如今**哲松**哥哥已经不在人世了，除了“**四姨妈**”外，再也没有人会像**哲松**哥哥那样悉心、真心和温柔地关照自己了！

郑大将倒是赤诚如火，可惜既不能距离太近，真情中也夹杂着许多别的东西，有时还过于粗鲁；

那位异国他乡的**殷**总，虽然温情依旧于心，只是“一江秋水隔两岸，相见只能在梦中”。

这些日子，她脑中不时浮起**诺多尔**江边那首歌的旋律，时而悠扬，时而哀怨。

现在，她的犹豫也是来自那种反对“与别人康乐”的思维及其扩展。

她知道，我们民族的人有着十分强烈的“血统纯洁”情结，不少人的潜意识中都存在着与非本民族人发生性关系，是“玷污”民族血统的行为，而且不论这种关系是不是在婚姻范围内。扩展开来，虽说**文载世**是领袖的敌人，但他毕竟是本民族的人；而她希望能够对他“采取措施”的人，却不是本民族的人。况且，

她还要向这些人提供线索。

她的内心斗争持续了很长一段时间。

终于，她手中的红蓝铅笔停止了转动：理智战胜了情感——她毕竟是经过特殊训练的人。她命令自己必须同意自己的理智：她将要采取的措施是正确的。

文载世交代的那些事情，对她来讲早已是轻车熟路，几个小时即部署完毕。剩下的时间，她将进入“另外的工作”。

今天是周二。

下班时间到了，除了情报汇集中心和一些值班重地外，3号大楼内的人声渐渐静了一些。一些人、特别是女军官们都在抓紧时间换衣服，准备到那几个新开的“市民商场”去采购一番。近一年多来，那些“个人经营者”们更加神通广大起来，市场上的东西也是越来越琳琅满目，去晚了好东西就没有了。

而且，那个时装秀是表演的最后一天了！

当**云依鹤**中将从**文载世**办公室回到自己那间宿舍兼办公室开始忙碌时，**文载世**上将也没有走，也在自己的办公室继续工作着。

除了准备赴**日本**的一些准备工作外，他还在亲自收集整理**俄罗斯**方面的情况。他认为，**俄罗斯**的情况可能比西边邻居的情况，更早地被领袖所需要……同时，他在幕后积极鼓动与参与的一个行动小组，即将在“白雪皑皑”中组建，他需要遥控好。更重要的是，要向这个小组传递一些极重要信息：敬爱的**天帅**同志准备出访包括西边邻居在内的数个国家和地区时，一些极密安排和护卫预案等。

上将和中将在一幢大楼内各自忙着。

此时起，两个人之间的距离将会越来越远；

其中的一个人，正在为使这种距离成为阴阳两隔而努力。

南萨哈林斯克市。

20XX年11月4日，莫斯科时间22时19分。

临街窗户改装成售货窗口的小木屋内。

靠里面的小屋里摆放着一个长条桌子，桌下放着一台**全泰远** DIY的那台台式电脑，显示器和键盘鼠标放在了桌上。桌上还有一些中国生产的《哈尔滨》牌啤酒，已经喝了三四瓶了，一些本地产的牛肉干等，有些狼藉。

围着桌子坐着三个人，全是亚裔面孔，体格都很壮实，其中一个**全泰远**；另两个一个高大消瘦，一个低矮稍胖。

除**全泰远**外，那两个人的面孔虽然是典型的亚裔，但怎么看怎么都有些欧洲人的“痕迹”，特别是眼睛的颜色，黑中泛着黄绿。

他们在等另一个人，距约定的时间已经过去二十多分钟了。

全泰远有些不耐烦地看了几遍手表。

他对俄罗斯的时间非常不习惯。单独一个人自己生活、开个半死不活的小商店，时间概念含糊一些倒是无关紧要，可现在需要比较频繁地与别人联系，这么多该死的时区确实让他很头疼：虽然有官方的规定，但伟大勤劳的俄罗斯人民在实际生活当中却另有一套时间！比如：原来划分为9个时区时，纸面上的第9时区萨哈林州的时间是莫斯科时间+7个小时，可实际上这里的人民却要+4个小时；那么，现在是11个时区了，纸面上的时间需要按新时差换算，然后再重新在心中计算人民群众实际使用的时间，加加减减。

他们等的人是“R先生”、就是儿玉龙太。自从**全泰远**和儿玉龙太在日本做了那次手脚并跑到俄罗斯以后，他们两个是经常联系，但从不见面，一切都在网上进行，都用双方“心照不宣”的语言，“R先生”就是儿玉按大牌间谍的惯例，给自己起的化名。

上个月，“R先生”给了**全泰远**一大笔美金，可把**全泰远**吓了个够呛！虽然是通过面前这两个人给他捎来的，可金钱往来是“隐士们”最容易暴露的环节呀！

可能是看出了他的担心，那两个人告诉他，他们是做木材生意的，主要合作伙伴都是欧洲人，所以美金欧元倒是经常往来，不会引人注目的。他们说，他们与“R先生”早就认识也经常联系，但同样没有见过面。这次汇来的款很多，给**全泰远**的是“R先生”规定的数额。

全泰远问汇这么多款是什么意思？他俩说是以前与“R先生”约定要做些大事，现在“R先生”告诉他们要做大事必须要与**全泰远**合作，具体情况要等他们正在等的人来面谈。

其实，**全泰远**对正在等的人还算是很了解的，因为“R先生”曾经用了一个晚上的时间，向他介绍过本民族的人。

对这两个已经到了的俄罗斯人，他却不了解。听他们自我介绍，是一个叫什么“拒绝继续无偿供养俄罗斯”运动的人。刚开始**全泰远**有点儿糊涂，没有弄明白这个组织的性质、目的是什么。在那两个人分别用结结巴巴的日语和怪声怪气的英语混杂介绍下，他才明白了个大概。

原来，在俄罗斯远东地区的部分知识分子和文体精英中，有一股很强的“怨气”：他们认为远东地区的资源，养活了、甚至在历史上数次拯救了“俄罗斯的西部”，但却没有得到相应的“回报”。在资源上“富甲天下”的远东，其人民的生活水平与“俄罗斯的西部”相比，已沦为“二等公民”且越来越穷。在这里，无论公私设施大部分仍是五十年代**斯大林**同志所建，早已破旧不堪，难以抗拒本来就非常严酷的自然环境，年青一代纷纷出走西部，致使鬼城片片越来越多。因此，他们就组织抗议游行示威，呼吁成立一个远东联邦之类的东东。他们不是要闹独立，只是希望新成立的、仍在俄罗斯版图里的联邦会更努力和“更有影响地”促进中央政府调整收入差距，提高他们的生活水平。

“R先生”说，他早在几年前就与这些温和的运动分子联系上了。

联系这么“温和”的组织，究竟有什么作用？**全泰远**十分不解。通过几番网上交流，**全泰远**才慢慢明白了“R先生”的意图。

“R先生”认为，善于“没事找事”、对无缝之蛋也要叮的美国人，特别是以“更换别国政府、分裂其他国家”为己任的CIA很清楚，俄罗斯向来对“分离”

十分敏感，也绝不手软。所以，美国人就要努力把这股“温水”烧成可使人骨肉分离的“沸水”，以图在俄罗斯腹内积聚动荡与分裂的力量。

于是乎，俄罗斯的一些著名反对派人士、成天与克里姆林宫唱反调的艺术大师、原本就靠美元生存的一些俄语网站等等，都纷纷登台，“基于现实、无限演绎”地全力宣传此事。在俄方监管机构明令禁止这些“呼吁暴动”的报道后，这些人在美国人怂恿授意下，不惜制造“某人把自己的睾丸钉在红场石板上以示反对政府‘政治剥削’”等事件来吸引眼球，变本加厉；

当俄罗斯政府使出重拳把这些声音打压下去后，表面上销声匿迹的闹事者则潜入地下，昼伏夜出，不仅在远东继续壮大力量，还把组织向西发展到了地处欧亚分界线的叶卡捷琳堡，甚至在波罗的海之滨的“飞地”加里宁格勒，也有了他们的“同志”。

自从最近这次卢布突然大幅贬值后，这些“拒绝继续无偿供养俄罗斯”运动的人更加理直气壮起来：他们认为，要不是以前靠远东资源换来的那些外汇储备，要不是远东的资源仍然是摆脱这次危机的基础，那些欧洲人（这里指的是处于欧洲部分的俄罗斯人，特别是莫斯科人）该怎么办？虽然他们有郊区的“别墅”、实际上是私人农场来给他们提供粮食和副食，但要想整个国家走出困境就是难上加难！

所以，“运动温度”又开始升高。

更令“R先生”兴奋的是，在所谓“温和运动”“民主协商”“争取合法合理权益”等外衣的遮掩下，这些群体中已经慢慢萌生，或者说是被慢慢“植入”了小股极端势力和“真心”分离者，开始与世界各地的分离主义兄弟和恐怖大亨们，包括 Hurosan 集团、东突厥斯坦运动、基地、祈祷团甚至日本“赤军”的余孽等等遥相呼应，企图聚沙成塔、鹰瞰世界。

“R先生”认为，可借助他们完成许多“惊天伟业”。

今天，包括全泰远在内、即将会面的四个人和以网络方式与会的“R先生”，就是要商量一下具体地行动，确定方案。

“R先生”特地说明，这些行动，一定是符合全泰远心愿的。

而且，报酬相当的高。今天带来的那一点点美金，不过是前期费用，而已、而已。

屋外，又下起了一阵小雪。

似乎又发生了一次低震级的地震，不注意的话，几乎感觉不出来。

天空随着夜色加重，一片浓黑；地面却在白雪的映照下，呈现出一片蒙蒙的眩亮。

二十三时左右，门外终于传来一阵咯吱咯吱踩雪的声音。

一句清晰柔和、很标准很慢的俄语：“请问，瓦夏在吗？”

按约定，这就完成了身份的认证。

进来的人，身高约有一百七十厘米左右，戴着一副极高度数的金丝框眼镜。他慢慢地、一丝不苟地拍去羽绒服上的落雪，小心翼翼地摘下厚厚的毛线帽，整了整发型；再取下眼镜，掏出一方整洁的手帕，认真地擦了擦眼镜上的雾气。

他应该五十岁左右，刀条似的脸看起来保养的非常好，白中透红。左眼和左嘴角每隔几分钟就无意识地联动着抽搐一下。这种无意识的动作，似乎与他的思维没有什么关联。

仍然是清晰柔和、很标准很慢的俄语：

“你们好。我姓崔。”

全泰远仔细地看了看姓崔的人，却怎么也 and “R 先生”介绍的“风”对不上号。

在全泰远的头脑中，“R 先生”描述的人似乎应该是个雄赳赳、满脸杀气的人。

据“R 先生”介绍，“风”的名字叫崔凯汉，是我们民族的烈士子女和孤儿，一直由大伯崔龙熙养大，视大伯如生父。

六十年代中期，元尊元首认定包括“1.21 奇袭青瓦台作战”等一系列失败，是军内一小撮“军阀主义分子”导致，遂开始“揭露和粉碎暗藏在党内和军内的反党修正主义分子和军阀官僚主义者的阴谋”。其大伯崔龙熙时任军内的一名中尉连长，因“审时度势”认清了“军内反对派”的真面目，跟上形势写了血书誓死捍卫领袖，不仅官职一路飙升，而且将侄儿崔凯汉也挤进了“高干子女”的圈子，与全泰远的原上级、现在的战略军大将郑永和等一小批军队高官的子弟一样，

先后送到中国，在吉林省长春市一所叫第一实验的学校读书。

那所学校是当地“中上层社会”子女比较集中的学校，当时实行的是一种从小学到高中都在本校内完成的“九年一贯制”。在接近高中毕业，也就是8年级下学期时，**崔凯汉**奉命“回国”，其实是直接被送至东德的秘密情报学校，边学习普通大学课程，边进行情报专业训练。由于成绩优异，在校期间就数次参与了原东德情报机构“斯塔西”以至克格勃的“任务”。在一次独自实施对华约组织某叛逃高官的暗杀行动中，因策划周密、阴狠无痕，创造了至今仍属“无头案”的业绩，深受“斯塔西”和克格勃官员的赏识，克格勃曾多次表示有意要留用他，但他誓死回国效忠领袖。

有鉴于此，**寇天烈**大将在他毕业前亲自为其安排了“意外车祸”，将他大腿内侧一块鲜肉与一具买来的越南非法移民尸体“科学结合”，一起烧成半焦。然后进行了一番煞有介事的、包括DNA比对验明正身等手续在内的外交交涉；再然后，在劳动党作战部内部小礼堂，摆上一个骨灰盒举办了“高级别的内部追悼会”，号召全体人员向这位“领袖的无比忠勇的无名英雄战士”学习。

而他则以“幽灵”之身，经由十余个国家与地区，边走边“扫除痕迹”，最终由海上泅渡潜回国内。上岸后，他即以无职无业无身份的方式，使用“风”这一代号与**寇天烈**保持垂直单线联系。期间，他严格遵守潜伏纪律不同任何人联系，甚至对唯一的亲人大伯**崔龙熙**，都只是远远观望而不接触。同时，连续完成数项任务、立下赫赫谍功，如：

1987年11月，**金胜一**和**金贤姬**奉命让大韩航空KAL858航班“消失”时，“风”以复线身份实施尾随监督；当那两人完成任务却在巴林被当地出入境管理局调查时，“风”迅速采取“近身贴靠”战术，“神鬼不知”地对**金胜一**注射了剧毒缓释针剂，使**金胜一**不得不被迫做“服毒自尽”状，换取了“自杀成仁”的名节；由于当时没有来得及对**金贤姬**采取措施，他就一路尾随至汉城金浦机场，准备越过安企部的层层警戒做掉已经被捕的**金贤姬**。就在他即将出手的瞬间，忽接到另一复线的暗号让其停止行动，这才有了“美女间谍疯狂炸机”的故事流传于世。

1990年10月，“风”奉命单枪匹马穿越南北军事分界线，以“影子护航员”方式将潜伏在南方二十多年的“天下第一女谍”**李善实**及其发展的谍报员**黄仁五**护送回北部，后来又以同样方式将**黄仁五**送回南方。

据说**大尊**元首曾对这个“幽灵”大为夸奖：“真是一位天降的隐身大侠，竟然可以如履平地般往返于无比凶险的军事分界线南北两侧”。

到了九十年代末，大伯**崔龙熙**虽然已经官至第六军团中将参谋长，但却认为自己晋升不够快、渐生异心，结果成为“第六军团反革命暴乱事件”中的“要犯”，被**明金国**大将缉捕。时**崔凯汉**正在中朝边境附近，嗅觉灵敏的他，提前察觉了**明金国**即将动手，便从新义州“顺手牵羊”一辆苏制吉普飞驰清津报信，不料半路因车况太旧趴窝，待赶到时，军团部上上下下已基本被全员缴械，他只能趴在远处枯黄的草丛中，通过望远镜眼看着大伯在军团俱乐部“从容就刑”。

事后，他虽然没有暴露出任何不满，但**寇天烈**却已经认为此人不可不除必成后患，随即令**文载世**派出精干部队剿杀。数番交手后，被逼至绝路的**崔凯汉**不禁“怒从心中起，恶向胆边生”，奋起逆袭直奔首都，准备亲手宰了只在去**中国**读书前见过一面的**寇**大将军。不料与**寇天烈**最得意的行动高手“朴大队长”等三人在市郊狭路相逢，他闪电般下掉对方三支手枪后，四人拳脚相加杀成一团！十分钟后**崔凯汉**终因体力不支，落荒而逃。

面对举国追捕，**崔凯汉**只好先亡命南方，再去**日本**，后周游列国。

为逃过**寇天烈**永无止境地追杀，他本想找个大的谍报机构做靠山，但又恐自己在谍报界不过是个地位档次最低的一线杀手，人家不稀罕，就算收了他也只能干一些“肮脏活儿”，挣不着大钱还得以命相搏。思来想去只好轮流到一些政权更迭频繁、“国家贼穷可元首却极富”的国家，找些临时性的血腥差事混饭吃，成了一个隐身的“万国特工”。后来他不断扩大“营业范围”，甚至成为毒枭的“赏金杀手”、黑帮海盗互相残杀的工具等等。慢慢地，不禁积聚了一笔巨额财富，在道上也混出一些名气，号称“E-killer”——倒不是因为他擅长电子手段杀人，而是他只用电子邮件与外界联系。

儿玉龙太闻知大名后，五体投地奉他为“谍圣”，百计千方地与他建立了联系，一面反复“政治动员”，激活了其报“杀伯之仇”的念想，一面不断地在其生意淡季时介绍一些利润高的活计，经数年功夫，终于修成“环宇一友”的关系。

儿玉龙太出走俄罗斯后，立即把他也劝到了俄罗斯。虽然两人只见了一面，但听了**儿玉龙太**对下一步的设想后，两人居然一拍即合。经认真讨论，形成了一个既大又具体地方案，准备大干一番，以求“名垂青史”。

不待**全泰远**回过味来，“风”先生就开门见山，开始详述计划。计划说来复杂，其实也简单明确，中心就是刺杀**永尊**元首。

平壤北郊顺川郡，子母山别墅区。

20XX年11月29日，平壤时间10时11分。

那幢三层别墅内，传出一阵悠扬的钢琴声和一片笑声。

几个孩子正围着一架中国产的珠江牌电子钢琴操作着、喧闹着。这群孩子中，大一些的，因为上过少年宫，见过日本的雅马哈电子琴等，因此正在以老师的身份介绍着。其他几个小一些的孩子虽然对钢琴已经比较熟悉，但对这种没有琴弦却能发出大型三角钢琴般声音、还能调成各种乐器声质、带自动伴奏、还能录音的钢琴，却没有见过，感觉十分新鲜。

这是前天**钱**老板派人送过来的，来人带话：我们**钱**总说，阿姨是专业钢琴演奏家，请试一试这架琴怎么样，如果不好，他一定负责更换。

“四夫人”和**云依鹤**坐在一边，一边喝茶，一边聊着。

云依鹤轻轻“哼”了一声：“这个**钱**总，现在的生意肯定是十分忙了，以前都是他自己来，现在，姨妈你看，他都开始支派手下来了。哼，买卖人……”

“四夫人”：“你这个**鹤**儿。人家**钱**老板生意肯定是忙呗！你没有听他的手下说，他现在都开始做什么……超市、超级市场了，在平壤就有好几家了呀！”

“四夫人”看了看**云依鹤**，感觉她好像瘦了一些，就关心地问：

“你最近是不是很累呀？可要注意身体呢！”

“没有呀？和以前一样。姨妈，您不用担心我，我身体好着呢，天天锻炼！”她一边说，一边站起来挥着手臂，做了几下网球击球的动作。

“四夫人”笑了：“好了好了，知道你爱运动。你们忙什么，我也不应该问，

就是提醒你一下，别太累着。”

云依鹤马上俯身在“四夫人”身边，轻轻摇着“四夫人”的一只胳膊，半撒娇半认真地说：“什么呀，姨妈！我们做的那点儿事，还有什么您不能知道的？要不，我现在就跟您做个正式、完整的汇报？就是担心我说不好，一会儿您就睡着了……”

“四夫人”惬意地轻轻用手指点了一下云依鹤的额头：“就你会说！”

说完这句话，“四夫人”看到云依鹤的眼角处好像出现了一些细细的纹路，不免叹了口气：

“鹤儿，今年你都三十多了吧……还是一个人过？”

“我不是在和您一起过吗？怎么，您嫌弃我了，要赶我走？”

“这孩子！说什么呢？姨妈怎么能嫌弃你？我是想……”

“姨妈！您又要说那个什么大使馆的一秘，还是二秘了吧？”

前些日子，“四夫人”还真是见到一个人，她觉得与云依鹤挺般配。那个人是驻俄罗斯大使馆的一秘，四十多岁；前几年夫人在莫斯科出车祸不幸离世，一直单身。“四夫人”知道云依鹤的心气，所以只是试探性地与她说过一次，当时云依鹤就言顾左右而及它地避开了这个话题。今天刚一提起，她又是这个态度，“四夫人”也就不再坚持。

“好好，好。不说这个了……最近有个什么时装表演，你去了吗？”

“去了呀！可是，我觉得那些服装的设计有些老一套，浪费了那些服装面料呢！”

“是啊？你别说，天帅同志和他的夫人也是这样认为的。不过，天帅同志说先让他们试验着，摸索点经验，不着急。如果需要，可以让那些搞服装设计的人，到欧洲，或者日本、中国去考察一下。”

“对呀，我在中国留学的时候，人家的服装设计就很好的，可漂亮了！只是……现在和那边关系还不太顺畅，考察的事，可能会很麻烦的。”

“天帅同志说了，他会很快地亲自解决这些事的。”

“那太好了呀！哎，姨妈，你知道吗？我们那里有一个叫玄丽娜的姑娘，手可巧了，她照着画报上的样子自己缝制的服装，我们那的年青姑娘都觉得特别漂亮，都争着借来穿上拍照片呢！”

“看画报就能行？那手可真是太巧了！”

“就是样式还少。下次让**钱**老板再带点面料和时装杂志过来，让**玄丽娜**给您也做一套，肯定合适！”

“哎哟哟，我还做什么服装，老太婆了呀……”

“瞧您！又说什么老呀老的。人家现在都说‘成熟女性’的！”

“好好，成熟成熟……熟透喽。喔，**天帅**同志的夫人也很喜欢漂亮衣服的，她也应该多看看服装样式，多点选择。你看……”

“哎呀，那可不行。**天帅**夫人的服装都是外务省负责的，人家什么资料没有啊？你看，**天帅**夫人服装，不是都有一些日本的服装的特点吗？咱们看的都是中国式的，人家不一定喜欢呢！”

“哎，那不一定。多参考一些不同风格，还是需要的吗！上次我问过她，她还喜欢中国云南少数民族的服饰呢！有特色的漂亮服装，谁不喜欢呀？”

“那倒是。而且春夏秋冬，都要有不同风格的，元首夫人吗，要体现出我们民族的……”

“要能结合其他民族的一些特点作为参考和陪衬，我们民族的风格才能体现的更突出吗！”

“呀！姨妈，您真是有一套理论的呢，怪不得您穿衣服总是那么好看！”

“这丫头，嘴真会说。”

“要些什么样的图册好呢？”

“嗯，现在吗……这些图册有没有分季节的呀？”

“当然有了，季节、场合、用途等等，分的很细呢！”

“那就先弄几样春天穿的，服饰的画册，先看看。”

一个星期后，刚刚吃完午饭，**钱**老板就赶到了琵琶阁一号别墅。

以前，都是他主动来；这次是阿姨叫他来的，所以他有些诚惶诚恐。

阿姨和那个女将军都在。

任务其实很简单：就是希望他下次多带些衣料过来。**钱**老板有些“意犹未尽”的感觉，主动建议：

“是不是再看看哪些牌子的服装？”

女将军很干脆：

“这个的不用麻烦钱总的了。我们的，想自己亲自地做一些服装，只需要面料的，就可以的。”

于是，开始讨论都需要什么面料。范围很广，包括呢子、绸缎、纯棉布……后来，云依鹤还想要一套冬季的运动服和一些网球拍线等。阿姨对这个不太熟悉，可能也有些累了，就暂时离席去了楼上，说是休息一下。

送走阿姨后，云依鹤抓紧时间：

“钱老板，你的，跟沈阳的殷总还联系的吗？”

“当然当然，我们经常在一起。”

“他送我的，德国的球拍，很好的。可惜，网拍弦的断了。其他的，安上，不合适的。我还想要一套德国原产的弦。他熟悉地，麻烦您的，钱老板？”

“没有问题！我后天正好回国，马上找他。就是，这个东西好像很专业的，我不一定能说清楚。”

“没有关系的，我的说的，再详细一些。”

“对对，我记一下。”

交代完毕，钱老板告辞。

云依鹤静静地自己在楼下待了一会儿。

然后跟“四夫人”的警卫打了个招呼，说自己就不打扰姨妈休息了，她先回平壤，姨妈醒后有事再给她电话就行。

平壤市区，某比萨店。

20XX年11月29日，平壤时间19时51分。

云依鹤赶回平壤，并没有什么工作。实际上是郑夫人昨天就约了她，说是晚上有重要事情商量。

夕阳已经完全落下时，她们二人在一家比萨店见了面。

郑夫人先到的，先点了饼和几样烤鸡翅、土豆泥等，她告诉店员先不要走菜，她在等一位朋友。

店里温度挺高。就算燃料紧张时，这种按领袖意愿开立的比萨店，营业时间内也很少停电，这是必须保障的单位之一。当然，与其他国家和地区的店相比，这里闭店是太早了一些。店里的负责人虽然不认得郑夫人，但从其穿着气质上，他知道这个女人有不一般的身份，于是虽然已经到了打烊的时间，其他客人也陆续走了，他却并没有催促这位漂亮的女人，而是给她单独留下了一张桌子，并嘱咐后厨和前台的店员都要注意，好生招呼。

郑夫人脱掉了那件鲜红的羽绒服，只穿着里面的藕荷色毛衣，扎着一条雪白的羊绒围巾；一条水洗蓝的牛仔裤恰当地勾勒出了丰满的线条。

云依鹤刚一进店，郑夫人就赶紧招手，脸上有些兴奋和期待的表情。

最近，云依鹤从那些录音中已经分析出，郑夫人和家里已经对云依鹤进入了一种完全信任且关系愈发密切的状态。当然，有几次郑永和在场时，这位郑夫人还是不无妒意的对丈夫“旁敲侧击”了一番，但也很快就过去了。

在一段录音中，郑夫人不无醋意地说起云依鹤有一件非常好看的黑白两色西服套裙时，正好被来送什么小礼品的玄丽娜碰上，于是就有些要添油加醋的意思，甚至把话题往云依鹤曾经“闯关出境”上引，却被寇老将军夫人有意或无意地岔开了话题。

还有一段录音，玄丽娜神经兮兮、又藏又掖地带了些什么东西，特意等到寇夫人不在时，才与郑夫人小声议论起来。云依鹤听了半天才弄明白，原来玄丽娜不知从哪搞来几本“不纯书籍”来向郑夫人边炫耀边套近乎。云依鹤知道，在黑市上早就有这种外国小说出现，大部分都是南方翻译的日本人写的什么侦破连续杀人案的侦探小说等等，是一些干部子女通过外贸人员从境外带进来的。这些描写社会关系与人类社会伦理道德的小说，被一些青年人认为“非常刺激”“可以了解市场化社会结构中的生存方式”而追捧。对书，云依鹤不感兴趣；但是，她知道这些书有的是一些人用本来是严格控制的印刷设备翻印出来的，这倒是应该引起注意的。

这是自安装录音设备后，云依鹤获得的两条有用和值得警惕的信息。

云依鹤临来之前，下意识地换上了郑夫人所说的那套黑白两色的西服套裙，穿上了一双高筒黑皮靴，戴上了一顶鲜红色的毛线帽，外面套了一件纯黑色的羽绒大衣。当然，她也刻意地化了点淡妆。

她一边向郑夫人的座位上走，一边既潇洒又自然地脱掉羽绒大衣。

她心里隐约盼望看到郑夫人妒火升腾的表现。

可郑夫人却没有任何这方面的表现，这倒令云依鹤有些失望。

云依鹤先开口：

“寇院长，你来得好早呀……哟，您这件毛衣真漂亮……”

“是呀是呀，我早就来了呢。快坐下吧，有个事，咱们商量一下。”

云依鹤坐下后，摘下毛线帽，一边优雅地地理理鬓发，一边沉稳地问：

“什么事呀，这么着急？”

郑夫人向前探了探身子，压低了声音，急切地说：

“有个机会，我们可以去一趟西边那个国家！”

“我们……什么机会呀？”

郑夫人开始急切，甚至有些前后混乱地描述了机会：

再过几天，就是西边邻国的一个纪念日，是他们第一代领导人的诞辰纪念。我国准备派一个歌舞团到他们东北的几个城市演出。虽然不是国家级的演出团体，但也是道一级的歌舞团，人很多，规模也很大。

云依鹤第一个反应就是：这应该是永尊元首的亲自安排，是重要外交活动的前奏。这与她目前掌握的情况是相吻合的。

她没有太动声色。呼应着做出了一个略微惊喜的表情后，继续平静地问：

“知道是哪一个歌舞团去吗？”

“可能是两江道歌舞团，或者普天堡轻音乐团，我听说他们提前一个多月就已经开始准备了！”

云依鹤知道，这个歌舞团是国内除了首都那几家歌舞团以外，水平最高，也是经常担负对外演出任务的团体。实际上，每次对外演出时它都临时抽调其他国内顶尖演员参与，只不过统一用一个名义而已。

云依鹤心里已经明白了个大概。她知道郑夫人的舞姿和歌喉也相当不错，当然与专业演员还差得很远……她问：

“你，要参加这个演出？”

“哎呀，不是。瞧你说的，我怎么能行……可是，团体出去时，需要随团医生啊！”

云依鹤当然知道，她们国家凡是出国的团队，包括运动队、文艺团体还有拉拉队等，都是有随队医护人员的，而且一般都是由军队的医疗单位派出。她更知道，这种团队出访时，都有保卫部门的人员随队。这就是郑夫人所强调的、“我们的机会”的意思所在。

云依鹤头脑在飞快地运转着。嘴上当然还是先敷衍着：

“可不是吗？你是医生，真是有机会呢，真是难得呀……”

“还有你呀！我们一块儿去多好呀！听说，这次演出的地方有丹东、沈阳和大什么、大连呢！”

“哎哟，这些地方都挺漂亮的呀！”

“可不是吗，你还都去过……哎，怎么样，咱们想办法一起去呗？”

云依鹤脑中正按着标准程序进行着自问自答：

有无价值？有何风险？有何条件？可能性如何……

最终判断迅速地出来了：虽然难度和风险都很大，但应该抓住这个机会。

“好是好啊，可我……不是特别方便呢！”

“哎呀，我知道这种事，你们都是要派人参加的吗！那，派谁去不都可以吗？而且，你还去过，多熟悉呀？”

“可是，文将军不在，得有人批准呀！”

“文载世？他，他怎么不在呢？”

“他，有事，很忙。”

“哦……哎，只要是工作上的原因，我爸爸那边，我也能请他帮助一下子吗！”

郑夫人犹豫了一下，但马上就下了决心似的：

“如果需要永和……永和也能帮上忙，而且……”

“其实，你自己去也行啊，我负责给你介绍主要的商业区和好玩的地方，到时候你就……”

“不行不行，怎么也不如有个熟悉的人一起去，才好吗！而且，我自己去……不方便呀！”

云依鹤知道，即便是郑夫人这样的身份，出去后也是不能随便行动的。说起来，还真是她这样的“保卫”身份，不仅本身相对自由，也能让郑夫人相对自由一些。

这才是郑夫人一直强调“我们”的真正目的。

此次出访演出如果确实是永尊元首的亲自安排，随团的保卫人员由她这样将军级的人员担任，也是很正常的，因此具有一定的可能性。前些日子，那位总政治部主任出访俄罗斯之前，按惯例先去的规格较低的科学技术访问团，才七八个人，还随行了一位少将衔同行呢！而且，云依鹤虽然不是保卫部门的，但一来保卫工作人人有责、任务可以交叉，二来也可兼具情报任务，三来她的“前科”在一定条件下也能转变成优势。

“那，我们就一起试试？”

“对呀，我先回去试着跟我父亲说说。”

“那，是我跟郑将军说，还是你……？”

“你先说呗，他不是你的直接上级吗！”

与郑夫人告别后，云依鹤立即给那位钱老板打了个电话，又强调了一下网球拍的事。

五天后，云依鹤已经进入随团出访的工作准备中了。

她感觉有些出乎意料地顺利，这里面应该有最高统帅的直接影响。

沈北新区。

20XX年12月20日，北京时间14时46分。

蒲河北岸，那幢别墅内。

“杨老板”：“关键是那最后一句话。”

孙婕：“是什么她‘擅长网前’吧？真是，我怎么也琢磨不出来这是什么意思呢？”

苏婉芝：“解铃还需……”

“杨老板”：“还是老搭档互相了解的深入一些。嘿嘿。”

面对大家饱含各种“意思”在内的讨论，殷仕野只好先不吱声。

昨天钱老板专门来了一趟沈阳约见了殷仕野，传递了一些消息，特别是那位女将军传递的话。

今天，殷仕野召集大家就是讨论交联的内容。

讨论中，对云依鹤传递的大部分内容，四个人都取得了一致的认识，但对云依鹤的最后一句话产生了分歧。这句话是：

“殷总先生是知道的，我比较擅长网前，喜欢在网前盯着对手打……这在拍弦上的要求，他的也是知道的。”

“杨老板”认定：这是说，她也要在下一步行动中，直接出手了！

孙婕则以为：她需要更进一步的紧密配合。

苏婉芝坚信：她认为下一步的行动风险大，要我们小心！

殷仕野犹豫不定。

孙婕有些着急了：

“怎么了，殷总？一直那么默契，现在却理解不了人家了？真是的……我再把有关内容再串一下，大家再一块想想。”

她把殷仕野传达的内容理了一下，归拢出如下：

一是，她希望尽快解决拍弦问题。这是说：事态紧急，双方都要加紧工作。

二是，她点明要**殷仕野**为她准备拍弦。这是说：**殷总**需要亲自办理一些事。

三是，她正在和一些水平很高的团队进行比赛。这是说：对手人很多，势力强大。

四是，她觉得**日本**网球水平很高，身体条件也与他们民族相似，近期将有重要的和有前途的人去学习。这是说，有重要人物近期将去**日本**。

五是，她擅长网前。

孙婕边总结边分析：前四个内容说得很完整很系统，但最后的内容似乎不太连贯。所以，我们在理解上才共同出现了“卡住”的现象。

当然，她对**殷仕野**能够“深入理解”对方潜台词，还是给予了表扬。

那是**钱老板**带回来的一段话，说是那位女将军在评论网球拍时，还很认真地说她特别不喜欢仅靠力量和身高打球的运动员，比如说**美国**的那位黑人女球员，还有外号“**飓风**”，也称发球大炮的那位**澳大利亚**男运动员，她说她现在打球时就老遇到她的一位长官，就像“**飓风**”，总仗着身高和力量大，结果让她捡球比打球的时间还多，所以她要利用网前的技术破解对方云云……**殷仕野**认定，她说“**飓风**”，就是代称**文载世**；而最近要去**日本**的重要人物，也就是他。

可现在，**殷仕野**还是只能陷入沉思。

他觉得**云依鹤**是在说只有他们两个人才能懂的事情……

忽然，**孙婕**“哇”的大喊了一声，把大家吓了一跳。

“**杨老板**”：“这丫头搞什么鬼？一惊一乍地！”

孙婕：“人家明白了呗，高兴呗！”

苏婉芝：“哎呀，那就好好说，别那么……”

孙婕：“这事只有**殷哥**才能解开，当然我也解开了！哈。可是，**殷哥**你却却没有解开，很是无情呢……”

苏婉芝：“这什么乱七八糟的？又是哥又是叔，他俩不是一个辈了？！你好好说不行吗？”

孙婕先做了一个意味深长的鬼脸，这才慢慢道来：

“**殷总**，我可是记得你当年在网球场上的潇洒身影噢？那时候，咱**殷总**一身名牌运动服，意气风发，身手矫健；周边莺歌燕语，青春靓丽……”

殷仕野真有些着急了：“你快说关键的吧！”

孙婕一撇嘴：“怎么，生气了？”

然后她一字一顿并加点头地说：“那个，结、结、实、实、地、拥抱……你咋能给忘了呢？哈！”

殷仕野当然记得，那是在南风国际俱乐部网球馆打球时，有一次云依鹤因为没有收住脚差点儿冲过网摔倒时，他张手接住了她，形成拥抱姿势……至今，不说“手有余香”，那身体接触的感觉也确实不好忘啊！不待他解释，孙婕已经绘声绘色，甚至添油加醋地把过程描写了一番。

“杨老板”：“我说丫头，这个拥抱不拥抱啥地，和我们现在说的有啥关系……”

孙婕一蹦老高：“哎呀！杨叔真笨！！”

苏婉芝：“啧，又差辈了……怎么说话呢？！”

孙婕顾不得道歉，直逼殷仕野：“你说，为什么拥上抱了？”

殷仕野：“她要摔倒了呀，怎么……”

孙婕：“为什么要摔？”

殷仕野：“这话问的……被网拦住、惯性，刹不住了吗！”

孙婕：“她怎么被网拦住了呢？”

殷仕野：“啧！她不是向网前冲的太猛，而且……”

孙婕噉地一声，音调又一下高了八度：“Stop！”

其他三个人一时全有点儿懵，只得停住，听她的。

孙婕放慢了语言的速度和音调的高度：

“喜欢网前是引子；亲密接触才是真正希望！！”

“杨老板”和苏婉芝恍然大悟，一起转向殷仕野：

“她要见你？！”

殷仕野只能点点头。

“杨老板”：“这个难度，大了些。”

苏婉芝：“是啊，你过去，还是她过来？”

孙婕：“当然是她过来，一定的。当年的拥抱，就是她向殷总冲过来的吗！”

“杨老板”：“这个对。那次见面而不谈的见面，就是你殷总哥过去的吗，按礼节，也该是她过来了。”

殷仕野只能再点点头。

接着的讨论，就是：她可能怎么过来？

进行了一个多小时，无结果。

众人皆有些闷了，“杨老板”提议他和殷仕野出去抽烟。

殷仕野起身响应，忽然有了一丝灵感：

“孙婕啊，你上网查一查，最近有什么双边的活动，或者他们有什么代表团之类的过来吗？”

“好嘞。”

沈阳这两天降温，而且风大。

可恨的是总不下雪，干冷干冷的。

两个人一边跺脚搓手，一边抽烟，一边把即将在日本展开的行动又捋了捋。

殷仕野：“按规矩我不应该详细问，但还是需要掌握一下基本情况，你……”

“杨老板”：“你是说，日本行动的具体理由，或者说是让他们动作的条件？”

殷仕野：“是啊，概略的吧，似乎也许大概差不……”

“杨老板”：“好了，别那么客气。必要的气还要通的，方便工作。”

殷仕野：“不需要详细，介绍基本原理就行。”

“杨老板”：“什么他妈的基本原理，还不是利用利益纠葛、适当扩大矛盾的老套路而已。反正，不太光明正大。”

殷仕野：“咳，看目的与结果，不论手段。说吧，简短点，天冷，我坚持不了多长时间。”

“杨老板”咳嗽了一声，开始“简述”。

大意：

由寇天烈掌握的几家大的贸易公司，象“龙岳山指导总局”等，主要通过走私和贩毒赚外汇。其生意除了从东南亚和中国大陆进出货以外，主要交易都在日本和台湾，原来就与“藤连帮”有矛盾，发生过几次小的、尚属“文明”的冲突，互有胜负。自从那位会拉小提琴的新贵插手后，势头变得很猛，除暗中策动越南、菲律宾的一些黑道明目张胆地抢夺“藤连帮”的生意，还升级为拳脚相加、棍棒

齐上，打的马仔们遍体鳞伤；最凶猛的是请出日本“山口组”用棒球棒打残了“藤连帮”的一员干将，连“鬼见愁”隋文智也差一点儿被他们施放的两只南美毒蜘蛛咬死。

“鬼见愁”先是卧薪尝胆，后是瞅准那位会拉小提琴的新贵被镇压之机大举反击，逐渐抢回上风。

不料气还没喘匀，对方就突然发起狠来，派出三位显然是受过训练的特种大兵狂开杀戒，连取“鬼见愁”二位亲信助手性命，手法纯熟、凶残镇静；接着又高薪聘用亚裔“黑寡妇”，先色诱再碎尸，割下一名分堂堂主的“那话儿”悬于某红灯区最显眼之处……还放出狠话：数名 Hurosan 斩首高人已待命。

“藤连帮”一时噤若寒蝉，“鬼见愁”也没有弄明白这不按江湖规矩出牌的狠劲来自何人，只好全线收缩。

不久，一位来自阿富汗、做罂粟“衍生品”生意的朋友与“鬼见愁”见了面。几杯浊酒下肚，那位朋友附耳告之：如此如此、这般这般；并建议，射人射马擒贼擒王，只有做掉对方的头子，才能彻底扭转局面。“鬼见愁”深表同意但有些担心：这会不会形成与国家机器的对抗？这可是道上共知的大忌……朋友继续开导：对方头子干的这些事，一准儿是“假公济私”为自己捞钱的，难道动用国家力量与黑道大打出手，就不是他们那行当的大忌？！那朋友还瞪着被酒精烧红的眼睛预言：你要能除掉那私欲过盛的头子，人家伟大领袖定会给你授勋：消除腐败反革命分子的忠于领袖的宇宙英雄！

殷仕野插嘴：“你导演这些‘闹剧’时，不会太直接了吧？”

“杨老板”潇洒地一挥手，扔掉了就要烧到底的烟头：“哎呀，轻车熟路的活计了！最少绕了四个国家和地区。等话儿过到阿富汗那位时，应该经过三种以上语言了。”

殷仕野笑了笑，不再问什么。

“杨老板”补充说，按道理，他考虑还是要“靠前指挥”的。

对此，殷仕野坚决不同意。

他认为从总的“诱导”情况和“鬼见愁”的态度来看，应该没有问题了。

虽然“杨老板”有些不放心，但殷仕野说的另一条理由，使他最终下了决心

不再具体参与日本方向的行动了。

殷仕野的理由是：明天，你应该到俄罗斯去了！

三十多分钟后，两个烟鬼回到屋内，发现两位女士正兴奋地“唠成一团”：

“呀，我在网上看过视频，她们唱得可好听了，一点也不比国内那些星差！”

“我也看过了，是特别好！尤其是那首‘红旗飘呀飘’……”

“那首‘战歌’也好听，别看是女声小合唱，可是既有力，也深情呢！”

“对对……”

原来，她们查到了重要消息：

那边有个歌舞团要来访问演出！

如此而已。

日本，大阪关西国际机场

20XX年12月24日，东京时间15时46分。

日本大阪湾，黑蓝色的海水上有些波浪，掀起点点白花。

在那座人工填出来的巨大海岛上，一架架喷气式客机从状如波浪般的屋顶上方掠过，来往穿梭着。

在候机大厅内一个黑色外立面、亮着冷色调的灯光，看上去颇具迷幻色彩的SMOKING ROOM（吸烟室）门口，一位身着笔挺西装、手拎真皮公文包，显然是刚刚过完烟瘾的绅士，缓缓地走了出来。

他中等身材，面色黄中透黑，瘦而不弱。

他有些疲倦，主要是刚才在机场国际电话间打的那个电话有点儿累。

由于通话的对方是在非洲用的卫星电话，声音失真的厉害，而他的英语听力本身就一般，又加上他得使用那个先输入文字、再输出合成语音的翻译机回答对

方，因此很是费劲。好在翻译机是微软的最新产品，不仅发出的音很标准，而且有个设计巧妙的卡子，可以把喇叭直接卡在电话的受话器上，键盘则可以放在电话间的小桌子上输入……不然就更麻烦。

机场电话监控中留下了他的通话记录。只不过是在若干天以后，这段记录才引起东京警视厅的注意。其概略内容是：

他在与一位女士通话，听起来是在做一笔生意，他请她搞到一批货。她有些犹豫，说货物很危险而且搞到货物的方式“对货物载体的灵魂不够尊重”；他保证说货物的包装绝对安全，运输也不用她负责，届时会有人找她接货；她有些哭腔了，他就两次提高了价格……最终，她答应了。

这位绅士掏出机票看了看，距他要乘坐的那架飞机起飞，还有近一个小时的时间。他预定的是全日空航空公司的 NH5904 次航班，东京时间 16:30 从这里起飞，经三个小时飞行后，将到达中国的澳门国际机场。

他确认了登机口的位置，开始转向那边。

最近国际航班的人少，候机厅内有些冷清。

一辆驾驶位在后、货箱在前、蓝白相间的电动货运车由远处悄然无声地驶了过来，双手握着那个小巧方向盘的驾驶员，是一位身材壮实、穿着机场保洁工制服、带着卫生口罩的男士。车上装了许多大大小小的纸箱，估计是给那几个免税店和名牌折扣店送的货。车上还装着几根七长八短、粗细不一的管子，像是扫地拖把的杆，或是水管，摆的不整齐，有些支棱八翘的。

那位瘦而不弱的西服人士，很注意地看着这辆货车，心中在想：应该买点什么带给自己大学就要毕业了的女儿。但是，是到澳门再买呢？还是在这里解决？他有些犹豫。

驾驶员注意到了西服人士的表情。

驾驶员那未被口罩遮挡住的眼角，似乎露出了一丝会意的微笑。当小货车距离西服人士三米左右时，驾驶员伸出手把那些摆放不整齐的管子整理了一下，好像是特意把箱子露出的多一些，好让这位感兴趣的西服人士能看得更清楚一些。

西服人士仔细地看了看，应该是一些所谓名牌的女士手包、男士腰带等。他好像记得，日本免税店的价格应该比澳门的低一些，于是他下了决心：在这里给夫人或者女儿选购点东西。

他的脚步开始移动，准备跟随这辆货车去某个免税店。同时，他还下意识地掂了掂手中的公文包：沉甸甸地，他仿佛看到了那些成捆的美金旧钞。

他没有注意到的是，那个驾驶员接下来做的动作：

驾驶员从那堆管子中，拽出一截软管，一手把这截软管的一端从口罩底沿下放入嘴中。

软管的另一端，与车上那堆零乱管子中的一根黑色的金属质感的管子相连。

驾驶员的另一只手也离开了方向盘，重新摆放了一下那根黑金属管：让这个管子的另一端指向了西服男，然后，驾驶员用力咳嗽，或者说是吹了一下。

在驾驶员咳嗽的同时，西服男的瞳孔骤然放大，因为他看清了那只黑色金属管如同狙击枪枪口一样，死死地瞄住了他！

他只来得及在心中惊呼：

“吹箭!!”

他已经认出：那黑色金属管是由美国冷钢公司 COLD STEEL 制造的、世界上威力最大的吹箭。一年前，他听说由于受武侠片中刺客常用吹箭暗器杀敌的影响，这种原始武器竟成为风靡日本的新兴健身器材。很多保健专家认为吹箭要运用腹部肌肉，能够有效地改善体质，所以很多日本银发族、家庭主妇和肢体残障者纷纷鼓起腮帮子乐此不疲，甚至成立了俱乐部搞起全国吹箭大赛。受此启发，他通过加拿大狩猎协会的朋友，辗转购进了 20 支这种吹箭，准备试验后，先装备给咸兴的 87 轻步兵旅。试验时，他亲眼看到这种吹箭在 25 米的距离上，轻易地击中并击碎了一瓶未开启的大同江啤酒……

驾驶员咳嗽声未落，西服人士即感觉到自己喉结偏左一点的位置上，嗖的一下刺入了一个细细的东西，短暂地剧痛使他的公文包从手中脱落，那只未拎包的手在刺痛的位置，触及到了一个杆状的物体，他握住了它，却不知为什么没有动它。杆状物的末端似乎是一个鼓鼓的、圆柱状的囊，在击中他后，它紧接着就唰的一下瘪了下去。

他不由自主地“啊……”了一声。

这一声“啊”虽然不大，但在人员稀少的候机厅里，还是产生了一丝回荡。

喉结处的痛楚还未过去，西服人士已经感觉到胸前区又产生了一阵像被铁锤重击般的疼痛，呼吸也开始骤然加剧，他明白这是剧毒已经进入体内的表现，冷汗瞬间流了下来，意识也开始模糊……他只看到货车继续轻盈地悄悄从他身边滑过，驾驶员用眼角轻蔑地扫了他一眼。

他身体开始松软下来，无力地、慢慢地向地面倒去。

在他意识还没有完全丧失前，他恍惚中看到一个人穿着餐厅侍应生服装的人，好像穿着轮滑一样飘到他身边，一边大声呼喊着什么，一边轻轻拨开他那只握住杆状物的手，将杆状物拔了出来，仔细地用什么东西擦净了他的脖子，还使劲压了压。

西服人士眼中那明亮的候机大厅，迅速暗了下来。

他的最后一丝思绪，渺渺冥冥地，虽然颇为顽强地接续了几次，包括妻女的面容等，像蜃景般地在眼前跳动着浮现了一会儿，但最终还是断了、消失了。

后来发生的一切，他都不知道了：

机场救护人员迅速赶到，一位医生概略地判断了一下，立即嘱咐随他而来的护士：

“心肌梗塞！呼叫救护车……”

丹东，锦江山，丹东宾馆

20XX年12月25日，北京时间06时46分。

这是一座修建在锦江山中的宾馆，原来是政府的一间招待所，现在已经改为对外的宾馆了。宾馆的建筑大部分都是二至三层的，只有一二幢四层到六层的建筑，散落在山林中，清静幽雅。

自从国内开始重视洋节日以来，每年这时候还能来些过圣诞的年轻人，所以

院子里也弄了些灯光挂在那些松树上。但不知为什么，今年人特别少。

幸亏自前天起，江对岸的两江道歌舞团来中国演出，九十多人的队伍住了进来，这才一下子增添了不少生气。昨天他们忙着在市内体育中心体育馆装台，准备今天晚上的第一场演出，大家都很累，团长特意命令今天早晨晚起一小时，以便恢复体力，全力保证今晚的演出。

宾馆的保卫科长正在院内巡视。自他就任这儿的保卫科长以来，虽然已经接待过国内的许多重要贵宾，也担负过几次国外宾客的保卫任务，但这次接待的外国团队，应该是最大的一个。市里领导对这次的安保挺重视，主管副市长甚至亲自给他打来电话，反复嘱咐了半天。而且，昨天省里还来了一位外事办姓孙的女同志，也住在他们宾馆，说是为了及时反馈和处理相关事宜。

这使他在受宠若惊的同时，也感受到了挺大的压力。所以不敢懈怠，一早就起来巡视。

正走着，一抬头他看到在一排落满积雪的松树下，两个漂亮女人一边散着步，一边窃窃私语。她们上身分别穿着一红一白的羽绒服，下身都是浅蓝磨白的牛仔褲，长筒靴都是深褐色的，高跟很高，显得两个人身材更加挺拔婀娜，被淡淡的晨雾和墨绿的松林一衬，很是养眼。

保卫科长不说过目不忘，可记人脸的本事还是挺强的。他一眼就认出，这两个女人一个是歌舞团里的随队医生，一个是会说汉语的行政书记。他知道，所谓行政书记就是人家的保卫干部，跟他应该是某种意义上的同行，但听说权力可比他大许多。

他本想上前搭讪几句，祝个圣诞快乐之类的。想了想人家也不过什么圣诞，就又没有去，而是拐了个弯，回办公室去了。

回头间，他看到省外办那位姓孙的女同志，正在她住的房间内，拉开了窗帘。

天还未大亮，已经兴奋了一晚上的郑夫人就早早跑到云依鹤的房间，把她叫了起来。

这是郑夫人第一次走出国门。一切对她来说，都是那么的新鲜和刺激：哪怕是喝一口不是自己祖国的水，都会令她惊喜半天。

云依鹤虽然也已经早早地醒了，但她却不想马上起来，她还在床上继续思考

么利用——反正她们两个是没有什么具体事情的。

云依鹤认为丹东没有什么大的商场，不如先休息休息，集中精力到沈阳和大连再出动；可以在沈阳和大连先看，最后返程回到沈阳时再具体购买。

郑夫人虽然同意，但她实际上并不全是想去商店采购，她更希望借此次步出国门之机，开开眼界。丈夫在中国读过书，后又去过欧洲和俄罗斯，经常在她面前显摆，使她又嫉妒又羡慕。而且，面前的**云依鹤**也与中国有着很深的关系，这更增加了她要好好看看这个国家的欲望。

两人匆匆梳洗完毕，一看时间尚早，就来到院子里散步。

孙婕从窗里看到了她们两个人。她想这是个好机会，应该借此机会把昨天**殷仕野**传过来的消息告诉**云依鹤**。她以最快的速度换上了一身运动服，概略地分析了一下宾馆院内的地形，然后冲出了房间。

她先从**云依鹤**两人看不到的方向，向山上跑了一段，速度很快，这是为了让自己的呼吸频率加快，争取尽可能多地在面部形成红晕、结霜等现象，以使自己像是跑了很长时间的样子。然后，她再折向正对**云依鹤**两人的那条小道，跑了下来。

看清对方后，**孙婕**放慢了脚步，一边做着整理运动、稍微控制住些呼吸，一边打招呼：

“早晨好！”

云依鹤和**郑夫人**一起回应，但一个是华语一个是朝语：

“早晨好！”

孙婕一边继续伸胳膊伸腿，一边问：

“你们这么早就起来了呀？休息的好吗？”

云依鹤一边给**郑夫人**翻译着，一边搭着腔：

“谢谢关心，我们的休息的很好。早晨的景色，漂亮，我们的，看看。”

她是双向翻译，即：把自己说的什么，也翻译给**郑夫人**听。

郑夫人微笑着点头示意。

孙婕明白**云依鹤**这么做的意思：一来说明自己没有背着**郑夫人**私下谈论什么，这是她们那边的纪律要求；二来是告诉**孙婕**，**郑夫人**完全不懂华语。

孙婕把要通知云依鹤的内容，直接穿插在了交谈中：“是啊，锦江山很漂亮的，可惜，没有‘飓风’，有些雾，不然看得远一些，就更漂亮了！”

云依鹤当然明白她的意图：“是啊，我们祖国的那边，是没有这么多雾的。”

孙婕：“昨天下午，‘飓风’‘在日本被结束了行程’，不然雾不会这么大。现在好一些了呢！”

云依鹤心中又惊又喜又有些忐忑：这些中国人，做事真挺利索！

她这次来，要告诉殷仕野的最重要的情报之一，就是**文载世**已经彻底成为双方共同的敌人。

这是她在临来中国前才最终确认的。

确认的最终根据，来自**崔忠世**。

当**崔忠世**完成了对那两个侦测软件的改造任务后，这个面色苍白、走路都有些摇摇晃晃的小个子大校，毕恭毕敬地双手向她递上了那张刻录着程序的光碟，并用他那女人般双眼皮的大眼睛由下至上地、怯怯地看着她。当时，不知为何她心中马上有了要把此人争取“反水”过来、培养成为她的技术助手的想法。

经过深入了解，她更坚定了决心，因为她摸清了**崔忠世**是一个思想超级简单、只知盲目服从上级的技术蠢虫，只要让这个单身男人接触最高级的电脑并给他最高深的技术攻关难题，他就可以不要命。所以，**全泰远**之所以发展他，也是当作技术工具利用而已，当时对他说过的那几句明显是要“造反”的话，他可能都没有太听明白。同时，他的祖父祖母都是跟随**元尊**元首的功臣，而且他们因为是被误杀，在**大尊**元首心中有着沉甸甸的分量。现在这种分量，在**永尊**元首这里应该依然“压称”。

于是，云依鹤先是主动接近他，给予了姐妹般的关心，使他的心从冰冷的代码堆中感受到了一丝温暖；然后，再做了**郑永和**的许多工作，让大将同志不断地认识到这位大校的作用，在数次公开场合予以了褒奖，给予了更多的高级设备、开发环境、直通境外的线路和自主的工作时间等。然后云依鹤又通过“四夫人”吹了几次风，终于在某个纪念先烈的大型集会场合，由**永尊**元首亲自点了**崔忠世**的名让他起立，聆听**永尊**元首亲切回忆他祖父祖母的事迹长达三分钟之久！**崔忠世**紧张幸福地一边将孱弱之躯挺至不能再挺，一边发自内心地泪流了满面。

当**崔忠世**因受宠而面容逐渐红润起来后，他觉得自己应该做出“更大的突出贡献”，但他知道仅凭他自己是不行的。他也知道，无论是**云依鹤**还是**郑永和**，也无论为了工作还是为了更好的监控他，除了让那位他非常不喜欢的**赵载亨**与他一起工作外，也还会给他配备其他“助手”的。可他的特点，又很难与人合作。经反复思考，为了不与他不喜欢的人合作，他必须主动出击：

他特意找到**云依鹤**介绍了他自己的一个好伙伴，希望成为他的助手。**云依鹤**当时正忙，但为了照顾**崔忠世**的情绪，还是展露着动人微笑让**崔忠世**把那人带来了。

那人姓**赵名全稷**，是个通讯专家，与**崔忠世**在身体的孱弱上有一拼，性格也极其相似。他嗫嗫嚅嚅地自我介绍说，他目前隶属“主体科研”大联合部队环宇通讯联队，他的主攻方向是改造和缩微目前最新型号的、可接驳欧非、亚太及美洲卫星的第五代海事卫星电话，以实现隐蔽、高效特别是长时间的“全球覆盖”通讯能力。据他说，他已经拥有了“千里马”式的进展，如：目前他已经把 Inmarsat 公司生产的 IsatPhone Pro 便携式卫星电话缩微到了拇指大小，除了可实现“仅仅不含南北极的全球覆盖”外，还可在-20至+55℃的温度下使用；防尘、防溅液和防震等同样达 IP54 的级别，而且其耐湿的范围也是 0 至 95%。

云依鹤听了半天，觉得目前的微缩是不带电池的，而且只是把接收的 GPS 定位信息以短信方式发送到指定号码的同类电话上而已，其他适时语音和视频通讯等还不成熟……但她还是微笑着鼓励他们两个一番，同意他们成为配合工作的搭档，并将请求**郑永和**司令官正式核准此事，对**赵载亨**的工作做一番调整。

不久，**郑永和**就正式批准了他们的请求，这使他们大受鼓舞，感激涕零之余，**赵全稷**还提出让**云依鹤**给他的“拇指大小”的装置命个名。**云依鹤**出于应该继续给予“恩惠”的想法，就答应了他们。但想了半天，却想不出个好名字。某天闲暇时哼起那首《诺多尔江边》，想起此曲中那空灵悠远、悲凄苍凉的意境多由箏管烘托而成，就告诉他们两人就叫“箏管 1 号”如何？二人大喜之余，弱弱地要求稍微改动一下：是否叫“箏管-Ⅱ”为好？**云依鹤**欣然赞许，并鼓励说：这一改动虽小，但却有了许多现代的意味。

精诚所至，顽石为开。

就在**云依鹤**正式通知**崔忠世**，他即将晋升少将军衔后不到 3 分钟，他咬牙吐

露了他一直埋于心底的秘密，他向云依鹤汇报：

两个偶然的机，使他抓住了**文载世**的两条“隐私”：

一是一块硬盘。

那是一块被认为已经彻底低级格式化、清除干净了所有数据的硬盘。是侦察总局保密组的一个同学拿来的。同学平时就负责销毁各种秘密文件和载体的工作。这是一块日本原产的4T大容量硬盘，那同学舍不得，就悄悄把它从本该物理销毁的一堆硬盘中抽了出来，作为稀缺礼品送给了**崔忠世**，条件是帮助他解决几个难题。

崔忠世面对如此高级别的保密硬盘，窥隐之心大发，利用两个晚上把这块硬盘上的数据恢复了85%。再用自己编的一个小型数据挖掘软件干了两个通宵，他敏锐（或者说非常偶然）地通过残存的几段英文及一个指纹的扫描文档发现：某人在日本通过朝总联的人在某银行开了匿名私人账户，在最近两年中数次存入了巨额美金，而确认唯一取款人及取款权限的方式，却是一种令人哭笑不得的“性别(女性)+年龄(基准年龄+自然时间)+指纹+16位密码”。好奇心促使他黑进了侦察总局的内部电脑系统，利用软件逐一对了全局内部人员的指纹信息，但无结果。正当**崔忠世**想放弃时，偶听**赵全稷**唠起**文载世**上大学的女儿如何漂亮如何朴素如何不像一个高官之女……**崔忠世**自己都不知道为什么，就鬼使神差地又比对了全局直系亲属的指纹，98%相符的结果差点儿把他吓瘫在地：账户的唯一取款者居然真的就是**文载世**的女儿！**崔忠世**当时紧张地想销毁一切，但思来想去又留下了相关资料，只不过是用了不下十种以上的加密方式进行了重叠加密。

当然，他只对云依鹤说了上边的结论而没有说全部过程。

二是网络上截获的“体臭”信息。

作为总部机关内的电脑高手，他有几次被叫到**文载世**办公室，替上将同志整理一下他的电脑，上将认为他的电脑使用一段时间后就明显的变慢。虽然是三个人“背对背”分别进行，但他还是凭借超强记忆，记住了上将同志电脑中的一些特征。如何确定这些特征是他自己总结出来的，自己还给它们起了名字叫“体臭”，概因同事嫌他长年不洗澡而经常咒骂他身上的味道，致使他心里极为怨恨……他认为他总结出来的这些“体臭”如同指纹，可以绝对准确地标识任意一台电脑。

当他能够高速和自由地通向全球互联网后，虽然他主要还是从境外的一些技

术网站上汲取“养料”，但也利用部分时间，有意识地对那些经过层层周转、代理等手段从境内发出的信息进行了筛选。筛选这些信息的标准，首先就是有无他脑中记忆着的那些“体臭”，以及加密“极狠”的信息。他终于发现部分信息虽然发出地点不明，但却明显的带有上将那台电脑的“体臭”。他分析后得出结论：这些信息虽然不一定是由上将的那台电脑直接发出的，但一定在那台电脑上处理过！可能是临时关掉这台电脑的“网络连接”或拔掉了网线，再利用U盘存贮和处理。

可惜，“体臭”的痕迹犹在。

慢慢地，他积攒了一批信息，并破解了这些信息所用的“极狠”的加密措施。当这些信息到达一定的数量时，他惊讶地发现：上将同志是通过一个网名为“Tiger”的人进行网络联系，而“Tiger”的“体臭”痕迹又多次在**赵载亨**的机器上出现！

更为关键的是：上将同志的网络联系内容，竟然包括在和境外的某些人在交流与分析领袖的动态，包括视察路线、交通工具和警卫部署、作息习惯以至吸烟的品牌等，甚至包括他喜欢粉红色外壳的Ipad、咖啡色寝具和牙具的品牌等等！最近，他发现上将同志正在指挥境外、可能是在俄罗斯的一个代号为“风”的人，要他“关注即将越境飞行的B-1”“必要时击落”等。开始，他对“B-1”这一代指名称百思不解；后来，他在局内听政治教官上“国外政治历史与事件”的课程时，了解到西边邻国“九一三事件”中，有一个代指名称是“B-52”……由此他受启发而认定：“B-1”与“B-52”都是代指最高统帅。

他没有敢明确说出他的判断，只是把这些怀疑告诉了**云依鹤**。

自这次“汇报”之后，**崔忠世**已然成为**云依鹤**的嫡系。

显然，**崔忠世**的这次汇报，对**云依鹤**而言的确十二分的重要：**云依鹤**虽然不知道“风”的具体情况，但知道**寇天烈**曾经动员很大的力量先在国内剿杀、后来又在国外继续剿杀的“风”应该是个极危险的人物。

更为重要的是，她绝不允许出现任何对领袖不利的东西，她一定会誓死捍卫领袖。

但是，她不想自己出手对抗**文载世**。因为她的经历，是容易让人怀疑其动机

的。

同时她也认为，**殷仕野**所代表的国家，也不会希望她的领袖被中断生命。而且，从**文载世**布置的任务看，领袖很可能要去西边的邻居那里，如果**文载世**计划的“击落”行动，是在他们那边发生，就更不是他们所允许的了！

所以，她要借助**殷仕野**他们的力量，中止**文载世**的计划。

现在，**文载世**已经消失了；但是，对他已经布置了的“击落”行动，“风”是不可能停止的，这是规律。

要阻止这个行动，必须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力量！

这正是她这次冒着风险而前来面见**殷总**的最主要目的。

云依鹤正在紧张的思索，**郑夫人**却有些迫不及待了：

“依鹤，你问问她：**丹东**最大的服装商店在哪里？好吗？”

云依鹤：“好的……”

云依鹤转向**孙婕**，利用**郑夫人**看不到她脸部表情的短暂机会，眼中露出一丝有些俏皮和会意的微笑：“我的，在你们的**中国**，**沈阳**留过学。也来过**丹东**，但是，确实不知道的，**丹东**的最大最好的服装商店，在哪里？离这里，很远吗？”

孙婕当然高兴地回答：“呀，那太好了！你这次一定会遇见你以前的好朋友，一定会的。服装商店吗，建议你们还是到**沈阳**或者**太连**再去逛，最好。当然，**丹东**的那几个商店也都不错，主要有……”

三个女人又简单地说了几句，就相互道别了。

当晚，在**丹东**市内体育中心体育馆的演出，有限度的热烈。

沈阳，辽宁大剧院。

201X年12月26日，周五，晴，有时多云。

沈阳市市府广场东侧的辽宁大剧院，自多年前血海歌舞团来此演出根据中国《红楼梦》改编的舞剧之后，两江道歌舞团是北部第四个来此演出的文艺团体。

18时，剧院大剧场的大门台阶前，已经是人头攒动。

再过三十分钟，歌舞团来沈阳的第一场演出就要开始了。

大剧场正门前的台阶很高，中间有一层是缓步台。不少观众在这里暂时休息，或等待着亲朋好友。

缓步台左侧，有五六个穿着比较正规的男女正在互相交谈着。他们的胸前都佩戴着一枚徽章，徽章中间是一个草书的“辽”字，衬着郁金香花蕾，上方有两只并肩齐飞的和平鸽图案，下方是半弧形的一串英文译名缩写“LPPAFFC”。

他们是“辽宁省人民对外友好协会”的成员。

殷仕野和苏婉芝也在其中，他们现在的身份分别是上述协会的副秘书长和国际交流合作处的副处长。他们来的目的很明确和单一：设法与云依鹤见面并交流情报。

昨天，孙婕已经把殷仕野要与云依鹤见面的消息告诉了云依鹤，也把文载世将军的“不幸”告诉了她，算是了却了她的两件“难言之隐”。当然，随之而来还有许多后续的事情可能更加艰难，但随着文的消失，难事的性质已经改变。如何处置这后面的诸多事情，是需要与云依鹤沟通的；

“杨老板”“出访”俄罗斯之前，来自俄罗斯那位情报个体户和日本方面的消息，显示有数位“A级危险人物”可能或已经进入中国境内。与这些危险人物一起行动的，有两名以上的半岛人；要对他们行动的企图做出判断，也需要与云依鹤的沟通；

半岛北部最近的形势，变化万千，永尊元首本人一会儿玩“隐身”、一会儿

“哼！”

音乐声响起。

当掌声再一次响起时，中场休息时间到了。

虽然有预想但没有明确计划，可应该会面的人们，还是“不约而同”地集中到了大剧场的前厅。

熙熙攘攘，分分合合。

终于有六个人，“偶然”走到了可以进行交谈的距离内。

一方有三个人，是来访歌舞团的随团医生、行政书记和陪同她们从丹东过来的省外办的**孙婕**女士；

另一方也是三个人，前述“友协”的两位成员和一名“友协”临时聘请的男翻译。

孙婕女士：“哎，这不是友协的**殷**会长吗……我给你们介绍一下。这是两江道歌舞团的医生**寇**女士；这是团里的行政书记，**云**女士。这是辽宁省人民对外友好协会的**殷**会长，国际交流合作处的**苏**处长。”

一番符合外交礼仪的点头示意加握手后，中方人员递上名片。

苏处长通过中方翻译：“二位女士，你们对沈阳这座城市，印象如何呀？”

寇医生通过**云**书记：“很漂亮，很友好。我们很高兴能来这里。”

云书记对**寇**医生：“呀，这个人我好像认识？”

其实，**云依鹤**此时心里正在想：真是的，**殷**总还挺“坚贞和执着”啊，这么多年了，一直和这两个女士合作啊？一个“夫人”，一个“暧昧”，配合的真好呢！这是不是也可以证明，这个男人是可以信任的呢？

寇医生对**云**书记：“啊……”

云书记对**寇**医生：“肯定是的，我留学时，一块打过网球！”

云书记通过翻译对**殷**会长：“请问**殷**会长，你是不是喜欢打网球啊？”

殷会长、**苏**处长和**孙婕**心中都稍稍一紧：

这可是没有预料到的。

她为什么这么着急？

殷会长通过翻译对**云**书记：“是啊……你，好像在中国留过学吧？我有些印

象呢！”

云书记先对着寇医生再转向殷会长：“对了呀！太好了，我遇见熟悉的人了呢！”

云书记对寇医生：“告诉你，这个男人是做服装大买卖的，专做欧洲的著名品牌呢！”

寇医生对云书记：“呀，太好……他，不是什么友好协会的吗？”

云书记对寇医生：“中国人的老板，都喜欢在什么协会、商会里挂个头衔，方便呗……我们这回可有条件了……”

云书记通过翻译对殷会长等：“很高兴遇见老朋友！”

殷会长马上改变原本呈现出的官员做派，开始表现出商界老板们常见的姿态，他通过翻译向云书记和寇医生：“哟，太好了！这样，找个时间，我请两位漂亮女士吃个饭吧？这多少年没见了……”

寇医生：“太谢谢殷会长了，我们……”

云书记通过翻译：“谢谢殷会长，可是我们时间很紧呢！”

苏处长通过翻译：“这太巧了呀！云书记，原来你在中国留过学，还认识我们殷总啊！”

孙婕通过翻译：“怪不得云书记汉话说的这么好！”

苏处长对殷会长并示意翻译也翻给对方：“殷总，你可真应该尽尽地主之谊，这太不容易了！”

殷会长面对众人：“那当然没有问题！我请大家、我请大家！”

众人各自会意、各怀心思地笑了起来，气氛更加轻松和融洽。

苏处长通过翻译：“贵国歌舞团的演出太精彩了！”

云书记通过翻译：“贵国的观众也很热情，也很懂艺术！”

寇医生通过翻译：“你们，最喜欢哪个节目呀？”

孙婕通过翻译：“那个头顶瓦罐的舞蹈！真漂亮！”

苏处长：“那首雄赳赳的战歌，那四个女演员唱的好。”

殷会长：“手风琴独奏也不错，那拉得叫一个快，真像风似的……”

云书记和寇医生对视着会心地笑了笑。

云书记通过翻译：“一会儿有个独唱：‘诺多尔的江边’，是我们的功勋演员

唱的，你们一定会喜欢的！”

她说完这句话，似乎因为有些“自吹自擂”，所以羞怯地稍稍低了一下头，眼帘也向下垂了一下。可眼帘还没有落到底时，却又迅速、快如闪电地向上抬了一下，闪向了殷会长……再落下来。当然，只有短短地、几微秒的时间。

六个人中，除了她自己，只有细心地孙婕看到，或者是感觉到了。她也忍不住看了一眼殷仕野，发现殷仕野表情依旧是那种礼节性的微笑，甚至有些憨乎乎地。

中场休息结束的铃声恰到好处的响起来了。

六人相互致意，点头散开。

殷会长不失时机地、用大家都能听到的声音对孙婕说：“哎，小孙领导，你是负责陪同的吧？日程别整太紧张，找个时间，给我一个做东的机会吗！啊？你的电话给我留一个……”

灯光再次暗了下来。幕布再次拉开，歌舞继续着。

那熟悉的《诺多尔的江边》的音乐响起了：

诺多尔江边的奔腾的流水，你为什么如此无情？

执着美貌的才子和佳人，你带走了不知有多少！

哎哟哟！流水，啊，愿你能快回头哟！把这入间的千愁万恨，全都冲洗得干干净净。

台上那群伴舞的演员，在殷仕野眼里渐渐幻化成了一个人；

她一个人在那里旋转着，而且越来越快。

好像一股曾经在鲛鱼圈升起的那种灰色烟尘又在升起，她借着旋转努力驱散着。

旋转着的身体，又好像是在大连至沈阳高速公路上飞转的科帕奇车轮。

台上那大朵金达莱花的布景，也渐渐化成了棋盘山上的红叶。

沈北新区。

201X年12月26日20时08分。

蒲河北岸。

殷仕野和苏婉芝刚刚回到那座别墅，还没有落座，“杨老板”就非常着急地从俄罗斯符拉迪沃斯托克来了个国际长途，他告诉殷仕野：“好多朋友即将进入国内，这笔生意已经很急迫了！！”

殷仕野问他：“朋友来了，我们需要接待一下。可否告诉我，他们的联系方式啊？”

“杨老板”：“呀呀，是竞争对手吗，我哪知道怎么联系！天上地下的，很麻烦……就知道联系方式的方法或者说是形式的发音，啊，发音。一会儿短信给你。”

“什么叫发音？你……”

“不用问了，我也只知道这些。”

十分钟后，短信来了。

按“杨老板”走之前的约定，紧急情况下可用“简谱方式”进行简单加密，就是把编码排列入某首流行音乐的简谱中，再用2012版的《新华字典》寻找对应字词。

解开后，居然是两组拼音字母：“Sōng ji”。

这使殷仕野如坠雾中，自言自语：“这老杨真能整，要是我还整不出来这些玩意儿呢，我那手机里还不知道有没有这种拼音字母的输入方法呢……这怎么才能弄明白啊？”

他和苏婉芝讨论了一会儿，也无结果。虽然已经是晚上十点多了，明天还要安排与云依鹤的见面，但他们都知道，今天晚上必须解决这一问题，否则，明天该问什么都不知道。

苏婉芝冲了两杯咖啡，示意殷仕野：

“别总喝茶了，换换样说不定更能提神呢。”

“试试吧。”

他们两人坐在餐桌的两端，开始冥思苦想。

他们俩目前都已经明白，“杨老板”电话中不能多说，所以那句“天上地下的”和发来的东西，就是指那批人员的联系方法或方式，现在主要的就是需要确定“天上地下的”，和发音“Song ji”的是个什么通信联络方式。

殷仕野：“先整发音吧：我们把第一个音节可能对应的汉字找出来，再把第二个音节可能的汉字放在下面，排一排，看一下……”

苏婉芝表示同意。于是她拿来一台笔记本电脑，在屏幕上打出了二行汉字的排列：

松、嵩、淞、蝮、菘……

机、积、鸡、几、基……

两人分析一阵，有些失望。

苏婉芝：“无论怎么联，哪个也不太像词组啊？这都挨不上啊！”

殷仕野：“松积，松机和松鸡，倒是勉强能够凑合到一起。”

苏婉芝：“松积？松树积在一起？这不太像是常见的词汇，文言文也没有这么说的吧？就是日文也没有这个说法吧？松机就更不像了，松树的、机器？！不可能。哎，这松鸡，是什么鸡？我只知道公鸡母鸡、烧鸡、小鸡炖蘑菇，肯德基，噢不对，是肯德基。还有就是山鸡野鸡……”

殷仕野：“打住！野鸡？对了，松鸡是有。我在长白山林区当兵时，知道松树林里有一种野鸡，就叫松鸡。可是，这和通信设备或者通信方式一点儿也挨不上啊？”

殷仕野更加困惑，他觉得好像应该换一个思路，这种对词汇的方式好像不行。

正说着，大门一开，**孙婕**伴着一阵凉风就冲了进来。

她一看那两人的架势，就知道他们正在分析什么问题，于是顾不得脱掉羽绒服，就凑到**苏婉芝**那台笔记本电脑前，问：

“这是干啥呢？怎么不准备一下明天老相识的会面呢？”

苏婉芝：“呀呀，这么凉……也不先脱了外衣。什么老相识啊、会面啥地，这会你**殷哥**顾不得那些了，正愁呢！”

孙婕一边脱下羽绒服，一边随手扔在了旁边的椅子上：“愁什么愁呀？不就

“是啊！你们看这一段！”孙婕在屏幕上调出了一段文字：

“松鸡是一种群集性很强的鸟类，往往1—2只成鸟带领4—7只幼鸟在地面活动觅食；11月份至翌年3月份则结成觅食群，尤以11—12月份更为集中，结群数量多达成10—20只。在拂晓便开始觅食活动。寻食时发出‘叽叽’的叫声以相互联系……”

孙婕发表了她的见解：“这就是说，许许多多、大大小小的松鸡们散开以后，它们通过‘叽叽’的叫声，也就是无线通信，在其所在的地域内形成了一个无形的栅格，一个通信网。个别松鸡即使哑了，并不影响整个鸡群的联系！这个名字起得还真是挺恰如其分——地域战术通讯系统！怎么样？我理解的是否正确？”

殷仕野不得佩服年轻人的机敏：“对的不能再对了！你看，我虽然在山区混过几天，也知道有这么个松鸡，但确实没有这样联想起来。”

孙婕趾高气扬：“哼，人家知道你这两天是啥也想不起来了，所以才动用一下我这绝顶聪明的大脑，帮你一把！”

苏婉芝笑着推了一下孙婕：“他已经够蒙的了，别再刺激了！可是，这和你杨哥说的‘天上地下’的情况，又应该怎么联想呢？”

三个人又陷入沉思。

过了一会儿，殷仕野缓缓地继续发言：“根据这种通信技术的特点，一是要有一定数量的人，也就是点，点点相连才成网吗！这倒是和我们已经掌握的情况相符合；二是除了人以外，它联系的媒介是什么？或者说，他们将使用什么通信工具呢？这个问题如果弄清楚了，才可能向上报告有价值的东西。”

苏婉芝：“最简单便捷的，就是手机。”

孙婕：“不可能。有手机，还用他们自己组个什么网啊？”

苏婉芝：“对。而且，手机的通讯也并不保密。”

殷仕野：“如果临时组网，如果安全保险，如果就地取材……”

苏婉芝：“再加上如果天地一体……你快说吧，别老如果了！”

殷仕野灵光一闪：“对讲机！”

苏婉芝、孙婕：“什么？！”

殷仕野：“就是咱们建筑工地上、餐馆……还有我的手机上的那种……”

苏婉芝：“就算行，那天地一体呢？”

孙婕又噉了一声：“我知道了！天，卫星；地，对讲机！”

殷仕野笑了：“是不是武警中校教你的？啊？”

孙婕：“就算是吧！那天他跟我说、汇报说……”

苏婉芝：“行了吧，别拽了！快说……”

孙婕：“他说他们破获一起贩毒案子时，就发现那些毒贩子利用通信业余卫星和普通对讲机保持境内外的联络，他们费了好大功夫才想到这种通信方式。”

殷仕野总结：“可以肯定，这将是他们进行通信的一种可能方式。”

苏婉芝：“我也听说过，这种为那些火腿一族 HAM、业余无线电爱好者服务的业余通信卫星，功能很不错。只是，它好像通信时间是有限的，它不是得在卫星经过一定空间的时候、俗话说的‘开天窗’时才有效吗？另外，这和松鸡这种地面区域通信方式，二者又如何关联呢？”

孙婕：“我那口子说了，只要你在地面上使用的对讲机、就是地面设备稍专业一点，就能多利用一些经过头顶的卫星，就算达不到全天都能通信，也能保证十几个小时的不间断通信。那些毒贩子，就能在一天中保持与境内外通信十一个小时！其中不间断的时长，最长可达三个多小时呢。”

殷仕野做出进一步的分析：

“差不多了，我来总结一下。首先是松鸡。此次来人的行动，一是可能直接使用‘松鸡’地域战术通讯系统，二是可能采取类似这种系统的工作形式，比如说将这几个人分布在预定行动地域的关键点上，再用某种通信工具组成联系网。那么，第一种可能可以排除，因为‘松鸡’地域战术通讯系统是军队野战条件下使用的系统，相对来说比较复杂和庞大，肯定还需要车载电台等系统，他们不可能使用。在第二种可能中，使用某种大功率，或者说可与业余通信卫星相连的专业加密手持对讲设备来组网，最符合他们的需要。”

孙婕：“那为什么又是天又是地呢？难道他们要组两个网不成？”

殷仕野：“容我慢慢道来。要特别说明的是，这些人如果采用对讲机这种设备，其主要目的就是：既使用了司空见惯的通信频率，又不是所有人都会设置和操作的卫星连接方式，而且，全部器材都可以在任何一个电子市场内买到。相对

于手机开户可能需要实名登记而言，不仅对讲机或者可组装成对讲机的散件，在管理上肯定也松懈的多，比较好买；同时，它使用的网络，目前是开放性的……至于无委会审批等，由于使用时间短、用毕即抛、再加暗语或者用暗码等等。可不予考虑。”

孙婕还是忍不住：“这个明白！”

殷仕野只好加快：“天上地下，我认为应该是他们组网的方式。第一，他们在境外或者远距离上，应该有配合的人，甚至是指挥的人，这需要通过卫星才能达成联系；第二，参与行动的人，应该上下有别，最起码，不是所有的人都要上星和境外联系。他们很可能是按着‘单线联系’或者像过去军队的通信网那样来组网：一个地面网，行动的部分或全体人员在这个网内；一个对天网，现场行动人员中的头，上星，与境外保持联系。”

孙婕：“啊！是这样。那，不上星的手持对讲机，一般通信距离能到多少？”

苏婉芝：“城市内，也就一二公里，郊外农村十公里吧；如果采用那种 IP 转发式的或者大功率的，再加上好一些的天线，距离会更远一些。”

殷仕野：“那会增加被人怀疑和被定位的危险。我认为，最简单的，才是最有效和最隐蔽的。如果这个地面网，能用儿童玩具式的小对讲机组成，那才最好不过。”

孙婕：“同意。也就是说，他们的具体行动地域不大，不会超过目视距离。”

殷仕野：“聪明！”

苏婉芝：“就这样，我马上去把结论向有关方面报告，有些事显然已经超出 NGO 能干的范畴。好了，你们两个接着商量一下明天的事吧！”

殷仕野：“开车小心……”

孙婕：“哼，我出去时，就没有人这么关心。”

苏婉芝一边穿衣一边用手点着**孙婕**，走了出去。

殷仕野他们知道，他们只能做到目前这一步了。如何通过这种通信方式等信息，确认那些入境的人员，以及更进一步的工作，还有待于不确定的下一步。

孙婕：“明天……噢，不是明天了，是今天了！”

她一边看了看表，一边说：“希望你今天史诗般的会见，能有进一步的信息。”

殷仕野：“不要抱太大的希望。”

孙婕一歪头：“希望不大，但却希望着……呵呵。”

殷仕野只能装着没有听清孙婕话中的戏谑成分，岔了过去：“明天最佳见面时间，是什么时候？”

孙婕：“你不是亟不可待地要请人家吃饭吗？可惜，大灯泡们太多……”

殷仕野：“这样吧，她们一定想上街疯狂采购，那就找一个位于她们的住处、商店和剧场之间的位置。”

孙婕：“她们住在国际旅行社，演出在辽宁大剧院，购物吗……那就市政府广场边上的恒隆广场吧！从大剧院出来走五分钟就到了，吃饭和购物在一起，方便。”

殷仕野：“呀呀，还真不知道呢，原来你对这种商场也挺熟悉啊？你不就是知道百脑汇电子商场什么的吗？”

孙婕：“您以为哪？百脑汇当然熟门熟路，可恒隆广场的各个名品店，我照样熟得不得了，怎的？不服？”

殷仕野：“那好那好。吃饭时，不一定是最佳时机。我看，购物时，你，机灵一点。”

孙婕：“人家明白，又不是第一次当电灯泡了！放心，我一定会在适当时机、适当地点和适当心情时，让我这大灯泡适当地暗下来……”

网络虚拟世界中

随着一个人手指在键盘上的敲击，一单交易融入了无数0和1组成的信息潮流中，在纵横交错的线缆和空中奔腾着，穿梭着，沟通着买卖双方的意图。商品买卖这一人类最基本的社会活动，已不再需要面对面进行；现实和虚拟这两个截然相悖的概念，被无缝地焊接在了一起。

买方操作着一台华硕笔记本电脑。电脑闪烁出的荧光，映照着一个刀条似

的脸。鼻梁上那副极高度数的金丝框眼镜，反射着来自屏幕上的内容。

从这些内容上可以看出，这位买主正在一个个电商平台上游荡。

他又打开一个翻译窗口，翻译了几个中文的单词，包括“遥控”“航拍”“6—8旋翼”等，再用这些个词作为条件筛选。他选了个套餐：

一个八轴的飞行器，一个飞行控制器，原价人民币 28,900 元，现价 24,900 元。

飞行器外形有点儿像一个巨型的八爪蜘蛛，黑灰色，有着 V 型的 8 个旋翼，采用碳纤维复合材料，方便运输和携带。

说明部分标明着：

它只需要 5 分钟就可以完成飞行准备；

整机自重约 4.4kg，最大起飞重量约 11kg，可轻松搭载各种云台和拍摄设备；

遥控半径达 300 米，失联还可自动返回起飞点；

如果使用 15000mAh 的电池，可有 15 分钟的续航时间；

.....

他下了决心：通过中国建设银行的银行卡做了网上付款。

他没有注明自己的地址，只是把交货地点确定为一个代收点，是位于中国辽宁省沈阳市一个叫“党刊大厦”的一楼保安值班室，地址在和平区南五马路 228 号，西边二百米就是东北解放纪念碑。按自提的规定，他留了个中文姓名和中国大陆的手机号码。

随着键盘的敲击，他又转到“淘宝网”。

同样的货物同样的自提地点和自提方式，但是定了三台，价钱当然也低了几千元人民币。

网上购物继续着。

这回，他找到了一家中国湖南浏阳的“天女花炮烟火有限公司”的网上销售平台。选中了一款型号为 Csywd-JH60s 的金属拉环烟雾弹。

产品名称：金属拉环烟雾弹

产品型号：Csywd-JH60s

烟雾颜色：红、绿、黄、蓝、紫、白、橙、七个颜色；

发烟时间：60 秒左右

弹体重量：800g/枚

使用场合：真人 CS 游戏、消防演习、影视电影、摄影、警用反恐、消防演习、密封容器泄漏检查、煤气管道检漏检查、空气流通测试……

该产品得到消防队、学校、矿井、油田、油库等演习单位的一致好评。

……

他定了一个包装箱，20 枚，烟雾颜色黑、白的各 10 枚；又定了四台微型电控拉火器。

这些货物的自提地点，他改到了沈阳市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物业服务中心，地点是在南三好街一号沈阳市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内。

……

操作者处理完这些网购的工作后，将电脑关闭了十多分钟，重又启动。

这次，他展开的软件是 Skype，他以“Wind1@1#3^9&2”的名字登录，并设置成“隐身”状态。

不一会儿，有人开始联系他了：是一个叫“Tiger@2#9^3&1”的人。

他们的文字交流很奇特：他使用英文时，对方则回答日语；他使用半岛文字时，对方则回答英文……如果全部翻译成中文，则是：

Wind1@1#3^9&2：1392？

Tiger@2#9^3&1：1910。

Wind1@1#3^9&2：非洲的货，质量有无保障？

Tiger@2#9^3&1：产地是在扎伊尔的那条河边。

Wind1@1#3^9&2：供货方是谁？

Tiger@2#9^3&1：先知最亲近的人。

Wind1@1#3^9&2：直接从厂家购的货？

Tiger@2#9^3&1：不，有欧洲的贸易公司经手。

Wind1@1#3^9&2：包装可靠吗？

Tiger@2#9^3&1：采取了俄国与德国技术相结合的办法。Ti。

Wind1@1#3^9&2：我们何时能收到货？

Tiger@2#9^3&1：三日之内。

Wind1@1#3^9&2: 海运还是陆运 ?

Tiger@2#9^3&1: 1910 ?

Wind1@1#3^9&2: ?

Tiger@2#9^3&1: 1910 ? !

Wind1@1#3^9&2: 1392.

.....

沈阳，三好街

201X年12月24日10时24分。周四，晴，有时多云。

在沈阳和平区的中心，有一条全长二点七公里的道路，名为三好街。这里是东北地区电脑与IT产品的经销集散地，是所谓“中国IT市场指数”下属六大区域监测站之一，也叫“中国电脑软件城”。

一个临街一楼的“麦当劳”餐馆内，四五个青年男女正在兴奋地一边吃着，一边谈着。

某男：“哥儿们姐儿们，咱几个今天先小小地庆祝一下：祝贺我们公司选址顺利！”

大家七嘴八舌：“顺利，太顺利了！”“赶巧儿，咱们属于想啥来啥那伙地！哈……”“圣诞圣诞，咱们公司也即将诞生，将来公司起名字可一定要带上‘圣’字噢！”“哈！”

某女：“是不是小一些？两间房，大的不到四十个平方，小的二十来个平方……”

某男踌躇满志的样子：“创业之初吗！没有小的，哪来大的？”

某女：“是啊，人家比尔·盖茨当年还不是在车库里起家的吗？”

某女：“就是。而且窗户还临街，挺敞亮的吗！虽然只是二楼，可是也能临

窗一眺呢！”

某男：“你可以当街抛绣球，说不定就能砸一总经理……”

某女：“乌鸦嘴！什么总经理？！总经理都是打工的，不稀罕。本姑娘要砸就非得砸一老板不可！”

某男：“有雄心壮志，好……可惜咱们没有见着投资方，说不定人家老板就长得像金秀贤、有钱像盖茨，而且是单身！”

某女：“土老帽儿！单不单身能咋地？公平竞争呗！”

某女：“就是，老土！人家现在都不喜欢奶油唧唧的了，现在时兴高仓健式的冷酷型硬汉！”

某男：“高大叔年龄太大了呀……”

某男：“年龄诚可贵，相貌也要挑；若为财富故……”

齐声：“两者皆可抛！哈……”

笑声一片，青春洋溢。

他们是一群沈阳航空航天大学计算机系即将毕业的大学生。

他们那宽阔、壮观的新校区内，现在正是一片阳光灿烂的时期。新的观念与政策，正在使这座有六十多年历史、当年前苏联援建的一百五十六项工程项目之一、东北地区唯一的航空院校如沐春风。

他们在学校是一位姓史的教授主持的“大数据计算”课题组的成员。课题进行时，与银行、保险、证券等几个单位混得很熟悉，可一提毕业后能否来公司上班，这几家单位的人却都避而不谈。没有办法，他们只好拿着印刷精美、层次分明的简历材料，没头苍蝇似的在各个招聘会、人才市场等处转悠，可几个月下来，却一直没有找到“双赢”之机。

就在上个星期，喜从天降：一个已经毕业多年的校友介绍说，有位老板准备投资大数据的有关项目。校友说，这位老板原来是做贸易的，欲试水高科技，本来想找名牌大学合作，但受不了他们的“气派”和要价，经反复寻找相中了咱们学校的这个课题组。他想请史教授挂帅，带课题组全班人马出来一起闯天地。该老板希望脚踏实地，“谁的钱也不是大风刮来的”，先不要铺张，要从小规模做起双方先互相试试摸摸底，只要形成具体能力，立马大笔钱砸下迅速扩充规模。

而且，这老板虽然很有钱但很低调，不想现在就与大家见面，一切委托那校

友进行前期准备工作，连意向合同等都由校友代表他签署。只是明确希望该校友要掌管公司财务，专职兼职都可以；

公司地址一定要在沈阳三好街上，要在这条南北向街的中间位置，要临街、2楼以上、面积不要超过一百平，居民住宅带水电气的更好，可考虑中午和晚上自己开伙做饭，一台最低配置的金杯面包车……以降低成本、增进感情云云。

令史教授和大家兴奋和信服的是：一期投资 800 万的意向书刚一签字，40 万的开办费就已经摆在了他们面前——全部现金，并说只要记好账就行。

于是，从昨天起这群课题组成员就冲到了三好街上一顿狂找，终于在三好街 82 号的“维用科技大厦”里找到了两间出租的房子。大厦在三好街的中间地带，位于三好街主道西侧。再向南不到一百米，就是与东西向文萃路相连接的 T 型路口。

他们找到的是位于该大厦 4 楼最南侧的两间屋子。实际上的最南侧，是为步行楼梯设计的、朝向西北的突出部。如果不算它，这二间房子就算最靠南侧的了，房间号是 401 和 402。其中，南边的 401 号房 64 平方米，向东有两扇窗户；北边的 402 号房只有 12 平方米，是个东西长南北窄的长条状房间，只有向东一扇窗户；每个房间的门都在西侧通向走廊。左邻右舍也都是搞计算机的，什么设备经销处、科技发展公司之类的。

根据那位未见面的老板的意见，他们准备砌上北边 402 号小房西侧的门，而在大房间与小房间之间的隔断墙上开一个小门，形成个“套间”格局。402 小房用来做厨房、更衣室和放置杂物，大房间就是公司办公场所了。

有人提出隔断墙实际上是承重墙，可能物业不让在上面开洞，但大部分人认为这个事情好办，不行就给点好处，施工时“打枪的不要”、悄悄进行即可。

经一番不太激烈地谈判，基本敲定了每年 14.5 万、水电网络物业全在内的租金价格，有人认为再谈一谈有可能十二三万就能下来……

这几个年轻人开始热烈地讨论他们将需要一些什么器材。至于商业计划书等，史教授正在学校撰写草稿，明天全体讨论成型后，下个星期报投资方。

所以，这些年轻人目前很轻松。

虽然轻松，但对计算机的配置、内部网络的组成等等，他们还是争论地很认真的。

气氛热烈，充满希望。

沈阳，市府广场恒隆广场

201X年12月27日9时38分。周二，阴，有时晴。

恒隆广场位于沈阳市政府广场的南面，东边是辽宁大剧院和辽宁省博物馆，西面就是沈阳市政府办公楼。

恒隆广场的中楼，高度超过了三百五十米，它既是中国东北地区最高的办公楼群，也是一个集餐饮、购物、休闲和娱乐于一体的综合性建筑群。

云依鹤和郑夫人早早地就找到了辽宁省外事办公室的孙女士，说她们团今天上午就要到辽宁大剧院准备晚上的第二场演出，她们两个也要过去。而且，郑夫人特别说明：有关演出的准备工作其实在昨天第一场演出前就已经准备的非常完美了，今天事情很少的。

孙女士笑着说她明白，今天她一定亲自陪同她们游览一下市容，而且就在辽宁大剧院旁边，就有一个非常好的“购物天堂”，特别是最近俄罗斯卢布大跌，有一批刚从那“抢购”回来的低价奢侈品上柜等等。临行前，小孙又补充了一句：昨天那位殷副会长，已经在“购物天堂”等着她们了。

这使二人都非常高兴，当然是各有所图。

她们随着演出团队到了辽宁大剧院，简单地进行了一些各自的工作后，立即找到小孙直奔恒隆广场而来。

殷仕野已经站在恒隆广场的北门。

按照苏婉芝的意见，他今天有意打扮的更加“商务休闲”了一些。

按殷仕野的习惯，他是怎么舒服怎么穿。苏婉芝坚决反对，她说不管怎么样，

今天也是“外事”活动，不要叫人家瞧着不舒服。她认为**殷仕野**的着装首先要从“去官化”开始。

殷仕野笑问什么是着装上的“官化”？

苏婉芝认为：社会上流传“不管多大官，一律夹克衫”之类的调侃，说明虽然不能像军队着装那样既有统一标识又能用军衔来明确高低，但国内的地方官员在如何让别人一眼就能看出自己是官而不是民，有地位有权力但又不能像私企老板和明星般任意表现奢华等等，还是颇费心机的：开会排座次、走路看位置、讲话听措辞等等，当然也包括着装。你难道看不出，在全力反腐的形势下，有些人感到无所适从了？所以不仅是不知道该怎么工作、怎么与上级搞好关系了，甚至都不知道该怎么穿衣服、拿包带表了吗？惯性思维或者说几千年来遗存的封建意识，迫使他们刻意为“从里到外”都能凸现自己是官而绞尽脑汁，形成了一种包含在所谓“官场文化”中的着装“潜规则”。

殷仕野听后大为慨叹，又半开玩笑地责怪她也不给他买点名牌，好让自己看起来像个老板。

苏婉芝愠怒起来，说：“你个土老帽儿，你知道啥是名牌？”

殷仕野大为不服：“我怎么不知道？什么古奇、阿玛尼、Chanel……奢侈大大地吗！”

苏婉芝：“算了吧，我给你讲一个什么叫奢侈的例子吧！我一亲戚在德国，其邻居是一个小小的家庭作坊，几百年来只生产一种东西：隔音耳塞。由于其配料特殊工艺精湛，耳塞带起来不仅真正隔音而且舒适无比，当然价格也奇高无比。但它不在任何商店销售，它只严格按照传了几个世纪的、上一辈签字认可下一辈直系亲属、现在估计已经用DNA检测了的花名册定量生产，直送有关欧洲皇室和贵族家中……这才真是名牌！这才是奢侈品！”

殷仕野：“我的天……什么牌子？”

苏婉芝：“没有牌子，只有按花名册排列的序列号。”

殷仕野：“这也算名牌？”

苏婉芝：“你以为呢？你见过，或者听说过哪个真正的皇族拎一个满大街都是的包包吗？真正的贵族要三代才能形成，知道不？名牌在某种意义上说，已经是那些不是贵族却偏要模仿贵族人的道具了！而且，你说的现在那些名牌已经没

有‘质好’的根本要素，仅剩下些‘价高’和‘非必需’的辅助要素了，哪怕做的其丑无比、品质恶劣甚至假冒；它们实际上已经是牌子标志为根本要素、用来提升身份、附庸风雅，或者干脆就是表现自己有钱的道具，已经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奢侈品了！”

殷仕野：“这么多理论问题，过于复杂了吧？好了好了，俺理论上不行，可还是得行动啊？你说了半天，不就是想说不要有没文化的表现吗？其实，那不正好吗，我就是……”

苏婉芝：“那不行。不能把这没有素质的人丢给外国人看！”

殷仕野虽然不太同意但也一时没有反驳的理由，同时也更加“无所适从”。无奈，只好在**苏婉芝**认真细致、甚至是体贴入微的指挥下，对衣服、手包、手表、手机等进行了全面优化组合。

最后，为显示独立和自己的品味，**殷仕野**不顾**苏婉芝**的反对，加上了一副中等灰度的变色眼镜。

眼见着从大剧院方向过来的那三位女士，**殷仕野**抖擞起精神，迎了上去。

云依鹤稍微放慢一些脚步，让**郑夫人**走在了前面，当然省外办的小**孙**目前是在最前面的，因为她既要引路，还要引出今天的“主陪”。

客套、寒暄过后，**殷仕野**没有浪费任何时间，直接就开始引领女士们穿梭于一间间店铺之中。那些响亮的名字开始逐一显现：Salvatore Ferragamo、Tiffany & Co.、Piaget、Rolex、Chanel、Christian Louboutin、Lanvin、Ralph Lauren、Roger Vivier、Valentino……

殷仕野由于受**苏婉芝**的一番教育，也不仅对这些招牌令人目眩的商品，产生了质量样式上的怀疑。

很快，两个多小时过去了，小**孙**有些着急，因为还没有遇到让两位老熟人单独相处的机会。正犹豫着是不是要创造出一个机会时，恰好**郑夫人**提出要上卫生间。**云依鹤**放下手中正在精挑细选的一件呢料女装，要陪着她去。

小**孙**当然不会放过，立即说自己也要去卫生间拉起**郑夫人**就走了。走至半路，忍不住回头望了一眼：

那两位老熟人正在自然而然地向一起靠拢。

她会心地一笑。

商场里人不是很多，热风开的恰到好处。

殷仕野不由得有些拘谨。按理来说，这种现象不应该出现。

云依鹤的动作也有些僵硬起来。

还是**云依鹤**率先打破僵局，她那两只正在抚摸衣料的手稍稍地放了下来，眼睛半抬不抬地对**殷仕野**说：

“**殷**会长，我们的，那边地再看看？”声音弱弱的，她自己感觉似乎有些发颤。

殷仕野没有应声，只是点了一下头。

两个人开始向另一间店铺踱去。

两个人可以说是并肩而行，但之间的距离也是十分明显。

踱了十来步之后，**殷仕野**考虑时间宝贵，随即开始。

“一切，都还好吧？”他口中轻轻地说，手上却在做着有些夸张的指东划西的动作。

云依鹤看着他这种不相协调，甚至有些滑稽的动作，不禁抿嘴一笑。当然，她的目光以至头部，还是要随着他那指东划西而转动的。

随着这一笑，他也随之放松下来。

两人终于交换了一个期待已久的对视。

“我的，一切都好。国家的，也是稳定的；但危险的还在。飓风已经停了。但是树要停止动了，而风却没有停，因为有两股风。”

“另一股风，来自何方？”

“你们中国的，高空的风，不是从来都是那样的，运动吗？”

“西伯利亚……多冷啊，高贵的人会去吗？”

云依鹤停了一下。

她知道，**殷仕野**这是一句双关的问话。一是想进一步确认她说的“风”是不是在俄罗斯；二是想问伟大领袖是不是考虑访问俄罗斯。这前一个问题好回答，后一个回答起来则有些别扭。

但她没有更多时间了：“首先的，那个他肯定在北方的寒冷的地方；另外的，

高贵的他，应该先去比较温暖的地方，有更直接的希望的地方，就像上一任那样的。当然，按他的性格，也许会先摆出不惧严寒的样子，让全世界的，胡乱地猜的。”

殷仕野明白，这虽然是她自己的判断，但仍然很可贵。因为她毕竟已经是将军级的人物，而且身居关键岗位，与最高决策层有着很深的关系等等。

殷仕野知道此时**孙婕**一定会让**郑夫人**补妆等，在尽量拖延着。于是他抓紧时间一边摆弄着一个什么牌子的女式羊绒围巾，一边继续深入询问：

“这个应该很保温吗。你看，今天外边多冷啊！西伯利亚的风，已经吹到我们国内了！”

她伸手接过那条色彩鲜艳的围巾，在自己脸上试了试：

“真的不错的，很柔软很暖。那股风，是要刮两个目标的：我们的，你们的。”

她放下围巾，一边转身一边补充一句：“刮动我们的高贵的人，就是刮你们。虽然高贵的人的具体地行动，很可能变化的，今人的，不好准确地预测。”

她的意思很直白，这不禁令**殷仕野**浑身紧张了起来，他立即表态：

“这需要我们密切配合呀！必要时，可通过外交渠道直接联系。”

“必要时，当然可以。怎么传递给您呢？”

“就说，请转告 049，049！”

“记住了呢，不用那么，狠叨叨的吗！”

这后半句既半开玩笑，也半嗔半怨。随之，她的眼睛又那样半抬不抬地瞟了他一眼。

殷仕野抑制住了心底的颤动，还想继续深入地交流一下，但他的余光已经看见**小孙**和**郑夫人**从洗手间方向走了过来，只好暂停。

郑夫人一过来，就问刚才你们看见什么好东西了吗？

云依鹤转身向她推荐了刚才的那条围巾。

在**殷仕野**、**小孙**的一致鼓励下，**郑夫人**决心买下。在**小孙**进一步的鼓励下，**云依鹤**也决心买下一条。不过，她没有和**郑夫人**一样选的鲜红色，而是挑了一条浆果色的。

殷仕野觉得颜色有些暗，刚想表示不同意见，就被**孙婕**用眼神拦截，并夸奖说：

“云书记真是好眼力，这是今年世界流行色呢！”

郑夫人虽然听不懂，但从小孙的表情上还是看出了一些什么。考虑了一下，她还是坚持了自己的主张。

殷仕野看了看表，11点30分了。他张罗起来：

“哎呀，该吃中午饭了呢！这样，今天我请三位女士。这个，再上一层楼就有个东南亚风味的餐厅，我们……”

云依鹤一边向郑夫人翻译着，一边说：“谢谢了！不过我们团里的，要一起吃午饭的。”

郑夫人有些犹豫。

小孙见状赶紧补充：“那就回去吧。不过，那家餐厅听说确实不错呢！而且，一顿饭时间也很快的。”

云依鹤：“团里的，开饭时间很晚的。那，我们这样……”

小孙：“我们饭菜AA制，饮料什么的，殷会长请客！”

经云依鹤解释了一会儿，郑夫人明白了整体安排，高兴地使劲点头。

餐厅有一支小乐队，两男两女，身着或泰国或缅甸类的服装，两把吉他、一个手鼓和一个沙槌，在各个餐桌前来回表演。殷仕野拿出一幅老板的气派，表示要包了他们的演出。

云依鹤反对，说我们至多一人点一个歌曲就行。

殷仕野点了个《星星索》；

郑夫人点了个《划船曲》；

云依鹤点的是《桔梗谣》；

孙婕点的是《请到天涯海角来》。

席间，殷仕野均衡地向三位女士献殷勤，力争不偏不倚。

这看起来有些别扭，有几次小孙都是强忍着才没有笑出来。

饭后，进入真正购物阶段。

殷仕野几次表示要慷慨解囊，都被云依鹤和郑夫人婉言谢绝。只是在最后结束时，云依鹤请殷仕野和小孙帮了一下忙：把她们采购的东西仔细地、全部地除去了包装，然后临时买了两个价格便宜、样式老旧的旅行袋塞了进去，并托小孙带回国际旅行社。

晚上第三场演出进行得仍然很顺利，而且气氛逐渐热烈起来。尤其是演出的最后一次返场，当演出团的女演员们用汉语演唱那首著名的《志愿军战歌》时，全场观众起立大声共唱，声浪直冲剧院穹顶。

第二天一早，云依鹤和团长忽然找到孙婕，说是领事馆来人告诉她国内有些急事，需要马上回国，已经定好了一张今天到平壤的机票。小孙一面表示遗憾，一面说她负责安排车辆送机场。

团长和云依鹤走后，小孙立即拿起宾馆大厅里的一部电话。

孙婕：“你的客人临时有事，要先回去，要一辆车送机场。”

殷仕野：“海狮面包车，可以吗？”

孙婕：“不用，他们一人走一人送，加上我最多三个人，中华俊杰就行。”

殷仕野：“好吧。”

孙婕：“要不要再见一下？”

殷仕野：“不需要了。”

孙婕：“目前天气……航班不会晚点吧？”

殷仕野：“‘飓风’停了，吉多凶少。”

沈阳，桃仙机场，国际航班出入口。

201X年12月28日11时55分。

高丽航空公司每周三和周六，各有一班从这里飞平壤的航班。今天13:55有一班JS156航班，图波列夫T20，大概飞一小时零五分钟就能到平壤顺安机场。

云依鹤已经到了机场。小孙代表中方来送行，因为对方回国是非计划性的，因此也不需要解释为什么没有主要领导人来送别等等。

云依鹤知道，他不应该来此送行，也就没有特意在机场寻找。

只是和多年前留学毕业时那次一样，难以令人察觉的是，当她走过登机口时，目光两次闪向了墙上的摄像头。

她的目光中，有紧张、有期待，也有告别。

她没有注意到的是，在很远的一个角落里，**殷仕野**正在目送她。

飞机起飞了，强烈的气流卷起了跑道旁边的积雪，飞舞着。

中国，辽宁，清原满族自治县，英额门镇

201X年12月31日15时39分。晴。

当年那位已经坐上了皇帝宝座、却没来得及住进北京金銮殿的皇太极，为了维护“祖宗肇迹兴亡”之作、防止满族汉化、保持骑射之风等等，开始在他们家族的“龙兴之地”，修建那条闻名于世的、高宽均为一米多、每隔一米左右插上一根柳条、绵延二千多公里的柳条边。

其时，勘定大员们来到了这里观察地形：他们认为这清原的英额峪口位处浑河上游，扼沈阳通往吉林的要冲。于是决定在这“八山一水一分田”之地修建一个重要的边门即英额门，派驻官兵，稽查来往出入等。

英额门后来也就成了此地的地名。

夕阳渐下，依山傍水的英额门小镇，已是纷纷暮鸦，袅袅炊烟。

镇中有一个面积很小、设备简陋但很干净的小饭馆。就在沈阳到吉林的那条高速公路边上，离一个路牌不到二百米。

路牌标示着此地到沈阳的距离：一百五十公里。

别看饭店小，就四个桌，名字却很辉煌：“王府膳台”。

虽说这里的老百姓不太重视新年元旦，但基本上也都回家了，饭店里只有三个外地人闲坐着，一边点菜，一边和饭店老板聊着。

这三个身着羽绒服的男人，其中两个四十岁上下的人面孔很像蒙古人，一高一矮，但都很壮实，颧骨高高地，眼睛细长，眼珠有些黑中泛着黄绿；另一个五十岁左右，长着一副刀条似的脸，戴着一副度数极高的金丝框眼镜。

只有那矮个子一个人与店老板“主谈”，其他两个人好像不太愿意说话。

矮个子：“老板，你这店不大，名字可不小，啊？”

店老板：“啧啧，你看看，俺这疙瘩是和**大银**的老家呢！兹道不？是**老王府**呢。”

矮个子：“和大人？”

店老板：“哎呀妈，**和珅**和**大银**老家就是这疙瘩地！兹道不？还有开国功臣**额亦都**，那个创造曲里拐弯的那种满文的**额尔德尼**王爷啥地，都是这疙瘩地银。看过那啥电视剧没？就那啥，《雍正王朝》还是《康熙大帝》来着，那里那谁，**遏必隆**吗，就是**额亦都**的孙子吗，都老有名了！兹道不？”

矮个子：“这地方的名字，英额门，英额门……是个什么门哪？”

店老板：“柳条边的边门吗！清朝那咎，这疙瘩是人家皇帝打猎的围场，兹道不？不让别银随便乱进，修了老长老长的柳条边围着，沿着边开了几个门，这疙瘩就是其中一个。”

金丝眼镜低头和矮个子嘟囔了几句，店老板没有听清是什么话，但他觉得好像是**日本话**或者**朝鲜话**。

矮个子抬起头：“听说当年，这边外的人，除了满族人，别的都不让进边里，是吗？”

店老板：“那当言了！高丽银、蒙古银还有汉银都不行，就让满银进……”

说话间，几样热菜已经端了上来。

店老板一边摆菜，一边询问：“这几位老板，一看揍是大款，有钱是不？到俺们这疙瘩干啥来了？是不是想买点土特产啥地？”

矮个子：“啊，我们是做生意的。听说你们这儿，有种林蛙？”

店老板：“是啊，那蛤蟆油当年可是只给皇上的贡品呢！兹道不？”

矮个子：“对呀，我们就想和这里的林蛙制品厂合作，听说他们厂子出产一种饮料，以**中国林蛙油**为主要配料的，叫‘冰哈王’？”

店老板：“啊对呀！俺这就有，你们来几瓶？”

矮个子：“噢，那好啊，先来三瓶。”

店老板转身的功夫，金丝眼镜又低头和矮个子嘟囔了几句。

待店老板拿上那“冰哈王”后，矮个子一边看了看这个小饭店的灶间，一边问店老板：“老板这店里，雇了几个厨师啊？”

店老板：“不大点个店，还雇哈银哪？兹道不，就俺和俺媳妇轮着上灶。”

矮个子：“哟，那可挺累呀！又得劈柴火运煤的……”

店老板：“现在还烧什么柴火煤呀！都用嘎斯罐了！兹道不？”

矮个子：“那……嘎斯罐也够沉的了！”

店老板：“送罐的给搬，银家就挣这个钱，兹道不？你搬银家还不让呢！”

矮个子：“那还不错。一罐多少钱哪？”

店老板：“分大罐小罐，俺们这用大的，五十公斤的，兹道不？俺认识换气的，灌一次气不到二百块钱，用老长时间了！”

矮个子：“那要自己换呢？”

店老板：“那就得上换气站，租一个罐一百多块钱，灌上气，各个儿拉回家呗，兹道不？”

这时，金丝眼镜脸上似乎露出一丝微笑。

他从衣兜中拿出一张折叠成学生用新华字典大小的报纸，递给了矮个子。矮个子展开报纸后扫了一眼：是撕下来的半张《辽沈晚报》，好像是A16版的《综合新闻》，有两行大号黑体字标题很醒目：

“沈城80万液化气罐仅二成正规管理；”

“刀闸故障致沈河区大片停电”……

矮个子也会意地笑了笑，继续问店老板：“那得用身份证吧？”

店老板看了看这几个人：“用啥身份证啊，给钱啥银都给换。啥意思？你们也要用这个？”

矮个子：“啊，我们想将来生意做起来了，在这要设个点，自己起伙。到时候，弄点便宜的气什么的，你给介绍个熟人呗？”

店老板：“那没问题，拉多少都中。不过，嗨，费那劲干啥呀？来俺这疙瘩吡呗！不愿意动，你们家伙也中啊，俺按时给你送过去不就得了，多省事啊？要

不整得屋里埋了八汰的，兹道不？”

那三个人互相看着笑了笑。

矮个子：“可以考虑呀，你这菜味道还真不错呢！”

店老板一扬脖：“媳妇，媳妇！麻溜儿地，加个菜！”

子母山别墅区。

201X年12月28日，平壤时间18时07分，小雪。

别墅内虽然没有平日里悠扬的琴声和笑声，但那熟悉的灯光，依然温暖。

大约一个小时前，JS156航班在顺安机场的跑道上降落后，还没有滑行停稳，两辆挂着侦察总局牌子的车就直接进入停机坪，向这架图波列夫T20疾驰而来。车身带起的风，把落在地下的那层薄雪，卷了起来，如同两团雾挡住了车身的后半部。

云依鹤从舷窗中认出其中一辆是文载世的专车。

同机上有几位我们民族的同胞，似乎也注意到了这两辆车的不寻常动作，互相简短地议论了几句后立即摆出了视而不见、毫不关注的样子，只不过其表情在这种顺利回国后的状态下，稍显严肃了一些。

包括云依鹤在内的同胞们，心中都在忐忑不安。

其他的旅客大部分是中国的游客，他们倒是没有注意到什么，还是一如既往地在飞机还没有停稳时，就提前开始了他们的准备工作：解开安全带、大声呼唤着同伴、起身打开行李仓。

走下舷梯后，云依鹤看到有侦察总局的一位少将和一位大校站在一边，注视着她，但脸上却是很轻松的样子。

这二位军官直接上前向云依鹤敬了礼，接过了她手中的行李。

一位中国来的游客见状回头对他的一位同伴惊叹道：“哇靠！没看出来吧？那漂亮妞儿原来一大官呢……”

那位少将陪着她上了那辆**文载世**的专车，那位大校则上了另外一辆。两辆车一前一后呼啸着开出了停机坪，留下了一堆纷乱的雪雾和看不透它们的诡异目光。一直到进入她自己的办公室后，接她的将军才开口：

“将军同志，**天帅**同志让您在这里等他。”

“文将军在吗？”

“不知道。”

云依鹤一边迅速换上军装，一边思考：

总体来看，不会是坏事，否则她应该现在就被拘捕或直接到劳动改造所去了；第二，**文载世**已经被消灭的事，她应该如何表态？谁来接替他呢……

还没有等她想得更多，一位领袖身边的女书记悄然来到了她的办公室。

云依鹤认得她，是那位有些南方口音眼珠泛黄的“领班”。这位眼神犀利、身材略微丰满的姑娘在白衬衣黑西服外面套了一件略显肥大的羽绒服，步履轻快地走到已经站起身的**云依鹤**面前，没有敬礼，只是点了点头：

“将军同志，请您随我到**顺!!!别墅**去。”

那位女书记送**云依鹤**进了这幢三层别墅后，悄然退出门外。

四夫人一身蓝色缎面绣花的家居服，面带笑容地从楼上卧室走了下来：

“**鹤儿**，累了吧？快坐下，把大衣脱了，喝水……还是饮料？”

“不累，姨妈。您快别张罗了！”

四夫人拉着**云依鹤**的手坐在了沙发上，两眼盯着**云依鹤**的脸好一阵，没有再说什么。

云依鹤有些奇怪：

“姨妈，您这是怎么了？盯得人家怪不好意思的。”

四夫人拍着**云依鹤**的手，笑了。笑容中，充满着慈爱、怜惜、自豪和骄傲。

四夫人简单地问了几句**云依鹤**这次**中国**之行的情况，无非演出紧张与否、冷暖如何等等。**云依鹤**一边回答着，一边掏出从**中国**带回的西湖龙井茶放到茶几上。那是一盒四听装的雨前“御青茶”，“春堤翠晓”品牌。

四夫人拿起茶叶筒：“鹤儿，这得多少钱哪？”

云依鹤：“不贵，人民币不到六百元。”

四夫人一边在心中计算着，一边叨叨着：“哎呀，现在黑市上，人民币怎么着，也得换一千三百多元我们的钱吧？这几筒茶叶，可就快八十万哪……”

云依鹤：“哎呀，姨妈！您算这些个干什么呀？您不是喜欢喝这个茶叶吗！我听说，这个茶叶能减肥降血脂，消除疲劳，还能防辐射呢！总之，对健康有好处！”

四夫人：“都这么说呗！”

她拿起一筒茶叶看了看上面的说明和图案后，又慢慢放了下来。

云依鹤知道，她应该告诉她一些事了。

果然：

“鹤儿，这两天发生了一些事。你知道吗？”

“您是说……那个边防站的士兵，越境行凶的事？”

“也算，因为这事已经撤掉了警戒总局的局长了吗。不过，我说的可比这个重要得多。不然，也不会叫你赶回来。”

“那就，知道了。”

“文将军，文载世将军去世了。”

在她慈祥关爱的目光中，还是夹杂着一股穿透力极强的光线。

云依鹤不仅要恰到好处地张开一些嘴，还要放大一些瞳孔：

“啊？！怎么回事？”

“听说是心脏病突发，死在境外了。”

“这，这也太突然了……他身体好好地呀？”

“是有些突然，也有些蹊跷。而且，这件事直接影响到了你。”

“是让我负责详细调查吗？”

“不仅仅如此。”

四夫人的目光暂时离开了云依鹤，她端起茶水，慢慢地喝了一口。紧张思考中的云依鹤也感到了一些口干，她也端起水喝了一口。

静场。

四夫人放下茶杯，重新开始审视云依鹤：

“你知道，是天帅同志让你到这来的。”

“是的。”

云依鹤也放下茶杯，把身体端正了一些。

“有些事，他要亲自与你面谈。”

“是！”

“我只想先告诉你一声：凡事都要沉着。”

“是！”

话音未落，房门开了。

随着一股急急的冷风，那位黄眼珠女书记打开屋门并轻捷地就势伫立在门边。

身着藏青色便装、外穿也是同色双排扣大衣、脚蹬轻软皮鞋的永尊元首走了进来。他没有戴帽子，头上和肩膀上似乎还有几片没有融化的雪花。

其实，云依鹤对天帅同志穿这身长度过了膝盖好大块的大衣不十分欣赏。虽然在她的记忆中，永尊元首在第一次民族解放战争后，那身着双排扣黑呢大衣、头戴黑礼帽的形象是显得十分伟岸的，可这身装束在身材不是那么高大的永尊元首身上，她觉得不太适合。

陪着他来的，是他那部长妹妹。

四夫人和云依鹤都站了起来。一个迅捷笔挺、飒爽英姿；一个缓缓而起、敬重老持。

永尊元首走进了几步，没有说话，只是盯着云依鹤。

领袖妹妹：“姨妈，您坐下，坐下……”并上前几步，扶着四夫人一起坐了下来。

云依鹤当然依旧笔挺而立。她虽然自领袖进屋那一刻开始，就按着军队的习惯开始直视着永尊元首的双目，但余光仍然注意到领袖虽然已经不再拄拐，但从走路的姿势上看，他的腿还是不十分利索。

永尊元首终于开口了：“云依鹤同志，你接任侦察总局第一副局长，兼作战指挥部部长。”

云依鹤：“是！！”

永尊元首：“战略军那边的……政治部主任，你就不兼任了。”

云依鹤：“是！我一定进攻性的展开工作，更加专一地钢铁般地捍卫领袖和民族的安全，要像白头山凛冽的寒风一样奋勇出击，誓死打破扼杀我们民族走向强盛伟国的企图！”

永尊元首：“好。侦察总局的局长，或者由我兼任，或者继续找个人先挂着名。但是，这里面的真正的、实际的工作，你要全面和认真的担负起来。”

永尊元首的目光离开了云依鹤，他转身踱了两步，可能是腿部仍然不太舒服，就又转了回来。接着说：

“你要注意：除了加强防谍反谍、防止各种破坏势力的捣乱外，重点要放在有用情报的搜集猎取、分析整理和适情提出相关建议上，一定要坚持谍报工作上的主体意识，一定要坚持和突出战无不胜的主体人力谍报的作用。同时，参预必要的护卫工作。”

云依鹤挺直身躯，两颊因兴奋开始泛出红色，眼中也开始充盈泪水，脑中飞快地旋转着。

永尊元首注意到了她面部的变化，盯了三秒钟后，忽然中断了他的谈话，朝他妹妹点头示意了一下：

“你们谈。”

然后他就转身向外走去，并挥了挥手，表示不用任何人来送他。

当那位女保镖随手关上了大门后，部长妹妹招呼四夫人和云依鹤坐了下来。

这时，云依鹤才注意地看了看这位尚未近距离观察过的领袖妹妹。

这位被外界风言风语地传了很多议论的妹妹，乍一看是个很普通的人。

其实，她长得很像四夫人年青时的样子，肤色白皙中稍稍泛黄；眼睛不大不小，双眼皮，眉毛挺重，鼻子小巧适中，身材中等，可算营养良好的苗条。虽然从味道上判断，她使用的化妆品相当高级，应该是欧洲的某个品牌，但却看不出怎么认真或仔细的化妆痕迹。

着装上也很普通，几乎和那些女保镖没有什么区别，只是脚下一双精致的浅棕色意大利高跟女靴，凸显着身份的不同。

她的声音呈中性，似乎有意在减少女人的娇柔，但也没有男性那么刚硬，只是字斟字酌；

她举手投足间，也好像在刻意避免青年女性的活泼，以便隐隐地透出高傲。

她一边说话，一边仍然握着**四夫人**的手。但从**云依鹤**看来，这个动作多少有些故意做作，其礼仪性大于真实的情感。

她说：“**天帅**同志交代，让我把有些情况告诉您和**云局长**。**天帅**同志日理万机，但是他仍然抽出时间来当面向**云局长**宣布任职命令，我想，**云局长**应该明白他的深远用意。”

四夫人不无感动，用手拭了拭眼角，把另一只手也握在了领袖妹妹的手上。

云依鹤则用力点了点头，涌自心底的泪水又一次充盈了双眼。

云依鹤想找个笔记本，做出常见的那种聆听教诲的姿态，但却被妹妹同志微笑着以眼色制止了。

领袖妹妹继续着：“**天帅**同志认为，**文载世**将军一定是被暗杀的。”

云依鹤心中不由得一紧。

“这个事情，请**云局长**同志认真调查甄访，得出确切结论。但**云局长**目前更重要的任务，是要配合**天帅**同志的外交战略部署，提供强有力的情报资讯保障。”

云依鹤的心不由得又松了一些。

“**天帅**同志认为，今年在外交上和内政上，都应该是一个有重要突破的喜庆之年，必须要有重大的、突击性的成果。重点，是要在东北亚的外交环境上形成根本改变。”

领袖妹妹松开手，喝了一口**四夫人**亲手冲泡的龙井茶。

“与西边邻国的关系仍然是真正的重点。他们最近和南方当局的动作挺多。有些人认为，这样对我们不利。可**天帅**同志认为，从战略上考虑，这是个好事情。这其实是有利于我们民族自己最终走向统一之路的。”

领袖妹妹喝完水，继续握着**四夫人**的手。

“领袖认为，在东亚乱纷纷的复杂格局中，西边邻国新任领导人选择我们民族南方作为东亚访问的首选，也是符合这种考虑的。所以，我们要适情调整战略，化被动为主动。占据主动的关键，是变‘有求于他’为‘有求于我’。比如，目前他们的经济发展速度被迫放缓，特别是东北三省经济形势再次落入谷底，连人口都在减少中，这也会影响我们。走出困境就需要调整，而调整就需要良好的外部环境。这正是我们实现这种转变的良机。难道不是吗？”

这个生硬的问号，连领袖妹妹自己也觉得是在艰苦的“鸚鵡学舌”，但她也

只能继续下去。

“在他们调整的措施中，一定会有让商品贸易、生产能力等等‘走出去’的办法，这是他们南方省份成功的经验，下一步他们肯定还会这样做，并且要通过中亚和海上通向欧洲，企图通过搞活国际来带动国内。但是，他们不可能放弃东北，那是片面和愚蠢的。就东北而言，走出去，向哪走呢？和日本的纠缠还没有结束，现在还借不上力；蒙古没有出海口，那里的矿产资源开发等等，是远水不解近渴，也不理想；求助俄罗斯吗？显然效果不会十分明显。一方面俄罗斯人从心底就瞧不起他们，二是让美国人先哄抬再打压的一折腾，让本想靠卖油再舒服几年的俄国人猛然跌入了经济萧条、自顾不暇，三是俄国人也不愿意让西边邻国的人力优势染指他们真正的战略储备库西伯利亚；再有就是他们双方在政治、外交和法律衔接、心理隔阂等方面有太多的东西还没有理出头绪，雷声大雨点小的状态还需要维持相当长的一个阶段。

而我们，则能给他们带来政治军事、地缘安全和经济互补等方方面面的好处。这就是我们变被动为主动的机会。所以，天帅同志下了决心，要主动释放出这些原本封闭着的机会。当然，也有人担心，如果天帅同志亲自释放机会，是放低了身份。是吗？不！天帅认为，他是在居高临下地救他们。”

领袖妹妹再次端起茶杯喝水。

四夫人眼中闪现出一丝怜悯，一边续水一边递上纸巾。但她没有好意思直接告诉领袖妹妹应该擦一下嘴角上的白沫。

云依鹤心中也有些隐痛：不到三十岁的年纪，虽然只是在背诵领袖和智囊小组的决策内容，但不能不说是她柔弱的肩膀上放上了沉重的担子。从最近发表的那些陪同哥哥视察军队的照片看，在那些工事堑壕、刀枪剑戟之中，在前呼后拥、庄重热烈的场合下，她那短大衣下，还是露出了娇嫩粉白的小腿，稚气未消的脸上还时不时露出一些天真和顽皮……

但是，她毕竟已经冲上了政治舞台的最前沿，已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谁会成为这姑娘的心上人呢？自信与自卑、狂妄与忐忑等等矛盾，会不会摧毁了这个青春少女？

云依鹤旋即联想到了自己，不免也有了沉重的感觉：自己不也是青春将逝、不见归巢吗？

领袖妹妹把结语端了出来：

“因此，云局长你的任务很重啊！你是天帅的千里眼、顺风耳啊！两条关键的：一是千方百计获取有关西边邻国对我们的真实意图，包括对其他国家的战略考虑；二是对可能破坏领袖战略企图的任何行动，采取雷霆措施，无情剿灭，保卫领袖的安全。”

云依鹤是真的从内心澎湃出了无比的豪情，她再次笔挺地站立起来：

“请敬爱的天帅同志、部长同志和姨妈放心，依鹤一定决死捍卫领袖，保证完成他交给我的光荣与神圣的任务！”

领袖妹妹像是喘出一口大气似的，也放松了下来。

她抬手看了看腕上那块精致的银色帝舵坤表：

“好吧，姨妈。我走了！”

说罢，她就站起身向门口走去，一边走一边向云依鹤点了点头：

“云局长，任务可是很艰巨的噢？”

不待云依鹤再次表态，她又接着说：

“领袖相信你。”

劳动党“3号大楼”。

云依鹤将军办公室。

她没有使用文载世的那间办公室，还是在她那间原来的办公室，只不过把文载世办公室内的那两幅新挂上的地图挪了过来。

对她的任命公布后，她没有几天就完成了听取汇报、调整部署等等例行工作。她已经熟悉这里的大部分人与事，至于那些最隐秘的东西，她决心暂时不去触碰。因为她知道，大楼内的最隐秘的东西，应该是多年前就已经部署完毕，正在自动运行的，是不会随着具体部门负责人的变动而变动的，这是世界各国同类部门的

共性。

关于**文载世**将军的事，她没有把已经掌握的真实情况向**天帅**同志汇报。一方面这是她还没有把相关的铁的证据全部搜集完成，另一方面最近的工作实在太紧，而且是“重要中的最重要工作”，她想放一放再正式汇报。“重要中的最重要工作”，就是准备陪同**天帅**同志出访——虽然具体目标国尚不清楚。

她特意到顺川“**四夫人**”处去了一趟。

云依鹤匆匆而来，她告诉**四夫人**：她要陪**天帅**同志出国了！

“**四夫人**”很高兴。

她认为，这是**永尊**元首终于向外部世界迈出的第一步，很重要。

虽然“**四夫人**”还有些搞不清楚，**永尊**元首的首次出访究竟是先上哪儿和去几个地方，但她相信**天帅**的决定一定是正确的。

同时，**云依鹤**能陪同领袖出访，她也很骄傲。

她问：“**鹤儿**，都有谁去啊？”

云依鹤说，队伍很庞大，除了党的系统、中央及地方政府的领导们、外交部门和商社的有关人员外，光军队系统就有二十多人，包括一位次帅和三位大将。

郑永和和她都在这次陪访军队人员名册中。

“**四夫人**”继续关心地问道：“要乘飞机吗？”

云依鹤回答：“是坐火车呢……不过，听空军的人说，领袖的新专机，也飞过去待命。”

“**四夫人**”知道，原来领袖乘坐的那架老式伊尔-62飞机已经停用。现在换了一架安-148-100型飞机，是由高丽航空出面购买、俄罗斯伊柳申金融公司提供的贷款。当时她还有些担心，因为上两代领袖是很少乘坐飞机出行的，加之我们民族自己还不能制造飞机……**云依鹤**告诉她，那架飞机虽由乌克兰设计和总装，但70%的零部件却是在俄罗斯制造，而且一共定了两架一模一样的。

更为关键的是，这种安排说明了领袖这次面向世界的出国“首秀”，日程是精心设计的，虽然还不能确定是哪个国家以及先后的顺序，但一定包括西边和北边邻国中的一个。因为**云依鹤**说，她是在同时准备着这两个国家的信息资料。

“**四夫人**”放下心来。

但云依鹤心里却不踏实：

她有包括全泰远照片在内的重要情报需要立即传递给殷仕野！

可当她约那位钱老板来见面时，他却已经在回国的车上了！

几小时前，这份重要情报才终于比较完整的形成。在心里，她把这份情报按重要程度命名为最高级别的“金刚山1号”。

情报的形成，开始于郑夫人从中国回来后。

一听说郑夫人回来了，云依鹤就第一时间带着玄丽娜赶到寇家去凑热闹。

到那一看，郑夫人从中国带回的、包括云依鹤带回的商品已经满屋铺开，不仅是寇家的亲戚，还包括寇老将军的老下级、老战友等亲朋好友、足有十好几位都莅临观赏评头论足。由于老将军住院不在家，气氛也就格外热烈，在一片几乎是乌烟瘴气的混乱之中，惊叹逐渐上升为企盼：听说首都的东部正在建设一条现代化的商业街，如果建好了，这些东西可能会出现在那里，到那时，就不用出国了呢。

借着帮着调试一些电器的机会，她又取回来一批最新的录音资料。

在听取这些录音时，一段郑夫人和郑永和的对话引起了她的注意：

郑夫人：“听说，那个中国医药会社的李社长，挺漂亮？是吧？”

郑永和：“是吧……人家叫总裁！”

郑夫人：“军校留学时候认识的？”

郑永和：“啊……人家……你，知道？”

郑夫人：“原来是个军医吧……你又不懂医，和她近乎什么呀？”

郑永和：“什么叫近乎啊？我……人家，要在我们这里定做器材吗……”

郑夫人：“人家人家。啧啧……哟哟，这个亲切……”

郑永和：“你又来了，说这些干什么……多少年前的事了！”

郑夫人：“人家什么不能做，要到我们这里定做？”

郑永和：“我哪里知道……”

听完这段录音，云依鹤不仅对郑永和的“遍地留情”和“旧情未断”感到很

不舒服，而且联想到上次**崔忠世**向她报告过那中国女人让**郑永和**“协助工作”的情况，使她又嗅到了一丝不清晰的味道，警觉中她决心进一步“寻根问底”。

自**永尊**元首让她接替了**文载世**的职务后，足够大的权力资源使她能够迅速行动起来：安排了包括二线以上员工在内的海外力量，展开了对那位女社长及其她对**郑永和**相托之事的追踪。

尔后接连而来的信息，不仅使她有些出乎意料，而且日趋紧张：

据境外情报悉：那位中国女社长**李妮娜**所属企业的发展，是典型的“官商模式”，其规模已达顶峰；中国反腐风暴骤然而起时，她有所警觉，但又可能心存侥幸，欲抓住一个她认为能“填补空白”的技术项目以图“一俊遮百丑；”

据国内报告称：在**郑永和**全力协助下，那个项目、即钛金属管状容器竟然在“一夜之间”被制造了出来4支样品，而且按**崔忠世**“黑来”的技术资料对封口部分做了改进。女社长看后相当满意并当即派人先送回国以期全面检测，她则特意申请延长了签证时间，等待国内的检测报告；

据国内报告称：女社长在延长期限没到、4支钛金属容器还没有返回时，就突然离境；而且她没有回国，却直接飞往了日本；

据境外情报悉：在**李妮娜**出国后，其公司内部若干人乘机举报，可能是由于高层“保护伞”破裂，致使她那貌似巍峨的利益之峰瞬间如雪崩般塌陷；

据**崔忠世**报告：试制成功的样品是他去厂里取回交给女社长的，并按**郑永和**所嘱，在罐体上用激光刻蚀了铭文：【**娜娜-K-C/Ti**】1001至1004；他借机拍了照，并在那4个30cm长、直径约10cm的罐体密封盖内，嵌入了“箝策-II”装置，开始定位这四个罐体；根据“箝策-II”发回的定位信息，发现4只罐子到达中国女社长在北京海淀区上地附近的公司后，有2只（编号1002、1003）当天夜间就移动到了丰台区西四环中路250号附近；这里是一家号称“全国最大、整体实力最强”的传染病医院，系中国军方的代号医院；

据境外情报悉：由该院网页得知该院近期最主要的行动是组织医疗队赴非洲抗击埃博拉病毒；另外，该院某副院长是女社长的战友，在女社长公司塌陷同时，已被拘捕；

据**崔忠世**补充报告：编号1002、1003的罐体继续移动：先是到了北京机场，尔后是非洲的塞拉利昂，三十六小时后又回到中国北京机场；接着，由北京向辽

宁省沈阳市移动，到达沈阳桃仙机场后因电池渐弱信号开始断续；最后两组信号非常模糊，但可以确定是从沈阳向东移动，约进入清原地区时信号彻底消失。

而最令她紧张的是前天半夜，云依鹤接到那位黄眼珠女书记的电话：让她迅速赶到外务省，有重要外交事件需要她协助处理。

到了那里，云依鹤才知道：那位李妮娜到日本后不到三天，又返回了朝鲜！

云依鹤在外务省的一间房间内与中国女社长面对面地坐在一起时，仔细地观察了一下这位郑永和的“前女友”：

应该是中国人说的那种“徐娘半老”吧？一张白里透着些许粉红的瓜子脸，杏仁型的眼睛修饰的痕迹不重但很是精心，身体略微有些发福但依然苗条；就像一串即将过了采摘期限的葡萄，向外散发着一股果肉熟透了的诱惑，令人顿生时不再来、欲罢不能的感觉。

云依鹤不禁在心里苦笑了一下：讨厌的郑永和，眼光果然独到！

虽然衣着光鲜、风韵犹存，言谈举止间也依然保留着高高在上的气势，但那几丝散落的鬓发已经遮挡不住她的疲累、憔悴与沮丧；不时咬咬下嘴唇的动作，则反映出了她内心斗争的激烈。

外务省官员介绍说，李社长想请朝鲜同志协助，向中国传递重要情报。

云依鹤很奇怪：“您的，为什么不自己的、回国汇报？”

自小在军营里长大的李妮娜，虽然识别出了这位会说汉语的、英姿飒爽的女军官军衔级别，但她还是把询问的目光投向了外务省官员。

外务省官员同样用汉语解释道：“您的，关于与中国方面的事情，云将军全权负责。”

李妮娜这才把目光转了回来。她咬了咬下嘴唇：“我在国内，状况不好，不能直接汇报。我希望通过你们把重要情报传递过去后，能……能改变一下我的状况。”

云依鹤明白了，女社长是要“将功赎罪”。

云依鹤：“请问，情报的内容？”

李妮娜：“有人把埃博拉病毒，带进了中国。”

将军一惊，旋即有些恍然：“是用，两只钛合金的，密封罐体吗？”

社长也瞪大了那两只杏仁眼：“你……您，您知道了？！”

将军起身给社长倒了一杯水并借机迅速思考了一下，然后说：“请您的，说得详细一些。”

社长犹豫了片刻：“我想……我能见一下**郑永和**、**郑将军**吗？”

将军立即回答：“不能。我的，全权负责的。”

云依鹤用眼光示意了一下，那外务省的官员起身点点头，走了出去。其实，他们三个人都知道，会谈用的房间几乎与审讯室是一样的：既有单向透明的防爆玻璃，也有全套的录音录像设备。

李妮娜低头喝了一口水。她在激烈地思考中，不知为何隐约冒出一丝感觉：这位漂亮的女将军刚才断然拒绝她要见**郑永和**的要求时，似乎有些妒意……她马上又有些嘲笑自己：什么时候了，就算女人有直觉，也不至于现在还这么敏感吧？

她又喝了一口。又是那种该死的、没有烧开的泉水！虽然她很不习惯这种隐约的咸涩味道，可喉咙内的干渴，也让她顾不得许多了。

她又下意识地咬了咬下嘴唇，抬起头：“详细情况，是这样的。”

以下是经过**云依鹤**认真梳理后的“详细情况”：

李妮娜在做医疗器械生意时，认识了一位在日本开私人诊所的华裔日籍医生**周亦寒**，其父辈是国民党军队的高级医官。因**周亦寒**善用针灸推拿和中药汤剂治疗一些不多见的疫病之类，加之能说会道在一定范围内渐生名气，尤其是与**李妮娜**做过几次翻新旧日本电子医疗器械转手卖到中国的“生意”，大赚特赚了一把。**李妮娜**这次到日本“避难”，就是想请他帮忙。**周**很够朋友，当晚即邀了数位朋友为李设宴洗尘接风。

席间**周亦寒**矜矜然唠起自己刚刚在非洲经历的一场劫难：秉承“风险之境发大财”的祖训，在埃博拉疫情初露端倪时，**周**就以志愿者身份深入非洲疫区寻找机会。在那里，他与一些来自欧美的志愿者一起，的确做了不少抗击疫情的实际工作。就在疫情发展至最高峰、世卫组织 WHO 规劝“个体志愿者”离开疫区时，他偶然发现一位欧洲的女医生冒着极大的危险，避开旁人私自切割并留存了一些病亡尸体的碎块；**周**大惑不解中发现她还“极其恶心地”将尸体碎块进一步粉碎

成碎屑并用某种机械压入容器，还将容器偷偷带入了联合国救助医疗队的营地，交给了了一位黑人兄弟；而这黑人兄弟则立即向中国医疗队的驻地方向而去……正当毛骨悚然的**周亦寒**还想继续观察时，却突然被不明物体猛击头部并套上了旧麻袋昏昏然不知所以。等他再见天日时，已经到了非洲另外一个国家，成为被中国维和部队从 ISIS 押解的俘虏队伍中解救出来的、唯一还穿着四级防护服的一员。由于当时周边仍然枪林弹雨，他本来来不及顾及及其他，只能仓皇登上飞机返回日本，经过隔离检查等等，直到今天凌晨才返回家中。

李妮娜开始是左耳进右耳出的听着，随口问候了一下：“真可谓九死一生啊……”

周：“可不是。天意冥冥，我这死亡之旅中，与你也有交集呢！”

李：“噢？何以见得？”

周：“那女医生装那……那什么的，是两只很精致的银白色罐状容器，应该是中国生产，因为上面似乎有汉字铭文，好像是个‘娜’字……不然，怎么会说你也有交集呢？”他边说还边用两只手比划了一下那容器的大概形状与大小。

李妮娜顿时杏眼圆睁、浑身一抖！

周见**李**骤然高涨的紧张神态，不知为何，只好轻松一下：“既然欧洲人能用那个罐罐装那么危险的东西，可见这容器之高级，**李**总不妨关注一下，应该可赚大钱。”

不料**李妮娜**更加紧张，低头不语。众人也只能一时语塞。

席间有一位台北驻日本经济文化代表处的新闻组官员，叫**林文清**，其父是周父军中故友。**林**先生为解当时之尴尬场面，特意岔开话头，称：此事事关疫情扩散，应作为日本和台湾共同获取的重要情报而立即告之 WHO，说不定能对日本支持台湾加入 WHO 起到一定的支撑作用云云。**周亦寒**闻此一拍大腿直呼自己怎么忘了这一点，力请**林**先生赶紧与 WHO 沟通……除**李妮娜**外，众人皆点头称是。

此时，**李妮娜**已经基本判定：那个罐一定就是她委托**郑永和**定制的钛合金容器；而且，装入病亡身体碎屑后，很可能已运回中国！

于是，她下决心匆忙返回平壤，准备以掌握重大消息为由，一箭双雕：或希望中国能对她减罪，或希望**郑永和**能为她提供长期居住。

沈北新区。

20XX年1月12日，北京时间10时14分。

蒲河北岸，那幢别墅内。

殷仕野刚刚从丹东回来，一进屋就让小孙通知苏婉芝，让她过来。

小孙正在厨房准备一些过年用的东西，两手不得空。殷仕野催了她两次，她有些愤愤起来：“喊、喊！就知道命令人家！你没看见人家正忙着吗？”

殷仕野：“这丫头！怎么说话呢，脾气这么不好，你家武警同志能受得了？”

孙婕：“受不了也得受！你们两个也真是的，直接联系不就得了吗？非得让人家中间传来传去的，讨厌！”

殷仕野：“哎哎，怎么回事？还要挑战规矩啊是怎么地？”

孙婕：“哼……”

按规定与苏婉芝这位联络员联系，只允许一个人，即孙婕联系。所以没有办法，孙婕只好擦了擦手，用座机通知苏婉芝“大奥莱卖场来了一批新货。”

打完电话，孙婕问：“哎，这杨哥什么时候回来？出去这么长时间了，再不回来签证就过期了吧？”

殷仕野：“明天到。嗨，就是不回来他也有的是办法，再待个半年也没有问题。”

孙婕：“真能待得住……估计是叫俄罗斯胖大嫂给迷住了！”

殷仕野：“肯定是有事不好办喽！这联系也不顺畅，是够烦人的，我预感他这次回来碰碰头，还得走……嗯，估计你苏姐到这里得一个小时，我先去睡一会儿。”

孙婕：“大白天的，能睡着吗？”

殷仕野一边走向卧室一边回答：“干这行的，能根据需要随时随地睡着，基本功。”

第二天吃完午饭后，“杨老板”风尘仆仆地赶了回来。

四个人立即开始讨论。

殷仕野先介绍了一下云依鹤经由钱老板带回的消息。

首先，确认了文载世已经消失，云依鹤目前职权“很好”。

据钱老板说，看到她的军衔已经是两个星星了，而且他这次回国前，她还主动请他去子母山别墅区呢！只可惜接到她的通知时，钱老板已经上了回国的车……“杨老板”分析她很可能已经主持侦察总局的日常工作。孙婕和苏婉芝则大鼓其掌表示庆祝，并一致认为女士职位擢高了，有关男士则必须加倍努力……

第二，最高层已下决心，准备亲自打破封闭，创造机会。

孙婕惊呼：永尊元首要出来了！

殷仕野和苏婉芝一致认为：我们每逢重大节日时，都发出了温度越来越高的信号；他们国内形势也已经允许；国际形势又处于恰到好处的微妙之中，因此势在必行，关键就是时间、地点和内容了。

苏婉芝补充：不排除连续访问多国的可能，他是愿意整出些“不鸣则已，一鸣惊人”之事的。殷仕野再补充：不按常理出牌是他的特点，一定要继续深入观察与分析，特别是那些重要助手的先期出访行动。孙婕追问：云依鹤来中国，可否也算“先期”的一部分？殷仕野认为不是太直接，但不排除有间接关系。

第三，可以确认，全泰远等人已再次进入中国，而且目标应该是针对最高层会晤的。

殷仕野说完这一条，大家顿时陷入一阵紧张的沉思。

苏婉芝先开了口，说此招甚狠，万一成功，一箭数雕；金达莱最后要见钱老板而没有见成，可能发生了情报“漏乘”，这很不好！

孙婕没听明白：“苏姐，啥叫‘漏乘’？”

苏婉芝：“简单……比如说：你坐火车经停某站时，下来买水果，结果因某种情况车开走了而你却留在了站台上，就是‘漏乘’。一般是说重要情报准备好了，但却没能传递。”

“杨老板”点头：“这个不好。”

同时，他认为：“等人”说明与全泰远一起行动的人涉及多国各种势力，这与他在俄罗斯前次通报给国内的情况吻合，应该看出这些人志在必得，十分危险。

殷仕野和孙婕则同有一种预感：这里所说的“等人”和“杨老板”所说的“那批人员”中，应该包括全泰远，而且已经进入国内！

第四，希望双方加强配合，必要时可直接联系。

“杨老板”认为对方很可能在关键时刻通过外交渠道联系，并问殷仕野是否预留了联系暗号？殷仕野说已经留妥且已经上报备案。

说完了云依鹤带来的消息，殷仕野请“杨老板”说一下他的俄罗斯之行的情况，并特别申明：不要怕重复。

“杨老板”让孙婕给他另沏一杯浓茶，摆出了一番要大唠特唠的架势。

可是他一张嘴却是说：“此行甚苦，结果平平；苦处就不说了，省得小孙受负面影响减弱斗志。另外，个人有个人渠道，只能说有关结论，不能涉及其他。”

殷仕野和苏婉芝微笑表示理解，孙婕有些不忿却也只能认可。

“杨老板”说，那位秃顶的柯斯雅可夫和他在远东的朋友尤里十分老到，如果从接待的热情来看，特别是按他们的目前的水平和此次贬值前的卢布标准，已经到了十分奢华的地步；但有用信息却像挤牙膏般费劲地一星一点地透露。

归结起来有如下三点十分重要：

首先，与上次在蕙口的那一出相比，全泰远此次的行动应该将升级为“团伙行动”，目标也升级为“最高层次”。这个团伙组成复杂，他们“来自五湖四海，为了不同的目的而走到了一起”，既各怀鬼胎也身怀不同绝技，十分凶险。同时，已经确认：随全泰远到了俄罗斯的，就是儿玉龙太，但是好像还有一个更厉害的“超级杀手”，姓名绰号都不明，只知道可能以某种气象学名词为代号。

“杨老板”特意补充：老尤里甚至摆出一幅当年“老大哥”的架子，表示“如果中国的同志们不好对付此次威胁，可以适当方式取得兄弟式的帮助”，当时“杨老板”只是哼哈了一下。

第二，他们曾经使用传统手法判明过大尊元首的生命状况，十分得意；最近，又借助德国的计算机力量，以大数据分析等方式，判断分析了永尊元首下一步的可能举动，认为永尊元首下一步很有可能开始走出国门进行访问活动，而且一定是“出乎意料”的时机和地点。

孙婕插话：人家闭关锁国那么厉害，他们哪来的基础数据？

“杨老板”说，一开始他也准备这样问，后来想起中国老话“若要人不知，

除非己莫为”，就没有问，姑且听之。

第三，老尤里老调重弹，反复宣传：针对半岛，不能丢开战略通道的视角考虑问题，并说他们有初步但丰富的半成品情报，包括他们获得的日本情报分析人士的材料等等，希望中国“同志”协助寻找需求者。

苏婉芝认为这是赤裸裸的贩卖情报！

而且，她认为这些老谋深算的前克格勃真是不折不扣地继承了自沙皇以来的衣钵，考虑问题深邃暗远，不得不防！她进一步发挥起来：一百多年前就有中国的有识之士针对半岛国家的生存之道指出：“地球之上，有莫大之国焉，曰俄罗斯……”，“莫大之国”看到我们热热闹闹地开始拓展西南方向、又是“带”又是“路”的，肯定心中“暗生千千结”；不说别的，光说他们全心全意为了建立南下通道，居然就能不惜代价地在阿富汗打了十年，就必然会在东北亚“杀出一条血路来”！半岛位居东北亚要塞之处，万一把生存战略核心调整为“亲中联俄结美疏日”……

孙婕和“**杨老板**”一看**苏婉芝**要“展开唠”了，赶紧示意她不要过于“战略分析”。**苏婉芝**虽言有未尽，但也只能暂停。

殷仕野认为俄罗斯人既然已经开口，那不妨考虑以“验货”为名，要求他们提供摘要，以资判断是否值钱。而且，他们确有旁人不具备的特点，应该趋利避害，设法用之。

最后，“**杨老板**”又谈了一下他的综合判断：

目前我们面临着一个极其凶险的棋局。

从近期欧洲的法国、英国、意大利以及澳大利亚等国发生的暴恐袭击情况看，多数不过是独狼或群狼等战术形式上的变化，其背景或目的基本上还是统一的，相对“单纯”一些；

全泰远等人这次的可能行动，综合了多重间谍、叛逃军人、谍迷狂热者、反人类分子和暴恐分子等等的多重因素，目的多样、风格迥异，却在具体目标上完全重合，从对抗的角度来讲，不可预知性极大、因而极其危险！！

大家同意。

孙婕不无遗憾地说：“说不定金达莱这次‘漏乘’的情报中有**全泰远**的详细信息……真是的，到现在了连张照片也不给我们，这大美女究竟什么意思？！”

她说完，狠狠地翻了一眼殷仕野。

殷仕野先做了一个无辜的手势，然后把在鲛鱼圈望海小区那座公寓楼内、云依鹤对全泰远“语言画像”的内容重复了一遍。他力争重复的不仅详细、准确，而且把云依鹤当时的表情都连带着“重复”了过来。

“杨老板”和苏婉芝都点了头，示意清楚了。

孙婕对这种“语言画像”不太熟悉，仍然十分不满：

“哟哟，啧啧，还挑眉挤眼地……人家的表情能像你这么丑吗？！”

无奈中的殷仕野为防止孙婕进一步发表不满，赶紧进行了收尾式发言：

“立即通报有关情报信息，结合 NGO 特点，主动承担任务。”

中国，吉林，图们市西北合水村铁路分岔处

20XX 年，暮春，X 日，北京时间 11 时 28 分。

暮春时节的正午阳光，照着地面，有些雾霭升腾。

图们过来的铁路，向西北延伸了十公里左右后，在这里分成了两股：一股向北向牡丹江方向，一股向西向延吉方向。

两个铁路巡检工正在这里工作着。

年龄大的年底就要退休了，正乐呵呵地向他的徒弟描述着他退休后的生活：

“那还说啥，带上老伴儿旅游去，俺那独生子大学毕业了在山海关桥梁厂当工程师呢，俺们得到那海边住住……”

徒弟刚刚上班，这是第二次上道巡检，一切还都挺新鲜。

“师傅，你没有去过海边啊？咱们这其实离海也不远，往西二百公里，不就是日本海了？”

“嘿，是倒是。可是不得经过人家国家吗？到山海关那是咱自个的国家，想咋地就咋地吗！不用看人家脸子吗！”

师徒二人边走边唠着。

师傅抬手看了看表：“K216次应该过来了，咱们到边上吧！”

他们让到路基旁后，师傅开始业务培训了，他问：“哎，说说，K216次的情况。”

徒弟很认真地回复：“K216次快速客车，11：22分由图们发车，经延吉、吉林、梅河口、沈阳、天津等，第二天11：53到北京站，全程1681公里，有软卧、硬卧……”

师傅：“1691公里。”

徒弟：“呀，错了……”

师傅：“重来。关键是这次车的组成情况，车头、车厢组成……哎，不对呀，应该过来了？始发车也晚了？很少见。”

他把检车锤按在铁轨上，感觉了一下：还没有他熟悉的那种震动。

按规定，这趟车不过去，他们不能继续向前巡检。师傅通过对讲机问了一下，没有结果，只是让他们继续等。

又过了三十多分钟，这次车还是没有来。

这使徒弟很不满意，他计划今天早点下班后，要和女朋友上图们市里呢！他问：“师傅，这是怎么回事？这么讨厌……”

师傅一抬手示意他：来了！

不一会儿，车过来了！可是，只有一个车头，拉着一节车厢，像是个餐车之类的。

徒弟刚要问是怎么回事，却见师傅笑了笑，像是自言自语地：“现在还整这个……”

师傅回过头来对着徒弟：“不明白了？这是轨道车。”

“压什、什么？压道？”

“安全吗！后边该来重要的车了。”

徒弟仍是一头雾水，但看师傅忽然很严肃地挺直了身板，一幅极其正规的样子，就没有再问下去。

又过了十多分钟，一列车开了过来。

徒弟一看：不就是那列早该过去的K216而已吗？这有什么重要的呀？还要

压道？他又要开口，却被师傅往后拽了一把，并帮助他把衣服和帽子整理了一下，然后告诉他要站好，要像个军人执勤似的。

看到徒弟实在不解的样子，师傅只好告诉他：

“注意，真正重要的车，来了！”

果然，不到二十分钟，又见一列火车风驰电掣而来。

徒弟这才看清，这是一列通体绿色的火车，车厢边侧，很明显的镶有另一个国家的国徽。偶尔，可从车窗户中看到有许多身着异国军装的人。但更吸引徒弟眼球的，是他好像看到还有几个身着民族服饰的女人，虽然看不太清，但徒弟认为那些女人应该很漂亮，应该是列车员之类的人。

这列车经过三岔道口时，向西边延吉方向而去。

当列车渐远，铿锵之声隐去后，徒弟问：“这车，要上哪呢？”

师傅：“第一代当年去满洲里、第二代去长春，都是这么走的。”

徒弟似乎明白了什么：“那，这回呢？”

师傅：“吉林，长春，沈阳，北京……都可能。”

沈阳，三好街

201X年，暮春，X日-48小时，21时24分。

周日，晴，有时多云。

“维用科技大厦”西侧过道里，四个力工正在从一辆绿色的箱式货车上卸货。

进停车场时，门卫例行询问。一个看样是力工头儿、长着大门牙的力工回答：是大厦四楼一个雇主让卸的饭店用天然气罐。门卫很负责地上前察看了一下，确实是四个普通的天然气罐。

门卫问他们走的时候是否带走空罐？

大门牙说老板没有交代。

门卫说，那走的时候也需要验车，不能带其他东西出院。这是因为发生过给院内饭店送菜的车，走时“顺手”把另一家电脑公司未开封的笔记本电脑拉走的案件。

大门牙笑了，老板没给那部分钱，走的时候让装他们也不会装……

大厦 402 房间。

房间内还没有装修完毕，桌子柜子椅子倒是进来了，但只是堆在房间一角。房间另一角堆放的是几台计算机、无线路由器和一堆网线等，指示灯已经闪烁了好几天了。

房间只有一个小伙子，是沈阳航空航天大学的学生。

按计划，这几天他们新成立的公司正在忙装修和布置，准备开业。昨天忽然接到通知，让他们全部撤回学校，说是那尚未见面的投资方老板要见见大家，并集体研究一下技术开发的方案、畅想一下公司的发展和未来等。

不用说，大家都十分重视这件事，一个通宵没有休息。

今天晚饭前接电话，说他们公司预定的天然气罐到了，小伙子是来接货的。

他招呼着力工，准备把那四个高度 1.21 米、自重五十多公斤的 YSP50-II 型号的罐都放在里面那个 12 平方米、东西长南北窄的小房间内。按设想这个房间是作为厨房、仓库用的。现在里面除了一些杂物外，已经摆上了一张桌子，上面是新购置的灶具和部分锅碗瓢盆。

大门牙一边搬一边叨叨说这几个罐可是没少灌气，个个满满地，少说也灌了五十公斤以上的气，够你们用上二年的了！说完朝那几个力工使了个眼色，于是一片怨声齐起，动作显然放慢，只看人在动，可那几个罐出了电梯口就不动了。

大学生心里也有些嘟囔：一共没有几个人，要这么多、这么大的罐干什么……

看着有些不知所措的大学生半天也不开口，大门牙干脆直说：我说哥们，按理说你这罐可不是家用的，你们也没有说搬什么罐，这家伙也太沉了！哥们，你能不能……

大学生这才反应过来。他着急要返回学校参加讨论，也就没有再讲什么价，一咬牙给大门牙塞了 200 元钱。

四个罐这才落实到位。

大学生赶紧锁上门，匆匆而去。

他要乘坐辽宁工业展览馆那一站的地铁，赶回沈阳航空航天大学。

一个多小时后，车场门卫刚刚换完班，又来了一辆白色的货车和几个装卸工，同样装的是天然气罐，只不过小了许多，是那种 15 公斤的 YSP-15 的小罐，一共 10 罐；还有四个纸壳箱，从箱子上的标识看，是家用电磁炉，每个箱子里是四个。

这次随着货车来了一位货主，四十岁上下，矮壮结实，眼珠有些黑中泛着黄绿。他领着装卸工也到了大厦的 402 房间，掏出钥匙开了门。这位矮壮货主很大方，每个装卸工都加了钱。受到鼓励的装卸工们不仅把这 10 个天然气罐通过狭小的边门放到了小房间里，而且还很痛快地按着他的意见，把包括原来的那四个 YSP50-II 型号的罐在内的罐们都很认真地摆放了一下。

又过了四个多小时，车场门卫夜班最后一班换班后，刚才那位矮壮货主又开着一辆面包车返了回来。

这回，是他自己向 402 房间搬了 5 个纸壳箱，很沉的样子。

每个纸壳箱内是 6 个充满了 2 公斤气体的 YSP-2 型天然气罐。

卸完这些货后，这个人看了看表，还不到六点。

他在小房间里又整理和操作了一个小时。

他的操作内容最主要的就是对大大小小的 44 个天然气罐和 16 个电磁炉进行了精心摆放，罐的总体布局是：在房间内由西向东，大的在后，小的在前，对向东面的窗户成梯次摆放；电磁灶则均匀地配属给罐们。

那天在清原，那位戴着金丝框眼镜的刀条脸曾经很认真地做了一番计算。为了保险起见，他特地掏出一个 Ipad，与台湾一位中油股份有限公司的技术人员通过 Skype 联系上，边讨论边计算、边向矮壮货主说明，这位台湾朋友是中油的业务骨干，正在俄罗斯呢，中油百里挑一地派他去谈天然气进口问题，可见绝对是权威，等等。

但矮壮货主并没有弄太明白天然气的有关知识。他模模糊糊地，大概记得内

容包括：

天然气主要是由丙烷、丙烯、丁烷、丁烯和少量戊烷、戊烯及微量硫化物杂质组成的混合气体；

1 公斤液化石油气完全燃烧的热值约为 46100 千焦；

1 公斤 TNT 炸药的爆炸能量是 4200 千焦；

一般认为，1 公斤液化石油气的爆炸的威力相当于 4-10 公斤 TNT 炸药的当量；

美军一颗 Mk. II 型手雷装药量约为 56.7 克 TNT；

还有什么气体密度、环境温度、燃烧完全程度，爆炸能量和冲击波强度不成正比，等等。

他化学知识很差，不明白那么多复杂的计算公式。

他当时提出由刀条脸亲自部署这些东西不就完了，省得跟他讲这么多；可刀条脸诡异地笑着说，我还有别的事。并略表歉意：按中油那位朋友和他的计算，需要不少的罐罐，只好由你一个人来部署，辛苦了。

虽然不明白那么多原理，但矮壮货主清楚的是：他今天摆弄的这些罐中，共约存贮了 410 公斤天然气，就算按 1: 1 的能量与 TNT 相比，也足够用了。

摆放完这些粗壮的罐后，他又在小房间中央位置，摆放并仔细设置了一个外表看起来很精致的东西。

从包装盒上的汉字看，这是个“智能家居网络中央控制器系统”，有“7 大惊喜功能”，包括远程遥控、WiFi 信号中继功能增强、数据分享和数据获取、一键配置智能云空调、温度监测、预约定时等等。还用一行加粗字体特别注明：利用手机可以通过“云服务”直接控制家里的电器。

他从衣服口袋里拿出一个 SIM 卡，放入了这个系统中。当然，他是不知道手机号码的，听刀条脸说，只有一条远在“北方的狼”才知道号码。他虽然有些不相信，但对他来说一是不关心，二是“职业素质”也不允许他问。

他还在在每个罐的阀门处加了一个控制类的装置，这些装置都有电源线相连；而那些个超大功率的电源插排，足有十几个，表面看纵横交错，仔细看井然有序，显然是围绕着“智能家居网络中央控制器系统”而部署，而展开。

最后，他关上了小房间的屋门，来到大房间，搬来两个铁文件柜，把小房间的门堵的尽可能严严实实。

早晨 7 点 30 分。

整个三好街的上班流还没有正式开始流动。

这位矮壮结实、眼珠黑中泛绿的人，开着那辆面包车，驶入了渐渐增多的车流之中。

此时，沈阳航空航天大学的史教授正式通知他那些又熬了一个通宵的学生们，只能休息一个小时，吃完饭后马上再集合：

投资方老板传了来一份多达数百页的资料，要求大家在一周的时间内，翻译、消化这些资料，并按老板拟定的一个提纲，每个人都要写出各自的产品研发设想。

史教授说，再不能不睡觉了，否则吃不消；但是，必须抓紧一切时间才能完成；三好街公司那边的事暂时放一放，反正服务器都已经开通调试完毕，在学校这边上网后利用我们自己的服务器先工作着，完成投资方的这些要求后，再继续布置公司那边。

大家已经很累，听完教授的话有些木然。

忽然一位男生说：“呀呀，这老板是不是利用这种形式，考察我们，甚至可能由此确定我们这些人在公司内的任职呢？”

大家表面上虽然一笑了之，但暗地里却都干劲儿十足地投入了工作。

到了 9 点 30 分左右，三好街的各个商铺相继开门营业。

台湾，台北市阳明山仰德大道 110 号。

20XX 年，初春，(X-720 小时) 日，台北时间 18 时 44 分。

“国家安全局”局长办公室内。

已经过了下班时间，但李局长翔宙上将一点回家休息的意思也没有，搞的相关几位下属也只能仰在办公椅上瞪着天花板胡思乱想。

李局长心中怒气难平：昨天那几个笨小子在北安路训练中心实弹射击训练时，竟然嘻嘻哈哈地把枪口对“准”了教官！别看打靶时视靶若无，可走火时却精准的很：一枪就把上校教官颈椎第四节和第五节中间穿了个洞，虽暂无生命之虞，但一番手术抢救是免不了的，关键是那些记者们，又将是一番鼓噪。

其实，李局长这些日子心情蛮不错的。尤其是上个星期，他亲自主导的“巨量资料萃取系统”工程终于取得了突破性进展，使他尤为得意。

自接任因病辞任的蔡局长得胜后，他即暗下决心干出一番名堂来。他的仕途上已有不少光环，如：在前“总统”访美却不能悬挂“国旗”时，时任大安警卫室（“大安”即前“总统”的“维安代号”）内卫组主任的他曾勇攀饭店之巅，将“青天白日满地红”招摇了好一会儿，因而被赞为英勇斗士，升副侍卫长，后一发不可收拾地擢升为国防部电讯发展室主任、澎湖防卫指挥部指挥官、国防大学副校长、宪兵司令、副参谋总长等，直至检阅部队时可尊享“上将敬礼乐”之曲，成为陆军司令、国防部副部长……在军内外还享有诸如“自律甚严，踏实做事”等美誉。但他不满足，虽说进一步升迁的可能已不大，但做一番“青史留名”之事的决心还是有的。

在局内新设“网域安全处”就是为“巨量资料萃取系统”工程而设。

李局长决意进入“Big Data”时代的直接诱因，来自他一个老朋友的“梅开二度”。“微系捷运”（台湾）公司的一名老黑客“地心魑魅”，是他任职国防部电讯发展室主任期间结识的挚友，也是他IT知识的导师。他感念导师鳏居不易，就将一军官遗孀介绍给了老黑客。老黑客十分激动，计划2012年中秋月圆之夜在花莲可眺望浩渺波涛之处，举办“晚霞辉映、山盟海誓”意境的婚礼。积极协助中的李局长了解到，CNN预报该日花莲将有台风登陆，遂力劝导师易地举办；不料“地心魑魅”掏出智慧手机，一顿“鬼画符”似的划拉后竟说不得事。面对大惑，老黑客释疑：他刚运行了一个“KNY台湾天气资讯”的APP，它收录了数十年间的“巨量”气象资料，经过“萃取”分析，它的结论是：该日台风登陆的

几率仅为 $26.3821\% \pm 0.0034$ ，所以“不足虑也”……结果还真让忐忑不已的李局长在“天公作美、圆满感人”中浸淫至深。

从此，他对“Big Data”日渐关注起来。

他知道，对他在“Big Data”时代对“网域安全”的考量，外界绝不会相信是什么“针对大陆网军入侵”“防范黑客”之类。但考虑到这个东西毕竟牵涉“国民信息安全”等敏感事项，还是要做一番“公开狡辩”的；而且，“巨量资料巨大耗费”，仅数据格式的整备等就让他的人员上损耗了不少资金。好在上个星期，“萃取系统”不负众望，终于在一次试验性的运转中，为新北警察局破获“捷运（地铁）随机杀人事件”时帮了大忙：不到两个小时就“萃取”确定了凶手身份，使警方顺利捕获嫌疑人于家中。

他又看了一遍相关的报告，心情复又舒展开来。

他想事不宜迟，既然有效就应该尽快投入实战。

他把网域安全处处长叫了过来：

“我意，萃取系统应投入实战。”

“是否……再试运行一阶段是否更为妥当？”

“早上马早受益。它，现在干什么呢？”

“针对大陆为主的公开网站与网页进行自动化侦搜。”

“那就针对大陆搞一次吧！你拟个计划。”

“卑职考虑，是否再针对岛内的刑事案件……”

“不要了。再针对岛内搞的话，搞不好会给那些记者以口实，说什么我们搞政情监控、监控选民、参与选战，乱花纳税人的钱，很麻烦的。”

“是。我们要坚决遵循‘情报无颜色’、‘依法行政、行政中立’的铁律，绝不涉及任何党派或选举活动……那，局座考虑，具体什么方向为好？”

“共军反腐，上下震荡；了解一下其军内舆论、预测一下关键岗位的职掌人选，如何？”

“这个……难度太大，毕竟系统尚处于试验阶段。”

局长大人有些不耐烦了，他起身踱了两步。

处长一看，赶紧提出建议：

“可遴选有关经济课题，深化试验。”

“有何课题？”

“前次军情局刘局长德良在情咨协调会上，说中油股份有限公司对他们一次岛外行动配合甚佳，如有回报奖励机会，希望能在情咨上给予支持。”

李局长不由暗自笑了一下：这刘德良是十几年来好不容易从军情局“内升”上来的明白人，倒真是有股“踏实做事”的劲头。

李局长也知道，如今欲从国库对隐秘事业拨付公帑，已经越来越难。这都归罪于当年他曾绝死捍卫的前任李姓总统：那“总统”先生为建立与美日之间的“秘密渠道”，透由“国安局”设立“明德专案”，拨出大笔公帑收买日方政要，后演变成“总统”私人小金库，不仅报销自己女婿的赴美费用，甚至对那位日本内阁大臣、“端庄的东洋女子”，也动用此款大献殷勤，居然连续演出“五献豪礼”之闹剧，直至两人在大阪秘密共进早餐、互诉衷肠，把个“总统”幸福地忘乎所以，吐出“吾年青时实为日本人”的名言……结果东窗事发，一件“国安密账案”把全岛目光从此集中到了隐秘事业经费的使用上。

所以，如今岛内诸情治单位在使用经费问题上无一不如履薄冰、慎之又慎。

这中油作为资本全部由国库出资的国营事业，在支援“国家安全”上，还是肯“积极稳妥”“甘作无名英雄”的。刘局长德良自然不会放过这只肥硕的“羊羔”，搞点“为事业暗地输送赞助”，确是做好隐秘事业工作的重要辅助。

“中油有何具体需求？”

“中油一直想拓展俄罗斯油气的项目，但被大陆制衡、运转不灵，成效甚微。想分析一下相关的可能性等等，寻找机遇。”

“也可。你找刘局长切磋一番，拟出详尽计划，本局裁定。”

“是。”

不到两个星期，网域安全处处长就拿着一堆材料来向李局长汇报，而且是与“国际关系研究中心”邓吾真主任一起来的。

李局长皱起了眉头：怎么？这么现代化的电子“萃取系统”还用这么多的纸质材料？难道我这里没有电脑吗？同时，他对有些酸腐的邓主任也不太看重。

处长看出了局长大人的不满，赶紧解释：因部分内容在电脑上看重点不十分

明显，特别是有些分析结论，需要单列出来由局座个别审阅；同时，分析出的有些重要资料需要邓主任加盟会商，可能效果更好云云。

局长一听，干脆：你先口头择要说一下。

处长倒也不含糊，舍末求本、集中重点：

总之，局座选题英明，试验效果良好；分析预测的结果非常清晰直观，加上有关建议，完全可以让军情局刘局长向中油提出贴切建议、展现权威了！

邓主任插言：分析得十分了得！

李局长已经了解这位邓主任的特点，口吻立即转为严厉非常：

“务必简要：何以了得？”

邓主任对这位原任宪兵司令官的“雷霆风范”本来就有些打怵，一听这等严格要求，那高度近视镜顿时向下滑动了一寸有余，甚至还有有些口吃起来。幸得处长的鼓励、协助和安抚，表述还算清楚：

在分析俄罗斯远东地区油气产地、管道以及本地供应情况时，也对大陆东北地区的天然气市场情况进行了分析，以资对比。分析时，除了自然资源的储量、分布、开采、加工、输送以外，还对经营、价格、需求以至市场管理等诸方面的数据一并进行了萃取，有依据有分析，确实了得；

如：在市场管理的分析中，对大陆东北地区是以沈阳地区为重点样本进行，发现在其非管道输送燃气管理上，主要是瓶装天然气的管理尤其混乱。其典型例证为：在某处没有正式登记在册的瓶装天然气加注站，竟然为同样没有登记在册的一位用户在一天内加注了四百公斤以上的天然气……

李局长脸上稍许松弛了一些。

他挥手示意二人留下材料，可以走了。

花费两个多小时，李局长基本吃透了有关情况。他亲自给军情局刘局长挂了个电话，约他明天上午晤谈。

刘局长问道：“是何具体事项，需要什么准备？”

李局长回答：“经由特殊管道，有些事关中油经营前景的分析与建议。”

刘局长大喜：“如此，可否邀中油高管一并前来？”

李局长不悦：“你我尚未磋商，外人即介入不妥。”

刘局长恍然：“明白！明白！明白……”

沈北新区。

20XX年，暮春，(X-48小时)日，北京时间14时17分。

蒲河北岸，那幢别墅内。

殷仕野刚刚放下“杨老板”的电话。

“杨老板”大前天又到了俄罗斯，现在住在符拉迪沃斯托克一个旅馆。大概是不常用智能电话的缘故，似乎“杨老板”的声音有些断续和紧张。这种不多见的现象，令殷仕野也随之紧张了起来。

“杨老板”说：“俄罗斯的朋友真热情，就是一个劲儿地喝啊喝……尤里说，他们已经再次确认：在营口做了一次买卖的伙伴，还有大规模的后续生意要作。而且，要作这单大生意的，还包括日杰商社的人；更重要的是，日杰商社的人，是在俄罗斯的远东遥控着在中国境内的买卖！日本人网罗了一些世界各地的人，包括俄罗斯的一些‘极其热爱远东的过激人士’等，要组团做生意，起了个名字挺恐怖叫什么‘远东挺进战队’，已经有十余人规模。”

“杨老板”建议，他自己继续在俄罗斯工作，力争摸到那个日杰人并设法切断他的境外指挥链条。殷仕野认为“杨老板”单枪匹马行动会很困难也很危险，但他也知道：这种远在境外的指挥方式看似笨拙，实则高效灵活，威胁极大！看来，要想战胜此次威胁，只能针锋相对，境内境外同时进行打压了！而目前接敌条件最好的，也只有“杨老板”。

他一咬牙，同意了“杨老板”的建议。

放下这个电话，他心中似乎有些预感：情况可能会进一步紧张！不幸的是，他又一次“感中”了：“揍是不夫”来短信让他上网，在那座虚拟的“三层别墅”进行了紧急会谈：

“揍是不夫”告诉他：

国际反恐组织接到 WHO 信息：有笃信 ISIS 理念的欧洲女志愿者，在非洲搜集了埃博拉病毒载体，而且她所搜集的部分病毒运转方向有可能包括中国；现在必须将这一威胁与你们目前的工作结合在一起考虑！！你们这组 NGO 从现在开始，要与“政府军”同时进入一级战备。同时，考虑到你们几人目前的身份，在任务关键阶段，可以使用包括智能手机在内的通讯和数据处理工具，要注意预装我们自己开发的全工多方加密通话软件，需要时建立语音群，设好缩位拨号等。

殷仕野注意到了反常现象：“揍是不夫”从来没有这么细致过！这说明，他们的压力也是山大呀！

双手离开键盘后，殷仕野似乎腰部有些发酸，一下子仰在了椅子靠背上。

这是不应该出现的现象！

他的脑子飞速运转着。

他在心里命令自己：情况日趋复杂、形势愈加严峻，更要镇静自如。

这是他自“主动”地“被”离开原单位、以 NGO 形态展开工作后，面临的最大“危机考验”。

沈阳，百脑汇商场

201X 年，初夏，(X+48 小时) 日，10: 31 分；

晴，无风，有时多云。

二十分钟前，二辆黑色红旗轿车、二辆黑色奥迪轿车和一辆白色日产中巴车一辆紧跟着一辆，从那座 1986 年建成、长 1157 米、宽 7.5—16 米的四层双环式文化路立交桥驶下，沿着南五马路向西驶来。

当它们驶到三好街路口时，交警忽然指挥各个方向的车流停了下来，让这几

辆车向南拐入了三好街。由于平时这里由东向西的车辆是不允许向南拐弯的，因此这才有人注意到：虽然没有开道的警车，但这几辆车一定是一个特殊的车队。车队向南行驶着。

今天车不多，车队行驶还算比较顺利。不一会儿，它们就在维用科技大厦的南侧，驶入了百脑汇商场的地下停车场。

到达地下二层的行车通道后，随着最前面一辆车的稳稳制动，车队依次停了下来。由于车队较长，此时还有二辆奥迪车停在了入口处的坡道上。

从前面的二辆红旗车上下来七八个人，其中有**孙婕**和她的丈夫、就是那位武警中校，不过他们现在都穿的是便衣；

从中巴上也下来五六个人，其中有那位一身深蓝色西服、黄眼珠的女书记，还有身着人民军中将军服的**云依鹤**；

这些人很快地簇拥到一位男士身边。这位男士的发型是不久前才公之于世的“上冲爆炸式”，上身穿浅灰色半袖衫、下着同色同质地的长裤、戴着一副浅褐色墨镜。由于地下停车场光线较暗，他下车后摘下了墨镜。

这时人们可以清楚地认出他了：他就是首次踏入外国领土的**永尊**元首。他仍然保持着那副全世界都已经非常熟悉了的、大于普通微笑程度的微笑。

在双方外交部门协商出访接待有关事宜时，对**永尊**元首希望住在沈阳黄河北大街1号**辽宁**友谊宾馆的要求，中方没有任何犹豫，满口答应。

他之所以这样选择，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一个主要的原因，是**寇天烈**的建议。

前些日子他接到报告，说**寇天烈**将军情况不太好，虽然意识仍然清晰，但恐不久矣。

于是，他特意到烽火医院看望了病中的**寇天烈**。他告诉**寇天烈**他将要到中国，虚弱的**寇天烈**露出很是欣慰的样子，说了些领袖无比英明等鼓励的话。看望仪式结束前，**寇天烈**有些上气不接下气地叮嘱他，要注意掌握一些**中国**历史上的东西，因为对了解和尊重他们历史的人，或者说愿意与他们谈古论今的人，**中国人**是格外从心底欢迎的。

于是，他就住进了这个幽静精致、颇有历史感的院落中。

他是前天进入中国境内的。和他的前任一样，他向中方建议：这次既不做即时性地公开报道，但也不完全“隐身行动”；对外，可用“非正式访问”的名义，甚至诸如“休假”“私人”类的字眼儿。

根据日程安排，前天白天主要是休息，下午是那位自入境开始就陪同他的北京官员和当地政府官员前来宾馆进行了一番礼节性拜会，晚上是当地政府的欢迎晚宴和文艺演出。那场演出由他指名的一位青年钢琴家担纲，在那位目前颇有名气的辽宁籍青年钢琴家精湛琴艺带领下，整场演出规模虽然不十分大，但气氛十分热烈。

双方在协调有关整体日程时，他有意让外务省的人提出了几项看起来随意，但实际上却很有深意的安排。比如，他希望能欣赏刚才所说的钢琴演奏、希望能看看南水北调工程、看看高科技开发园区以及在各地停留时，他希望的下榻之处等等。通过这些安排，除了一些传统的意义、展现出对现状和历史的了解之外，他还要在中方面前隐隐然地透露出，或者说要体现出一种气势：吾虽年青，却是正宗三代……

为了适应出访的时间安排，他在国内提前一个多月就开始“预先适应时差”，不再深夜工作。昨天午饭后，他就上床小憩了二十多分钟，再来到院内散步。

他规定，此次出访虽然“队伍庞大”，但不同场合的陪同人员却要精心安排、轮番上阵，不再搞前呼后拥一窝蜂式的场面了！当时陪着他散步的，就只有战略军司令官和侦察总局第一副局长兼作战指挥部部长两人。

他看到，这个园林式的宾馆果然有些特色：西边，新石器时代母系氏族聚落遗址遥相呼应、彰显历史；院内，茂密的林木花草中，掩映着十几幢精致的别墅，既能曲径通幽，也有百年古松，外带一湖碧水，风景着实不错。

但东边那皇太极陵墓的宝顶，却使他有些隐隐压抑。研究首次出访路线时，他本不想到这沈阳来的。一想到那皇太极沈阳称帝大典的鼓乐余音未散，就举兵再次东征……他就不舒服。后经智囊团一番研讨，从受前苏联影响较重、工业基础雄厚但现在处于困难阶段、有特殊的借鉴意义，到历代领袖的行程特点，加之又是比邻较近等等，最终确定了还是先从这里走。

他又一想，那**皇太极**也不是汉民族……而且这里又正当百花初放，色泽清新鲜嫩，满目活力……心情这才舒畅了一些。

在国内时，他已经让侦察总局的那位第一副局长为他准备了相应的资料，做了一番功课。因此，他对这个宾馆还是很了解的。

这是八十多年前那位风流少帅亲自选定的地方。少帅把这本属皇家私产的地方开辟成了**秦太**疗养院，可谓匠心独运。怎奈好景不长，少帅被**日本人**打走了又被自己的领袖软禁了，此地则成了**日本**关东军陆军病院。这些**日本人**根据他们的《陆军病院令》，不厌其烦地从大到医院规模、科室配置、人员资历、药品采购、器械配备，小到探视时间、室内鲜花摆放和书报的配送等等均做了详细的规定，精心经营，日渐现代化……但最终又回到了中国人手中。五十年代初，这里成为东北行政委员会休养所；七十年代初，它又成为**沈阳市**革命委员会接待处所属的**沈阳友谊宾馆**；1978年，升格成为省政府交际处管理的**辽宁友谊宾馆**至今。

他下榻的7号楼，是新中国第一代领导人住过的地方。昨天晚上，他还特地请这里的厨师做了几样当年那位伟人吃的菜：炒白菜、熘豆腐和红烧肉。

说实话，他感觉这些菜的味道确实还可以，但他对当年那位伟人的菜谱是否真得这么简单，心中十分怀疑，也有些不解。

他散步时，**郑永和**和**云依鹤**小心翼翼地跟在身后边，恰当地保持着距离：即要有明显的间隔，又能听清**天帅**的指示。其实，**郑永和**此行没有什么具体地任务，他的军种方面的事情还不能与中国人进行交流。根据**天帅**的意思，**郑永和**的出现主要是显示一种力量，显示军方的拥护；同时，要看此次中国人的态度再决定日后是否要进行两军之间的交流与沟通。目前看，这一点要到**北京**进行最高层面的会见后，才能有所决定。

云依鹤的任务则简单明确：与外务省共同负责及时准确的情报信息，同时，保卫领袖的绝对安全。从保卫工作的角度来说，虽然存在着那种**云依鹤**认为有些过分的“忠诚竞争”，但护卫司令部的职责毕竟更直接；她的任务，明面上应该是提供有关保卫工作的情报资讯，实际上另有深意，这一点她心里非常清楚。

表面上看她很愉悦，步履轻快，脸上总是带着那种高雅、矜持的微笑。当然，她眼中还是经常流出警觉的冷光。这在别人、包括**郑永和**看来，可能是职业使然和场合的需要。

今天到电子市场参观，是早饭后**天帅**突然亲自向中方提出的。说是突然，也不突然，因为这是他出访计划中的可选项。

经过简单的协调，中方倒是没有表示出更多的犹豫。

天帅的陪同人员则大为紧张：虽然他们有警卫预案，但**天帅**竟然决定不坐自己带来的奔驰防弹汽车，对护卫总局提出的陪同人员名单也不置可否……直到他出了房间向中方安排的车辆走去时，才边走边点了几位，但数量远低于预案的要求！

正当护卫总局的那位中将同志血压升高、手脚冰凉地不知所措时，**云依鹤**及时向前一步，建议立即通知领事馆安排周边护卫……那中将方才呼出一口粗气！

天帅同志回头望见紧张耳语的**云依鹤**，似乎露出一丝耐人寻味的微笑，边低头钻进车边说了一句：“让**云依鹤**将军也来！”

云依鹤一边向已经上了车的黄眼珠女书记莞尔一笑，一边迅速登上了中巴车。

车队在一大群原地伫立的随行官员们略带迷惘的眼神注视下，鱼贯而出。

不排除那些注视的眼光中，有几股含有对**云依鹤**最后关头陪驾成行的嫉妒。

看似轻松得意的**云依鹤**，其实心中正面临着巨大的压力：

今天早饭后，**云依鹤**正在与护卫总局交流情况，驻沈阳领事馆一位副总领事和其夫人一起赶到了宾馆，紧急约见了**云依鹤**。这两人向**云依鹤**证明完他们是侦察总局的人之后，谈了如下情况：

今日 07 时 10 分，侦察总局临时派员（以外务省身份）直接由国内赶到沈阳领事馆报告：

1、战略军**崔忠世**少将发现于前日午夜被人用枕头闷死在宿舍床上；

2、现场勘验结果：一，凶手未留任何痕迹；二，**崔**死前三小时曾两次拨打**云依鹤**的专线电话；三，**崔**违规在自己的有线电话机中私自加装了数字录放音系统，在手动拨打上述电话两次无人接听后，他用该系统作了录音并设置成为每隔三小时自动拨打一次（仍拨向**云依鹤**专线号）、接通后自动播放的状态。

3、**崔**的录音主要内容：一，原总局长官的亲信五天前通过匿名电子邮件向境外发送过数批加密信息，其中有护卫总局对**天帅**出访的部分警卫预案内容，包括俄罗斯、中国、蒙古、伊朗、德国、法国、伯尔尼（瑞士）等六国的首都及主

要国宾馆地域的概略护卫预案，另有中国北京中关村科研基地、沈阳三好街电子市场、深圳华强电子市场的详细护卫预案等；二，崔在连续说了三个注意后，重复了二次“党的13号文件！”。

经查，劳动党13号文件，是《针对境外的严防埃博拉病毒入境的三年规划》；

4、据朝总联方面通报：有极危险的生化武器在运动中，其轨迹可能与天帅出访轨迹重合。

.....

按惯例，来人报告完毕后，没有与云依鹤做任何讨论就迅速离去。

云依鹤立即全身紧绷如搭箭之弦，脑中轰轰然阵阵雷鸣不止！

她首先感到有些后悔：包括全泰远的照片，其实应该尽早地交给那位殷总。可是，每当她审视那张本来令她十分厌恶的照片时，又总是想起他是我们民族的人。

不知为何，她恍惚间回到了2010年2月，那一天她由玄潭池营地向境外冲击，进入了“白毛风”肆虐不止的山谷.....孤独无助、渴望拼杀而又看不清对手时的焦灼之感交替出现.....她知道，现在已经不是崔泰洪那一支手枪在瞄准她，而是有数只看不见的枪口在指向领袖.....她再次命令自己连续做了几次深呼吸，并用力左右甩了甩头部，她还想继续使用那种“冲出绝境”的技巧：平稳呼吸，闭目凝神，逐渐在意识中把自己分成两半.....企盼那个冷静思考的我慢慢地回来，回来.....

这是她就任情报总局的实际最高首脑后，面临的巨大挑战，她只能迎难而上！

但还没有等她决定是否现在就通知天帅时，却忽然得知天帅要去沈阳三好街的消息.....

她只来得及向护卫总局的那位中将提出使用领事馆力量的建议，并追嘱了一句：“极危险！带上核生化防护器材.....”就已经被天帅召上了车。

现在，她感到如同来到了预设战场一般！

百脑汇商场的停车场可真是不敢令人恭维：不说脏乱差也应该算是不够整洁。

今天早晨，商场管理层的一位领导在上班路上接到了上面的通知：通知有关方面立即把商场打扫、整理一下。

这位领导也不知道为什么这“上面”的人要打来电话，而且只说了几句商场里面要好好整理清扫一下，没有像通常那样加上什么严厉的限制词，如“务必、认真、不留死角……”之类。还是他在向下下达指示时，灵光一现地加上了一句“包括门前、停车场……”

但是，即便他知道了要来什么贵宾，也还是不能创造性地落实任务，因为他也并不了解商场、尤其是地下停车场的具体情况，比如：这地下停车场的电梯可是相当有碍观瞻，不仅客货一体、地下三层电梯门边上的控制按键坏了一半，而且那沉重的电梯门也是经常关不上、打不开。

永尊元首敏锐地看到了这些细节，他稍稍向紧随其后的云依鹤望了一眼，嘴角露出了一丝十分得意的冷笑：

看看，看看！这个地方终于露出真面目了吧？

云依鹤回应着微笑了一下。实际上，她现在的全部注意力已经是在寻找和创造机会接近一个人：就是那位与殷仕野有些“暧昧”、在丹东和沈阳接待过她和郑夫人的、那位省外办的“孙同志”。

走到那部货运电梯门口时，中方陪同人员看着那已经裸露出内部控制电路板和电线的控制开关，迟疑了零点几秒，勇敢地按了下去。同时，他发现了周围墙壁和电梯门上那些没有一丝艺术含量的“涂鸦”，尤其是还穿插着一些浪词淫画，面孔不禁有些发热。

为掩饰尴尬，他尽可能地搜寻着自己头脑中不多的记忆，向贵宾们介绍着：

“百脑汇电子商场，是我们这条电子一条街的主要商场，是东北地区最大的电脑与 IT 产品的经销集散地……”

说了半天，那该死的电梯还是没有下来！

他只好继续介绍：

“……它的北侧，是维用科技大厦；南侧是……”

终于，那破电梯到了！

这位陪同人员适时中止了介绍，伸手示意，请永尊元首等人上电梯。

这时，两位从另外一部电梯下来、要把车从停车位上开走、却被这一行红旗车挡了路的男顾客，有些愤怒起来。其中年青的一个打开车窗，伸出头来：

“干哈玩意儿啊？有这么停车的吗……”

他突然发现在这部电梯旁的一个人的体型和面孔很熟悉……这不是那部暗杀某国领导人电影中的那位领导人吗？！哇靠……

他一下子把头缩了回来，跟同伴说：“快快……你看！那谁？！那不三……吗！”

另一个人年纪大一些，这时也已经看清了，他用胳膊肘顶了一下同伴：

“拜瞎喊！！人家是……伟大领袖！什么三、三儿……”

永尊元首在电梯门快要合拢时，看到了那两位无比激动的男人正在恨不得瞪出眼球般的向他张望，于是向他们招了招手，和蔼地微笑了一下，还挑了挑那似乎只有常人一半宽的眉毛……很有风度。

电梯门终于叮铃咣啷地关上了。

那两位在车里的男人愈加兴奋不已：

“哇靠！哇哇靠！！”

“昨天听说他来了，看演出来着，今天还真来这了……”

“他到这来干什么呀？！破破烂烂地……”

“快快！我手机放哪了？！”

百脑汇电子商场的中央楼梯，中间是步梯，两侧分别是上行和下行的滚梯；而领袖乘坐的是位于大楼西北角的升降式电梯，实际上是运货电梯，现在是客货混用。

电梯升到一楼停了下来。

孙婕对这里很熟悉。每隔些日子，如果碰着她和丈夫都休息的宝贵时间，她都要拽着丈夫到百脑汇商场来，而且一定要半撒娇半认真地划拳决定二人谁开车来。当然，每次也都是武警同志输掉副驾驶的位置……刚开始，丈夫有些不解：本来一起休息的机会就不多，怎么非要到“男生最爱”的地方来？而且，也很少真正买什么东西。她说，她喜欢在这里的各个柜台转，能感受到最新的技术、最巧妙地设计等等，能很好地帮助人形成发散性的思维，这对我们两个人的业务都有帮助云云。

即便如此，她仍然按着习惯，仔细地观察和记忆着所有经过的“地形地物”。

从地下二层上到地上一层，从电梯出来时是还是一个过道，墙上有一个很大的、成天“哄哄”作响地中央空调系统的换气窗；边上是通向地下各层的步梯，步梯的对面就是通往一楼商场的门。

从电梯间向一楼商场走，还会经过一个房间。房间的入口和出口都设置了那种非常厚重、灌满水泥的“人防门”；一出一进的两扇“人防门”间，形成了一个没有窗户的、约二十平方米的“房间”。“三防门”上喷有“FMDB”字样，据武警同志解释，可能是“连通口双向受力防护密闭封堵门”的意思。

有一次孙婕对丈夫说，她很不理解为什么要修这么个房间，不伦不类，她开玩笑说只好把它叫作“密闭厅”。

当时武警解释说，他知道按“人民消防”和“人民防空”的要求，凡高大建筑物都要从地下一层开始，在步梯间和关键部位设置这种“人防门”，或者说是“三防门”的。但是，对于大楼是从地上一层开始，就设立“三防门”而且在电梯间前面形成“密闭厅”……他也不知道为什么，估计这是为了增大“防护容积”；或者是设计上出了低级的错误，至于是不是为了多挣点昧良心的回扣等，也未可知。

一楼主要销售笔记本电脑，几个姑娘小伙正在起劲地招揽着顾客：

“看点什么？最新、最薄的本本？”

“哎看了！高端笔记本，酷睿 i7、4 核、8G 内存、750G 硬盘……”

一位小伙子一眼望见从西北角货梯方向走来一群人，马上迎了上去，刚要开口推销，忽然认出了面前的客人，不由得一时呆住。

重磅消息先是在本层楼平面、然后转成立体瞬间传开，电话、短信、微信、微博、QQ、Skype 等等忙成一团，就连最原始的口口相传也不甘示弱，近距离内与电子设备的速度打成了平手……商场里的人群开始向一个点聚集。

与此同时，一些驻沈阳的外国领事馆、记者站，以及某些国家地区驻本地的 NGO、商务代表、企业信息机构和个体旅游者等等等等，无论身份是否公开和真实，都瞬间完成了由信息接收者到信息传递者的角色转换，迅速行动起来。

沈阳，本来是座锐利与木讷并存的巨型城市，近年来给外界的印象更是有些“体型愈发肥大而骨骼却日益疏松”。但自昨天晚上开始，它更像一个巨大的氢

气球，一边闪现出那股既隐约又炫目的光线，一边被各种信息流鼓动着而膨胀起来，迅速成为吸引全球目光的焦点。

俄罗斯，伊尔库茨克州舍利霍夫市

20XX年，春夏之交，(X-72小时)日，莫斯科时间10时19分。

伊尔库茨克州舍利霍夫市古兹尼瓦大街上，有一家叫“北京饭店”的旅馆，是个俄籍华人开的，四层楼，六七十个房间。

和许多做玉石生意的人一样，“杨老板”住的房间里也放了几块玉石、天青石或查拉石等。

其实，他并不懂宝石方面的知识和行情。临来前，在网上恶补了半天也只是觉得那种俄罗斯独有的“查拉石”挺有意思：不仅颜色紫的耀眼感觉十分漂亮，而且听说导师列宁水晶棺的四角，就是这种宝石做的，高贵的可以。

好在这就是个“由头”和身份上的名义而已，不需要真正做些什么。

他昨天紧急约见了尤里。柯斯雅可夫曾经拍打着胸脯说过，如果想在远东做些生意、找个合格的向导，“北极狐”尤里就是最合适的人选。

“杨老板”知道这也算是一种“心照不宣”。他其实有自己的关系渠道，但殷仕野认为先通过柯斯雅可夫也有一定好处：他与我们目前进行得事情比较“近”，所以就再次找到他。

身着意大利Rubinacci牌西服的“北极狐”似乎很着急的样子，比“杨老板”预想要快许多地与他见了面。

“杨老板”请尤里把上次介绍的情况再详细说一下，包括对“天上地下”和“‘松鸡’地域战术通讯系统”的情况，他准备由此而入手。

“北极狐”说，最近，来自他在“政府”里的朋友们告诉他发生了一些“有趣”的现象：

据一个业余无线电爱好者组织“翱翔的狐狸”反映，在他们利用通讯卫星和对讲机、小功率民用电台等组成的通信网中，新“插”进来一位未经注册允许、十分不礼貌而且不讲规矩的“用户”，这个用户使用一种小功率电台，无品牌无登记，经常影响他人正常的联络；由于利用“翱翔的狐狸”组网的不仅包括爱好者，也包括许多科学家、企业、勘探组织、探险者等，甚至还为一些边防军人与家人的联络提供服务，因此对这个用户十分不满，就向政府有关部门举报了它。

政府部门调查发现，这个用户的位置游离不定，主要是在伊尔库茨克、赤塔、涅维尔和哈巴罗夫斯克一线，好像是在列车或汽车上；通讯中经常夹杂发送大段大段的录音等，占用资源巨大，尤其是有关卫星经过时的宝贵时间内；“举止粗鲁、霸道”；而且经常发一些莫尔斯码类的东西，因此又显得十分诡异。

进一步调查发现它的通讯对象只有一个点：是中国的沈阳地区；初步判断，那个中国的联系对象的机器设备也无登记和品牌。

“杨老板”问：“这个‘狐狸’，活动范围有多大？”

尤里不无骄傲地说：“很大，从‘飞地’加里宁格勒到首都莫斯科，从欧亚分界线的叶卡捷琳堡到新西伯利亚，一直延伸至伊尔库茨克、哈巴罗夫斯克和符拉迪沃斯托克，都在其范围内。它不仅历史悠久、技术精湛，而且与政府间也保持了‘良好的关系’。”

他还加强了一句：“亲爱的杨，您知道我们俄罗斯民族是一个由残酷环境孕育出的民族，越是有挫折，我们就会团结得更紧；每当遇到绝境，我们总能劫后重生！就算被人堵住嘴巴掐住喉咙，我们也会让肛门学会呼吸的……”

“杨老板”有些不知其所云，只好回到具体问题上：“那个‘狐狸’，应该包容性很强啊？怎么对一个新朋友这么不友好？”

尤里：“恰恰相反，‘狐狸’们是很排外的。准确地说，它只接受原苏联版图内文明的、遵纪守法的用户。”

“杨老板”：“关于这个不文明的用户，有无通联的内容可供参考？”

尤里：“当然。”

他拿出一部录音机。“杨老板”一看，居然是一部卡式磁带的录音机！

尤里看出了“杨老板”的诧异，有些讪讪然地：“这个东西……简单可靠，成本也低。您听吧，解开后的内容，主要就是这些。”

“杨老板”心中暗忖：光是找到卡式带的成本就不会低……但他顾不了许多了，立刻打开机器听了起来。

“杨老板”足足听了一个多小时，终于理清了其基本内容：

大段录音，基本上是各国广播电台和电视等对半岛局势的报道，尤其是对其永尊元首行踪的报道；

对话基本是使用半岛语言、日语和部分英语，内容全部为暗语，无法判断；莫尔斯码，基本上是只由俄罗斯发向中国，无法判明内容。

“杨老板”提出能否请政府方面帮助准确定位这个不受欢迎的“用户”？

尤里当然明白“杨老板”的意思。于是一边用手掸着根本就没有一丝灰尘的西服领子，一边坏笑着回答：“动用政府，成本太高；而伟大的俄罗斯.NGO、‘翱翔的狐狸’既无所不能，成本又低得令人惊喜。而且，您一旦对它定了位，难道就不需要使用其他受限制的各种器材了吗？”

不待“杨老板”回答，尤里自己就马上接上了茬儿：

“最适合远东大地的骏马、最适合您这位英勇猎手的弓箭，我会以最快的速度 and 最低的价格……”

“谢谢。交易完成后？”

“再付款。明白，亲爱的同志……”

百脑汇商场

201X年，初夏，北京时间（X+48小时）日，11：31分。

商场内的通风系统已经开始室内外空气交换的运转，而且从11时到14时也开始阶段性送冷气了，但孙婕和她的武警丈夫以及其他几位“少得可怜”的随从人员仍然冒出了满身大汗，他们既要全力以赴、又要尽可能“不明显的”阻拦着越来越多、越来越挤的人群。

永尊元首轻松随意、自由自在地在商场一楼各个柜台前转着，不时地与销售人员 and 顾客们交谈着，而且混杂应用着自己民族的语言、英语甚至汉语：

“你好啊，现在 CPU 性价比较合适的是哪一款哪？普通家用……”

“哟，水冷系统……不错吗！用它玩《极品飞车-18》，没有问题吧？”

“你这铺位不小啊，一天最多能卖出去多少台电脑啊？”

“嗯……这个电脑不错，这外壳挺像兰博基尼吗！就是太沉……”

他一会儿摘下墨镜，一会儿戴上，不时发出一阵阵爽朗的笑声。

人群随着他的移动而无规律的移动着；有拍了几张照片就离开这个群体的，但大多数还是坚持着跟随移动，在尽可能延长着这人生可遇不可求的机会。

按理说，身着军装的云依鹤是不用去拦阻人群的。但她却主动地参与了拦阻工作：她经常恰到好处地出现在领袖周边的恰当位置，既不影响领袖与人民的交流，又不能让人民与领袖太接近。有时，还要刻意回避一下越来越多的拍照：因为那些手持各种数码拍照设备的男女们，迅速发现了这位英姿靓丽的女军官，而一声：“那女的是中将呢！”更是立即分流了相当多的关注。

她的心中更重要的企图，是要利用拦阻人群的行动，尽快地与那位“省外办”的孙女士接触上，这是最快地信息传递机会，比殷仕野留给她的这种通过外交途径的联系方式，一定要快得多。

她已经决定：目前态势必须第一时间通知中国人；尔后，再考虑报告给天帅同志，并采取必要的措施！

终于，她靠近了孙女士。

在来回三次的接近、离开、又接近的过程中，她以最简短的语言告诉了孙女士如下内容：

注意钛合金罐！内有生化武器，极危险！

这个电子商场，在对方的计划中！

同时，她通过一个隐秘而又轻巧的动作，递给孙女士一个小小的 U 盘。

殷仕野和苏婉芝接到通知后，立即开着那辆红色科帕奇来到三好街。

他们刚刚在百脑汇的地下一层停车场把车停稳，就接到了**孙婕**那番语速极快，只有不到十秒钟的电话和传来的**全泰远**、两个白色罐体的照片。

他已经来不及使用暗语，就直接告诉她：“立即上报！打开语音群，我马上到！”

苏婉芝：“我去大楼监控室，就在这层！保持联系！”

他们两人同时一边戴上耳机一边打开了多方通话的设置，此时**孙婕**传过来的东西已经在语音群内共享。

殷仕野在**苏婉芝**即将转身离开时，突然有一种久违了的感觉浮现出来：他期待**苏婉芝**能像他们当年搭档时一样，在遇到紧急时刻，她会给予他一样东西……果然如他所想，那种在目前情况下最不可能出现的、却是最应该出现的出现了：

她看了一眼**殷仕野**：

眼神中只是一片平静的希望。

殷仕野接收到了战友的鼓励。

可仍然感到两只手心已被汗水浸满！

他立即狠狠地挥了一下手，赶走了那种令人屈辱的湿腻感觉！

他认为自己的头脑还在清晰和迅速地运转。当然，已经无法排除那种轰轰作响的声音。

他注意到那几辆特殊的车，已经停在了地下停车场的出口位置，有几个人正在与其他车主们商量，可能是请大家原谅之类。

语音群中：

殷仕野：“小孙，你在几楼？有什么情况？”

孙婕：“一楼，暂时没有。”

殷仕野：“通知金达莱，向东，大门，马上离开，车在那里！”

孙婕：“是！”

殷仕野：“‘揍是不夫’，将地下室的车调至地面，在百脑汇东侧小广场待命；

出来后，分北、南、东三个方向离开！”

上边：“好！”

苏婉芝：“我到监控室了！”

殷仕野按下了电梯上行的按键。

还行，可能是因为这个时间段内没有人上下，所以电梯很快就到了，他进入电梯后，一边再看了一眼全泰远的照片，一边按下了二楼的指示灯。

二楼以销售摄影器材为主。

一个中等身高的人，身材壮实，平头、方脸，斜挎着一个黑色水洗帆布的“马盖先”牌户外包，正在楼层中央人行步梯附近的一处柜台边上，用手比划着让一个售货员拿出一架索尼的微单数码相机，一边摆弄着，一边调动着自己的全部感官：

一只耳朵通过对讲机的耳塞，收听“风”的指令；

一只耳朵听着商场内的动静，捕捉着大楼内的“风向”。

正当楼层内的人们忽然开始骚动时，“风”也同时告诉他：他盼望的人应该到了！

按计划，他确认消息后，就应该到一楼电梯间那处中央空调的通风口，把已经安好定时爆炸装置的那两个白色的、可能是铝合金材质的罐放进去，启动1分钟定时，然后立即脱离现场。

他不知道临时给他的这两个罐体里是什么，只知道“绝对的不能打开它！”以他的经验，这两个罐上的爆炸装置一看就知道威力小的可怜，也就是个大号的爆竹，只能勉强炸开封口而已；但是，这两个罐可是有一定的分量，肯定比仅装了相同体积炸药的罐体要沉，威力应该相当巨大；同时，还安装了通过手机发出9秒至1分钟定时和手控9秒两种起爆方式。而且，他十分讨厌装置上显示倒计时的绿色数码管，鬼气森森的……他把两个罐用胶纸带绑在了一起。

那个人终于就在他的面前了！

他的眼中又浮现出亲人们在采石场晃动的身影，鲜红的血丝旋即布满了眼球；他突然改变了决心：整个现场的情况，使他完全可以更“痛快地”亲手向那

个人掷出“复仇之剑”，他要亲眼看到那个人或倒下或被撕裂……

他从中央楼梯的步梯上，开始向一楼走去。

语音群中：

苏婉芝：“注意！二楼，中央滚梯，西北！”

殷仕野：“正在接近！”

孙婕：“小心！”

“揍是不夫”也进入了群中：“重点是两个白色罐体！支援力量已经靠近百脑汇！”

几分钟之前，远在俄罗斯追击途中的“杨老板”也已入群，但信号极差，时有时无。

殷仕野：“支援力量不明现场情况，听我的！”

“揍是不夫”：“同意。”

殷仕野终于认出了**全泰远**。

他迅速向对手靠近。

永尊元首还在悠哉的走着，展示着领袖的风采。

他想再转一两个柜台，然后到二楼转一下，就可以结束了。

此时，从百脑汇商场一楼四个不同方向的门，正在同时涌入一批年青男士：这些人身着各种各样的服装，但颜色一概偏深，没有太“鲜艳”“时髦”和“另类”的样式；而且，个个是短短的头发、黝黑的皮肤，有着矫健的身姿、警觉的目光以及一只手紧贴腰部的动作等等，这让有心人一眼看出：他们是便衣警察或者是武警。

他们显然有着明确的分工和默契：一进入到商场的一楼，就迅速占据了各个要点和出入口；同时，通过“强行占位”等方式，“无形”地形成了一条通道，通向一楼东侧正门。

与此同时，三好街上也突然增加了许多交通警察，他们把百脑汇商场北侧地下停车场出口处到“维用科技大厦”东侧的、三好街与文萃路相连接的T型路口

这一路段进行了封闭，同时，沿三好街向北，将所有车辆调整至道路右侧暂停，一直控制到南边的文兴路路口；

文兴路路口的东西南北四个方向已经全部亮起了红灯。

孙婕靠拢云依鹤，低声清晰地：

“结束，东侧大门，撤！”

云依鹤没有任何犹豫，随即向随行的黄眼珠的女书记和护卫司令部的那两个中校用手势发出了约定的一级危险信号；至于领事馆派来的护卫力量，她只是感觉到应该在周围而已，因为她不认识同时也顾不得太多，她只能迅速并直接地行动起来：她借助人群那虽然已经不十分拥挤，但仍存在的力量，贴靠上领袖，和黄眼珠的女书记一起以身体接触的方式，把他“诱导”着挤向东侧出口。

当云依鹤的身体与永尊元首接触上的一瞬间，领袖有些诧异地盯了她一眼，但立即从其充满语言信号的大眼睛中读出了危险！

她只说了一句：“这里结束了！”

他没有一丝心悸和慌张的感觉。

在他不算长的生命中，有过焦虑、愤怒、犹豫和疲惫等等，就是还没有品尝过慌乱。就算在国内清除那些“反党反领袖分子”的前前后后，他也从来没有过紧张的感觉。

他觉得，世界上的一切都应该是在自己的掌握之中。

不是吗？他不是有一双能够粉碎一切的巨手吗？

在国内时，相关部门递送给他的材料、汇报等等，确实有很多内容是针对他的威胁、恐吓、咒骂、剖析、讽刺和挖苦，但无一不是被冠上通常的限定词语之后，呈到他面前的。因而他对这些负面的东西总是有一种想要嘲笑它们的感觉。即便在几次护卫演练中，他也总是处于中心、笑对一切、百战百胜。即使是现在云依鹤给了他实际威胁的信号后，他感觉仍然与一场护卫演习一般无二。

在他第一次走出他的国度时，他所见到所感受的，仍然是隆重的仪式、尊敬的称呼、礼貌的问候，就算有要求和希望，也都是委婉至极。

当然，“您的生命不仅属于您自己，而是属于我们民族整体”的概念，他还

是有的。

所以，他才极其自然地顺从了**云依鹤**的力量，开始向门口迈进。

全泰远走下了二楼。在一只脚刚刚踏上一楼地面的同时，他的一只手已经揭开了那黑色户外包，另一只手正在往里伸。

殷仕野已经走到由二楼下至一楼的步梯中央，他一眼就看到了**全泰远**包中露出的白色罐体！

殷仕野立即从一位同行者的手中抢过来了一台七吋的平板电脑。未等那人喊出声来，那平板电脑已经划出一道低伸的曲线，以 160 度的倾角旋转着直冲**全泰远**头部而去！

就在**全泰远**低头躲过这一击时，**孙婕**也认出了他！

孙婕与丈夫对视了一下，他们即达成了共识：离开这一人群，一起快步向**全泰远**冲了过去！他们两人冲击的路线，恰好在**殷仕野**与**全泰远**之间。

殷仕野心中大叫一声“好”，并三步并做两步冲下楼梯，准备与他们两人一起对付**全泰远**时，却被**孙婕**连撞带推的离开了预定方向！

全泰远立即明白了目前的局势，那个人已经走出了他的投掷范围……他没有丝毫犹豫，一边继续在帆布包内摸索着那两个白色罐子，一边转身即向早已看好的方向撤去：楼层西北拐角处的、刚才领袖乘坐的那架电梯的电梯间。

当然，他要到电梯间，就要先通过被**孙婕**称之为“密闭厅”的位置。

被撞了一个趔趄的**殷仕野**，明白了**孙婕**的用意，只好先暂停了对**全泰远**的追击。于是，他面向追击、背向领袖，形成了**全泰远**与领袖间的第二道防线——**小孙**与武警丈夫则成为第一道防线。

全力的奔跑使**全泰远**没有来得及抓实罐体，就已经退进了“密闭厅”。他清楚地看到，追击他的那位男士已经持枪在手，虽然还没有举到射击的高度——因为持枪者尚处于一脚门里一脚门外的状态。

全泰远终于抓住了两个罐体，同时按下了手动启爆按键。

指示灯开始闪烁。

只要 9 秒。

只有 9 秒了！

俄罗斯，伊尔库茨克州安加尔斯克

201X 年，初夏，莫斯科时间 (X+45 小时) 日，19: 39 分。

没有多费什么周折，“翱翔的狐狸”于前天就锁定了那个“不文明的用户”：他正在伊尔库茨克西北五十公里左右的安加尔斯克附近游荡。

在“杨老板”的紧急要求下，昨天一早尤里如约向“杨老板”交了“货”。从清单上看很是“奢侈而又廉价”：

1、一辆崭新的银灰色 Combat-T98 越野车，按陆上 80%、水上 20%，总计一千公里的可能消耗计算，可乘坐 9 人的车厢内另装了“若干存储于便携式安全油箱内的足够用的高标准燃油”；在不发生“需要大修以上的损坏”情况下，每天 1990 元人民币租用；

2、一套自制的、如同电子管收音机般的“无线定位系统”，可根据无线电台与卫星之间的联络情况，定位电台，误差八百至一千五百米左右；每天 500 元人民币租用；

3、一台改装的 Sony 笔记本电脑；无论是否损坏都需要还的；借用；

4、一台卫星电话；每天 1200 元人民币不限通话时长；租用；

5、一套美国原装 TenPoint Crossbows (天魄弓箭弩)，配箭 12 支、俄式军用匕首 1 只等，人民币 49990 元；

4、野外多功能工具包、急救包、炊具及 1 周的标准俄式野战口粮等等，12000 元人民币……

看到“杨老板”哭笑不得的表情后，尤里一边解释这“不仅是目前在远东地区最豪华的狩猎成套装备，而且油料是额外加配的”，一边以极其熟练而又隐秘的动作递给“杨老板”一个脏兮兮的油布包。

“杨老板”用手摸了几下，确定是一支9毫米的马卡洛夫手枪。他一边掂量着油布包一边考虑了一下，摇了摇头。

尤里不解，用手掸了掸西服领子：“枪号锉掉了呢！而且，这里的大部分地区，每平方公里只有不到四个人……短的配合长的，也是标准配备呀？”

“杨老板”还是坚决地退回了油布包。

尤里先耸了耸肩，后点了点头。

“杨老板”对其他表示了十二分的满意，并在一张纸上认真地写下了有关金额的合计等。

尤里一看成交十分高兴，居然不再掸西服领子，而是“叭”的一声打了个响指：“十分愿意和中国同志合作！我在伊尔库斯克备好美酒，等你凯旋归来！”

现在，“杨老板”已经驾驶着那辆足有五吨重的T98越野车来到了安加尔斯克以东，即贝加尔湖流入安加拉河之处。

他看到了那块被当地人称为“圣石”的巨石。

此时，景色真是十分宜人：

金色和灰色相交的晚霞，衬映着安加拉河两岸的山峦，连绵起伏姿态万千；茂密的原始森林密如一堵厚实的木墙，呈现着一片深深的蓝黑色；那圆石兀自横亘中流，在平均流量达五千立方米/秒的湍流冲击下，宛若一只滚动不止的巨大车轮。

可惜，“杨老板”此时没有更多的时间欣赏美景。

他启动那套“无线定位系统”，发现“不文明用户”的位置又向正北方向移动了，距此约有二十多公里。他知道对方的这种行动路线，有些野外生存中“循水而动”的意思；因为安加拉河从贝加尔湖流出后，就是先向北，再向西，流经中西伯利亚高原的南方后注入叶尼塞河的。

“杨老板”认为，如果再向正北走一百公里以上，对方也就什么事也做不成了。那里是东面勒拿河和西面的安加拉河之间的一片无人区，地形复杂恶劣之极；而且无论天上地下，除非他使用卫星电话，否则，他哪里也联不上。

虽然他不相信尤里认为“不文明用户”没有携带卫星电话的判断，但毕竟使用的是那种小功率电台——目前可以确定就是一种大功率对讲机——需要业余

通信卫星，二个小时后，将会有三个小时的盲点。

所以，他不会再继续向北更远了。

所以，我要加快速度，追上他！

三好街，制高点

201X年，暮春，(X+48小时)日，11时24分。

在三好街的东西两侧，有四座制高点意义的高层建筑，分别是裕宁泰地大厦、辽宁物产宾馆、万顺大厦和沈阳硅谷。

在这四个制高点的最顶层上，都有一处既相同、又各式各样的位置。

这些位置的相同之处在于：假设你有一部能升到与这四幢大楼顶层同高的消防云梯，即便靠近到十米以内，你也看不到它的隐秘部位：它们四周都或有墙体或有杂物遮挡；而在它们的上方，却都没有任何遮挡，可直望蓝天。

在这个城市，如同看不见的蛛网一般，有无数的电波在空中弥漫。此时，在这看不见的蛛网中，有几组相互对应的电波忽然开始了诡异的交流。随着它们的交流，在那四个制高点的各不相同的隐秘部位，此时都有一部一模一样的东西运转起来：

一架黑灰色八轴遥控飞行器。

它们那V型的8个旋翼，发出了嗡嗡的声音，机体稍稍晃动着，已经离开了楼顶的地面。

在应该悬挂数码相机或摄像机的位置，每个飞行器挂载了5枚Csywd-JH60s的金属拉环烟雾弹。

百脑汇商场

201X年，初夏，北京时间（X+48小时）日，11：51分。

语音群中：

听见**孙婕**的急促喘息声，**苏婉芝**终于按捺不住：“孙，怎么样？”

殷仕野的声音也明显有些喘：“让‘无人’车队先向北，然后向东，再向南上青年大街；最好先找个地方暂停，再走！‘重要’车队1号向南加速，2号向北加速，尔后听我的指挥！”

“揍是不夫”：“好！”

“**杨老板**”忽然加了进来，声音仍断续：“有Gas危险，Gas……也在三好街附近。”

“揍是不夫”：“台办告诉了，已经派人去查了！”

全泰远退入了那间“密闭厅”。

他对这里已经很熟悉。这种观察和记忆，是特战旅“现地勘察”课程中“确定撤退线路”的关键内容，也是“国外城市高大建筑物结构特点”课程的基本内容之一。

此时**全泰远**已经知道，自己能否躲过那一男一女的追击，关键就是他在“密闭厅”里，能否做出他预先设计好的系列动作了！

他的预先计划是：如在一楼遭遇追击，他就先撤入“密闭厅”和电梯间，再选择电梯或步梯退往地下，然后寻找合适的路线撤到地面。必要时，他还可关上某道“人防门”以阻挡可能的追击者。他已经试过，这些门虽然看起来高大沉重，但门轴都很灵活，加之他已经提前浇注了润滑油，凭他的力气可迅速开关。

全泰远先向后做了一个抛物的动作，当然是个假动作，他要以此来争取一至二秒时间；

有效！那两个追击者在做规避和观察时，脚步放慢了；

全泰远随即扔出了黑色户外包，同时闪身退向通往电梯间的那扇“人防门”；

追击者们在**全泰远**做第二个抛物的动作时没有停顿，武警军官平端着手枪首先跨入了“密闭厅”，死死瞄准了逃跑者；此时，他完全有把握击中一脚门里、一脚门外的逃跑者；但是当逃跑者抛出黑色户外包时，**孙婕**却喊了一声：

“包！！”

追击者因目光转向户外包、脚步稍一迟缓，**全泰远**借机跃出“密闭间”，闪到那扇“人防门”后面，抓住把手，开始拼尽全力关闭它！

武警军官一只手继续平端着手枪瞄向逃跑者，另一只手在伸向户外包时，他看到了包内那鬼火般闪烁的绿光！

他心中一震，只能回头向**孙婕**投去了询问的目光……

安加尔斯克

201X年，初夏，莫斯科时间（X+45小时）日，19：39分。

一条可能是车轮碾压，也可能是人或动物踩踏出的“小路”，在忽而草丛灌木、忽而泥泞沙砾中，痕迹模糊、逶迤曲折地伸向远方。

根据那套“无线定位系统”显示出的目标方位，“**杨老板**”驱车疾驶着。

终于，他发现“不文明用户”的位置在定位系统的屏幕上，几乎已经与他自己重合了！

果然，“**杨老板**”不用望远镜，也看到了目标：一辆墨绿色的陆虎车，在快速向西北方向移动着。凭自己对路虎系列车的了解，他判定那应该是一辆路虎览胜，5.0排量，涡轮增压的。

“**杨老板**”用手扶了一下卫星电话的耳机：

“已看到目标，距离1公里，路虎1辆，人员数量不清！”

“揍是不夫”的声音因为经过加密有些断断续续，但却十分清晰：

“让它消失！”

路虎车内的，是儿玉龙太。

按他们在南萨哈林斯克那间小木屋内商定的协同计划，他的任务是：

一，通过网络和电视、广播等，进一步掌握永尊元首的活动踪迹，通知一线人员。为此，他这辆租来的路虎车内，已经安装了各种“可在北极或南极都能正常使用的信息采集”设备；他目前得到的信息是：永尊元首在中国辽宁省沈阳市活动的消息，世界各大媒体已经全部知晓，正在“热烈评论与报道中……”按预先设想，这就是最理想的“行动时刻”；

二，根据相互制约、远程控制、万无一失的原则，他必须听从身处一线的“风”的指令，发出“油气田泄漏事故的消息”。即：通过手机发出只有他才知道的一串数字，用来遥控启动他并不知道具体位置和性质的“某种可激烈动作的电子设备”，他估计是爆炸物。

那天研究讨论时，他们按习惯把设置“电子设备”称为“烤面包”，把启动“电子设备”叫“吃面包”；根据“风”的意见，确定了“甲在具体位置‘烤面包’、乙在现场观察是否具备‘吃面包’的现场条件，而由丙来分析整体条件是否需要‘吃面包’、丁则听从丙的最终决定而‘吃面包’……”的行动方式。根据分工，儿玉龙太担任了“丁”的角色；

当时儿玉龙太觉得这太过于复杂，很不以为然；而且，他的角色也太不够刺激。

“风”则摆出一幅莫测高深的表情，对他讲了一顿什么“and、or、not”、什么“与，是同真为真，一假则假；或，是同假才假，一真即真；非则是非真即假，非假即真……”的逻辑分析，企图说明这种方式是一种既能相互制约、又能互相保证的可靠、安全与有效的方式；同时，“吃面包”的“丁”更是此次行动中实际指令的最高控制者；再者，“丁”是负责保证“事态能够持久下去”的关键人物等等等等。

听着这些啰哩八嗦的解释不到三分钟，儿玉龙太就头疼起来……但是，当他看到当时屋内那几个互不熟悉、眼神各异的人时，儿玉龙太又有了些似懂非懂的

感觉，恍惚间也就同意了。

三，发出那串数字后，他必须等待“风”的指令，才能进入俄罗斯的欧洲部分，找一个中等以下规模的城市，潜伏待命……

现在，儿玉龙太正百无聊赖的在大草原上驱车漫游着。

他要做的工作已经基本完成一大半：他已经挑出全世界关于永尊元首报道中的关键内容，传递给了行动小组。目前的工作，就是每隔几分钟，拿起那部卫星电话，瞅一瞅、听一听。

这是个基本上没有任何实际意义的动作。

忽然，那卫星电话上的来电指示灯终于闪烁起来，随之就是一阵刺耳的铃声：是“风”！

“风”：“5分钟预备！”

儿玉龙太：“明白！”

他停住了车，脑中又默念了一遍那串数字，以保证不出差错。

按约定，当那刺耳的铃声再次响起时，他就要发出那串数字。

他忽然自嘲般地笑了一下：该死的铃声，真是太刺耳，倒把自己吓了一跳！应该改成柔和一些的，也好利于稳定心情。

忽然，他从后视镜中看到了一辆超大的银灰色SUV正在向他驶来，距离八百米左右，速度极快！

几乎就在耳机传出那句“让它消失！”的同时，“杨老板”得出结论：

路虎已经发现有人跟踪他了！

因为那辆路虎忽然向左一打方向并停止了运动。

这辆路虎是右舵。

它正在观察我。

沈阳百脑汇商场

201X年，初夏，北京时间（X+48小时）日，11：52分。

孙婕明白了丈夫给她的信号：对方抛出了包，说明开枪已无更大意义！

她没有任何犹豫，再次大喊一声：“包！！”

武警军官捡起户外包时，逃跑者已经把出口的“人防门”关上了一半！

孙婕扫了一眼，在不到一秒的时间内就做出了如下判定：

绿色鬼火般闪烁的是飞速减少的数字，已经过了“06-95”，而最后两位数显然是百分之一秒：来不及拆解了！

此爆炸物威力不会很大，但里面肯定就是金达莱说的生化武器，而且即将被引爆！

永尊元首等还没有走出大楼！

她来不及解释，就做出了一个既令丈夫，也令逃跑者惊诧的动作：

她回身握住了“密闭厅”进口处的“人防门”把手，开始竭尽全力关闭它！

丈夫和逃跑者同时明白了她的意图：

她要封闭“密闭厅”！而且是要把自己和另一位追击者同时封闭在里面！

显然：

如果追击者返回一楼商场再关掉入口处的“人防门”，逃跑者就不会继续关闭出口处的“人防门”，而是打开它，让爆炸后的飞散物通过电梯间内那哄哄作响的空调通风口，传入整个大楼！而他则还有可能跑出危险范围！

只有追击者主动关闭入口处的门来处理爆炸物，逃跑者为了堵住追击者和万无一失地避开爆炸飞散物，才会继续关掉出口处的门……只有这样，整幢百脑汇大楼才是安全的。

这一切，是三个人瞬间在心中达成的共识。

逃跑者眼中除了紧张、仇恨外，还露出了一丝钦佩！

但他没有任何迟疑，继续拼死关着出口处的门；

武警丈夫也没有任何犹豫，他伸出一只手，帮助妻子关上了进口的那扇门；

随着低沉压抑的“轰、轰”两声，两扇结实而又密闭的“人防门”相差不到一秒，都死死地关上了！

逃跑者在门关上的一刹那，看到了追击者作出的惊人一幕：

他们紧紧地拥抱在了一起！

他们胸前紧紧挤住的，是从户外包里掏出来的两个灰白色罐体！

逃跑者切实地看到或感觉到，两位追击者眼中流露出的目光中，既有坚定的意志、热烈的爱意和无限的眷恋，也有最后的一丝希望。

安加尔斯克

201X年，初夏，莫斯科时间（X+45小时）日，19：41分。

儿玉龙太在车内没有动。

那辆 Combat-T98 越野车的轮廓越来越清晰。

距离二十多米时，T98 停下了。

T98 的车窗玻璃贴有反射膜，看不清里面。

儿玉龙太琢磨着：旅游者的偶遇？还是追杀者？

他把左侧副驾驶座上的那支 Пистолет-пулемёт、АКСУ-74 枪拿了过来，平放在自己的双腿上，为了便于在车内操作，他没有打开折叠枪托。这支枪连同那4个弹夹、800多发5.45mm弹，是他从黑市上买的。枪身上看起来锈迹斑斑，有些年代久远的感觉。但经过试射，可以确认它仍是一把威力不减当年的武器。

他习惯性地拉了拉枪栓，确认弹已上膛后，标尺归零，打开保险……
儿玉龙太决定等着 T98 的下一步动作。

“杨老板”也在等着那辆路虎览胜内的动静。

对方把副驾驶位的车窗落下了一半，由于光线的原因，仍然看不太清楚里面的情况。显然对方不知道他的来意，正在判断中。

双方静静地过了几秒钟。

“杨老板”将四个车窗都向下降了一厘米，以便看看和听听四周。

除了两台没有熄火的发动机声音和些许虫鸟微鸣外，静得令人心悸；

除了随风起伏的草木，只有天地相接处几朵悠闲的云彩，懒散的让人嫉妒。

恍惚间，“杨老板”想起一道俄罗斯民歌，名字好像是“在那白茫茫的田野上”，其中有段歌词是这样翻译的：

“……

在那白茫茫的田野上，月亮挂在高空；
她那银白色的光芒，照在广阔的土地上。

小铃铛你尽情高声唱，唱起快乐的歌，

啊！你勇敢的小伙子，

啊！美丽的姑娘！

……”

当然喽，词是要改一改的，比如改为“静悄悄”和“太阳”等等。

遐想不过零点几秒，一闪而过。

“杨老板”明白，这是许久没有经历险情的人，突然遇到生死难测的险恶处境时，经常出现的幻觉式心理反应。

他立刻摇摇头，晃走了这些不合时宜的东西。

他决定下车。

正当“杨老板”打开车门，迈出一条腿落地的一瞬间，对面的儿玉龙太也下

了决心：

不论 T98 里的是什么人，都不能让他活着！

儿玉龙太双手合力举起 AKCY-74，手腕一拧，旋即构成瞄准线……他没有把车身向右摆，就是想利用驾驶室内的空间方便瞄准。

“杨老板”心中一惊，但已来不及收回左腿……

“嗒嗒、嗒嗒嗒……”

标准的二次点射，清脆透亮、节奏分明，炫耀着射手是一位冷静与熟练的行家。

枪声在空旷的原野上没有任何回音，它自顾自地游荡着，在不可知的远方自行自灭了。

随着几发 5.45mm 弹击打在 T98 车门上而发出的“噹噹”声，“杨老板”感到左小腿“嗖”地一麻、一抖，他心中暗叫一声：不好！

他立即抽回左腿，关上了车门。

枪声刚落、万籁刚刚恢复寂静，儿玉龙太的卫星电话忽然刺耳地响了起来。这电话铃声，双方都清晰地听到了。

儿玉龙太已经预置了那串数字，因此只是按了一下按键而已。

百脑汇商场

201X 年，初夏，北京时间 (X+48 小时) 日，11:53 分。

云依鹤和其他人簇拥着天帅同志，已经出了一楼大厅的东门。

两辆奥迪车和一辆中巴已经停在东门外的小广场上，门都已经打开。四周显然已经布置了便衣警力。

云依鹤注意到那位“暧昧”的女士不见了，却发现了殷仕野的身影！

这使她从心底升起一股隐隐的安全感。

可这一丝安全感升起还不到三秒钟，她就忽然感觉到周边出现了一股骚动：从不同方向飞来三至四架飞行器，发出嗡嗡的声音，保持在距地面三十至四十米的高度；随着一声轻轻的“滴”，它们的腹部下方冒出了黑白相间的烟雾。

没有等云依鹤想明白，她就看到殷仕野的手势：快上车！

她没有再犹豫，立即按标准的安全护卫动作，与黄眼珠的女书记同时将领袖连推带搡地“塞”进了排在最南侧的一辆奥迪车；黄眼珠的女书记紧随领袖钻进车，一边关上车门，一边用身体把他压在了座椅上。云依鹤拽开副驾驶边的车门，一边用汉语喊了一声：“开车！”

其实不用她的命令，司机就已经动作了：她还没有来得及关上门，车就已经启动，随着轮胎剧烈运转而发出的啸叫声，这辆奥迪旋风般向南而去。

在轮胎摩擦出的烟尘中，其他几辆车也同时启动，向不同方向而去。

云依鹤刚一关上车门，就从后视镜中看到那四架飞行器的动作已经由平缓转为剧烈：

它们在盘旋中不断地做出由高空向地面俯冲的姿态，在接近地面三至四米时，又猛然向上拉起……四股浓浓的黑白相间的烟雾，在街道上空画出了一道道诡异的轨迹，这立即在三好街一带引起了一些步行和驾车人的恐慌，有人喊叫着，开始四下奔跑，有两辆尚未被交警控制的车辆发生了追尾。

这时，她忽然听到司机以非常平稳的声音说：

“首长好！路线已经清理完毕，放心。”

疾驶的车中，只有他们四个人。她看了一眼这位司机：四十多岁，方脸棱角分明、肤色稍黑，虽然身着西服，但应该是个军人。

她命令自己迅速恢复常态，回应着司机：

“您好！您的技术的，很不错的吗！”

“谢谢。我在部队给首长开过车，首长要求：屁股沾上座椅的同时，车轮就动……”

云依鹤对这位司机竟然在这种场合随随便便虽然不太满意，但考虑到特殊场合需要特殊人才的要求，也就罢了。而且在这种时候，她也需要显示出镇定的姿态，既给中国人看，也给自己的领袖看。

她通过车内后视镜看了一眼：

还好。领袖也很镇静，似乎为了掩饰刚才被人压在下面的尴尬，居然正在点烟！女书记仍然处在紧张中，一只手插在腰间，一只手扶着前排座椅，双目炯炯。

车行驶到三好街与文兴路的交岔路口，迅速向东转入文兴路，驶向青年大街方向。

果然如那位司机所说，一路上交警已经控制了其他方向的行人和车辆，使他们的车能够以最快的速度行进着。

苏婉芝看不到孙婕和她丈夫了：那间电梯间内没有摄像头。

她心中升起一股不祥的预感！

紧接着，她又看到全泰远在监控视频中出现，他正在冲出百脑汇大楼！

她立即通过语音群告诉殷仕野：

“孙婕危险！目标冲出商场，一楼北门！”

殷仕野心中一沉！

但他没有时间做更多思考，也不可能再做什么其他动作了，只能向商场西侧的出口冲了过去。

他一冲出北侧的门，就看见了全泰远刚刚拐入三好街，顺着东侧的人行道向南狂奔着。

殷仕野：“看到目标！他跑不了了……”

苏婉芝：“我马上呼叫支援……”

殷仕野：“让他们跟上就行！”

三好街，“维用科技大厦”

201X年，初夏，北京时间（X+48小时）日，11：50分。

三好街82号，“维用科技大厦”。

4楼402号，那个小房间。

房间中央的“智能家居网络中央控制器系统”上的指示灯忽然闪烁起来，接着就是一系列继电器动作的声音，是那种很微弱的噼噼啪啪的声音。

首先，是16个设定为最高温度的电磁炉全部开启，在其上面放着的钢制天然气罐温度迅速升高；不到二分钟，它们已经烫手并发出了令人恐怖的刺刺啦啦的声响。

接着，每个罐阀门处的控制装置动作起来，旋开了阀门，44个天然气罐立即全体向外开始排气，发出了近乎啸叫般的声音；这些气体在密闭的房间内左冲右突却无处可去，只好迅速改变着自己的浓度。

最后，一个Cartier SA电子按键气体打火机在控制装置的“启发”下，“自己”发出了一寸多长的火苗。

狂暴的巨大火团伴着一声巨响，骤然形成；

于是，房间内那些成梯次配置的罐们，有的轰然爆裂，有的被室内膨胀的巨大气流推动着，争先恐后地向东面那扇窗户飞去，它们撞开了塑钢窗户，撕开了外面覆盖的巨幅广告，或在空中相继爆炸，或飞落到三好街、以至三好街的对面。

此时，三好街与文萃路交岔路口附近的景象是：

空中，无人机伴着浓烟，跳着疯狂的空中芭蕾；

地面，四处散落的天然气罐一边弹跳飞舞，一边声嘶力竭地爆裂着；

雷声滚滚；

烟雾弥漫；

火舌闪闪；

铁片狰狞。

此时，领袖的车由文兴路转入青年大街后，正由南向北疾驶，刚好经过文萃路与青年大街的交岔路口，西与“维用科技大厦”的直线距离约八百五十米；

车内，领袖心中虽然稍有志忑，但并不十分紧张。他调整了一下情绪，一边摸摸、看看这辆奥迪的内饰，判断着与自己那辆奔驰的区别，一边开始与云依鹤“愉快地”交谈起来。

领袖说的是汉语，显然不熟练：“电子，市场的，没有完成游览，遗憾……”

云依鹤感受到了巨大的声响和突然的震动，她越过司机向西面看去，远处烟尘乍起……

司机有意地做了一个伸腰动作，企图遮挡一下云依鹤的视线，但为时已晚……

云依鹤理解他，未做任何表示，而是用本民族语言回答领袖：“是的，有些可惜……”

司机又不合时宜地插嘴了：“下面的安排，是参观万象城……”

领袖也听到了，但他对此没有做出反应，只是用奇怪的眼神看了看司机。他也听到了那巨大的异响，却没有弄明白响在何方，他心中还在暗忖：

什么万象城？这些中国人就是这么处理危机？这个司机是个什么角色？要是普通司机，在我的国家最小也得是个上校吧？不过，即便是上校军衔，这么胡乱插话，也应该就地“炮决”吧？

云依鹤心中明白大概，但无法详细分析，只能支吾着：“万象城……是沈阳市很新、很大的一个现代化的商业区的……”

说话间，已经有一辆引路的警车驶到了领袖车辆的前面，并且打开了向左的指示灯。

不到五分钟，车队驶进了万象城商场前的广场。

一群看起来很精干、穿着气派像是官方人士的人匆匆而来，脚步尚未停稳，就形成迎候队形。

看似警卫的一位走上前，左手打开车门，右手伸出挡住车门框，双目警觉地四处张望；

看似负责的一位走上前，微微欠身，自然亲切地：

“欢迎，欢迎第一委员长同志莅临万象城。”

此时，沿三好街向南狂奔的全泰远，刚才已经看到几辆奥迪车风驰电掣般地从三好街拐上了文兴路，也听到了身后巨大的爆炸声，但他感到奇怪：他抛出的东西，不会有这么大的威力……

他也无法判断他的行动成功与否。

很快，他看到有人在追击他。

为了加快速度，他伸手拽倒了一位骑着自行车的小伙子，不待那倒霉鬼喊出声就飞身跨上那号称“悍马”的军绿色山地自行车，一边继续向南行进，一边注意观察道路管制的情况，时刻准备更换交通工具。

此时，百脑汇一楼西北那间“密闭间”的“人防门”仍然紧闭。

在监控室的**苏婉芝**，连续作出了一系列处置：

建议“揍是不夫”发出生化武器袭击警报，请求专业队伍支援；

协调商场保安封堵“密闭间”的前后通道、开始疏散楼内人群……然后，她以最快的速度赶到了商场一楼西北侧那间“密闭间”外。

当她看到那扇刷着一层薄薄白灰、愈发显得冰冷无情的“人防门”时，刚才的机敏反应立即丧失殆尽，大脑一时出现了短暂地空白！

她心焦如焚却无计可施，只能用双手用尽全力拍打着那阴冷潮湿的钢铁，用颤抖的声音连续呼唤着战友，企盼再次听到那清脆甜美的声音。

恍惚中，她的手数次移向“人防门”的把手，可“揍是不夫”仿佛能看到她的动作，耳机中不断传来严令甚至是呵斥！

随着时间的推移，**苏婉芝**那双在门上拍打的手，渐渐慢了下来；

那双手渐渐痉挛了起来……

那十指似乎要抠进冰冷的钢铁之中……

安加尔斯克

201X年，初夏，莫斯科时间（X+45小时）日，19:43分。

儿玉龙太打了两个点射后，先是由于命中了对方而得意，但随即就后悔了：对方是个可以防12.7mm枪弹的防弹车，他这5.45mm的枪岂不是……

“杨老板”也知道自己低估了对手的疯狂，更令“杨老板”懊悔的是：他知道对方已经发出了信号，因为他听到了耳机中传来的情况！

虽然“杨老板”知道他的这次行动意义上已经降低，但杀气仍然陡升：俺绝不能让凶手活下去！

他摘下耳机，开始简单地包扎伤口。

同时，两只喷着怒火的眼睛，死死地盯住对方的一举一动。

那辆陆虎关上了所有车窗，做了个原地调头的动作，暴土扬尘。

“杨老板”轻蔑地笑了笑，也关上车窗，将油门踩到底，轰了两脚油。

两个数吨重的庞然大物抖动着，如同两只狂怒的野牛，在发动冲击前，各自用两只前蹄刨着地面……

陆虎在烟尘中骤然启动，仓皇而去；

T98 没有一丝间隔，咆哮着猛追上来。

苍茫大地，风卷云舒。

两辆 SUV 如同拉力赛一般，各自以发动机允许的最高转速轰鸣着，八只轮胎犹如工厂里常见的砂轮急速地打磨着大地，把一切与它接触到的草屑、碎石和泥土……都向空中抛洒着，远远望去，如同两只翘起尾巴狂奔的土獾。

不到三十分钟，陆虎就明白在这种几乎无路的地形上，它不是 T98 的对手。眼看着越来越近的追击者，陆虎有些慌乱，方向不稳起来。

此时，他们已经狂飙至一个坡度不大的丘陵顶端，并开始向下坡冲去。

车速借着下坡，陡然加快。

忽然，两台车上的人都看见在丘陵下方不远处，平坦无际中霍然显现出一个巨大的黑洞，基本是圆的形状，周边是一圈不高的土堆。

墨黑的洞口，就像一个怪兽在张着大口。

他们都知道，这是遇到了俄罗斯西西伯利亚地区不多见的“天坑”。

不知为什么，陆虎直冲着天坑就开了过去。

T98 依然紧紧相随。

于是，两台车围着直径足足有一百多米的天坑口绕了起来，似乎直线竞速变成了场地追逐赛，轮胎摩擦声加大起来，到了让人心脏难以承受的地步。

两位司机都在紧张的驾驶中，抽空瞅了一眼那巨大的坑：

深不见底，坑口边缘颜色偏深。

绕了三四圈后，好像听到了什么口令，两台车不约而同地停了下来，隔坑而望。

双方都明白，已经到了最后决斗的时候了：因为他们都不愿意再继续狂奔下去了。

显然，在“天苍苍、野茫茫”、风怎么吹也不会见牛羊、更别说人的地方，就算是再跑它十几个小时耗尽油料、再经一番搏杀，那最终的胜利者能否“凯旋回家”也是个未知的可能。

更为重要的是，经过这一番狂野的颠簸，两台车的驾驶者都已经把自己的肾上腺素激发到了最高值，无论出于什么目的，他们都盼望以最快的速度结束对方的生命。

他们不约而同地停下，是因为他们同时在感谢上帝的万能和仁慈：赐予了他们一个一决生死的赛场。

比赛的内容，显然就在双方的隔坑对视中确定了下来：无论采取什么动作，只要设法让对方坠入坑底，则胜。这是公平的，这种角力是不看车子的性能质量与结构重量的，只看车手的技艺、体力，或者说是杀气和意志。

坑边的风，在毫无规律的卷动着，把刚才还在高高扬起的沙土，渐渐吹散；一阵酝酿着生死一搏的寂静后，两台车的油门声同时轰响起来！

沿着天坑，两台车再次扬起高高的沙土，逐渐厮杀到了一起，或追逐或交错或迎头而上……不断地有沙土和碎石被抛入坑底。

最终，在一片杂乱无章的沙尘中，依稀可以看到其中一辆车在高速行进中，忽然做了一个360度平转，同时还在向另一辆车的方向做着侧移！这是个相当危险的动作：如果它在接下来的连续二到三次的旋转中碰不上对方，它就将坠入坑底！还好，在其旋转的第二圈还未开始前，终于用自己车身的后半部分，狠狠地撞击上了另一辆车的前半部分，自己则令人心惊胆战地停在了天坑的边缘上。

被撞的车自重虽然也不小，但它却能在直线坠落时，做出了几个性感的扭动。

胜利后的驾驶员没有任何松懈和欢呼，他随即打开车后门，拎出那个“便携式安全油箱”，拧开盖子，让这箱满满的“高标准燃油”尾随那辆坠车而去。

也不知过了多久，才听到盼望中的那声沉闷的轰响；

又过了一会儿，一股黑烟从坑中升起；

远远望去，那股烟柱飘飘袅袅地，也算有点儿“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的意境。

胜利者这才喘出一口粗气。

没等他进一步地放松，他突然发现，顺着自己那台车驾驶室的车门底沿，正在汨汨地向外流淌着鲜血！再一低头，自己的左脚边早已经积聚了一摊鲜血！

显然，包扎不符合野战救护的要求。

这句自责还没有说完，眩晕和无力已经迫使这位驾驶员一下子瘫软在地。

沈阳古陨石公园

201X年，初夏，北京时间（X+48小时）日，12:17分。

就在那T98和陆虎在西伯利亚平原上生死追逐时，远隔数千公里的中国沈阳市南方，也出现了最近经常出现的“飙车”现象：两辆汽车在追逐着。不过，这两辆车没有那么名贵，速度也没有那么高：前面跑的只是一台比亚迪G6，后面追的是一辆中华骏捷。

两辆车已经追逐了二十多分钟，到了沈阳南方虎深沟地区，这里有一个古陨石公园。

驾驶比亚迪的，是全泰远；

驾驶中华骏捷的，是殷仕野。

全泰远从百脑汇商场跑出后，骑着那辆“悍马”顺着三好街一直向南；到了浑河上那座桥时，他回头发现从百脑汇追出来的人已经不见踪影，应该是甩掉

了……于是稍稍放慢了点速度。

不料刚一放松，一辆汽车就从斜刺里撞了上来，把他弄了个人仰车翻！待他就地十八滚起身一看：却是那位追兵！他没有丝毫犹豫，没等追兵下车，就冲到路中央拦住一辆比亚迪，一把拽出正在目瞪口呆的司机，乘追兵还没有来得及调整好车头方向，一脚踏下油门。

全泰远向南撤退是按原定计划进行的；被人追逐着撤退，当然是计划中“可能”的一项。可能已成现实，他就必须前往计划中的第一个暂停点：拟订计划时，“风”告诉他，那里将有人等着他，有补充物资、新的证件等等，还有几件**全泰远**“使用一定顺手的家什儿”；集合后，他们将由**全泰远**全权指挥，一起向第二暂停点撤退。

第一暂停点，应该是一座田地里的水泵房。按惯例，“风”让**全泰远**记下了经纬度，同时也让他通过反复看地图强行形成了所谓“脑图”。

他的GPS在户外包中，情急之下忘了取出；这辆临时抢来的车上好像有导航仪，但**全泰远**弄了几下却没有打开，后面追兵迫近，路上车辆又多……他只好凭着“脑图”记忆一路狂奔。

殷仕野的车也是“强”来的：当他截住那辆中华骏捷时，面对那位满脸络腮胡子、体格壮硕，但惊恐之下却如同娇小姐般作态的司机，曾下意识地在自己上衣口袋里摸了一下，嘴里差一点儿就说出“依法临时征用您的……”之类的话；醒悟后，只好学了句美剧中的常用台词：“对不起……”

到地方了！

全泰远一眼就看到了那座孤零零的、在一片不到半米高玉米中的水泵房，十多平方米大小。它位于一段向南弯曲成弧形的公路南侧，距公路弧形的顶点约有二百米；在它的南侧和东西，都是数千米的玉米地，再远处则是荒秃秃的丘陵。

从公路弧形的顶点到水泵房没有车道，只有一条窄窄的田间小路；

小路边上，一辆微型面包车陷在田地里，车身已经歪得就要倒下了，应该是同伙的。

全泰远也让那辆可怜的比亚迪 G6 冲进了田地，一直到它实在爬不动了，才弃车跑进了水泵房。

果然，两个同伙在等着他，“风”不在。

那两个面孔很像蒙古人、眼珠有些黑中泛着黄绿的人，每人都背着或挎着一个一米多长、鼓鼓囊囊的黑色登山包；这两个人面无任何表情，也没有说什么话，只是由其中一个矮个子给全泰远递过来一个登山包。

全泰远喘着粗气，“撕”开了包的拉链，急切地翻找起来。他心中明白，继续潜逃、前往下一个暂停点的机会正在一秒一秒地消失，当务之急是取得武器消除最直接的威胁！

原来“顺手的家什儿”是一支老式的 AK-47 突击步枪，还有一支马卡洛夫手枪，大概十多包子弹……

水泵房由红砖砌成，三面有窗一面是门。窗户是木框的，没有玻璃，用胶合板或塑料板钉上了；门倒是个铁门——木板外包镀锌板，也挡不住什么子弹，隐蔽物而已。

全泰远捅开追兵方向的窗户看了看：那辆中华骏捷已经停在了公路道边，追击者正在下车，一手捂在耳旁，好像在讲电话。

全泰远心中迅速分析了一下：目前追击者是一人且看来无武器，如果抓紧时机解决了他，再寻机继续撤退是完全可能的……他心中的希望一下子升腾起来！

可这希望不到三秒钟即飞上了九天云外：那追兵并没有向水泵房而来，而是下车蹲在了打开的车门后：显然，他是在等待支援！

已经可以听到凄厉的警笛由远而近，从它们那起伏交错的频率来看，不少于三辆警车。

全泰远的心跳忽然平缓了下来。

他明白了，他现在能做的一切，无非就是以秒为单位来延长生命而已了。

作为一个军人，他知道自己生命结束前，应该尽可能多的搏杀对手！最起码，也不能束手待毙。

他向那两个眼珠黑中泛绿的人向外歪了一下头。

他们向外看了一眼，倒是很迅速地判明了形势。

三个人又用眼睛互相盯了一下，仍然没有进行语言交流。

接着，两个眼珠黑中泛绿的人一起默默地打开登山包，默默地掏出两只同样的AK-47突击步枪，默默地上了膛，默默地分别占据了两个窗口，默默地再不回头看全泰远。

全泰远看着他们的动作，自己的头脑也渐渐空白起来，他两只手握着枪，机械地上膛、举枪、瞄准……

“啪”！

清脆的声音，只回荡了短短几秒钟，就在无限的空中溶解、消失。

殷仕野看着那发子弹在中华骏捷车前方挡风玻璃上钻出的洞，骂了一句：这他妈的怎么跟人家交代呀？换整个挡风玻璃，得多少钱呢？！

他知道对手的内心已经处于慌乱之中，否则，弹着点不会离自己这么远。

明明看到里面有两个人影晃动，却只响了一声……这个小团队看来都是训练有素的亡命杀手。看着面前砖砌的水泵房，他忽然又想起自己当兵时，捕杀后勤医院勤务排邓班长的那一幕，多像！又不像……

殷仕野对目前的态势心中已经十分坦然，但是：

他是在强压内心的恐惧：因为他不知道、甚至都不敢问苏婉芝现在在干什么。

他是在努力平息着愤怒：他要想出一个干净利索的办法，让那水泵房里的人消失。

他是在十分庆幸：云依鹤和她的领袖正在“悠闲地”踱步于万象城内。

他是在暗下决心：绝不活捉前面这几个逃跑者，虽然“揍是不夫”希望“尽可能活捉”。

四辆警车已经围了上来。

那七八个警察已经从电台得知：无条件听从已经在案发现场的“那位同志”的指挥。“那位同志”告诉他们先不要动：对方手里的枪听动静就知道是7.62mm的大家伙，而我们只有几把被殷仕野笑称为“发令枪”的警用手枪；况且没有任何可以利用的地形地物，仅有的这几辆“皮薄馅大”的车也不中用。

但对方却也不贸然地向外冲。

双方对峙着。

有个年青警察拿出电子扩音器,想上去喊几嗓子,被**殷仕野**微笑着拦了下来,示意他:

没用。

又上来几辆警车,这回包括五六名特警上来了,但武器仍然不过是长短“发令枪”的集合。

殷仕野通过语音群找到“揍是不夫”：“现在僵住了！杀鸡，要用牛刀了！”

“揍是不夫”有些焦急：“同意！可是，一时难以调来大杀器……”

“这附近有一个预备役师，协调一下，调他们几门82无或者40火来！越多越好！”

“揍是不夫”犹豫了一秒钟，可能是在“必须尊重一线指挥员”的原则下，他同意了：

“好！我再与部队沟通一下，如果有无人强击机，也一块行动！”

“请示周期太长……能来，当然好！”

沈阳，万象城商业广场

201X年，初夏，北京时间(X+48小时)日，12:27分。

地下一层，“一茶一座”餐厅内。

一个四人座的餐桌，一个人坐在左手边，两个人坐在右手边。右边的，是**云依鹤**和那位护卫总局的中将；左边是**天帅**同志。

周边有站有坐，包括黄眼珠女书记等等若干人。

气氛，悠闲中透着热烈，也有一丝暗中的紧张。

餐厅经理快步走了过来，是个南方小伙子：“喔唷……这这，尊贵的客人，需要什么？”

天帅同志微笑着，多语种一起：“Hello! 你的，生意很好？”

餐厅经理：“是呀是呀，托您的福……”

众人大笑，一片融融。

天帅同志：“你的，香港？澳门人的？”

餐厅经理：“阿拉上海人。依，吃点什么好不啦？”

云依鹤：“经理先生，您的，来点饮料吧，好，不啦？”

对云依鹤略显生硬的模仿，众人又是笑声一片。

云依鹤知道天帅同志是只喝自己带来的水，但她知道昨天领袖已经打破惯例，在7号楼那里吃喝了一些本地的东西，所以才敢于这样开口。至于天帅同志是否真喝，就由中将同志处理吧！

其实，她并不像表面上这么轻松，她的心跳仍然有些过速，她仍然在警惕地观察着周边的一切。

她清楚地听到了巨大的爆炸声音，看到了部分烟尘。但是，在这个城市一片忙碌、宁静与祥和掩盖下，那一阵爆炸似乎只让远处的人们稍稍驻足了一下而已。

那位与殷总“暧昧”的姑娘不知何处去了，她心中很是焦急，因为她需要知道最新的情况！但是，她又觉得目前毕竟是离开了那最危险的境地，而且从中方的警卫安排来看，“万象城”应该暂时没有威胁……所以，还没有必要启动“外交途径”。

她只能等。

古陨石公园

201X年，初夏，北京时间（X+48小时）日，12:47分。

殷仕野一回头：霍！这阵仗……

上来了六门PW78式82毫米无后坐力炮！

带队的是个现役上尉，一身战地迷彩服。他过来先向殷仕野敬了个礼：“预备役师3团无坐力炮连，听您指挥！”

恍惚间，眼前一杠三星的上尉在殷仕野眼中幻化成了孙婕的那位二杠二星的武警中校……他立即摇了摇头，驱走了不合时宜的幻觉。

他这一摇头，却把上尉摇糊涂了：“你、您……”

殷仕野：“啊不，不是对你……打过实弹吧？”

上尉：“炮手全部是退伍兵！”

上尉说完特意瞅了一眼面前这个人，心里说：懂不懂啊？千万别是个棒槌……

殷仕野明白了他的意思，就尽可能回忆和使用起军语来，手势也成为五指并拢的“辟掌”式：“好！目标，正前方偏右，独立红砖房，看清了吗？！”

上尉这才重新端正了一些态度：“看清了！”

殷仕野：“每炮两发，集火射击，歼灭！”

上尉：“是！”

殷仕野追问一句：“什么弹？”

上尉：“钢珠榴！”

殷仕野回过头来，又看了一眼水泵房：“够了！不过，这里没有遮蔽物，不好架炮，如果肩炮射击，准确度不好……”

上尉前后、左右观察了一下：“不到三百米……可以架炮！可以分散到那几辆警车后架炮，多点配置，交叉火力！”

殷仕野这才注意到上尉背着一部估计是连排级用的电台，他不由在心中感慨了一番：这装备真是不可同日而语啊！一个预备役部队的装备，就能如此。

殷仕野：“好！告诉其他人，注意炮尾喷射区。”

他转过头告诉特警们：“隐蔽好，对方不打我们就不打！一会儿炮打12发后，上去，不留活口！”

上尉立即有股亲切感油然而生：这位老兵痞了！他马上通过电台指挥那六门炮散开，下达诸元……不到二分钟，他回过头：

“各炮好！”

殷仕野瞅了一眼仍然毫无动静的水泵房：“放……”

上尉：“放！”

十余声“咣！当！”巨响相继而起，此起彼伏、震耳欲聋；接着是“嘎啦啦……”的雷鸣，贴着地表面滚滚而去。除了两发弹没有直接命中那水泵房、在远处玉米地里掀起两股冲天的泥尘外，其余十发准确命中！八千多颗钢珠呼啸冲突，连同爆裂的冲击波、弹片和高温烈火一起，穿透、撕咬、吞噬着碰到的一切！

可怜那水泵房平均每平方米就被一颗 5.2 千克重的榴弹“承包”……它顷刻间没于烟尘中，碎片如雨，你升我落。

雷鸣远去，烟尘渐消；水泵房没了屋顶，四周墙体七高八低摇摇欲“塌”。

忽然，残垣断壁中跌跌撞撞出来一个人影，裹着一身烟尘，手中隐约拎着一支枪，向西北方向挣扎。

殷仕野刚想对上尉下达进一步的命令，却听到上尉已经在命令各炮转变瞄准点、重新装弹。

殷仕野会心的一笑还没有结束，耳机中就传来“揍是不夫”略带兴奋的声音：

“注意！铠龙临空！”

殷仕野一愣：这么快？！

“揍是不夫”又来了一串指令，很坚决地口气：“已经根据手机信号定位你，请协助指示目标的方位和距离！”

殷仕野知道：“铠龙”是军方最新列装的喷气式长航时无人战斗机，可目视遥控，一般情况下携带两枚 AR-1 等型号的空地导弹。

这可是现代化高科技大牛刀！用得着吗？转念一想：就算实弹打靶吧，上哪儿找这机会……于是，他开始协助定位：

“爆尘点在我正北 260 米，目标在爆尘点西北 50 米，一人！”

殷仕野一边用手势告诉中校暂停一边大喊一声：全体卧倒！

卧倒后的上尉有点儿懵，投来疑问的目光。

殷仕野扬起下巴，向空中示意了一下。

上尉抬头看了看，只有几片云彩在闲荡。

未等**殷仕野**进一步说明，就听空中猛然响起令人心悸的呼啸声，紧接着两道闪电首尾相衔，直接在目标处落地，惊雷再起！

殷仕野这回特意多等了一会儿，一直到尘土、碎屑，也可能包括弹片等全部

落后后，才站起身，做了个“前进”的手势。

两队特警排着标准的一字队形，躬着腰，在防弹盾牌的掩护下，成45度夹角迅速向前运动；抵近后，散开，包围，搜索……不一会儿，特警们一个接一个地直起身来，并向后边打着什么手势。

此时，各种大小、奇形怪状的处置突发事件所用的特种车辆，已经蜂拥而至，现场封锁的滴水不漏。

殷仕野抑制住自己一探究竟的欲望，一边拍了拍身上的杂物，一边冲上尉挤了挤眼：“不想看看弹着情况？”

那上尉嗖地起身跑了过去，好一会儿才转回来。他喘着粗气，强忍着呕吐：

“屋里一个，不成型了，另一个还有口气；屋外的……没找着。”

殷仕野转身，试图通过做做扩胸动作放松放松自己。

他进入语音群简单汇报了一下，然后：

“我，撤了？”

“好吧！扫尾和清场你不要管了。”

“三好街好像有什么动静？”

“嗯，有损失，正在清查。”

“俄……罗斯那边？”

“联系中断。”

“苏婉芝？”

“还在处理中……”

殷仕野忽然感觉两条腿如缀铅坨，怎么也迈不动了。边上那位上尉看见了，过来想扶他一把：“首长，怎么……”

殷仕野摆了摆手：“不用管我，啊？你们可是，飞了二发，啊？看看，万一没响，可得处理好哑弹！”说罢用尽全力钻进了那台中华骏捷。他伸手摸了摸前挡风玻璃上的弹孔，想着一会儿得找个什么东西把它挡一下，省得招人问。

车发动着了，但开起来怎么这么费劲。

一位交警听到手台上的命令后，赶紧跑了过来，尽量不显山不露水地引导着这台“涉案”车，把它从一片警灯闪烁、铁桶般的封锁圈中送了出去。

交警看着这台沾满泥泞、挡风玻璃上有一个圆形弹孔、司机有些晃悠悠、

开的也有些发飘的车，欲言又止。

沈阳，沈阳军区总医院浑南分院

201X年，初夏，北京时间（X+58小时）日，09：49分。

沈阳军区总医院在沈阳浑南新区设有一个分院，紧邻着浑南大路。

从昨天晚上开始，几辆防暴警车和诸多持枪荷弹特警的警戒，以及临时挂出的停止门诊通告，使这里看起来紧张兮兮的。那些身着制服人员的匆匆忙忙、出出入入，更使人感觉这里面肯定发生了什么特殊的事件。

四楼东侧的一条走廊，站满了特警、武警和部分军人，里三层外三层的，封锁的让人无法呼吸。最里面的病房，昨天住进了一个浑身血葫芦一般、心跳呼吸都已经十分微弱、完全丧失意识的病人。他是在一群警察和军人的护送下住进来的，值班的医生护士到现在也不知道这个病人的来历姓名有无医保，只好按床号把他称为“11床”的。

为了这个病人，总院特意赶来一名沈阳军区最“权威”的战伤治疗专家。经过十几个小时的抢救，病人总算恢复了勉强的心跳。

面对有关首长的询问，那位战伤专家十分肯定地说：“应该没有什么希望了，至多还能挺五个小时。”

昨天返回辽宁友谊宾馆后，天帅同志一下车，就似乎轻描淡写地告诉云依鹤：

“看看各地怎么报道的吧！”

晚饭后，云依鹤立即把网络上搜集到的有关报道集中了一下，向天帅同志做了汇报。从天帅同志的表情看，这些内容并没有出乎他的意料，因此一直微笑不语。不待云依鹤汇报完，他就起身说：

“不管怎么样吧，中国同志还是很努力的。但是，你还是要通过正式渠道，

表示一下遗憾，希望他们保证今后不再发生类似的……事情。”

今天早晨陪同天帅散步时，云依鹤悄悄问：“是否可以通过正常和‘必要的其他渠道’，了解一下情况？”

天帅同志注意地看了看这位女上将，考虑了一下：“可以。这是你的工作职责和权限内的事。”

云依鹤：“是！”

其实，云依鹤这是“先斩后奏”了！

昨晚半夜，她已经通过“外交途径”得知：实施此次袭击的人已经被中方歼灭，只有一名活捉者。今日凌晨再问时，则传来了一个电话号码和预约通话的时间。虽然云依鹤一看就知道这是个公用电话号，但她知道这一定是那位殷总要与她通话。

按预约的时间早晨4：30分，她跑到宾馆大厅找到一部外线电话。

大厅内的中方人员见她一来，就悄悄地离开了；而同时在岗的护卫司令部的的人，在她的眼神示意下，也只能暂时回避。

“喂……”

“我。”

“你的，还好吗？”

“一切都好。你呢？”

“也是好的。最高方面对你们的，很满意的，各方面。”

“那就谢谢了，你也很辛苦啊！”

“那些人，全部地？”

“啊，是啊。剩下一位住院呢。你有什么要求吗？”

“他，是？”

“全。”

“果然是他！他……还能够说的，很多吗？”

“应该不愿意说吧？短时间内开口也困难。”

“那，我的，要见他。”

“这需要请示。”

“另外的，我的，睡不好，您能帮助我搞到些安眠的药吗？”

“明白。”

在天帅同志离开沈阳的前一天，按计划要去参观一个汽车厂。天帅同志“按惯例”在上车前提出改动一下安排，去参观一个工业开发区。他说那里有许多我们民族南方同胞开的厂子，也可以看一看吗！中方同样“按惯例”，“愉快地”进行了另行安排。

陪同人员中，没有了云依鹤。

天帅的车队一走，辽宁友谊宾馆的院内就清静了下来，树叶轻拂，池水涟漪。一个多小时后，服务员们完成了清扫整理等工作，纷纷走出了那几幢住了客人的小楼。从7号楼出来的几个人中，有一位身着浅驼绒色套装的女士，花红柳绿之中，款款而行，径直走出宾馆院门。

除了两国警卫外，没有任何人注意到她。

她刚刚走到黄河大街边上，一辆红色科帕奇 SUV 车就轻轻停在了她身边。她熟练地打开了副驾驶侧的车门，迈了进去。

车内正以和缓的音量放着轻音乐：《诺多尔江边》。

科帕奇逐渐加快速度，很快就上了绕城高速，向浑南方向开去。

没有醒目的开道车，但也没有遇到一个红灯……二十多分钟后，科帕奇就停在了沈阳军区总医院浑南分院院内。

在云依鹤打开车门前，司机递给了她一个眼镜盒大小的包：

“将军同志，这是他，给您的。”

“谢谢！”

“人在四楼 410，您可以直接去。”

“人的，说话的可以了吧？”

“已经采取了措施，三十分钟之内应该可以。”

云依鹤嫣然一笑，又仔细地看了一眼司机：这位殷总的“夫人”，仍然很年青；但是，在她那高雅得体的微笑中，似乎有一丝哀伤未平。

整个四楼的走廊几乎看不到人。

云依鹤走进了 410 房间。

首先映入她眼帘的，是成套的监护设备。在一堆堆管线和闪烁的指示灯光中，她看到了一张被纱布层层包裹着的脸。

这个人浑身上下被一股死亡的气息笼罩着，露出来的那一只细长的三角形眼睛，充满血丝，不合时宜，或者说与整体气息不相符地透射出强烈光线。

云依鹤知道这是药物的作用。她努力使自己的眼中，也放射出逼人的光芒，满含胜利者的威严。

她坐了下来。

三只眼睛对视了许久。

那一只三角眼中的光线终于率先暗淡了下来，他微微的、却是越来越厉害地抖动起来，气息也越来越急促。他认出了这位作战部的女大校，也知道她现在的军衔应该很高了！

云依鹤声音压到了最低：

“全将军，还有什么要说的吗？”

全泰远嘴被纱布封住了，说不出来。

云依鹤想起了在咸兴市人民医院，面对垂死的李哲松哥哥的那一幕。她从工作台上找到一把手术刀，划开了全泰远嘴上的纱布。

全泰远：“我的……家人……”

云依鹤：“因为你，他们才有那样的命运。”

说完这句话，云依鹤心中忽然一阵悸动：这毕竟是我们民族自己的人啊，却在异国他乡……

她脑中甚至还“不合时宜”地飞速地闪过了一首诗，是那首《箜篌引》：

“公无渡河，
公竟渡河。
渡河而死，
其奈公何？”

说来也令人唏嘘，因为她对这首诗的理解，还是通过中国人帮助的。在中国留学时，她在沈阳鲁迅美术学院附近的咖啡屋里，曾对那位殷总说，她对出自《古诗源》的这首诗，感觉上有些凄凉，但总是弄不太明白，能不能给她讲一讲这首汉语诗？

当时殷仕野有些推托，自己说对古诗词很不在行。但架不住云依鹤不依不饶加娇嗔，他只好说：好像是有一个故事，大概是某人妻子听了某人讲的一个悲伤

故事后，编了一个歌曲用箜篌伴奏着唱了出来，称为《箜篌引》。至于歌词的意思，大概是：“叫你不要渡河啊，你却偏偏要渡河。现在你渡河被淹死，叫我拿你怎么办？”

.....

全泰远喘息了好一阵：“如果，我，告诉你？”

云依鹤并不关注这些了，因为她知道**全泰远**不可能掌握什么重要的信息。可是话到嘴边，还是变成了：“如果重要，我保证你的家人……他们能活着。”

全泰远的眼中，迸发出了最后的希望。

云依鹤稍稍俯下一些身。**全泰远**开始断断续续地说了些什么。

她几乎没有听，而是打开了那个眼镜盒大小的包，拿出一支注满了蓝色液体的注射器。待**全泰远**不再喂哺后，她仔细挑选了一支连接在他身上的输液管，将蓝色液体注射了进去。

全泰远那一只三角形的眼睛，仔细地看**云依鹤**的一举一动。

他眼中露出了一丝微笑：人生旅途的最后，总算有个自己民族的人在一旁，应该庆幸。

云依鹤盯着**全泰远**那一只眼，低声说了句：

“**全**将军，只好如此了，你安心走吧！”

说完后，**云依鹤**没有再看他，随手将注射器扔进了垃圾桶，起身离去。

她顺着步梯，一层一层地下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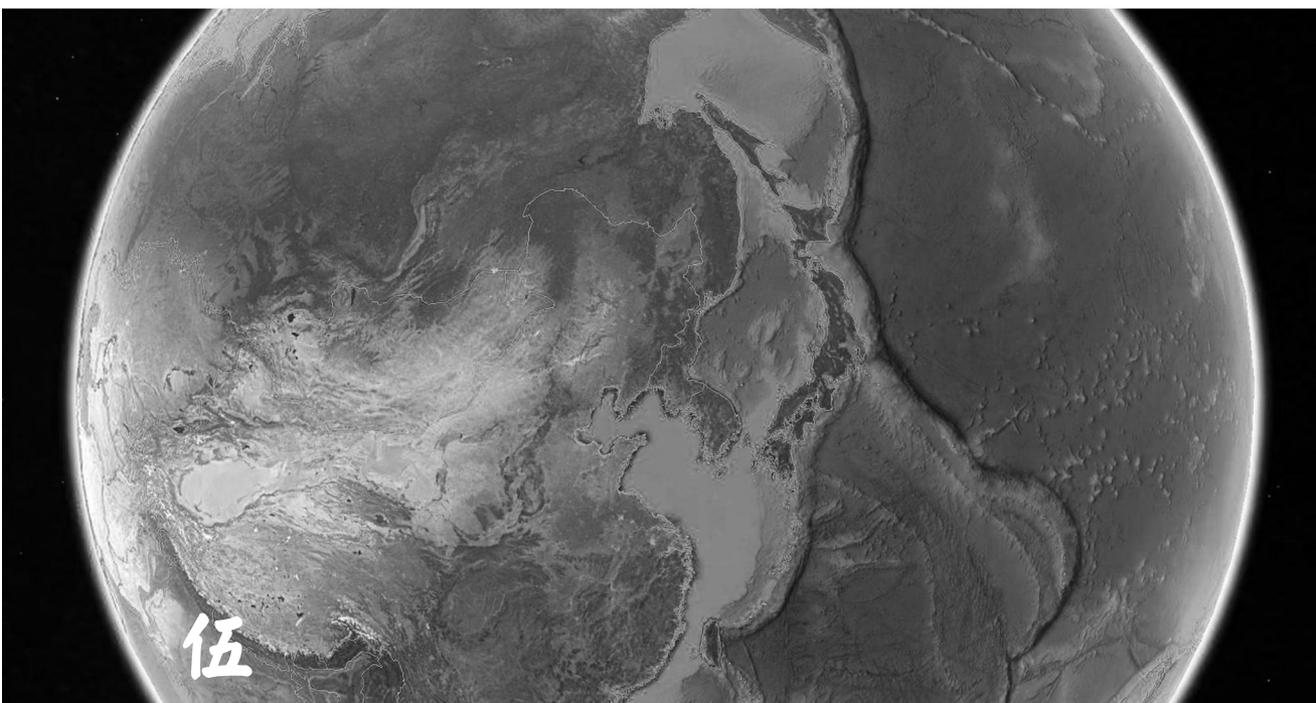
当她走到一楼时，听到四楼上响起一阵急促的脚步声，应该是有人正向410奔跑。

她明白，他们在“例行公事”。

她使劲攥了攥双手，努力驱赶着心底冒出的那股凄酸的感觉。

她恢复如常，走向了那辆红色科帕奇。

(第四章结束)



劳动党“3号大楼”。

20XX年，夏，丑壤时间 21:39分。

民族安全部第一副部长、内务军上将云依鹤办公室。

硕大办公桌上，铺开的材料看起来漫无头绪，其实就是三方面的资料：

一是号称“世界上第一个由两个国家军队组成的师团”，既南方傀儡和万恶的美帝合组的联合师团的材料。云依鹤关注的是师团中南方傀儡军的首领，即机械化步兵旅旅长的个人背景资料，其中的“军事教育背景”还没有完全搞清楚。云依鹤认为，此人一定在美国或某个西方国家的军事院校留过学，但目前居然这点材料都没有搜集上来，这使她很不满意。

上午，她把负责对南情咨的中将叫来狠狠地训斥了一顿，告诉他：如果连在互联网上都能轻易得到的材料还弄不明白，就请你辞职！

二是美军在南方傀儡那边建立的生化武器试验基地情况。自从美军搞了那出“炭疽乌龙事件”后，加上前一阶段南方的 MERS（中东呼吸综合征）差点儿传入开城工业区，使她对南方乌山空军基地的情况就更加关注起来，特别是驻在那的 51 医务连队、驻龙山的 65 医务连队以及美国陆军公共卫生局下属的环境研究所等等，她甚至都动用了潜伏达十五年以上的战略潜伏员工力量，务求获得“精准度极高的”材料。

她知道，那次事件的主角绝不是什么“炭疽”活体，而是杀伤力高出十万倍的“生物恐怖剂”——A 型肉毒杆菌毒素！是美军为了形成“能够在生化攻击发动前就感知并迅速采取应对措施”而展开试验的“朱庇特计划”内容之一。上个月，她曾用“世界上最安全的密码方式”与中国那位殷总就此交换过看法，并取得了一致。当然，交换中她半嗔半严肃地对殷总说的那些“要不是我们在前面挡着，你们防范 MERS 的工作能那么轻松吗”等内容，应该是迅速取得对方同样看法的“催化剂”。她甚至提出让殷总帮忙，进一步搞清美国陆军埃奇伍德化学生物中心生物科学部门的情况，以便掌握其负责人、就是号称“炼丹士”的印度裔

美籍化学博士的情况。

可是那殷总却以“那人就在南方，您肯定比我们方便了解”为借口推托了！看到这段文字信息时，气得她狠狠地翻了一下白眼，咬了几下下嘴唇。

最近，她时不时就回忆起陪同领袖访问中国时，那次惊险的“生化袭击未遂”事件。

每次想起此事，她难免还有些心惊肉跳。

回国后，针对那次事件，云依鹤曾亲自搜集和整理一批资料供元首参考，主要是境外的一些反应和评论等。归结起来，无非有这么几种说法：

“偶然与幸运说”。如韩国、俄罗斯等，多强调是“幸运之神的护佑”，并且是“再次”：因为多年前大尊元首在访华回国途中也曾“幸运”地躲过列车炸弹。

“阴谋与暴乱说”。主要是欧美的一些国家。他们认为“其国内反抗力量抓住领袖离境之机，必欲置其于死地”，“正式抗争已揭开序幕”，“使暴政真正的后台（指中国）陷入困境”“国内显然将发生政变”。

而日本及东南亚的一些国家，则认为“从中方处置的特点看，是在处理一桩偶然的意外事件”，“速度快、程序熟练、措施老套、舆情控制得力”。

当然，云依鹤也以“例行”的口吻，询问了国内的情况，结论是：一如既往，平静如常。

至于中国国内网上的反应，似乎被控制的很紧，除了客观描述外，就是一些调侃式的议论，如“尿裤了”“吓尿了吧？”等等。

她很佩服元首的镇静自如，觉得流淌着白头山血脉的人，就是不一样！就是一个伟大的人。虽然她记得，当她把元首“塞进”那辆奥迪车时，她曾感觉到元首的手掌是湿漉漉的，在车内吸烟的吞吐频率也比平时快了几倍。

第三部分主要是一些外逃高官的情况，以及某些高官子女亲戚什么地在境外胡作非为的情况。这些东西她是挺关注的，因为她要亲自安排对一些职位关键者的“消失”行动，还要组织救助为了获取外汇而在非洲走私犀牛角、在伊斯兰国家卖洋酒以及“与毒犯打交道”等不慎身陷囹圄的同志……但她从心底却并不认为这些是十分重要的东西。

她更鄙夷那些不管亲人死活、只顾自己性命的高官，她认为连亲人都可以放弃的怕死鬼，肯定成不了什么大事；至于那些只知道拼命捞钱，或者花天酒地的“纨绔崽”们，更不值一提，他们不过是废物和垃圾。

可是，现在这些材料都需要暂时放一放了，包括前一阶段秘密消除**赵载亨**的行动总结等。

因为刚刚接到通知，距离上次访问西边邻国整整一年半后，**天帅**同志即将再次出访。

云上将仰坐在办公椅上，闭目沉思。

这一年半的时间里，她经历了数番风急云骤的变化，虽斗志昂然，却也疲惫不堪。

自前年7月27日**天帅**同志亲自发布最高司令官第0071号命令，使她成为战略军政治部主任兼侦察总局作战指挥部第一副部长，授战略军中将军衔后，去年年初的最高司令官第0017号命令，又使她“腾云驾雾”般成为新设立的国防委员会直属的民族安全部第一副部长，军衔晋升为内务军上将。

民族安全部的名称是**天帅**同志拟定的，并亲自兼任部长。他说，名称的意义就在于：凡涉及我们民族安全之事，皆属本部职责；**云依鹤**理解其潜台词是：宇宙之内，利益相关。

在此结构下，原来党政军商学科所有的谍报情咨、对南侦搜、缉获谍叛、忠诚检视等等业务，全部集中归纳于民族安全部；而且，军队总政治局中的部分单位、侦察总局和治安司令部等除了名称不变，机构却大为精简；而国家的安全保卫部、人民保卫省（社会安全部），党的作战部、对外联络部、对外情报调查部等等，或降格为局、处，或整编成为民族安全部的直属单位。

变动整整持续了一年。一年中，民族安全部表面上最忙碌的人，并不是**云依鹤**，而是她的第一书记（秘书）**玄丽娜**少将。

如此庞大的机构发生变动，原有的利益之网必然被撕的支离破碎。**天帅**同志又亲自发话：第一副部长之下再不设副职，要实行“部门独裁”式领导！

面对**云依鹤**这颗以令人目眩的速度升起的“独裁”新星，绝大部分人并不知其根底，因此形成了中国人说的那种“送礼不知她家门在哪儿、托人不知谁是她朋友”的局面。一时人心浮动，四处钻营活动之风日渐猛烈。一开始，**云依鹤**只把全部注意力放在了机制的调整上，并没有把这种现象当回事。可来自**中国**殷总的提醒，却使她骤然一惊：

“多少龌龊事，都在此风中！”

她一时有些忐忑。她到**顺川**别墅相商，但姨妈也无面对如此规模变动的经验，只能与她一起先确定了关键职位的人选，并立即报**天帅**同志审阅定盘。但针对其他数量庞大的附属职位，面对纷至沓来的举贤建议、自荐恳求等等，还是无法一一确认。不说如何处理关系，就算想按真正需要、量才量德地安排，她也无法做到。

焦头烂额之际，因屡立“弹”功、军衔已是次帅、成天发愁不知那成堆的奖章勋章怎么佩戴的**郑永和**，悄悄地发表了意见：借鉴**中国**军队的反腐风暴，不妨设立一个“挡箭牌”，替她处理这些乱事。并暗示：正四处活动中的**玄丽娜**大校，可以“牺牲”。

云依鹤明知这不是个好主意，但一时无更好办法，也没有时间对“挡箭牌”挑来选去，便把**玄丽娜**从战略军调来民族安全部提升为少将，任**云依鹤**的机务秘书，司“不管”之职，并对**玄丽娜**进行了一番耳语交代。

玄将军心领神会，不出一个月就让全军内外知道了她与云将军的关系和“职责”，于是办公室电话骤然爆响连绵、家中也忽然门庭若市，几乎掀起了一阵“缩小版”的“忠诚竞争”。她随着“权高”也日益“胆大”起来，不仅让自己丈夫由炮兵少将晋升为中将，而且连本来已经意志消沉、赋闲在家的老父亲也忙了个不亦乐乎。

尘埃初落，**玄**将军的家资迅猛膨胀，据说已超过国内最厉害的“金主”，并开始有意识地经营自己的“小圈子”。虽然**云依鹤**看在眼里痛在心头，但仍按计划将其调离民族安全部，弄到一非洲国家任武官去了；至于她丈夫，则找了个不大不小的理由提前退役了事。

现在，**云依鹤**仍然感到整个民族安全系统的布局还不够完善，尤其是各级机

构交叉重叠、分工不明、责任不确、指挥繁琐、内耗巨大。

于是，她在系统内采取了重新划明确职权、垂直指挥线路、“合并同类项”、简化审批等等措施，以至被人称为“像中国人那样掀起一轮‘简政放权’风暴……”

可效果不明显。她一分析：主要是因为“人还在，政难简”。她又想“精兵”，可刚一动手，打电话的、写信的、传话的各类关系就“蜂拥而上”。同时，她对大规模裁撤冗员还有一个担忧：一个人失业，就会影响至少三个家人；三个家人，就会影响三十多个亲朋好友……如此类推，势必增加社会上的不满，这无论对伟大领袖的伟大事业还是她的具体工作，都是不利的。

所以，很难。

唯一可以欣慰的是，系统内的作战形式，总算按她的思路试验性地开始部分运转，并在一些基层单位形成了不同的作战形式样板，如：

设立强悍、权威的“中枢统调室”，由它汇总谍报情咨、全面统合技术资源，适情确立不同特案，“挂牌督战”；基层一线单位的反谍与情报军官平时只有军衔、级别而无职掌；面对“中枢统调室”挂出的“特案牌”，或由上级指派或自行组合成立“特案队”，“摘牌办案”；奖惩上，侧重奖励高精、长远的战略布局和“重大人力部署”而非具体案件；破获案件也更注重那些“防患于未然”的工作，一般的奖惩内容则限制在了提降军衔级别为主等等。

各种形态争奇斗艳，活力十足。天帅同志十分欣赏，多次亲临部本部视察指导，寄予厚望。

其实，云依鹤原来对民族安全部的战略方针还有些改革想法，比如：她认为民族安全工作应该配合领袖重振我们民族自己的宏愿相配合，把一切工作重点都放向国外，而国内的事情则应转交其他机构或另行设立机构专责等等；她觉得目前国际国内的形势已经证明，就谍报工作面对的最重要的事情，既维护我们民族自己的利益、捍卫政权稳固而言，国外、包括我们民族的另一半的利弊因素才是根源。因此，谍报工作应该形成“眼睛紧盯外部世界、力量建设遍布全球”的战略方针。为此，她在去年全国谍报军官大会召开前，曾试探性地与领袖谈起过她的设想。当时，领袖的眼睛确实闪动了几次光芒，但随后又暗淡下来，说了一句：“很好。我会在适当的时候仔细考虑这件事的……”即转向其他。这虽然使云依

鹤有些失望，但她知道领袖同志还是信任她的。

昨天召开国防委员会专题会议时，在五大军种司令官、党政要员齐聚的场合下，天帅同志居然把云依鹤叫到自己身边坐下，不时侧头低声交谈，弄得云依鹤冷汗直出。她斜眸一望，只见郑永和脸色白红相间、坐立不安。

此间，还曾出现最令她恐惧的一幕：天帅同志那位孩子尚在襁褓中的妹妹，带着一脸劳累于后一代的虚弱也出席了会议；但这虚弱并不妨碍她眼神仍然犀利，并数次在哥哥和云依鹤之间游荡！

个中意味何止万千！

会议结束回到办公室后，那股尴尬的味道尚未散尽，她又得到一个消息：

那郑永和到领袖那里做了一番工作，在中国一个高级代表团来访时主动当说客，说了些李妮娜女士曾经“为国际社会免遭疫情扩散而提供了重要情报”、是有功人士的话。结果，使本来已经处于软禁状态的李妮娜回了中国；李女士回国后虽然因贪污罪入了大狱却因此而减了刑；而且，郑将军还居然通过驻中国的商社，在李女士服刑时送去了一大包法国化妆品、出狱后则书信往来甚至邀请她再来访问。

云依鹤虽然反复在心里说自己没必要，也没权力吃李女士的“飞醋”，但当她子然冷月、无法入眠时，想起这些事，仍然会加重失眠。

云依鹤为了在脑中屏蔽这些不愉快的事情，使劲摇了摇头。

她必须迅速打起精神，来处理天帅即将再次出访的事情。

她知道，天帅这次一定还是要去中国的。

自上次从中国回来后，云依鹤感觉领袖正在国内和国际两条战线上发动新一轮的“战略转进”。看起来仍然是在实行“先军政治”挂帅下的“我们民族自己的经济管理方法”，与周边大国实行“等距离外交”等国内国际策略，但实质上却有許多“只做不说”的变化，在悄悄进行中。

今年年初，领袖破天荒地让云依鹤以民族安全部第一副部长的身份，公开陪同他视察军民各单位，尤其是曾一口气连续视察了十几个新老经济发展区，多次在公开场合下指示云依鹤“我们民族要在永世不灭的白头山精神指引下安全地发

展经济”“在让群众享受社会主义荣华富贵的过程中，安全工作是必不可少的”等等，令全世界一阵骚动不已。

不公开的是，领袖曾只身来到民族安全部本部，安排云依鹤“利用西边邻居的关系”和俄罗斯以及加勒比海那边的朋友，秘密地聘请了相当数量的一批专家、企业家，进驻了上述那些经济发展区，充当起权限极大的顾问。

一开始，云依鹤对领袖的这种安排有些不解，领袖笑着解释：“怎么？难道南方傀儡安全企划部能做的事，你就不能做吗？”云依鹤这才恍然，遂不遗余力，努力张罗，不仅顺手把那位坦津塑料制品联合制作所的钱经理“派”进了一个大的经济发展区，而且，开始悄悄地进行招商引资、参与大型基础工程建设和大型设备的引进等活动。

她觉得，国内的经济生活正在发生变化。当然，这是一种表面依然如故，暗地里势不可挡的变化。

比如，过去那些靠“市民市场”甚至“投机倒把”维持生活的人，他们与政府的对话形式曾经是这样的：

民众：“我们会赚钱糊口，请允许；”

政府：“可以；所以不要反抗……”

以至有知识分子说，现在就像维多利亚女王时代的“禁欲”一样：“某妇人虽然从未让丈夫看见过她的乳房，却与他生了七个孩子……”

而现在，从农村到城市，所有的人都毫不忌讳地表现出了“我也可以，而且应该当钱主，且不说我还要‘为领袖而活着’呢！”的欲望，好像所有人都突然间聪明了起来，“八仙过海，各显神通”，那位玄丽娜甚至都总结说：现在已经到了“不按规则就是唯一规则”的时代。

云依鹤从境外的一份资料上了解到，全国拥有五万美元以上资产的“金主”，已经突破了十万人。这个数字使她联想到了在民族安全部裁员时的担忧：如果算上这些“金主”的家属，再加上被外界称为“市场一代”、经历过“苦难行军”、现在三十多岁、占人口比例高达30%的那三百多万人，总合的比例是不是就已经接近“令人担忧”的地步了呢？

她还有一种感觉：社会上改变生活现状的希望，就像一个水库中早已超过警戒红线的蓄水，刚刚开启一个泄洪水道，它们就汹涌而出，几乎撕破那高大的坝体。而伟大的天帅同志就如同一位手握闸门控制开关的管理员，正在小心翼翼地、紧一下松一下地，试探着开启闸门的数量和高度。

她能体会出，当天帅同志看到人民的眼睛仍然既麻木也盲目，但却透射出一丝发自内心的希望，当他看到依然簇拥着他，但面庞却日渐红润起来的少年，看到虽然遭遇百年大旱，但人们主要依托“自营地”而渡过了难关，看到那些奇迹般平地而起的建筑，看到国库的日渐充盈等等，他的信心更足了。他甚至私下说，他并不是完全反对“让部分人先行富裕”的口号；富也好，穷也罢，只要白头山依然巍峨耸立，只要统一问题将由我们民族自主解决，我们就应该坦然。

面对这些微妙而又热烈的变化，感受着自己头脑中的思想冲突，她即欣喜着，但也惶恐着。

因为她知道，她肩膀上正压着一副巨大的担子：那就是她要保卫正在使我们民族走向振兴的领袖。她已经做了许多工作，包括让那位一直没有任何动作的赵载亨“无踪消失”等。

但是她知道，针对她的领袖和国家，还有无数的危险和威胁。包括周边的大国和南方傀儡们，全都加强了谍报活动，这些活动伴随着那些涌入的资金、公司、工程、项目和各式各样的外交活动，悄然无声地加强着、扩大着。

现在，领袖又要去中国了。

这次，他主要关心什么呢？

那些可恨又可爱的中国人，似乎提前察觉到了什么。因为就在上个月，那位殷总又给她传递资料了。不过，这回可不是什么严格加密的片言只字，而是一个塞得满满的、精致的 GUCI 公文包！

当然还是那位钱总负责传递的。那天，钱总是在罗津口岸的高速公路上，亲自带着一队重型卡车组成的车队过境后，逶迤绵延、浩浩荡荡地向清津港方向而去。在那里，他不仅是国内第一个保税物流园区的总顾问，也是清津新港建设本部指挥长的第一助理。路过琵琶岛时，特意提前请云依鹤来此一晤。

GUCI 公文包中除了化妆品、小食品和几部中国产的豪华手机外，在几张蓝光碟片中，夹着一张经简单加密处理的数据光碟。资料主要是日文，还有部分中文和俄文。

其中，除了一行简单的标记外，并没有那位殷总的其他内容。

云依鹤知道，他是在以资料本身的内容，来说明什么。

资料内容的主体，是日文的一系列文档，由松田重一、滨丘隆两个日本人为主，包括几位研究机构的专家学者等形成。在松田重一和滨丘隆两人的名字后面，殷仕野做了标记：

日本外务省/国际情报统括官组织/情报统括官。

从内容上看这些材料尚不完整，显然没有经过整理，但在素材之间，已经形成部分结论、展望和对策等内容，总体上看，这是日本人对“太平洋——白令海峡——欧洲”战略通道的一个分析。

经过几天的阅读，云依鹤明白了中国人的意图，简单来说就是：他们想要通过她向领袖传递一个信息：

他在上述战略通道的形成、建设与发展过程中做出的明智选择，必将有利于本民族的利益，当然也有利于整个亚洲和中国人的利益。

她知道，西边的邻居正在大张旗鼓地实施“一带一路”的战略，东北亚是他们必然选择的重要区域，最起码也是维护其战略平衡的一个支点。而我们民族、包括北南方的地缘优势，恰恰在于我们是“太平洋——白令海峡——欧洲”战略通道中的关键所在，特别是在南亚通向欧洲的捷径中，更实属要冲所在。

因此，这与西边邻居赖以维护其战略平衡的支点是相重合的。

他们的意思，显然是想请领袖主动出击，甚至“挂帅挑头”，与他们合作甚或“率领”着他们，让半岛成为这条战略通道中的关键，并由此而请领袖成为东北亚稳定的“核心”。这样，我们民族在国际战略棋盘中的重要地位将得到极大的提升，会使国际社会的注意力更加集中于我们，进一步强化“谁也不希望这里乱”的局面，使外交僵局顺势而解，一些讲不清道不明的事情也就必然淡化，形成稳定我们民族政权的外部基础；至于我们在自己内部如何强化政权的稳固，那随着战略通道的建设而进一步带动和刺激起来的经济，显然更是基础。

她理解“人不为己，天诛地灭”的道理，因此对中国人赤裸裸的意图并不十

分反感；同时，她近年来也熟悉了“双赢”“多赢”甚至“利益均沾、诸事好办”等流行词语，觉得天下大事虽然错综复杂，但究其实质，也不过利益二字。

她认定：既然对我们民族、我们国家和伟大领袖都有益，就是好事。

好事，就应该去做。

但她不是战略决策班子的成员，从业务分工角度，提出这种“建议”似乎也与她的“民族安全”刮边但不直接。

她想起了那位以色列人。

于是，她没有通过天帅即私下邀请小斯托尔伯格入境，并约他谈了一个晚上。当然，小斯托尔伯格虽然一如既往地把含义多多的目光在云依鹤身上扫来扫去，但他也不是肤浅的傻子，听了云依鹤所说的内容后，立即全身心投入了工作。

不久，领袖就听到了这位个体情报分析大师洋洋数天的演讲。当然开题时，他只说他是为“自己的一些新想法”而来。

这位大师以日本、俄罗斯、加拿太和自己的分析为基础，好一顿分析，把个领袖听得如醉如痴，心中不断暗叫：这小子怎么这么知道我的心思。

大师坚定地认为：东北亚安全困境的主要矛盾是美国人及其制定的什么“重返亚太”和“亚太再平衡”战略，无非是不想让别人成为亚太地区政治和经济上的控制者。

大师熟练地背诵着布热津斯基先生在《大棋局—美国的首要地位及其地缘战略》一书中的名句：“日本应该是美国在处理世界事务新议程中的全球伙伴，而在地区事务中举足轻重的中国则应该成为美国的远东之锚，由此促使欧亚大陆出现一种稳定的均势。”

大师慷慨激昂地认定：由于利益冲突、缺少安全制度、信任流失等等，东北亚地区在小规模冲突矛盾之下，还潜伏着爆发大规模战争的危机，所以安全体系的建立迫在眉睫。

大师如数家珍般地分析了针对东北亚的安全体系主张：一种是由美国主导的，以美日同盟、美韩同盟为核心的同盟体系；一种是中国主导、俄罗斯赞同的东北亚多边合作体系，即参与合作的各方都是平等的伙伴，但在目前条件下也容忍同盟体系的存在“多方会议”。

所以，你们半岛，战略位置越来越重要，特别是在连接亚洲与欧洲的战略通道中，就是那条经由南海、东海、日本海、白令海、北冰洋而连接欧亚的通道中，你们那三面环海的土地，实在是上帝给予的最佳位置，无论中转、补给还是钳制，在不久的将来就会热乎起来的争夺中，你们的战略地位绝对和日本、俄罗斯等平分秋色，绝对有着得天独厚的优越条件。

演讲的最后，是这小子的具体建议：中国人一直想在东北亚布局，比方说上述的“朝核问题六方会谈”等等，但实施起来不太顺利，因为大家会忌讳他四处扩张、怀疑他的诚意；所以，现在他们正需要有人替他们挑头、出面……所以，伟大的元首同志完全可以借力而行，形成对我们有利的局面；而掌握主动，就必须以您为主导！

随后，递上了厚厚一落设想材料。后来，他悄悄地把题目告诉了云依鹤。

云依鹤一看，真是“好长好浪漫”：

“在英明的领袖统率下，半岛在穿越白令海直通欧洲的战略线路中，将控制亚洲、牵制北美，成为稳定东北亚的不可或缺的重要一极。”

当时，她暗自笑了笑：美男子虽然只是说了些领袖早就要做的事——元首曾在最近召开的驻外大使会议上表露过上述意图，但是，这毕竟也算定下决心的催化剂之一。同时，又有些酸意浮出：那些个中国人真是聪明，虽然不是“把人卖了还让人帮着数钱”，可仍然是“卖的和被卖的一起分钱”，不论怎么操作，自己总是最大赢家！

她眼前不禁再次浮现出那位殷总的一脸真诚。

同时，她也很钦佩元首的战略思考。

去年年底开始，元首曾让她非常秘密地与几个“外国大款”建立了联系。如：美国波音公司执行副总裁、波音公司综合防务系统集团总裁兼首席执行官吉尔·阿鲍姆。

云依鹤对元首邀请这位六十多岁、西装笔挺、神情谦和的老头来访，一开始有些不解。

云依鹤命令下属搜集有关他的材料。通过分析，她逐渐了解了这位翩翩绅士，原来他是一个手腕老辣的国际军火巨头，尤其擅长“制造紧张，从中渔利”。

如：查阅到他的一次题为《危机四伏：展望 21 世纪航天发展》的演讲，其

中他列举了美国和中国每年的理工科大学毕业生数字，并警告说：“明天的弗兰克·威特利（英国航空界的传奇人物）在哪里？他们正在上海学习呢！”

如：这位神情谦和的老头作为主要策划人，还通过华盛顿的里根研究中心推出了一份有关美国国防工业发展的研究报告。报告中警告，如果欧盟解禁了对华军售，那么“问题的严重性就在于欧盟可能将什么样的武器卖给中国……如果代表欧洲先进技术的静音潜艇、隐形巡航导弹、先进战斗机、精确制导系统……特别是网络信息系统和技术卖给中国，当中国试图使用这些武器封锁台湾海峡的时候，美国所承受的压力会放大很多倍。”

如：前些年有一次美国国防部的《中国军力报告》曾经晚出台了一个多月。五角大楼有人透露，这是因为这位西装笔挺的老头的“干预”：他企图在该报告中增加大量“为反制中国的崛起，美国必须发展哪些高性能的武器”“因为日本和台湾的军队不堪一击，所以美国必须在西太平洋加强军事部署”和“强化台湾的对美军购”等等。当时，由于白宫有些担心引起强烈反弹而没有同意。

如：这位老人一边不断呼喊着“中国威胁论”，一边在台湾频频行动。它在台湾设立了常设机构——“波音工业合作及技术服务办公室”。办公室的最主要任务就是向台湾推销包括“阿帕奇”攻击直升机在内的军事设备。而且，当年台军在宜兰海滨举行二十年来规模最大的“汉光”军演中，台护卫舰用来攻击靶舰的“鱼叉”反舰导弹，就是这位翩翩绅士卖给他们的。

云依鹤理解了：元首和这些人接触，最起码是为了在与西边邻居等打交道时，多一分筹码。

云依鹤起身在办公室踱步。

她走到那幅东北亚区域图前，深思了良久。

她决心不再准备这方面的资料，她觉得已经够多的了。

这些日子以来，她思考更多的，是她自己。

她知道，她现在虽然已经身居高位，而且是关键之位，但针对她的威胁并没有因为位置的高和重要而减轻。反之，来自内外的明枪暗箭都在日益增多。如果说，她从中国回来时在如履薄冰，可现在的冰下之水，却是越来越深：因为她觉

得现在她的安危，不仅仅是她自己的事了，也牵涉着领袖、民族和国家。

她现在的重点，将是进一步检肃内部，防范外谍，证明自己的同时，做真正合格的领袖卫士。

望海小区。

20XX年，深冬，北京时间7时13分。

又是一个特别冷的冬天，接近岸边的渤海海水都结了冰。

殷仕野好不容易从一个说不清来龙去脉的梦中挣脱出来，坐在床上连打几个哈欠后，起身下了床，走到客厅的窗前。

前几个月，他总做一个梦：

梦中有一个似他非他的人，总是在追着女人。女人一会儿在地上跑、一会儿在空中飞，而且数量和形象也总是在变……当然，无论怎么变，也总是他所熟知的那几个女人。有时，他能追上她们，可一旦追上，他和她们就会陷入一种没完没了地讨论或者说是争吵；女人们围着他，或低声诉说或慷慨激昂，争论着一个永远说不清楚究竟是对还是错的问题。

那几个月几乎天天都是这个梦，影响睡眠质量，讨厌的很。最厉害的一次，他在梦中倾诉的过于激动，居然号啕大哭起来……呼吸的困难使他惊醒，结果发现自己的眼泪居然已经浸湿了被子。

白天清醒时，他有时会嘲笑自己：幸亏没有“出去工作”到境外，否则，梦话都能改变一个间谍的命运，那自己这泪水岂不更是要了自己的命！

最近以来，这个梦终于渐渐的少了。

他自己清楚，这是因为苏婉芝终于透露了一个令他魂牵梦萦的问题：她的那位和殷仕野的那位她，是以夫妻名义“出去工作”而到现在“不知所终”的。并

说，这是她偶然知晓的。

虽然这是一个“不是结论的答案”，却使他更加坚定了一个希望：生命结束前，他和她一定会互相“知其所终”的，一定。

他拉开窗帘，透过客厅落地窗，望着那灰蒙蒙一望无际的渤海海面。他知道到海面上正飘着细小的雪粒。

他更贴近了一些窗户，很仔细地向外望去：他永远不喜欢这种看不清、却能明显感受到某种事物的感觉，这使他心情不好。

当他非常清晰地看到了那些细小的雪花时，心情才有所放松。

孙婕牺牲后，他和“杨老板”商量了一下，乘着房价的又一波起伏，卖掉了沈北新区的那幢别墅，又回到了营口鲅鱼圈这套在第10层的房子住。

还是他一个人，又雇了一个保姆。

“杨老板”已经把老伴儿接了过来，在沈阳买了房子。

“杨老板”的夫人比“杨老板”还爽快，不几天就和殷仕野和苏婉芝熟悉了起来。当她自然而然地问及这两个人的家庭情况时，终于得出了“都是那么‘说不清道不明’”的结论。于是，她随即萌生了要“捅破那已经贼薄贼薄的窗户纸”、说合殷、苏两人的想法。要不是“杨老板”厉声打断，这想法肯定已经从她嘴里“突噜”出来了！

自“揍是不夫”传达了上边的意见到现在，殷仕野和“杨老板”兴办的公司已经相当有规模了。“揍是不夫”说，上边的改革虽然在机构设置上是把“剑”与“盾”分开了，但目标还是同一的。所以你们这个基层一线的NGO，总体上还是“剑盾合一”的。

为了适应这种变化，殷仕野和“杨老板”的NGO也随之进行了一次比较大的“升级换代”。

这次“升级换代”，当然是花了一笔巨款。据“揍是不夫”透露，这是不惜转了十几个圈，甚至从境外转了三四圈才拨过来的。

就是用这笔款子，“杨老板”在沈阳、殷仕野在鲅鱼圈分别注册成立了一个

公司。

“杨老板”的公司叫“新东亚置业有限公司”，借助俄罗斯远东开发、蒙古发展、中日经贸复苏、中韩合作、半岛北部的“有限改进”等等，结合我们自己东北振兴之机，大到大型基础设施建设、大型设备租赁，小到宝石开采加工、倒腾蔬果百货等等生意“无所不为”，收入十分可观。这是一个“自筹经费”的窗口，同时是另一个对外的“门户”。

“杨老板”雇了一个职业经理，除大事决策、审查账目、决定人事等以外，他实际上是个“撒手掌柜”，主要在殷仕野这边的公司上班，任常务董事。

以殷仕野为董事局主席、苏婉芝为党委书记的公司可是规模不小，虽然名字怪里怪气又有些俗气地叫什么“灼真智库咨询服务有限公司”，可是却迅速膨胀，到目前为止不仅本部员工已经有百十号人，而且最近半年来，包括世界各大智囊集团、研究机构和著名院校等等在内的外协与合作单位，几乎每个月都能签上一两个。

同时，隐隐约约在它的下面，还有一个叫“多维数据整合有限公司”的单独核算的分支机构。虽然是个下属的分支，但规模好像更大！

按“揍是不夫”传达的规定，身为老总的殷仕野和“杨老板”只知道这下属分支能干什么、可下达任务、可以“使劲用它”，却不知它究竟“长什么样”！有些必须直接联系的事，只能由联络员苏婉芝来回传递。

看在多年老搭档的分上，苏婉芝向两位老总私下透露了一些情况：

这样的公司据说全国有四五家呢。而为两位老总服务的这家，被“赠予”了一块依山面海、包括全套地面和地下设施的地皮，有一幢地上3层、地下15层的大楼，所依所傍的山体中，还有5层硕大无比的洞库！地面上的院子很大，接近四个足球场的面积；距高速公路不到三公里，还有铁路专线、专用码头甚至还有三个无标志的直升机起降场！地上三层的装修如同一般写字楼一样，除了楼顶上卫星天线显然太多外，没有什么特殊的地方；地下连同洞库等全部为机房，各类线缆纵横交错、密如蛛网，光是开在半山腰那口径接近十米大小的散热通风口，就有三四个。

苏婉芝最后总结说，“总之，那里有一种‘低调的壮观’。”

殷仕野分析这应该是原来军队的一座军械储备仓库,应该是战区一级的。“**杨老板**”则有些兴奋过度,竟然有一次在网上涎着脸想通过“**揍是不夫**”问一下是花了多少银子把这里搞到手的,结果人家“言顾左右而其他”,理所当然地讨了个没趣。

目前,**殷仕野**这个 NGO 的主要工作场景,可以以一次小型国际金融安全研讨会为例:

那次会议,是应俄罗斯的“阿莱克斯安全服务公司”总经理**瓦伦廷·柯斯雅可夫**的提议而召开的。与会者不是声名赫奕的专家,就是德高望重的学者,甚至是“富可敌国”的老板及金融炒家,再次也是政府的金融顾问或者退休官员;当然,也包括日本东亚拓展银行的“高级执事”**松田重一**和“北亚业务咨询主办”**滨丘隆**、由绰号“地心魑魅”任总技术顾问的台湾“微系捷运公司”国际事业部咨询主任、营销信息咨议师**邓吾真**等,当然也有半岛南北以各种身份出现的境内外“嘉宾”。那位云将军也派来了人,可他似乎只对办公室的装修、办公用的机器设备感兴趣。

在一间类似小型剧场般大小的会议室里,**殷仕野**“教授”正在主讲,内容是有关如何预警国际巨额游资对主权国家金融秩序进行破坏。与会人员面对的是若干巨大的显示屏,文字声音图形影像并茂……显然,这个类似“综合数据操作与显示中心”的会议室,就是由“多维数据整合有限公司”通过有线和无线的渠道来支撑的。

“**殷教授**”认为,在目前的信息化条件下,国际巨额游资的动态,是可以通过各种手段、包括大数据分析等观测到的。说到这,在不同的显示屏上,立即显现出了世界上那几个主要的金融中心、股票市场等,只不过它们是用一个个水文观察站似的图标来代表的;而代表不同资金流的则是不同颜色的水,其中代表已知巨额游资的颜色尤其鲜艳夺目;它们在世界各地的流动,也以不同的线条和颜色清晰地标示了出来。

“**殷教授**”的意思主要是:利用这种形式,我们不仅可以判断巨额资金的流向;而且,各位专家都有自己判断巨额游资是“正常游动”还是“居心不良”的数值概念;现在,假设我们把它定在某一个数值上……于是,屏幕上那些“水文

站”就根据这些数值显示出了一些“枯水期水位、正常水位、雨季水位、临界水位、超出警戒水位”以至“溃坝”的示意、画面等等，直观明显，显然可以进行辅助参考分析，对提前和准确地预报“金融水灾”起到重要作用。

总之，“殷教授”的发言，既有真正研究出来的“真知灼见”，也有“抛砖引玉”的意图。

诸如此类的讨论、交流、考察等等，都包含在“咨询服务公司”的一系列“工程”之内，有条不紊地进行着。各个工程的成果，或以不菲的价格或以交换的方式或白白“送掉”，交给了境内外“饥渴难耐”、目的不一的用户们……这就是该公司的主要业务。

窗外，渤海海面上的雪似乎越来越大了，天地“昏”然一体。

压抑的感觉再次浮上殷仕野的心头。

他知道，这是因为现在他正独处着。

这两年，他特别害怕独处。

只要一独处，孙婕和她丈夫的影子就会在在殷仕野头脑中显现，一种明知不对的“愧疚感”也总是挥之不去。虽然他无数次地用“要奋斗就会有牺牲”“我们的词典中没有‘和平’”“干这行随时随地都可能结束生命”来说服自己，可是每当那活泼俏丽的面容浮现在脑海时，他的心还是隐隐作痛，禁不住一遍遍回想着与她相识以来的每一个细节。

他不知道上边是如何处理后事的，没有人告诉他，他也没有去问。

这是纪律的要求。但说实话，他主要是不敢问。尤其是那次“未遂生化袭击”事件发生后半个月的时间里，他既不知道苏婉芝那边的情况，也失去了“杨老板”的消息，除了能在网上与“揍是不夫”说些纯“业务”的话以外，那种剧烈的、无法向人倾诉的痛苦，使他感到自己即将崩溃。

当事件之后两个多月，“杨老板”从境外回来、再次出现在他面前时，他好不容易恢复起来的心境，却再次陷入崩溃边缘：

首先，是看到了战友忽然拄上了拐！后来他才知道这是在境外行动受枪伤后，

因无法得到及时救治而造成的终身残疾……

再是，那天“杨老板”刚一进屋就大声呼喊孙婕，开玩笑地要让她赶紧来扶一把“杨叔”，结果无人回应……接着就是声嘶力竭的追问和斥责，尤其是那半句“我们这个年龄可以。她那么年青，怎么能……”再后来那种男人的拼死压抑的哽咽，更使殷仕野心痛如绞。

当然，他们两个还是尽快地在表面上恢复了“正常”，全身心地投入了工作。两个人不约而同地借用了一部电视剧中的台词：

“悲伤可以尽情的来，但必须尽快地过去……”

他们几乎是不分昼夜地工作着。一方面是“揍是不夫”向他们传达了“为了今后十年以上的任务，准备工作必须在一年内完成”的指示，更重要的是因为他们两个人都不愿让自己的头脑有闲暇的时间。

仍然担任联络员工作的苏婉芝倒是经常来，但她的心情同样压抑了很长时间。殷仕野了解老搭档，毕竟在战友离去时，她是距离那惨烈现场最近，而且“被束手无策”的人。她只要一来公司，就会进入滔滔不绝的状态：传达指示、参与讨论等等。

殷仕野和“杨老板”都知道，闲暇会给回忆造成机会。

殷仕野又拉上了客厅落地窗窗帘。

他迅速地开始穿衣洗漱。

他需要马上赶到公司去，他和“杨老板”约好了今天与“揍是不夫”在网上开会，苏婉芝也会过来。

“灼真智库咨询服务有限公司”在沈大高速鲅鱼圈出口附近，青龙大街1号。

这里原来是一家保税仓公司，公司老总是个转业军官，是殷仕野战友的战友。本来公司办得挺红火，俨然当年本地区的经贸支柱企业，连“N01”的门牌号都是他自己命名的。后来不知为何被合作伙伴“坑”进了监狱，公司的场区、办公楼等就闲置了数年。

殷仕野通过战友的关系，以较低的价格把这个场地买了下来，经过一番简单的维修改造，将公司安在了这里。有一个四层的主楼，附属建筑三四处，院子因

为是库区改成，因而超大。

10时13分，殷仕野、“杨老板”和苏婉芝坐到了公司主楼四楼的小会议室的桌前，打开了电脑。

会议室只有殷仕野和“杨老板”两个人有钥匙，对外称“是老板小憩睡午觉的地方”。虽然没有窗户也是绝对隔音的，但布置的很简洁，加上有高效能的换气式冷暖空调，也没有闷塞的感觉。而且，整个墙壁用德国生产的最新一代Taubschild-TEX电磁屏蔽布，也就是防辐射壁纸贴了一遍，浅浅的灰绿色，视觉上给人一种十分舒服的感觉。

10时15分，“揍是不夫”准时出现在屏幕中那座“坐落于群山之中的纯欧式三层小楼”门前，是从“对面那条河”上飞过来的。

别墅经过这几年的“建设”，已经俨然成为一座豪华气派的山庄，亭台楼阁、花园池水不用说，居然还有一片网球场和一条很长的塑胶步行道！甚至那条傻乎乎的藏獒，也“无性繁殖”出了两只小家伙……当然，IP地址是换了若干次了，而且通讯加密的手段也是不断翻新的，而且，这里已经接待过境外的许多来宾了。

今天，“揍是不夫”是与他们“商讨”几项“当前任务”的。

近一年来，“揍是不夫”传达的已经不是那些具体地任务了，而是越来越向方向性的，甚至是研讨性的题目倾斜。据苏婉芝解释，虽然越是发展越是要求加强垂直领导和组织纪律性，但毕竟因为你们“灼真智库”已经到了一定的档次，“揍是不夫”和“更大的老板”们不仅需要你们解决问题，而且更希望你们发现问题、提出问题了！

会议进行了不到一个小时。

“揍是不夫”说的内容很少，真正是点点题，甚至只是点点方向就结束了。

殷仕野等三人倒是已经习惯了这种方式。各自消化了几分钟后，开始讨论。

先发言的是“杨老板”：“俺愿意整大方向的，俺概略点。”

苏婉芝：“行了吧你，愿说多少说多少呗！”

“杨老板”清了清嗓子：“目前，围绕‘太平洋——白令海峡——欧洲’战略通道控制权的斗争，愈演愈烈；半岛北部提出‘新先军’政策后，唉，俺管它

叫先军 2.0，嘻嘻……正在努力改善外交环境和内部经济，初显成效；面对半岛的‘微妙’变化，世界各大国各揣心思各有打算，明争暗斗，错综复杂；‘逐鹿全球’的已不仅限于主权国家，泛民族泛宗教甚至泛利益集合体，搅成一团。”

他讲了四十多分钟，停下喝水。

殷仕野的发言内容，第一部分集中于半岛北部民族安全理念的现状与可能发展等方面。涉及战略思想、机构改编、机制变化和行动新特点，还有就是其内部的不稳定的“人与事”等等；在**苏婉芝**的“逼问”下，他不得不详细介绍了那位有史以来第一位女上将的情况。第二部分是他们对我的有关政策、方针和行动问题，以及如何因势利导，掌握好既斗争也合作的原则等。

最后，他补充了一个内容：那位云上将“私下培植”了一个特殊网络，属于“私人情报机构”+“多面间谍”的性质，正在发挥出愈加重要的作用，特别是在改善经济的过程中。**殷仕野**建议在其中发展一些可为我所用的人员。

不到五十分钟也结束了。

苏婉芝的发言稍微具体一些，包括：第一，目前上级的情报需求重点；第二，为迎接领袖的二次来访，应该做的准备工作；第三，与《多维数据公司》的一些业务问题；第四，下个月，在舟山群岛将安排一次与“更大的老板”首次见面的会议，将确定你们这个 NGO 今后十年内的任务，重点方向先透露一下，你们也好有个准备。

重点就是：半岛北部那位领袖开始“渐进式战略转进”后，掌握好其真正的言与行，为保证其稳定而努力。

“**杨老板**”打了个哈哈：“嚯，维稳维稳，维到国外去了？”

苏婉芝：“利益所在吗！你别打岔。”

她讲了整整一个小时。

三个月后。

三个人又来到这里开会。

会议从下午一直开到晚上六点多，晚饭就是方便面而已。

讨论完一些正常的业务外，最后讨论的是当前的直接任务，即准备再次迎接那位元首来访。

又进行了一个多小时，才基本结束。

“杨老板”皱着眉头，伸了伸那条不灵光的腿：“来的有点儿急哈？现在刚刚开春，天寒地冻的。”

苏婉芝白了他一眼：“瞎操心。人家脚不沾地的，怎么？还怕冻着？”

殷仕野：“人家现在国内形势一片大好，所以才着急出来解决一些国际问题，很有革命干劲吗！”

苏婉芝：“哎，那位女上将这次还来吗？”

“杨老板”抢先回答：“那还用说。就算计划中没有，俺们殷主席也会让她来的……”

殷仕野打哈哈：“她有消息过来，说是来。”

“杨老板”：“怎么样？哈……”

苏婉芝：“老板说了，这次我们主要是情报保障，必要时可见面，争取多了解一些她们内部的情况。”

殷仕野：“不用直接参与具体‘接待’，这好多了，要是上次也……”

三人忽然同时无语。

静了一会儿。

殷仕野：“出去散散步吧？透透气。”

其余两个人没有吱声，只是默默地穿上了衣服。

那位精灵的司机兼“后勤行政业务主办”像平时一样，也不知从何处闪了出来，打开车门。殷仕野摆了摆手，没让他开车，而是自己坐进了驾驶室。

三个人驱车沿着滨海大道，向南走了大约十公里左右，到了“北海子”游泳场。

正值冬季，没有人。

海滩很平坦，沙子细细的；几堆保持着浑然天成形状的礁石，默默地迎接了他们。

海面无风，浪涌如常。

虽然已经没有了阳光，但能见度很高，看得很远。

三个人漫无目的走着，谁都没有说话，但却像心灵感应一样，同时心里回想起两个多月前在舟山开会时的一段经历。

那也是个黄昏。

他们住在舟山主岛上的一个宾馆，晚饭后散步，走到了海边。

虽然是冬天，但晚霞似火，海水如沸，却也给人很暖和的感觉。

“杨老板”说：“这嘎达就是东海之滨了呗？和俺们那渤海也差不多吗！就是不冷。这大冬天的不冷，怎么也是不舒服。”

陪着他们散步的，是“揍是不夫”的一个姓邝的“关系”，五十多岁。据苏婉芝了解加猜测，邝先生应该是一位“出去工作”或在“海外加入组织的”，完成任务后，“身份没有暴露，回国隐居”的“归国华侨”。现在是当地一个捕鱼船队的老板，也兼营其他，身价早已过亿。

他没有去过东北，听“杨老板”这么一说，马上问：“听说你们东北，冬天很冷的哟？”

殷仕野笑笑：“是啊。现在这里多少度？”

邝先生：“零上五度左右，最低温度了，也很冷啊！”

“杨老板”：“比俺们那里现在的最高温度还要高出不少！”

说着说着，他们面前出现了一座掩映在浓密树丛中的烈士陵园。

他们拾阶而上，走到一处可以眺望茫茫东海之处，停了下来。

苏婉芝忽然有所发现：“你们看，这座墓碑好奇怪哟？”

她所指的，是一座青石碑，上面除了镌刻着“一三八五部队遇难烈士纪念碑”几个字外，再无任何字迹。在它的后面，是一个不特别醒目的墓群。殷仕野数了数，有38座。

“杨老板”：“是有些奇怪，啊？按说，这一三八五部队的代号，说明他们应该是解放后牺牲的，怎么没有事迹介绍呢？”

他们三个人一起转向了邝先生。

邝先生点点头，先向墓碑鞠了个躬，这才慢慢介绍了起来：

五十多年前，一群年青的中国潜艇兵为探索潜艇这一当时最尖端的武器，而捐躯在茫茫东海，那艘编号为418潜艇上的全体官兵，就长眠在这里。因为当时

需要保密，烈士墓碑上就没有留下任何事迹。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这是一则世人不知的故事。即便在今天，不少年青的舟山人也不知道。

这群无人知晓的海中忠魂，默默地、永远地守卫着祖国的海疆。

三个人在渤海边走着，回忆着，思考着。

他们又不约而同地停了下来，交换着目光。

他们不用说，都互相明白各自在想什么。

殷仕野终于忍不住了：“有一次，她问我：你觉得谍报这一行，就个体的人来讲，斗来拼去，最终拼的是什么？我说，表面上看，或者说其表现形式，斗的、拼的是人的智力、是能力的较量。但，实际上最根本的、最实质的是……”

三个人一起说出了他们心中共同的答案：

“忠诚的较量。”

长时间的静谧，只有那过去、现在和未来都在永不停歇的波涛，执着地翻腾着。

还是**殷仕野**主动打破了沉静：

“回吧，明天还有一大堆事呢！”

三个人上了车，沿着海边开了回去。

星空闪烁。

殷仕野打开了音响，那曲《诺多尔江边》飘出了车窗。

它融入了凛冽的风中，随着海浪的起伏而起伏着，飘向了水天一体的深处：

诺多尔江边的白沙滩，每颗沙粒都留下痕迹；

长年的风霜悠久的岁月，风吹雨打已不像当年。

哎哟哟！白沙滩，啊，怎能相信你哟！只见那岁月无情如流水，滔滔不息地流去。



(全文完)

二〇一五年十月二十六日星期一 16时43分55秒
改：555,679字